

辛亥革命資料叢刊第七冊目錄

江 蘇

江蘇光復紀事	郭孝成	一
吳淞光復軍紀略	漢史氏	三
辛亥江南光復實錄	錢基博	六
無錫光復志(節錄)	錢基博	七
附 檄南京文	鄂政府	七
上海軍政府宣言書	滿夷猾夏始末記	七
上海軍政分府檄鎮江文	中華民國史料	七
檄南京文	江浙聯軍	七
檄南京文	上海軍政府	七
參加第九鎮南京起義	楊嘯天	七
攻寧記	錢化佛述 鄭逸梅記	八
上海商團小史(節錄)	辛亥革命光復上海商團同志會	八
清真商團紀略	清真商團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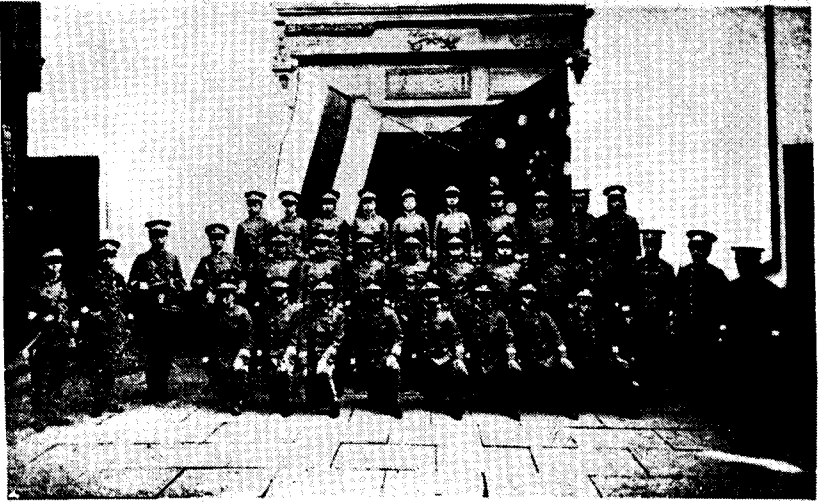
江蘇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九三
江蘇民清軍交戰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一〇三
浙 江		
浙江光復·····	鄒 魯·····	二八
浙江光復記·····	郭孝成·····	一三五
浙江辛亥革命紀實·····	褚輔成·····	一四九
嘉興光復史詳誌·····	時 報·····	一五七
嘉興外五邑光復記·····	時 報·····	一五九
光復湯邑小史·····	惕 微·····	一五九
寧波之宣告獨立·····	國風日報·····	一六一
浙軍攻取南京詳情·····	時 報·····	一六三
安 徽		
安徽光復·····	鄒 魯·····	一六六
安徽光復記·····	郭孝成·····	一七三
安徽革命紀略·····	孫傳瑗·····	一八〇
吳烈士暘谷革命史·····	長沙日報·····	一八八
鄂軍政府檄安徽文·····	滿夷猾夏始末記·····	一五五

安徽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一九六
廣 西		
廣西光復	鄒 魯	二九
廣西光復記	郭孝成	三一
廣 東		
廣東光復	鄒 魯	三四
廣東光復記	郭孝成	三七
光復廣東始末記（節錄）	李 準	四〇
附 南京宣佈反正時情形	胡漢民	四七
廣州光復與周劍公	馬小進	五〇
廣東起義前後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五五
附 條陳	故宮檔案館	五六
福 建		
福建光復	鄒 魯	五七
福建光復記	郭孝成	六〇
附錄 福建之外交文件	中國革命紀事本末	六三
汀江流域革命史	太平洋報	六三

福建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二六六
蒙古				
蒙古獨立記	郭孝成	二六七
蒙古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二九二
山東				
山東舉義	鄒 魯	三三八
山東獨立狀況	郭孝成	三三三
檄山東文	黎元洪	三三七
山東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三三八
山東民清軍交戰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三四五
河南				
河南舉義	鄒 魯	三五三
河南革命慘史	郭孝成	三六〇
檄河南文	鄂軍政府	三六七
王天縱	佚 名	三六七
河南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三七〇
東三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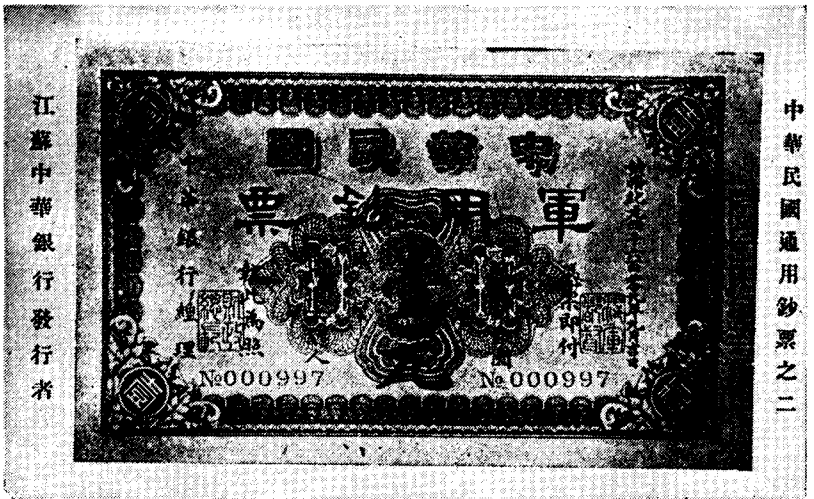
東三省起義……………	鄒魯……………	三八九
東三省革命紀事……………	郭孝成……………	三九三
關東革命始末紀……………	張根仁……………	四〇二
辛亥招募革命騎兵記（節錄）……………	張西曼……………	四〇四
東三省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四一八
新 疆		
新疆伊犁舉義……………	鄒魯……………	四二八
辛亥新疆伊犁亂事本末……………	張開枚……………	四三〇
辛亥新疆定變紀略……………	鍾廣生……………	四四一
新疆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四四五
西 藏		
西藏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四六六
海 軍		
海軍反正……………	鄒魯……………	四六九
辛亥海軍舉義記……………	張懌伯……………	四七一
附 錄		
民國各團體之組織……………	郭孝成……………	四七六

上海女國民軍



Chinese Revolutionary Amazon Corps of Shanghai

上海女國民軍



江蘇中華銀行軍用鈔票

江蘇

江蘇光復紀事

郭孝成

第一節 上海吳淞之光復

上海租界內，原有民軍總機關，謀畫各省事宜。惟民軍所領之地，皆在中部，無海口以資交通，不免有內外隔閡之患。故先期與巡警商團，及學界等，商約周妥。至九月十三日午後，聞北巡警局被焚，民軍遂佔該局。而巡邏隊乘勢起事，槍聲不甚猛烈。同時各警局巡士，咸向巡長索取子彈，槍聲四起，各巡局職員，紛紛逃竄。三時，民軍佔巡警總局，高懸白旗，書光復二字，露臺演說。於是各處巡局遍掛白旗，巡士均袖纏白布。商店聞風，爭先閉市，民軍立即曉諭，照常貿易，無庸恐怖。是時商團防營，一律均白布綴袖。四句鐘時，民軍派敢死隊百數十人，荷槍排隊入城，分佔各城樓，懸民軍旗幟於其上。隨派兵分赴道縣兩署看守，並出六言告示安民。各城門均有民軍防守，惟仍任人出入。民軍至道署時，囑內外辦公之人，盡行出外，惟不准攜帶物件。迨署中各人走出之後，即由該軍直入三堂，以炸藥一小包拋擲，霎時烈焰上升，勢甚猛烈，延燒大堂約半時許，火即熄滅。前清滬道劉燕翼，是日午後早已得悉事變，攜帶關防，並密諭各房書吏，及各幕

友，遷避洋務局。該軍隊將道署舉火後，繼至守府署大堂縱火，祇燬去大堂宅門。王都司亦不在署，旋復返衙，收拾行裝，往吳淞去矣。繼又至參府署，參將楊某，見民軍來署，聲言避讓，可勿縱火，免致附近居民驚惶，民軍亦俯諾而去。繼至縣署，毀去什物，內外監獄各犯，因恐釋出擾害治安，是以加兵防守，以便詳行審釋。當分道攻擊各署時，製造局正值放工之際，民軍由西柵欄逕至局前，計共數十人，身穿白色軍服，袖鑲紅綫，一擁而進。先由領袖一人，用炸彈擲擊，敢死隊乘機進攻，駐局門首之礮隊營兵，上前阻止，該民軍婉言陳說。詎礮隊營兵，開槍轟擊，民軍被傷八人，敢死隊領袖亦傷手臂。民軍見勢不勝，死力抗拒，一面把守局門，一面盤據大南門外望道橋一帶，尙圖進攻。旋聞龍華已有大隊衝鋒而至，遂即乘隙退回。

九月十四日晨四句鐘，兩軍續戰，民軍即佔據製造局之一部分，官軍力守，戰容至爲劇烈。然四圍田野，均有民軍把持；製造局之通道，亦由民軍用大礮鎮守；且礮工隊外，尙有大隊軍士爲之贊助。官軍騷亂無措，製造局全部旋即爲民軍所佔領；介乎該局與城垣間之軍人兩營，亦均歸附。民軍勁旅之守衛此局者，約共四五千人，即將局內洋槍，以次俵散於各軍人。上海全體通建白旗，行人照常往來，店鋪照常開市，與平時毫無殊致，若未知有兵事者。

九月十五日民軍代表李厚之往謁樸柏君，請先將滬寧鐵路，移交民軍管理，磋商甚久。樸柏君即偕李君往晤英總領事，彼此訂有成約，已將該鐵路移交民軍管理，外國衛隊，亦即撤退。大局既定，即定原有海防廳爲辦事處，舉陳其美爲滬軍都督，參謀李燮和、陳漢欽、黃膺白、章梓、李顯謨、楊譜笙、鈕建章、沈虬、葉惠筠、王熙普，遂布署一切要政。所有臨時佈告，略紀一二。

軍政府佈告 我漢族同胞公鑒：今日起事，爲同胞請命，非仇公等也。公等本滿政府之命下，自當不曠其職。但滿政府者，乃馬賊之遺孽，凡我漢族同胞必當仇視者也，不當墮其彀中，以助紂爲虐；又不當抗我義師，以塗炭生靈。公等如誅奸投順，以與義師協力同心，共討滿賊，報我漢族之仇，共建共和國，此亦公等之義務當不容辭也。大局幸甚！同胞幸甚！

照會各國領事 爲照會事，照得敝國久受滿洲專制政體之虐政，自武漢本軍起義以來，四方響應，已得最上之結果。上海爲各國通商中西薈萃之區，居民不下百數十萬，加之近來內地各省避難遷來者，與日俱增。本軍政府以目下上海銀市敗壞，已達極點，爲維持商務保守和平起見，擬即日佔據上海，以安市面。惟念上海租界遼闊，本軍政府現在軍事旁午之際，勢難代謀，請貴領事即加警隊格外防護，實爲德便。

照會商務總會 本軍政府爲光復祖國拯救同胞起見，不得已而用兵。軍興以來，東南各省，以及魯晉汴陝，次第響應，痛飲黃龍，指日可待。上海爲華洋巨埠，兼之市面緊急，深恐惹起意外。本軍政府用特收回自保，要使中外僑民，安如磐石。久諗貴會爲商界之總機關，務望各商家徧給傳單，剴切曉諭，維持市面。須知此次起義，爲弔民而來，師到之處，一草一木，秋毫無犯，商仍爲商，工仍爲工，幸勿虛事張皇，致礙貿易，無任禱盼。

通告各省城鎮地方巡警 爲通告事，鄂軍起義，各省響應，雪仇之心，不約而同，人心如此，天意可知。本軍政府担光復之重任，指日即率師大舉，深恐饑寒無告之民，乘間竊發，施其搶掠之手段。而本軍政府軍事旁午之際，勢難兼謀並顧。所有保護人民之生命財產，維持地方之安寧秩

序，皆惟我同胞之警士是賴。理應通告各省巡警父老兄弟，共謀同胞之幸福，方不負本軍政府弔民伐罪之本意。凡我義師所到之處，爲地方巡警者，上至長官，下至巡警，左手均袖以白布，局中高懸白旗，曉諭安民，以示誠意。其守望巡邏之規則，官弁長警之薪餉，概照向章辦理。至義旗將到，決勿自相驚恐，畏縮不前，是爲切要。倘臨事之時，官警棄局先逃，置人民不顧，致我同胞受擄掠之害，本軍政府惟有派將拿獲，從重治罪。深望親愛同胞巡警所鑒諒者也。特此通告。

軍政府示 爲曉諭事，照得我中華同胞建國於斯，四千餘年，均屬黃帝子孫。後因明末流寇之亂，被滿奴乘危佔據，我同胞受其殘虐者，二百六十年矣。本軍政府爲拯救同胞恢復祖業起見，東南各省，已次第克復。上海爲通商巨埠，自應即日收回，由軍政府管理。本製造局雖係滿清政府設立，而其實皆吸取我同胞民脂民膏所辦。且所造軍火，本係防外。今滿奴欲以殘殺漢人，其用心之險惡，吾同胞稍有智識者，無不切齒痛恨。今本軍政府已舉民政總長李平書君總理局務，凡局內司事工人等，務須一概照常辦事，聽李總理命令，毋得違誤，致礙大局，切切特示！

吳淞口軍警商學各界，得民軍於上海起事之消息，即於九月十三日通宵集議，決定獨立。十四日皆懸白旗。寶山縣前胡令不從，經民軍敢死團至署搜出印信，檢查庫銀缺萬餘兩，勒令如數交出。假復日學校講堂爲辦事處。駐淞粵軍濟字營，由民軍設法收撫，月餉照前加半，各勇一律遵從。本鎮軍警，時荷槍巡查，鐵路車站，及淞關局卡等處，皆有民軍看守。其礮臺守管各勇，均圍白布於袖，亦用民國旗幟。江灣官軍共二百名，全體譁變，投入民軍。不動聲色，而吳淞已全鎮爲民軍佔領矣。

吳淞既定，衆議推李燮和爲軍政分府。即日傳令粵軍濟字營，將駐防江灣之二大隊，撤回淞鎮，以便調赴嘉定，直達太倉。按李燮和以書生奔走革命十餘年，當武昌起義時，燮和尙在本籍安化，八月杪過武漢，即趨上海。淞淞之克，燮和之功第一，旋以衆推爲吳淞軍政分府。顧念南京未復，北虜方張，日夜籌所以進取之計，不遺餘力。特將渣任宣言照錄：

本軍政分府，本由武昌軍政府分出，今承認武昌軍政府爲中華民國臨時中央政府，兼承認蘇州軍政府爲江蘇全省軍政府，其辦法如下。

- (一) 本分府專以籌備進行軍務爲主，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歸蘇州軍政府辦理。
- (二) 本分府暫借吳淞中國公學地址，爲辦軍務之所。
- (三) 凡吳淞可屯駐操演軍隊之公所地段，均由本分府擇用。

第二節 蘇州光復記

自武漢起事，清廷方宣布罪己之詔，僞稱真立憲。而北軍礮擊漢口觀戰居民，東南各省人民，愈形憤激。蘇屬士紳，已屢次協議，決定宣告獨立。正在推舉代表，謁見撫院。九月十四夜，有民軍五十餘人，由滬專車赴蘇，先赴楓橋新軍標營宣告一切，共表同情。時至三下鐘，新軍各兵，羣向隊官請領子彈。當時隊官初未之允，嗣見各兵要求不散，遂即一律發給。至十五日天明時，馬隊步隊工程輜重等隊，先後進城，類皆袖綴白布。閭門及各處城關，一律派兵駐守，一面巡防營，一面民軍，行人往來，祇准空身出入。民軍進城之後，逕往撫轅請見，羣相推戴。清撫程德全當即宣

言，值此無可如何之際，此舉未始不贊成，務必秋毫無犯，勿擾百姓云云。於是民軍將江蘇都督印呈進，連放九礮，一面旗桿上即將新旗高懸，文曰中華民國軍政府江蘇都督府與漢安民。至是時，則各門城牆，均已高懸白旗。迨十下餘鐘，如觀前街閭門街以及道前街一帶商店，類皆白旗招展，有書新漢大漢字樣，或書光復。至午後則住戶人家，比比皆是矣。先是十四日蘇州紳商得上海之信，以省城人民財產，以及全城商業，關係甚鉅，當由民團紳董潘祖謙，商會總理尤先甲，往謁程撫憲，請其保全地方治安，免致生靈塗炭。力請再三，程始允可。又同日縣自治所董江衡、孔昭晉亦在所內，公議自保條件，當晚進撫署，面呈一切。本日午後自治紳董吳本善、方炳勳，商會總協理尤先甲、吳理杲，錢業代表龐天笙，當業代表龐鼎君，商董倪詠裳，團董潘祖謙，教育會孔昭晉等，均便衣謁見都督，面商進行事宜。至紳士中大不以此舉爲然者，鄒福保一人而已。又蘇州商會於十四日傳令各商團，於夜間一律出巡，嚴防土匪藉端滋擾。是晨見民軍已來，袖綴白布，均甚歡迎。并各認定日夜時間，輪流出巡，共保治安。

即日都督府發出六言簡明告示云：照得民兵起義，同胞萬衆一心，所至秋毫無犯，莫不踴躍歡迎。各省名城恢復，從未妨害安寧。蘇省通都大邑，東吳素著文名，深慮大兵雲集，居民不免震驚。今特剴切宣告，但令各界輸誠，願我親愛同胞，仍各安分營生。外人相處以禮，一團和氣不侵，旗滿視同一體，抗拒反致死刑。共和政體成立，大家共享太平。

又都督府頒發暫行軍律：一臨陣退縮者斬。一強姦婦女者斬。一騷擾百姓者斬。一造謠惑衆者斬。一搶劫錢財者斬。一傷及外人者斬。一漏洩軍情者斬。一縱火殃民者斬。一傷殺婦孺者斬。

又諭誥本府廳司各員文云：江蘇都督府成立後，業經委任各部長，分治各事。但舊政府之所以必須改革，由於行政之腐敗。腐敗之原不一，要以彼此隔閡，各存意見爲最甚。都督府一切機關，組織完善，又得一時賢俊，鼓舞襄助，隔閡一層，當可無慮。惟意見二字，最爲可懼，其潮流所及，實足以亡國滅種而有餘。大凡意見之起，總由於權利之一念。目今志士，組織敢死隊決死團，爲光復共和計，雖犧牲性命，尙所不顧。我同志同事，但期可以達其光復共和之目的，則犧牲其權利，更何足惜。蓋個人有意見，則不能成團體；各團體有意見，則不能成一邦；各邦有意見，則不能成一國；相爭相軋，黨派紛歧，人民或因此而受剝膚之痛，尙何共和幸福之足云哉。當茲刷新之際，首須推誠置腹，協力同心，無不洽之情，不通之意，功則爲全體之榮，罪則爲全體之辱，視同胞若家人，以公事爲家事，持此不懈，方能爲人民增幸福。若僅眩於新政府之虛名，而襲昔人腐敗之實害，則人民猶是困苦，大局仍難太平，殊非本都督保衛地方愛護人民之初意，亦非諸賢達熱心誠意相與共事之本心。爲此不憚煩言，願與諸君子共勉之！

又告示云：爲剴切宣佈事，照得江蘇宣布獨立，組織都督府，原爲保全合省人民之性命財產起見。數日以來，居民安堵，羣情懽忻，足見傾向共和政治，萬衆一心。但天下事易於發始，難於圖終，現大局尙未全定，方期實力進行，全省之事，須全省人同担其責任。所貴通力合作，一德一心，上下無不洽之情，遠近無不通之意，互相救援，互相體諒，持此不懈，自能立致太平。若仍因循推諉，不自負責，地方必無進步，殊非本都督改革政治之本意。爲此剴切宣布，俾衆周知。並應由自治公所反覆講解，使村農牧豎以至婦人女子，咸明此次改革之由，與他日進行之策，庶乎新機

煥發，幸福日增，本都督愛護地方之心，藉以稍慰。其各一體知照，切切特示！

都督府成立之後，除程都督電飭各屬知照外，其內容擬分四部，一民政部（部長推張謇），一財政部（部長推應德閔），一交涉部（部長推伍廷芳），一司法部（部長推鄭言）。

九月十六日午刻，軍政府忽得南京秘密偵探員報告云：江督張人駿已遣兵二千，即時出隊來襲。軍政府聞報，亦即飛撥精兵兩支，水陸二路，進行迎敵，以爲先發制人之計。計算兩軍當在鎮江相見。一面將城堞所設各礮，預備裝配子彈，並經城軍將各城門緊閉。一時城內外居民見此情形，莫不驚惶異常，咸謂有北軍來擊，咸欲紛紛逃避出城，爭先恐後，擁擠萬分。城內外各舖戶，亦一律閉門罷市，形狀惶亂，極爲可哂。後經軍政府得知，立派員馳馬曉諭安民，並將城門立時開放，任人行走，衆情方定。迨下午，各店復相率開市，照常貿易，秩序始復。惟此一誤傳，而城中之亟亟遷避者，又不知凡幾矣。旋經軍政府急繕告示多道分貼，以資鎮壓云。

同日蘇松常鎮太五屬代表，謁見程都督，述十五日在滬開會之意，衆情推戴。程都督接見甚爲和藹，謂現既担此重大之責任，處有進無退之勢，且與全省士民共負保衛治安之責，誓與江蘇共同生死云云。各代表亦以都督首先贊成獨立之議，使地方人民無絲毫之損失，亦願同心一德，共濟艱難，並互商保衛鄉土之策，乃興辭而退。

程德全以前清巡撫，受人民之擁戴，爲民國江蘇大都督，兵不血刃，民不受驚，蘇州城垣，完全奉民國號令，其奠定之功，已昭昭在人耳目。且能通電各屬，令其即日反正，故蘇松常鎮太五屬，相繼光復。及張勳負固金陵，尤能挈合江浙聯軍，誓師討虜，不半月而金陵爲民國地。視張鳴

岐馮汝駮朱家寶諸人，不啻天壤之別。而軍書旁午之際，一切軍政民政，措施裕如，其口口之才，亦誠加人一等。嗣以金陵光復，各省咸議請程都督移駐南京。其時又以臨時政府方議籌設，程都督往來寧蘇滬三處之間，席不克暖，於是蘇州城內，以鎮攝無人，頗演出軍警爭鬥之烈劇。知者咸諒程都督之兼顧不及，且愈念其前此坐鎮之功。

蘇垣自程都督未能常駐城內，搶劫之風日甚，爭鬥之禍日烈，其甚者至於開槍對敵。十一月初十日，蘇垣閭門外馬路有某營排長等多人，因強剪路人髮辮，被衆不服，圍住痛毆。旋經崗警將該排長解入捕房，即奉朱棣村區長飭令轉送留園紅十字會醫治。惟動手之衆，均已星散。詎該軍士等，遂遷怒於巡警。翌日適值星期，衆兵不聽指揮，遽自出隊，將沿路崗位木房悉行推倒，崗警祇得逃避。該兵等遂一路擁至馬路一區警局，肆行毀打，房窗器具等物，散失滿地。該局通班長警及巡邏隊，亦即整械抵敵，始尙徒手白戰，旋竟互相開槍。幸朱區長恐誤傷人命，釀成不可收拾之禍，遂率衆暫行退讓，以避其鋒。未幾城內騎巡巡防等隊，及該營管帶，皆飛馳而至，竭力彈壓，該兵始振旅而回。旋經軍政廳盧世儀君趕派委員數員，率兵一隊出城調處，惟馬路警局打毀後，是日馬路各巡士，均未上崗，由城外商團代爲梭巡防護云。

是日午前城內各區警局知馬路捕房被毀之信，咸互相會議，羣有戒心。而西路三區分局之昇平橋崗警，先數晚有巡邏隊出巡過彼，曾見有人從舊藩署扛出桌椅等件。該署中因庫儲重地，本由軍政府撥標兵一隊，在內駐守。巡邏隊恐桌椅被竊，即將扛物者交該崗警看守，一面入內查問。標兵不服，幾起衝突，該兵等追出，即將崗警拘獲，帶入署中。此事尙未解決，至此忽有謠傳，謂該標

兵亦欲與西路三區尋釁之說，致崗警咸不肯上街。西區第三支部商團聞信後，恐驟有警變，必致擾亂治安，特由隊長葉榴生君，傳集全團會員，一律戎裝佩槍，出外巡行，至晚幸各無事。

是晚十句鐘後，有駐紮舊臬署之陸師選鋒營兵士十餘人，出隊梭巡，至舊藩署經過，標兵出而查問，不知如何錯誤，遂致互起爭鋒，旋各開槍轟擊。選鋒營被傷二人，乃飛報本營出隊救援，一面將礮位拖出置於署前。西路商團民團，亦聞警馳至，力往彈壓。旋經兩方面警官隊官辯明誤會，竭力喝阻，始克停戰。當兩軍交關時，警務公所距離較近，聞槍聲劇烈，誤爲日間打毀馬路警局之兵，前來挑釁，致各科長科員，及衛役人等，莫不慌懼異常，紛紛出外奔避。一面由騎巡隊張隊官，督率衛隊及騎巡隊等，整備槍械，在新橋頭駐守防堵。旋知事已平靜，衆始返所安臥。

凡前所紀，不過其甚者，至於小風潮，幾於無日無之。程都督奔走滬寧諸要公，既不克分身來蘇，加以積勞成疾，以致政躬不豫，遂薦莊蘊寬以自代。各界均表同情，即以爲代理江蘇大都督。而程都督不日又受臨時政府內務部長之委任。惟莊都督雖代行都督之職，然都督府前已議定移駐南京，遂於十一月十二日，隨孫大總統同車赴寧任職。而蘇州仍屬遙制，無人專任庶務，以是城垣亦不靜。蘇州士紳建議以南京此時既爲臨時政府所駐之地，地方自不虞無人善後，即請莊都督移節蘇州，以資整理。莊都督體察情形，爰於十一月二十一日由寧蒞蘇。二十四日蘇地紳商等開歡迎大會於怡園，各界演說，大致不外乎倚望都督，仍行駐蘇，庶有以鎮懾匪盜，啓沃新民等語。都督答詞，亦謂雖蒙程都督委任代理，斷不敢以五日京兆爲心云。

編者按：本節有過分頌揚程德全之處，大抵根據當時報章所載，人民並未真正愛戴程德全至此。

第三節 江寧之光復戰史

編者按：攻克南京，浙軍之功居多。本節強調徐紹楨的功績，於浙軍所逃較少，非盡事實。

江南新軍全鎮，因旗人仇視，調駐秣陵關，大衆同心，誓不與旗兵兩立，已預備起事。統制徐紹楨亦表同情。因溝通巡防營，允不抗拒。惟江防營係張勳部下，謂得手後任伊等擄掠三日。民軍以革命以保全地方爲宗旨，豈能任彼蹂躪，準贈銀十萬。因此兩方面，延未解決。而風聲四播，人民恐慌萬狀，甚願和平奠定；而其歡迎之心，則如大旱之望雨焉。

南京紳士，以蘇浙均已獨立，南京不能獨全，於是議決九月十六日，由議紳仇涑之及虞洽卿等往謁張督，力陳時勢危迫，請宣告獨立，以保全全城生命。張督謂無論獨立不獨立，我惟拚一死。又謂即我一人答應，而將軍及張軍門（勳）王統領（有宏）等，亦未必願意。仇等仍苦勸，張督乃許大集各官會議。張勳首先反對，謂不戰而下，豈有如此便宜。如戰而敗，則與之耳。此時惟有一戰。鐵良謂現在我已無生路，非戰不可。王有宏謂我受老帥厚恩，老帥既拚死，我亦惟一死以報，必至力盡而後已。各司道則主張中立，不懸白旗，亦不助清政府。究竟主力在軍人，獨立之議，遂不能決。是日會議竟夕，張督卒謂吾始終惟有一個老主意，乃各無言而散。

自會議後，張勳乃請張督發給開花礮彈二千顆，又請給南城各礮機關，張督給與礮機，而開花彈則未允全發。又旗營亦請開花彈，給以二百枚。九月十七日，各紳尙欲強迫獨立，通告各界，均豎白旗，至晚而戰事起矣。

張人駿、鐵良，素疾視第九鎮。加以張勳、趙會鵬、王有宏等狼狽爲奸，當第九鎮未曾移駐秣陵關之先，江防營每夜派遣哨兵，圍視三十三標馬礮標營舍，意圖逼變以實其言。更串通在鎮旗籍官兵，散布謠言，沮惑士氣。徐統制紹楨以防軍亦屬漢人，不欲自相殘害，始終持重，未准部下妄動。殆後逼迫日深，兵心大震，不得不移駐秣陵關，取待機之姿勢。請領子彈之手摺，四上不批，官兵薪餉，經藩司樊增祥竭力扶助，始允照發（此次樊藩司對於新軍極表同情）。大軍移防後，張勳密派心腹盛朝臣等十餘人，喬扮皮匠剃髮乞丐等，潛來秣鎮，意圖暗殺。經下士查哨，獲交執法官，詢明確係張勳派出，攜有張勳護照。斯時徐統制尙不欲明與爲難，旋將盛朝臣送往張人駿處發落。翌日陸軍警察營管帶桂城、三十四標教練官恩錫來秣，手執拳銃，直撲徐統制臥室。鎮部及標營官長持槍追入，勒令桂、恩兩人，將兵器繳出。另闢一室，安置旗人，並派兵保護，以示文明對敵舉動。全鎮官兵聞信後，益怒不可遏，一夜之中，槍劍軍刀，均自行開口，戰機遂日迫一日。九月十五日，聞上海恢復之信，徐統制決意撤防，擬令全鎮回城，已飭計劃回營辦法。不料是夜突有張勳馬隊，向鎮司令部宿營地潛追，因三十六標第三營及輜重營戒備極嚴，狼狽而遁。衆議僉謂南京大局，斷不可望平和了結，縱無子彈，寧利用夜間，以白兵決戰。議定官兵均秣馬以待命令。十六十七兩日，迭接蘇常鎮克復之報，以爲下江寧勢如破竹。遂將全鎮官兵，編成一混成協，定於十八日移駐距城較近之處，以便進攻。時全鎮子彈，不過三四萬，平均持槍兵士，每人不過五發，礮兵並空包而無之，出發時士氣極盛，並不以彈少介意。

先是由鄂派來通信員蘇良斌等，在寧與衛隊暗巡隊巡防營（趙會鵬所統）等聯合。十七日午後

九時二十五分，鎮司令部接蘇良斌報告，謂本夜三時，在城舉事，放火爲號等語。時新軍屯地，距城尚有六十餘里，萬難應接。且蘇之報告是否確實，亦難判決。只得一面準備移營，一面派便衣乘馬將校入城，偵察動靜，並與機關部約定時刻（已先與機關部約定十九日拂曉）。是日午後十時，混成協司令官，下移營命令，將混成協分三路前進，於十八日午前八時，拔隊到無名緯河南方駐止，待夜間開始運動。不意士氣過盛，先頭通過石馬村（距城約三十餘里）後，即將白旗豎立。中央縱隊之騎兵，更輕率前進，已通過緯河，出花神廟北端雨花臺。江防守兵，遂開礮向我軍射擊。（蘇良斌等業於十七日夜在城中放火，巡營衛隊同時響應，爲張勳兵所衝散，城門緊閉，機關部消息不通。）時步隊兩標，已抵姑娘橋曹家橋南端，聞騎兵陷險，竟各自通過橋梁，陸續展開。於是不得不爲真面目之戰。司令官指揮，不能統一，幾成各個作戰。斯時兩軍各戰，並不劇烈。至下午六時，天色漸暗，適將校斥候回至陣地，（因張勳向雨花臺增派援兵，補充彈藥，暫許開城，該將校乘機混出。）謂城中機關部，仍定於十九日午前四時內應，司令官遂立命三十四標乘夜佔領雨花臺。嗣餘各隊，依馬步工礮輜之次序，乘內應開城，猛烈進城後，分佔城內各要點。右翼支隊左翼支隊，各照原定目的，靜肅開始運動。午後十時，月色甚明，三十四標全綫蔭蔽展開，第三營已進近雨花臺死角內，三十三標派一營準備掩護雨花臺西側，礮隊工程輜重，均整頓隊伍，待命出發。

九月十九日，午前三時，號兵奏衝鋒之號，三十四標實行衝鋒，吶喊大作。（夜間戰鬥，本不用喊聲，出發前已再三告誡。不意臨時仍吶喊前進，以致被敵人察知，主力方向，極受損害。）三十三標第三營亦同時從側面突擊，近接雨花臺，僅距十餘米突。敵之火力，異常猛烈。幸江防兵射

擊素劣，夜間照準，尤不得法，命中效力，尙不過大。三十四標一部分，已躍入雨花臺敵陣地，忽現機關槍東西掃射。我軍將雨花臺三面包圍，三次突入，未能奏功，兵士仍不少退。時死傷已頗衆，防軍陣地甚高，炸彈手擲不中。酣戰至午前五時三十分，天已微明，我軍之彈用罄，遂不得不退守曹家橋南方高地，以待彈藥補充。午前七時五十分，各部隊在曹家橋南方高地，整頓隊伍。張勳馬隊忽出朝陽門，繞道襲我司令部宿營地及衛生隊，奪去負傷兵及病兵等，肆行殺戮，並將赤十字旗擊毀。但彼軍中本無紀律，經過各村落，志在搶掠，並不注意追擊我軍。事起時，中有民軍三百人，死傷約一百，學生被傷者亦頗多。當戰時，江防營及旗營，均在北極閣四面架礮，向下轟擊，故地方糜爛。

新軍自九月十九日，苦戰竟日夜，卒以子彈不足，未能得手。二十日，徐君紹楨傳令所部，暫行退至鎮江高資龍潭一帶，專候各路子彈齊集，援兵一至，再行決戰。徐君則親赴蘇州上海，與蘇滬民軍會議進攻方略。浙滬蘇各處民軍，聞金陵受挫，勇氣百倍，咸欲滅此朝食。二十五至三十等日，次第開來鎮江，會合鎮軍，一致進行。並由滬軍陳英士都督發起，公推徐君爲聯軍總司令。一時猛將謀臣，齊集潤江，茲特附錄江浙諸省聯軍總司令部簡明章程及職任人員如下。

- 一 蘇杭滬寧鎮各民國聯軍，公議建設本部，以爲司令統一機關。
- 一 本司令部暫設於鎮江。
- 一 本司令部之組織如左。

總司令部（總指揮長）徐紹楨（顧問）沈同午 史久光 陶遜 于右任 周應時

范鴻仙 龔維疆 游捷 沈靖 鄧質彝 伍崇仁

參謀部 (參謀總長) 陶駿保 (參謀副長) 林之夏 (參謀) 鍾毓琦 余壯鳴 茅迺

封 田芷田

經理部 (部長) 陳懋修 (甲) 軍械鄭爲成 (乙) 被服吳忠信 (丙) 糧餉柯森

執法部 (部長) □ □ □ (副長) 王吉檀

軍醫部 (部長) 蔣懷仁 (副長) 梁國棟

秘書部 (部長) 孫少侯 (副長) 茅乃登 (秘書員) 汪承繼 王毓仁 伏金門

(秘書生) 六名

外交部 (部長) 馬良 (副長) 馬經武

交通部 (部長) 鄭贊臣 (副長) 瞿鈞

庶務部 (部長) 徐濤 (副長) 譚道南

警備隊長 楊言昌

敢死隊長 □ □ □

上海總兵站 (總監) 李厚祐 (副監) 陶遜 (甲) 軍械 (乙) 被服陳味腴 (丙)

糧餉 (丁) 庶務葉兆崧

特別擔認籌款 沈縵雲 于祐仁 (按祐當作右)

特別擔認交通及籌款 范鴻仙

一 本部附編警備隊及敢死隊，擔任警備及特別任務。

一 本部各項人員，除司事司書及弁兵外，一律不支薪水，因公用費，及伙食零用等，由部開支。

一 本部設總兵站於上海，擔任後方勤務。各路民軍，除自設兵站外，均應派員在上海總兵站，接洽一切。

一 本司令部重要人員，如參謀長秘書長，由聯軍推舉，總司令長認可委任，其餘各員，均由總司令選擇委任。

一 各項詳細章程，及服務規則，另行編定。

江浙聯軍，於九月杪已齊至鎮江，分紮龍潭高資各處，於十月初一二日，向南京進攻。初三日進逼神策門。初四日，滬軍黎天才合浙軍乘機佔領烏龍山礮臺，即夜進規幕府山礮臺，並由水路派軍艦多艘，協同攻取。初六日，幕府山又爲民軍佔領。我軍既得烏龍幕府兩山，金陵門戶，已歸掌握，從此進取獅子山礮臺，即有根據之地。初七日，聯軍總司令徐紹楨，親率浙濟兩軍，由麒麟門攻入太平門，張勳兵死二千餘人，統領王有宏轟斃，民軍死傷六百餘人。鎮軍都督林述慶進攻朝陽門，大兵俱集城下，奪張勳兵快礮六尊。於是南京城外，悉歸民軍佔據，張勳兵退入城內，爲困守之計。初九日，民軍轟太平朝陽二門，張勳兵堵在城闔之內力戰。蘇軍攻取南門，被傷頗衆，而氣不爲餒。當攻破朝陽門時，浙軍先以馬隊三十餘騎衝入，步兵從之。忽聞土人言城內地雷甚多，不敢驟進，乃復退。夜九點鐘，民軍進攻神策門。其所以在此地進攻者，因張勳兵正集在朝陽門，

欲以出其不意。而城上之清兵，與獅子山之清兵，開礮援助，因此民軍於初十日清晨六句鐘亦退。是日鎮軍猛攻天保城礮臺，各軍分攻各城門，隆隆之聲，四面同起。張勳兵極力抵抗，我軍愈逼愈近，城內兵丁，大有不支之勢。血戰一晝夜之久，十一日，民軍遂奪得紫金山，佔據天保城顛，開礮遙擊獅子山，及將軍署北極閣等處。張人駿鐵良派胡令宜由雨花臺至蘇軍劉統領處議和，要求四事。一不傷人民生命，二不殺旗人，三准令張勳率所部北上，四准令張人駿鐵良北上。劉統領轉知徐總司令，徐總司令以一二四件，均可許之，惟第三件萬難應允。隨由美領事答復。十一日晚，張人駿、鐵良、張勳相率逃去。其夜十二時，餘兵亦多竄出。十二日清晨八點鐘，張勳屯營之處，凡新招之兵，均懸白旗，獅子山等處亦懸白旗。至十時，城內已全豎白旗。十二時，民軍始入城。鎮軍林述慶由儀鳳門直至督署，徐總司令後至，均居署內。擬於金陵休息十日，分路拔隊援鄂及北伐。嗣以各省會議，擬舉程德全都督移駐南京，林述慶遂暫擁都督之號。惟金陵光復以後，林述慶既係臨時都督，程德全又不克即日駐寧，以後民政軍政，頭緒紛歧，人民頗受其害。搶掠之風，直至十二月，尙未全息。則亦當事者有破城之功，而無安民之略，爲可惜也。

第四節 江蘇各屬之光復

江蘇爲東南門戶，揚子江長數千里，東西交通，實爲灌輸文明之尾閘。故各屬府州，類皆通都大邑，民智亦極發揚。自上海首義，蘇州獨立，其餘各屬，傳檄而定。不有金陵爲之梗，東南半壁，不折一矢，已完全恢復矣。

九月十六日，常州府得蘇都督通電後，即於戌刻宣告光復，市面毫無動靜。十七夜四點鐘，忽聞轟聲甚厲，嗣知中學堂有人縱火，巡防夜巡至此，遂排槍示警。當由惲莘芸電省查辦，以保治安。

清江十三協係混成協，步隊兩標，騎兵一營，工程一營，輜重一營，礮兵兩營，連同官長軍士及夫役等，計共六千餘人。兵隊組織，雖爲徵兵制度，然皆就北洋所來舊兵，改頭換面而已。遇有缺額，陸續以徐海人民補之。各兵程度，遠不如江南兵士之優美，而武力過之。九月十四夜，方大雨，有掌旗官龔某者，合肥人，於九月告長假於督練公所，至是入各標，稱提臺已將協統管押署中，令各隊往救之。衆未之應。嗣入輜重營，仍前說以動之，僅脅兩隊人馬，駐於河北，望道署槍擊，以張其勢。又密令兩隊入城，逕搗道署，槍斃衛兵二人，道臺亟召南洞牆而逃，其子則重受槍傷。各隊以子彈皆盡回營。復激各標同起，仍未應。龔乃痛詞演說畢，遂乘馬他去。十五日午後四時，各標兵士全體遵譚，咸云當晚攻據清江城。十二時，各隊先往西壩王莊等處，焚掠一空。至十六日，天甫明，往攻清河城。清河縣邵君，令居民不必抵禦，當臂環白布以俟。防營及巡警，均與新軍合。協統魏某，復登城勸城中兵民，悉環白布於臂以迎之。於是商民各執白旗，相率三百餘人，開東關，迎之於石碼頭。迨兵隊入城，乃先劫裕寧官錢局，及錢莊當舖，既又縱令土人復劫槍其餘。則曰：年來疊災，爾等苦甚，而官不之顧，今當以其得者各自振撫之。土人乃奮力爭驅，頗有踐踏受傷者，而兵隊對於居民，則未之或傷。十五日開城六小時，居民遷徙者不及十分之一。

九月十四日，清江兵變，警信傳到淮城。淮地無兵可恃，本郡紳士，有深藏密室者，有到團練局而束手無策者。適某某二君創議，募集學生隊，附設團練局內，專司巡邏城守之責。公舉周君實

（字實丹，名桂生，淮城名士，兩江師範學校優級畢業生，淮南社發起人。）阮君式（字翰軒，號夢桃，克復學報記者，各大報義務通信員，山陽縣高等小學校教師，淮南社編輯員。）爲隊長，嗣改名巡邏部，仍舉二君爲部長。二君辦事認真，嫉惡如仇，汗吏劣紳，皆當面呵斥，不稍瞻徇。二十四日，淮城宣布獨立，會場秩序，謹肅不諱，皆巡邏部維持之力。於是都人士皆交口稱二君辦事妥善。先是清江甫亂，本郡學界，議圖光復，公舉二君任軍政分府事，其時清江都督尙未成立也，二君力辭不獲。迨二十二日清江宣布獨立，公舉蔣雁行爲都督，電知淮城，即公舉代表數人赴浦接洽，周君實其一也。二君見清江既有都督，即欲取消軍政分府。衆又謂淮郡府治，宜設分府，未允二君辭職之請。陳石逸（清寧省諮議局議員，名宜彥。）團練局長也，並囑二君無恐。謂如官府有加害於二君者，我力擔其責云云。二君於是仍盡其職務。二十四日淮城始宣布獨立。阮君演說獨立之理由，聲情激烈，大觸衆忌。（此時已伏禍機）山陽令姚榮澤，意存觀望，竟不到會。二君疑之。次日姚到團練局，二君遂持槍向姚質問，姚面色俱改。二君並先會拒衆紳留姚之請，姚於是殺機動矣。乃與平日最契紳董某某，密議制二君死命，造作蜚語，煽惑商民。飭其牙爪楊建廷（回教徒管帶團練）周嗣昌（漢軍人，詭云浙籍，山陽典史。）於二十七日下午，密帶馬快班差役，逮捕二君。擁至府學內，不問一詞，不接一語，不詢地方人士之意見，竟槍斃二君，並處阮君以剖心剝腹之極刑，殘殺手段，暗無天日。嗣姚又密捕周君之父與叔，羈押外監，勒令具伏罪甘結。阮君昆仲，潛逃得免。然猶遺其心腹，誘阮氏具免累粟。（阮氏未具）姚又以二君未經正式公判，既無供詞，即不能不得此以爲之據也。二十八日，鎮軍到淮，軍中同志，驟聞此慘，即向之質問。姚即對

人詭云，奉蔣都督令。鎮軍人聲言將向都督質問，姚大恐慌，即與走狗紳董，密議對付方法，電話請都督承認。又由陳石逸赴浦運動蔣都督補稟補批。姚之忍，陳之無恥，皆不足責。獨身負民望，躬任大局之蔣都督，竟不窮其究竟，而遽受其運動，此則令人不解者也。姚嗣以清淮戒嚴，逃去。

鎮江於九月十八日宣告光復，午後民軍排隊入城，遂領鎮郡。

鎮江軍政分府，爲林君述慶，福建人。入城後，暫以常鎮道署爲辦事處，先派兵四十人，分守四城門，又派兵二十人，守護丹徒縣監獄，以防監犯越獄，出外搶劫，擾害治安。當十七日晚間，旗兵猶未繳軍械，漢軍欲在象山開礮，向滿營轟擊，旗員始驚慌允繳。至十八日清晨，將所有軍械，送到自治公所，由該公所紳董及學界中人幫同檢查，午刻始陸續交清。及民軍進城，即將軍械一點交收管。

駐鎮新軍暨巡防各營以及衙署局所，十七晚猶未懸掛白旗。因旗營未繳軍械，深恐或有變動。至十八日，始一律高懸白旗，各處站崗巡士，亦皆以白布綴袖。

京口副都統載穆，意欲自盡，經本城紳董勸慰，並允擔任保護，仍令暫借民房居住。京口旗兵，軍政府仍發給每名三日口糧，並擬將來代籌生計。

鎮（按當作鎮）關道林景賢，於十七日赴蘇，將本關所存銀兩，及各項收支清冊，面交程都督接管。軍政府擬仍令林道管理鎮江關稅務。鎮江府承璋及丹徒縣文煥，均逃避不知去向。至城守營參府劉德輝，則仍暫管營務。

通州於九月十六日，民軍許宏恩（前曾任通州游擊）率兵三百人，敢死隊九人，乘策電兵艦來

通，下椀任家港。各法團聞信，當舉代表至艦，詢明宗旨。首由軍隊大表同情，臂纏白布，高張光復大漢白旗，排隊至港迎接。協防中隊，以及工商業、體操會、師範、中學、高等小學各學堂法團職員，均全隊出城歡迎。道榜（按當作榜）夾觀者，男婦老幼，約有萬人，拍掌之聲如雷，西門邊礮聲不絕。許君等於下午八鐘，率民兵四十人入城，至商會少坐，遂至狼鎮總兵署，升礮懸旗。總兵張士翰先已逃避，當令州牧吏目，將印信送至軍政府，由許君當堂銷毀。當即出示安民，人民公請許君爲軍政長，公舉張叔儼（按叔儼名營，當時報紙有誤爲張營者）爲司令總長，孫敬民爲民政長，張成均爲司法長，劉桂馨爲財政長。當晚即將裕寧局官電局，收歸民政府。斯時正皓月當空，一清如洗，白旗飄揚，歡聲雷動。商會中一時剪髮者，約四五十人，如、泰、海三境，旋亦相繼光復。

松江城自九月十六日，得程都督電後，城自治公所，即發傳單開會，當場宣布獨立，衆皆贊成。松府戚揚派代表蒞會。當即推定鈕惕生君爲軍政部長，謝宰平君爲民政長，沈思齊君爲執法部長，錢選青君爲財政部長。另專設參謀部，爲四部之總機關。以提署爲松江軍政分府司令處。衆議僉同。當時因松府不親自蒞會，故即派人至府署陳述衆意，而松府自將印信交出，並約三日內交代地方公款，及一切未了事宣，大局遂定。舊有之防營，騷擾無序，責成防營管帶余志斌、三營管帶劉世全，分投彈壓，擔任保護治安。並請奚叔平君、張壽椿君至各防營，宣布軍政府德意。又請飛划營沈管帶分撥軍隊，任巡邏彈壓之責，各段均設立自衛團。當由參謀部發出六言韻示一道，徧貼通衢，城廂內外，均一律懸掛白旗，市面安堵如常，人民皆欣欣有喜色云。

太倉自蘇滬宣告光復後，先行懸旗，以表歡迎。九月十九日明倫堂開會，舉定前江蘇諮議局常

駐議員洪君伯言臨時民政長，於二十日到部任事。滿清所委之太倉州牧鎮洋縣令印信，一概吊銷。並由民政長委任各科職員，分頭佈置。商民貿易如常，學堂照常上課，城內外民團巡警，日夜梭巡，維持秩序，人心異常安靖。

無錫民軍，見各地紛紛起義，奮起響應，遂於九月十六日下午三時，宣布獨立。錫金兩邑令，自行交出印信，繳錫金軍政分府臨時總司令官華承德。商會、勸學所、自治公所以及各鋪戶居民，門懸白旗，照常開市，秩序甚整。防營均表同情，並爲地方竭力保護，徹夜梭巡，毫無紛擾。當由軍政分府電告蘇常滬鄂各地軍政府，一面出示安民如左：

示諭事：照得滿族竊據中國，逞威肆虐，垂三百年。乃者義師起於湖北，同心戮力，伐罪弔民，將欲登斯民於衽席，振大漢之天聲。兩旬以來，四方響應。錫山爲泰伯端委之區，文物聲明，甲於南國，是宜當仁不讓，見義勇爲。本軍政分府爲此特興義師，光復舊宇，大兵所至，秋毫無犯。爾商民人等，務各安生業，勿信謠言，自相驚擾，致干咎戾，特示！

吳江、震澤兩縣，士民渴望共和，歡迎民軍。旋於九月十八日上午八時，義師蒞境，居民商店，遍懸白旗，以表贊同之意。旋即開大會，推費璞安爲臨時主席，宣布光復宗旨。並經衆公推臨時各部部长，暫定儲乙然、王禮啞（即兩縣知縣）爲民政部長，許寶初爲軍政部長，沈臨莊爲財政部長，其餘各部長亦經推定。閤城士民，歡欣鼓舞。後又議定借習藝所爲江震辦事新機關，內部組織，以次進行。

揚州於九月十七日，即有土匪孫天生等搶劫運庫及銀行，當電告鎮江軍政分府，派決死隊援

救。十九日，新勝營統領徐寶山部兵，將孫天生等擒獲數人。及晚，鎮江復有決死隊二百人來揚，人心大定。即推徐寶山爲軍政分府，舉定各科辦事員如下：

民政總機關部長李堅 執行部汪彝伯 警務部長錢瑞生 市政長朱明卿

教育長汪錫恩 財政長周樹年 鹽政長方爾咸

奉賢因九月十四日，上海松江青浦，相繼獨立，民情恐慌。十五日即有土匪蜂起之謠。十六日南橋鎮巡防營，因管帶赴滬，兵心遂變，大有不堪收拾之勢。幸賴陳君端甫、莊君笛生、宋君惕深，集款撫慰。一面急辦商團民團，人心稍定。惟苦無軍械，飛函郡中，請派師船到鎮。至十七日，將巡防營軍械，暫行收回，曉以大義。各鋪戶均懸掛白旗。經衆公推陳君端甫領隊，周歷全境，冀保治安。十八日至城，縣令趙黻鴻已由某紳等指使潛逃。其間略有鄉愚，敢與民軍抗拒，即經陳君竭力勸導，不互生意見，市面照常，監獄無恙。十九日，巡防舊管帶余夢熊，已奉都督命令照舊供差，所有軍械，已如數送還，聯合一氣，同資保衛。各界概經議定，南橋鎮爲合邑適中之地，公推朱家駒爲民政長，陳鴻恩爲司令長，陳君固辭，改推莊登瀛暫理，陸渠爲財政長，孫壽昌爲司法長云。

徐州自江蘇各屬光復時，已宣告獨立。洎張勳自浦口敗去，段書雲迎之入徐州，遂爲竊據者市月有餘。至和議將成，始行退出。茲將其竊據時情形，附記如下，亦足見徐民之不幸也。

取消獨立 徐州於九月二十八日，宣布獨立，舉段書雲爲政務總長，徐占鳳爲軍政長，林開謨爲民政長，張佐卿爲財政長，其內容雖不可靠，而表面則爲光復之土地無疑。張勳初至徐州時，即

向士紳宣言曰，徐州不獨立則已，如獨立我將以大礮從事。士紳畏其威儀，遂以未獨立應之。而一班民賊，附和尤力。於是獨立之名義取消，宣統之年號復用。

測量山勢 徐州惟西面稍缺，其餘三面，均有山環抱。張勳至徐第二日，隨派段徐等逐一測量，見其形勢雄勝，無異金陵，不禁喜形於色。

請求軍餉 張勳至徐時，僅餘殘兵數百人，餉械均窘，林開謨等甘效奔走，爲之北去請兵請餉。

遷移住所 張勳初至徐時，本在火車站內居住，以觀動靜。後見追兵不至，徐人易與，旋遷入城內察院街徐州中學居住。

建設礮臺 城南之泰山雲龍山，城東南之夾山口，城東北之子房山，城北之九里山等處，張勳均設立礮臺，以爲坐守之計。

摧殘志士 初志士韓元方等，見徐州獨立不可靠，組織同志會以圖進取。後爲張勳探知，韓等均遭其毒害。張勳居住相近之地，偶有生人經過，即被殺戮，並懸其首以示衆。

強迫捐銀 張勳抵徐，以款項缺乏，即勒迫捐餉。張佐卿被張勳勒捐銀五十萬兩，其餘富戶被勒捐者，不一而足。

派遣偵探 張勳至徐後，日派偵探數十起，或裝貧民，或裝南人，南往臨淮，東往睢宿清淮等處，以探消息，爲南下之準備。

兵力統計 張勳原帶並招集潰兵約二千人，徐占鳳前收十三協兵士千餘人，原有之防營千餘

人，又新由山東第五鎮開來一標，又招收土匪將近二千人，初無槍械。聞近已得袁世凱發來新式槍並過山礮機關礮等件。

第五節 江蘇之現行規則

江蘇軍政府暫行官制總綱

- 一 江蘇都督府都督，統轄軍政地方一切事宜。
- 一 都督以下，除立法機關，屬於議會，司法機關，屬於審判廳外，其餘行政機關，分設二廳五司，編制於左。
- 一 參謀廳 參議海陸各軍籌防計畫，備都督軍事上之諮詢。設參謀總次長一二三等參謀官秘書官錄事等員額。
- 一 總務廳 稟承都督，總理一切政務，暨本府庶務事宜。設廳長一員，參事助理員秘書官執事官錄事等若干員額。
- 一 軍政司 設司長一員，稟承都督，辦理軍政一切事宜。分設軍備軍需軍械軍法四科。
- 一 民政司 設司長一員，稟承都督，辦理警務學務實業交通，及不屬於各司職任內之一切內政事宜。
- 一 財政司 設司長一員，稟承都督，辦理凡關於隸屬本軍府範圍之一切財政事宜。

- 一 外交司 稟承都督，辦理對於外界一切交涉事宜。
- 一 提法司 稟承都督，辦理司法上一切行政事宜。

江蘇暫行地方官制

蘇省都督府程爲通行事，江蘇都督府成立以來，各部組織法，業經先後規定，亟應頒布地方官制，以資治理，茲酌定暫行地方制十四條，其各一體遵照施行，此札。

計開

第一條 凡地方舊稱爲州者曰州，舊稱爲縣者曰縣，舊稱爲廳者改曰縣。所有民政事宜，統於州縣民政長。（從前之道府直隸廳均裁，知州知縣，均改易名稱，同城州縣，均裁併爲一。）

第二條 州縣民政長，直隸於都督府，受都督之監督指揮，處理各該州縣各項民政事宜。

第三條 州縣民政長，應酌設佐治職，分課治事如左。

一 總務課，掌理該州縣文牘印信庶務會計，及不屬於他課之各項事宜。

二 警務課，掌理該州縣巡警戶籍營繕衛生消防等事宜。（都督府所在地，設警務總監，不另設警務課。）

三 學務課，掌理該州縣教育事宜。

四 勸業課，掌理該州縣農工商務及交通事宜。

五 主計課，掌理該州縣各項稅捐，及一切財政事宜。

六 典獄課，掌理該州縣監獄事宜。（都督府所在地，監獄事宜，由提法司管理，不另設典獄課。）

第四條 各州縣佐治職，均與民政長同署辦公。

第五條 各州縣佐治職，如因地小事簡，不必備設者，得以一人兼任二職。（從前之教職及佐貳雜職均裁。）

第六條 州縣民政長及佐治職，均三年一任。

第七條 州縣民政長，由該州縣議會公舉，報請都督府核准委任。但有違法及不稱職時，除經議會糾舉外，都督得行文免職，由議會另行公舉。

第八條 各州縣佐治職，由該州縣民政長量才授職，申報都督府核准委任。

第九條 各州縣別設議會，其專章另訂之。

第十條 各州縣設參事會，其專章另訂之。

第十一條 各州縣別設審判廳檢察廳，暫照舊行法院編制法辦理。

第十二條 各州縣市制鄉制另訂之。

市制鄉制未頒行以前，暫照舊行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辦理，以城鎮比於市。

第十三條 此係江蘇暫行地方制，俟中華民國地方通制頒行後，即改從通制。

第十四條 地方通制未頒行以前，如有應行修正之處，由江蘇議會議決。

江蘇臨時議會章程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江蘇臨時議會，爲本省臨時立法機關，設於江蘇都督所駐之地。

第二條 臨時議會，以本省諮議局議員組織之，即以議會開會之日，爲諮議局消滅之日。

第三條 臨時議會，設議長一人，副議長一人，由議員用單記投票法，分次互選，以得票過半數者爲當選。

第四條 議長維持議會之秩序，整理議事，對於議會以外，爲議會之代表。議長有事故時，副議長代理之。

第二章 職任權限

第五條 臨時議會，應行議決事件如左：

- 一 本省根本法及其他一切法律。
- 二 本省官制官規。
- 三 本省預算。
- 四 本省稅法及公債。
- 五 本省權利之存廢。
- 六 本省義務之擔任或增加。

七 以本省名義與外國締結之條約。

八 依中華民國憲法或法律或本省根本法，屬於議會權限內之事件。

第六條 議會議員對於本省行政事件，如有疑問，得提出質問書，由議長轉送都督府。

都督府接到前項質問書，應由主管各司，具書答復，如無答復，須於開會時到會，陳述理由。

第七條 本省人民於關係本省利害事件，有所陳請，得具陳請書，經議員之介紹，遞交議會。

前項陳請事件，應先由議長交付審查會，若多數審查員認為可保者，得由審查會加入意見，提出於議會，作為提議案。其關於行政事宜者，應轉送都督府核辦。

第三章 會議

第八條 臨時議會，由江蘇都督定期召集，會期以四十日為止。其有必須接續會議之事，得延長會期十五日以內。

第九條 臨時議會，非有議員半數以上到會，不得開議。

第十條 會議時，以到會議員過半數之決定為準，若可否同數，則取決於議長。

第十一條 臨時議會，若議本省根本法時，非有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到會，不得開議；非有到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決議。

第十二條 會議時，都督及各司得到會，或派員到會，陳述意見，但不列議決之數。

第十三條 議員除現行犯罪外，非得議會之承諾，不得逮捕。

第十四條 議員於會議時所發言論，對於議會外，不負責任。其以所發言論，在外自行刊布者，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 會議時不禁旁聽，其有左列事由，經議員公認者，不在此限。

一 都督府特請禁止者。

二 議長或議員十人以上提議禁止者。

第十六條 議事細則，及旁聽規則，由議會會訂之。

第四章 議決案

第十七條 臨時議會議決案，除都督府與議會同意，認為應行秘密者外，一律由都督公布之。

江蘇省議會議決都督交議忙漕案

徵免問題。(甲)本年成熟田畝，上下忙及漕糧，一律減去二成，徵收八成。已徵足者，將應減數一律留抵。(乙)被災被兵之區，由該管民政長勘明分數，呈報核定，照八成分等再減，尤重者全蠲。(丙)庚戌年以前忙漕積欠，一概豁免。

折價問題。(甲)上下忙每原額銀一兩，連附加統徵一元八角。(完足者其每兩留抵之二成，准作三角六分。)(乙)漕糧原係逐年定價者，照原數米一石連附加統徵五元，不收本色。原係永折定價者，暫行照舊。(丙)所有從前積穀學務自治海塘河工及串捐等項，均不另帶徵。

經徵問題。(甲)由各縣民政長擔負經徵責任，督率主計科辦理，其徵收方法，由民政長酌定。

(乙) 由單糧串式樣，由都督府酌定，頒發照辦。本年忙銀，准其仍用舊串，但將減成折價各節，加用紅戳叙明。

蘇州臨時州議會暫行章程

謹案蘇州自光復以來，一切秩序，本賴都督主持，有條不紊。惟議會未立，辦事均無標準。現臨時省議會，既承召集，是地方議會，亦亟應組織。查通行地方制十四條，其第九第十等條，州縣得設議會及參事會。而各該會專章未及另訂，原有自治機關，均已停頓。本州爰擬仿照臨時省議會章程，即以舊時縣自治及城鎮鄉各自治職，組織蘇州臨時州議會，為本州議事機關，一俟全國地方通行專章頒行，再行更正辦理。現在事機迫促，一面已由蘇州城自治公所，邀集原有之諮議局蘇州議員，縣自治職員，及商會職員，教育會勸學所職員，農會職員，公同議訂暫行章程十三條。並將該章程繕具清摺，呈請都督，准予備案施行。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本議會為本州立法機關，並監督地方行政事宜。

第二條 本議會以本州原有之縣（即原有之長元吳三縣）自治及城鎮鄉自治職員組織之。

第三條 本議會設議長一人，副議長一人，由議員用單記投票法，分次互選，以得票最多數者為當選。

第二章 職任權限

第四條 本州議會職任權限，列舉如左：

- 一 選舉本州州長。
- 二 制定本州單行法。
- 三 議決本州警察事宜。
- 四 議決本州預算決算。
- 五 制定本州税法，及募集本州公債。
- 六 議決本州權利之存廢，及義務之擔任或增加。
- 七 議決依法令屬於本議會權限以內之事件。

第三章 會議

第五條 本議會由議長召集之。（第一次由原有城自治公所邀集）

第六條 會期三月一次，開會期間，以兩星期爲度，展期不得過一星期。但有特別事故，議長或議員五人以上之提議，經議長認可者，得開臨時會。

第七條 議案以到會議員過半數決定之，可否同數，取決議長。

第八條 會議時，州長及佐理員，得到會陳述意見。

第九條 開會時，如議長或議員十人以上之提議，應行秘密者，得謝絕旁聽。

第十條 本議會議事細則，及會場規則，另訂之。

第四章 議決案

第十一條 議決案由議長移送州長，公布施行。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二條 本章程修訂事宜，由議會公決之。

第十三條 本章程之效力，至全國地方制頒布時爲止。

（中國革命紀事本末）

吳淞光復軍紀略

漢史氏

自武昌舉義，聲震中外，然自八月十九日以迄九月十三日敵兵四面萃集，事勢岌岌。吾黨志士，雖知鄂軍之勝負，關繫大事之成敗，然大都遲徊觀望，莫敢先發以爲鄂應，而鄂勢日孤。吳淞諸同志怒焉憂之，羣起建議，以爲淞滬必同時並舉。滬爲萬國耳目所繫，淞爲江海屏障，不聯絡一氣，則聲勢不雄，而東南諸省，亦未遑肯相應。謀既定，事遂集。於是寶山、太倉、常熟、昭文、江陰各州縣，不崇朝而次第收復，而蘇狼福三鎮水陸各軍隊，亦咸隸於吳淞光復軍麾纛之下。旣而蘇省都會之地，亦翕然景附。各省繼之，而大事遂成。此雖由諸同志擘畫精詳，防守嚴密所致，然亦由所居吳淞地點，實有高屋建瓴之勢，用能號召天下，收此巍巍之事功也。其所關顧不重哉！

吳淞軍政分府之成立也，公推湘鄉黃漢湘爲總司令，朱廷燎爲總參謀，華亭楊承溥爲民政總長。三人者，皆識時通變之奇傑也，一時號令咸出於其口。初，承溥任警務區長，漢湘爲巡官，廷燎統江海鹽捕師船，會駐於此。迨武漢潮流所撼，意躍躍動，顧持重莫敢先。湘人李燮和者，革命家之巨子也，扶其目的，遊歷重洋，以中學爲華僑師，即乘此播其思想種子，隨風飛揚，審時機熟，

視實行冒險爲必要。廣州督署之役，與黃興僅以身免，潛蹤抵滬。滬上故多黨人，與燮和皆通聲氣，漢湘所敬畏者也。至此遂由漢湘播導綫於滬軍警界中之湘人陳漢欽，而通款於淞軍警界之承溥、廷燎，以及要塞統領姜文周，故得機關互應，一發轟然。然淞之發展也較難，當時環淞數里，水陸要塞巡防各兵隊林立，有一梗議，禍患且不測。漢湘與承溥廷燎三人，於是焦思極慮，謀所以一一聯合之策。計定，漢湘隨單身登策電及外海營艇礮艦，走獅子林南北礮臺，謁濟字客軍及巡防隊，召鹽捕師團各領哨，所接皆錯愕，若迎若拒，首鼠兩端，終不得其要領。旋各舉代表會議取決，意躊躇仍不一致。然卒得最後之結果者，則正不知此一寸時間，其爲淚其爲血之磅礴噴涌而出也。俄而艇艦營壘，悉懸白旗，而濟軍營門尙閉。維時天初明，主將黎天才，素持中立主義，治軍嚴，莫敢發。雖有督隊官徐占魁陰相結納，尙未知其能力如何。漢湘等憂之，急遣人罄銀千數百元，稱犒師，叩門而入，軍心踴躍，事乃成。是役也，主動滬及淞者，燮和也。主動淞者，漢湘也。然承溥爲警界主體，號令所自出。抑警部力弱，無廷燎鹽捕精悍之師，勢亦不張。而漢湘獨早能陰窺二人之隱，動其所欲動，君子於是謂漢湘能知人，謂承溥廷燎之能認漢湘，實爲一時英豪相得之盛云。

當淞滬同時光復之初，滬人士咸擁戴李燮和爲滬軍都督。燮和以身有所繫，則不能再謀進取，力請遜賢，遂赤手組織北伐隊。一時青年志士，女校奇才，爭趨麾下，願執鞭珥以相從，軍中競呼李先生。服從之盛，蓋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淞地同志聞而議曰：方今東南十數省已悉反正，而北方猶味大義，李先生此舉，實樹天下先聲。顧練兵地點，滬不如淞，乃往迎蒞，奉以吳淞軍政分府水

陸總司令名義，以繫軍望，而漢湘下之。當是時南方獨梗南京一城，清總督張人駿將軍鐵良雖頑，已失勢無能爲，惟江防梟將張勳實左右之。寧城不下，武漢交通有阻，且棘津浦路綫，礙北伐。於時攻寧各師圍廬集相持。燮和憂之，乃就漢湘承溥廷燎謀，以濟軍久習戰鬥，民軍少經驗，今協師決勝，殆非得濟軍不銳。謀定出師，主將黎天才率所部逼城下，審形勝，首撲奪烏龍山，次幕府山，遂乘勢并據獅子山。此三山者，俯吞全城，得之而形勢益固。張勳知事不可爲，乃率張人駿鐵良宵遁。金陵定而武昌益鞏，自是益得專事北伐之師矣。

隸於吳淞光復旗下各軍隊，散佈各地面，縱橫數百里，以營計，二十有奇，皆視所主地以領餉，素不統攝。又新歸附，非賞不能得其心。若從而編制，則服械有增。矧添練兵隊，如北伐，如防守，如護衛偵探，一爐一竈，井然秩然，均須從根本上籌備。不寧惟是，時而接待客軍，時而出發兵隊，時而犒捷，時而無降。此外郵電有費，輸運有費，建兵房棚柵有費，門類百出，不可殫數。凡此應付，竭力支撐，種種困難，殆非筆舌所能道其狀況。嗣認蘇省爲主體，額餉始有着，而前後溢支之數，不可勝計。其間以燮和名重，而得協助者居多，漢湘承溥廷燎亦各以聲氣時獲撥濟。然以私人名義爲公家負債，亦正不少矣。自有商船籌餉處之設，始得稍事補苴，然酌行潦以實陂池，終恐無濟。故說者謂諸人當謀光復時，有無限隔膜不相知之勁旅，環伺逼立於其旁，欲猝然鎮服之，頗非易易。及觀光復後籌措經濟問題之難，又轉覺前事之尙易爲力，洵深知個中甘苦之言哉。

淞濱一隅，爲江海出入門戶，人民五方雜處，匪類出沒，素稱繁劇之地。自光復軍起，各處訛

言時警，忽而滿暗殺團偷渡也，忽而敵輸軍火入矣，忽而鐵良張勳遣刺客來矣，人心惶惶，到處皆成風鶴。甚至軍事上之警備，亦轉增人驚疑。而吳淞獨無此慮，司瞭望有砲臺，游弋檢查有安濤飛霆策電炮艦，邏市有偵探，而內部職員且從而周審夜哨。故居其地者，咸倚若長城，安堵無恐。不意梟匪亦利用此時間，驀然連檣率數千私船闖入，一時全鎮大震。幸朱廷燎方欲弛鹽統而未遂，得飛檄管帶彭定華及所部各哨領，鼓槍艇飄集，岸兵環噪之，梟衆大驚，爭易舟遁。梟之來也，伺我不備耳。至是而人咸知淞地防守之嚴，而鄉鎮伏莽以及游手獵食之徒，亦各聞風膽落，相率遠遁矣。

或問吳淞軍政分府成立，及其維持與所著效力，人謀事實，備於上所云乎？曰：否，否，支大廈必以棟樑，而僅有棟樑，亦不能成大廈，勢也。琴瑟專壹，誰能聽之，八音克諧，自來尙矣。淞地雖小，固完全一機關部，其資於羣策羣力正多。當光復之初，民軍旗幟，綿亘數百里，莫不各有專官。如定寶山，則仲傑爲首，而龔澤芳、張璧持等副之。狼山則許宏恩爲首，而張仁第等副之。福山常昭則龔先耀仲傑爲首，而龔澤浦等副之。嘉定則朱濤爲首，而洪松之等副之。太倉瀏河，則董鵬飛朱廷祿爲首，而蔣壽鵬等副之。羅店則劉寰慶、須家驥等同主之。惟江陰則章兆旂彭定華潛往運動，即翕然歸附，并不煩以兵力。事定，其不贊同之前清委任兵官，皆已逃匿。漢湘恐兵無主，亂愈滋，爰檄龔先耀鎮守福山，許宏恩鎮守狼山，爲兵官反正者勸。且龔等故二三品秩，素孚軍望者也。其擔任內部職務，則有若夏口劉炳恩，湘鄉曾廣鎮，充軍事副參謀。謝藹光、馮鼎棻、張會培、朱濤、朱廷祿等充民政參議。漢陽吳傳榮綜財政兼總掌文牘，桂林以景福任司法兼督輸軍餉，

番禺莊鵬九掌秘書兼監督籌餉處事宜，而就中尤以劉炳恩攝職獨重。如楊承溥犒師之寧，即令權臨時兵憲司令。黃漢湘、朱廷燎或統領水師，或統領陸軍步隊，凡光復範圍地點，時或有警，即馳往撫循，所懸職務，皆藉炳恩兼攝，故勞亦特甚。其他各要職如參軍則有章兆旂、張英才，顧問則有顧言、沈周、趙以權，總稽查則有龔先弟，總庶務則有龔澤芳，軍械則有蔣壽朋、劉乾、虞廣颺，軍需則有繆恭寅，支應則有宋雲忻、朱雲濤，稽核兼掌簿籍則有吳兆棠，籌備則有許試、譚孟祥、何秋士、高敬堂，交通則有戴鍾浩，繙譯則有岳世澤，秘書則有朱振聲，軍事文牘則有楊發瀛，民事文牘則有吳中偉，書記則有劉寰慶、汪文治、曹宰銓、沈鳳來、盧兆鏞、監印、核對、收發，則有朱增榮、范怡春、賈少珊、韓邦楨、楊家鼎，招待、庶務、檢查則有董鵬飛、須家驥、趙秉鈞、殷嘉言、朱文彪、馮啓民、徐俊卿、徐松、朱玉忠、陳兆麟、謝成、章祖惠、朱英瀚、單邦瀚、曹敦仁、姚慈，運輸則有夏明仁、夏同慶，護衛隊管帶則有馬有才、梁子桐，隊官則有黃迎祥、周維馨、張大柵、葛伯寅，偵探隊長則有萬樹春，暗探則有朱子昂、謝祺、朱光明等。凡此以上各員，雖職有重輕，才有大小，事有繁簡，或先爲甲差，後易乙差，或本任此缺，又兼彼缺，前後不無歧異。且人衆事雜，一時難免遺忘，茲惟就所記者隨類而書，要於當日事實上無甚大謬而已。然或人缺其一，事即不舉，用違其長，過即相隨，牽一髮而全身動，措施豈容或誤。故吳淞光復軍之所以成，與成而不辱於名譽，實賴在事所用之盡得其人。今者五族大共和國成矣，策勳紀績，隨地有人。而吳淞舉事最先，豈得獨列於後。史例紀人紀事，有特書，有連類得書，茲亦猶斯義夫。

（朝野新譚丙丁編）

辛亥江南光復實錄

錢基博

江南之光復，實以上海爲肇端；而上海之發難，則以安化李燮和爲主謀。其時江南新軍，爲第九鎮統制番禺徐紹楨所將，而觀望未有定志。顧舊時湘軍之隨曾國藩兄弟以殲太平軍而布江南者，父兄子弟相嬗，歷五十年，聲威未衰；而甯江防海防，多湘軍老將；巡官警長，亦多湘人，散各州縣。新軍則多江南子弟，主客相持而有所憚。燮和獨以湘人子往來游說，義激情諭，湘籍軍警，遂爲所用以多反正；而鎮江以下，傳檄而定，兵不血刃，民無大擾者，不得不謂燮和之因。燮和隸籍光復會，所以起兵上海，稱其軍曰光復軍；而江南府縣之以光復稱起義，亦起於燮和也。

先是清廷失政，人思革命，而組織士夫以資策動，則同盟會尸其成，而光復會發其端。光復會始於浙人山陰蔡元培、陶成章及餘杭章炳麟，三人者實主之以成立於上海。而後先疏附，則有山陰徐錫麟、秋瑾，會稽陳伯平，餘姚馬宗漢，丹徒趙聲，桐城吳樾，江都熊成基，及燮和，皆一時稱光復會健者。其後吳樾炸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於北京之正陽門車站，而以身殉，則辛亥之前六年秋也。徐錫麟與陳伯平，馬宗漢，三人者，刺死安徽巡撫恩銘，而以身殉；秋瑾亦以與錫麟有連，而被殺於紹興，則辛亥之前四年夏也。其明年冬，熊成基以安慶馬炮營隊官發難，不克。亡命走吉林之哈爾濱，遇貝勒載濤出使歐洲返，刺之，又不克，而以身殉，則辛亥之前三年也。及辛亥春，廣州黃花崗之役，趙聲實被推爲總指揮；而聲以事後至，七十二烈士殲焉，義聞昭宣，而聲發憤嘔血以死。其事赫赫在人耳目，其人故皆光復會會員也。燮和則以辛亥前五六年，在湘，再舉事，再

敗，不爲鄉里所容，跳上海，遇陶成章，一見如舊相識，邀之入光復會。既而同盟會成立於日本之東京，光復會與合爲一，孫文爲會長，長沙黃興佐之。變和時亦東渡，改隸同盟會籍，晤孫文黃興，實爲辛亥前五年。其年冬，黃興以萍鄉礦工發難於湘贛交界；而變和則潛至江寧，謀刺兩江總督端方以爲響應。事敗，端方懸賞二千金購之急，亡命走香港。其明年正月，往新加坡。新加坡已有同盟會支部，遂介變和往荷蘭所屬爪哇。華僑散居全島者且百萬，變和初因粵人李天麟籌辦夜校，久之，漸相習洽，而建議：「僑居海外，不合羣，易受外人侮；宜創設中華會館，館置學堂，以羣其族，以訓其子弟。」僑民皆從之。遂以其年十一月，成立同盟會支部於檳港，檳港，爪哇屬島之一也。自此周歷爪哇全境及英屬新加坡，緬甸，往來吉底里，巴達維亞，泗水，三寶壠諸地。前後游說僑民入會，日益衆多。而爪哇全島，成立同盟會支部，凡二十餘，黨勢大張。而黨人舉兵內向，若潮惠之役，河口之役，鎮南關之役，屢仆愈奮，儲餉備械，仰給華僑；而爪哇荷蘭屬，踴躍輸將，巨萬不惜；則以變和之故也。既而陶成章至，而變和與商整理會務，上書東京總部論孫文，請易黃興爲會長。總部寢不報，乃議恢復光復會。而以辛亥之前一年正月，光復會總部成立於東京，推章炳麟、陶成章爲正副會長；而變和，則爲海外南洋羣島執行員。凡南洋羣島，經變和創設之各地同盟會支部，一律改組爲光復會支部。光復會與同盟會合五年而復分。其分也，則以東京爲發縱指示；而資南洋以儲餉備械，仍一委成於變和。明年爲辛亥三月，變和則以黃興之召，而赴廣州黃花崗之役。此一役也，華僑輸餉籌械，悉索以供而無成功，於是黃興之威信大絀，而變和亦爲華僑所歸怨。遂無意圖南，而偕陶成章以至上海。晤同盟會員陳其美，謀攜手爲後圖，未及有成

議。而成章赴南洋，燮和則潛歸安化省母，母已前歿，而爲偵者所伺，巡撫購捕，急，乃脫身走漢口，而武昌兵起矣。時辛亥八月十九日也。

燮和既聞武昌兵起以擁戴黎元洪，慨然曰：「據武漢以控扼南北，而天下之脊斷，其得地利逾廣州遠矣。然淞滬東南門戶，而天下財貨之所委輸焉，得之，則長江以南，可無血刃而定也！」遂急行之上海，遇光復會員王文慶，陸翰文於銳進學社。銳進學社者，燮和將歸安化之前，所組織之上海光復會支部，而以部務屬之尹銳志、尹維俊，二尹皆浙江女子也。先是清廷議以九月大閱陸軍於直隸之永平。文慶、翰文調知其事，皆謂：「新軍多黨人；如能先事聯絡，而永平逼近京師，挾新軍以擒賊擒王，一舉而清室覆，事大定矣。」方欲馳電召燮和，而燮和適至。曰：「事將不在北，何必捨近圖遠，此即用武地也。」乃電爪哇支部乞餉。既而武昌捷報頻至，來者聚謀益急，顧皆書生赤手，無成兵宿糧可藉；而清兵屯集滬淞暨江陰要塞，水陸且近萬，皆舊湘淮軍，民黨鮮通聲氣，不與各省常備新軍比，計久不決。而清廷亟詔海軍提督薩鎮冰、長江水師提督程允和以所部艦隊會攻武昌。清軍水陸乃皆趨注武漢，而淞滬之防稍懈。燮和因曰：「淞滬輪舟鐵軌交匯之區，其勢易得而難守；藉能襲而有之，不得蘇杭響應，事終不成。然義旗既張，人心思漢。清軍將吏雖舊人，皆惴惴不自保，非有固結不可動搖者也。諸君患民黨之不聯絡，毋虞上海一隅之難取；患嚼說清將之無其人，毋憂軍與餉之不繼。」至八月二十六日，泗水華僑電告匯銀幣萬元至，而有所藉手，乃議分途進取。王文慶往杭州，章梓往江寧，柳承烈、張通與等往蘇州，而燮和則謀欲封鎖吳淞，扼江海之口，而阻薩鎮冰海軍之上駛，以截武昌之後援，遂駐上海。王文慶既至浙，約結黨人

於湖州嘉興之間，遣百人赴變和。變和則分派淞滬附近各府州屬，謀齊舉；而募敢死士編制軍隊，中國體操學校與龍門師範學校生徒，多投效者，皆散居英法租界。而外人觀望成敗，以未攜手，不敢昌言成軍，陰以聲氣部勒之，光復軍蓋始萌芽。而變和大言以勵衆曰：「我自武昌來，黎都督已許贏糧濟師矣。」

上海吳淞軍警長官多湘人。湘鄉黃漢湘爲吳淞巡官，尙氣敢任事，變和因體操學校學生招之。漢湘聞變和名以久，一見，語輒合。漢湘因言：「上海開北巡邏隊隊官陳漢欽，可用也！」變和乃悉以吳淞事委漢湘，而因漢湘以召漢欽。漢欽遲疑不即出。其巡長王得超來，曰：「必往就見而可。」變和未測漢欽意云何；然不往，不得要領，乃往見。既造開北巡警總局，就客座，久之，不出，意自危。少頃，有一人導之別舍，而漢欽出迎握手，則其私宅也，疑懼始釋，卒成約而歸。當時，清陸軍大臣蔭昌南下督師，馮國璋將前軍薄漢口。黃興拒之於漢陽，相持久不下，而清廷之勢漸絀。民黨所在，無復如曩日舉足扞禁網；而江南人士雖素號謹厚，亦且侈言革命，忘其爲清吏所禁，清吏亦不能禁之。上海則海外歸國游學之士，取道廬集，亦既習熟耳聞美法之民主革命，往往奮發有所指畫，播之報章。於是街談巷議，日夕相驚以革命之至無日；而黃漢湘與陳漢欽，二人者，益以歸心於變和，部署待命。

初清人仿效西法，創設江南製造局於上海之高昌廟，儲備軍械，比於漢陽鐵政局；清軍南下，胥仰給焉。總辦，則皖人張士珩也，聞武昌兵起而以戒備，親率衛隊，日夜周巡以申儆工人。然駐局附近炮兵弁卒，已通款變和，莫之誰何。而駐滬巡防營管帶章豹文，巡防水師營管帶王楚雄，亦湘

人也，燮和因陳漢欽招之，皆就款願以所部爲民軍。滬軍營者，隸屬上海道，管帶長事先離其營，而士兵無主，亦陰附於漢欽以受約束，而上海之軍事部署粗定。當其時，吳淞環駐軍隊，而爲之統者，則有炮台官姜國樑，巡防五營統領梁敦偉，海巡鹽捕營統領朱廷燎，濟軍統帶黎天才，各不相屬；而微聞黃漢湘之通民黨，起事有日。計欲爲民軍起事，或仍爲清廷效死，則往往轉相猜貳，莫敢據懷約結。而外海水師南匯營游擊龔先耀，隸隴南提標；吳淞營參將許宏恩，川沙營參將李登武，隸福山鎮標；蘇中營游擊吳景文，左營游擊高保廷，隸蘇淞鎮標；掘港營游擊萬國棠，隸狼山鎮標，人懷自危，則亦不復稟節度，議防守矣。其中朱廷燎者，與黃漢湘同鄉而友善。嘗語漢湘，問「李燮和可因以成事否也？」自武昌兵起，薩鎮冰驅艦隊入長江，而清廷海軍之運命，遂倒懸於吳淞。吳淞實綰黃浦江口，而屏障上海以爲海內外財貨之所委輸，則尤稱形勝焉，縱橫上下二百里間，炮臺星羅棋布。黃漢湘旣與李燮和成謀於上海，願自以巡官望輕，未能以力致諸軍，乃介朱廷燎於燮和，而語其事於警務區長楊承溥。廷燎，湘人，在軍久，與駐軍諸將往來，多交舊；而承溥籍華亭，習當地情僞，於是軍警始因黃漢湘之居間而合爲一。是歲，民軍之起，實發難於四川。清廷詔起前兩廣總督岑春煊入蜀，春煊以黎天才所部濟軍六百人從。天才舊隸龍濟光，故所部號濟軍。會武昌兵起，春煊未及成師以出；天才留駐吳淞，欲以監視原駐防諸軍；而其督隊官徐占魁，已委心黃漢湘；黎天才則避之上海，蓄縮不敢言禁約。於是滬淞兩地軍警，皆靜待後命以應起義。燮和一舉而滬淞兩地如響斯應，則以得黃漢湘、陳漢欽兩人爲之媒也。

於時，陳其美亦設同盟會支部於英租界民聲報館。其美，則民聲報館訪員也，以是與上海各報

館聲氣素通。及武昌兵起，其美則聯絡各報悉力鼓吹，而民志以搖。李燮和既得陳漢欽、黃漢湘以招拊淞滬軍警，而軍心亦變，將以之組織光復軍。陳其美亦因李平書聯絡上海城內外各段商團，而張其羽翼。不旬日而人心思漢，蠢蠢欲動矣。然張士珩據製造局以成負隅之虎，不得之爲用，則槍械藥彈無所資。燮和、其美兩人者，遣人說之百端，勢脅利誘，士珩不爲動，戒備益嚴。王文慶在浙江，募集死士千餘人，爲義勇軍，與杭州民黨約結，期以九月十六日起事，裏應外合，襲杭州而有之。尹維俊赴上海，以期告燮和。燮和則戒陳漢欽申徹所通軍警，與浙江同日起。而諜者告：「清海軍五艦，自漢口下駛，泊吳淞口，運製造局械彈以濟馮國璋軍，急攻漢陽，民軍告不支。」陳其美得報，秘不敢宣也。於是約燮和會民聲報館，議即舉兵。燮和曰：「必得製造局而後上海定，然非死戰，勢不決。縱倖集事，而蘇州有巡撫程德全，所部水陸軍警不少，一聞上海有警，不半日而兵且至，此危道也。宜少安無躁，計萬全。」其美曰：「固也，然清廷方以軍艦運製造局械彈，上駛漢口濟馮國璋，倘不先事定上海以伐其謀，武昌且危。」因以諜者語告。燮和遽曰：「然則不可待矣！」乃期以明日午後四時，各軍營皆易漢幟爲民軍，宣示獨立。而蘇州民黨朱熙、朱廷炬、彭翼東，三人者，至上海，造燮和，言程德全有默契，可以無虞援師之至也。燮和乃乘夜散布白旂於吳淞，且告黃漢湘以師期，傳知各軍營。其日，九月十二日也。上海各軍營之傳知，則以委陳漢欽。顧上海巡警暗探隊官汪景龍調而知之，追蹤漢欽，不得脫。十三日晨，汪景龍以手槍迫漢欽見巡警局長姚捷勳，發其事。漢欽辯不服，而捷勳不置可否。景龍怒，則發槍擊漢欽，不中。

捷勳亟訶之止，而警卒洶洶鼓譟，隔牆火起，景龍逃去。捷勳者，實與漢欽始謀，漢欽之勾結軍隊，捷勳資給之。及是慰之曰：「幾累子，子好爲之，吾亦從此逝矣！」亦遂去也。於是漢欽懼，馳報變和。變和謂曰：「事至此而尙趨耶！局長走，汝即爲之長！」趣之歸，傳集局中警士，發令起事。而遣人馳告巡防營水陸管帶章豹文、王楚雄曰：「即舉兵，毋爲人先！」不及午后四時之至，而警局及各軍營已皆易幟反清，城內外各段商團起應之。於是白旗飄揚城內外，則已午后四時矣。上海繁富甲東南，不聞兵革久，事起倉猝，居民伏匿不出；而地痞流氓，則以其間攔路肆劫。於是漢欽督飭警士，巡行市巷，曉諭市民安堵，不逾時定。上海道劉燕翼已先期避匿洋務局；而張士珩聞變，則抽調炮兵入製造局助守；其留營者，輒觀望莫敢先動。顧陳其美心輕士珩之已失援也，則率所募死士，從商團往攻之，薄其門。而守兵開槍迎擊，蹶前隊數人，商團爭退走。而其美督隊在後，被擠仆地，未及起而爲守兵執以入，門閉，所挾死士隨左右者，相顧莫敢誰何，則亦走。惟浙人方青箱走告變和以乞援，變和大驚，知商團挫敗氣沮，而亟召陳漢欽等於銳進學社，議悉起諸營會師以赴援。然惟章豹文巡防營駐浦江東岸，滬軍營駐南市，皆近製造局；而陳漢欽所部警士，散居閘北，則以外人示禁華人不得挾兵入租界，路絕不得通，而載以水巡隊小機輪，繞道南市，登岸。王楚雄以所部水師全營舢板隨之。而敢死隊，則人持手槍炸彈，散行，越租界，取齊滬軍營前，爲各營先驅，約以夜半軍警會攻高昌廟。顧諸營弁，一聞陳其美之被俘，相顧愕怡。變和懼於不濟，乃激之曰：「今日之事，拿破崙所謂最後十五分鐘也，其濟，則諸君之勇；不濟，請爲諸君先死！」遂握一炸彈趨而出，諸營弁感憤相隨。而上海道署火發，訛言蘇州兵大至，不知其

爲清軍耶？民軍耶？市民震駭，白旂半偃。燮和置不顧，挾所部敢死隊，絕租界，以夜二時抵龍華鎮，而軍警亦陸續集，高一某復率商團會焉。燮和令進薄製造局，而滬軍營前驅。局門堅閉，而守兵憑牆發槍，滬軍營隊目王介夫中彈死，而所部目兵相隨死傷者十餘人，諸營望而奔却。陳漢欽周巡陣地而鼓勵之，得不潰。燮和遣人分饋諸營食，親自存問傷亡，令易隊前進，而以敢死隊爲前鋒。至十四日昧爽，聞北巡長王得超冒彈而前，嚮大門，擲炸彈，三擲而門炸洞開。清兵退守二門，堅不可攻。錢林一改趨後門，毀其牆壁；周德厚、潘永強、姚敏、江寒、朱照、邵汝幹、余武華，五人爭先躍入，皆敢死隊也，諸營蜂擁從之。清兵乃據樓下擊，一彈中王得超，落其帽。得超仰而答以炸彈，一擊而樓毀焉；清兵紛紛墮樓死，餘遂譁潰。其不及逃者，皆袖綴白布以降。此一役也，士珩先調守局炮兵以先通款燮和，炮向空發，民軍傷亡僅二十餘人。士珩遁，遂收製造局，脫陳其美於繫，而上海光復之局大定，則燮和之所發縱指示也。於是諸營推燮和權臨時總司令駐製造局。而黃漢湘亦以十三日舉事吳淞。

先一日，漢湘得燮和之告以傳知諸營，而巡防五營統領梁敦倬意不可，自以勢孤，電告兩江總督張人駿、江蘇巡撫程德全，請濟師，未得報。而黃漢湘以十三日上午，邀海巡鹽捕營統領朱廷燎、吳淞警務區長楊承溥、及商會總董謝諒光、自治會議長馮鼎芬、皆集吳淞警署，議設軍政分府於復旦公學；檄諸軍皆易幟，散以光復軍白旂。而炮臺守官姜國樑、南匯營游擊龔先耀、吳淞營參將許宏恩皆如命。然諸軍觀望者甚衆，尤注目梁敦倬。而敦倬電爲漢湘派人在電報局截獲，則以告廷燎。廷燎乃勒所部壓敦倬壘而軍；敦倬走，撫其衆而併將之。諸軍皆懾服，獨濟軍閉營自守，

以黎天才不在也。天才素能軍，雖離營，衆猶憚之。當是時，軍政分府徒持空號以約束諸軍，而資財無所出，漢湘亦不知所以爲計。龔先耀請襲寶山拘縣官，得銀幣二萬，漢湘始藉以犒軍。次日晨，漢湘遣人輦金詣濟軍，款門稱犒師，士相顧以嘻，遂收其衆，以督隊官徐占魁權其軍，而吳淞光復之局定。然而猶有虞。先是武昌兵起，兩江總督張人駿，檄所屬長江要塞各炮臺，撤炮門以交兵艦而代儲焉。兵艦在吳淞者曰策電，則升旗鳴炮以威守臺軍。守臺軍皆悻，或請開炮先發制之。姜國樑曰：「炮門在彼！」則益懼。漢湘曰：「且示之以無恐；我請以好往。」三反，而策電管帶知大勢之已去，相偕登岸，攜炮門以歸吳淞。吳淞北接崇明，崇明孤立海中以屏蔽長江，蘇淞總兵駐焉。由崇明而北上，有港曰狼山，南上曰福山，皆駐總兵，開府如崇明；又上曰江陰，言江防者之所必爭，稱爲長江第一重門戶者也。吳淞既定，乃議進襲三鎮，分徇旁縣。以龔先耀徇福山，許宏恩徇狼山，許國祥徇崇明，而風聲所播，總兵皆棄鎮走。十五日，克崇明；十六日，克狼山；而太倉州亦牽連徇下；獨福山未下。於是清江北提督段祺瑞，奉旨調攻武昌，檄福山鎮總兵楊慕時權江北提督。慕時離福山三日，而黃漢湘以吳淞發難。新任戴總兵者至，則集水陸軍扼守港口。先耀兵阻不得進；而鎮標都司王鎬能得衆，通款先耀而告之曰：「毋攻堅也！不如虛接兵港口以牽其衆，而引銳卒繞道許浦鎮陸行以拊其背。」先耀如其言，而戴總兵失其險，亦棄軍走；所部迎降，而福山亦下，則十八日也。方吳淞之未發難也，朱廷燎遣弁章兆祺赴江陰，江陰營官章合才者，與兆祺族兄弟，合才因介以見炮臺官吳祐貞；而江陰營卒，本由湘軍合字營改編，則皆踴躍聽命。兆祺返報，而吳淞發難；朱廷燎則棹扁舟往撫定之。以江陰地險要，而用朱廷炬權司令焉。黃漢湘分兵

四出，西至昭文、常熟，北渡江至海門廳、通州，兵至往往輒定；而長江沿海各口，無不以吳淞之一發難，而同於光復。於是清海軍留守吳淞各艦，皆旋泊外海；而薩鎮冰所率海軍主力，則懸隔武漢，形格勢禁，以不得稟命。燮和從子李剛者，留學日本海軍，適與同學李毓麟歸國，謁燮和。燮和因遣往招之，而以李毓麟權海軍司令，獲建安、鈞和、楚有、登瀛洲、辰字炮艦及湖鵬雷艇。而薩鎮冰海軍主力之在漢口者，亦以失上海製造局，而不得資械彈以繼軍火，情見勢絀，而成坐困，未幾亦降，則以黃漢湘之先扼其吭而發難於吳淞也。於是吳淞軍政分府成立，推漢湘爲總司令，而朱廷燦爲水軍司令兼總參謀，楊承溥爲民政長。

淞滬光復而江南震驚，人心思漢，土崩勢成。江蘇巡撫程德全計無所出，督練公所總辦張伯純，湘鄉人也，以候補道爲上佐，相與語持危扶傾之不易，祇有順人心以全地方。而李平書自上海至，請德全即宣佈獨立。德全以「秋毫無犯，勿擾百姓」爲要約。平書笑曰：「固也，民軍何能擾百姓！」當地士紳上謁者紛至，於是德全以十五日宣布獨立，就江蘇都督職。而伯純則先製都督印，至是手奉以授，而倉猝無所得印材，有女默君，年逾笄矣，則獻議取一方石硯，而躬自磨礪以篆之者也。時黨人暴起用事，尤多少年果銳，欲有誅戮以自樹威。伯純慷慨力陳，謂：「順天應人，何用誅殺！兵不血刃，尤見多助。」片言解紛，民志乃定。而幕府宏開，投效紛至，矢言革命，匪爲干祿。都督嘉許，謂「枵腹從公，人情所難，職不分文武，階無問大小，上自都督，下至走卒，一律日支錢二百五十文，以供飯食；同甘共苦，以底於成功；而後酌量經幣，制定薪津，亦先憂後樂之義也。」衆議僉同。都督而下，分置軍政、民政、財政諸司，司有長，得辟屬自佐，各司其局。

而軍事第一，筭其樞於參謀廳。領廳長者，無錫顧忠深也。忠深，字蕙忱，前清光緒末，安徽練新軍，忠深以協統兼講武堂監督，而與所部馬炮營隊官熊成基謀以光緒三十四年太湖秋操，伺兩江總督端方來視師，掩而殺之，順流而下以襲南京，則江南震動可以傳檄定也。事泄，端方電停秋操，而召忠深至南京，執而下之獄。學部郎中顧棟臣，忠深族父也，以萬里尋父，至新疆，負骨歸葬，稱孝子，而爲端方所欽禮；聞之，自北京馳而南，謁端方。端方以忠深獄辭，笑曰：「令姪大佳，乃欲吾命，可謂英雄出少年矣！」尋變色曰：「渠欲吾命，吾亦欲欲其頭！」棟臣固請曰：「此吾宗孤兒也！其母二十餘作寡婦，撫兒以壯有官；而兒比匪，不自愛，死有餘辜。然兒死，母並不得活。公殺其子，獨不念其母乎？幸公少哀憐之。端方不得已，爲改獄辭，以爲失察所部也，遣戍熱河。至是三年矣，潛歸省母疾，而武昌兵起，乃謁德全於蘇州。會組江蘇都督府，遂留任參謀廳長焉。」

程德全就江蘇都督之明日，爲十六日，秦毓鎰起兵無錫，組織軍政分府以秉承德全。而林述慶起兵鎮江，則自稱鎮軍都督。述慶，亦光復會人也。至十七日，而陳其美被推爲滬軍都督。自上海至鎮江，相去不過五百里，而一時有三都督。是日之午，有報館訪員十餘人，集於海防廳，議舉都督。李燮和所部軍警，惟章豹文聞之，趨而往，則見一人握炸彈，高舉，呼曰：「都督非陳君莫屬，倘有異議，請餉吾彈！」豹文趨而出。其美遂爲滬軍都督，李平書爲民政長，而署燮和爲參謀。然軍警界惟知有燮和，則大譁。李平書亟往謁燮和，曰：「今日之事，大局爲重，願公一言！」燮和曰：「諾！」乃大會軍警長官於製造局，而撫定之，曰：「靜待後命！」勸其美大出資以犒，

而以軍牒交其美。其美貪財好色，驟用事，而擅上海財賦之地，不惜揮金如土，日走妓館，恣情濫狎，一時有楊梅都督之號。而以黃郛爲滬軍第一師師長，因清營伍以加編制，亦未足額。以迄滬軍都督府取消，未練一卒也。黃漢湘、朱廷燎既稟承變和以撫定吳淞，組織軍政分府，而聞陳其美督滬，相與語曰：「本謀發難滬淞者，李先生也，吾屬安能爲其美下。請得李先生督淞可乎？」謀既定，則先榜揭都督李諭，示通衢，而派隊迎變和。變和以十九日抵吳淞，中途遇刺客，以槍狙擊，掠耳而過，疑其美之所使也。變和則謂黃漢湘曰：「淞滬相去數十里耳，而兩督並立，何示人以不廣也！且吾志在治軍北伐，而都督兼理民政，顧以自累，又非計也。又有江蘇都督在，其不可者三矣！」然則吾黨受命於陳其美，而甘爲之下乎？」變和笑曰：「不必！」乃電程德全，請以吳淞隸江蘇都督。德全報曰：「諸君自定地者，皆各自治之！」變和固以請。德全報可，而其美相去咫尺，不能爭也。於是漢湘推變和領軍政分府，而變和則設光復軍總司令部於中國公學，自爲總司令，而漢湘貳焉。於是章炳麟歸自日本，陶成章歸自南洋，皆來會。炳麟徒以文學有高能，領袖光復會，而書生騷不曉事；成章智而能得衆，實左右之。光復會之有陶成章，猶同盟會之有黃興也。炳麟不足當孫文之恢廓有大略，而成章則勝於黃興之輕發多敗事；黃興未必推心於孫文，而成章則實竭誠於炳麟。炳麟既來會，宣言：「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天下爲公，乃克有濟！」於是天下之人，曉然於民黨所爲，不以天下自私利也。時清廷起用袁世凱，總持一切，而起義諸公，各擅一地以組織政府，號令不統於一。成章憂其渙散無紀，而說炳麟以統一爲天下號，與黎元洪、程德全、湯壽潛及宋教仁、張謇、熊希齡諸人，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旋改爲統一黨。冀以輯和民志，

有所規畫。論議則以大共和日報宣達之。而同盟會之喉舌，則寄諸民立日報，政見各持，旗鼓相當。然民立日報不脫黨之立場，而大共和日報，則注意國是，立論能見其大，頗爲一般輿論所傾嚮也。成章既以文墨議論，望之炳麟，而自出收兵紹興、嘉興，得數千人，欲以繼湯壽潛督浙，與李燮和、林述慶，聯絡一氣，左提右挈，而光復會之羽翮張，橫絕東南。林述慶爲鎮軍都督，雖以踞蹙一方，然地扼長江中流，而薩鎮冰海軍之攻漢口者，以九月二十一日夜叛變下駛，將近鎮江，述慶令沿江炮臺鳴禮炮歡迎，遂爲所邀而歸附焉，計鏡清、保民、楚觀、江元、江亨、建成、通濟、楚同、楚泰、飛鷹、楚濂、虎威、江平及張字號雷艇，凡十四艘，聲生勢張。旣而成章以病入上海廣慈醫院，有二人持槍入而殺焉，破腦及腹，聆其音，則女子也，莫知誰何，亦疑其美之所使也。成章死，而炳麟失其謀主，燮和無與提挈，光復會於是無能爲役矣！江浙各地之光復，光復會之功爲多；而同盟會嫉其掩己，陰賊險狠，刺客交於衢路。炳麟貽書告孫文，置不理也！成章被刺，而林述慶亦以暴疾死。炳麟徒託空言，光復會寢衰寢微，而同盟會獨盛於世。

林述慶旣以九月十六日起鎮江，而江以南盡爲民軍。獨南京孤城屹立以爲清廷守，而城以內，一總督，一將軍駐焉。兩江總督張人駿自詡忠義，然不習兵事；江寧將軍鐵良，嘗學陸軍於德國，旗員中最稱能軍，而旗營窳壞日久，不任戰，則委戰守之責於江南提督張勳。張勳本轄江防大營，駐浦口，至是調入城守。時江寧第九鎮新軍，原駐城中，而番禺徐紹楨實爲統制以受總督指麾。至是張人駿以革命初起，各省響應者半爲新軍，而心虞焉，則益委信於張勳。而調新軍駐秣陵關，亦不發子彈，新軍人懷自危。而民黨有自武昌來者，通巡防營及總督衛隊起城中，而約紹楨以新軍爲外

應，既有成言矣，因誤期先發。人駿以勳所部殺十餘人，城中擾而既定，紹楨乃進攻雨花臺，時九月十七日也。苦戰經日，失應，又子彈不繼，遂棄秣陵關而以新軍退駐鎮江高資一帶。紹楨則欲見李燮和，求製造局械彈以濟師，而以夜車赴上海。晨至，偕隨行幕僚數人，詣西餐館盥洗進食。江蘇都督府參謀廳長顧忠深亦以事至上海而偵知之，以蘇州兵少，亦竄不堪用；而第九鎮訓練之師，裝械足備，紹楨宿將，知兵有威望，江南諸將，多其故吏門生也，忠深亦嘗屬焉。念微紹楨主兵事，不能以集大事，則懷手槍，挾死士以造謁焉。至則紹楨盥洗以畢，方銜煙倚坐，馳服脫冠，而髮辮垂垂緣頸以懸背也。忠深驟出手槍，厲聲喝曰：「徐固卿！事勢至此，尚有觀望之餘地乎！」立呼侍者，召髮工以髡其首焉。紹楨猝不意忠深之至，莫知所爲；而隨行幕僚，懾而相顧，不敢動也。忠深執槍環視，而叱髮工並髡焉；然後致程都督之意，而以五萬金犒第九鎮，請飭所部，集合待命，曰：「公此時義無反顧也！」紹楨亦宣言以第九鎮效死前驅，而告急蘇浙滬三都督，以大會師。於是蘇浙傾動，議大舉矣！

時李燮和在吳淞，方議募兵一協，而合吳淞舊有各軍爲一鎮，以其半留防吳淞，而半會師南京。燮和以黎天才健將得軍心，遣徐占魁招之歸，再往不得要領。滇人由猶詭以膽氣自許，往見天才，挾之至吳淞，燮和即假爲光復軍第一協協統；而由龍佐之，爲協部參謀官，還統濟軍，而給餉半倍其舊，示異於諸軍。徐占魁屬天才，爲標統。燮和則募兵簡練以備續遣，而令天才先發會師。檄楊承溥爲兵站長，設兵站於上海鎮江，以供天才軍。天才於是感激發舒，以必克江寧自任，而督光復軍第一協先發。以九月二十日抵鎮江。次日，周德厚領光復軍敢死團繼之。王文慶、姚敏、陸翰

文皆以所募兵自浙江來，有杭州兵三百人，以周李光領之，台州兵六百人，以王任化領之，皆隸光復軍。而李光之抵鎮江，先天才一日。於時，浙軍統領朱瑞，蘇軍統領劉之潔及滬軍敢死隊洪承典，皆以兵集鎮江。而林述慶前軍已抵高資以禦張勳，則聞勳之將下襲也，故鎮軍獨先出。諸軍雲屯，莫適爲政，而以徐紹楨，顧忠深資高，推紹楨爲聯軍總司令，而忠深則爲聯軍總參謀，陰以監紹楨。紹楨大會諸將，出江寧地圖，令諸將各認地段，分路進攻。黎天才以烏龍幕府兩山險要，自請當之。諸將以天才兵少，難之。天才自負能以少擊衆，諸將咸壯之。乃以十月初三日，會師高資，龍潭。蘇軍繞出江寧城南，取雨花臺。光復軍周李光從浙軍進攻馬羣，取道城東，浙軍朱瑞別遣金富有游擊營從光復軍趨城北，而以滬軍出兵少，不能獨當一面，則以往來遊巡浙軍、光復軍間，彌縫其闕，而鎮軍後移以固後路。部署既定，紹楨遂進駐麒麟門。江蘇都督程德全來視師，次丹陽。方聯軍之議初起，推德全爲水陸軍總司令，而以顧忠深代赴前敵指揮。忠深曰：「軍政惡二三，權未可分也！」故前敵指揮，一主於紹楨。號令既一，衆心和輯。初四日晨，黎天才進薄烏龍山，一舉而克。清兵三營方出城赴援，中途聞烏龍山失，即走守幕府山。天才乘夜攻之，爲兩梯隊以進，至次日黎明，克之，獲炮十四尊，降清兵五百餘人。而江防參將張玉山以所率水師十三營，不戰而降，天才名乃大振。天才用兵無部曲，好野戰而以利啗其衆，人爲效死，而各自爲戰，惟可勝而不可敗，善兵者頗不謂然。然天才在聯軍諸將中，已稱冠軍矣。天才電吳淞告捷，趣運械彈，日請增兵。鈞和艦長下樹穀載槍彈百萬，及由滬寧鐵道運要寒巨炮二尊以濟師。天才得炮，則以架於幕府山，而楊承溥以變和命，至幕府山，犒天才軍銀幣萬五千，並餉牛酒焉。於時，周德厚以光復軍敢

死團駐京畿嶺，留護鎮江兵站，則檄令與王任化所將之台州兵，合軍以進。而王德超以光復軍一營發吳淞，亦以天才請增兵也。初六日，清兵分三路進撲幕府山。黎天才合張玉山水師以拒之，寶塔橋，而隱陸軍於蘆葦中以掩護射擊。清軍前鋒斃數十人，前而復却。初七日，清兵改道渡草鞋夾以出天才軍後，而幕府山炮兵見之，發炮沈其舟，清兵卒不得逞。是日也，蘇浙聯軍與清兵大戰於高橋門、孝陵衛、殺江防統領王有宏。有宏、張勳所部健將也，能得士兵死力；每戰必先，顧不知戰。此一役也，紅頂花翎，躍馬而前，而忘己之爲鴿，以招彈射也。聯軍數百槍，彈如雨集，洞胸腹數十創，如蜂窩焉，墮馬而絕，其部輿尸以歸。勳遂奪氣，卒以不振也。初八日，勳再出兵，再敗之。林述慶以鎮軍進薄朝陽門，而與洪承典之滬軍敢死隊，合軍作戰。下關炮臺官送款黎天才，嚮城開炮；而儀鳳門之清軍遂不出。然城中之炮擊亦烈，彈及金陵營。營故江防參將署，張玉山之所駐也。而火藥局被炮，火發，轟炸四射，聯軍震驚，清兵乘勢前突。黎天才以所部援張玉山，力戰却之。一日數十合，薄暮，清兵復分道出，而天才軍禦之於神策門；述慶承典軍禦之於太平門；昏而合戰，及旦未已。而紹楨中夜得黎元洪電告：「漢口失，武昌不能守，移屯洪山。」方一人藉草席地而臥，念南京未下，而武昌不守，清軍據上流之勢，乘勝而下，以萃於我，必不能支。獨居深思，歷一小時，而馬弁周星喬來，取燈視藉草，曰：「何來血也！豈總司令所吐乎？」隨以盥承，則吐皆血也，而紹楨不自知。獨念不亟攻南京，不能救武昌；而武漢危急之報一傳，則士氣沮而南京亦不能攻。隨置電枕下，而召參謀各官會議，決以三路急攻紫金山之天保城，分侵合擊，不得不休。傳令戒備，而諸軍莫有知武漢失守者，故軍心不搖。迨九日曉，張勳悉銳躬出以攻浙軍於孝陵

衛，而城上之炮佐之，浙軍不支，敗嚮麒麟門，則紹楨總司令部之所駐也。會王任化以台州兵至，於是紹楨令馳援浙軍。台州兵未經訓練，開槍不知臥倒，則號躍而前，亦不成列，浙軍返而從之。清軍逐浙軍，驟見台州兵四面而至，不知所以，皆潰入城，遂塞朝陽門不復出。乃重部署以急攻天保城，乘其援絕也。募各軍勇士能先登者，令自署名，得三百人，以初十日黎明，趨據紫金山巔，俯瞰天保城而射擊之，山下軍犄角仰攻。至日午，克天保城，清兵潰，擁擠踐踏，死數百人。而聯軍即以天保城之炮，轉轟太平門之富貴山炮壘。黎天才軍之駐幕府山者，有參軍官曹錫奎，燃炮中城中北極閣。閣據江寧全城形勝，張人駿、鐵良方觀戰其上，一彈來而左右侍衛死者五六人，縱橫僵仆，血飛四濺。則大驚，避入日本領事館，因以逸。張勳既失幕府山、天保城，而蘇軍攻雨花臺益急；出軍，又連敗，則大沮，以夜半率五百人出南門，由大勝關渡江北走，城中守軍亦散竄。城北獅子山炮臺守兵，久貳於張勳，勳以發炮之不命中也，遣所部監視之，刃數人，而不命中如故，乃守以兵，至是守兵皆撤去。臺兵愕異，黠者曰：「張勳走矣！」則轉炮試擊城中，無應者。就近馳報幕府山。而黎天才得訊早，即整軍趨城，儀鳳門已洞開，而獅子山白旗亦軒舉，則進駐勸業場，分隊至清涼山。周德厚方徘徊堯化門外，聞城下，疾驅入，則以兵守藩署及漢西門虎賁倉。蘇軍入自南門，浙軍入自通濟門。明故宮火，旗防營兵民多赴水死者。是日，十月十二日也。聯軍諸將多未經戰陣，獨黎天才健鬥，推鋒而前，銳不可當，一時有黎老虎之目。然所部無紀律，民軍初起，愛重名譽，所至不掠；而首入南京以肆掠者，黎天才之兵也。欲掠藩庫，而周德厚先以兵守，會李燮和至而加封焉。然以移交程德全而啓封，則庫空如洗。或說張勳捆載以行，其事莫能明

也。變和新以兵自吳淞至，而聞張勳之遁，分兵邀之於浦口，獲槍八十，馬四十。勳走徐州，而江寧安堵，無逼處之虞。諸軍既入江寧，推林述慶權江寧都督。未幾，程德全自丹陽至，遂代述慶焉。述慶不久暴疾死。

先是南北各省民軍紛起，省自爲政。而非統一不能集中力量，其議自章炳麟發之。於是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聯名電滬軍都督陳其美，提議各省，公舉代表，會議上海，仿美國十三州會議之制，爲全國二十三省一致之行動。陳其美，復電贊同，而分電各省，公舉代表赴上海開會。遂以九月二十五日，開第一次會議於上海，定名爲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提議組織臨時政府。而鄂軍都督黎元洪於代表團開會後之第二日，通電各省，請派代表赴武昌，組織臨時政府。各代表以武昌爲首義之區，議決承認武昌爲民國中央軍政府。至十月初三日，議決各代表齊赴武昌，而各省於上海仍留代表一人，藉以聯絡聲氣。初八日，各代表至武昌。會清軍大舉南下，燬漢口以進陷漢陽，武昌全城，皆在龜山炮綫之下。遂假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爲會所，議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二十一條。至十二日，而南京既克，程德全遂赴上海，會湯壽潛、陳其美召集駐上海各省代表會議，將臨時政府由武昌改設南京。而黃興棄武漢以走上海，獨以興之爲革命先進也，而其美爲之主，遂授意各省代表，投票公舉興爲大元帥，而黎元洪貳之，爲副元帥。既而江浙聯軍諸將，自以克南京有功，而興則棄武漢以來，不服。興亦固辭，改由黎元洪暫任大元帥。漢口各代表亦移至南京開會，商討選舉臨時大總統。黃興既不得志於大元帥，而欲力爭上流以當選總統。顧十一月初六日，孫文自海外歸，盛傳攜華僑捐款數十百萬以來餉軍者。其時軍之所亟者財也，江浙聯軍諸將既

新勝虛僑，而輕黃興敗將，尤有大欲以望於孫文。徐紹楨以粵人爲大將，久鎮江南，又新有功，而江浙聯軍諸將，推爲北伐總司令，一言以爲輕重。而以文鄉人，革命先覺，臨時大總統徵斯人誰屬！昌議大廷，主之尤力。初十日，直、奉、魯、汴、鄂、湘、粵、桂、閩、晉、陝、滇、贛、皖、蜀、蘇、浙十七省代表，集於南京，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孫文以十八票當選，而身在上海，謁告紛至。或問：「公攜華僑捐款幾何？諸軍望之如望歲焉！」文應聲曰：「我攜歸革命精神耳！」則相與拊掌大笑。十三日，孫文由上海乘專車赴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定國號爲中華民國。是日改用陽曆，是爲中華民國元年元月元日。明日，開臨時副總統選舉會，黎元洪以十七票當選爲臨時副總統。

錢基博曰：「辛亥革命，余從事顧忠深爲幕僚，則授余以江蘇都督府參謀廳文電卷宗及攻南京日記。余既要刪其語而藏之篋笥，有年矣。旣而得日記兩厚冊於上海舊書攤，所記皆上海及南京光復事。一冊皮面精裝，惜爲水漬，字多模糊；而察其語氣，考其情實，則徐紹楨所記也。又一冊布面，亦綫斷帙散，而中有李燮和署名。亟諧價銀幣乙枚併購之，以與舊所要刪，讐較同異，大致相合。參以報紙所記，董理而成是篇，以事繫日，咸有據依；而光復同盟兩會所以離合消長之故，尤足補史闕之有間。其中不無傳聞異辭，而驗以身歷，情實不乖，遂署之曰辛亥江南光復實錄。獨惜李燮和、顧忠深二人者，皆奮起革命，以顯名辛亥。而卒不自貴重，陷身非類，一爲洪憲之勸進，一爲倭奴之重儻，認賊作父，君子有以哀其不終也！嗚呼！吾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稿本）

無錫光復志（節錄）

錢基博

匡復篇第一

錢基博曰：無錫，古荆蠻地，秦伯來奔，肇建吳城，自號曰句吳，於是奄有茲土者遂爲吾族。吾族世稱漢人，漢人之稱匪朔，然由來已舊。蓋劉季自以嘗封漢王，卒受命爲天子，遂用漢爲有天下之號。傳三世，至孝武帝，中國已大安集，民滋繁庶。於是興師出兵，北征匈奴，絕大漠，破真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虜名王貴人以伯數，單于怖伏。西關玉門，康居龜茲，重譯來享；移師東指，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南弔番禺，交趾身毒，交脩職貢；東夷西夔，莫敢不來王。武帝已歿，中國雖易姓，然餘威猶震，異域殊方，因仍自吾族，曰漢人。故吾族終以漢人自居，用以自張。然而勢浸衰微，莫克自振奮，光昭漢烈，戎狄之禍，越世滋深。五胡於東晉，回紇於唐，契丹於五代，女真於宋，至元人盜有方夏，臨我漢人，卒爲明太祖所驅逐，傳之子孫，享國二百祀。滿人崛起遼東，字其國曰清，實屋明社。兩京已下，無錫望風靡。於是居是土者，已覩大勢去，佞隄不敢出聲賈禍，覩顏易胡冠服，爲士民羞者，垂三百年。及黎元洪起義武昌，稱都督，宣言「排滿復漢」，略謂：「堂堂大漢，屈膝東胡，夫復何顏！本都督爲民除害，用特先舉義旗，願我父老伯叔諸姊妹兄弟，協心一力，攘夷光復，中興漢室，本都督有厚望焉！」書未抵無錫，秦毓鎔已舉兵應，用湍宿恥。毓鎔者，嘗學於日本，陰圖革命。益創青年會，糾合少年學生之有志

者。日本警察曾受中國使臣嗾使，擅逮捕中國學生，毓鑾率衆力爭。日本開博覽會，置中國福建品物於臺灣館，幾視之爲領土，毓鑾謂爲辱國，糾其徒衆，堅與日人持，卒移出之。俄羅斯特強侵佔中國北邊，毓鑾益發奮，謀集義勇隊東歸拒俄，夙故振振有名字在東瀛三島間者也。已黃興謀用湘獨立，毓鑾已與焉，勿克。毓鑾東走皖，南走粵，終思發舒己宿意，勿獲，軼軼發疾歸，杜門。至是聞武昌兵興，蹶然起，陰招錢鼎奎、孫保圻、吳廷枚輩數十人計事，商團教練許嘉澍、團員寶魯沂、蔡容與焉。謀定，未及發，知無錫縣事孫友蓐，夙豪滑，間伺得知之，亦陰爲備。已請得防營兵自固，心猶以爲未足，復增練衛隊，怙恃兵衆，負固不服。毓鑾恐驟發迫友蓐太甚，致鋌走險阻，兵接，義師交綏，震地方士民，非弔民意，勒兵遲勿發。陰使人說友蓐所部兵効順，餌以厚資給，僅得要領。毓鑾曰：可矣。傳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遲恐變。然吾邑夙號繁富，地四通，椎埋不逞，逋匿者什伯，輒思竊發掠民貨，不可不有以大畏其心。命倪國樑部所團民兵，吳浩、秦元釗募死士，都四百人，爲守望隊，巡行道路，用靖地方不軌。許嘉澍、寶魯沂、蔡容集商團團員，得五十六人，聽命，爲進行隊，駐公園。毓鑾誓師舉義旗，預定軍律若干條，約法三章。曰：戒之哉！毋爲不義，毋或乘機復私仇，毋无辜戮辱官吏，燬官舍及文書，衆諾，无敢違者。華承德嘗卒業日本士官學校，自負知兵，時在側，遂被毓鑾命，持令箭督進行隊，整旅進攻孫友蓐於無錫縣署，其衆已陰受毓鑾約束，舍械出迎。友蓐已喪師，惶駭无所爲計，已亦降。承德使人監視，揮嘉澍分兵守獄，防囚變，逸出擾地方，自率兵歸公園反命。毓鑾復命進攻金匱縣署。金匱縣者，夙無，在清世宗雍正四年，始析無錫地成縣。知縣事者故異署，然同城居，不別邑。時則知金

置縣事者，何紹聞也，恆怯匪友蔘比，已先易服變姓名遁去。舊所部門皂丁壯，無人主，俛首迎承德降，勿敢抗。卒搜捕得紹聞，錮之室。毓鑿使召友蔘及紹聞，謂曰：「吾無多求於汝曹，汝曹私資自携去，吾不汝奪，民間租稅，汝曹勿得持鉢去，速盡納之，無遺。」二人唯唯順承，釋二人，使去。當是時，父老子弟，狃習故常，安於清廷久，驟見更革，逐去清廷官吏，益駭疑莫措，滋毓鑿詬厲。毓鑿曰：民不可與慮始，其必有以曉之。草示文，詠衆，揭於四衢。謂「滿族竊據中國，逞威肆虐，已二百八十餘年。乃者武昌首義，將欲登斯民於衽席，振大漢之天聲。無錫爲泰伯端委之區，聲名文物，夙爲南國冠，允宜當仁不讓，見義勇爲。用舉義師，匡復茲邑，用仍漢宇之舊。」民於是曉於大義，安堵如故。歲次辛亥，蓋無錫匡復之歲，九月十六日庚辰，其匡復之日也。時毓鑿驟任大事，心勿能毋動，錢鼎奎、孫保圻、吳廷枚輩，莫不悉心參畫，言無隱。而鼎奎尤加盡力焉，毓鑿益倚畀之，事不副已。草創百端，肇建軍政分府，分軍政、民政、財政、司法、都四部，部置長一人，總部事。衆勸毓鑿自給一部長印，而以其餘三部分畀其徒。毓鑿謂不可。心知承德才，未可退。卒私謂其所與曰：華君誠能軍，有功，軍政部長微華君莫屬。吾儕已无尺寸功，新起驟用事，材又不逮華君，恐不能輯士衆，享衆望。不如推任縉紳先生負宿望者，屬之三部事；吾儕亟潔身引退，詠人無擅權位自私利之心。衆皆曰善，遂定議推承德爲軍政部長，裘廷良爲民政部長，孫鳴圻爲財政部長，薛翼運爲司法部長，士論翕然。蓋廷良媁媁温恭端厚，人以長者稱之；鳴圻爲人寬容得衆心；翼運明習法令，夙幹練，士民畏服，然嘗因事齟齬毓鑿，毓鑿故怨之甚。或諍於毓鑿曰：「翼運甚齟齬君，慎無爲之地，資以事柄。」毓鑿曰：「不可！吾禁約人勿私怨是報，吾

雖嘗見厄於薛君，然其人才，能斷大事，吾爲地方得人，可以私而害公乎！且吾懷私憾薛君而必復之，是則吾用繩人者而先自壞之也，己之不正，何以令於人！」士大夫益服毓鑾之度。毓鑾已略四部任有人，挈其徒，避去。卒以四部離立，莫能相上，而事權不一，政益遲滯，責无所歸。羣謀有以專責成，統事權於一人，舉毓鑾任總理，總四部。承德辭軍政部長職，遂撤去軍政部，毓鑾益兼任軍政。毓鑾已任事，賭鄰郡邑寡下者，益慨然曰：德不可孤，大義不可以不休明。傳檄四方，其辭曰：「僞清朝愛新覺羅氏者，鞅鞅遺胤，肅慎餘苗，邑殊禮義之鄉，人習貪殘之性。日者皇明建極，帝道遐融，頗亦削左衽而披朝衣，解椎結而昇華冕。而豺狼有性，梟獍難馴，遂敢亂我疆常，變九隆而背誕，負其地險，攜七部以滔天。豕突狼奔，蹂郊躪郭，肆沈黎而作孽，雄虺九頭，驅雜種以挺災，封狐千里。於是武臣血戰，盡瘁以殉封疆；義士捐軀，懷忠以報社稷。神州陷沒，生靈延殃。爾乃沐猴而冠，欲仿人家拜跪，登場作戲，妄擬大漢威儀。億千年山河含羞，三百載蠶蠹肆螫。盜我府庫，食我倉廩，腹我黎民，居我宮室，泰岱於焉失色，草木爲之怒號。於是蜀郡五丁，楚人三戶，精貫白日，氣擁玄雲，呼吸則林壑沸騰，喑鳴則乾坤搖蕩。橫劍鋒而電轉，疑大火之西流；列旗影以雲舒，似長虹之東指。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至元之祚九傳，識羯運之已至。毓鑾等誼在敵愾，志深同仇，因天下之失望，遂海內之歸心。爰舉義旗，以應漢幟。不敢貽赴義不勇之誚，容忍忘有善欲借之箴。霜露所均，亦兼容夫異類；衣裳之會，義尤切於殊隣。佇看羣醜投降，燕雲肅穆，願與諸君痛飲，幕府流連。毋貽後至之譏，致昧先幾之兆！無任延頸待命之至。此檄。」其文蓋博草也。博無文，然豐於記誦，猝被毓鑾命草檄，焦思不得一字，已雜錄他書

傳記文爲之，實匪己出，久益忘其所自。然頗雄麗，能聳人觀聽，毓縻以爲能。未及布，然而江南郡縣已有下者矣。四境底定，門於城之東北，額曰光復，以志功也。述匡復篇第一。

軍政篇第二

總論 錢基博曰：無錫非用武地，然陸路四關，踞孔道，東通姑蘇，西接常州，太湖在其南，川河午貫，盜舟時出沒爲民害，遂稱江南奧區。毓縻已恢復之，思設兵備寇盜。當是時，清人負隅南京，不服，睥睨吳會。鎮江首當兵衝，已佔於民軍，然猝起兵，援師未集，衆寡，恐不敵。無錫夙隸常州，爲屬縣，已與隣郡，流言孔亟，民數相驚寇至，率遷徙。毓縻曰：是吾責也，防敵東竄，擾茲邑，宜練陸軍。然吾地濱臨太湖，港汊紛歧，藪盜賊，微有水師不可。諮於衆，無他議。

陸軍 初無錫之未復也，士大夫恐驟發難，地匪或乘機勾外來盜，擾害地方，用團民兵自衛，請顧忠深募之，纔得三百人。而忠深規復蘇州去矣。終以餉械絀，无所籌。羣議散其衆，毓縻謂不可，陰留之，命倪國樑團爲守望隊，駐於邑廟。知無錫縣事孫友蓐，方謀抗毓縻不受命，大懼地方人士嗾所團民兵相討伐，任散遣，益增其衛兵，至百數十人，卒降於毓縻。毓縻已降友蓐衆，知金匱縣事何紹聞聞風遁，舊所部門皂壯勇，無人主，俛首降毓縻勿敢抗。至是毓縻編之，益以秦元劍募死士，四門巡查錢濟香所部巡士。四門巡查者，毓縻於匡復後猝置，用司巡行四門，稽不軌者也。成一營，都四中隊，名曰錫軍第一營，使秦鐸爲管帶，而以顧傑爲第一中隊隊官，侯中柱爲第

二中隊隊官，秦元釗爲第三中隊隊官，張國凱爲第四中隊隊官，都屬於鐸。鐸，故邑名家子，愛誦小詩，頗精於鑒別，容貌恂恂儒雅。然性跡弛不羈，有力，嘗卒業江南陸師學堂，爲裨將南京，率兵攻清軍於雨花臺，敗歸。自謂已累官至陸軍第九鎮馬隊隊官，故毓縻使將兵，捕擊土盜，援勦隣邑匪，頗有有功。內亂僅戡，迺思外競。時南京纔降，漢陽已陷，清廷益增兵遣將，并力殫銳，下窺武昌，勢亟。毓縻益憤慨，謂不直進兵取北京，撥其根株，終無以奪滿人之氣，武昌之圍卒不解。萬有一不幸復蹉跌，北軍益得席其戰勝之威，長驅而東，介馬吳越，禍誠不可言。吾邑雖蕞爾，然大勢已去，吾邑寧復有幸。吾不忍再坐視淪骨，願悉索敵賦蒐邑銳卒以從，衆謀僉同。遂命前陸軍三十五標三營前隊隊官顧乃鑄，募丁壯，得五百六十八人，使爲之管帶，名曰錫軍第二營。晨夕訓練，軍容整肅。旋由淮北援軍總司令顧忠深檄調赴臨淮關，爲援軍。至是陸軍部肇建南京，嘗電禁擅募兵衆，略謂「本部成立，調查民國義師，其已編成軍者衆甚，北伐實有餘裕。業經電知各處不得添募軍隊在案。茲特重行申禁，嗣後呈請招募，概勿准行。其有藉辭故違者，決不寬縱，以肅軍紀！」時民國紀元元年二月二日也。迨乃鑄已將錫軍第二營去，毓縻復謂無錫軍單而匪猶衆，蜂起奪民賄，四鄉請兵者日數至，僅一營，不足敷分撥。遂於二月九日畧通衢，募兵。謂「吾邑光復，曾練兵兩營，用鎮衛地方，備北伐。茲奉陸軍部令，調一營赴前敵，爲臨淮北伐軍後援，自應遵令前往。惟吾邑劫盜滋衆，恣行無忌，本軍政分府除暴安良，責無旁貸，亟應補招一營，以保治安。」臨時縣議事會會員賈畧文，大譁。謂已經部電令禁募兵，毓縻違令擅增募，意何爲？羣爭之毓縻，不得。疊電請陸軍部、江蘇都督、令毓縻，止使勿復募。當是時，南北媾和，已成一家，

益無需多兵張軍勢。陸軍部、江蘇都督、亟許議會，電告毓蔭曰：「南北一統，兵多餉已絀，毋再募，速設法裁遣。」毓蔭陳辨略如前揭眛文旨，謂「無信流言。」終不受命，袁卒成軍，名曰錫軍第三營，使張國凱爲管帶。毓蔭以秦鐸先將，累有功，使之統率錫軍，爲團長。然制，一團都三營，錫軍第二營，顧乃鑄將抵南京，卒編入江蘇陸軍第二師，不復屬於錫軍，錫軍乃僅餘兩營。後毓蔭已自撤去無錫軍政分府，遂以常州兵一營併入之，乃足三營。自此遂改稱曰常軍，隸江蘇都督，而不復以錫軍名矣。然錫人士終以毓蔭驟增錫軍第三營，已在軍事大定之後，疑有意挾兵自重者。錢基博曰：其說枉也。無錫初匡復，吳浩已募得死士，毓蔭嘗使人爲言於蘇州參謀廳廳長顧忠深，謂「其人故多亡命，剽悍易死，實精卒」，遂編先鋒第一營。後忠深卒賴其力，嘗用以克天保城者也。然毓蔭勿留自將，竟用以屬忠深，使立功。今所募第三營兵，什九市人无賴不得業者烏獸集耳，其精勁遠匪吳浩兵比，乃謂毓蔭欲挾以自重，是不挾強而挾弱也。然則毓蔭亦勿智矣哉！吾謂毓蔭不必驅市人而戰，致犯兵家所忌。惟此輩當日快快勿得食，散在民間，實能始禍，故毓蔭益募爲兵，食之餉，俾得所生養，授以羈勒，範我馳驅，期於內蠱不生，外盜自息。雖月費金錢累鉅萬，然較之任彼輩窮走險，外勾劇盜，焚掠地方，致貽禍者，孰爲得失，有不待言者。終毓蔭職，地方卒無大擾害，未必非此之由也。夫君子不爲過情之論，其亦有以恕之矣。此則錫軍之大凡也。惟無錫之有軍，蓋始於顧忠深之團民兵，忠深未獲出任事，孫友蓁初欲以李標勝任之。李標勝者，海州人，嘗官飛划營管帶，用捕獲盜，獲罪前知無錫縣事張丙廉去官者也。然與友蓁雅有恩故，故欲任以團民兵。毓蔭謂「微吾鄉人爲之，必無同恤患難愛護地方之心。且標勝，友蓁私人，恐不

我用，其人雖才，不可任。」嗾地方縉紳堅與友蔣持，卒任忠深。忠深，無錫人，夙將兵於皖，勇而仁，能惠愛士卒，得其懽心。終被罪逮戍，所部懷之甚。至是欲赴皖集舊部成軍，毓鑿謂「吾儕團民爲兵，不過暫用捍衛地方耳，誠恐費用不給，須預爲異日遣散之地。今募皖人來吾邑爲兵，自是壯悍可用。異日猝被散遣，去皖已千里，資裝之歸且不易，流離吾土，甚至殃禍地方，不如募用士著，無後患。」忠深卒用其言。故錫軍雖有客籍人雜廁其間，卒不多。然而無錫初未嘗無客軍也。當無錫未匡復時，孫友蔣乞兵江湘營，得百人，隊官劉秀寬將以來，駐於城外。毓鑿將舉兵，先誘說秀寬，使率兵効順，嘗卹以厚貲給，秀寬則諾。毓鑿堅邀之繳槍械爲信，防中變，秀寬僅稍繳安毓鑿心，實未嘗盡繳諸毓鑿。及無錫纔匡復，軍政分府初草創，甚乏於資，秀寬所部兵因毓鑿給不鑿心所欲，大怨恨。語聞於毓鑿，毓鑿恐或掠民間爲變，陰使人盛宴秀寬於酒樓，犒其衆，撫以好言。而假爲說辭，用告於江湘營統帶，卒使檄調秀寬所部兵回防江陰，乃得無事。於是無錫遂無客軍矣。

軍律 治軍有律，無古今，一也。毓鑿將舉兵，誓師公園，布軍律，誅者六，賞者五，都十一條。殺戮無辜者斬，乘機縱火者斬，奸淫不道者斬，肆掠民財者斬，強除買民貨者斬，虐殺外國人焚其教堂者斬。保護外國人教堂及醫院者賞，保護商業者賞，捕獲奸細者賞，捕獲逃官及違吏者賞，捕獲匪盜者賞。誓已畢，軍士肅肅蜺纒而出，無有違者。然毓鑿倉卒施布軍律，纔犖犖數大端。而軍人品彙不齊，情僞至萬變，疏綱闊目，不足以勝之也。毓鑿嘗議置糾察科，編憲法，用整飭軍紀，嚴稽不軌，事卒無成。遇有獄，輒復於先所定者無可比附，時以意決之。後設執法科，

以劉成爲執法科科長，劉璋佐之，掌軍法，依大清新刑律分則草案決事。然實不適爲軍律，不過自昧其無意於重輕，免貽人口實耳，誠亦有所不得已也。至民國元年二月二十日，江蘇都督頒江蘇軍政府陸海軍暫行軍律審判章程抵錫，始克有所遵循焉。

軍械 初，華承德之長軍政部也，嘗使王耀梓、蔣飛、趙衍赴蘇州都督府請械，乘小汽船，謀得請徑攜載回無錫，給兵士。道楓橋，楓橋在蘇州西，都督已遣軍駐防。日曠，猝睹耀梓等所乘汽船，鼓輪駛絕速，似欲衝橋下過者，疑有異，羣用槍注擊，彈下如霰，創者三人，蓋蔣飛、趙衍及舵工也。船已壞，勿克駛，卒赴蘇陳乞械於都督，載飛三人赴醫院，而耀梓隻身，已無船，得械，無以運，徒手歸。後舵工先創重死，飛病創經年，終不救，卒。惟衍得生。吾錫軍職死事者，纔飛耳。飛創，械已得請，毋敢往取者。毓縻已主軍政，許嘉澍、程品元卒毅然往，用飛划船運載以歸，纔得林明敦中針槍百，刺刀百有一，子彈二千，前膛來福槍二百，銅帽一萬，鉛彈十斤，火藥二百鎊，都壞敗不可用者。時鉅寇劇盜，方舟聯檣自他郡縣至，所持槍械多精新，白日肆劫，勢張甚，四鄉請軍者日夕至。然吾軍所給械已窳舊，遠匪盜比。毓縻謂器械不堅利，無殊空拳，用狎薄寇暴，此之謂予賊以卒，智者所勿爲。益不恤輦致重金，資財政部長孫鳴圻，用購械於上海，都俄羅斯一千八百九十年毛瑟槍百九十六桿，刺刀數如之，子四萬枚。毓縻已得槍械，日益發舒，奮兵四出援勦，旁達鄰郡邑告驚者，蓋無不有錫軍廁其間矣。然吾錫軍日益增，而鳴圻前所購俄羅斯槍纔百九十有六，不敷分授諸軍，其精利尤匪德意志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毛瑟槍比。毓縻亟復使鳴圻購諸，得千桿，刺刀數如之，子八萬五千七百枚。毓縻意猶未足，益購機關槍一，

子萬枚，而需械粗完好矣。此則吾錫軍政分府籌購軍械之大凡也。然吾錫初匡復時，地方羣不逞者蜂起，思乘機越奪民家，然徒虛手無所持械，不能威人。使盡出其資，竊勾鐵工，鑄刀斧，恣爲暴亂，盜風熾甚，家不能自保。毓縻謂亂不可長，亟詠諭境內鐵工曰：「凡購鑄刀斧軍械等物，匪得本軍政分府許可，勿得擅鑄與之。如違，依軍律嚴懲，不貸！」然後私鑄之風稍衰息矣。

軍事 無錫已匡復之十五日，誅僧霞明。先是霞明謀爲變，聚其徒，私插血盟，鑄巨刀，重十八斤，純用鐵爲諸，綱傅於刃，背厚半寸許，長三尺，匪有兼人之力者，無能任也。而霞明竟謀於北里鐵工，俾鑄諸，都十五柄，則其徒衆多勇力者可知矣。勢洶洶，未及發，事聞於毓縻，亟使人掩捕，獲霞明及其黨五人。搜之霞明室，復取得前膛來福槍二桿，所鑄巨刀一柄，並攜以歸。讞諸，剝霞明衣，衷軍服，遂槍斃諸，餘釋勿誅。吾錫受槍斃之刑者，蓋首自僧霞明始也。四十九日，盜掠開原鄉之錢橋，燬民居，斃一婦人。毓縻使管帶秦鐸督執事官嚴恭寅、軍械長周坤元、將兵討之。獲盜船二，俘盜五人以歸，蓋錫軍下鄉勦盜始此矣。五十一日，秦伯鄉之大牆門口，有盜，劫質店，盡其蓄，無有遺者。毓縻使第一中隊隊官顧傑，差遣單秋亭，率兵往捕，卒擒獲盜十人焉。五十三日，使秦鐸討孫二於王莊。王莊在無錫東七十里，隸常熟縣，故二常熟人。夙佃富室須氏田，歲歉，勿盡納其租。須氏益持之急，二怒，殺雞豕餉衆，衆不悅於須氏者已夙，聚燬其家，擁二，豎幟，稱都督，四出句結，浸莫延及江陰。江陰亟遣兵討之，不克，還。二勢益熾。常熟民政長勿能討，使來告急。毓縻命秦鐸率執事官嚴恭寅，第一中隊隊官顧傑，第一排排長程品

元，及第二中隊第二排排長徐翼通往，抵張涇橋，會第二中隊隊官秦元釗，第三排排長尤丙照兵，蓋元釗二人先督所部兵，巡緝東鄉，道此，至是隨鐸赴王莊，討二。二糾衆抗，勿受命，鐸纔鳴槍威之，二衆已震駭鳥獸散，卒執其黨二十人。二遁，亂遂平。此錫軍越境討賊之始也。元年正月三日，胡埭莠民潛句太湖盜，陰爲之間，嗾使白晝攻質店於市。店夙具槍械，至是用禦盜，盜久攻，終勿克入搜劫財物。盜怒，焚鄰室，冀火延質店屋，迫其人使闔門避火出走，得遂乘機進取店資去。然店牆壁高堅，火勿能越，徒燬鄰居多室，戕一人。毓鑾命第四中隊隊官張國凱亟率第二中隊第二排排長徐翼通，第三排排長王長聲，督兵往，盜已遁去。毓鑾謂胡埭地逼太湖，便盜寇，遂駐兵焉。十三日，東亭突至盜三十餘人，窩居民家，劫人質，迫使出錢贖。毓鑾急使張國凱疾往捕諸，盜他遁，遂獲窩盜者。二十一日，新安鄉民變，毓鑾命秦鐸遣兵勦諸。先是新安鄉張柱石巨室張氏，家世富，有田，都予民佃，使納租，索諸，苛甚，民怨已久。是年，歲已歉，張氏猶不肯少貸，索益亟。勿還，錮諸室，鞭諸。民益怒，聚闕張氏家。須臾，至數百人，焚諸，張氏之室燼焉。走告於毓鑾，毓鑾命秦鐸調軍鎮撫諸。鐸適有事南京，使第一中隊隊官程品元督兵往。已品元還報命，謂民聚衆抗勿服，我軍嘗槍斃七人，中一婦人也。然而輿論囂甚，頗有謂品元勿戢兵，縱使掠民居，迫淫民婦致斃者。毓鑾怒，亟還所掠財物予民，係兵士數人於獄，謂品元約束不嚴，記大過一。惟秦鐸當日因公抵南京，但平日督率無方，於斯可見，應記常過一。隨飭執法科存記，稍畛懲儆，紓民冤焉。然錫軍卒用是詬厲於地方人士也，故毓鑾頗自引疚。而張氏意則猶未慊，曾不稍自訟，益恨其佃，潛伺軍返，亟糾族衆，奔抵所屬佃民居，縱火燬諸，燼其村。惟村民懾軍威，

已先逃散，倖免於傷。毓鑾初恨張氏歛怨始禍，猶不知後悔，係其人，欲置重典。新安鄉董陸紹雲，夙與張氏有連，極謂誅之恐益長頑佃之風，言於毓鑾。毓鑾謂其言正，緩其獄，貫諸，後卒無歸獄張氏者。二月十二日，蘇州光福山，濱湖而處，夙藪盜，潛竄入南延鄉之蕩口甘露，太伯鄉之大牆門口后宅等地，句秀民爲間，勢已亟。毓鑾使聯隊長秦鐸率程品元，第一中隊第二小隊隊長甘子厚，第四中隊第一小隊長孫孫兔，第二小隊長謝學源，督兵駐防焉。已，越十有三日，蕩口甘露有盜舟至，都十餘艘，泊河干，舍舟劫我軍槍械，持不解。鐸亟增兵馳赴援，盜始遁去。二十三日，第二連連長顧建勛，率三排排長程振圻，勦盜景雲市之江溪橋，俘十四人以歸。三月十日，江蘇都督電告毓鑾曰：「光福盜，已飭水陸師會勦，誠恐竄擾錫境，迅分兵防堵。」毓鑾亟令團長秦鐸分遣團附丁倬、軍械長周坤元、第三營營長張國凱、第三連連長秦元劍、第十連連長竇魯沂、二排排長范迪筠、三排排長萬恆德、督兵，扼蕩口新安東港胡埭濱湖各要地，水師隊官張錦榮率舟師，泊獨山門，防光福盜。盜竄西橋，營副官丁士清、顧建勛奉秦鐸命，往勦之。盜逸，追獲盜舟二艘焉。十二日，盜舟十八艘，竄常州之漕橋鎮，民團禦之，斃盜二人，而民團首領亦戰死，無復能軍者。使告急常州軍政分府，勿能應。亟電乞兵江蘇都督，都督令毓鑾遣兵援之。使秦元劍將以往，盜已逸去，元劍率兵追之，不及歸。十五日，盜舟七艘竄羊尖。羊尖隣常熟縣，故常熟縣民政長使乞兵，毓鑾令鐸使程品元率第一排排長錢公武、第三排排長金啓南，往勦諸，盜始遁焉。後鐸益命將遣兵四境，勦隣郡縣盜竄無錫者，於是錫軍足跡，遍抵常熟吳縣及武進三縣之境，盜亦稍稍畏勿敢近。是則博所云「鐸將兵，捕擊土盜，援勦鄰邑匪，頗有功」者也。然論者輒因鐸後貴

驕，恣情聲色，不事軍政，至欲并其綏靖地方之功而沒諸，不著。然鐸初將將兵，頗奮於功名，遇有警，輒身先士卒，邁往不稍怯。後乃勿克終，豈非所謂智勇怠於宣成者歟？博甚惜焉！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在鐸故勿自愛惜，致玷清議。然而世之惡而知其美者，何其少也，抑亦與於不仁之甚也已！

軍醫 嘗毓鑒規復無錫時，嘗嚴規約起義諸人士，謂「勿得虐遇旅居外國人，致損睦誼」，頒爲軍律。衆已遵毓鑒命，勿違，外國人感焉。先美國人李克樂勗建普仁醫院於無錫，至是益募民軍之義，兩告軍政分府，謂凡軍政部警察局商團及保衛局各職員，有因公病創，積瘁成疾者，院長勉力施診，一律免費。後軍政部長華承德使俞伯銘爲軍醫官，伯銘，無錫人，業醫，在無錫匡復之際，嘗設赤十字社。茲雖授職軍醫官，不支薪，纔給藥資而已。閱二月，伯銘卒因請治者衆，無佐，勿遑視軍人疾，辭於毓鑒。遂擅醫於普仁醫院，雖藥資，勿少給焉。

民團 無錫之有商團，由來舊矣，軍械足備，服習已久。蓋商人平昔團以自衛，備寇盜者也。吾錫匡復，商團嘗與有功焉。然而初未嘗有民團也。迨軍興而民團起矣。先勦保衛團於邑城，以次天下市、青城市、萬安市、富安鄉、開原鄉、開原北鄉、揚名鄉、開化鄉、新安鄉、泰伯市、南延市、北延下鄉、懷上市、懷下市十四市鄉，紛起治民團。團費資房租或勸募，團械有已自購具者，然大都請購於無錫軍政分府者半焉。毓鑒與以江蘇都督府所嘗頒給者，曰：是雖窳舊，用備盜，足矣。然民團團員，多者纔四五十人，少僅十餘人，衆寡，力已薄，雖有械，盜勿畏也。況市自爲制，鄉自爲政，團勿聚練，械勿服習，有械益與無械同。然團員多鄉居食力，勿能無自營其

生，雖有日聚諸而習械者，然習已畢，都諸械公所，而團員紛紛徒手散矣。故團員與械不相親，平居械自械，團員自團員，卒有盜至，團員勿及取械禦盜，盜輒掩襲公所儲械而有諸，先奪團員所持。毓濠謂械勿足資團員自衛，甚藉寇兵，嘗邀集各市鄉董團事者，議整一民團章制，而選邑子習爲兵退伍者，分赴諸市鄉，教練團員，用兵法部勒諸。然鄉人子弟，大都伏處閭里，無遠慮，倖旦夕盜勿至，自娛嬉，終勿善毓濠議。錢基博曰：吾聞之鄉先輩叔耘薛氏，其論民團也，謂天下事無實意者鮮成效，務虛名者多後患。博有懼焉，述軍政篇第二。（民國二年刊本）

檄南京文

鄂政府

金陵自古帝王之州，山雄水秀，人才出世。六代以來，文化所萃，如一家然。華貴之子，類喜保其門第。故建虜入關，抗拒最力，遭屠戮亦最慘。若揚州，若嘉定，若江陰，伏尸百萬，流血漂杵，漢族喪亡之一大紀念也。深恥奇辱，結於人心。故初年志士，不忍仕於其朝。逮乎中葉，洪楊起事，江南英傑，從者爲多。事雖未成，亦可見人心之思漢矣。今雖年遙，遺聞在耳。倘一覩天王之故宮，滿賊之防城，能勿觸目而驚心乎！皇天悔禍，佑我下民，義軍甫起，即定武昌。是誠天亡胡虜之秋，而寧人報復之日也。祖宗有靈，應誘深衷。想貴省東南奧區，財賦之藪，倘能戮力同心，共襄義舉，是武昌增一強援，滿賊多一勁敵，東南半壁，非復虜朝有矣。夫蒙垢於面，猶加洗滌；况鑄恥於心，而可坐忘。嗚呼！江山如畫，風景不殊，願我同胞念祖宗締造艱難，觀望失時之非計，奮然興起，則九世之大仇可復，先代之聲華不墜。我漢族對於貴省之感情，當何如也。願吾

同胞尙熟慮之。

(滿夷猾夏始末記八編滅亡迅速記六十頁)

上海軍政府宣言書

竊自滿清爲虐，盜我中華，同胞之深仇巨恥未報者，二百餘年矣。屠殺之慘，歷歷在目，臥薪嘗胆，未敢或忘。詎意滿清今復狠毒，假立憲之妖名，行防漢之譎計，塗吾四百兆神明子孫之肝腦，以供養彼五百萬之犬羊賤種，猶復頤指氣使，視漢人若牛馬；苛稅則無不加，而彼滿奴則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也；權利則無往不削，而彼滿奴則握大權執大柄也。而日橫死於滿清虐政下者，尤指不勝屈。又何一非黃帝子孫，我親愛之同胞也！以是我軍政府，起光復之師於武昌，不旬日而克復三鎮，天下響應，共起義兵；誓討北虜，重興神州。自兵興以來，皆爲救我同胞於異族虐政之下，拯我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以故市民安堵，鷄犬不驚。蓋我軍政府以愛種愛國爲心，故不惜冒矢石爲同胞請命。凡我同胞，均須共體此義。滿將廢、薩屢戰屢北，今我秦晉革命軍，現已分兵直搗幽燕，逆酋逃亡，將不崇朝，即可全復天下。我蘇浙各省，據長江下流門戶，形勢重要。故我江東革命軍，於九月十三日，起義於上海，以安商業，以寧民居，各守生業，毋相驚恐。有急於大義者，其各來歸。蓋滿惡昭昭，白於天下，胡運已絕，漢族方興。凡我三吳健兒，均當效忠於祖國，以建共和之基；不當盡力於滿奴，以貽萬世之辱。而滿洲將士，其有棄逆投順者，亦概不加誅，視之同等。本軍政府又念我蘇浙等省，民困已久，暴征苛稅，是皆滿清之虐。而江南水荒，收穫寡少，謀

生不易。用特將江浙皖閩境內一切惡稅，盡行豁免，以紓我父老之難，而免奔亡之苦。其條例謹列左：

(一) 除鹽酒糖各稅捐外，所有統稅關卡，一律永遠裁撤。

(二) 除海關外所有稅關，一律永遠裁撤。

(三) 本年下半年丁漕，概行蠲免。

(四) 本年以前積欠丁漕，概行蠲免。

(五) 各屬雜捐，除爲地方所用者外，概行蠲免。

凡我江浙皖閩人民商賈，均宜竭力助餉，以裕軍實。蓋本軍政府之成敗利鈍，係於四省人民之生死存亡，漢口滿兵屠殺商民之事，可以前知。今日共助義師，則我人民商賈，即可同享安寧。不然，則思日後之慘禍，亦當寒心。凡我商界同胞，俱屬深明大義，諒能慷慨運輸，將來共奠中華民國共和，則自由幸福實無涯既。而上海一埠，華洋雜處，關係尤屬重要，人民俱宜極力保衛治安，敬禮外人，以輔本軍政府之不逮。幸毋自相擾亂，以取罪戾。風雲正急，愛國男兒，當速興起。舉北伐之師，討將亡之虜，毋懷觀望，致失事機。上海軍政府宣言。

(滿夷猖獗始末記八編滅亡迅速記四十九頁至五十頁)

上海軍政分府檄鎮江文

鎮江爲長江第三門戶，金焦團象，屹然峙立，實天然之形勝，通商之要津也。自鄂省倡舉義

旗，而各省響應，惟我江南尚屬寂然，實深愧慙。今我江東革命軍於十三日舉義於上海，不數時之久，而大局底定，克復製造局，佔領淞滬砲台及火藥庫，士民歡呼，聞風降順，是長江第一門戶已爲我軍所有也。而江陰亦同時響應，據守砲台，是長江第二門戶亦爲我軍所有也。鎮江雖據形勝，亦不難即日攻取。然本軍政府以鎮江文物敦厚，熱心義士，復漢健兒，當不乏人。平昔駐防胡虜，二百六十年來，我鎮同胞，久受其害。食用錢糧，均我鎮同胞生養之；著用衣物，亦我鎮同胞供給之。彼滿人尙不知感，猶百端凌暴，欺吾漢人，實屬罪無可道，理難復忍。本軍政府擬上溯長江，恢復江寧，而鎮江適當其衝。我鎮忠義豪傑之士，均應乘時奮興，共伸天討，誅鋤胡虜之惡政府，建立共和之新國家。今特飛檄通告，檄到之日，其即樹民國之旗，組敢死之隊，規復南洋，重光北固。凡我商民，俱各安商業，保護租界。至駐防旗兵，有竭誠歸順者，本軍政府以人道爲懷，概免其死。倘有敢抗義師，爲虎作倀者，殺無赦！此檄。

（中華民國史料）

檄南京文

江浙聯軍

夫外夷內擾，尼父所以垂箴；以胡亂華，紫陽因而興歎。維我中土，實號神皋，林林蒸氓，盡聖哲之胄；搏搏大地，稱神明之都。方之五洲，罕可並語。乃自朱明解紐，建虜稱戈，率其犬羊，陵我都邑。遂致秦亡寶篋，漢委珠囊，犬戎亂而都墟，麟州漏而地缺。穿胸陷鼻，播裸俗於神州；玉匣珠襦，肆探丸於枯臘。方是時也，三正無光，六州屏息，膏砧伏斧，百僚既泣乎楚囚；鈎黨刊

章，十族又權乎嬴法。蓋胡賊之肆虐於我中華者，既二百六十餘年。芟夷我人民，淫戮我子女，搜括我財貨，竊據我政權。我祖我宗，日惟佗佗侃侃，含痛忍恥，輸其脂膏，以滋醜類者，固私冀胡賊能爲我保茲土也。自亞歐大通，暫人環伺，土地晨賁，金繒夕輸。或則持銀鵠而奔，或則鑄金枷以待，得尺得寸，左氏爲之寒心；五城十城，詩人爲之流涕。地非不廣也，財非不足也，兵非不多也，人才非不衆也，然而我步日促，乃使狼以將羊；彼昏不知，甘開門而揖盜。蓋胡賊者，固久存一寧贈朋友，無讓奴隸之旨；不同歸於盡，而彼心終不快也。邇者天祐皇漢，胡祚告終，兇德相仍，淫虐是長，羣獸嘻嘻，羗無遠慮。如室將傾，而扶其鑿楔；如水欲潰，而塞以荇莘。其設官也，則財賄通而政柄雜；其待人也，則禁網密而猜疑甚；其裁基也，則根本亡而枝葉撥；其崇尚也，則尊虜尊而奇傑賤。憤激之氣，溢爲雲雷，喑鳴之聲，震彼山岳。昔單于爭立而漢功成，豪傑內應而唐京復，澆有因室之黷，而一成之夏，可以復之；羸有望夷之慘，而三戶之楚，可以亡之。我伯叔兄弟，忍無可忍也，於是鞠旅陳師，漸城塵邑，簫勺羣隱，張皇六軍。湘鄂發難於先，皖贛起義於後。一戰而山陝復，再戰而粵桂平。看漢將之如飛，望胡虜其不起。羣凶膽落，鼓已絕於死聲，虜將頭飛，人更游其生魄。寧省上苞斗極，下鈐勾吳，朱帝之所構基，洪后於焉斟錄。望鍾山之王氣，日月無光；聽瓜步之濤聲，腥氳孰掃？燔燿徧乎六郡，凶穢播乎故宮。此邦士夫，憤無可洩，莫不引頸延踵，以待義師。本督師等謬以非材，當茲重任，痛兆民之塗炭，合五省而興兵。水師截蛟螭，陸軍厲獅虎，槍礮震山岳，戈矛肆星辰。揮刃則日馭回鑾，投鞭而江流立斷。焚奴腸沸，草木知萬福之威名；鼠子魂驚，胡羯懼長孫之霹靂。逆賊張勳，負隅自固，壞雲壓地，梟性難

回，白刃成林，豺牙高舉。等夜龍之射闕，六耦開弓；學萇叔之違天，三豎啓爨。特虎踞龍蟠之盛，糾黑山青犢之羣，刈人若赤犛，厭肉如惡鷲，裂裳毀冕，摘紀槌倫。本督師本總司令氣湧如山，鼻端出火，三郊三遂，旌旂生茶火之光；九地九天，太白耀龍蛇之陣。交綏未戰，潁考叔拔幟先登；並道進攻，狄虓彌援弧而舞。四奇佈陣，誓盡掃乎氏羌；三帥宣猷，更分功於卻范。所冀四方會合，三刻踰溝，軺護體而蝨飛，丸洞胸而猿進。斬蚩尤於中冀，枉矢潛芒；殲大風於青邱，刑神斂角。東都市上，爭燃董卓之臍；蜀道街頭，羣剖公孫之腹。然後下連百粵，上合三江，犂面而縛葛榮，驗鼻而誅孟讓。蓐收怒而招搖指，是貪狼墮地之時；涼風動而參伐明，正大樹開花之候。凡我漢族，同憤胡塵，尙其速舉義旗，早驅羶種。務使珍珠帳捲，服匿廬空，焚老上之龍庭，掃淳維之甌越。報吾父老，八千子弟之兵；還我山河，十萬橫磨之劍。凡諸爵賞，誓指金湯。或有利祿櫻心，脂韋成性，效項伯之事敵，爲由余之相戎，陸機入晉，忘數世之深仇；庾信仕周，受三司之僞職；而猶執迷不悟，自絕於天，本總司令亦不能不正隴西降虜之愆，布弘範倒戈之罪。既昧先幾之智，必貽後至之誅！嗚呼！白馬南來，蒼鵝西去，虜運已成爲帝鬼，民情積慘於人痾。衆輾轉其將亡，人嬉遊以待死。所望大功克定，重開黃帝之山河；非種驅鋤，盡逐白山之苗裔。洗二百年來奇辱，會看赤日之再中；拯大千世界沈疴，快搗黃龍而痛飲。用告天下，咸使聞知。

（滿夷猾夏始末記八編滅亡迅速記六十三頁至六十四頁）

檄南京文

辛亥八月十九日時報

上海軍政府

金陵龍蟠虎踞，爲長江下游第一都會，人文鍾秀，冠蓋江南。我明太祖洪武之舊都也。甲申之變，滿虜乘間竊取中原，以少數野蠻之人種，竟陵制我億兆神明之民族，我先民抗義成仁，前仆後繼，以是二百六十年間，光復之旗，不絕於道。然往事之失敗，皆由同胞昏昧，不知大義，甘作漢奸，自殘同種。以至含垢多年，未解奴劫。今天下光復之師，同時並起。我江東革命軍特於九月十三日舉義於上海，人民歡迎，健兒踴躍。遂得克復江南製造局，保守吳淞砲台，地方安靖，不犯秋毫。本軍政分府擬上溯長江，恢復江寧，尅日會合武漢皖浙光復軍，共伸天討。誅鋤野蠻之滿政府，建立共和之新國家。然以江南多忠義之士，久抱同仇，諒必聞風興起，規復石頭。用特通告，檄文到處，其速響應，爲江南獨立先聲。人民商賈，毋得驚懼。須知本軍政府之起義，乃所以救同胞，非所以累同胞也。至於駐防旗兵，如有忠心歸順者，概免其死；若有敢抗義軍者，殺無赦！此檄。

（辛亥革命始末記第五冊第六十二頁）

參加第九鎮南京起義

楊嘯天

南京爲自古帝王建都之地，亦爲東南各省管鑰，兵家之所必爭，伯先在寧孜孜矻矻，皆以此也。顧爲端方所忌，因而去職。雖如是，時新軍之革命基礎已立，不以一人之去留影響大局。然余

等於其將行，列隊相送，依依之情，猶孺子之失慈母焉。

時江寧城廂內外原駐有新舊兩軍，舊軍爲江北防營及江寧巡防隊等，由張勳趙會鵬分別率領。新軍爲第九鎮，徐紹楨統之。兩軍時相傾軋，各不相下。兩江總督張人駿，既懼新軍革命，又防新舊兩軍衝突，乃將第九鎮槍彈悉數收回，令其退屯秣陵關，去南京城六十餘里。迨武漢事起，張人駿更督飭所部，嚴爲戒備；張勳復使人偵察新軍動靜，並至軍營謀刺徐紹楨。徐怒，始與南京城內黨員謀內外夾擊張軍，以圖光復。時南京士紳雖未從其謀，惟鑒於各省紛紛獨立，心殊不安，因勸張人駿俯從輿情，宣布獨立。張不能決，商諸駐防將軍鐵良、統領張勳、王有宏等，王張皆不從，張且誓以死守。士紳商民觀此情形，乃捨獨立議，揭白旗於市，人心向背，從可知矣。

先是，本黨同志在上海集會，決議推黃克強先生督師武漢，柏文蔚先生經營南京。柏氏遂由滬率黨員七十餘人，密攜槍彈來寧舉事。柏氏至寧後，逕赴第九鎮營壘，思藉之爲發難先鋒，以第九鎮爲革命運動策源地故也。第九鎮中上級官佐，多係革命黨徒，主張反正甚力；余更從而和之，並全力促其實現，於是全鎮官佐一體輸誠。及張人駿收繳新軍槍械移駐秣陵關後，事機益迫。黨人在南京城中已聯絡衛隊暗查隊巡防營等，定九月十八日午前三時放火舉事，密報第九鎮司令部。徐氏於十七日午後九時二十五分始得報，爲時已遲，相隔六十餘里，星夜應援，事不可能。乃一面變裝易服，獨自入城，以觀動靜；一面命混成旅團即刻出發。余等遂於十八日午前進至雨花台，與張勳所部發生衝突，倉卒應戰，衆寡不敵；而城內衛隊雖曾起事，然亦爲張軍所敗。旋徐氏復整飭全軍，於十九日午前三時直撲雨花台，先取其地，然後入城。並約定蘇良斌於是日午前四時再起爲內

應。詎張部又阻我軍於雨花台，不得進。至天明彈藥告盡，乃據守曹家橋迤南高地。不料張勳騎兵復襲我軍後方，余等腹背受敵，不支而退。徐氏乃收拾殘餘，暫駐高資龍潭待援。

我軍既敗，復重整旗鼓，聯合江浙諸軍，協謀進攻南京。余亦從第九鎮新軍轉戰於南京鎮江間。初，武昌起義時，宋漁父先生勸黃克強先生率第九鎮新軍奪南京，進略江南地，黃不聽。及漢口失，宋仍以取南京爲得計，遂與同志倪某赴寧。適第九鎮新敗，無地自容，因匿居日本旅館。旋走上海，與滬督陳英士先生謀集蘇浙兵力，合攻南京。自九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六日之間，上海蘇州浙江派來之兵，少者一千，多者四五千，均集中於鎮江，合我軍及鎮江都督林述慶軍計萬餘人。但蘇軍司令劉之潔、浙軍司令朱瑞、滬軍司令洪承點、鎮軍司令林述慶、桂軍司令黎天才等，各不相屬。衆乃推徐紹楨爲總司令，設司令部於鎮江，設總兵站於上海。

聯軍組織就緒後，定十月二日分道進攻，以蘇軍爲左翼，向雨花台進攻；浙軍爲中央隊，向朝陽門太平門進攻；鎮軍爲右翼，向神武門進攻。決定後，蘇浙兩軍即依原定計劃進行，惟鎮軍尚未出動，總司令部乃促滬軍出發，担任右翼。四日至堯化門攻烏龍山砲台，得之，並乘勝攻取幕府山砲台。五日浙軍亦逐麒麟門之敵，入馬羣，得明孝陵；蘇軍復奪高橋門逼雨花台；滬軍則藉幕府山砲台砲轟城內獅子山、北極閣等地。經五六日之戰，南京城外廓盡爲我有，所未下者城內耳。而鎮軍遲至六日始向堯化門進發，七日轉駐麒麟門。

總司令部定九日午前二時實行總攻擊，傳令各軍依限前進。不料浙軍翌晨攻朝陽門，爲敵所乘而敗；鎮軍迷路未達目的地；蘇軍攻雨花台，因友軍已敗而退；總攻擊計劃遂未實現。惟幕府山滬

軍以砲毀北極閣廟背，張勳司令部因以他徙，使之胆寒。

太平門之前曰紫金山，其西麓爲天保城，地勢險要，得之可制南京死命，張勳以精兵守之。總司令部以九日午前第一次總攻，未克。定十日再作第二次之總攻，並決定先攻天保山，由鎮滬浙三軍協力進攻。自十日至十一日，連戰一晝夜，清軍死力抵禦，我軍不能進。十一日午前我軍以敢死隊進擊，始得上城，置砲轟擊朝陽門太平門及城內富貴山。是役余奉命統率各軍衝鋒肉搏，戰況至爲激烈，冒險犯難，革命同志同深激奮。是日蘇軍又轉向雨花台，南京之下，指顧間耳。

我軍既下天保山，張勳志氣頓餒。乃與張人駿鐵良輩協商，與我軍議和，派胡全至雨花台，與蘇軍司令劉之潔接洽。其要求：一、不傷人民生命，二、不殺旗人，三、准張勳率所部北上，四、准張人駿鐵良北上。劉即據以報總司令部，徐總司令認一二四項均可應允，惟三項不能同意，張勳本人應暫行留禁，所部應解除武裝方准出城。如二十四小時不予正式答復，即行攻擊。張人駿以聯軍態度強硬，和議無成，相率夜遁。張勳亦率所部出漢西門，走徐州。城內清軍聞將帥俱逃，十二日晨，懸白旗，開儀鳳門示降服。鎮軍首先入城，其他諸軍亦以次進，宋漁父先生乃以程德全爲都督，南京始定。余於是役，雖無赫赫之功，亦幸得因人成事矣。

（革命綴言第三頁至第五頁）

攻寧記

錢化佛述
鄭逸梅記

(一) 投軍的趣事

推翻滿清，光復上海的原動力，大家都知道是義勇的商團團員，當時各領袖公推陳英士爲滬軍都督，把小東門大街海防廳改爲滬軍都督府。有人說陳英士不過一新聞記者，沒有軍事智識，不能担重任。有人却謂民主國家，爲領袖的，不需要軍事智識，有膽量便可。這滬軍都督印，卒歸英士掌握。這時民政廳長爲李平書，財政爲沈縵雲，王一亭副之，原來縵雲設有信成銀行，那是近水樓台哩。一切軍隊，均歸都督統治。鄙人等六十餘同志，在西園組織商團義勇隊，或設防，或守倉庫，各有職務。後來義勇隊加入聯軍先鋒隊，攻打南京，這時張勳負隅，非掃蕩不可。聯軍先鋒隊總司令爲徐固卿，呂志伊爲參謀，黃克強子一歐，也在其中服務。徐固卿總司令對於我們加入，很表歡迎，又補充了數十人，成爲一中隊。我們六十餘位同志，各爲小隊長，那司務長由鄙人担任，便從西園移駐龍華寺內。當時來投軍的很踴躍，先驗體格，寫履歷入冊，然後剪辮髮，製制服，那時四金剛座下，都是剪下的辮髮，有數百條之多。這時有個渾名叫小蘇州的，他在六馬路格致書院隔壁精勤坊，臨時搭着矮房，操柳敬亭技，頗能號召聽衆，他也蓄有革命思想，前來投軍。又有一位湖州絲商某甲，他以爲陳都督既爲造時勢之英雄，那麼，我忝屬同鄉，豈能不追其後，有所建樹，於是毅然決然的投軍。不料明天他的大小老婆和一女兒尋到隊裏來哭哭啼啼，並在地上打

滾。鄙人認爲既來投軍，決不能後悔，否則形同兒戲。某甲也很堅持，不爲兒女情長，而短英雄之氣。林康侯族人，與琪等三位，都是張緒當年的美少年，也來投軍。龍華寺僧閩人俗姓蕭名希能的，年三十餘歲，軀體很爲壯碩，他也願拋了經卷，脫了袈裟，爲戰場上的健兒。鄙人勸他既已皈依我佛，何必變改行逕？他說入世出世，形異而道同，和尙也是國民一分子，豈能不出一分子之力。結果錄入簿冊。頭既光禿，無須剪辮，制服皮鞋，却不可不穿。不料他的尊足，碩大無朋，皮鞋沒有一雙配得上，沒有辦法，祇得穿了制服，脚上却套着一雙僧鞋，上操場操演。現在他老人家爲杭州靈隱寺方丈，能詩，和太虛法師很友善呢。那時的制服是黑色的白邊的帽子，左臂纏着白布，足穿黑皮鞋。隊長每人一手槍，一電筒，餉每月七元，每人領兩個月餉，預備一星期後出發。共編成三中隊，鄙人爲第二中隊司務長，隊長爲劉舜卿，後被張勳殺死於龍潭，至今未葬。部署一切，夜車出發，這車是鐵篷的，車箱鋪些稻草，人即憩坐其上，開車臨時，許多同志的家屬，都挽住不放，大有「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之概，甚至橫臥在鐵軌上，不讓車輛行駛。鄙人的先母，也尋到車站，不許鄙人前去。鄙人不敢親自見母，恐見了他挽住，不得脫身。所以託人代勸先母，說此去並非打仗，到蘇州去考察的，毫無危險性，你老人家儘可安心回去，稍緩可到蘇州去望望他，先母信以爲真，才廢然而回。

(二) 夜攻天保城

商團義勇隊，加入聯軍先鋒隊，整隊出發，乘夜鐵篷車赴蘇，在閭門外廣濟橋堍孤兒院暫駐，

每天操練兩次，上午七時，下午二時，每次操兩小時，練習開槍射擊。一星期後，奉命移至四十五標軍營。某夜，鄙人策馬至寶帶橋一遊，到了那兒，把馬繫在樹間。這時明月一輪，天宇澄清，寶帶橋有五十三環洞跨在澹臺湖上，月光照在水面，瑩澈無比。鄙人便和二三同志，閒談散步其間，都只好男兒自居，願爲民族犧牲，於是胸中了然廓然，祇知有國，有民族，把什麼家室咧，子女咧，業產咧，都置諸度外。既而又談到用兵和古今豪傑的成敗，精悍之色，不啻當年的岐山方山子哩。過了一天，不料先母果然尋來，鄙人沒有辦法，託一同鄉開四時春點心店的吳春寶勸先母返中（吳君也來投軍的）。先母足足哭了一夜，今日回憶，深覺罪戾深重，對不起她劬勞養育之恩哩。軍隊生活吃的是糙米飯，煮菜沒有油，蘿蔔乾幾乎是每餐必備的常肴。鄙人尙苦得來，那嬌生貴養的沈祖琪等，一時興奮前來投軍，但日久吃這飯菜，教他們怎能嚙得下呢。他們三個人便悄然逃走。可是憲兵查得很嚴，結果把他們三人一齊捉得，綁到我們第二中隊來查問。照軍法，逃兵是要槍斃的。鄙人很憐卹他們，便託言這三人並非逃逸，是我差出辦東西的。但延誤日期，罪固應得，這請移交本隊辦理吧。憲兵果然把三人交給鄙人，消差而去，才得保全這三人的性命。未幾我們又奉命前進，至南京堯化門紫金山下紮營。我們二十五人合一篷帳，地鋪稻草，晚間枕槍而臥，帳前邏卒二人，輪流守衛，共數十營，刁斗聲，馬嘶聲，旗被颳得獵獵聲，打成一片，鄙人兀是睡不着。當夜十二時又奉到命令，次晨六時出發攻紫金山天保城。這時滿人鐵良有兩營人守着，有機關槍隊，砲隊，很是威武。這夜索性不睡了，整理一切，破曉出發，走了十多里，東方才透曙光，防敵人掃擊，散兵跟着緩緩而行。走到九點鐘，被敵人偵知了。一炮轟來，命中我隊，不知死傷

了多少人。接着又是一炮，打在車站附近，把河中的水，都衝激起來，樹木有被削去一半的。我們各奔東西，失了連繫，可是依舊一鼓作氣，爬上山嶺，青苔滑潤，往往傾跌而下，欲速不達。打到日中，沒有乾糧可吃。這時也顧不得許多，胡亂的跑，胡亂的開鎗，實在欠於訓練，開鎗動輒誤中了自己人，所以死在坡麓間的大都鎗中背部，這真冤枉極了。直到深夜十二時，飢火中燒，加之以渴，體力又極疲憊，恰巧有泉水，即雙手掬水而飲，如獲瓊漿玉液，事後才知道是名勝一人泉。幸而走着這條路，否則口渴比腹飢還要難熬，也許不能行動哩。下半夜風雨交加，一片喊殺聲，夾着蕭蕭瑟瑟的樹葉聲，那真是淒厲極了。鄙人頭蒙着毛毯爬行，直爬到清晨六時，才登山頂，兩旁都是尸體，敵營已熊熊着火。原來鐵良等已於黑夜遁逃，他們臨走，自己縱火焚燒的。

(三) 南京戰後餘跡

聯軍先鋒隊佔領了石頭城，於是大家都興奮起來，先闖進馬羣（地名）營內，戍卒完全逃去，裏面却堆積着許多白菜，不知有幾百千棵，桌子上尚有凌亂的麻雀牌，可知被圍攻的時候，他們滿軍剛好整以暇，正在作竹林之遊哩。他們煮着兩鍋白粥，倉皇遁走，不及進食，正好待我們來享受，時間距離不遠，所以白粥還有餘暖。我們有似餓虎見着馴羊地把它大嚼一頓，經這一嚼，精神頓時回復，才知道此身尚在人世。鄙人見營中還有黑字紅令旗一面，急忙把它收藏起來，留爲永久紀念。收捲畢，傳令到來，集合蔣王廟休息，那蔣王廟是供祠蔣忠的。我們到了那兒，自己人見了面，覺得面頰都是青灰顏，雙目盡赤，很是可怖。身上的衣服，東穿西破，無復完整。廟中煮着

粥，備着蘿蔔乾，藉以充飢，鄙人已在馬羣營裏吃過一頓，不再進食，由他們未曾吃的狼吞虎咽般進着。在吃粥的時候，那蕭希能狼狽而來，手臂中槍受傷。那時浙軍也來進攻，蕭的手臂是被浙軍錯擊的。我們探聽敵方當局的行蹤，才知道張勳張人駿鐵良，都是從水西門坐小火輪逃走的。我們進太平門司令部駐紮，那司令部本爲蒯公館，有花木泉石之勝，地方是很寬暢的。當進太平門時，不意該門被土石塞沒，我們用炮來把塞沒的地方轟成一洞，約有面盆口大小，人才由這竇中鑽進去，那時我們的本部駐雞鳴寺下的兩江師範學校，鄙人由司令部移居本部，連夜沒有睡眠，這晚好好的安息，不料令來，浙軍兵變，林述慶和鄧文輝爭奪都督，以致衝突，我們必須整裝武備一切。不到二十分鐘，又來傳達，說是亂軍紛擾，不必驚恐，我們才得定心。夜間邏卒照例是兩人，這夜派二十人守衛，以昭慎重。明天捉來二三十名亂兵，把他們在照牆下殺的殺，鎗斃的鎗斃，尸體積着一大堆。一會兒，又捉來一個人，鄙人瞭解了，很爲驚奇，因爲這人是賣湯糰的，鄙人曾吃過他的湯糰，肉餡微酸，不很可口，認爲是馬肉冒充猪肉，鄙人就去掉了肉餡，吃着空湯糰，似乎這人做小生意，並不是壞人。經捉來的人說明，才知這人賣人肉湯糰，那麼，鄙人所吃微酸的肉，原來就是人肉。這人綁在林間，被黃一歐等用亂刀砍死。既而由兩江師範移駐竺橋陸軍第四小隊，地名馬標，那兒有孔聖廟，我們曾在廟前攝一團體照，如今尚在敵篋中。這時城內尚路無行人，家家門口都標着歡迎大漢同胞的字條，因爲皇城一帶，住的都是滿人，深恐岐視，所以故意放此烟幕彈的。五鳳橋河水已涸，積尸尤多，真是慘絕人寰哩。

(四) 留京餘話

我們攻克了南京城，國父孫中山由南洋歸國，先到上海，再由上海到南京，他就大總統職後，親臨竺橋陸軍第四小隊，我們駐紮的所在來慰勞一番。他攜來兩大木箱，我們都猜不出其中所藏的是什麼玩意兒。後來啓着蓋，把東西搬出來，才知道都是布面燙金的聖經。凡中上級軍官每人贈送一本，鄙人也獲得一冊。國父更向我們演說，無奈他說的廣東官話，聽不清晰，無不引爲遺憾。我們營房隔壁爲國恩寺，中蓄放生豬，肥碩異常，每頭約二百數十斤，給我們隊伍中人宰殺充饌。中有一偶像，紅頂花翎，很是輝煌。據說是洪楊之役，他據守南京和洪楊抵抗很力的。軍人們便把它移到空場上，上寫張勳二字，把它當鎗靶子，作打靶之用，卒把這像打得肢斷頸折遍體窟窿，軍人才拍手大笑而罷。原來張勳在南京曾施暴力，見沒辮子的認爲革命黨，立即殺害，尤以兩江師範學生被殺更多。於是已剪辮子的出外必裝一假辮，綴繫在瓜皮帽上。有一次某學生戴着綴繫假辮的瓜皮帽外出，訪某同學，既至某同學家覺得很熟把帽脫去，至門外小洩，不憶恰巧張勳的邏兵經過，見了立拔指揮刀把他殺死，殘忍之至。所以張勳給我們的印象，非常惡劣，難怪他們要把木偶當作張勳，一洩怨毒了。

(辛亥革命光復上海紀念特刊)

上海商團小史（節錄）

辛亥革命光復上海商團同志會

先是滬人士有鑒於國民軀體羸弱，致蒙「東亞病夫」之詬，欲圖強國，必先強種，乃於民國紀元前五年（丙午）發起組織體育會，鍛鍊體魄，研習武課，冀成干城之選。先後成立者有滬學會體育部，商業體操會，商餘學會，商業補習會，滬西士商體育會。此五團體者咸在滬南滬西區，而滬北區租界中則有華商體操會焉。（後編入萬國商團而成中華隊。）是年適華界禁絕烟館，官廳深恐烟民暴動，乃商請五體育會派員維持地方秩序。故五團體乃組織臨時商團，設司令部，分段出防，歷三晝夜，得慶無事。時主其事者為城自治公所總董李公平書，商界領袖曾公少卿也。未幾五團體復組合而成商團公會，以求事權集中，指揮裕如。厥後滬南區每至黃昏，輒有暴徒越貨於途，名曰「探燈花」，行者咸有戒心。於是官廳復商請商團團員武裝出防，且揭示通衢，如有悍匪敢抗商團者，准予格殺弗論。商團一再不辭勞瘁，為地方服務，因以益獲官廳信任。嗣由滬道蔡乃煌詳請兩江總督撥發七九步槍百廿枝，子彈五千發，以供商團公會隨時出防之用。上海商團之基礎於焉奠定。

民國紀元前一年（庚戌）英國佔我雲南片馬，日本滅我舊藩朝鮮，山雨欲來風滿樓，憂時之士，益為國家之前途危。於是商團公會乃應時勢之需要，除原有之基本隊外，更置預備隊，士商之踴躍加入者千人以上。同時滬地各界各業亦先後自組織商團，如清真（回教）、韞懷（珠玉業）、洋布業、水菓業、豆米業、書業、參藥業、志成（雜糧業）、花衣業、紙業、永義（鑄業）、滬西、閘

北、滬城、南區、高昌廟、十舖、十五舖、十九舖、二十三舖、二十七舖，第一工商團，此外更有商務印書館體育部，暨救火聯合會體育部等，雲蒸霞蔚，其盛空前。名曰商團，實兼工商士界，團員都五千以上，咸爲英俊青年，厥志純潔，無間寒暑，依時勤練。蓋鑒於國步艱難，不甘優游泔沓，且料革命終必有日實現，而願於此稍盡國民之天職焉。果也翌年（辛亥）八月十九日，民軍起義武昌，風聲所播，遐邇騰歡，紛起響應。延至九月上旬，上海民黨潛事活動，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同時各商團亦部署一切，磨礪以待。因於九月十一日大集於滬城九畝地行檢閱禮，舉李英爲臨時總司令，陣容嚴整，頗蒙讚譽。翌日之晚，李公平書召集各商團會長臨時會議，當衆宣佈，略謂時局日見緊張，願各商團竭力保衛桑梓。如聞南市救火總會鐘樓鳴鐘九響，繼以十三響，即派團員分段出防，以安閭閻。厥後始知李公當夕先與陳英士商決於翌日舉事，鳴鐘九與十三響者，隱寓九月十三日之意也。午夜後（十三日清晨）果聞鐘聲鏗鏘，連鳴兩次，團員莫不雀躍而興，知事機已成熟矣。

浦江之濱，滬南高昌廟有製造局者，爲軍火製產地，平日常儲大批槍砲，苟能佔有，則上海大局不難底定。先是李公平嘗往晤該局總辦張楚寶，力勸勿再運槍砲至寧，弗從。又微諷以人心瓦解，局中區區守衛，恐不足以抵制，不如別籌安全之策，又不聽。故陳英士乃決於十三日下午二時集合敢死隊襲取該局，其軍械則由商團假以步槍四十枝，子彈若干，此外更攜有土製之炸彈數枚。上午十一時，開北巡警臂繞白布，先行發動，因此製造局戒備益嚴，於江濱設排砲六尊，要口設水機關鎗，更於大門設小鋼砲。薄暮，陳英士親率敢死隊乘局中工人放工之際，一擁入局。總辦先命

部下放空鎗一排。敢死隊見無子彈，益前進，擲炸彈，守者乃實彈以應，前驅者死一傷二，在後者欲退。陳英士在旁揮之使進，並出炸彈二，授旁立者，爲巡勇所見，乃被拘，衆遂退。李公聞訊，知事亟，偕王一亭夤夜馳入局中，見總辦，爲陳英士緩頰，請寬釋，張不允。時城中文武官吏已逃避一空，地方治安無人負責，然城廂內外各要地以及衙署監獄賴商團同志徹夜駐守，乃得閭閻安堵，匕鬯無驚。至今本市父老猶常以此爲談助焉。

民黨囚陳被拘，生命可虞，決繼續攻局，而商團之一部分亦告奮勇，從而爲助，俾厚實力。午夜後，進抵局前，雖衆咸踴厲無前，然因對方以機關鎗抵禦，彈如聯珠，僵持多時，卒不得入。至是團員之熟諳局址途徑者繞至局後，踰垣而入，舉火焚廠。守者見局內火起，驚亂無鬥志。總辦亟偕襄辦乘小輪駛登租界以匿。維時大門亦啓，衆長驅入，首趨陳英士拘室，見陳雖被繫，幸無恙，乃爲釋縛，護之至城自治公所，與李略商善後而返寓。時已爲十四日黎明，瞬息之間，全城咸知製造局已入革命軍掌握，紛張白旗以慶，初不意一覺既醒，上海光復之功已告完成也。是日午後，各商團全體整隊赴局，破軍庫，見木箱纍纍，啓之，悉新成之步槍，以備解漢供馮（國璋）軍之用者，乃分授各團，人各一柄，又出鎗彈若干箱而俵分焉。迨至整隊而歸，沿途高唱軍歌，萬人空巷，不知者以爲凱旋之軍隊也。

當李平書入製造局保釋陳英士既未果，而道署中人復來密告謂滬道劉襄蓀已電詳南京督署，謂上海革黨起事，商團盡叛。江督已命南京松江兩路進兵，無論革黨商團，擒獲者全數正法。李歸言製造局節節設防，殊難襲取，深以爲憂。時王一亭在座曰：「事亟矣，有進無退。進或亦死，退則

必死，等死耳，與其引頸待戮，無寧爲國殉身。」於是由王草成商團團員反攻令，詞極激昂，授李署名發出。團員應命者都若干人，臨發，復由王沈（縵雲）葉（惠鈞）三人向衆痛哭誓師，願衆於此千鈞一髮之際，抱破釜沉舟之志，即夕奏功，則城中無數之生靈，團員數千之家室得保安全。末曰，「勉矣諸君，祝爾成功歸來。」語已，團員奮勇邁進，不稍返顧，時雖家人亦不之知。幸賴天祐，卒告成功。是役也，團員之殉義者，有俞志偉，又負傷者若干人。

夫上海，全國之重鎮也，自吳淞以至南市，防營分佈。製造局，兵家必爭之要地也，戒備嚴密，浦江中且有海軍予以翼護。乃以烏合之衆，攜窳楛之械，進攻一夜，竟奏膚功，易如反掌者，亦有故焉。吳淞砲臺爲上海之門戶，駐臺之姜君，駐巡防營之梁君，咸湖北武備學生，與李有雅。李事先馳往說合，俱不反對。滬軍營與高昌廟，爲赴製造局必經之地，悉由商團團員分往游說其防營營長，勸毋助逆。團員之素識局中工人者，復與商妥內應，既而果潛卸砲門，持以來獻。是以乃得進攻順利，犧牲甚微。而尤要者厥爲海軍艦長林建章，亦由團員說服歸順，不爾，則發砲以射，不特城中生靈物質將多糜爛，即民黨商團之已入局者亦難駐足。其後二次革命肇和軍艦砲轟市區可徵也。雖然，此非商團之功，實則人心已去，縱有長城，亦不足恃矣。

自十四日起，各界領袖星夜商謀組上海都督府，決定以小東門內清海防廳爲府址。嗣公舉陳英士爲都督，黃膺白爲參謀長；並以李平書任江蘇民政司長，兼上海民政長；沈縵雲任上海財政長；莫子經任上海市政廳正長，而由顧馨一副之；並由王一亭任上海農工商務長。此數人者，於上海光復之役多所匡助，而王尤力焉。至十八日，都督府正式成立，地方治安負責有人，商團如釋重負，

團員乃退居本位，專事出防，並籌募餉糈，以濟民軍。

維時蘇撫程德全亦響應來滬協商國事，被舉爲江蘇都督，駐節南市毛家街市府。隨來衛隊經陳都督等商請程督改以商團爲代，程亦同意。同時飛電國外，促請中山先生即日回國主持大政。而黃克強等建議先定國旗，遂於西門外江蘇教育總會開會，由沈信卿等參議，反覆研討，決以五色爲國徽。會議之際，亦由商團持械爲衛。

上海都督府佈置大定後，即從事組織滬軍先鋒第一隊，由洪承點任隊長，以謀攻取寧垣。商團同志一部分亦先期組織義勇隊，隨軍服役。嗣於十月初出發，同時浙軍朱瑞部亦響應開寧，會師之後，組成聯軍，以徐固卿任總司令。更有商團同志組織戰地幹事團，担任運輸槍砲輜重事宜。聯軍抵寧後，先攻天堡城，閱二日夜不下。李平書因遣商團砲隊教練張玉發攜砲到寧助戰，並以團中之快槍五百枝運至前綫，卒賴以攻克天堡城。江督張人駿提督將軍張勳咸棄城走，十月十二日聯軍遂進駐寧垣。是役也，聯軍倉卒組成，軍備不佳，而南京又爲天險之府，故進攻之際，多歷險阻，即商團之解送軍需者，亦備嘗艱苦。南京光復後，長江以南盡入民軍之手，聲勢大振。

（辛亥革命光復上海商團會卅六週紀念大會特刊）

清真商團紀略

清真商團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一兩年中，各商團紛紛成立，尤其是辛亥那年成立的最多，大都是由於風氣造成。青年們本是好動的，喜觀摩的，見別的行業成立了商團，團員們都上下武裝，雄赳赳氣昂昂

的，體魄強健，精神飽滿，很是可羨。於是便在自己的行業中集合同志，獨立一幟，成了一個商團。最初的目的是在保衛地方，以補警力的不足。那時每晨勤力操練，晚間常有一部分團員聚集在事務所中，談談講講，或作下棋等的正當消遣，無形之中却使許多青年身心有所寄托而入於正軌。當時的青年因為行於租界之中，往往受外人的侮辱，因此引起國家孱弱的刺激，覺得非實行革命推翻清廷，國家不能轉弱為強。尤其是在辛亥春季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成仁之後，更有一種說不出的悲痛。

清真商團的團員都是回教信徒，也因爲上述原因而成立的。起初有若干信徒曾加入商餘學會爲會員，後來有幾位教胞倡議回教本是注重尚武精神的，我們爲什麼不自己組織一個商團，頓時便得到許多同志的贊助。於是便於辛亥四月間，舉行籌備會議，公推教育界的沙君善餘爲會長，報界的武君特公爲副會長，他倆都是有新思想的人物。辛亥革命的先烈教胞底君奇峯也參加會議。他本是同盟會的會員，那天他在席上演說國是日非，人民急當力圖自強，慷慨激昂，聽者動容。說罷，便將穿的湖色熟羅長衫脫下，和袋中銀圓數枚，以及表練等捐充開辦經費，於是與會的人都紛紛認捐。不到幾天，把服裝製成，四十八位同志（後來擴充至一百二十人）便上操場「一二」「一二」「開正步走」走了。

清真商團所聘的教練員是湖北武備學堂畢業生曾在蘇州混成協三十五標第二營供職的馬君倫山（後任陳英士都督的衛隊長）。他用的是德國操法，並且教練非常認真，各團員不敢稍懈，因此清真商團的操法雖不敢說是上海商團之冠，却常常受別團的教練稱讚。沙伍正副會長又常常在晚間對

團員演講時事灌輸革命思想。想不到時機巧合，辛亥那年成立的許多商團居然不數月，能够遇到革命的機會，而對於光復上海都盡了一點小小義務，清真商團也是其中之一。九月十三日那夜清真商團担任的是防守西北城各要點如九畝地的改過所和火藥局等，而和西北城的商餘學會及珠玉業韞懷商團合作。十四日團員領到鎗械後，便由馬教練連夜教授裝子彈放鎗的手法以便知道利用。果然到了第二天晚間，消息傳來，說是斜橋外劉福彪的兵士叛變了，清真商團便和商餘韞懷兩團協同派員馳往制止。幸虧營中的指揮不肯發給鎗械，他們所持的只有刀棒之類。他們見商團團員軍械精利，便又紛紛回營，無形中消滅了一樁大禍。清真商團在光復後，並担任北車站的檢查工作，因為武裝隊伍不能經過租界，每天都乘小輪由水道到站。

同年，民軍進攻南京，清真商團的團員一部分會隨軍參加攻擊天堡城一役。後來回滬時曾搬回清軍所放出約一尺女（？）高口徑如大碗大未爆炸的砲彈一枚，和一尺以下未爆炸的砲彈數枚，以為紀念。團員更有由滬隨火車解運餉糈赴寧到了下關，因為毫無回教餐品可購，曾以山芋充飢了七天。南京光復後清真的商團團員又在下關担任兵站工作。

民國元年由底君奇峯交來陳都督的委任狀，命派員赴浦口辦理北伐軍大本營運輸軍需兵站，並軍報工作，於是團中派出團員三十人，先到浦口，駐在回教堂中，繼而隨着北伐軍直到徐州為止。歷時約三月，回滬時因為不受薪酬，曾得到皖省都督柏公文蔚的謝函。

（辛亥革命光復上海紀念特刊）

江蘇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宣統三年九月十六日上海製造局總辦張士珩由青島發電

十三日下午民團起事，聞北巡警先變，滬軍營巡防第四營繼之。縣城佔。道署焚。分隊來攻製局，業經擊退，並將情形電稟。該黨夜間撲犯兩次，又縱火一次，均經擊退。五點鐘，敢死隊二百餘人用黑煙炸彈轟北局門直進，排放炸彈，牆瓦皆飛，經謝華國穴牆，排槍數次，擊斃數十人。該黨退回，折入海軍柵門，潛由船塢轉至南面擁撲，又經劉萬祥、高孔鑄施放排槍、機關槍擊退，趙安國帶警兵十人從軍火處側擊，傷斃無算。該黨人已不多，蟬伏塢內不動。正在相持三點鐘之久，外來革黨率營兵由槍廠拆牆衝進，自後面開槍，即分警兵抵禦，連禦三次。該黨復由香樓爬至公務廳開槍，四面夾攻，腹背受敵，新調護局巡防營觀望不前，砲隊屢調不出，該黨愈擊愈衆，外援已絕，庫房火起，士珩不得已率護勇且擊且衝，赴海軍飛霆請援。革黨兩次皆由船塢及海軍事務處攻局，無人攔擊，請援，復言炮未安齊。士珩雖無兵柄，而援絕不支，實難辭責。該黨以擊斃死黨八十餘名，銜恨次骨，欲得甘心。囑軍監送珩赴寧請兵，又言不敢出吳淞。且聞該黨重賞購求甚急，輪埠車站皆派人搜查，不得已至德公司同赴青島。謹將革黨圍攻一晝夜，兵變援絕情形，先行電稟。再士珩連日籌防督戰，觸發怔忡，舊恙甚劇，暫假醫院調治。屢次發電，電局不發，專差赴濟南電局發遞。士珩謹稟，諫。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兩江總督張人駿等奏摺

南洋大臣兩江總督臣張人駿、鎮守江寧京口將軍臣鐵良、江南提督臣張勳跪奏，爲匪徒勾結軍隊猛攻寧省，官兵舍命抵禦，連戰皆捷，擬先擇尤請獎以示鼓勵，並懇派援軍，迅撥鉅款，以圖追剿而靖匪氛，謹合詞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臣等前因革匪猛撲雨花臺兼犯省城，官兵冒死捍禦，連獲勝仗，業將大概情形電請內閣代奏在案。現時省垣內外匪蹤消滅，應將戰守顛末詳細臚陳，仰祈宸廑。查九月十六日據密探報稱，革黨議定十七日夜間舉火號襲取省城，並呈僞都督徐紹楨命令數條，決以軍署爲主要攻擊。臣等當聚集署徐州鎮總兵胡令宣、營務處李廷玉、統領張文生、王有宏、李照岱、趙會鵬、楊紹寅等密爲籌備。十七日晚又據密探報稱，縣城內留駐陸軍及探訪等營有謀變情事。即飭江防營厲兵持槍以待。並飭城門一律關閉，停止寧省火車。分派江防、寧防、旗營、衛寧、徐防暨揚州調來緝私各營，分守城垣、藥庫、軍械局、造幣分廠暨各國領事館教堂。並因雨花臺爲城南要害，設被匪據，即可窺伺城中，當派江防管帶殷恭前往駐守，以爭先著。是夜四鼓，各處火起，官軍按而不動，匪無可乘。漢西、水西、聚寶、通濟各門有第九鎮叛兵分路來犯，以城關謹嚴，城上開鎗猛擊，未能闖入。城內伏敢死黨數百人，先刼上江兩縣監獄，繼刼模範監獄，隨向巡警局奪取鎗械，裹脅探訪巡防各營兵，圍攻督署，被江防及揚州緝私營奮力擊退，鎗斃五六十名。同時匪攻軍署，一由西華門進兵，一由復成橋進兵。幸旗營暨衛寧軍併死迎擊，江防軍乘勢立斃悍黨八九十名，生擒一百五十

餘名，賊始潰散。當日隨地搜殺，計斃餘匪百數十名。檢查屍身，均有偽軍印票及旂幟袖章。南城一帶貼有偽都督徐紹楨黃紙布告，語多悖逆。臣等當以徐紹楨乃朝廷專闢大員，受恩深重，或不至甘心從逆。不料是日戊刻，第九鎮先鋒馬隊竟襲雨花臺，江防軍正轉戰間，徐紹楨督帶黨匪五六千人四面環攻，江防統領張文生親身督戰，尤爲奮勇。另股悍匪分攻通濟、洪武各門，江防軍管帶殷恭先等揮兵守禦，賊軍猛撲數回，未能得力，城上守兵鎗砲齊發，約共斃賊三四百名，匪乃稍退。十九日子時，徐紹楨督兵復戰，以悍賊八九百名爲前鋒，各持炸彈冒死仰攻，鎗彈如雨。當因守兵單弱，加派江防數營以厚兵力，另派衛寧軍步隊一營出通濟門，由左路側擊，江防營又由聚寶門轉各路包抄，城上旂營砲隊乘勢助威，鏖戰通宵，鎗斃匪兵四五百名，砲斃五六百名，天明各匪丟棄槍支號衣等件，狼狽奔散。江防軍跟追十餘里，各匪渡河溺死不計其數。查驗屍身，均係九鎮兵士，檢獲鎗械軍裝無算。二十日，選派江防步馬精兵前往秣陵關一帶分頭搜勦，擊走大股餘匪，奪獲快砲二十餘尊，檢拾裝具糧秣尤夥，一并運入城中。據馬探報云，徐紹楨乘青騾帶死黨多名逃向鎮江而去。

伏念寧城孤立，倘爲匪黨佔有，勢必長驅北上，搖動京師，大局何堪設想。此次江防各營連日血戰，固由陣地優勝，策應靈捷，用能以少勝衆，傷亡無多。然城大兵單，四無援助，如非江防軍異常奮勇，各將士踴躍拚戰，焉能數日之內克告大捷。況武漢、九江、安慶陷於上，鎮江蘇滬淪於下，南昌不存，賊將北逼，徐揚不守，匪更南來。江寧當四面之衝，孤軍無分應之力。設不破格獎勵將士，恐軍心一懈，必至寧亂甫定，旋陷危機。所有查明尤爲出力文武各員（中略）應請照擬給獎以

示鼓勵。如蒙恩准，出自逾格鴻施。各將弁更當感激圖報。其次出力人員，擬由臣等查明再行續請。

抑臣等更有請者。現在寧匪羶平，百端待舉。一面曉諭商民照常開市，一面設立善後營務處，搜查奸宄，保護官署局所，暨各國領事館教堂，並嚴束各營不准騷擾地方，以期收拾民心，漸復元氣。正籌辦間，適聞皖贛匪兵力圖下犯，蘇鎮逆黨剋日上侵。處此艱危，寧省固當格外戒嚴，鎮江又須實力進剿，若待賊軍雲集，四面環攻，不特坐困孤城，且失先發制人之利。當將防堵事宜密爲布置，即分兵規取鎮江。如匪黨反正歸誠，擬予招撫。否則極力猛攻，希圖早爲收復。惟舉辦善後各事，以及招兵派探加賞等項，需款甚多，待用尤急。懇請飭下度支部迅即籌撥銀三百萬兩，妥交外國銀行保險匯解來寧，以濟急需而撐危局。又此時攻守並策，實係兵分力單，不敷調遣，兼以鄰郡皆陷，匪可隨處來攻，萬一爲賊所乘，勢必寧省難支，蘇鎮無法規復，東南大局岌岌可危。五夜焦思，惟有仰懇天恩，飭下海陸各部，迅派可靠兵輪三四艘暨陸軍一二協速來應援，以脫危難。

臣等爲維持全局起見，除分咨內閣、度支、海陸各部查照外，理合將請獎請款請兵各緣由，謹合詞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宣統三年十月十五日奉旨：所保各員均著照擬給獎。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袁世凱、臣王士

珍。
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兩江總督張人駿奏摺

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張人駿跪奏，爲江寧省城亂後，查明司道各官擅離職守，先行委員接署，所

遺員缺應請迅賜簡放，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竊江寧省城，自九月十七、十八、十九等日，匪徒擾亂，新軍叛變，事起倉卒，全城震驚。司道府縣各官及各署各局所供差人員均各倉惶出走。事後查訪，僅有准補上元縣調署江寧縣知縣陳兆槐尚未離城。計江寧藩司樊增祥、江蘇交涉司汪□棠、江寧鹽巡道兼金陵關監督徐乃昌、江寧勸業道李哲濬、江寧府知府楊鍾義、署上元縣知縣唐樹棠均尚不知下落。江安糧道吳崧因病請假就醫，臥牀不起，稟求交卸。查司道大員均有表率僚屬、籌辦餉糈職任，府縣各官各有地方應辦事宜，員缺未便久懸。且亂事粗平，筮絲待理，非臣一人所能統籌兼顧，自應先行遴員接署，以專責成。查有江蘇候補道李瑞清，立品端方，沈潛有守，堪以署理藩司；候補道劉麟瑞，才具開展，勇敢有爲，堪以署理鹽巡道兼金陵關監督；候補道李家焯，閱歷甚深，能任勞怨，堪以署理江寧糧道；候補道李國瑤，熟悉商情，才猷明敏，堪以署理勸業道；候補知府王渭賢，穩練勤明，堪以署理江寧府知府；候補知縣陶濟美，熟嫻吏事，堪以署理江寧府上元縣知縣。除分檄飭遵外。其印信無存者，另刊木質關防頒發暫行開用，以昭信守。俟事定再行咨部另鑄印信關防，將木質關防銷毀。交涉司一缺，現在尚無重要交涉事件，暫不委人。所遺江寧藩司、鹽巡道、江蘇交涉司、江安督糧道、江寧勸業道、江寧府知府各員缺，均關緊要；相應請旨迅賜簡放，刻期到任，俾臣得收指臂之助。臣督軍無方，致司道各官聞亂奔逃，並請將臣併交內閣議處。

所有江寧省城亂後，查明司道各官擅離職守，先行委員接署，自請議處緣由，除飭取各員履歷分咨內閣查照外，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宣統三年十月十五日奉旨：該省河道各缺，前已有旨諭令該督酌舉所知請簡，該督與張勳等嬰城固守，堅苦異常，所請交議之處，著毋庸議。欽此。臣袁世凱。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兩江總督張人駿奏摺附片一

再：正在繕摺間，九月二十八日由徐州電報局專差齎到內閣寄諭。仰蒙訓誨周詳，莫名欽感。臣當即恭錄，咨會江寧將軍臣鐵良、會辦江防江南提督臣張勳欽遵辦理。前次電請內閣代奏，因事機甫定，倉卒電陳，未及詳叙。經臣等合詞恭摺臚陳，並將尤爲出力各員先行開單籲懇恩獎，以作士氣而勵戎行。臣尙有不能已於言者。江防各營兵數本單，先經張勳於砲臺要隘節節布置，援蘇援皖復派五營，江寧城防留兵不多，新募各營尙在訓練。而匪徒勾結新軍，忽然起事，變生肘腋，猝不及防。該軍各將領忠勇奮發，共抱血誠，踴躍出戰，爭先恐後，其軍心之鞏固，近時實難多觀，故能以少勝多，力保危城。江寧爲南洋根本，關繫大局安危，幸賴保全，厥功甚偉。查張勳係欽差會辦江防補授江南提督一品武職大員，應如何特沛殊恩，非臣下所敢擅擬。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宣統三年十月十五日奉旨：張勳業經降旨加恩矣。欽此。臣袁世凱。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江蘇淮揚兵備道衷良致內閣總理袁世凱電

北京內閣總理大臣鈞鑒：清江兵變陷城，頑良備禦無方，籲請治罪，赴京候命。衷良稟。鑒。

宣統三年十月十二日濟南探電

頃接浦口站長陳思敬電稱，獅子山確已懸掛白旗，民軍礮船盡開至下關，站上安靜，等語。謹聞。鈐，文。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月十二日濟南探電

頃接南段總局庶務處電稱：十一夜張制台、鐵將軍由旱關逃出。十二黎明獅子山仍開炮，至八點鐘獅子山扯白旗。革軍進城。各兵輪仍住下關。全局平安。聞張制台在新河被獲，未知確否。局中扯中立旗。等語。謹聞。鈐，文。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月十二日上海探電

據南京專電稱，今早兩軍砲戰尤極猛烈之後，各首要砲台已懸掛白旗，南京危機，似迫目睫之間。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月十二日津浦鐵路南段總辦段書雲電

迭接浦口來電：獅子山確已懸掛白旗。革軍兵艦已開至下關，浦口站尙安靜。又云：昨幕府山

戰，官軍損傷太重。壯兵乏糧，今早三鐘開威鳳門過江。革軍打開太平門，遂佔獅子山。浦口江防兵一哨，退回浦鎮。浦鎮兵有兵八十餘人隨車北上，至滁州經勞提調告以前途有革軍，遂下車。當浦鎮開車時，有人開槍向擊，幸止中車頭。等語。特電聞。雲，文申。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三日津浦鐵路南段總辦段書雲電

迭奉文元電諭謹悉。提調勞承頃自浦鎮回，已帶回各車六十餘輛。並謂：存車無多，已飭德紀奧斯登即日悉數北運，客貨車、石渣車亦飭停開。張軍門已退到烏衣，將北上。江南尙無確耗。並聞。職道雲。元申。

又電：蕭縣防營叛變，徐郡已派隊往剿。雲，元申。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四日濟南津浦路提調何承燾電

聞張軍門退守烏衣，尙有兵約萬人，即駐本路車站左近。南段沿途時有革軍出沒，並無大批兵隊，尤屬難辨識。徐州已入革手，懸掛白旗，徐州道府均去，不日即舉都督。頃少滄電，又有二千軍在任橋上車之說。東省時局日見危迫，慕帥一無措置，實深焦慮。張管帶回省，議及該處情形，大致亦復如此。本路韓莊以北業經接軌，尤應預籌防範，以冀保全大局。其宜如何措置之處？尙祈速籌示遵，俾資把握。不勝盼幸！承燾叩，寒。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月□日上海探報

敬啟者：本月十四日曾遣敝友楊姓遞上一信，想已達覽。茲查海容、海籌、海琛三艦，已由鄂開行東下，海容、海琛約二十二、三可到，海籌到九江尚須旬留，到滬尚無准期也。其北伐各艦，開已指定海容、海琛、海籌、南琛、保民、建安六艘，籌備經費十萬兩，爲購辦冬衣及煤糧之用。惟各艦到齊尚須略爲修理，同向秦王島進發。聞黃興昨已致電巴羅，催程壁光速率海圻返國。同時函致新加坡商會，以海圻過埠時，如非歸順民軍，則議扣留，不准北駛。南琛、建安兩艦，前裝三海軍火赴鄂，茲南琛已東下在途，建安到九江尚須裝兵入鄂。聞粵有電請派船甚亟，業飭通濟赴粵，或云係裝兵北行也。現時，鏡清、飛鷹、江利、張艇四艘在寧，聯鯨、楚豫、虎威、湖隼四艘在鎮江，江亨在大通，飛艇、策電、宿艇在吳淞口，楚有、建威在滬，其在塢修理者爲保民、江元、湖鶚、辰列各艇。昨日滬都督及商會議擬，三海到時，開海軍大歡迎會，以示觀感而資鼓勵。海軍餉項聞黃興已承認照給，按月由滬都督支領也。上海海軍行轅現議改爲海軍總司令部，鎮江、南京各海軍處一律取銷，以一事權。海軍總司令尚未舉得有人，惟副司令一席業已公舉海籌管帶黃鍾漢充之。軍用鈔票上海一律通行，以南碼頭舊有之彩票公司改爲銀行。南京已一律辦事。程雪樓移駐金陵。黃興爲海陸軍大元帥，徐固卿爲援鄂司令，林述慶爲北伐司令。聞上海大舞台、新舞台連夜演劇助餉，座上客極擁擠，無論皮衣珠寶均投贈充助。有一碧霞女士，前夕竟捐一朵珠花，價值一千五百元，昨復捐一金釵，誠怪事也。昨接武昌友人來信，以刻下和議擬爲四大問題：一、

推倒滿政府，一、以共和爲目的，一、優待舊皇室，一、以人道爲主義，不殺戮滿人。再南京議爲臨時政府，尙有條約二十一條也。以上各情形，請轉稟帥座爲叩。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一月初四日江蘇贛榆縣訓導等致內閣電

江蘇贛榆縣隸民軍範圍，訓導龔志良、典史楊永泰帶印回籍。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調署蘇松鎮總兵段日陞呈

記名提督正任江南徐州鎮總兵調署蘇松鎮總兵段日陞爲呈請事：

竊職鎮本年正月內在徐州鎮總兵本任，因族曾孫段祺瑞提督江北軍務，遵例迴避，遂奉調署蘇松鎮。三月二十二日抵駐轄崇明縣接印任事。查崇邑海濱一隅，島立孤懸。練勇僅三百名，分防四路。炮船僅十二隻，散巡各口。域內祇六七十兵，除守備四城外，署內僅念餘人。武漢變起，即調集營隊，預籌弭患。當經各處商民苦留，未拔。九月十三四兩日淞滬蘇相繼獨立，牽動崇城，旦夕危急。職鎮即會商崇明縣王令紹曾、自治局紳嚴師韓等，聲明自己職任，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並勸諭商民，以保治安爲宗旨。各紳商當時應之，並擔任籌餉。方期守土安民。詎王令嚴紳十六日晚來署請職鎮親詣該局，會議地方佈置事。不意到局後，該紳等勾結革黨，乘間撲入衙署，踞爲軍政府司令處，改懸白旗一面。經署守備本地人周福增冒稱職鎮在局急需簽押公事，立將印信盜去。始知前受其欺，後受其誑也。登時憤極，雖率隨從寥寥十數人，誓欲犧牲一身，効死勿去。奈父老

哀阻，謂各處已紛紛獨立，一開戰衅，必致糜爛地方，勸送出城。職鎮實爲民不死，非爲己偷生也。擬即赴寧面謁安帥，再圖攻取，乃行抵吳淞車站，竟爲革軍阻查，不能前進。兩次專差遞稟，寧路隔絕，堵搜甚嚴，迭失稟函。萬不得已，滬上暫留。旋聞金陵失守，進退無據。惟有待罪奔呈，仰懇據情代奏，聽候議處。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呈。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旨

奉旨：內閣代遞，江南徐州鎮總兵調署蘇松鎮總兵段日陞呈稱，駐轄崇明縣城地方，於九月十六日被革黨撲入衙署，改懸白旗，盜去印信，倉卒出城，懇請議處等語。段日陞著開缺聽候查辦。欽此。內閣總理大臣袁、陸軍大臣臣王士珍。軍機處現月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徐州電局發電

千急，各局鑒：徐州城外兵變，危極。特聞。徐。軍機處電報檔

江蘇民清軍交戰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宣統三年九月初六日會辦長江防守事宜張勳奏摺

頭品頂戴會辦長江防守事宜調補江南提督臣張勳跪奏，爲鄂省亂後，布置江防，增募隊伍，仍

請由部速籌餉械，以赴戎機而維大局，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江江防一軍，爲沿江游擊之師，平時分防寧蘇皖境諸郡縣，零星支配，本虞單薄。今年大水，飢黎轉徙，伏莽滋多，寧之句容，皖之無爲、和州，蘇之無錫，相繼生變，臣飭員弁兵隊，相機彈壓解散，未肇巨衅。因旋起旋滅，故未便瑣瀆聖聰。迨武漢失陷，臣即欲赴援。而督臣張人駿以江寧爲南洋根本，尤屬重要。臣遂將分防諸邑支隊收集，審度形勢，先行扼守。如寧垣之五台山、獅子山、北極閣、清涼山、富貴山、半山寺，皆以礮隊步隊相爲犄角。其城外之江東橋、雨花台、秣陵關，上游之采石磯、東西梁山，下游之九洲洲、黃天蕩、草磯夾，或爲衝要險隘之區，或爲出奇設伏之所，亦預籌部署，罔敢疏虞。又以安慶地居中樞，長江腰膂，分兵兩營馳往駐紮，壯武漢之聲援，作金陵之屏蔽。惟近來訛言沸騰，羣情惶惑，無故恇擾，一夕數驚。臣旣虞內患之潛生，復防黨徒之響應，親督將士，晝夜巡邏。凡衙署局所教堂及領事所居，更派隊周番保衛。此日內布置防務之實在情形也。東電之奏，略而未詳。茲再縷陳，以紓宸廑。

抑臣更有請者：江防區域太廣，臣軍擔任太重，兵力太單。疊次電奏擬增募，合成原有之兵數爲萬五千人，由部速籌餉械。非敢稍涉張皇，實以臣軍爲東南半壁安危所繫。當此萬急之秋，遠須應援武漢，近須鎮懾江皖。兵力不足則無以制賊，餉械不足則無以練兵。默觀賊勢，志不在小，與土匪流寇不同，恐非旦夕所能平定。如其遷延貽誤，使此賊坐大，必致江皖波及，動搖南服之憂，正未有艾。臣受恩最重，塗腦疆場，誠不足惜，其如大局何。臣非不知部庫支絀，鮮可撥濟。然江南財政困難，久在聖明洞鑒之中。此次驟增多兵，無款移就。而戎機甚迫，焦灼莫名。惟有籲懇聖

裁，俯念大局，仍飭下部臣速籌臣軍餉糧械，以便早日會合袁世凱及各路援師，規復武漢。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所有布置防務增募隊伍各緣由，理合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奉硃批：布置尙妥，仍著加意嚴防，毋稍疏虞。所需餉項槍械，著度支部、陸軍部迅速籌撥。欽此。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十月初五日上海道沈敦和致內閣總理袁世凱電

北京袁宮保鈞鑒：支電敬悉。寧鎮傷民甚多，已商借滬寧鐵路紅十字醫車，日夜往來馳救。並救護隊專救寧鎮難民，推廣分會醫院達三十五處，醫士會員共五百餘人。趕辦藥品、米麥、棉被、寒衣，分運戰地接濟。職道敦和叩。微。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初五日美使署接南京電

南京來電云，有革黨一萬貳千名，又新降兵船一隊，均聚南京左近，預備攻城云。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初六日南京探電

初六早，革命軍佔領幕府山砲台，向獅子山砲台開攻，砲戰甚慢。朝陽門外又聞槍砲之響。鐵良將軍今早初六避難日本領事館。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初七日江南提督張勳致內閣電

本月初四日，鎮江、蘇、滬暨廣東、浙等處革軍，聯合約二萬五千人，來攻寧垣，勢極猛烈，城內富貴山、獅子山，城外紫金山、天寶山，並南門外雨花台，係金陵險要，均爲所困。我軍四面兼顧，力幾難支。幸將士用命，血戰兩日夜，革軍傷亡徧野，我軍受傷暨陣斃共祇二十餘人，奪獲大砲三尊。現在激戰方殷，尙未收隊。尙乞迅賜電示，俾有遵循，爲禱。受鏃切迫。勳叩。陽。

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月初八日上海探電

一、安慶人心浮動尤甚，在蕪湖及安慶革命軍擬赴攻南京，正在行軍之途。黎宗嶽由武昌路過大通，已抵蕪湖，現充總參謀官，初四日午後兩點，調集兵民，演訓革命之主義。

二、初七日徐統制所率總司令處在城外十八華里朝陽門外，今早七點槍聲砲響甚猛，鐵將軍已回衙門。

三、駐寧美國領事官現移下關，而通知該國官民云：現時在寧華官並無維持安寧保護外人之力，宜須避難上海。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月初八日德華日報

官軍與革黨在南京交戰已三日之久。張勳在城外各山上建築砲壘。惟虎山砲臺已降。現革黨正

在城內攻擊。並聞洋人已奉命速離南京。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初九日德華日報

南京官軍現已退入城內。各國領事暨洋人避居躉船，現移至長江上游略遠之處下棹。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初九日上海探電

南京革命軍肉迫太平門、朝陽門、洪武門、南門等處。城內頗極擾亂。官兵士氣甚猛，極力防守。又聞北軍不日來援。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初十日路透電

據路透南京訪事電稱，革命軍業已進城。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一日德華日報

南京戰事尙未解決。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二日南京探電

十一日革軍已佔紫金山，現攻雨花臺。總督及將軍均在日本領事衙署避難，擬派兵船保護動

身。據張勳之言，決意死守。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二日譯英文北京日報

十一日接鎮江專電稱：官軍仍堅守紫金山，並未被革軍攻破。至革兵入紫金山後之太平門一節，不確云。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二日日本使館探報

頃接南京領事由兵船無綫電傳達：今日早上，鐵、張到領事處商議，擬乘日本兵艦赴滬。有此意，尙未上船。張勳意死守。現雨花臺、觀音山皆失，電不清楚，城尙未失，情形甚危。日本領事仍在城內。他國領事早已移至下關，又移至各本國兵船上。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二日鎮江都督府致各省都督等通電

各省都督、各軍政分府、各報館鑒：今晨十時，鎮軍都親統大軍攻克金陵。林林（？）都督現暫居督署，人民安□。現正調留鎮人員赴寧辦善後事。文。鎮江公電。印。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二日滬軍都督陳其美致各省都督電

各省都督鈞鑒：南京告捷，屢電通知。先是，我軍於初十早佔領紫金山、天保城兩處，擄獲機

關砲兩尊，擊斃偽管帶黃某一名，及變兵六七十人，並生擒二十餘人。我軍陣亡三人，重傷四人，輕傷十四人。當即乘勢前進，直逼城下。張人駿、鐵良派胡鎮令宜出至蘇軍，到統領處議和。並要求四款：一、不傷人民，二、不殺旗人，三、准張勳率所部北上，四、准駿、鐵北上。除第三款萬難認許外，其一、二、四各款業已應允。午間，美領事車至場北門與都督開議，所言與前略同。當告以四事：一、張勳暫拘，俟臨時政府成立再釋；二、張勳所部概將軍械儲存小營，空手出城；三、由聯軍派員監視，將張勳全部遣散；四、張勳所收括庫款八十餘萬，須責令繳出充餉。前四款限二十四時內，尙無滿意之策，復仍立用重砲轟城。美領事即入城商酌云云。頃得確報，我軍於今晨六時攻入儀鳳門，佔領獅子山。九時太平門自開，降兵二營，鎗亦收回。十時已將全城恢復。張變（？）聞被擄。南京底定矣。滬軍都督陳。印。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月十三日德華日報電

頃得確電：南京業於昨日被革軍佔領。鐵良已逃。張勳不知下落，大約業已陣亡。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月十三日署理湖廣總督段祺瑞致內閣軍諮府電

江寧是否全陷？無論如何，援浦之兵必須速進。惟不足一鎮，已形單弱，五與十二協足禦晉叛，第六混成協與二十標急調援浦。不然，竄魯豫，則大局不堪設想。爾時雖欲平和，恐不可得。英使出頭干預，何以江寧革軍並不停戰？張軍如未枯滅，設法告之，上退太平，備船北渡。統乞鈞

酌。祺瑞。元。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五日山東巡撫孫寶琦轉盛宣懷致內閣度支部電

前因南京危險，將新幣運滬二百四十五萬，除分撥外，存通商銀行六十萬元，抵付日本銅價，不敷尚多。據銀行稟，革軍查係官款，屢來索取，幸有英大班馬雪洛，尚未被奪。屬日商持銅據往取，而日領不肯。華大班因此逃避，仍託英大班看守。等語。乞商朱使電滬領轉致馬雪洛，暫守中立，彼此不動。庶可保全。宣，鹽。琦轉。咸。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五日直隸總督陳夔龍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刪電敬悉。張提督勳營隊，先接濟南電，謂將來津，旋又接電，謂已由兗州折回徐州。是張軍奮勇，尙屬可用。若酌助餉械，並量添生力兵隊，責成扼守徐州，亦較妥速。尙希卓裁。敵處已派蕭道允文齋銀前往犒勞，並囑切勿來津。龍。咸。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六日德華日報

南京革軍現正設法進攻北京，提督張勳則阻攔去路云。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六日江南提督張勳致內閣請代奏電

初七八等日戰事已經電奏。初七日革軍僞都督程德全、徐紹楨等並兩廣江浙等艦叢集，四面來攻南京朝陽門、神策門，兵船攻浦口寶塔山。我軍力禦，生擒六十餘名，擊斃百餘名，奪大礮六尊。神策門外革匪火藥庫亦被我軍燒毀。又殺其黨三百餘人。我軍仍駐幕府山、獅子山槐臉城。革軍兵輪分攻二處，被我軍擊退。旱西門洪武門革匪外枝，由宏（？）城中城兵擊退。朝陽門革軍用大礮轟毀城門，我軍即時堵禦。並由鍾山開礮擊退。初八日早，革軍分別進攻各處，分兵抵禦。初九日革匪兩力（？）分攻雨花台紫金山，用外枝牽制，各處共有三萬餘人。勦所部兵，除守禦各城要關及浦口外，不及千人。初八下午九鐘攻紫金山，由勦督戰，戰至初九下午五點鐘，我軍傷兵三百人。外有敢死軍千人奪紫金山天保城，亦被我軍生擒二十餘人，立即正法。奈我軍孤立無援，子彈又盡，陣斃管帶一員，寧衛軍兵無一不通匪，長江舢板、海軍兵輪，亦無一不降匪，江面及火車均爲彼斷，勦與督臣張人駿、將軍鐵良實在無法，不能不退。本擬同爲一死，以報國恩，然勦軍尚在，倘堪激厲士心，以圖恢復。請代奏。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月十六日江南提督張勳請內閣代奏電

十一、全軍至浦，革軍獅子山幕府山大炮及兵船十餘艘全力攻浦，臣將隊伍調至後山。子彈僅有百萬，各兵分攜不過百粒，皆帶身旁。水無船，陸無車，只得退至滁州，由滁乘火車至徐。沿途革軍節節阻滯。十三晚三點鐘至蚌埠，革匪來千餘人，扼要攻擊，我軍戰至天明，奪獲大礮四尊，槍百餘枝，擊斃革匪百餘，生擒百餘，立即正法。十四三點鐘振旅至徐，已來隊八千人，尙有前軍

四千人候火車裝回，全軍開拔，仍無遺漏。督臣張人駿、將軍鐵良由臣同至日本兵輪，別後，旋雨花臺調集各隊渡江。臣治軍無狀，請從重治罪。臣兵至徐，分文皆無，請速撥款，立即先撥五十萬，以應急需。並請解曼利夏子彈二百萬，另槍五千枝。臣整隊伍，首以保路爲主，然後次第收復皖北一帶，以便進攻浦口。請代奏。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七日直隸總督陳夔龍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頃接徐州張軍門勳電，請接濟過山快砲八門，子彈八百出。又接魯撫電，請接濟張軍舊軍衣褲等情。查直省尙存德州機器局三生的七格魯森砲六尊，已飭配砲彈一千二百粒。軍衣褲僅有新製七百套，即擬儘數撥解。明早一併派員專車送往徐州，以資應用。特聞。龍。篠。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九日德華日報

江蘇革軍政府，現不承認資政院。提督張勳之兵在附近浦口抗拒革軍者，現被剿滅淨盡。

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九日直隸總督陳夔龍致內閣軍諮府電

昨送張軍門棉衣、砲位，曾經電聞。又據電稱，請撥曼利夏槍彈五六十萬。現在皖北一帶土匪蜂起，自應分別剿撫，子彈尙可照撥。惟鈞處現已派員南下，討論大局。接濟此項軍火，又恐外間

別生誤會。究應如何？尙請密示。龍。效。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九日江南提督張勳致內閣軍諮府電

內閣總理大臣、軍諮府太保鈞鑒：勳現將隊伍陸續收復。惟餉爲最要，乞速撥的款，飭專員駐□轉運，源源接濟。撥曼利夏鎗五千桿，或小徑毛瑟，每鎗配子彈四百粒，另撥曼利夏子彈二百萬顆，克新連珠砲八尊，配子彈二十萬粒，以資利用。此次馬隊渡江，多被淹斃，請速撥戰馬千匹，以期整頓，仍成勁旅。尙和議無成，即可扼要進戰。庶有備無患。再銑電敬悉。勳軍駐徐，自以保路爲要。惟匪黨竊發無時，該路懇暫歸軍用，車站必須駐守一營，方保無虞。刻將隊伍分紮城關外，距路綫密邇四五里，對待華洋員司，俱尙和平。定紓廛系。勳。效。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九日江南提督張勳致內閣總理袁世凱電

北京內閣總理大臣鈞鑒：請代奏。臣治軍無狀，荷蒙聖恩寬免，仍令戴罪圖功。跪誦之餘，感激零涕。臣駐徐州，將先後收回軍隊現分紮城內外，妥爲布置，保護鐵路，並嚴防要隘，以遏匪黨北來。一俟隊伍餉械籌足，遇有戰事，當奮力殺賊，以報國恩。臣勳。效。印。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江南提督張勳致內閣總理袁世凱電

北京內閣總理大臣鈞鑒：頃據豐縣知縣嚴令面稟：十九夜忽有土匪千餘人，蜂聚刼殺，猛撲縣

城，攻入佔據。該令踰城來徐，請速派兵剿辦，等語。勦查土匪殺掠，亟應掃除。已飭巡防張鎮派隊迅往辦理。請代奏。張勳。馬，印。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頃接張少軒軍門自徐州來電云：「敵軍固守江寧，因孤軍無援，奉命退駐徐州，於十五日到。惟全軍萬餘人，餉械缺乏，焦灼至極。務望體念同仇，軍食萬急，設法將九十冬臘四月協餉迅匯山東省城，以便取用。立盼電復。」等因。豫省財力已萬分支絀，惟張軍苦戰之餘，且近在隣境，譁潰堪虞，不得已，籌銀一萬兩，運至歸德，候其派隊來提。以後如何接濟？尙望鈞處裁奪辦理。琳。簡。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山東巡撫孫寶琦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迭據曹州張鎮、濟寧吳道、李直牧電稱：蘇境豐、沛、碭匪熾，相繼失陷。已撥兵馳往金鄉魚台防堵，並由張鎮親帶馬步隊分往曹單扼要截擊。等情。地廣兵單，仍恐不足抵禦，現正與五鎮及中路巡防統領妥商往援。特先電聞。寶琦。敬。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江南提督張勳致內閣總理袁世凱電

北京內閣總理大臣鈞鑒：頃又接據派赴豐縣剿匪軍官稟報：「於本月二十八夜進兵豐縣，距縣

不遠獲斬匪探三名，適與大股匪遇，官軍分投猛擊，匪退入城。正在分兵圍攻，忽傳匪首王金妮已率夥攜貨出城，向西北逃逸，當即收復縣城。一面分軍追剿及匪於十餘里之外，當場格斃十餘名，生擒匪魁孫掄泉及悍匪張永生、孫房九、黃心田、劉耳同等，會縣訊明正法。奪獲戰馬數匹，槍械多件。現仍分赴四鄉及附近沛碣一帶搜剿。一等語。竊查此次官軍收復豐縣縣城，尙稱迅速。擒獲匪衆，足快人心。謹具情電聞。請代奏。張勳叩。豔。印。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初七日江寧將軍鐵良致內閣請代奏電

良前由滬會銜電呈初十日、十二日兩電，係陳明金陵七晝夜戰況，暨械彈告罄失陷情形，並請從重治罪。是日出城後，張提督勦退渡浦口，猶收餘軍，退紮徐曹。張督與良同登洋艦，擬束身赴京，敬候朝命在案。良受恩深重，此次防守不力，咎無可辭，應請從重治罪，以示懲儆。現在抵津患病，擬稍加調治，即行進京。謹請先行代奏。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內閣發開缺江寧將軍鐵良電旨

奉旨：內閣代遞，鐵良電奏防守不力，咎無可辭，請從重治罪等語。鐵良著先行開缺，馳往徐州防軍，立功贖罪。欽此。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初八日統領徐占鳳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虞電敬遵。徐淮新軍各營，現均赴徐各縣剿匪。擬趕先造冊交代，即行來京圖報。特肅電稟。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資政院議員王佐良致內閣袁世凱稟

敬稟者：竊佐良前由資政院會議後，旋即出京回沂，於九月二十九日抵里。時海州土匪蜂起，千百爲羣，警報頻來，乞援急足。該州陳牧電請濟省就近抽撥沂州防營，會合佐良自募舊部，於十月初六日馳抵海州察看。州屬之大伊、楊集、新壩、新安等鎮，自九月二十以後，連被叛弁杜金鈴與匪首杜葵等大肆劫掠。該處商賈繁盛，且有定字旂勇駐紮，一聞匪至，有畏縮不出者，有假名放哨者，更有與匪暗通、臨時同行劫財者。典商舖號掃蕩一空，房屋亦多焚毀。其他四鄉莊村，無一不被擾害，更番搜刮，幾無虛日。如定字右旂紮在州城，十月初二日午後突以鬧餉爲名，各持快炮，先焚州署，劫獄縱囚；次及錢店富戶，任情飽掠，復縱以火；次日仍敢要求犒費。變亂之奇，已達極點。東軍到海，嚴明紀律，與匪連次接仗，又復擒斬獲勝，相形之間，不無稍稍歛跡。至十月二十八日奉到鈞札，以佐良統領定字各營。捧讀之下，感悚交縈。竊思該軍時思暴動，似難驟然接手。且分統陳占奎尙未奉到撤換明文，更難保無固執。海州地方糜爛，尤未可因此再生變故。權宜之計，惟有宣佈憲札，陳占奎仍舊分統，其調度一切，佐良虛任之，庶與軍心時事兩無妨礙。一俟匪亂稍平，再當相機請撤。至於定字旂改換名稱，其號衣旗幟動輒需款，餉源奇絀，擬請緩辦。伏思，佐良此次來海，謬承紳商各界倚爲命，實深慚愧。惟大局未定，寧蘇獨立，遇事無可稟陳。且海州電綫時通時阻，而又屢爲清江扣留，更難直達鈞座。因清江獨立，來往各電均該處經

過。擬請以後除重要事件仍應由沂州專稟請示外，其次如營務獲匪一切，可否准由佐良便宜行事之處，伏乞訓示祇遵。若賜示公件，或馬遞，或郵寄，敬乞寄交山東沂州府王守轉遞。所有佐良援剿海州土匪，及奉文接統擬暫變通辦法各緣由，合肅稟陳，仰祈大人鑒核。虔請崇安，叩謝鴻慈。資政院議員江蘇試用道王佐良謹稟。軍機處函件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江南提督張勳致內閣總理袁世凱電

北京內閣總理大臣鈞鑒：靖密，徐屬土匪迭經派兵分投痛剿，漸次掃除，不足爲患。容當查案彙報。惟各屬丁漕至今延不完納。詢之紳民，魏？云：此間係江蘇轄境。屢接程都督電催錢糧，未敢逕繳。府縣官卑力微，不克抵抗。而我江蘇現無巡撫，兩江總督又不見來，稟命無從，是以延緩。勳查地方辦事全賴長官，謹密稟我師，或催請張安帥來徐，藉資坐鎮；或另簡蘇撫，以期人有遵從，不致廢弛一切。是否有當？懇卓裁示遵。勳。禡。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直隸總督陳龍夔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宥電悉。直省援徐之軍，現有防營步馬礮合計十營，業經預備整齊，惟嫌兵力較單，總得有三省派兵聯合始能於事有濟。前次奉吉豫魯各省曾有成約，可各派兵數千人，並聞豫魯防伍已經擇要分布，刻又由敝處電商次帥、簡帥，一經得復，敝處軍隊即可出發不悞。但此項軍隊住屯小站，該處離塘沽只五十餘里，正未可空虛，前蒙允派填紮隊伍，尙請撥定見示，以資接替。无任感盼。

宣統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江南提督張勳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靖密，豔電敬悉。土匪肆擾，根源徐郡，節將剿辦大概情形電陳在案。查匪勢之盛，由於勾衷叛兵，善馬快槍，殊爲獷悍。勳軍初出亦甚棘手，嗣經選派勁旅分投兜捕痛擊，數十仗格斃至千數百名之多，擒斬載在歷年筆楮匪首孫掄泉、張得勝、惠百奇、孫得勝即孫五、褚玉鳳即褚煌煌等，擊傷薛茂發、袁吐、袁三、吳發各大股。該匪首等帶同餘匪窮哀乞命，當予收撫。王金妮一股多至三千餘人，前因被創膽落，亦願歸降，因無鉅餉，未敢收納。現乃攻破渦陽，所獲餉械充足，聲勢浩大，撲滅自較前爲難。茲遵飭撤派後路李統領帶隊於二十八晚開拔，前往援剿，情形如何，隨時飛報。惟勳軍奮力勦匪，馳逐月餘，現仍扼要截堵，未敢疏懈，弁兵多有傷亡，將校亦極勤苦，幸得殲除醜類，地面又安，似不無微勞足錄。可否先行代奏，准俟餘匪蕩平，懇恩獎卹之處，伏候鈞裁。勳，卅叩。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內閣發江南提督張勳電旨

奉旨：內閣代遞，張勳電稱，軍隊奮力剿匪，馳逐月餘，弁兵多有傷亡，將校亦極勤苦，幸得殲除醜類，地面又安，可否俟餘匪蕩平懇恩獎卹，等語。徐州土匪肆擾，勾衷叛兵，勢甚獷悍，迭經該軍分投兜剿，擒斬積年匪首，收撫各股餘匪，將士奮勇，深堪嘉尚。所有出力及傷亡弁兵，著

准其彙案奏請獎卹。該衙門知道。欽此。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月□□日兩江總督張人駿奏摺

南洋大臣兩江總督臣張人駿跪奏，爲兩江職務重要，微臣病難速痊，懇恩罷斥治罪，以免貽誤，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臣仰蒙簡畀，待罪兩江。本年秋間，武漢變起，江寧地處下游，匪黨購煽，人心搖惑，已岌岌有不可終日之勢。臣與將軍鐵良、提督張勳簡練防軍，安輯鎮攝，勉力支持。迨九月間蘇滬贛湘相繼變亂，江寧孤懸，本萬無全理。幸賴江防各營力禦新軍之亂。然東南各省均已獨立，咸以江寧爲集矢之的，糾集各路匪黨，銳意進攻。業將堅守待援，衆寡不敵，併統將王有宏陣亡情形，於十月初七日電奏在案。

嗣於十月初十日會同鐵良張勳電奏：徐紹楨、程德全帶粵浙蘇鎮等匪萬數千人，於初四日分攻雨花台及各城門。我選精兵出朝陽門，遇賊於馬羣、孝陵衛之間，鏖戰五日夜，斃賊八九百人。初九日，賊援大至，衆寡大懸，遂嬰城固守。是日，賊先犯雨花台及各城門，爲牽制之計，徐揮敢死隊猛攻紫金山。水路兵輪砲擊沿江砲台。幕府山老虎山砲台降賊，反擊獅子山北極閣各處。隔江另軍攻浦口，斷江防歸路。此初四至初九戰況也。我兵單城大，不敷分布，內外兼顧，餉械兩窮，奸細內閤，不特戰不足恃，且慮守難久持。惟盼速援，以救孤城。等語。

十二日又會同鐵良電奏：初十日賊屢犯城並攻紫金山各處，被我擊退。入夜風雨大作，賊督敢

死軍運藥多箱於朝陽門，藥燃賊進，我從烟火中猛衝，斃匪多名。夜分匪由紫金山猓蟻而升，我擒斃無算。天明賊四面轟擊，我軍多死，子彈一空，紫金不守。賊以巨礮環擊城內，四面火起，兵民不能立足，內匪乘機而起，以致不保。良等罪無可辭，應請從重治罪。寧垣困守二十餘日，餉源不濟，械彈告竭，民心已渙，援軍未來。江南只一孤城，江北同爲匪據，欲圖恢復又無立足之地。勦擬收殘軍，紮徐曹爲畿南屏障。良、人駿束身赴京，敬候朝命。等語。

維時，江北皆已變亂，臣與鐵良潛行赴滬，因匪黨搜查甚緊，當將初十、十二兩電託人代發。旋由海道繞至天津，知前兩次電奏並未達到。以徐州扼南北之衝，張勳收集散亡粗能成軍，惟兵力過單，餉械匱缺，當留天津籌畫徐州兵餉等事，冀作進取基礎，俟就緒即往會同張勳力圖恢復，稍贖愆戾。無如寧城吃緊以後，籌畫戰守，日夜焦勞，心力俱瘁，受病已深，精神亦覺恍惚，在津延醫診治，迄未全愈。兩江職務關係重要，萬不敢以敗衄之後，年衰久病之軀，再羈職任，惟有據實陳明，懇恩即予罷黜治罪，並請另簡賢員，速往任事，以免貽誤。一俟病體稍痊，即當赴京歸罪。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所有懇請罷斥治罪緣由，謹恭摺瀝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奉旨：失守地方本屬咎有應得，惟念該督効力有年，此次與鐵良張勳堅守苦戰，援絕城陷，情尙可原。既據奏稱病難速痊，著開缺聽候查辦。欽此。內閣總理大臣臣袁世

凱。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六日直隸總督陳夔龍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魚電敬悉。前議撥十營赴徐，自當預備候調。惟該營係防大沽海口兼備地方剿匪之用，如果調赴他處，必須有營填紮方妥。曾蒙鈞處允撥營填防，務望統籌酌撥，以免貽誤。或將楊榮泰所部五營調回亦可。希速卓奪。至此十營如果赴徐，係歸何人節制？各省有無同時調撥營隊？如係零星撥，各營不相聯屬，非徒無益，必多窒礙。高明必已籌及，統乞詳示爲荷。龍。魚。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七日直隸總督陳夔龍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魚電敬悉。援徐隊伍現已准備巡防十營，但須有營填紮。魚電業已詳陳。一俟奉到鈞令，即時可以開拔。惟濟南韓莊兩處，是否由部設有兵站接濟糧秣？祈即電示爲叩。龍。虞。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八日護理兩江總督張勳致內閣電

頃又接前敵電稱，革黨退去後，旋又繞從西南至固鎮猛撲開槍，意在誘入鎮南一帶暗設地雷炸彈最多之處。我軍還擊獲勝，奪獲子彈三十餘箱、帳棚數架，並未前追。現查知固鎮西南三十里之新橋一帶，已陸續開到馬步礮十六七營之多，決定北犯，等語。似此，不可輕敵，已飭該統領等扼要固守，切勿輕進。惟勳部分防各處，兵力單弱，不堪一戰。昨蒙電示已由直魯東三省各派援隊前來，現在戰事萬急，務乞飛飭出發，即日來徐，方可有濟。勳。庚。印。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九日護理兩江總督張勳來電

頃接前敵電稱，今早九點，探得革軍馬步砲等隊水旱三路全力來攻固鎮，兵勢甚猛，我軍竭力堵禦，等語。除又派數營飛往接應外。現計勳部在徐已甚少，務祈飛飭援兵速來助勳。盼切禱切。

勳。佳。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九日護理兩江總督張勳致內閣電

靖密，頃又接前敵電稱：「我軍與革黨接仗，自早九點至午後三點鐘，陣斃該黨甚多，奪獲砲彈四十餘箱，槍子二萬餘粒，奪回固鎮南六里之霸王城，該黨不支，敗退十餘里，我軍遵約未追。」等語。查革黨於停戰期內違約猛攻，幸賴前敵將領奮力抵禦，得免闖入，自是忠勇奮發，非尋常出力可比。應請代奏，懇恩嘉獎以示鼓勵。又思激發將士全恃朝廷名器。現查壽春、蘇松、福山、皖南各鎮，該總領等或甘心從逆，或不知下落，擬請即以勳軍前敵統領記名總兵周金城、殷恭先、陳德修暨昨報克復渦陽舊城之總兵銜副將李紹臣分別簡補，以昭激勸。恭候示遵。佳。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直隸總督陳夔龍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真電悉。停戰未展期限。聞革軍時有北犯之信。刻下津沽防務吃緊，望即酌調數營填紮直隸，以便抽撥巡防十營，開拔援徐。如何？盼覆。龍。尤。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山東巡撫張廣建等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徐州張軍待兵援助，已派台莊巡防兩營，並抽韓莊陸軍礮一隊、步一隊，由李分統奉選帶領，准十二日拔往。但韓台空虛，東省實無勁旅填紮，已電請陳制軍張幫辦由北洋撥隊前來協防。保東即以保直。是否先撥，尙未接覆。併聞。廣建、鼎元。真。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護理兩江總督張勳致內閣總理袁世凱電

北京內閣總理大臣鈞鑒：頃奉電示，以皖南鎮缺已補，李紹臣候有他缺，再行請簡，等因。查該統領李紹臣現在渦陽剿匪，孤軍遠征，奮力苦戰，業已克復渦陽舊城，亟應破格獎勵，以期早竟全功。竊查江南狼山鎮總兵現亦無人，擬請即予請旨簡補，以昭觀感。伏乞代奏。勳叩。文，印。

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護理兩江總督張勳致內閣總理袁世凱電

北京內閣總理大臣鈞鑒：本月初六日接奉電旨，以勳護理兩江總督，當經電請代奏謝恩，旋經恭錄諭旨，備文遣派記名總兵呂鳳山前往天津前督臣張人駿行次。昨由張人駿將兩江總督銀質關防一顆面交費回，於本月十三日到營，遵即望闕叩頭，祇領任事。伏念勳才識庸闇，迭沐殊恩，方慚報稱之未能，乃荷封圻之兼寄，才輕任重，萬狀悚惶。惟有勉力支持，認真辦理，不敢以暫時攝篆

稍涉疎虞。惟前准督臣咨稱，尙有欽差大臣關防一顆，因江寧不守，同時失陷等語，合併聲明。應請飭部另鑄頒發，以符舊制而資信守。請代奏。勳叩。元，印。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總兵田中玉致軍諮府電

魚電計達鈞座。現據探報瑤灣、宿遷、清江、鎮江、廬州、上海、南京等處民軍駐紮數目，並各將領姓名甚悉。其將領半係職之舊部，從前感情尙好，聞此次起事多是被脅，現與革黨已有意見。若和議決裂，戰釁重開，請給職五千勁旅，由台莊瑤灣一帶南下，沿路剿撫，該軍官長必多來歸，歸後又優予位置，令其反戈南攻，金陵不難克復。仍請堅持君主，以保大局。現聞革軍已違約攻徐州張軍，若職此時即率兵南下，藉分敵勢，而爲張軍援助，是否？乞酌裁。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直隸總督陳夔龍新授安徽巡撫張懷芝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元電敬悉。直省派援徐州軍隊酌定十八日由津赴唐莊上車。防務已形單弱，援穎之軍祈鈞處另行籌撥，是禱。夔龍、懷芝。鹽。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護理兩江總督張勳奏摺

護理兩江總督江南提督臣張勳跪奏，爲遵旨請獎軍隊迭次勦平徐州府屬大股土匪出力人員，彙案擇尤以勵勞動，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本年十二月初二日臣電請內閣代奏，軍隊奮力勦除徐郡各股著名巨匪，弁兵多有傷亡，將校異常勤苦，懇恩獎卹一案。欽奉諭旨：「著准其彙案奏請獎卹。該衙門知道。」欽此。仰見朝廷淬勵軍心，有勞必錄。欽感莫名。查徐州孤懸江北，界連魯豫皖三省，地方遼闊，湖蕩縱橫，伏莽潛滋，最爲匪類出沒之所。今春荒歉，游惰流爲盜賊，劫奪尤繁。正慮蔓延，適丁鄂亂，潰兵瀆至，勾裹鳴張，善馬快槍，遂乃殊常獷悍。該匪等大小數十股，或二三百人及六七百人不等，其多者甚至二三千人，到處焚殺，毫無忌憚。初猶踴躍鄉里，志在得財。後復攻佔城池，形同叛逆。防營縣勇兵分力弱，與遇輒敗，兇狡橫逆，遂至不可收拾。

臣軍初來，豐沛蕭碭之間業已徧地皆賊，郡城內外日夜搶劫，住戶晝閉，不可聊生。各屬官紳函稟告急，一日數至。魯豫撫臣亦均警報，內閣飭派臣軍出剿。爾時，臣軍甫經移駐，血戰疲勞，本思稍予休息，祇以目覩匪勢猖獗，不敢不迅速用兵，期免燎原之患。十月二十一日得報，豐縣失守，當派數營馳往勦捕，該匪等膽敢乘夜出城，分股迎敵，臣軍初出，道路不熟，又在寅夜，未獲全勝。旋經臣派撥精旅，授以機宜，合力圍攻，始於二十七日將匪擊退，克復縣城。曾經電達內閣代奏在案。各營隊仍冒雨進剿，奮不顧身。十一月初一日遇匪於碭山西北四十里之大周寨，該匪等會合各股三四千人，負固寨內，設伏出奇。官軍搶佔河堤，三面環擊。該匪開鎗轟拒，互有夷傷，自午至亥，匪勢不支，敗逃南竄。官軍奮勇追勦，復及匪於碭境迤西四十里之楊家集，該處圩垣堅固，壕溝深闊，西近豫境，北達山東，向稱小碭山，素爲匪徒逋逃之藪。各營隊分路兜捕，鎗砲齊施，越濠踰垣，奮擊前進。該匪等拒敵火器甚盛，官軍傷亡較多，至夜寨破匪逃。各營隊乘勝跟

追，先後痛擊於碭境之葛集、大寨等處，匪乃膽落，分竄遠颺。計是數役共擒斬匪首孫榆泉、張見生、孫房井、黃心田、王井田、劉耳同、張振江等，並匪衆二百餘名，當場格斃者不計其數，奪獲鎗械數百件，騾馬二百餘匹。足以挫凶燄而快人心。

是月初八九等日，迭接沛縣警報，當復派營馳赴。其時沛城已被困兩日。大軍驟至，解圍潛遁，分途追逐，及匪於距沛二十里之豐樂村。該村孤處微山湖心，地勢險惡，官軍猛撲攻進，致爲所乘，徐州新軍傷亡目兵多名，哨官王少薰亦在前敵受傷。各軍憤恨，定計包抄，冀收全功而除巨寇。詎該匪等被困惶急，乘隙遁逃。嗣在該村迤東張寨、東南五圍、西南雀寨大樓、劉大樓等處堵擊搜剿，共陣斃匪首張得勝、褚玉鳳即褚猩猩，並匪衆二三百名，擒斬匪首惠百奇、孫得勝即孫五、並匪衆百餘名。匪首薛茂發、袁六、袁三、吳發因從賊擊散，各帶餘匪窮哀乞降。當予從寬，概行收撫。奪獲馬匹槍械尤多。匪蹤頓稀，閭閻靖謐。商民交頌，僉謂爲數十年來未有之奇。

昨復將周桂林、呂鳳岐、李心勝、席永勝等各股餘匪次第招撫。除王金妮、龐三等均已遠竄豫皖外。現在徐屬土匪實已剿辦肅清。論功則克復專城，例應專案；收效則肅清全境，師不逾期。當此大局岌危，人心浮動之際，竟能發奮用命，克靖內訌，自應乘此時機，破格優獎，旣以酬其靖亂之勞績，即以作其禦侮之精神。（中略）伏查此次剿匪各軍，江防、徐防、徐淮新軍不下三四十營，又係彙案請獎，出力人員較多，經臣再三核減，擇尤開列，所保文武各員委係毫無冒濫。合無仰懇天恩，俯念時勢危急，將士勤勞，准予照擬給獎，出自逾格鴻慈。

除查明傷亡各員弁分別請卹，並將千把以下各弁咨部給獎外。所有遵旨彙案請獎剿辦徐州府屬

土匪出力各員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內閣總理大臣臣袁世凱、陸軍大臣臣王士珍（假）。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署理直隸總督張鎮芳安徽巡撫張懷芝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馬電悉。遵飭援徐巡防十營星速開拔矣。鎮芳、懷芝。禡。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署理直隸總督張鎮芳安徽巡撫張懷芝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漾電敬悉。援徐軍隊，擬以五營馳駐韓莊，其餘五營暫紮濟南省城。謹電聞。鎮芳、懷芝。

敬。軍機處電報檔

浙江

浙江光復

鄒魯

九月十四日浙江光復。

浙江於紀元前六年（丙午），萍、瀏，醴之役敗，秋瑾與徐錫麟兼程至杭州，謀舉義，運動清廷。項燃、呂潛凱、魏斌、魏勵勁、趙榮三、葉煥華、朱瑞、葉頌清、周學濂、奚駿聲、方濤、何且、許耀、陳鈍、蔣價等入盟。俞煒復運動清撫轅衛隊邵子超、陳某等入盟。時總理在日本，派黃郛、趙正平、吳思豫至浙，亦以加盟事，運動各軍將校。以故將校中加盟者有顧乃斌、馮熾中、葛敬恩等。於是合兩方加盟者，開會於西湖周莊，舉定夏超、顧乃斌爲浙江支部正副會長。三月，顧乃斌以金華張恭所部富有革命思想，往徵之。黃郛以財力支絀，提議開會於西湖，以每人所得十分之一，充本會經費。衆聽其議，舉傅孟爲會計員，會中經費，自是稍裕。會秋瑾與俞煒、周鳳岐、朱瑞、葉頌清、許耀、陳國傑等，組織體操專修科於大通學校內，以爲辦事機關。夏，趙正平、夏超密赴紹、金、處三府，於紹府聯絡竺紹康，金府聯絡張恭，處府聯絡呂東升、周華昌、沈茶卿。故同志到省與會者，七百餘人，假投考爲名，分處於各旅館。其時清吏戒備甚嚴，不得動。適蔣尊

篋自東京歸，任二標標統，開辦弁目學校，同人戴爲首領。及秋瑾案發，同志多逃，革命之勢稍殺。

紀元前四年（戊申）春，金麒麟辦砲工學堂於省城。顧乃斌以有機可乘，運動其職員黃鳳之、韓紹基，介紹砲科學生秦登、魯保士入會，再由黃鳳之介紹弁目科學生盛碧潭，復由盛介紹該堂半數弁目學生入會。由省垣將弁入會者，百數十人。會虞廷任金、衢、嚴、處四府公學校長，諸同志商議附設測繪專修科爲本會之機關，并以同志擔任功課。及秋開會，議決軍界中人，固應運動其入會，而軍界之外，亦宜運動其入會。是時顧乃斌介紹方鴻聲、彭俞等入會。俞煒聯絡法警商防營各界，警法學各界因是入會者踵相接。團體漸大，聲氣漸通。冬十月，浙路風潮起，開拒款會於兩級師範學堂，分送不完糧，不納稅，謀浙江獨立之傳單。革命之勢又盛。

紀元前二年（庚戌）浙江同志與南洋陶成章、龔味蓀，上海陳其美、李燮和、王文清、姚勇忱等，南京伍崇仁、李光、李懷臣、章木良、陳啓明，廣西陳其蔚、趙正平、冷遙，廣東趙聲，北京吳祿貞、周鳳岐等，互相聯絡。冬，冷遙由廣西至，道出廣東，受趙聲密約，擬次年在廣東起事，以浙省同志爲之援。浙省同志，因是開會於西湖，議決援助辦法。

紀元前一年（辛亥）三月二十九廣東事敗，同志擬舉義浙江。迨七月，浙路風潮起，諸同志以時不可失，力圖進行。一面聯絡各界志士，一面運動下級官長及目兵，俞煒復購民立、天鐸、神州、時報多份，分售於將校及目兵，爲間接之運動。八月，武昌起義，上海機關派姚勇忱至。同志開會於西湖，籌畫進行。九月，陳其美至，開會於雷家駒處及駕濤仙館，擬先佔杭州爲根據地，再由專車派兵奪上海製造局，進取蘇州，直達南京。時適朱瑞代理八十一標統帶，與同志商進行。同志舉

陳國傑、俞煒赴滬，測量製造局附近地圖，偵探吳淞砲台，并往蘇州察看情形。復由俞煒約同黃廣、王濤至蘇路各站聯絡各職員，以謀交通上之便利。莊之盤并於奉化試館設交通機關，招待滬、杭往來同志。是月同志在傅孟家開會，議定每星期開會兩次。因在營者牽於事，未能全數到會，遂舉定各營代表。八十一標朱瑞、俞煒，八十二標顧乃斌、吳思豫、馮熾中、傅孟，砲隊徐士鏞、魯保士，工程營奚駿聲，輜重營韓紹基，督練公所黃鳳之，憲兵營董保暄、傅其永，諮議局褚輔成，警察局雷家駒等。并定吳山、西湖、江干諸地，爲會議地址。俞煒又派呂和運動游擊第三營目兵，贊同者幾及全營。繼又開會於朱瑞家，擬運動清統制蕭星垣，八十二標統帶周承莢。并派呂公望赴永康招兵，以厚軍力。旋由吳思豫運動周承莢，周承莢允焉。顧乃斌又以戰爭時，須覓西醫臨陣救傷，商諸鎮部軍醫處書記陸鎮，運動廣濟醫學校全體學生爲會員；作戰時，爲紅十字社會會員。該校監督聞之，力阻止。幸陸鎮爲監學，與劉銘新商，得其贊同，始得如願。及陳其美回滬，復派黃郛、陳泉卿到杭，開會顧乃斌家。軍警界各同志，均與會焉。議決臨時司令官爲董保暄，參謀官葛敬恩、黃鳳之、徐聘耕、王萼四人。褚輔成任建設機關部，朱瑞爲一標司令官，陳國傑爲副官，俞煒爲參謀官，顧乃斌爲二標司令官，傅孟、馮熾中爲副官，吳思豫爲參謀官。並定九月十三日至十七日，爲舉義期間。顧乃斌又與黃郛等商撥炸彈五十枚，七釐子彈三萬顆，手槍五十枝，洋四千元，并告示旗幟炸彈若干。黃等返滬後，即機關部籌洋四千元，交莊之盤匯杭。朱瑞以子彈不敷應用，與顧乃斌商購於滬。俞煒亦慮子彈不足，偕王濤赴硤石，說其商團長徐光溥。徐因商團中子彈甚少，無以報命，乃向袁化商團李仲堅商借，允借子彈四千顆，由硤石運至南星橋，交八十二標三營顧乃

斌接收。

自各參謀偵察省城地點及旗營軍裝局後，遂開會於司令官董保暄家，議定破壞地佔據地方法。自清泰門至湧金門之地，凡保護教堂，攻擊旗營，占據軍裝局，由八十一標任之，而馬砲隊附焉。自清泰門起至湧金門止以上之地，凡焚燬清撫署，占據各衙署局所，保護金融，破壞交通等，由八十二標任之，輜重工程隊等營附焉。

計劃既定，軍需既備，於是爲新軍之運動。其步、馬、砲、工、輜各兵士，由下士運動之，下士由下級將校運動之。其最得力者，爲一標一營之弁目隊，二標三營之弁目隊。蓋弁目隊係從幹練下士挑選而來，經反覆開導，遂潛移默化，成此良果。而下士之最得力者，爲一標二營之陳福明，三營之董彰明，二標一營之毛存義，三營之江耀南、周嵐清、蔣國通等。十二日，雷家駒運動游擊隊執事官吳茂林，且與約曰：起事之日，當帶兵三隊赴拱宸橋，保護洋關及通商場，兼防淺水兵艦反抗。並運動游擊隊管帶金富有，省防哨官董國祥入會，由莊之盤選派敢死士葛廷升補入游擊隊，豫藏炸彈以防反抗。并由俞燁派錢壽彭運動軍裝局哨官厲得勝、吳遠等，如不反抗，許以相當酬報。於是省中巡防隊，贊成舉義者居大半矣。

是日，王逸、王文清、張伯奇、董夢蛟、孫貫生、蔣著卿等，率敢死隊一百餘人至杭，莊之盤招待之，分寓奉化試館仁和火腿棧及李漢臣家。嗣由方鴻聲介紹臨時機關部於五奎衛李綱裳家。十三夜，各同志聞上海光復，遂決定於次夜兩點鐘舉義，以清泰站爲臨時司令處。十四日，俞燁派錢壽彭至硤石、長安等處採辦乾糧，約王濤派同志二三人赴嘉興，預備晚間剪斷電綫以絕交通。是

日下午二時，顧乃斌派傅孟至臨時總機關部對準時刻，及購手帶電燈，以爲各隊用。七時，傅其永送手槍及子彈數百顆於顧乃斌營中，莊之盤運動電話公司經理徐述堯，并派沈劍生運動撫署衛隊司務長孔昭道，均極贊成。

及期，一標由笕橋出發，二標從南星橋出發，陸軍警察營隊官傅其永、童保暄、王桂林，排長周光臬率憲兵會同工程營前隊三排排長陳滌飭目兵開望江門新城門，左隊隊官來佛良，排長徐康樞、朱練、蔚志超、鄭戡等率目兵開艮山門，因是兩標兵士得以長驅直入。工程營前隊隊官阮鍾良偕一排排長趙立，二排排長奚駿聲，則於城中破壞電話桿綫并占據電話局，以阻交通。時二標三營前隊司務長駱虎臣同志莊之盤等均在焉。及臨時司令部發獨立二字令，步、馬、砲、工、輜各兵士及炸彈隊，左手均縛白布，以示識別。當由朱瑞宣告革命宗旨，宣畢，發給各隊子彈。

自第一路出發進城後，第二路徐卓率領第一隊魏斌，第二隊葛振，第三隊彭光耀，第四隊錢向彬等，依命令分赴各地防守。第三路徐則恂，率領第一隊趙膺到運署織造署，第二隊佔據大清銀行、浙江銀行，第三隊保護興業銀行及各銀號。第一隊張伯奇帶領，第二隊董夢蛟帶領，第三隊孫貫生帶領，爲預備隊。偕步隊二標三營，攻燬撫署。而尹銳志、尹維俊姊妹二人，身先士卒，手持炸彈，第一彈擲入者，即維俊女士也。於是撫署衛隊，不敢反抗，惟其教練官施放機關槍一次，而未傷人。及第二次施放，已被衛隊目兵奪去機關槍，撫署無抵抗力矣。於是目兵以煤油引燒二堂庭柱，火即蔓延，左近民房，幸未延燒。清巡撫增韞由後圍牆逃逸，爲二標兵士所獲，交傅孟帶至福建會館，增韞家屬亦至。其他各隊，均能如所計劃者進行。

十五日黎明，各處均光復，懸白旗。惟旗營中，尙負隅抗拒，故砲隊管帶張國威，隊官徐士鏞、魯保仕率領砲隊，以城隍山爲砲兵陣地，砲擊清將軍署。工程營排長陳滌，在官巷口偵察地形，埋設地雷。一標一二兩營，亦尙包圍旗營，互相攻擊。副旗營知力弱，不能敵，以貴林、穆克德春爲代表，赴總司令處，懇求情願繳械歸降。由周承茨派傅孟搜索旗營，黃鳳之點收槍械。於是杭州全城光復。

湯壽潛爲都督，褚輔成爲政事部長，莊景仲爲財政長，汪嶽爲杭州民事長。

各府聞省城光復，相率反正，惟清嘉興統領沈棋山拒焉。嘉興同盟會以七電告急，顧乃斌於是率部隊二標三營往平之。未至，沈棋山已逸，由董道勝、陳家玉兩統領維持秩序。於是嘉興光復，組織軍政分府，舉方於司爲府長，同盟會員如龔味蓀、金燮、周鈺、徐潤如、計宗型、張煥伯、陳仲權、潘謀先、戚作舟等均在焉。

湖州光復，亦組織分府，舉俞寰澄爲府長，李之久爲民事長，同盟會會員如陳其美、姚勇忱、龐青城、張人傑、沈譜琴、戴天仇、沈士遠、沈均墨等均在焉。

金華於七八年前張恭稍有布置，因事洩，繫獄南京。及出獄，即往金華組織軍政分府，設立民團，舉朱郁荃爲府長，張恭爲民團長。

衢州聞杭州光復，流言四起，人心不靖。於是同盟會員詹某及紳士鄭永禧等，組織軍政分府，舉李龍元爲府長。

嚴州余光凝、包汝羲、邵次珊，向來鼓吹革命甚力，及聞省城光復，亦組織軍政分府，舉葉法書爲府長。

處州黨員極多，因該處崇山峻嶺，可爲修鱗養爪之用。且呂東升招待黨員，極爲周至，故黨人多赴之。及杭州光復，遂組織軍政分府，舉呂東升爲府長，

寧波爲五大通商埠之一，人口稠密。且鎮海爲浙江門戶，海軍根據地也。清以陸軍第二鎮駐紮寧鎮，以資鎮攝。軍隊中有黨員陳鈍、秦登、呂潛凱、許耀、葉頌清、葉煥華等，平時已有布置。及武漢事起，甬人趙家藝兄弟、范賢方兄弟、及盧成章等，組織保安會，爲光復謀。至十七日，決議起事。當由范賢方等率民團，親執民軍大旗，通告民軍秋毫無犯。於是商民歡迎，爭懸白旗。是日清統領劉詢、常榮清，統帶張載揚、馬志勛等均明大義，誓師小校場，發命令，纏白布，示識別焉。於是取消保安會，而組織軍政分府，舉劉詢爲府長，常榮清爲副府長，以馬志勛爲軍事部長，范賢方爲執法部長，張世杓爲總務部長，謝亦壽爲秘書長。

自杭州光復，王逸即回紹興，組織軍政分府，舉王逸爲府長。且有同盟會會員謝飛麟、何且等襄理其事。委余冠從爲軍事部長。

台州自杭州光復後，王燮陽與姚桐豫由杭回台，組織軍政分府，舉姚桐豫爲府長，王燮陽爲司令官。嗣因台人反對，遂改舉雷廷瑞爲府長。

溫州自杭州光復後，徐定超兼程回溫，組織軍政分府，舉徐定超爲府長。

（節錄增訂版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三篇光復之役中一節）

浙江光復記

郭孝成

義師四起，浙江全省震動，官場惶恐情形，已達極點。九月十三日，諮議局沈副議長至撫院，請拆卸滿人營牆，盡編漢籍，宣告獨立，以免慘殺，增撫不允。十四日復召集官紳會議撫轅，磋商終日，迄未解決。瀕行各紳告以禍懸眉睫，後悔無及，增卒不悟。是夜二時果有敢死隊及八十二標新軍，乘南星站專車入城，先攻撫署，直撲二堂，連擲炸彈，撫署火熾。衛隊及巡警消防，見勢已烈，均袖綴白布，以表輸誠。當焚署時，禁撞火鐘，故居民不驚。迨全署已成焦土，即將衛隊軍火取用，順道佔據軍裝局。時則防營亦投順歸附，並派支隊，分據大清銀行及藩運各庫。清撫增韞避於馬廐，旋被拘禁，藩司吳引孫不知所之，提法司啓約、織造聯榮逃往上海。

九月十五日九時，諮議局改爲軍政府，舉湯壽潛爲民政長官，童訓爲臨時都督，褚輔成爲民政部長。既復由童君取消臨時都督，公舉湯壽潛爲浙江大都督，周赤城爲軍司令官。

杭州原有旗營，民軍圍其四週，杭防均願投降，惟將軍未許。軍政府命清撫增子固函致將軍德濟速降，以免其死，德濟不允，槍擊投函者。嗣增子固復遞一函，德仍堅持，民軍遂於吳山開礮，轟旗營，死傷約二十餘人。德濟亦命旗兵於營中登梯開礮，隆隆之聲，遠邇震動。然民軍雖兵精氣盛，孱弱旗兵，何難即時掃盪，惟以不忍慘殺，故於十五日午後，由杭辛齋攜同穆詩樵入旗營，邀貴翰香出，至諮議局，以期和平解決。貴翰香謂請民軍先行停戰，湯爾和謂停戰須兩方同時停止。當經公議兩條件：（一）旗兵既從此編入民籍，則彼此永無交戰之理，但應繳出之槍彈子藥，須限

本日七點鐘爲止。(二)旗兵向以兵餉爲生，現既改編民籍，一時斷不能使之失所，暫仍照舊發給餉項，俟時局稍定，爲徐圖生活之計。貴翰香謂立繳槍械，恐難辦到。周赤城謂既已交戰，萬無久待之理。況旗兵前既懸白旗，又開槍轟擊，殊難取信。衆皆以旗兵截殺營內漢人，異常憤恨，貴翰香極力辯明，請湯都督於所訂簡約二條後，親書數字，以爲信約。時湯壽潛尙未來杭，原以周赤城暫行代理，周赤城遂書以上兩條大衆公議，萬難再展。貴翰香入營，初猶未見停戰，至晚七點鐘，旗營兵丁，始行應允，願繳槍械，民軍亦不進攻，是夜戰禍遂滅。

九月十六日商店一律懸掛白旗，照常開市，民軍一面出示安民，佈告起義宗旨。一面禁制前清官吏，勒令清理公款，藩司吳引孫，交涉司王省三，軍事參議官袁思永之流，均在其列。其餘各局所，仍需開辦者，或酌撥經費，或派員接理，均能井井有條。

湯壽潛履任後，迭發示諭，沿途曉諭，大致以救民水火共享和平爲宗旨，外人之生命財產，亦宜切實保護，深恐無知愚民，妄自驚擾。無奈市井奸民，乘機肆毒，以致搶掠之事，時有所聞。其尤甚者，莫如刦米店，搶典當，明目張膽，白晝橫行。而軍人中無知之輩，亦有擅入民家，掠取財物之事。湯都督痛念民生，不勝憤怒，一律嚴懲不貸，匪徒稍戢。乃更有無賴之徒，假軍政府名，徧向城廂各地，肆意敲詐，湯都督立飭司令部嚴密查拿，分別正法。並以光復以來，巡警多不上崗，即飭總監，速行整頓，以衛人民，而保治安。查浙江九月杪之搶案，幾至無日無之，當戎馬倥傯之際，內政固難周及，然光復半月之久，而未能整飭一切，稍蘇民困，當局者實未能辭過。其附郭之搶刦，且至無時或息，故論者均以主持民事者，不能趕辦團練爲言，亦非過苛也。

浙江光復之際，清軍正全力攻武漢，而南京未克，急思連合蘇滬健丁，以取金陵，而援武昌，是亦刻不容緩之事。故當內部未盡統一，已派人赴武昌，查看情形之緩急，以爲進兵之預備。尤以武昌距杭較遠，誠恐鞭長莫及，是合力攻金陵，即可制清軍之不能恣情武漢。故同時派李仁壽赴南京鎮江一帶，實地調查，一面整率戎行，專車赴滬。深恐小民疑惑，出示曉諭。故十月初旬浙軍已全集上海，金陵之克，以浙軍功爲最多，則知當事先機之籌畫，爲不可及也。

軍政府既遣全省軍隊，協攻金陵，杭州兵力，因之單弱，且搶劫之風，亦未全息，爰是將湖防一營，調省防守。又恐攻寧之兵，雖稱極盛，然張勳強頑不靈，非厚集兵力，仍恐未能奏效。軍政府以紹興軍政分府王繼高爲光復軍中之健將，請其督隊出援，予以精銳，給以厚糈，遂即帶領義勇隊蚤夜赴援。

十月初九等日，湯都督迭接龍潭鎮江發來南京獲勝捷電，分別傳示，歡聲雷動，各辦事人精神爲之一振。旋得南京光復電訊，一班人員僉謂南京雖復，北虜猶張，漢陽又被清軍蹂躪不堪，亟宜誓師北伐，以絕禍根。遂一面組織北伐義旅，一面派遣援鄂精兵，總司令官周照會第二協統，略云：照得金陵克勝，北伐在斯，亟應率師振旅，整赴幽燕，掃除胡虜，以奠我漢土萬年之基。本司令部籌畫全局，決定將第二三標之舊兵一二兩營，歸併第四標，爲出征之預備。第四標之新兵，撥歸第三標，仍駐鎮海，再募新兵一營，以實地方之防禦。至歸併一切實施，及添備裝械徵募新兵事宜，悉賴該統領盡籌碩畫，統率師干，以一事權。

湯都督以援鄂伐北，均在即刻，非擴張籌餉，不足用兵，特照會籌餉各紳，儘力勸募。並

以測繪學堂製圖科學生全部投効，即飭令速繪淮北以上沿江沿海要道形勢，預備北伐之用。又以勞師遠征，非情報確切，行軍益加障礙。十一月初四日，考取軍事偵探六十五員，以爲北伐前途之助。

湯壽潛自任浙都督，勵精圖治，如軍政如民政如財政，雖賴在事諸君熱心輔助，而任免悉當，以故措置咸宜。惟以東南西十餘省次第光復，臨時政府，業已建立於南京，孫大總統以交通部總長相委任，浙人士極力挽留，然中央政府非得一二老成，不足服衆望。於是浙省磋商繼任者，或以陶煥卿，或以章太炎，或以蔣尊簋，三公均推讓不就，函電交馳，終難取決。十一月二十三日，遂於都督府中，舉行選舉，到會者除軍事發難等部外，尚有政事鹽政財政各部長，並每府代表一人。初意仍主張留湯，嗣以湯公已決赴寧就職，祇得重新另舉。但聲威素著，人望所歸者，莫如全浙軍統將尊簋。按蔣君前由粵回浙，紳商學界均極歡迎，比即由湯都督照會請任全浙水陸軍總統。蔣君顧念桑梓，概允擔任，已於十一月初六日，於陸軍小學堂舊址接印視事。茲舉爲浙江都督，表同情者甚衆，卒以二十二票當選，湯都督遂於十一月二十七日交卸赴寧，蔣都督於二十八日任事。

蔣都督履任時，即通電各省，並布告軍隊，略謂我軍人重道德，守紀律，上下彼此，有若父子兄弟。本都督任軍統時已深知之，亦且重言之矣。今承父老先生之推委，猥膺都督，謹於中華民國元年元月十六日（陰歷十一月二十八日）任事，仍賴我軍人協心齊力，同舟共濟。今以介冑禮見，敢布腹心，惟我軍人念之。我軍人兩月來捐生命而勿惜，耐勞苦而不辭者，果何爲者也？非爲此共和民

國乎？兵與兵和，兵與民和，兵尤當與國和，夫而後共和民國能成立，而軍人之名譽，乃垂諸天壤而無窮。今者前敵諸將士，冒鋒鏑，枕干戈，凡所以求大功之告成者爲國也，即爲民也。留守諸軍隊，詰奸宄，緝盜賊，凡所以求地方之治安者，爲民也，即爲國也。不有行者，則北虜未除，無以伸天討；不有居者，則內地騷擾，誰與裕餉源？吾願居者念前敵之勇敢，則生其敬，行者念留守之勞苦，則生其愛，此所謂兵與兵和也。我軍人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凡一粟一絲，何莫非吾民所供給。況軍興以來，各界輸將，爭先恐後。即巾幗賢媛，皆効奔走，人民之於軍人至矣。而我軍人更能於勞力金錢之外，犧牲其最寶貴之生命，以爲衆人求幸福，此所以爲天下重也。吾願吾軍人每飯不忘國民之勞，吾尤願吾國民安居毋忘軍人之方，此所謂兵與民和也。且吾聞有通國皆兵者矣，未嘗有舍兵而可以爲國者也。吾最親愛之軍人，聽之聽之，兵與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國之恥皆吾軍人之恥，國之榮皆吾軍人之榮，今既一德一心，相與締造此新國家矣，遣大投艱，未竟之功，何以盾其後，將來之事，何以策其全，我軍人其念之哉！毋狃近利！毋昧遠謀！毋以私害公！毋以小加大！他日轟轟烈烈，得置吾中華民國於地球一等國之上者，何莫非我軍人之方。如身使臂，臂使指，猛厲直前，共同一致，吾軍人之強強於是，吾軍人之勇勇於是。故曰，兵與國和也，夫而後得曰共和，而軍人之名譽乃垂諸天壤而無窮。觀斯文可知蔣氏之爲人矣。

先是浙江自杭州宣告獨立，各府州縣均以省垣旣已光復，自當爭先景從，以表示人民之程度。故九月十六日，寧波紹興二府，同時布告獨立。紹興舉程贊清爲民政長，寧波舉劉詢爲都督。而金華湖州鎮海餘杭各府縣，亦於是日光復。九月十七日，嘉興衢州二府，繼踵而起，嘉興舉方青箱爲

民政長，組織軍政分府。衢州舉鄭懷玉爲軍政分府，李元龍爲民政長。旬日之間，後先一轍，不勞一師，不血一刃，而浙江全境咸歸漢族，既足以觀人民之傾向共和，而光復之際，秋毫不犯，雞犬不驚，亦足以見民軍之維持秩序矣。

浙省以光復以來，搶風日熾，非趕辦民團，萬不足衛地方之秩序。政事部褚部長咨呈湯都督云：案照浙省各府縣，前經都督檄飭籌辦民團，藉資捍禦，通行在案。本部長迭據各府縣報告籌辦情形，其辦法因地制宜，固理勢所不能強同，而或稱局長，或稱團董，名目紛歧，殊不足以一事權而昭劃一。茲擬暫定各府縣民團，酌設民團總長一人，隨時由本部照會委任。嗣後各屬呈報民團事宜，務請查照前定名稱辦理，一俟訂定各屬民團章程，再行呈核。

軍興以來，市面恐慌，金融阻滯，推其原因，皆由富家大戶，紛紛提現，或赴省外，或即家藏。尤不堪者，竟以大宗現款存入外國銀行，遂致現銀益少，週轉不靈。浙軍政府，深知此中委曲，特發行軍用鈔票以濟市面。惟此種軍用票，暫時不兌現銀，須俟明年三月念五，始爲取現之期。恐人民狂於故習，不免駭怪，特詳訂章程，廣爲通告。略謂貨幣一項，但求確有信用，可以流轉，現錢與鈔票實屬相同。現此種軍用票，本軍政府力任擔保，通行全省，萬無不信用之理。況爾等人民身家性命，一一均在本軍政府保護之下，本軍政府爲紓民財流通商販起見，可以設法救濟之處，自無微不至，斷不忍使爾人民，有絲毫之損耗。此可以與全浙人民相見以誠，而全浙人民所不須疑懼者也。所有章程，刊列於下：

浙軍政府發行軍用票章程

(一) 本軍政府爲維持市面起見，發行軍用票，以資周轉，定名爲浙江軍用票。

(一) 本軍政府所發軍用票，以元爲單位，分爲一元五元二種。

(一) 此項鈔票發行額數，暫定爲五十萬元，但得視市面情形，隨時伸縮。

(一) 此項軍用票使用効力，與市上通用銀元無異，准其繳納賦稅，及一切公項。凡在本軍政府管轄區域內者，無論何人，均應一律行使，不得阻梗。如有藉詞不收，或留難抑價者，准商民等據情呈控，一經本軍政府查實，立即嚴行懲辦。

(一) 現值軍用繁興，所有此項軍用票，暫不兌現。但至明年三月二十五日以後，准由本軍政府照其額面價格，一律發兌現銀。

(一) 凡零星買賣，數在一元以下者，得以軍用票一元找回銀角子及銅元，無論何項店鋪，均須照找，不得阻梗。

(一) 本軍政府於財政部設軍用票發行處，經理此項軍用票發行事宜，一切辦法，另章規定。

(一) 此項軍用票之製造，及發行之權，屬於本軍政府。如有私刻假票者，照違犯軍法治罪。

浙省自光復後，釐金漕糧，業皆撤免，大宗公款，因之無著。惟是軍需政費，支用浩繁，無米爲炊，斷非至計，不能不急籌變通之方，以爲挹注。擬征收市房租金三個月，由租戶交納，房主負擔。且於征收後，仍以公債票，照數發給。如此辦法，在各房主與租戶，均無絲毫之損失，而在財

政部一旦增此巨額，藉以維持危急，實於浙省今日之財政，關係至大。茲將其徵收議案，列於左：

浙省徵收市房三月租金議案

第一條 凡向納房租之市房，均征收三個月租金，按月清收。

第二條 前條租金，由房主負擔，由租戶交納，如房主有自己營業市房，由徵收者公估租價，由房主交納。

第三條 征收期限內，定自今年十一月起，至明年正月止。

第四條 凡在此三月中，所有各租戶應征繳之房租，得照數扣除，仍繳原來經營房租之人員收納之。

第五條 前條照數扣除外，按照所收租金之數，給以公債票。

第六條 各屬市房租金，由財政部照會各屬民事長，委託該地舊管房租之人員，會同商會征收，惟須十月前，先行通告。

第七條 凡交納租金者，應給以收據，用財政部頒發之聯單式，無論給由租戶轉交房主，或直接交與房主之收據，均得就近持向募集公債總分經理處，分換公債票。

第八條 上月所收租金，該民事長應於下月初十以前，連同清冊，彙解財政部。

第九條 凡徵收租金，至五萬元以上者，得提百分之一，作為辦公費。五萬元以下者，一百分之二，一萬元以下者，百分之三，一千元以下者，百分之五。

第十條 凡抗徵者，停止營業，拖欠者押追。

浙江軍政府臨時約法

第一章 總 綱

第一條 中華民國浙江省人民，以固有之區域，組織軍政府統治之。

第二條 本軍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各部政務員，與議會法院三部構成之。

第三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共和憲法施行日，失其效力。

第二章 人 民

第四條 凡立於本軍政府之統治權下之人民，一律平等。

第五條 人民得享有左列各項之自由。

(一) 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所定，不得逮捕審問處罰。

(二) 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

(三) 人民有保有財產之自由。

(四) 言論著作集會結社之自由。

(五) 書信秘密之自由。

(六) 遷徙住居之自由。

(七) 信教之自由。

第六條 人民有呈請於議會之權。

第七條 人民有訴訟於行政審判院之權。

第八條 人民對於官吏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爲，有陳訴於行政審判院之權。

第九條 人民有應任官考試之權。

第十條 人民有選舉及被選舉之權。

第十一條 人民依法律，有納稅之義務。

第十二條 人民依法律，有服兵之義務。

第十三條 本章所載人民之權利，於有認爲增進公益，維持治安，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得依法律限制之。

第三章 都 督

第十四條 都督由人民公舉，任期三年，連舉時得續任，但以一次爲限。

但都督有特別障故，或辭職，不能執政時，由議會選臨時都督代理之。

第十五條 都督總攬政務，對外爲全省之代表。

第十六條 都督公布議會議決之法案，執行之。對於議會議決之法案有異議時，得作成異議書，於七日內提出議會覆議，以一次爲限。

第十七條 都督於議會開會期中，提出法案及豫算於議會，要其議決。
第十八條 遇緊急必要時，都督得發代法律之命令，爲豫算外之支出。

但須於次期議會，求其追認。

第十九條 都督於法定議會開會閉會時期外，遇有必要時，得召集臨時議會。

第二十條 都督於議會會期中，得出席發言，及命政務員出席發言。

第二十一條 都督統率全省水陸軍隊。

第二十二條 都督得依法律，任用全省各司政務員，但任用各司長時，須得議會之同意。

第二十三條 都督依法律制定文武官規。

第二十四條 都督依法律宣告戒嚴。

第四章 政務員

第二十五條 各司政務員，由都督依法律委任之。

第二十六條 政務員，襄理都督，承都督之命，執行行政務，發布命令。

第五章 議 會

第二十七條 議會由人民選舉議員組織之。

第二十八條 議會議決法律案，及預算税法，募集公債，與國庫有負擔之契約。但基於法律之

支出，議會不得減除。

第二十九條 議會審理決算。

第三十條 議會得受理人民之陳請書，送於都督。

第三十一條 議會得提出條陳於都督。

第三十二條 議會得質問都督及政務員，求其答辯。

第三十三條 議會以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對於都督，得提出不信任書於中央參議院，但限於法律上之罪犯。

第三十四條 議會以出席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得彈劾政務員之失職，及違法。

第三十五條 議會於每年中開會，每以八九十十一四個月中爲期。

第三十六條 議會於每年法定時期，自行集合開會閉會。

第三十七條 議會得自制定內部諸規條，并執行之。

第三十八條 會議議員，在會內之發言表決提議，在會外不負責任。但用他方法發表於會外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九條 會議議員，除關於現行犯外，於會期內非得議會之承諾，不得逮捕。

第五章 法院

第四十條 法院以都督任用之法官組織之。

第四十一條 法院之編制，及法官之資格，以法律規定之。

第四十二條 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上級官廳之干涉。

第四十三條 法官非依法律受刑罰宣告，及應免職之懲戒宣告，不得免職，并不得任意更調之。

第四十四條 法院以浙江軍政府之名，依法律審判民事訴訟，及刑事訴訟，其他特別訴訟不在此限。

第四十五條 法院之審判，須公開之。但有認為應秘密者，得停止公開。

第六章 附 則

第四十六條 本約法有議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贊同，得提出修正案。

第四十七條 本約法所定外之遺留權，屬於議會。

第四十八條 本約法之解釋權，屬於議會。

浙江都督府官制修正案

第一條 都督設置職官如下。

秘書長。

秘書員。

譯員。

錄事。

掾史。

第二條 秘書長承都督之命，督率秘書員，分掌吏事，並考核一切文牘事宜。

都督關於政務，召集各司長會議時，以秘書長爲書記長。

第三條 秘書員承秘書長之指揮，各處理其所掌職務。

第四條 譯員承上官之命，掌翻譯事務。

第五條 錄事承上官之命，掌繕寫事務。

第六條 掾史承上官之命，掌庶務會計各事務。

第七條 都督府設軍諮處，輔佐都督，掌軍隊戰守事務。

軍諮處官制，另法規定。

第八條 都督府設外交官，承都督之命令，掌理交涉事務。

第九條 都督府附設二局。

法制局，掌草擬法規，審查各司長提案，及調製各司統計事務。

印鑄局，掌編撰官報及印行事務，並製造官用文書票卷，及官署職員印信關防鈐記事務。

第十條 各局職員如左。

(一) 法制局局長編纂員錄事掾史

(二) 印鑄局局長編纂員工師工手錄事掾史

第十一條 局長承都督之命，總理局務。

第十二條 編纂員承局長之命，掌編訂及審核事務。

第十三條 前條各職員人數，及辦事細則，由都督府自定之。

（中國革命紀事本末第二編）

浙江辛亥革命紀實

褚輔成

編者按：關於浙江辛亥革命的記載，一九五四年近代史資料第一期有鍾豐玉光復杭州回憶錄，呂公望辛亥革命浙江光復記實，張效巡浙江辛亥革命光復記事，可參考，這裏不重出。

浙江革命勢力之分布

浙江革命勢力之胚胎，遠在同盟會成立之前，清光緒念六年，北方義和團排外運動失敗，清室向各國求和，訂喪權辱國之辛丑條約，國民同深憤慨。餘杭章炳麟（太炎）、紹興蔡元培（鐔青一字子民）、嘉興敖嘉熊（夢姜）等，羣集上海，以文字鼓吹革命，發行蘇報，並組織光復會，結合同志，共圖舉義，兩浙聞風興起者頗衆，徐錫麟、陶成章、魏蘭、龔寶銓、呂公望、王文卿、屈映光、李組紳、王載卿、葉頌清、許耀、吳斌、夏超、劉鳳威、周六介、周亞衛、周琮、張烈、王一、闕玉琦、張偉文、楊哲商、尹銳志、尹維俊等，先後加入。嗣徐錫麟在紹興創辦大通學堂，竺紹康、王金發、呂逢樵、趙宏甫、胡士俊、馬子畦、陳柏平、盧鍾嶽、董齊時、周志由、程毅、應

聲等，均爲該校之主要人物，初由竺紹康介紹嵊人姚定僧爲校長，旋由秋瑾主其事，培植革命青年，注重軍事訓練，教職員及學生多紹、處、金三府屬富有革命思想之青年，尤以嵊縣縉雲兩縣人爲多，皆爲他日革命實行家。在紹興尚有謝飛麟主持之東湖中學，與徐錫麟主持之紹興府中學，兩校學生亦充滿革命思想，均分頭秘密活動。杭州武備學堂學生，侈談革命，監督三多雖爲旗人，亦無法遏阻。蔣尊簋在日本士官畢業後，回浙辦弁目學堂，有志革命之士，多投考受訓練，浙省編練新軍，中下級幹部大半爲武備、弁目兩校畢業生，皆富有革命思想。赦嘉熊復在嘉興籌設溫台處會館，網羅客籍健兒，徐小圃等俠義之士，願爲効死。縉雲呂逢樵、趙舒、趙宏甫、金華張恭、周華昌、樂清馮豹、陳乃心、雲和魏蘭魏子文等，分赴溫、台、處、金各府屬聯絡志士，呂逢樵、趙舒、趙宏甫等，奔走聯絡，尤爲盡力，並在處州縉雲壺鎮各設體育會，倡辦團練；竺紹康、王金發、胡士俊、應聲在嵊縣倡辦團練；謝飛麟、胡士俊爲培養革命種子，在嵊縣倡辦愛華女學，尹銳志、尹維俊、謝蓮英、徐湘筠等女革命家，均爲該校學生；復在紹興、嵊縣倡辦僧教育會，僧學堂，鼓勵僧徒起而革命，許鐵崖烈士即魏峯和尚等，均受其感召，故光復時，紹興有僧團北伐軍之組訓。一面復在嵊縣與胡士俊以通俗講演爲名，分鄉巡迴講演排滿意義，與周志由、胡競思、許雲祥、呂衡、袁旭、張庭萱、趙伯棠、張庭顯、馮蘇、沈志熙、盛鍾彥、陳成、王炯武、沈曜、黃高翔、趙桐、尹贊湯等，或結大同學社，或辦夜校，或襄辦團練，或供奔走。嵊縣革命思潮之普遍，革命分子之奮起，成爲浙東歷次革命之發源地，竺紹康、胡士俊、王金發三實行家而外，謝飛麟領導之力尤多，並於嵊縣城先後設華英鼎成兩藥房，爲革命秘密通訊機關，與滬、杭、紹通聲氣。一

面暗中連結台、處、金各屬秘密會黨。光緒三十四年三月，一部分曾在嵊縣西鄉首次起義，樹革命軍旗幟，與清兵戰，殺死清軍統帶哨官劉慶林、李逢春等，及清兵數十名。事敗退入東陽，清吏懸重賞通緝，竺紹康、王金發其他重要分子，亦皆亡命。武義、金華、蘭溪相繼發難，響應革命，其時革命勢力已深入兩浙內地。先是，光緒三十一年同盟會成立於日本東京，秋瑾奉黨魁命回國爲革命運動，先至嘉興，徵得黨員不少。冬季到杭垣，寓過軍橋榮慶堂客棧，運動弁目學堂學生周亞衛、吳斌、徐忍茹等多人，加入光復會。次年秋瑾由褚輔成介紹，進南潯女學堂執教鞭，女教員徐自華等多受其感召而加入同盟會；不久即辭職赴杭紹各地徵求黨員，從者甚多。三十三年秋瑾赴滬，與尹銳志、陳伯平、姚勇忱等組織銳進學社爲聯絡各省同志之機關，乃因製造炸藥，失慎爆裂，陳伯平受傷，機關被巡捕房封閉，遂潛回紹興暫隱。斯時浙省革命勢力日益擴展，黨員已散布各地，各界待機而動。光緒三十三年，徐錫麟謀在安慶發難，約江浙等省響應。秋瑾奔走嘉興、杭州、紹興，督促諸同志從速準備，並命大通學堂學生及嵊縣竺紹康、王金發各部舉義，復遣周亞衛星夜赴嵊，協助率軍出發。不幸徐錫麟擊殺皖撫恩銘後，功敗垂成，即以身殉。馬子畦、陳伯平同被害，盧鍾嶽後到被囚。浙撫張曾敷得訊，電令紹興知府旗人貴福，率兵圍大通學堂，捕秋瑾及豫籍同志程毅。六月四日秋瑾被害，臨刑有「秋雨秋風愁煞人」之句，傳誦士林，程死獄中。當時在大通學堂者，尚有王金發、姚勇忱、胡士俊、尹銳志、尹維俊等，突圍逃滬。同時謝飛麟在東湖學堂任監督，領導學生革命，來城訪秋瑾，適逢大通案發，亦幾被捕，旋逃滬。與章韻鏘等辦女報，鼓吹革命。屈映光、楊鎮毅、洪士俊、項儒等，於台州創設耀梓體育學堂，與大通學堂相策應，亦受秋案

影響而停閉。然仍改爲耀梓師範學堂，散佈革命種子，故革命黨雖遭此挫折，而潛勢力依然猛進不已。同盟會總部復派陳其美（英士）返國駐滬策動，聲勢益振。是年冬，清太后與清帝同時身死，以四歲小孩溥儀繼位。其時陳獨秀爲浙江陸軍小學國文教習，作革命檄文多篇，由周亞衛等分貼衙署，省垣官吏聞之悚然。而浙省旅滬諸同志，咸以有機可乘，訂期邀兩浙各府屬，推派代表集滬開會，籌議舉事計劃，期前到者：杭屬有徐无生、盛碧潭，嘉屬有褚輔成、蔣志新，湖屬有陳其美、姚勇忱、楊譜笙，寧屬有莊之盤、周淡游、蔣著卿、董夢蛟，紹屬有竺紹康、王金發，台屬有孫乃泰，溫屬有張雲雷，金屬有張恭、周華昌，處屬有呂逢樵、呂月屏，衢嚴兩屬代表尙在途中。不料黨人劉光漢已被清政府收買，偵悉此舉，即向南京總督告密，由上海道與租界當局交涉，將張恭逮捕，並搜查秘密機關天保客棧，密謀盡洩，不能成會而星散。次年夏，吳芝瑛、徐自華兩女士發起葬秋瑾於杭州西湖，兩浙同志咸來送葬，乘此機會聚商革命進行策略，鑒於徐錫麟無軍隊響應，致遭失敗，議定此後革命運動，宜注全力於軍隊方面。光緒三十三年，浙省編練新軍一二兩標，中下級軍官革命黨占多數，如顧乃斌、張載陽、朱瑞、吳思豫、陳國傑、葉頌清、俞煒、章保暄、傅孟、馮熾中、徐士鏞、魯保仕、葛敬恩，或爲營長，或爲連排長。督練公所中，亦有呂公望、黃元秀、徐樂堯、葉煥華等，任運動謀劃籌餉連絡調查各職。至是革命勢力，已佈滿軍界，專待時機之到來。此外革命先進僑居歐美日本各國及南洋羣島者，有章炳麟、蔡元培、蔣智山、張人傑等多人，或辦報社，或辦學校，聯絡華僑策動革命；而內地士紳如紹興孫采臣、許仲卿、王曉籟、趙鏡年，杭州徐青甫、阮荀伯、高爾登，嘉興陶哲存、祝心梅，方青箱，湖州沈譜琴、龐青臣，俞寰

澄，温州徐班侯，許達夫，殷汝驪，處州趙舒，呂纘臣，金華蔣樂山，張雨蕉，寧波張讓三，台州俞志韶，嚴州鄭亞青，以及旅滬浙人如葉琢堂，王青夫等，或斥資接濟黨人，或遇黨案暗中掩護，贊助之力甚大。至於各地學校中教職員與諮議局中大部分議員，尤同情於革命，熱烈擁護，故宣統二年冬季，發起剪辮運動，不數日而普及全省，清吏無法遏止，足見革命勢力已布滿於浙江各地區與社會各階層矣。當時陳其美設駐滬機關部於上海馬霍路德福里一號，延俄人教授製造刺拉景無煙爆藥，配造炸彈，盛鍾彥、陳成，由姚勇忱、胡士俊帶往學習，大量製造，爲光復滬杭之革命武器。同時銳進學社亦另設製造炸彈機關，由楊哲商、平智礎、尹銳志專任其事，乃楊哲商一時失慎，炸藥爆發，當即斃命，平智礎、尹銳志墮樓受傷，爲巡捕拘禁。後盛鍾彥、姚勇忱以二次革命先後被難於杭州，胡士俊、陳成以運炸彈至杭紹，亦幾及於難。

光復杭州之經過

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夏歷），武漢首揭義旗，革命軍占領武昌，舉黎元洪爲都督。當晚杭垣僅得簡報，未知詳情，八月二十一日，陳其美親自來杭，謂武漢已有密電到滬，促各省響應，次日約集顧乃斌、褚輔成、呂公望、朱瑞、黃元秀、吳思豫、俞焯、董保暄、傅孟等，在西湖白雲菴意周和尚處密議。當時軍界同志，分急進緩進兩派，意見未能一致，遂決定分頭着手準備，七日後再議具體辦法。第二次會議，八月杪在城隍山舉行，陳其美派姚勇忱來杭參加，顧乃斌等表示，陸軍方面意志，俱甚堅決，響應不成問題，惟在杭新軍兩標，皆駐紮城外，而每一士兵子彈，不滿五

個。城內駐防旗營兵多械足，加以撫臺衙門紮有巡防營一營，衛隊兩連，軍械局亦有巡防營駐守，總計反革命實力，確占優勢，若無外援加入，恐有失敗之虞，必須發動浙東同志，組織敢死隊來任先鋒，庶有成功把握。計算各地來杭路程，一個月方能集中，故發難日期，須在九月二十日以後。是日決定分往寧、紹、台、金各屬，集合同志率領來杭，呂公望担任往金屬召集，紹屬請王金發担任，寧台兩屬由姚勇忱返滬分頭通知。九月初，陳其美派黃郛來杭，與各同志相見，並催促進行，復在城站集議決定，加緊籌備，並推褚輔成赴滬，商請陳其美籌發炸彈印信及發難費，褚輔成前往洽商後，陳其美囑其先回主持籌備事宜，所需各物隨即送來，一面派屈映光赴寧波運動新軍營長許耀、葉頌清等同志發難，均表贊同。謝飛麟、胡士俊、陳成奉黨命在紹興籌發難費，並約集盛鍾彥、王潛庵、王冠榮、王貴法、王增運、王敬祥、裘美根、馬香兔、施金德等數十人，星夜分班至杭充敢死隊幹部。九月初十日上午，莊之盤送來發難費三千六百元，吳文禧送來浙江都督印信。陳以義隨身運送炸彈一箱，到杭時，恐被檢查，留置車站，幸站長及職工均表同情於革命，設法藏匿，得未敗露。是時杭垣警察，由夏鍾澍、雷家駒負責接洽，一致表示贊助。守衛撫臺衙門之巡防營營長金富有，亦由雷家駒說服，接受革命軍委狀，升任團長。各地革命同志，已有數百人陸續來杭，特借鳳山門內李綱棠住宅設立總機關，日夜會商，佈置皆已就緒，遂決定九月十五日破曉前發難。分配任務如下：（一）陸軍第八十二標標統周承蒞，已由吳思豫說妥加入革命，請其率領全標部隊由鳳山門入城，攻擊撫臺衙門；第八十一標代理標統朱瑞，率領全標部隊由艮山門入城，攻擊軍械局，警戒軍隊為兩標取得聯絡起見，推駐紮城內之憲兵司令部執事官董保暄為臨時總指揮，並

負開啓城門之責。(二)敢死隊商定分爲兩隊，張伯歧、董夢蛟等帶領一隊，配合陸軍第八十二標任前鋒，王金發帶領一隊，配合陸軍第八十一標任前鋒。(三)警察担任監視藩臺衙門與大清銀行，並維持地方秩序。(四)政治組織由褚輔成聯絡諮議局陳時夏、沈鈞儒、張傳保等設計準備。至九月十四日，各地革命領袖王金發、謝飛麟、王文卿、蔣著卿、屈映光、周琮、陳泉卿、章濟時、張伯歧、孫乃泰、黃夢蛟、計宗型、盛鍾彥等，均已齊集杭州，傍晚分發炸彈於敢死隊，並以大炸彈兩枚交勇士陳占芬潛伏撫臺衙門間壁民房上，轟炸撫臺上房，部署既妥，晚餐後，分頭出發，迨午夜一時，陸軍等八十二標由吳思豫、顧乃斌協助，周承莢率陸軍，□□□率敢死隊進城，直撲撫署駐軍，同時陳占芬所持炸彈，擲中撫臺上房，頓時着火延燒，敢死隊衝入撫署，大門衛隊略事抵抗，旋即降服，巡撫增韞及眷屬皆被擒。第八十二標朱瑞與敢死隊王金發，進攻軍械局駐軍，亦已得手，取出砲彈槍彈多箱，兩標部隊在城站會合，發給子彈後，各撥一部包圍駐防旗營。十五日拂曉開始攻擊，旗兵初甚頑抗，屢圖衝出反攻，遂派吳思豫督率金富有巡防營猛攻，旗兵恐遭革命軍屠殺，激戰半日，依然閉門堅守。午後四時，陸軍在城隍山架砲連發數十彈，擊中將軍衙門，一面由湯壽潛(蟄仙)作書勸降，傍晚將軍派代表到諮議局見湯，接受投降，深夜派吳思豫、傅孟入旗營辦理繳械，光復杭州之軍事行動，至是雖告結束。而上海尙未穩妥，乍浦駐防有反攻省城之謠，故由□□□等回滬，協助陳其美，黃郛策應各省，鎮懾淞滬，組織都督府與大本營諸事，並派顧乃斌率營赴嘉興，撫綏平、乍一帶地方，爾時南京未下，即派朱瑞出師會攻，事詳下節軍事篇。

浙江省軍政府之組織

武漢起義，推翻清廷所派總督等各機關後，立即推黎元洪爲湖北省都督，其後湘粵贛等省響應，皆沿用都督名義，或由革命軍推戴，或由各界推舉。發難數日前，顧乃斌邀朱瑞、黃元秀、吳思豫、褚輔成等十餘人，在其家中商討都督人選，朱瑞首謂：「軍界中無人願居高位，擬推褚輔成担任此席」。褚答稱：「東南及江北各省均在觀望中，吾省宜推一員有重望者担任，方足以資號召，革命較易成功，湯壽潛先生爲滬杭甬鐵路爭回自辦，衆望所歸，堪膺此選。」衆贊成，九月十二日晚間，褚輔成密商諮議局副議長陳時夏請其次日赴滬迎湯，九月十四日上海已宣布獨立，九月十五日上午，先由浙省鐵路城站發電，專送浙江旅滬學會，報告光復情形，請湯即來。湯壽潛偕陳時夏、王清夫、高爾登、韋以黼等乘專車，下午三時到杭，各界即在諮議局開會歡迎，當場推舉湯爲都督。湯就職後，宣布全省免糧免稅一年，並發表軍政府各部部长名單，同盟會會員祇有褚輔成一入。革命軍各軍官及參加光復杭州之各地領袖，次日集會討論，王金發提議謂：「秋瑾被害，喧傳湯壽潛曾贊一詞，不應舉爲都督。」力主改選，附和者不少，褚輔成表示反對謂：「湖南焦都督就職三日，即被倒，輿論頗多批評，浙省若再演倒督惡劇，國人將視光復義舉爲爭奪權利，有礙革命之進行。」勸王收回此議，王態度頗堅決，不肯接受，褚誓死力爭。於是議決都督暫不更動，推周承榮爲總司令，負軍事全責，推褚輔成爲政事部長，負民政全責。九月十七日召開各界代表大會，宣布軍政府都督之下，擬設總司令部及政事部，吳思豫報告軍界各同志已舉定周承榮爲總司令，所

有陸軍及巡防營皆受其節制指揮，政事部長擬推舉褚輔成担任，所有民政、財政、交通、外交、教育、實業皆歸其總攬，衆無異議通過，浙江省軍政府之組織，乃告一段落。旋王金發回紹興組織軍政府，練兵準備北伐，名義亦稱都督，處州呂逢樵起義，衆擁戴爲處州府都督，遂由軍政府通令，十一府各設軍政分府，特派民政長一員，職權等於知府，以資統一，軍政府內復設參議會爲臨時議事機關，張恭、吳思豫、顧乃斌、莊崧甫、黃元秀、陶成章、蔣著卿、李炯裳、莊辛野、周淡游、張浩、方鴻聲等皆被舉爲參議員，凡施行全省之重要政務及一切規章，參議會均有議決權。未幾，政事部以所管事務過於繁重，提請參議會議決，將財政劃出獨立成爲一部，並推舉莊崧甫暫任部長。莊受任未滿兩星期，又以不勝繁劇辭職，經參議會推舉高爾登繼任，仍請莊担任鹽政局長，財政部遂初具規模。旋以設立民意機關不容稍緩，通令各縣各舉代表一人組織臨時省議會，於民國元年一月成立，選舉莫以明爲議長，決議案之最要者，爲制定浙江省臨時約法，軍政府官制及本省預算，官制分爲兩大系統：一爲軍事，仍設總司令部，總攬一切軍政；一爲民事，分設四司：（一）民政司，（二）財政司，（三）教育司，（四）提法司，皆隸屬於都督，此制直至各省臨時約法廢止，始照中央官制所規定實行改組焉。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出版浙江省通志館館刊創刊號）

嘉興光復史詳誌（九月二十二日時報）

嘉郡自聞杭州光復之後，沈統棋山楊守兆麟均先後奔避，在城無官。幸城中設立民團（在自治

局）組織，一切各營汛及水陸各軍巡警兵艦巡鹽火輪等項軍餉，皆由自治會董出爲担任，始能安靜如常。居民鎮定，一律懸掛白旗，照常開市，雞犬無驚。至十六夜二鼓，忽有水巡警長樓趙廷及北門外著名匪棍莫靄人造言沈統領帶兵攻擊在城水陸各軍，居民萬分惶恐，扶老攜幼，暮夜奔逃。嗣由自治會民團局各幹事設法勸阻，並派探至王店偵查，並無其事，始於即夜四時悉得樓莫二人有升官發財思想，故作是舉。至天明民心大定，各安生業，照舊營業。十七日午車杭軍政府派步隊五百名砲隊一隊至嘉，自南門以至北門，遊行一週，即至嘉興府署，由舊時各學堂及禁煙局兩團體推舉方青箱君爲嘉興軍政分府云。

（辛亥革命始末記第五册第七十五頁）

嘉興外五邑光復記（十月十一日時報）

嘉興府城本月十七日爲民軍光復後，軍政分府即日成立，內部組織完備，商民安堵，防護至週。所有外邑於十八日起，分派民軍會同各團體次第光復，義旗所指，相與歡迎。各縣民事長由地方公舉，呈請軍政分府札委任事，茲將姓氏錄誌如下：嘉善縣民事長袁慶萱，即前縣。海鹽縣民事長朱希祖。平湖縣民事長薛振基，小有風潮。石門縣民事長馬昭貽，桐鄉縣民事長王丕煦，（即前縣，留日法政學生。）各邑尙稱安穩，土匪潛蹤。惟平湖過渡時有匪犯張顯貞假冒民軍，臂纏白布，結黨持械，向人索詐，嗣爲民軍查獲正法。海鹽屬之濱海澈浦鎮，二十二夜有盜匪肆劫軍政分府，已派游擊隊前往剿捕，現亦平靜照常云。

光復湯邑小史

楊 微

壬子初冬，予以事過紹，慕嚴子陵謝臯羽遺踵，指顧而爲桐江南上之客。所謂七里瀧者，帆隨灘轉，峭壁摩空，嚴謝高臺，屹然對峙。一舟蕩漾，數峯迴旋，覽古蒼芒，飄然而作出塵之想。舟行兩日，遂抵蘭溪，行李往還，此爲通道。客商並載，半屬金衢，江上孤行，頗不寂寞。有述客秋光復事者，謂金華本吾浙之中樞，新安江衢港。復匯流於境中，故金郡有事，易致波及兩浙。然龍游蘭溪之間，道途荆棘，盜賊橫行。湯邑雖小，實介乎是。故湯溪之動靜，尤足牽掣金衢兩郡也。常武漢起義之初，警電傳來，人心騷動，杯弓滋惑，市虎傳疑，往往有言過其實者。九月中旬，杭州光復，北來之客，至謂攻撫署時，人以銅圓中蓄炸彈，一擲而片片俱裂者，無稽之談，祇堪一噱。舉一例萬，其足以搖動鄉愚，損害大局，大率類是。蘭溪文物，尙屬開明，因交通之利便，得報紙之傳播，而民軍之秋毫無犯，雞犬不驚，影響於人心者遂深。志士足以盡其能，宵小無以肆其伎，實報章之力耳。彼時民立報一種，尤受歡迎，得其一紙，輒費小洋數角不惜也。

客商又言：金華之於兩浙，湯溪之於兩郡，猶地勢上之關係耳。要之處此革新之潮流，錢江上游，得以免於糜爛者，由諸志士奔走之功也。我邦興學，僅及十年，然設無此十年教育之人，袖手旁觀，誰敢仗大義而崛起？盜賊乘之，必且蹈洪楊覆轍，去年之事，豈堪復問乎？湯溪僻野，山岳綿互，不得報紙之開導，而民智之塞，倍甚於蘭溪，羣盜觀變，勢更可慮。有王君者，曾卒業於浙

江高等正科，秋風匹馬，待時而興。浙省之未光復也，陰合同志，謀爲響應。九月十四日，即與湯令商辦民團。翌日更集本鄉議員，討論進行方法。保衛治安之具粗備，而浙江光復之電信適至。翌日馳赴蘭溪，代表湯人電賀浙督。辭曰：「大漢光復，民國萬歲！」隨接覆電曰：「貴處響應，無任欣慰！」蓋至是湯溪一邑，已脫專制而爲自由之鄉矣。維時民軍代表將來郡，湯邑民智未開，君深慮人心浮動，或生誤解，或味大義。謀之不臧，或釀巨變。因赴鄉間，籌墊款項，整辦民團，以補城區之不及。旋聞民軍委員蔡雨香，委張君蒞湯，復單騎入城，意圖接洽。而張旋去，即星夜冒雨督郡，與蔡君協商籌辦各屬軍政分府，大局賴以稍定。

時邑令方調省，代之者爲陸經歷。將以乘時滅收之錢糧四五千兩，挾之俱行，王君亟與同志共追之。一經澈查，匿而不報者盡歸之公。郡與湯溪，皆利賴之。事既定，浙督湯公委朱育荃爲湯民政長以綜其成。君與諸同志，即解散臨時軍政事務所，單騎歸里。未一月而四鄉寇盜復熾，行旅往復，幾成畏途。君慮其鴟張，或致燎原也，不得已又入城，商知事，乞軍政分府陸軍一棚，一切費用皆任之。時兵未至，急商民團長朱君帶兵放哨示威，以塞匪膽。故毛家盜案蘭溪李郎盜案之救平，皆東鄉民團力也。湯民政長知君精毅果幹之可任也，屢欲陞以職司，用資襄助，君以光復而還。才智之士於政界一隅，顧此失彼，已屬非計，矧學之而未能盡優者耶！未幾拂袖逕去，將摒擋資斧，隻身遊歐，冀盡學以貢獻於祖國云。

（朝野新譚丙丁編三十三頁至三十六頁）

寧波之宣告獨立（九月十七日國風日報）

昨晚寧波保安會特開臨時會議決各事如下：（一）保安會名義取消，準用軍政分府名義，公推劉統領詢爲都督，常統領榮清爲副都督，遂由某君撰就劉都督宣告軍政分府成立文。今晨都督分府高懸紅質白星之新旗，地方審判官及初級審判官已不知去向。

劉都督宣告寧波軍政分府成立文：「維黃帝四千六百有九年九月十六日爲中華民國寧波軍政分府宣告成立之期，本都督承寧波府保安會之公推，迫於大義，勉承斯乏。謹述宗旨，用告爾有衆。緬惟我祖黃帝，誕啓中夏，奄有萬方，聖德峨巍，載在史冊。蠢茲醜滿，乘我內亂，盜我神器，二百六十餘年矣。上國衣冠，淪於夷狄，中原豪傑，久殷義憤，此固爾有衆人人同具之心理，不待本都督言之也。茲幸鄂兵舉義，不匝月而長江上下游尅期克復，義師所指，箠壺爭迎，天心人事，蓋可知矣。本郡地濱海角，形勢險要，聲明文物，久稱望邑，尤應早日規復，以慰先靈，此則光復大漢爲本軍政府不易之宗旨者一也。嗟夫！父老苦醜虜苛法久矣，他不遑論，最近數歲，非僞朝所號爲預備立憲之時代乎，而吾父老子弟所受之困虐何如？名爲永不加賦，而苛稅特捐，百倍增賦；日籌三權鼎立，而中央集權，日見其鞏固；至於親貴專橫，日事防漢，則皆吾父老所習知者，不必贅言矣。嗟夫！大江南北，連歲飢饉水厄，本郡各屬之災荒，亦屢見告。僞朝則且修葺頤和園，酣歌恆舞於大內矣。嗟嗟！脂膏有限，朘求何饜，解同胞於倒懸，尙容片刻緩乎！此則拯救同胞爲本軍政府不易之宗旨者二也。謹述大綱，佈告爾衆，幸各淬厲，共勉進爲共和大國之國民，本都督有厚

望焉！

中華民國寧波軍政分府爲曉諭事，照得本都督昨由寧波保安會全體議員公推，忝膺是任，以光復大漢，改革政治爲宗旨。地方軍民人等，自應一律保護。爾軍民人等，尤當確遵此次頒行軍律，毋得故違，切切特示！

- 一 拆毀教堂及洋人住屋者斬。
- 二 損傷外國人及本國人民者斬。
- 三 拆毀公共局所及學堂者斬。
- 四 縱火圖搶者斬。
- 五 姦淫擄掠者斬。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十六。

寧波軍政分府之組織

- 一 參謀部長趙家藝
- 二 民政部長江畚經
- 三 財政部長陳訓正
- 四 外交部長盧成章
- 五 執法部長范賢方

都督府總務部長張世杓

一、議決軍政分府地址在道署。

一、議決用民軍旗號。

一、議決應推部長一員，部員二十人。

一、議決明日以軍政分府名義出示曉諭。

一、明日九時在小教場合新軍巡防隊民團團防由劉都督宣布命令，白布以闊二寸纏於左手。

一、新關張旗由外交部交涉，囑其改易。

（辛亥革命始末記第五冊第四十四頁至四十六頁）

浙軍攻取南京詳情（十月二十一日時報）

編者按：南京之下，浙軍之力居多，記載比較詳細的，一九五四年近代史資料第二期有呂公望辛亥革命浙軍攻克南京紀實，和張效巡辛亥革命浙軍進攻南京紀事兩篇可參考，這裏不重出。

浙軍自杭州光復後，統領朱瑞奉湯都督命令，率領步隊兩標、游擊隊兩營、馬隊一隊、砲隊一營、工程營一營欠兩隊、輜重營一營欠兩隊、敢死隊一營、陸軍警察一隊於上月念三日由杭赴滬，乘滬寧鐵路至鎮江。時鎮軍因準備未周，張寇聞風，派兵四出防守迎擊。浙軍睹此情形，以爲大勢甚危，迫不得已，特先鎮軍出發。行至高資，暫行駐屯。其所以未即長驅前進者，蓋以龍潭地方北水田南酸嶺之隘路在前故也。至初一日，偵察精詳，翌日即拔隊越過龍潭，至東洋鎮宿營。初三日

黎軍亦至龍潭，至是距敵愈近，戰機亦愈迫。

烏龍山之戰 十月初三日午後八時，得探報，張寇聞聯軍次第近寧，有派兵三營據守烏龍山募府山各砲台防守聯軍前進之說。浙軍支隊長朱君決心中途擊敵，特派獨立馬隊隨同黎軍及游擊一營前往驅敵。初四日午前十一時，馬隊先頭至烏龍山，旋即佔領該砲台。此役僅放數槍，該台官亦明大義，當即反正，兩邊均無損傷。該砲台所有一切，至是均入民軍之手矣。

募府山之戰 張寇聞烏龍入民軍之手，初四日，即派馬步兵各若干出儀鳳門防守募府山，以爲亡羊補牢之計。詎淞浙兩軍統領暨參謀官用兵手術非常靈敏，自佔領烏龍山後，僅留一小部於該處，乘夜拔隊攻取募府山砲台，至天明，民軍均齊集該砲台附近。時有張寇馬兵百數十名，敵步兵先頭亦抵該砲台附近。淞浙合軍擊潰敵騎，爰編兩梯隊，在前梯隊佔領募府山砲台，以砲火行追擊，在後梯隊任戰場外追擊，格鬥數小時之久，敵即敗逃入城矣。

馬羣之戰 浙軍自初四日派一部隊連合黎軍攻取烏龍募府兩山各砲台以後，朱支隊長當夜派游擊營乘夜佔據馬羣附近要隘，掩護本隊開進。翌日，大部隊自東陽鎮向馬羣前進，被張寇偵知，派有步隊五營中途迎擊。至午後一時，浙軍先頭部隊已與敵人接戰。朱支隊長即於馬羣後由本隊中派步隊兩營向左右翼展開，因中有游擊營佔領砲隊，於馬隊前方高地佈置放砲，猛烈射擊，步隊漸次前進。迨至距敵五百米達許之處，步隊行躍進法，散兵漸漸近敵，將校指揮得宜，目兵鎗法精確，敵軍損傷甚鉅，力不能支，即向孝陵衛退却。浙軍爰追擊，躡敵而進，擊斃僞統領一名，敵兵三千餘人，捕獲俘虜數百名。至午後二時，孝陵衛即爲浙軍所佔。是夜各部隊均在原地露營，佈

置戰鬥前哨，以備警戒。此役浙軍陣亡者約二百分之一，傷者約九十分之一。

孝陵衛之戰 初六日午前五時，敵步兵五營砲兵一營拂曉向我軍攻擊，幸我軍防備甚周，隨即向之返擊。迨至日中，戰綫擴張至四千米達之廣。自晨至夕，槍砲聲未嘗稍間。至午後六時，戰局尙未收結。浙軍朱支隊長與參謀參軍率同義勇隊親臨火綫，士氣爲之一振。旋發衝鋒口令，人如潮湧，馬似山崩，敵兵自相踐踏者不計其數，被浙軍生擒者僞統領一名，兵約有二百餘人。一鼓而前，追敵約七里許。迨至城下，城門閉鎖，深恐其間埋有地雷炸藥等物，未即逕入。爰於朝陽門千米達遠高地佈置前哨砲隊，在陶成小學附近露營，朝陽門外絕無敵人蹤跡。初八日，總司令官命淞浙各軍於晚間圍攻堅城，器具未盡未備，是夕之攻仍未克。

天保城之命名，係曾國藩攻南京時，於紫金山頂築以堅固陣地，事後以天保二字名焉。該陣地爲攻取南京必要之點，敵兵在此防守者，有江防兵一營，旗兵四百，砲十餘門，機關鎗四尊。浙軍血戰三晝夜未下。朱統領挑選各隊自告奮勇各義士，編成兩隊，一隊由張兆辰君率領，走紫金山背後，擊其側方。一隊由葉仰高君率領，走紫金山峯，擊其東端。格鬥十二時之久，至天明，以肉薄相見，敵軍全數殲滅，大功告成。葉仰高此役陣亡。翌日，浙軍以砲隊擊駐城上之敵，張寇聞風懼哭交加。至午後七時，帶同逆兵五百名出南門向大勝關逃走。十三日午前七時，浙軍游擊隊與黎軍擊破儀鳳門，分段搜索佔領各要點。由是各軍亦陸續入城，金陵克復，百姓歡呼，誠絕無僅有之盛舉也。

(辛亥革命始末記第七冊第一百四十頁)

安 徽

安徽光復

鄒 魯

九月十五日光復壽州。二十一日安慶宣布獨立。

初，孫毓筠、張匯韜（字孟介）、程恩普（字穉周）、管曙東等，受東京同盟會之使命，分長江、淮革命運動。未幾，毓筠等在寧被捕，而張匯韜、管曙東、程恩普均已先期抵皖北，仍本原定計劃，分在壽、潁各處積極進行。彼時同盟會三字已爲滿吏所嚴禁，張、管等乃改創信義會。其入會誓詞，「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設民國，平均地權。」等語，殆仍同盟會之分支也。襄其事者有張維屏、張子和、石芝蘭、史立齋。漸次淮、潁、肥、汝流域各志士咸入會，而以岳相如、閻子固（河南人）奔走爲尤力。

按滿清官制，皖北設總兵一員駐壽州，因以壽州爲革命目的地。壽州北郊有四頂山古廟，迷信者衆，每年三月十五日，香客雲集，以數十萬計，城防爲之不設。紀元前五年（丁未），信義會資之謀大舉，後以風聲大露，臨期中止。

當時孫毓筠負重望，囚寧年餘，同志急謀營救，苦無財力。管寶賢聞之，捐資相助，命其子

鵬、曙東交由岳相如募壯士入獄竊逃。嗣以出獄無去處，計未果行。相如即移此款爲革命運動費。未幾，安慶馬砲營之爭起，淮上急作響應，同志既集復散，從此外謠愈重，同志之結合愈大且堅。

紀元前二、三年間，張匯韜、管鵬、徐石君等聯合城鄉有志之士，組織壽州農會。同時孫旨美任壽州教育會副會長。以故農教兩會，共擇考棚爲會所。未幾，王龍亭、王點等加入革命計劃，一般同志之勢力得以集中。二年（庚戌）春，張匯韜、鄭贊丞代表淮上同志，參與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密謀。廣州失敗，淮上同志益奮。秋初，又得上海同志密函，知長江上下有大舉，匯韜乃晝夜經營，徵集淮上同志之意見，咸謂守江必先斷淮，乃預定九月間同在壽州發難。

先是，王慶雲等因地方土匪充斥，以保衛地方名義，請淮清皖撫朱家寶，價領毛瑟槍千餘支。加以民情尙武，各鄉區均出利器，分組鄉團，且有農會教育會居中聯合，駸駸乎勢侔鎮兵矣。八月中旬以後，遠近同志陸續到壽，各借他事，潛伏城內，當以農會爲總機關，一切密計，多由匯韜主之。時郭舫仙避地居壽，常出其數十年在官之經驗，規畫應興應革之事，著之文誥。至軍事之支配，預令岳相如率西北同志任斬北門，快槍不足，補之以板刀片斧。袁子金、楊靄青、李衡、岳逸九、徐石君、史立齋、李子久、劉西山各率所部先期入城，分擔工作，誓以身殉。張石泉以諮議員資格，出入官署，爲革命張虛聲。廖海粟、廖樸純、王龍亭、李誘然、王占一、畢少山等，各率鄉團屆期自外攻城，作裏應外合之勢。此時風聲浩大，外地交通斷絕，初不聞武昌起義與安慶繼舉事也。

原定九月十五日夜半發難，未至其時，而州吏總兵相繼潛逃，城門大啓，鄉團備戰而來者，至

是不戰而凱歌入城矣。南門外綠營數百人，匯韜親往繳其械。又入州署西獄，與迎段雲、權道涵兩同志，（與孫毓筠同在南京被捕後，經解回原籍管押。）出任軍事，並焚去署內苛捐雜稅各册籍。鄉民自剪其髮，願充義務軍人者，不可勝數。壽州已得，即分兵二路向外。

佔領壽州之次日，公推王慶雲爲總司令，張石泉、袁子金副之。張匯韜志在遠征，率所部西行，先鋒取潁上縣。潁州府知府常紹派張士元迎戰，我軍以大隊未至，退出潁上。匯韜恐挫新軍之氣，乃由正陽關兼程前進，身先士卒，即夜拔其城，士元遁。先是，潁州同志程恩普招納敢死之士，伺伏城內，滿吏知之，特悚於乃父程提督之餘烈，未敢究問。及至士元敗回潁州，常紹懼，乃密令知縣胡某誘捕恩普及一般同志。幸令文紙薄，爲傳令人透視其事，以告恩普，恩普急爲之備。即時知縣屈服，知府潛逃。於是士紳集議，一致加入革命軍，推恩普等四人爲代表，歡迎匯韜於潁上。舊歷十月初四日，匯韜至潁州，潁州駐兵相率降。惟士元一營西遁，夜至龍王塘，爲部下斬首以獻，潁地悉平。

同時亳州、太和縣，均派代表迎降，匯韜乃令寧濬元守太和。又分降兵之半，益之以鄉團，由恩普率之，取道渦陽縣，趨亳州。未至毫數十里，清亳兵統領李鐘明忽接姜桂題自北京來電，謂袁世凱已遣倪嗣冲南犯。李乃變降爲拒，與恩普戰於溜子集，衆寡懸殊，我軍敗退，時十月初十日也。

倪嗣冲，潁州人，清光宣間，仕於魯省爲縣吏，以貪案被控，去官。至是，袁世凱任之爲左翼長，分兵由河南入皖，初奪我太和，探知潁州守兵無多，外援未至，急行抵城下，晝夜相薄。倪氏戚舊多踰城入倪營，告以我軍布置，故敵彈入城，多中要害。又城內降兵數百，暗與敵通，夜半開

北門縱敵入。匪韜據偏城巷戰，彈火起於陣後，左右強匪韜縋城出，且戰且走。其不及相隨出城者，盡遭倪害。倪令報數「一」「二」兩字，而以讀「二」口音之不同，分別穎人壽人，穎則生之，壽則死之，焚尸肢解，無倖免者。是役也，殉難五百八十四人，而以李壽堂、李屏仙、李伯容之死爲尤慘。內與匪韜同族者五十七人，匪韜之胞叔張世傑，暨其子維屏，維敬盡死焉。

舊制，壽州屬於鳳陽府，府東十餘里，即津浦路綫，爲南北戰事必爭之地。革命軍既克壽州，袁子金、楊冠英、岳相如相繼率軍東下。清鳳陽守兵統領杜青遠，自知前在安慶，圍攻徐錫麟於軍械局，黨人恨之甚深，又以其家屬先事被拘於壽州，於是舉城降，宥其死，盡納其衆，我軍聲勢益壯。

是時清將張勳據南京，與我軍相持不下，及聞鳳陽爲淮上軍佔領，張乃狼狽北走。時淮上軍集中津浦路綫左右，忽得車站職員之密報，謂張勳已在浦口登車，某時必至，我軍乃急趨蚌山高處，用舊式大砲迎擊之，敵軍不能前進，雙方戰於鐵道旁。旋以敵來愈多，我軍衆寡懸殊，兼以槍枝不利，未敢猛攻。張勳乘隙，換乘特車奔徐州，淮南自是悉平。

是役也，同志田亞豪冒險入敵陣招降，遇害於臨淮關。廖樸純遇敵先登，陣亡於蚌山之陽，同時戰死者三十餘人。淮上高士張樹侯手製碑文紀其功。討袁失敗，碑爲敵仆。是爲光復時之淮上軍。

安慶自武昌起義之後，已由管鵬等將新軍運動成熟，急謀響應，先派吳暘谷赴鄂接洽。九月初九初十兩日，各軍舉事未成。先是，同志會議，推胡萬泰（某營教官）爲城外軍事總指揮，並定於

初九日，夜半由六十二標步兵（駐集賢關距城二十里）先動，六十一標（駐五里廟）及砲營應之，合力攻城。詎料胡萬泰被推後，即夕潛逃。迨初九日上午十時許，同志知胡走，倉卒改議一切，已覺措手不及。不幸六十二標之代表李乾玉，在城內爲候本日之改議，回營太遲，致爲該標標統顧琢塘拘禁於別室，所攜會議之計畫，莫由外達，全標未動。惟六十一標與砲營，屆時整隊出營，以待二標，二標未至，守令不敢攻城，城內爲江防營所扼，無力自動。遲遲至初十日黎明，人心弛懈，朱家寶借江防營之力，解散一標與砲營，並逼繳城內巡防營之機械，而戒備益嚴。

同日下午，六十二標同志李乾玉、陸國榮、史逢甲等，擊走標統顧琢塘，同志葛瑞芝死焉。全標出發，圍攻安慶。城內放火爲應，卒未克，遂散去。安徽精練之新軍，於此殆盡矣。

未幾，九江獨立，逼處皖界。諮議局議長寶以珏及皖紳董茂倩等以地方糜爛爲詞，苦告朱家寶，并以三事詰朱家寶，即（一）閣下家屬移走，武昌革命軍來時，欲決一死戰，不顧我安慶父母兄弟之生命財產。（二）費鉅額之款，設立新軍，遽行解散，實不合理，應即召回。（三）江防營兵士，毫無智識，駐在省城，徒苦市民，應即他移。朱家寶以軍心民心既離，勢難挽回，乃於十六日答稱：「請諸公籌畫自保。」於是諮議局開會，議決數項，即（一）召回解散之新軍。（二）移駐江防營。（三）財政及警察司移交諮議局辦理等。十七日，朱始擬辭退江防營。於時潛伏城內之黨人，仍與巡防營聯合，重伸前議，謀再舉，情勢益急。有獻計朱家寶者，謂：「陽示反正，可保全地位，以待時變。」黨員聞之，竭力反對，遂於九月二十一日黎明，招集同謀各軍，（首由王孟榮親持某某同志名片馳入撫署，調來其全部衛隊分屬我軍。）在高等審判廳（御碑亭東）宣布獨立。

公推王天培爲臨時都督，管鵬爲軍務部長，吳陽谷爲全省經略。其他民、財各部未定，留待人民公舉。是日下午，吳陽谷自武昌回皖，與各黨員會議竟夕。次日，全體同志遷入督練公所，分部辦事。朱家寶託人要求寬限其行期，黨員許之。越一日，舊巡防統領劉利貞謠惑軍心，並舉出鄭某爲代表，以反對剪辮爲名，鼓動數百流氓，牽率皖紳童茂倩、鄧中候等，闖入都督府，反王（天培）護朱（家寶）。又謂有一部分巡防營有不穩消息，遂釀成王、朱合組之怪現象，實則百事停頓，王、朱兩不相謀也。

次日，黃煥章所部之潯軍抵皖，同志歡迎入城。於是朱、王而外，又增加煥章一部之糾紛。相沿三日，煥章所部索餉譁變，槍聲四起，藩庫軍械局均爲所佔領。朱家寶疑爲潯、皖軍合謀攻己也，乃穴壁出撫署，由天主堂護送而去。一時亂兵滿城，莫可制止，經宵達旦。管鵬往詰煥章於師範學校，見其士兵紛紛回營，所掠衣物，堆集整齊，知其事出於預定計畫。管鵬出，通令皖軍急對潯軍備戰。

吳陽谷新自蕪湖來，直入煥章司令部，嚴加指責。煥章老羞成怒，先殺陽谷之衛士畢大懷，另拘陽谷於別室而害之。

時皖軍多駐城外，管鵬於次日日出居集賢關，令調各軍集合，檄討黃煥章。適同志李烈鈞自上海來皖，目覩情勢，邀其同學胡萬泰暨皖紳陶壽民等，從中調停，限煥章於三日以內離皖。屆時潯軍滿載，隨李烈鈞而去矣。

當武漢首義之初，朱家寶派六十一標第三營出防太湖縣，至是調回省垣，入城維持秩序。時王天培已他往，同志公推孫毓筠爲安徽都督，派人往滬迎之。孫未至之前，各界組織皖事統一維持

會，總攝皖政。人心稍安。

有皖人黎宗嶽者，於潯軍離皖後，聯合青紅幫佔據大通。孫毓筠率淮上軍王占一所部赴省時，過大通，爲宗嶽所阻。孫折回南京，再由第一軍長柏文蔚派朱雁秋率隊護送抵省，即日就都督職。委任桂仙峯爲軍政司長，胡萬泰爲司令，洪朗齋爲民政司長，黃書霖爲財政司長。同時有韓衍（字耆伯）、易月邨（號白沙）、高語罕組織學生隊，號青年軍，槍斃某偵探，鎮服一切反動份子。

當孫毓筠蒞皖時，南京初下，淮上軍新敗於潯州，長淮以北，危殆不安。管鵬分所部之半，屬胡萬泰留省，另率一部分駐紮測繪學校，急急主張北伐，并力薦段志超爲北伐司令，自請爲參謀以輔之。孫納其言，遂於十一月下旬，誓師北伐。共分馬步七營，取道蕪湖、合肥馳抵正陽關，與第一軍支隊盧慈甫相會。合肥軍政分府亦遣步兵一團，以劉文明率之，加入作戰。十二月初十日，敗敵軍於潯州東鄉，敵將倪嗣冲幾被獲，退守城內，我軍進圍之，盧司令受傷。次晨，敵方增加援兵，我軍新勝氣驕，指揮不能統一，相率驚潰，退駐正陽關，各軍互相誘過。先是山東游俠王士秀（後名金韜）佔據渦陽，敵將張勳韓大五分兵圍之，與潯州敵軍相犄角。士秀無子彈，派楊某代表投效皖軍。因是皖軍定計，段志超率大隊向潯州正面進攻，另由管鵬率支隊往救士秀，藉滅潯敵之外援。行次關墮集（鳳台、渦陽交界），士秀親來領取子彈，受令內外夾攻。未至其時，而攻潯之我軍敗耗飛來，士秀終不得救。未幾，南北和議成，各軍奉令班師。

蕪湖原駐李葆林所部三營，當省政紛亂時，由黨員吳振黃、劉祺等運動反正，設立軍政分府。內部稍有爭執，由省方派來吳暘谷辦理之。吳振黃主分府事務，李葆林爲司令，劉祺爲參謀長，地

方秩序，賴以安寧。

合肥介居江淮之間，廬州府治在焉，於軍事上極爲重要。黨員孫萬乘自上海回合肥，協同李誠庵、李次宋、吳陽初等作革命運動。有季光恩者，率巡防營駐合肥，時聞壽州已光復，乃於九月十九日開全縣各界大會，議決組織軍政分府，推孫萬乘爲司令，方紘言副之，出兵北伐。南北統一後，各地無分設軍府之必要，蕪、合兩分府先後取消。

（節錄增訂版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三篇光復之役中之一節）

安徽光復記

郭孝成

皖省自開鄂變，新舊軍概發子彈。至九月初，新軍謀變之謠，時有所聞，六十一標標統胡永奎，於初五日復將已發子彈收回，堆藏標本部樓房內。初九夜新軍相約舉事，該標兵士羣集標本部樓下，意圖劫取子彈，以便攻城。胡永奎飭其心腹馬弁護兵圍繞該樓，開槍下擊，諸兵士不得前進，至天明始散去。清撫朱家寶聞悉礮營內槍械等件，兵士多未攜帶，僅徒手潛逃，即擬親赴各營，陳說利害，善爲慰藉。旋請諮議局議長寶以致函各營，勸其以人命財產爲重，未見答覆。朱撫亦祇用電話至各標，略云：「此次暴動，究係如何宗旨？如果不願歸營，則先將槍械照繳，按名發餉一月，聽其歸農。倘願回伍，自當予以自新，決不追究。」亦未見答覆。是時江寧調來浦口軍隊二營防守城門，尙屬得力。二更後忽西門外老馬營火起，其光燭天，約一時許，槍礮聲隆隆不絕，蓋新軍大隊攻城，江防巡防等營登城，互相攻擊，燒殺之聲，震動天地。新軍既不能入城，登

時即有一千五百人結隊西去。十一日以後，連日工程營、輜重隊、礮營、陸軍步隊六十三標全體盡行遣散，陸軍小學及測繪學堂亦一律解散矣。

九月十五日，諮議局聞新軍全體遣散，議員大爲鼓噪，始由議長竇以珩、童茂軒決議三大問題，請朱撫答覆：（一）謂中丞乃吾皖人民之父母，中丞奔已遷往，倘鄂軍臨此，決一死戰而已，但吾皖城父老兄弟生命財產中丞聞問否？（二）謂吾皖籌款數萬萬編練新軍以防外患，防軍以防內患。今一旦潰散，試問此款尙在否？請飭藩司撥還，以此款自辦新軍。又督練公所既辦，成績安在？但今日大局至此，所有遣散兵士，應趕速派人招回，以爲民軍。（三）謂江防營有勇而無智，現該營兵丁在城市交易，大半強勒索手段，應請飭該營趕速撤回，以保治安。

九月十六日，皖撫朱家寶覆諮議局函云：「軍心如此，民心亦如此，各省相繼而行，令人束手無策，請諸公籌劃自保，採奪遵行。」是日下午二句鐘諮議局開全體大會，到者約五六百人，始由會長宣佈宗旨，次由書記員報告：（一）將遣散兵士招回以爲民軍。（二）巡警道業已告退，巡警由諮議局辦理。（三）請速將江防營撤回，以保治安。（四）取銷督練公所。（五）財政請藩司移交諮議局，凡各衙門支款，自今日議決即行停止。時會場出一人，自稱奉鄂軍都督示前來，又有四人自場中出，謂大軍在後，不日即可抵皖，今日諸公慨然大義，予等即日返鄂。但大軍抵皖，請貴局招待。於是場中紳商學各界，歡聲雷動，謂江防營撤去，即宣布獨立。

九月十七日，諮議局籌辦團防，保衛地方，以輔商團民團之不足，并請清撫朱家寶將標營餉銀撥充團防經費。是晚即將軍樂隊三排，巡查街市，江防營已於早間遣出皖城矣。

九月十八日，諮議局宣布獨立。推舉清撫朱家寶爲都督，一再推讓，經議長寶以珏曉以大義，始允任務，寶以任任民政部長。所有省城一律懸掛白旗，商界照常開市，軍警學紳各界，通緝白布。其安民佈告云：「照得武昌起義，同胞萬衆一心，各省聞風響應，從未妨害安寧。皖爲長江重地，獨立烏可後人。凡我商民人等，切勿無故自驚，其各安守本分，照常貿易營生。外人生命財產，不可絲毫相侵，倘有乘機騷擾，查出立予重懲，轉瞬民國成立，人人共享太平。」

九月十九日，有鄂軍都督黎元洪派來王天培者，自居爲大都督，直向朱家寶索取印信。朱都督將印信交還諮議局，王天培復至諮議局誘取，一面委派同黨爲職員，咸以強迫手段從事。軍民不服，圍集督練公所之軍司令部，勒王交印。無知之輩，遇有西裝無辯之人，遂任意毆毀。旋經紳商學各界仍公舉朱家寶爲臨時都督，並沿街勸導，其事始寢。

九月二十一日，諮議局上午開軍事會議，下午開政事會議，並舉定各部辦事人員如下：軍司令 部總長都督兼任，中央司令長黎宗嶽、胡維棟，軍務部長唐潤甫、管鵬，參謀部長宋邦漢、劉國棟，司令部長胡萬太、龔克定，以上各部均用一二三等科員。作戰科長張國越，情報科長朱殿魁，軍制科長羅心源，憲兵科長歐陽豪，執法科長吳介璘，軍械科長金鼎彝，文牘科長黃建祿，軍需科長沈多文、婁義源，運送科長臺樹仁，庶務科長夏爾璜，招募科長顧彥昭，以上各科員按各科事務繁簡，再行酌定。要之此次王天培之任卸都督，其原因雖甚複雜，不外互爭權利。及朱家寶復爲都督，而爭持之私見，亦未化除。是日九江派來軍隊已抵皖，自是皖遂重罹禍劫矣。

先是，溥軍參謀總長李君協和，當安慶未宣佈獨立之時，擬親率大兵，規復安慶，進取金陵。

迨出發之日，潯陽各界堅留不讓其行，遂改派黃煥章爲總司令官。黃之出身，故微賤而又庸劣，一切命令，皆出自兵站長顧英之手。顧之爲人，惟利是嗜，他無所知也。潯軍既到皖，皖城僅有巡防二營，又不用命，潯軍遂握皖中之全權，而顧英竟得施其貪婪狠毒之手段。

九月二十五日，潯軍以李協和令其歸潯，顧英遂乘機慫恿各軍士要挾黃煥章，向諮議局索餉萬元。該局以一時巨款難集，先供給二千五百元，顧不允，竟唆使各軍士圍都督府，鳴槍威嚇，全城震動，朱家寶縋城走，土匪乘風劫掠，商民大受其害。諮議局見事出離奇，邀黃煥章到局磋商，正籌議間，顧英已率兵搶劫軍械局，既復劫藩庫，均送至城外小火輪，爲滿載歸潯之計。

九月二十七日，吳春陽向潯軍黃煥章詰問。二十八日，黃煥章恐吳春陽不利於己，遂指爲漢奸，以槍擊斃之。按吳春陽號陽谷，皖合肥人也。數年以來，鼓吹革命不遺餘力，此次仗義執言，竟遭殘殺，亦云慘矣。

九月二十九日，太湖駐防新軍兩隊返省，聞潯軍如此，勢將兩不相下，旋由某君調停，公舉胡君萬太爲代表，與潯軍正式談判。適九江已派海陸軍總司令官李烈鈞來皖，即允遣其回潯。李烈鈞暫行兼理皖都督事宜，遂與各界會議，籌劃進行方法，委任一切職員。十月初一日到差視事。

十月初三日，忽發現一檄文，略云：「九江駐安慶之一軍，在我會場宣言來此攻南京之師也，杯酒相逢，殷勤握手，而一切東征款項，以皖庫之枯窮，已允擔任。乃該軍自九月二十五日狂妄以來，至今凶焰未熄，驅我都督，屠我人民，劫我軍械，奪我庫儲，搜刮商戶，更及民家。破宅焚巢，城空市斷，一言不合，瞬息命盡，同胞之絕吭洞腹，日有所聞。諮議局長竇以狂爲吾三千萬

人之代表，因之欲殺者至再至三。吳春陽者，有力於恢復時者也，身被七槍而殞。天昏地黑，人道何存？嗚呼！此與滿虜趙爾豐之屠成都，馮國璋之屠漢口，張勳之佔南京何異。今與潯軍約：今日不去，願以明日，明日不去，願以三日，三日不去，則是終於濁亂一隅矣。吾皖各界，有周公東山之例在，殄厥渠魁，餘者分別誅釋，惟明鑒之。」自此檄發現後，湖北黎都督亦微聞潯軍在皖之舉動，電潯都督請其飭令即日回潯。遂於初八日由吉安小輪運返九江。

潯軍撤去之後，安徽各正紳收拾餘燼，維持統一機關，設軍政、財政、民政三部，以便執行，並設參事會以爲監督，皖都督一職，暫不舉人。

十月十二日，湘軍政府特派代表劉崧生詣皖，此間人士於一小時在諮議局開會歡迎。劉崧生演說，謂各省獨立，均有軍政府，何皖省獨無，是宜即日成立，始有主宰。各界深韙其議，遂舉定司令總長胡萬太，司令官桂丹墀，參謀部長劉國棟，軍務部長黎宗嶽。胡萬太謂今日會事原非爲舉人而開，況維持統一，士紳多未在皖，財政、民政部長亦未蒞場，擬重訂明日再行開會選舉。衆以爲然，遂散會。

十月十三日午刻，集民政、財政部長及各紳重開會議，遂爲正式之選舉。所有軍政府及司令各總長，仍舉前員，悉皆承認。又聞孫毓筠不日到皖，即舉爲大都督。是日孫毓筠由蕪湖電各屬，略云：「安徽各府州縣轉各局員悉，本都督辱各省都督公舉，並由本省代表公推，義不容辭，已於本月十三日由滬蒞蕪，巡視軍民各政，即到省視事。所有各府州縣官吏局所，均暫照舊辦事，如有更換，由皖南北民政部長遴員詳請本都督委任，不得私舉，致涉紛歧。本年丁漕，除秋成業已勘定

停征不計外，餘均照常征收報解，不得浮收。此後兵隊過境剿匪，如無本都督正式公文，即係假冒民軍，概置不理。倘稍有騷擾抵抗情事，准由就近兵隊捕拿，一面電稟本都督派兵剿辦，以安地方。除行知軍政分府，及皖南北民政部長外，特通電遵照。

先是九月杪，薄軍正在皖城時，黎宗嶽率師出攻江寧，行至大通，紳民電請爲都督，已允擔任，以大通爲皖軍政府。旋以九江都督特派總司令官李烈鈞來皖，士民以黎宗嶽不在省垣，又舉李烈鈞爲皖省都督。十月初八日，李烈鈞去皖，黎宗嶽仍懷一都督之希望。嗣經各界公舉孫毓筠爲皖省都督，遂於過大通時，與黎宗嶽大起齟齬，互以兵力從事，孫毓筠退至蕪湖。於是皖省參事會以及財政、民政等部，暨紳商學警各界，公舉代表歡迎孫氏，并爲兩方和解，外省都督亦有電詰責黎宗嶽，始同歸於好。

十一月初二日，孫毓筠抵皖城，以師範學堂爲都督府。財政部長黃書霖、民政部長洪思亮、警察總廳吳爾梅均謁見，並籌劃進行之策，良久乃出。初三日，在督練公所開歡迎大會，遂將前設之維持皖省統一機關處取消，一切事權，概由都督主持，以昭劃一。

十一月初四日，孫毓筠履皖省都督任。軍政府內暫設五部，（一）軍務部，部長桂丹墀。（二）司令部，部長朱君。（三）參謀部。（四）財政部。（五）民政部。而財政、民政兩部，仍以黃書霖、洪思亮二君充之，惟參謀部長尙未得人。

孫毓筠都督以皖軍光復省垣雖已月餘，然風波屢起，人民大受其害，以致流離轉徙於外者，咸未能各安生業，遂一面籌備軍政，以爲北伐之計畫，一面整理內政，以蘇生民累月之困苦。十一

月初八日特頒佈行軍賞罰禁令，通飭各軍隊一律遵守，特紀之於後。禁令（一）私取民物者斬。（二）奸淫婦女者斬。（三）洩露軍情者斬。（四）造謠惑衆者斬。（五）臨陣脫逃者斬。（六）晝夜竊出者斬。（七）不遵約束者斬。（八）聚衆鼓噪，藉以要挾者斬。（九）探報不實，藉以圖功者斬。（十）藉公洩私者斬。（十一）擅動器械私行鬪毆者斬。（十二）攜軍械私逃者斬。（十三）損傷外人生命財產者斬。罰令（一）擅自離伍者，分別罰辦。（二）故意刁難希圖侮辱長官者，分別罰辦。（三）搬弄是非致人不和者，分別罰辦。（四）酗酒滋事者罰辦。（五）未經長官許可，強買民物者罰辦。賞令（一）殺敵致果者賞。（二）奪獲敵人軍需軍械者賞。（三）探獲敵情因而致勝者賞。（四）保全外人生命財產者賞。（五）臨陣長官遇險，能奮力救護者賞。自此示後，人心稍定，前次之避亂於外者，歸來約十之七，商戶亦漸次開市矣。

皖省自光復後，禍患頻仍，故內政多未組織。孫毓筠任都督後，人心稍靜，於是臨時議會始於十一月十三日成立。共和急進會亦次第提議，省垣之內無虞焉。惟皖南北相距甚遠，各爲風氣，積有年月，當此改革之時，熱心民國之士，極力以破除南北意見爲事。然積重難返，終不免稍受其影響。光復近兩月，始得舉定都督，鞏固軍政府，皆此南北界限爲之障也。不寧惟是，即南北光復之次第，北皖固先於南。而南皖於九月二十六日由廣德州起點，其後徽寧池太各府屬，繼踵相隨。北皖以處於南北戰爭必趨之地，故鳳、潁二府屬地仍在槍煙礮雨之中。統全皖觀之，光復之地已及十之八九。故各屬光復之事業，及政治之籌備，亦多可紀錄也。

皖省謀獨立時，各界勒令清朱撫遣散江防兵兩營。該營出省後，分爲兩枝，一枝竄六州、英、霍

等處，一枝竄舒、桐、廬州等處。該軍虎狼成性，見物即噬，沿途虜掠奸殺慘狀，毫無人道，經過之地，言之令人股慄。十月初二日到廬州南鄉上派河地方共六七百人之多。廬州軍政分府孫品山聞該兵到境，即派人四出偵探，勸諭出境，如有願繳槍械，即照價給發銀兩。而該軍意在大肆搶掠，以飽貪心，硬行率隊入城。當時商鋪立即閉市，居民紛逃鄉野，全城爲之一空。嗣經民軍標統李夢周、季光恩嚴詞峻絕，始允出城。屯駐大龍王廟，廟之前後左右大被騷擾，幾復有進城搶劫之勢。民軍察其野心已萌，開槍恐嚇，冀其速走，詎該賊軍竟以槍應，不知淮軍素稱強悍，向不畏死，凡一遇敵，爭先恐後，接戰一晝夜。次日天明，賊軍自知力不能敵，始行逃逸。民軍死一人，槍傷二人，賊軍死亡無數。戰時商家煮飯送糧，絡繹不絕，民軍感商民之愛待，益形憤激，遂一戰而賊兵已無蹤跡矣。（中國革命紀事本末）

安徽革命紀略

孫傳瑗

編者按：安徽革命紀略，這裏選錄的只是第一、第四兩個部分，其他記徐錫麟、熊成基等起義事，已有專篇，不重出。洪澤丞先生應安徽通志館之約，撰安徽通志大事記。上自有史，下訖遜清咸同，綱目列舉，義例畢備，都爲上下兩卷。其自清末，以暨民初，蓋闕如也。館長江彤侯先生因其責屬之傳瑗。竊念清民之間十餘年，誠多事矣。然事之大者，無逾於革命諸役。如徐烈士錫麟之刺清撫臣恩銘，如熊烈士成基之首義，如辛亥革命之役，如癸丑討袁之役，皆事之犖犖大者，而傳瑗幾於靡役不與。耳目所晉接，或與傳聞失實者異，想其久而湮沒弗彰也，因筆之於簡冊，

附於省志大事記之後，別爲一編，曰安徽革命紀略。其曰紀略者，塵舉其事之始末概要，求其簡而能賅，不悖於事實。若夫其詳，請以俟諸黨史氏焉可也。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孫傳瑗記。

辛亥革命前安徽之革命文化運動

清之末季，有兩種思潮，震盪全國，其一爲民族主義之種族革命論，其一爲君主立憲論。然當日青年志士，忱於物競天擇，天演公例，至爲酷烈，中國非革命無以圖存，一時咸走集於革命旗幟之下，雖清廷以預備立憲詔欺天下，弗顧也。其爲直接革命運動者，率直接參加軍隊，以便主義之傳播於士兵。

清光緒間，皖省創辦武備練兵營，以備養成編練新軍之弁目。革命志士之廁身其間者，如柏文蔚、倪映典、熊成基，其尤著者也。其後施行徵兵制度，安徽成立一混成協，其番號爲三十一混成協，官兵多優秀分子，富於革命思想，如吳揚谷、常恆芳、方振武、袁家聲、范傳甲，其尤著者也。此爲直接軍事革命運動。

其間接爲革命文化運動者，其集團概爲私立學校，與學術團體。如李德膏等創辦之「旅湘安徽公學」。（於光緒三十年遷蕪湖，改名曰「安徽公學」。主講席者如金少甫，即劉光漢，皆唱導種族革命論者。）葛襄等主辦之安慶尚志學堂，皖北孫毓筠、李蘭齋等之毀家興學，陳乾生主辦之安徽俗話報社及省會之藏書樓，（丁同宣等即其中組織學會，宣傳革命，事發被緝，藏書樓連帶封

閉。直至民元，始恢復而爲省立圖書館。）皆爲革命文化運動團體。其收效亦迅速而宏大也。

革命主義，初漸被於通海省區，次及於江介，以故當日言革命者，粵湘而外，首推皖省。皖南樸學大師，三百年來講躬行實踐之學，其所孕育者至厚。皖北民俗剛毅，有守死善道之風，一旦爲革命主義所薰陶，故匹夫慕義，殺身以成仁者，史不絕書。其在民國紀元以前，有謀刺王之春未成被逮之合肥萬福華，辛亥革命後始出獄。有炸五大臣未中而以身殉主義之桐城吳樾。熊成基首義一役，以身殉主義者，則有范傳甲、田激揚、張勁夫、薛哲、易桂安、王佐、陳元鑑、王品超。廣州軍隊舉義領袖以身殉主義者，則有倪映典。黃花岡一役，以身殉主義者，則有宋豫琳（他書俱作玉琳誤）、石競武。辛亥癸丑兩役，以身殉主義者，則有吳賜谷、葛瑞芝、韓衍、田淑揚、廖樸存、廖海粟、廖傳儀、余端甫、張孟介、鄭贊丞、范鴻仙。其後倪嗣冲督皖，誅戮黨人，指不勝屈。其姓名湮沒而弗彰者，又不知幾何人也！

辛亥革命之役

安慶者，長江之鎖鑰，金陵上游之保障也。太平天國據金陵時，安慶爲其所有者凡九年。迨會國藩以全力攻克安慶，太平天國驍將陳玉成北退，安慶入湘軍之手，太平天國遂亦不能保有金陵。安慶在戰爭上地理之重要，從可知矣。丁未六月，徐烈士錫麟起義於安慶，未成。戊申十月，熊烈士成基再起義於安慶，又不成。安慶遂以多事聞。革命黨人腐心於此者，非一朝夕。滿清政府，所以從事防範者，亦愈臻嚴密。辛亥八月，革命軍佔領武漢，全國震動，長江上下游，形勢岌岌。清

皖撫朱家寶，一面電請江督張人駿，迅派張勳所部江防營五營，開拔來皖，藉資鎮懾。一面將常備軍各標營槍械彈藥，一律繳回存庫，并分散其力量。調六十二標三營管帶桂丹墀，立率所部，開赴英山駐防。城守之責，完全委之巡防營統領劉利貞，以丁未戊申兩役，殺戮黨人，劉利貞最爲出力也。是時黨人在皖者，如吳陽谷、韓衍、管鵬等，鑒於丁未戊申兩役之失敗，幹部組織渙散，乃不得不變易方法，從運動巡防營及撫署衛隊與新軍聯合，爲入手辦法。已屆成熟，定期九月九日夜，內外聯合起義，並推定講武堂教官胡萬泰爲臨時指揮，孫方瑜副之。孫方瑜時病危在牀，胡萬泰臨事畏葸，而朱家寶所電調江防五營，已星夜馳至安慶，分駐東西城外，監視巡防營，將下令解散新軍。於是駐紮集賢關之六十二標一營排長李乾瑜，正目葛瑞芝憤激發難，圍攻標部不成，葛烈士瑞芝死之，新軍遂遭解散。此辛亥九月十日也。

是時省內形勢，皖北黨人張孟介、張綸、王慶雲、袁家聲、孫旨美、段溥、權道涵、畢靖波、岳冠卿、李子久、楊穗九、李誘然、王占□等，已召集民軍，逐走壽春鎮總兵，先後光復壽州、六安、鳳台、定遠、鳳陽各縣，並組織淮上軍司令部於壽州。推王慶雲爲總司令，張孟介、張綸副之。孫萬乘等召集民軍，光復廬州，組織軍政分府於廬州。程稚周、盧慈佛等，號召民軍，會合淮上軍，光復潁州。田仲揚、田淑揚兄弟，起義於臨淮。方昭舟等起義於定遠。皖南吳振黃等聯合駐軍，光復蕪湖，組織軍政分府於蕪湖。而各地民軍，高揭排滿革命旗幟者，風起雲湧，莫之能遏。所謂安徽巡撫之政令，此時已不能出安慶城門一步。

省外形勢，上游則馬毓寶已據九江稱都督，下游淞滬各地，先後亦告光復，浙省將領朱瑞遂走

浙撫，宣告獨立，蘇撫程德全，順應人心，宣佈蘇省獨立於蘇州。

於是在皖黨人，與在籍皖紳童挹芳、洪思亮、黃書霖等，暨諮議局議長寶以珏等聯合迫朱家寶援蘇撫程德全例，宣告獨立。家寶曰：「家寶食清之祿，死清之事，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諸君無復多言。」朱家寶且擬下密令，嚴厲搜捕黨人。童挹芳曰：「黨人皆青年志士，皖人之子弟，皖父老俱稔知之。彼等懷挾猛烈炸彈，相煎太甚，挺而走險，恐全城俱碎耳。」朱家寶默然，因罷搜捕黨人之令。此九月十六日也。

於是皖士紳童挹芳等，退而聯合商民，集議於諮議局，議定十八日由地方自行宣告獨立，改懸革命軍五色旗幟。同時議決：（一）速將已解散之新軍招回編制。（二）飭江防營撤回，以保治安。（三）撤銷督練公所。（四）警務交諮議局，由地方辦理。（五）財政移交諮議局，由地方自辦。各衙門支款，自即日起停止，俟統籌統支辦法定後，再行支給。（六）朱家寶去留，聽其自決。此十七日也。

朱家寶者，袁世凱之爪牙也。是時清廷鑒於南北形勢嚴重，擬起用袁世凱，以資鎮懾。袁世凱已由彰德密電朱家寶，宜順應時勢，靜候變化，不可膠執書生成見，貽誤大局。蓋是時袁世凱已懷有外挾革命勢力，以要脅清廷，內挾北洋六鎮兵力，以控制南方革命黨人之秘計。故朱家寶於接待袁世凱密電後，態度幡然改變，向皖紳表示可以接受皖人意見。皖人士亦稔知朱家寶隱情，以江防營素無紀律，懼一經反正，恐其糜爛地方，不如利用朱家寶以羈縻之。遂於辛亥九月十八日，宣告安徽獨立，仍推朱家寶爲皖軍都督，王天培副之。王天培者，合肥人，留日士官學生，測繪學堂提

調也。以朱家寶非忠於革命者，思取而代之。事爲朱家寶偵知，一面讓都督印於天培，一面又喚使人，逐天培而去之，於是軍權仍總屬於朱家寶。黨人吳陽谷等睹此，知朱家寶之隱懷二心，乃思利用客軍，以制江防營，於是乃有吳陽谷入潯請兵援皖之事。

黃煥章之率軍來皖也，由於潯軍都督馬毓寶，徇吳陽谷之請。黃所部約二千人，係臨時召集者，多洪江會匪，紀律之劣，尤在江防營下。識者憂之，力主客軍不必駐城內，可指定東門外五里廟標營，爲其駐紮地，給養由皖庫供給。議已定矣，而黃煥章不聽命，全數移駐城內師範學堂，向諮議局索餉萬元。議長竇以珏以頃刻間難得此數，允先發二千五百元，黃煥章不許，竟使士兵鳴槍示威。於是二十四五兩日，圍攻都督府，劫奪軍械所，焚毀藩署，洗劫藩庫，并及於四牌樓商店，城內殷實富戶，悉被搜劫，無一倖免，全城幾至糜爛，公私損失三百萬。所幸者江防營聞潯軍來皖，先期自行撤回浦口，否則兩軍喋血，更不堪設想矣。說者謂安慶不糜爛於清政府之時，而糜爛於獨立之後，不糜爛於朱家寶之手，而糜爛於黃煥章之手，有以夫。

方黃煥章之圍攻都督府也，朱家寶急踰後垣而出，絕城，晝夜逃逸。是時主政者無人，黃煥章乃自稱總司令，隱然以皖軍都督自居，任命宋邦翰、黃盛鴻爲參謀，吳介璠爲軍務科長，槍斃一二市井流氓，目爲放火搶劫之主要犯，以圖掩飾。皖人大憤。是時吳陽谷自蕪湖回省，聞之，不直潯軍所爲，面責黃煥章。煥章怒，因槍殺吳陽谷，時九月二十八日也。陽谷名春陽，以字行，合肥人，同盟會會員也。奔走革命，十餘年如一日。皖省光復，陽谷之力爲多。竟死於豎子之手，論者惜之。

皖人聞吳暘谷被害，益憤，電揭黃煥章殘暴情形於潯都督馬毓寶。毓寶乃派參謀長李烈鈞，來皖查辦，并相機處理。是時安徽僅存之陸軍第三十一混成協步兵六十二標第一營，由管帶桂丹墀統率，自英山兼程趕回，與原駐省城之騎兵一營，及胡萬泰臨時招集已散各標營兵，約一營，暨韓衍所主持之青年軍，謀聯合解決黃煥章所部。事爲李烈鈞所知，因向皖人表示，願率黃部回潯。至黃煥章應受何等懲罰，當候潯軍都督命令辦理。皖人徇李烈鈞之請，遂許潯軍自行撤回，時十月十日也。

潯軍既去，皖人以不可無主持大政之機關，以免行政中斷，遂以軍政、民政、財政三部，組合而成「皖省維持統一機關處」。軍政部桂丹墀主之，民政部洪思亮主之，財政部黃書霖主之，以韓衍任秘書長。凡一切內政外交，以及發號施令，胥由此名義執行之。俟皖軍都督正式舉定，到任之日，此機關即行撤銷。又以諮議局名義已廢，乃召集臨時省參事會，選舉正式皖軍都督。十月二十二日，全場一致，票選孫毓筠爲皖軍都督。同時上海中國革命同盟會本部，亦選任孫毓筠爲皖軍都督。淮上軍總司令王慶雲，副司令張孟介、張綸，廬州軍政分府孫萬乘，蕪湖軍政分府吳振黃等，均一致推戴孫毓筠。於是一月來爭持未決之一大問題，至此遂告解決。由省參事會派員賈印信赴滬迎孫毓筠，即日蒞皖就任。

孫毓筠之來皖也，道出大通，爲黎宗嶽所阻。時宗嶽設軍政府於大通，自稱皖軍都督，截留鹽款，購製槍械，聲言襲取安慶。孫毓筠既被阻於黎宗嶽，遂遶回蕪湖，由蕪湖軍政分府，派兵護送，搭江輪逕開安慶。遲至十一月初二日，孫毓筠到皖，始正式就皖軍都督職。同時成立皖省軍政

府。軍政府下設軍、民、財、教四司，任命桂丹墀爲軍政司長，洪思亮爲民政司長，史推思爲財政司長，鄧藝孫爲教育司長。即著手裁撤各地之軍政分府及類似此種機關，以期軍、民兩政之統一。經過三閱月時間，蕪湖軍政分府，廬州軍政分府，淮上軍總司令部，以及各地成立之類似機關，先後均一律遵令撤銷。所有各地民軍，分別編制成師旅團營，全省計編五師，委由各革命將領，分任師旅團長，加緊訓練，預備北伐。而大通一隅，黎宗嶽所設立之軍政府依然存在。於是南京臨時中央政府，遂明令陸軍第一軍軍長柏文蔚，統率水陸各軍，迫黎宗嶽即日撤銷大通軍政府，黎宗嶽遂他去，大通軍政府即日撤銷，時民國元年三月也。皖省軍、民兩政，至此遂告完全統一。安徽青年軍總監韓衍，適於此時被刺死。

青年軍者，學生軍也，當朱家寶逃走，黃煥章焚掠全城時，安慶已陷於無政府狀態中。於是韓衍、易白沙、管鵬等，乃集合青年學生，編制青年軍。計分三大隊，韓衍自任青年軍總監，易白沙、管鵬，分領兩隊。學生分子，以陸軍小學，測繪學堂，尙志學堂學生爲衆，皆素受革命教育所薰陶者也。此爲青年學生，直接參加革命軍隊之始。當皖省搶攘無主時，青年軍主持正義，保衛地方，使覬覦皖政如黃煥章輩，有所忌憚，以故皖省光復，青年軍之功爲多。韓衍者，江蘇丹徒人，民元，改入安徽太和縣籍。當袁世凱練兵小站時，衍被網羅入幕府，知袁世凱必遺禍國家也，心不然之，袁世凱亦不審衍爲革命黨人也。蘇杭甬路風潮起，東南民氣激昂，袁世凱乃奏派提督夏辛酉，率全軍二十營駐防浦口，壓制東南民氣，即所謂江防軍者是也。夏辛酉死，程允和繼之，程允和死，張勳繼之，即後日所謂辦子軍、定武軍者，是也，卒爲民國大隱。方袁世凱之奏派夏辛酉率

師南下也，衍以一布衣，上書清廷，言袁世凱此舉，爲朝廷買怨，爲一己植勢力於東南，其心叵測，請罷夏辛西南下之命。書上，世凱聞之，募人殺衍，卒賴清刑部主事吳保初將護之，微服南歸，亦一奇男子也。衍被刺，獄疑莫明。自孫毓筠去，皖軍都督職，柏文蔚繼任，青年軍遂被解散，今取韓衍所演青年軍講義，著錄之（見另編），以備留心史乘者省覽焉。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安徽省立圖書館分館出版學風雜誌）

吳烈士暘谷革命史

長沙日報

粵自武漢義旗初舉，攻寧之師未集，安徽積壓上游，民軍聲氣中斷，大局岌岌。而能輕身探虎穴，聯合鄂皖，以義聲倡導江淮豪傑，冒萬死一生，斡旋中權，赤手反正，使長江上下游一氣相衝，卒轉移大局，而民國之勢乃漸以成，則以吳烈士暘谷所處之境爲最艱，其功最奇，其救民救國之心亦最苦。人第見其起義之決，遇難之慘，咸慨然追悼其爲共和開幕以身殉國之英雄。而不知其十年來慘淡經營，千難萬折，吐忠肝熱血，注我同胞，其締造民國之功，固宏且遠也。

烈士號暘谷，名春陽，安徽合肥人。少有至性，崇尚義俠，每讀岳武穆文文山盧建斗諸人集，輒唏噓不能自己。及覽漢唐宋明黨禍，復慨然曰：「世主率僅中才，靡不昵小人而遠君子，宜亂日多而治日少也。」由是而剷除專制，鈐束君主之意以起。年十八，疚心國事，集諸同志創強國會，壹意提倡民權，泛覽古今及歐、美哲理政論，欲以此綱維世務。久之覺社會蕃變，終不得要領，乃反而究心於陽明之學。刻苦自勵，務崇實踐。因悟自私自利之心未去，雖日日說救人，終向名利一

邊滑去，乃悉將聲色貨利生死榮辱各關頭，窮搜冥索，層層抉破。繼復因譚壯飛仁學出入於佛老之說，其入世宗旨乃卓然大定。嘗謂人當犧牲軀殼之快樂，以求靈魂之快樂，則諸凡苦惱不能侵害。又謂入世之法，必先自處於極壞之地，而後能爲萬物先。故能時時本其入地獄之心，以拯同胞之苦，其生平事業皆基於此。

年二十一，偕高君蔭藻，蔡君元培，秦君效魯，陳君自新創青年學社於滬上，相與倡導民權，其間就學者皆海內英髦。是年冬，清吏王之春潛蹤滬上，密謀聯俄，烈士與義士萬君福華、劉君光漢、陳君自新聞之，皆大憤，密創拒俄會。先是之春撫皖時，私賣礦產與外人三十餘處，在粵密召法兵平廣西亂，種種營私媚外，誤國喪權，愈以非擊殺之不足以阻奸謀而謝天下。乃數王六大罪，謀邀擊，不中事敗，萬君入獄，警鐘報，青年學社皆被封，烈士遂脫身。於翌年春東渡，留學日本。

其至日本也，與其國社會黨鉅子白浪庵滔天最友善，時相過從，暢論人道主義，淋漓痛快，輒相對縱酒，大醉不止。繼因白浪庵復識其進步黨中要人犬養毅及大隈重信諸政客，反復辯詰於復興東亞政策，乃益大進。是年，孫中山先生至東京，烈士與其兄春□，暨王君善達，程君家檀晤中山於犬養毅所，共謀興中事業。越一日，復偕諸友會於程君家檀處。吾國健者如陳君天華、汪君兆銘、黃君興、胡君瑛、胡君漢民輩僅數十人，而發起同盟會之議以起。及開大會，到者數千人，遂將各機關組織成立。烈士即於是年冬返國，號召同志密謀光復。又恐事敗牽動本部，乃創立江淮別部曰武毅會，其與南京一部如柏君文蔚、倪烈士映典、胡君維棟、龔君鎮鵬等聯合者曰岳王會。自茲以往，一步一躓，心血爲枯，遂盡入艱辛之境矣。

烈士初返國，主辦合肥學務分會。不一年，爲忌者所攻，因之皖，入砲營弁目養成所，皖撫恩銘聞而疑之。時宋君芳賓司督練事，恩問曰：「吳春陽係東洋留學生，何樂此？」宋君答以有志武備，疑稍解，烈士坦不爲意。時皖省志士入軍籍者衆，而砲營爲尤盛。范烈士傳甲，常君恆芳畢集，其管帶爲吳介璘君。而倪烈士映典亦自南洋來，充排長。烈士大喜過望，乃相與發抒愛國熱忱，提挈同胞，密謀布署。居砲營三日，爲偵者告發。乃徒步遁跡於壽春東南之芍陂學堂，李君蘭齋延爲管理，學者靡然宗之。居一年，事稍寢，復之皖，聯合軍隊謀舉事。省大吏捕之急，乃急返肥主辦城西學堂。光緒三十四年春，倪烈士映典管帶馬營，謀在皖舉事，以機先洩不果。倪君將之粵，乃急返肥與烈士協謀，戒毋動，謂「俟我起於兩廣，君舉江淮之衆以向中原，南北並舉，大事可濟。」烈士諾之，遂灑一掬淚以送倪行。是年冬，值德宗及顯后喪，又太湖大操未畢，皖軍急起乘之，烈士熊承基起自砲營，一呼而全軍響應者，烈士與倪烈士實爲之導也。

皖軍既失敗，烈士仍鬱鬱主辦城西學堂。三年而學風丕變，士皆輕家而重國。忌者復傾之，烈士亦不欲久居此，乃賦詩四章以見志，有「浩蕩長空一揮手，雲翻雨覆再來時」之句；又云「三年枉費屠龍技，付與東流逝水長」，讀者傷之，不料其即爲死事之徵也。宣統三年夏，復去肥之滬，入機關部，與范君光啓、宋君教仁、陳君其美諸君日謀光復事。於八月十六日由滬赴皖，十九日而湖北軍首舉義，烈士遂密約王天培、胡維棟二君謀舉安徽以應。惟是皖軍於全國中起義最早，一挫再挫，豪健散亡，士氣較弱，將校壓制，猝不易發。烈士憤恨因發病，握胡王二君手曰：「時事至斯，不圖吾皖人心盡死，奈何奈何！」因痛哭失聲，後竟日嘔血數十口不止。胡王二君慰之曰：

「有我輩在，事終可圖，君善自愛也。」聞者感動。各營將士漸有就計者，烈士乃將皖事略爲部署，付託胡王二君，扶病自趨湖北，武漢軍歡迎之。今副總統鄂軍都督黎公元洪偉其才，欲任以參謀，烈士計曰：「北軍已據武勝關，武漢處處受逼，大勢一去無可爲，公假我一混成協軍火，合之吾皖原有槍械，當率長淮勝兵萬人，出潁、亳，分驅周家口、信陽州，搗北軍後路。彼後方路綫自大河以南，綿亙千里，處處受攻，猝不及備，公擊其前，我襲其後，彼將不戰自却，然後勝負可得而計也。」黎公聽之，乃任以鄂、皖聯合員，並許皖省獨立，即以一協軍火相助，烈士遂由鄂返皖。

九月初七日，烈士復至皖，士氣爲之一振。時省中同志集者胡王二君外，如孫君傳瑗、楊君巒、管君鵬、李君乾瑣、龔君克定、李君肥等十數人，皆與計。因孫君方瑜之喪，假其宅爲機關部，分途運動，密報消息。時省城除新軍外，而巡防營隊猶千數百人，慮梗令，且恐乘機劫掠。烈士乃罄所攜資千金，犒撫署衛隊，諭巡防營以事成後當推爲首功，膺重賞，無得擾商民。由是新舊軍警皆感服，願反正，悉受命令。烈士乃計定分城外軍爲三大支，以胡君萬泰充一標司令爲主兵先發，李君□玉充二標司令，王君天培充學生軍司令應之。而自偕敢死士數人居城內總司令部，籌度一切。並控攝巡防警察，相機策應，准於初八夜十時起事。部署已定，詎胡君以送母赴下游，過師期，各軍終夜搖搖不能發。至天明風聲播動，撫署偵緝四出。至日中大府又另調江防兩營入城備守禦。通令二標軍士繳械，立時遣散，搜烈士甚急。衆勸其暫避，圖後舉，烈士大悲憤，誓以身殉不肯去，曰：「過此，再無望矣。」乃速召集同志連夜趕發第一標。時一鼓，一標軍士奪營門去，自集賢關馳二十里至三鼓通城下，三面攻擊，王天培亦領學生軍自北門梯城入。而城內守備甚嚴，

江防軍滿佈城壘各要道，內應旋起旋撲，兩軍彈丸如雨，終夜相持不決。至天明一標兵見事不成亦散去，遂罷兵。時□紳童君挹芳在□，見民軍退，急詣撫署詭言城內暗伏革命黨數百人，攜帶炸彈無數，急則暴發與城俱盡，緩之則□挾危險物自去，宜戒門者禁入不禁出，可消害無形。皖撫從其計，故烈士得於翌日潛出南門，王君天培密晤之，烈士謂：「事已至此，不達目的不止，我將乞援於湖北，此間事，公好爲之。」遂於十二日乘輪西上。然自茲一役，皖人感烈士血忱，革命熱潮萬衆一致，獨立之聲傳達街巷。皖撫亦見人心已去不可拂，又知烈士已赴鄂，勢無中止。經童君挹芳、賢君以珏調停其間，遂聽衆宣布獨立。衆以烈士離省，乃公舉王君天培爲都督。王君暫攝其事，時九月十八日也。

烈士之乞援湖北也，黎公與北軍戰方急，無兵可分，乃遣詹大悲偕烈士至九江晤馬毓寶。馬君亦正備北方，無力兼顧。烈士乃偕學生軍數十人東下，擬先光復蕪湖，再迫令皖省獨立。於十八夜舟至皖岸，瞥見城樓白旗飄空，大喜過望。急下舟呼門曰：「我吳陽谷也」。城上將士聞烈士來，歡呼雷動，急開門迎入。軍政府得報，派軍隊迓之途，烈士既至，即擬善後事數條，一通電各省布告獨立；二通電各州縣照常辦公，不准假名光復紊亂秩序，但駐兵處及重要地點不在此例；三通電各地方免今年租稅之半；四照會各國領事通告獨立，並擔任保護之責；五從速派人調查財政；六各營即日發餉並加犒餉銀一月。時王君天培欲以都督相任，烈士謂：「東南未定，戰事方殷，不能以一身羈留皖。」堅辭弗居，衆改推爲總經略，又不聽。慨然曰：「吾非逃名，但吾此出自誓，只任難不任名，爲天下倡，使國民共曉然於吾黨除救國之外無二心也。」時張君武在側曰：「公舉大

事，斷非吳揚谷三字所能發號施令，舉公經略，爲事非爲公也。」乃聽。翌日邀各界開全體大會，烈士慷慨登台，痛陳專制淫威，革命主旨，共和利益，吐露心肝，聲淚俱下，滿座皆傾折，以爲見國士晚。是夜巡城，值皖撫衛隊變，所乘馬驚槍逸，烈士墜地氣絕，比救醒，頭部血流不止。翌日，童君拙芳、姚君永概往視，見烈士倚榻，顏色慘瘁，案上草書一絕，猶作自勵語，相與歎息不止。烈士傷未起，皖中破壞黨煽惑，復舉前皖撫朱家寶爲都督，王君天培退。越一日，黃煥章、顧英等率潯軍至皖，以將攻寧爲辭，堅請駐兵城內。時皖力弱不敢與抗，煥章遂勒兵入城。是日烈士得蕪湖特派員報告，謂「巡防營反對，蕪事棘，非以公聲威親臨之不可」。烈士乃裹創就道，蕪軍警學商各界開大會迎之。烈士乃登台勸告，反覆十數百言，聞者皆感動，遂定議，設立蕪湖軍政分府，烈士手訂辦法，派吳君振黃主之，一日而蕪事大定。

烈士既光復蕪湖，是時南京猶未下，烈士方謀集合皖蕪及廬州淮上各軍精銳，下攻金陵。將赴皖北，未發而省中警電至，潯軍黃煥章、顧英等已縱兵蹂躪省垣，凡諮議局各公署藩庫軍械局盡被攻掠，沿街商民被劫殺幾無一免者，朱家寶遁。烈士聞變痛哭，急返皖，蕪軍政分府，請以兵從。烈士謂：「我携衆至，煥章必懼而抗我，兵鋒一接，是糜爛地方也。我當拚此身以大義責之，事或解，皖之福，否則當與吾被陷之父兄子弟同命。」乃隻身赴皖。及南門，或阻之不聽。既入城，遇胡君維棟復阻之，勸另圖，又不聽。將至黃司令部，孫君傳瑗執其手曰：「煥章狼子野心，不可理喻，何輕身入虎穴爲。」烈士厲聲曰：「煥章假借民軍，行同盜賊，踐我土地，虐我人民。吾皖素稱多志士，今事至此，竟無一人仗義執言乎。」遂直入黃軍，嚴詞詰責煥章，煥章氣沮。烈士戒煥章：

「將所掠軍械及商民財產悉還，我當爲爾另籌軍費以過爾行。」煥章唯唯。烈士出，集合各商，議籌煥章退軍款項。適徽人王則曾以僞稱黎大都督代表，沿途招搖，被烈士拘留，是時私脫遁煥章所，以危言悚煥章曰：「吳陽谷來，必討亂皖者罪，公無望出安慶一步矣。」煥章既破壞安徽，本欲自稱都督，第畏烈士，不敢發。又聞王則言，益不自安，乃密下命令，俟烈士復入，即派衛兵看守之。皖士紳洪思亮、黃書霖及商學各界聞烈士被留，大駭，百計營救，弗能脫。又懇某國教士出爲擔保，謂烈士出，不相侵□，而煥章門已禁，弗得入。是夜烈士致義□隊劉君煥文等函云：「凡我同志速出城，城內事雖萬死賜當之。」乃作絕命詩一章，詩曰：「來來去去本無因，只覺區區不忍心，拚着頭顱酬死友，敢將多難累生靈。」作未畢，黃喉衛隊以手槍逆擊，身受七彈而死，嗚呼慘矣。時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也。李君肥潛行重賄收烈士骸骨。煥章既去，劉君煥文引櫬旋里，二君可謂不負烈士之知矣。

烈士既死，煥章即謀踞皖稱都督，皖人惶遽不知所出。先是烈士於初十日攻城未克，密遣楊君轡龍之英山召桂軍回援，兵至太湖聞警，胡君萬泰率百人先馳至，痛哭薄西門，誓斬煥章。翌日，桂君丹墀率全部至，遂暴煥章罪惡，布告遠近。下令勒兵將攻煥章軍，煥章懼不敢出。是時溥軍參謀長李君烈鈞聞黃亂耗，急詣皖鎮其軍，且謝皖人，謂煥章罪可徐圖。皖人陶君鎔等恐地方被戰禍，乃相與調解罷兵。煥章急將所掠槍械財產飽載颺去。皖人乃共迎孫君毓筠爲都督，亦烈士之原議也。烈士醉心共和，於國家社會主義，屹然爲民黨所倚重，凡事任難則爭先，論功則居後，肝膽照人，故人樂効死。提倡革命蓋十餘年，機關代表布滿江、淮間，然不肯輕於一發者，以素事重人

道，恐機會未熟，塗炭生靈。此次以光復安徽，創造民國，捨身而出，爲救護安徽生命財產，犯難而死。警耗傳聞，遠近悲痛。嗚呼！烈士求仁得仁，死亦何憾，第未親見共和成立，生平經緯民物志事，十分未得行其一二，爲可悼耳。今皖人追思烈士，至於皖、蕪、廬等處建立專祠。奸民王則就獲，已付死刑。黃煥章、顧英等國賊，天理國法具在，諒無可逃。嗚呼！其不死矣。烈士性孝友，執母喪逾年不卒哭，善體父意，壯年依依若孺子。視兄子如己子，躬施教誨，勞於諸兄。且篤於師友之誼，既死逾年，談者往往至於泣下。烈士嫻技擊，膽略過人，神采英毅，目中電能懾人，所至辦學，必教生徒習武技，隱寓軍國民教育，蓋亦預爲光復之準備云。

（以上連載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日、四月一、二、三、四日長沙日報）

鄂軍政府檄安徽文

皖省當南北之衝，江、淮戰爭，常集於此，故多驍驍勇敢之士。前明之亡，義師屢起。洎乎近代，則有徐錫麟、熊成基其人，前仆後繼，可見皖人之痛恨異族，食息夢寢，未或忘之。夫昔之舉事，少難勝多，每爲深恨。今武昌克復，近在接壤，又處上游，當全國之中心，地廣兵精，可戰可守。倘能念我漢族，同是炎、黃血胤，復仇起義，重爲四萬萬同胞雪此大辱，不忍漠視其患難，相與左提右挈，靖此南陲，揮刀北指，事成之後，共建民主，永享治平，豈惟皖、鄂之幸福，抑亦我四萬萬人之幸福也。其或不顧，坐失事機，享他人之成功，此惟孱弱之民族有之，非所望於全皖之父老兄弟也。嗚呼！陰霾旣開，山川易色，倘祖宗有靈，應啓導之。貴省同胞，縱不思所以對湖

北，獨不思所以對己之祖若宗乎？獨不思所以對全皖之大好河山乎？時不可失，痛言難再，願我同胞實圖利之。

（滿夷猖夏始末記八編滅亡迅速記五十九頁至六十頁）

安徽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宣統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兩江總督張人駿等奏摺附片二

再：臣勦所部江防步隊第三營，前因安徽省城新軍叛變，經安徽撫臣朱家寶電請派營馳往援剿，當由臣勦飭派該營管帶游擊銜儘先都司林慶元督隊乘輪馳赴安慶，竭力攻擊，立將叛軍擊散，安慶危而復安。嗣因江寧防務喫緊，已將該營由陸路調回。臣等查該管帶林慶元奉派援剿安慶叛軍，奮勇當先，立時擊散；迨安慶淪陷，該管帶不爲所脅，復能整隊而回，實屬異常忠勇。應請從優獎叙，以勵其餘。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江防步隊第三營管帶游擊銜儘先都司林慶元免補都游各班，以參將儘先補用，並加副將銜，以示鼓勵之處，出自鴻慈逾格。謹合詞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宣統三年十月十五日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袁世凱、臣王士珍。軍機處摺包權

宣統三年十月初三日 前江北提督雷震春致內閣電

皖省已陷。皖北糜爛，盜賊蜂起。兼以清江陸軍、皖北巡防各營紛紛潰散，鳳陽、懷遠、壽

州、鳳台相繼失守。震春在家治喪，目覩情形，不敢坐視。現據皖北官紳自行籌款，擬收集陸防各營，編練保安一軍，公舉震春統率，以靜地方而安良善。未敢擅便，特請示遵。雷震春稟。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一日河南巡撫寶棻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迭據歸德府、鹿邑、亳州官紳紛紛電稟：潁州初四、太和初九先後失守，匪勢猖獗，鹿邑、亳州等處同時吃緊，永夏虞一帶，殲匪又闖入，鎮兵單薄，不敷分防，請速派重兵，星夜前來防剿，等語。查太亳一帶已蒙派倪司長等帶隊前往，敵處一時實無大枝軍隊可調，務乞催令刻速起程爲懇。棻，真。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三日新授河南布政使倪嗣冲致內閣軍諮府電

潁州來報，革黨由壽來潁，確有二千人，大炮二尊，小炮四尊，均開花子彈。革匪在潁又募三千餘人，內有安徽逃兵二百餘人，巡防變兵三百人，快槍約二千餘枝。太和失守後，已陸續西竄。距周口之四十里牛口集確有土匪一二百名。四處響應。周口戒嚴。步隊到齊。六鎮馬炮各一隊，三鎮馬兩隊，均未到，乞急電催。今晚擬飭高邱兩管帶，帶步隊兩營，半船半陸，輪換前進，十四早可到周口暫駐。復派探前赴潁太，分頭確探。冲俟馬炮到齊，即帶赴周口，相機進剿。並飭倪守毓冲回潁整頓四鄉團練，以備助剿。冲叩。元。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三日第三鎮統制曹錕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元電敬悉。遵撥山炮一隊，並撥步兵一大排隨行，藉資掩護，准於十四出發，交倪司帶往。錕叩。問。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六日德華日報

安慶忽有革軍多人據守津浦鐵路之一份，並割斷電綫。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八日新授河南布政使倪嗣冲致內閣軍諮府電

頃接豫撫急電，徐碭會匪西竄，勾結駐防永夏撫標親軍兩營，全部變叛，槍械子彈及開花炮彈均爲匪得，勢極猖狂，飭冲馳赴援。府州縣官存逃心，民無固志，永夏匪兵聲勢浩大，歸德危迫，自應急切赴援。惟冲前隊已向太和進發，太和又係要道，匪兵尙少，或易克復，擬克復太和後，略留兵防守，其餘悉數帶由亳州赴歸援剿。明知匪勢獷悍，冲兵力既單，又係新募，辦理毫無把握。設鈞閣府無兵可派，三五日後，豫事即不堪設想。不得不先其所急。已電請豫撫歸德鎮聯絡亳州鄉團，嚴密防禦，以待救援。前調周管帶茂冬一營，昨晚已到，當飭開赴沈項，以防穎匪西竄。冲發電後，即起程赴太，沿途設有馬撥，如電示，乞交周口商淮鹽局陳委友瑛轉送。再軍情緊急，前稟派各員不敷差委，現已陸續添派，秣料及車船價尤倍增，恐將來開支稍多，合先聲明。

倪嗣冲叩稟，巧。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日河南藩司倪嗣冲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嗣冲行至漯河，聞佔據太和係阜陵人甯治臣，當飭北洋巡警員盧迺斌前往，曉以大義，十七夜即已解散。十八早，亳州李統領輔勳帶隊進城。並探潁州城內賊兵不及萬人，經賊目派赴蒙城，程恩普帶赴渦陽共四千人，下鄉搜掠軍械馬匹財物又一二千人，現僅有賊目張是輪帶領賊兵三四十人，在內盤踞。程恩普復有就撫之意。擬商令李統領帶兵赴永夏，會同歸德張鎮防剿。冲即乘潁州空處，先行攻取，俟克復後，再由蒙渦進趨永夏。前稟牛口土匪，聞大兵前來，已經解散。十九日晤沈邱薩令，據稱，該縣土匪蠢起。已飭周管帶茂冬帶領該營並撥過山砲二尊會同阜陽團練倪守毓蒞往剿。再太和縣令無人，擬飭周口鹽局委員陳大使友瑛代理。是否可行？乞示祇遵。再發電問，仍恐永夏兵單，擬撥一排長帶重砲二尊，同李統領馳赴亳歸一帶，會同歸德鎮防剿，合並稟聞。嗣冲自紙店叩發。 督。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日河南布政使倪嗣冲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冲今日在太晤駐毫巡防營統領李輔勳，據稱：皖豫交界地方，羣盜蠢起，該隊兵力既單，餉糈尤薄，深爲可慮，等語。竊查會匪革黨雖甚充斥，尙易收拾。惟兵營器械精利，操練純熟，設有變變，爲害最大。近來江北皖省潰散兵丁槍械流落民間者甚多，尤爲隱患。已面允酌加餉項，並飭設

法收買潰兵槍械，添募二三營，以資調遣而弭後患。永夏防務現在吃緊，查歸德張鎮畏葸無能，貪利空額，駐鹿巡防砲隊一營，已有變意，斷難勝任，應請罷斥。告病在籍左江鎮總兵李永芳威望素孚，如蒙請簡斯缺，分電飭遵，日內即能履任，於事必有裨益。潁州克復在即，省城聲息不通，知府長紹前託丁憂逃去，亳州王牧樹中素著循聲，守亳尤有功績，擬飭署理府篆。遞遣州缺，查有安徽候補知縣王令壬葵，在亳任差，民情感戴，堪以委署。如蒙允准，乞示祇遵，嗣沖叩，啓。

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請代奏電

本日接奉電傳二十二日諭旨：「內閣請簡派大員兼管皖北事務。自安慶失陷，皖撫朱家寶尙無下落。皖北一帶盜賊蠶起，擾害閭閻，殊堪憫念。所有皖北各屬吏治軍務，均著河南巡撫齊耀琳管轄籌辦。並著倪嗣沖兼署安徽布政使。」欽此。伏念皖北一帶頻苦霖災，重遭兵禍，人心思亂，財政尤艱，撫字艱防，萬分棘手。雖明知未能兼顧，值此時局危迫，不得不勉爲其難。惟有商同兼署藩司倪嗣沖，於吏治軍務力求整頓，以弭亂事而慰宸衷。謹先叩謝天恩。乞代奏。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德華日報

提督張勳敗革軍千人於安徽之渦陽。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請代奏電

十八日，據兼署安徽布政使倪嗣冲稟稱：「潁郡當此次壽州亂起，如果官紳固守待援，未始不可支持。迺潁州府知府長紹聞風畏懼，借丁憂爲名，私自逃避。阜陽縣知縣胡汝霖蓄志迎降，延不辦團。以致紳耆無所稟承，紛紛自擾。程恩普、徐小亭、及府差方墨林、縣差馬林、胡謙、李棟、張鴻恩等倡議迎賊，勾令阜陽縣訓導汪調鼎，勸駐潁防營管帶胡焜鵬拔營退避。該匪張夢礪始毫無顧慮，直陷府城，劫掠燒殺，擾害不堪。並分犯蒙城。程恩普亦招集無賴，遣甯治臣攻取太和，自攻渦陽亳州。嗣冲派委說降，甯治臣當即解散。程恩普赴亳州，爲統領李輔勳所敗。嗣冲入潁，居民以程恩普勾匪貽禍，銜之次骨。嗣程恩普之胞兄道員程恩培、堂叔程文葆來謁，願認賠償公私損失，懇將程恩普寬宥。曾恭電內閣奏請，令其立功自贖。奉旨允准。惟程恩普迄未來營自首，程恩培等近亦回鄉，無從核辦。潁州新復，公私交窘。飭府縣督紳辦團，設法開辦。一面分別裁免雜捐陋規，以甦民困而圖善後。所有以上不職官員，自應先行嚴懲，以儆其餘。相應請旨，將潁州府知府長紹、阜陽縣知縣胡汝霖、阜陽縣訓導汪調鼎飭交內閣分別嚴行懲處。至程恩普如果真心悔罪，尅日到營，並認賠官民各款，仍當恪遵請旨辦理。除飭府嚴拏徐小亭六名究辦外。理合稟請代奏。」

等因。耀琳覆核無異，謹據情電請代奏。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內閣發河南巡撫齊耀琳電旨

奉旨：內閣代遞齊耀琳電奏，此次壽州亂起，潁州官吏不能固守，以致匪勢披猖，請將不職各員分別懲處，等語。潁州府知府長紹、阜陽縣知縣胡汝霖、阜陽縣訓導汪調鼎均著即行革職，仍交倪嗣冲懲辦。餘著照所議辦理。欽此。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電

沁電悉。永城告急，張軍已允西來，豫即撥兵東下。惟王金妮現踞渦陽。是否攻剿？請電示遵辦。琳，儉。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河南布政使倪嗣冲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頃據密報稱：「革軍北伐隊決計由潁犯豫，已派鎮江統制柏文蔚帶二十二營全數開赴皖北，現到壽州者五營，到正陽者二營，到潁上者二營。又安慶派赴皖北營隊現到壽州者四營。原駐壽鳳七營尚不在內。並親見運到機關槍四尊、大礮十二尊、小鋼礮頗多。現已派人赴渦勾結土匪王金妮。」等情。伏查該黨聲勢浩大，器械精利。現已停戰期滿，萬一決裂，開戰在即，冲兵力雖單，必死力抵禦。但衆寡懸殊，設若不敵，冲不足惜，如大局何。萬乞憲台速調陸軍一協或一標，剋日赴潁，以資援剿。倘無可調撥，即乞飭新練武衛右軍統領高文貴或劉金標速率全部來援，大局幸甚。再聞張提督勳帶有重兵駐紮徐州，如飭其進攻臨淮，牽制賊勢，兩軍似均易得手。是否可行，伏候鈞裁。倘和議可成，即乞多展停戰期限，庶得分兵剿辦土匪。乞示祇遵。嗣冲叩。勳。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新授河南布政使倪嗣冲致內閣請代奏電

二十日冲行至太和，據馬隊偵探報稱：本日下午四點鐘，有騎馬賊匪偵探已至距太八里之陳渡口，與我軍前衛馬隊相遇，匪即開槍猛擊，我軍還擊，計擊斃騎馬賊七名，餘受傷而退。並探距太三十五里之劉家集聚匪五六百名，騎馬賊數十名，並帶大礮二尊。當即飛飭馬前衛馳往偵探，派巡防右路前左兩營步隊爲左右兩翼，礮隊居中，由穎河南岸進攻。冲自領左翼小隊爲後應。另撥六鎮馬隊二棚、步兵一哨由穎河北岸搜索進攻。二十一日五更啓行。該匪聞我軍進攻甚猛，遂於二十日半夜遁回穎州。午前十一鐘隊至劉集，該匪已遁穎郡。城鄉紳耆團練來迎，僉稱踞穎匪首張是輪，即張夢磔，係積年會匪，乘勢作亂，冒稱革軍，實行搶劫主義。踞穎後，官紳士庶橫被鞭辱，以搜索軍械爲名，倉庫公款及民間牛馬財物糧米搶劫一空，並擄婦女，生殺自由，慘無人理。環泣懇救，無可慰遣，因即督隊前進。

是晚至距城十二里之白廟，據密探報稱，該匪已挖取城內街心石條，將西北兩門屯閉，誓死固守，以待壽州援賊。冲查穎州地勢東北兩門均鄰穎河，西南地勢稍高，利於攻戰，且居民鮮少，尤宜用礮攻擊。因於二十一日早兩點鐘，分飭巡防右路前左兩營並三鎮六鎮兩礮隊，仍分左右兩翼，由城北七里溝繞赴城西南、東南兩面，預備攻擊。另派左翼小隊前左兩哨，順穎河隄下藉爲隱蔽，潛往東門外設伏，以防該匪逃遁。冲自帶三鎮六鎮馬隊往來接應，以爲游擊之師。詎左翼小隊甫經行抵城東三里灣，即有守卡賊匪及河下匪黨礮划內兵突出七八十名，猛來堵擊，該小隊奮力抵禦，

擊斃賊匪二十餘名，生擒二名。賊甫逃入東門，而城內之賊復突出敢死隊百十餘名，飛來救援。經小隊伏於城外緊要路口，盡力攻擊，復擊斃三十餘名，生擒十五名。餘悉遁入城內，閉門死守。小隊受傷四名。我軍各營行抵城南，甫入陣地，該匪即由城上用礮轟擊，異常猛烈，我軍即用礮還擊，步隊亦奮力進攻，奈賊礮勢若飛蝗，仰攻殊難得力。適募兵總辦倪守毓棻齊集團練二萬餘人，會同後路左營周管帶茂冬由沈項來會，攻擊西城。詎該匪二十一、二十二兩日死力抗拒，無懈可乘。又據探張逆胞弟夢韭率賊一千餘人由壽來援，已抵穎東之三十里埠。當飭六鎮馬隊隊官帶馬兵一隊，抽撥步隊四哨，馳往截剿。幸被我軍奮擊，槍斃生擒數十名，該匪半多潰散，其餘兇悍之賊約有三百餘名，退還穎上，外援乃絕。

旋奉二十二日電。竊查該匪行徑，與鈞諭姦殺焚掠是爲土匪，無民軍資格，仍須用兵掃除之意相合，因鼓勵將士奮力猛攻。惟以城垣太固，連日兵勇冒雨晝夜還攻，該匪死力抗拒，實難得手。冲恐兵力太單，抑且疲憊，遂擬改用雲梯爬城。並密飭穎紳吳奉恩、趙安瀾勸告已叛駐穎巡防營朱管帶兆勳、已降團防練勇徐管帶金城，許以重賞，速即反正，內外夾攻。又探明該匪全力均注意東南兩城，西北兩面空虛。遂於二十四日密令預備雲梯數十架，挑拔奮勇，定於是夜爬城而入。派定高營務處世讀、邱管帶昌錦帶右路左營一營，馬幫帶聯甲帶左翼小隊一營，周管帶茂冬帶後路左營一營，倪守毓棻率領周家寨練周家凱押奮勇短刀手二百餘名，分頭由西北、東北各城登城。已叛朱管帶兆勳帶駐穎巡防兵三百餘人，已降徐管帶金城帶練勇二百餘人，由內接應。三鎮六鎮礮隊在外轟擊，使賊不能兼顧。三鎮六鎮馬隊三隊往來巡緝。高幫統振善、馬先鋒官聯芬在東門而伏。冲親

自馳赴城邊指揮。是夜四點鐘遂由馬幫帶聯甲率該營哨官李傳業、寧綸元、哨長韓書玉在北門附近首先率隊奮勇登城，各營隊亦蟻附緣登。朱管帶兆勳、徐管帶金城見我軍業經上城，亦率衆反正，開槍攻賊。當我軍緣梯初登之時，不意該匪已有預備，一齊開槍，抵死防禦，內應各兵接應不及，至我軍死傷極多，幾至功敗垂成。幸我軍毫無懼却，奮勇肉薄，緣梯而上，無不以一當百，與匪死戰，賊遂披靡，勢不能支。我軍趁勢下城，一面與匪巷戰，一面即分赴四門，將屯門石條盡力移去，開放城門，步隊一擁而入，城郡遂於二十五日晚七點鐘克復。我軍計共殲斃城內悍匪約五六百名，生擒三百餘名。其由墜城逃遁及奪各門突出之匪約千六百餘名，復經我軍馬礮各隊及四鄉團練圍擊，計斃匪四五百名，生擒二百五六十名。同時並有悍賊一股約五百餘名由北門衝出，猛撲王家寨我軍後路，幸經後路各員督帶留守之兵預爲設備，當將該匪奮力擊退，計陣斃三十餘名，生擒四十六名，匪始拋棄衣械，星逃四散。冲入城後，居民歡呼踴躍，當即派員分頭安撫。

竊查該匪佔踞府城，負隅固守，晝夜仰攻數日，該匪毫無懼意，冲深以未能即克爲憂。幸托朝廷威福，將士用命，叛將歸降，萬衆一心，得以即時攻破，殊非初料所及。除匪首張是輪即張夢磔，或謂已死，或謂逃出，暨奪獲槍械礮位子彈馬匹文件數目，另行查明稟報外。所有兵丁陣亡八名，受傷五十餘名，暨鄉團陣亡受傷勇丁，及尤爲出力各員弁，可否代懇天恩，准由冲查明稟請代奏，優給卹典保獎，以昭激勸；反正朱管帶兆勳、徐管帶金城可否赦其既往，並准一體保獎之處。伏乞代奏，諭示祇遵。再程恩普現由渦蒙回入伊寨，由其親兄程恩培致函求撫，尙屬出於至誠，似應憐遵迭次諭旨，寬其既往，責令立功自贖。渦蒙餘黨無多，似不難次第克復。惟兵士露宿數晝

夜，異常勞頓，現擬休養數日，再議進征。合並稟陳。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內閣發河南布政使倪嗣冲電旨

奉旨：內閣代遞倪嗣冲電奏官軍克復潁州府城情形。據稱匪首張是輪即張夢傑，本係積年會匪，此次佔踞潁州，姦殺焚掠，慘無人理。迨至官軍進攻，復據城抗拒，兇狡異常。經官軍分路進攻，招撫叛弁，截斷外援，進薄城下，力戰五日，始將潁州府城克復，等語。該藩司督率有方，將士用命，攻克堅城，深堪嘉尚。倪嗣冲著賞給額爾德穆巴圖魯勇號。所有傷亡兵丁團勇及出力員弁，著即查明分別奏請給予卹獎。其朱兆勳、徐金城二員悔罪歸誠，立功自効，應准赦其既往，一體獎叙。程恩普求撫出於至誠，並准如所請，責令立功自贖。該衙門知道。欽此。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初四日河南布政使倪嗣冲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冲此次行軍，正值人心惶亂，柴草秣料購辦爲難，故價值奇漲，車船轉運費亦不貲，前已電稟。兼之前奉豫撫電示，光州一帶有皖省潰兵投誠，不收則後患滋多，飭冲招撫，現已編成一營，於初三日帶至潁州，並收撫反正之駐潁巡防一營，隊伍加增。新收各營，軍械均利，人心未固，餉必與我軍一律，方足以安其心。初一放餉後，前帶銀二萬兩已將用罄。新收光州潰兵，尙待發餉。又此次攻克潁州，陣亡受傷及奮勇兵士均應優給卹賞，方足資鼓舞。而餉項支絀萬分，幾於不名一錢，實深焦灼。應請迅飭撥餉銀六萬兩，用備要需。或先電飭長蘆運司由周口商准鹽局借撥銀三萬

兩，以濟眉急。乞電示祇遵。嗣冲叩。支。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河南布政使倪嗣冲致內閣電

冲赴皖剿匪，以奉鈞札後經授豫藩，署皖藩，而河南巡撫又復兼管皖北。現聞皖撫朱經帥已至亳州。除緊急軍情恐輾轉延誤當電請鈞示外，所有電稟之後又須繕摺具奏之件，應否直稟憲台代奏，抑詳豫撫或皖撫轉奏？乞電示祇遵。嗣冲叩。文。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河南布政使倪嗣冲致內閣電

竊程恩普於十月二十三日由渦攻亳，爲亳營圍擊散，回至伊寨，由伊胞兄恩培、堂叔文葆前後函達而商，情願悔罪歸誠，並願賠償因亂損失之公款倉糧，懇乞赦宥。當經電稟憲台，據情代奏，業奉恩旨允在案。惟程恩普錢店關閉，票存概未發放；又勾結匪人，致潁郡慘受蹂躪，潁民恨之刺骨。冲克城時，即有貧民多人乘機搶其住宅當典。冲聞報立即親往彈壓，並格殺三人，始稍安謐。當即查明，並無大宗損失。但人民積怨已深，極於不共戴天。經冲出示曉諭，並告以限期令伊發放該店錢票，回贖該典質物，人民始漸鎮定。詎料程恩培確繫革黨，只以當時衆怒難犯，故求冲保護，所言亦頗近情。及見我停戰議和，又復生心，潛行回鄉。恩普亦未來潁。冲以時值停戰期內，未即核辦。近得確音，恩普已赴安慶，恩培亦赴湖南。且其致伊戚李紳汝檢信函，謂冲正停戰期內進佔潁州，必欲運動民軍，嚴詞索還，並令官民賠其損失，等語。其怙惡不悛已有確據。程鑫章奉憲台

命令勸伊兄歸誠，近聞亦甚反覆，意圖勾結。究應如何辦理之處？伏乞鈞裁示遵。嗣冲叩。寢。

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倪方伯豪電：「革軍軍隊至三河尖，其到穎上者約四千人，到正陽壽州者不下萬人。冲以二敵衆寡懸絕，萬一決裂，冲軍斷難支持。」等因。查倪方伯以孤軍支撐二敵之間，若不迅速派兵援助，戰端一啓，勢必不支。乞迅籌。至懇至盼。琳。陽。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八日河南布政使倪嗣冲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頃據阜陽界之六十里鋪紳耆報告，有敵人五六百名進駐該鋪，並分路由河路並進，擬攻穎州，等語。馬隊偵探屬實。應即遵示，激勵將士，竭力抵禦。嗣冲叩。齊。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九日河南布政使倪嗣冲致內閣電

齊電諒塵鈞鑒。昨晚據探報稱，革軍兩路攻穎，水路亦至距城三十餘里，等語。該革軍違約進攻，勢難坐待。冲於今早出發，到十八里埠相機堵剿。惟敵軍器械精利，而且衆寡懸殊，勝負全無把握。冲孤軍深入，累經請兵，未蒙添派。豫撫准撥六營，有三營絕不能來者，現到一營駐紮太和，其餘兩營亦尙無開拔日期。幸而勝尙可支持，敗則一潰莫救。冲惟有以死自謝而已。昨以渦陽

兵力甚厚，飛調亳州李統領輔勳兩營及鹿邑砲營陳子齡一營，未知能即來否。謹稟聞。嗣冲叩。
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河南布政使倪嗣冲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現穎郡被圍，危險萬分，乞火速派兵救援。並速電飭保定兵站迅派妥兵輸送小徑口毛瑟槍一千桿，帶子彈四十萬粒，並九響毛瑟槍子十萬粒，曼利夏槍子八萬粒，剋日來穎濟用。千急萬急。嗣冲叩。真，印。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倪方伯蒸電，今日戰敗，退至城下，危急萬分，請火速派援，或有一綫生機，等因。豫兵實在不敵，萬懇速調大枝軍隊援救，以保穎州。不然，豫南必隨穎失陷，大事去矣。危亡在即，切盼電示。琳。軫。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倪方伯真電，革軍圍城，攻我甚急，萬懇速派多營，星夜來援，或可救閣郡生靈，則東南大局幸甚，等因。請速賜救援，並速請居間人質問，以救危局。切叩切盼。琳。錫。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電

閱電抄，張子志簡授安徽巡撫。皖北僅潁州、亳州、太和、渦陽尙存。現革軍攻潁甚急，切須救援，以保巖城。請催張中丞即日帶兵來潁，據爲根地，以與革軍爭皖北。至盼。琳。震。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直隸總督陳夔龍致內閣電

元電敬悉。皖北亳州、潁州、太和、渦陽尙存，本應即催張撫率師援潁，以爲恢復全皖之根據。惟直省防務最關緊要，未便即令交卸。雖皖省軍務亦正倥傯，好在倪藩在皖維持一切尙稱周密。擬請暫將張撫留直，俟防務稍鬆，再行催令赴皖。乞轉告豫撫爲盼。龍。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欽差大臣節制近畿軍隊袁世凱奏摺

欽差大臣太子太保節制近畿各鎮及各路軍隊臣袁世凱跪奏，爲克復潁州府城，查明異常出力文武各員，繕具清單，懇恩給獎，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官軍克復潁州，前蒙恩旨賞給河南藩司倪嗣冲勇號，並着查明所有傷亡兵丁團勇及出力員弁，分別奏請給予卹獎等因，欽遵在案。茲查潁州匪首張夢磔，係壽州積年幫匪，有衆萬人，盤踞潁上。自太和既下，該匪由劉家集遁回府城，挖取城內街心石條，將西北兩門閉塞，誓死固守，以

待壽州援賊。經該藩司察看地形，以東北兩門均靠潁河，惟西南稍高，利於攻戰。遂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分飭巡防右路前左兩營並三鎮六鎮砲隊兩隊，由城北七里溝繞出西南、東南，兩面攻擊。另派左翼小隊潛往東門外設伏，以防該匪逃遁。該藩司自帶馬隊往來遊弋應接。該匪槍砲齊發，勢若飛蝗，連日死抗，仰攻殊不得力。而該匪胞弟夢韭又率賊黨一千餘人由壽來援，探報已抵潁東之三十里埠。我軍前對堅城，後防勁旅，急飭六鎮馬隊一隊、步隊四哨馳往截剿援匪。一面專力攻城。惟城垣堅固，勢難力取，且慮多傷士卒，遂密飭潁紳吳奉恩趙安瀾勸諭已叛巡防管帶朱兆勳、已降團練管帶徐振清，許以重賞，用爲內應。又於西北兩面防禦稍虛之處預備雲梯，派令營務處高世讀、管帶邱昌錦、右路左營幫帶馬聯甲、左翼小隊管帶周茂冬、後路左營管帶倪毓葵率領練總周家凱等，抽拔奮勇短刀手二百餘名，分頭由西北東北兩處緣梯而上。朱兆勳、徐振清亦由內夾攻。各隊將士遂蟻附登城，無不以一當百，巷戰數時之久，遂於二十五日辰刻將府城克復。

是役也，攻圍六晝夜之久，陣斃悍匪一千餘名，生擒匪黨六百餘名，擊斃匪首僞標統營官隊官二十餘名，奪獲克鹿卜五生的七鋼礮三尊，江南造大銅礮三尊，格林連珠大礮二尊，各種快槍土槍數百桿，子彈火藥無算。該藩司以新募之兵，當方張之寇，仰仗朝廷威靈，將士用命，遂能力破堅城，克復土宇。所有在事文武員弁異常出力，不無微勞足錄。茲據查明，開單稟懇奏獎前來。合無仰懇天恩俯准照單獎叙，以酬勞勩而資激勸。

除將咨獎各員咨部給獎外，所有查明克復潁州出力文武員弁請給獎叙緣由，謹繕摺陳明，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電

朱統帶震電：「十一夜，潁州因礮隊兵變失守，倪軍潰散過半，不知退往何處，」等因。潁失豫危，不速來大軍防禦，不堪設想。迅請籌援，以支危局。盼復。琳。覃。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請代奏電

竊據陸軍標統朱文藻自周口電告：「現有倪軍潰兵逃至槐店。據云：潁州被圍，礮隊兵變。十一日夜潁州失守，倪軍潰散過半，不知退往何處。」等情。查潁城失陷，由於兵變。現雖調兵分路往援，能否得力，尙不可知。豫省軍界前得段署督祺瑞、王統制占元等初六日電，請仍照原議，立定共和，以求符國利民福之懿旨，聯銜電奏，不知已否上達？然軍心即已如此，若再責以同仇敵愾，斷難如前用命。河南危迫即在目前。除仍飭各軍竭力抵禦外。謹將潁州失守大概情形電請代奏。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請代奏電

竊耀琳於本月十三日請代奏潁州失守一電，係據開駐槐店備援潁州之陸軍標統朱文藻由周口電，據潁州潰兵於十二日到槐店面稱，十一日夜倪軍礮隊兵變，潁州業已失守等情，飛電報告。當以迭據倪藩司嗣冲電告戰敗被圍情形，實屬危急萬分，岌岌不保。又該藩司兩日無電，深恐有意外

之虞。適據朱文藻之電，是以即時電陳。一面飛飭周口亳州等處探明馳報。茲據先後復稱：倪軍於十一日與革軍接戰，勢幾不支，旋因拔赴渦陽之隊折回，兩面夾擊，始轉敗爲勝，潁州幸未失守。復接有倪藩司十二電，亦言此次幸勝，實出意外。數日內仍恐有大支革軍前來，斷難抵禦，急待援救，等語。除飭撥陸防各營分往援應，並電催段軍分兵急進外。所有潁州幸未失守暨分兵赴援情形，謹請代奏。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河南布政使倪嗣冲致內閣請代奏電

竊冲駐潁郡防堵。十二月初八日探悉革軍北伐先鋒隊已進至六十里埠，並分路由河道進攻。當以該革軍違約開釁，萬難坐待，即率領全部於初九日早七鐘出發，至十八里埠駐紮，以資防禦。下午一鐘據馬探報告，敵人五千餘名，詐稱萬人，已進至四十里埠。遂激勵將士，嚴密布置，豫備臨敵。詎至夜間十二點鐘，彼即銳進至十八里埠之東，開礮轟擊。我軍當分左右散開，留一營居中護礮。因黑夜之間並未還擊。直至初十日早五鐘半，始開槍激戰，彼此互進，相距僅達百米達，敵軍機關槍儘力開放，我軍不能前抵。至下午一鐘，皖豫巡防兩營所用九響毛瑟槍及曼利夏槍子彈已罄，始行退下。武衛右軍右路前營亦勢不能支。後路左營周管帶茂冬率所部接應。至下午三點鐘始將敵人擊退。我軍亦退至城東十五里埠。詎休息未有一鐘之久，彼復有由河路前來之兵上岸猛攻，我軍精力已疲，危險萬狀。幸前赴保定請領子彈之先鋒官馬聯芳適到，遂即將皖豫巡防兩營重發子彈，竭力抵禦，直至黃昏後七點鐘始行收隊。冲慮兵力已盡，深恐夜間來襲，必至全軍覆沒，遂令

各隊入城休息，閉門固守，以待援兵。

十一日天色將明，彼即由七里埠進攻，開花彈紛落城外，閣城人心惶惶。又兼狂風怒吼，深恐開花彈射入城中，引火延燒，更難立足。外援緩不濟急，萬難坐以待斃。當即激勵將士，懸以重賞，營哨官長皆同聲願致死力，以報國恩。因即出城決戰。敵軍自城東三里灣南布至城南之六里莊，戰綫幾及十里之遠，意欲包裹我軍，隨即圍城。我軍當分三路迎敵。周管帶茂冬帶武衛右軍後路左營，李哨官傳業帶左翼小隊一哨爲前鋒，馬管帶聯甲帶皖豫巡防右營接應，由城東南東嶽廟一帶前進，作爲中路。高幫統振善帶武衛右軍右路前營，由南門外五里埠一帶前進，作爲左翼。邱管帶昌錦帶武衛右軍右路左營，戎哨官鴻舉、韓哨長書玉帶右翼小隊一哨，由城東三里灣一帶前進，作爲右翼。六鎮野礮隊在城上轟擊，三鎮過山礮隊在東嶽廟後高阜處射擊。冲與胞弟毓棻、高營務處世讀分率馬隊督隊前進，並指揮接應。敵軍兇悍勇猛，狂撲前軍。我軍亦合力作戰，誓死抵禦。鏖戰至下午一鐘，雖我礮彈彈命中，致敵人血肉橫飛，彼意毫無懼怯。我軍精力漸疲，又以敵軍機關槍子彈如雨，深虞不支。幸邱管帶昌錦、戎哨長鴻舉、韓哨長書玉由三里灣河堤下潛伏行動，直抄敵軍左翼之後，奮力襲擊，奪獲江南造七生的半大鋼礮一尊。周管帶茂冬率領目兵蛇行猛進，直衝敵軍中堅。馬管帶聯甲、李哨官傳業相繼猛攻，將敵軍分爲四段，致首尾不能相顧，奪獲機關槍一尊，江南造七生的半大鋼礮二尊。敵遂狂奔，我軍盡力追擊，至十八里埠方始收隊。爲左翼高幫統振善與敵軍在六里莊相持不下，適馬管帶聯甲、李哨官傳業追敵已回，見我軍左翼與敵相持，即賈其餘勇，由側面奮力邀擊，奪獲敵軍江南造七生的大礮一尊，毀敵機關槍一尊，敵軍遂亦不支，

紛紛逃避，直追至三十里埠。適馬管帶聯甲中彈受傷，又兼日已昏黑，始收隊徐徐入城。旋接探報，敵軍四五百人並輜重車數十輛均在城東一面二十餘里之中寨屯駐。當飭皖豫巡防左營朱管帶兆勳挑拔奮勇四十名，並三鎮馬隊四十名，於夜十點鐘時，乘月光疾趨前進，夜間三點鐘適至該處，開槍猛擊。時正月落天黑，敵軍不知我軍多寡，又係新敗氣餒，遂即一轟而散。敵軍子彈車三十餘輛，帳棚五十餘架，均即拋棄道路。我軍直追至六十里埠，至十二日上午十一點鐘，始驅車從容而歸。

是役敵軍狂悍險詐，器械精利，迥異尋常。我軍兵力太單，深恐一敗塗地，東南大局不可收拾。幸賴將士均能戮力用命，奮不顧身，血戰兩晝夜，卒經奪獲利器，並全部輜重，陣斃敵軍官長多名，敵兵一千餘名。敵軍敗退，立解城圍。實屬奮勇可嘉。惟戰鬥猛烈，致我軍官長傷亡幾及三分之一，兵丁陣亡五十餘名，受傷六十餘名。損折精銳，殊深悼惜。可否代懇天恩，將尤爲出力之前案擬保賞給勇號，留直儘先補用副將馬聯甲，請以總兵記名簡放，並賞戴花翎；前案擬保賞給勇號、直隸儘先補用參將周茂冬，請以副將留直儘先補用，並賞戴花翎；前案擬保副將銜、儘先即補游擊邱昌錦，請以參將儘先補用，並換總兵銜。其餘出力將弁及陣亡受傷兵丁，可否代懇天恩，准由冲擇尤稟請代懇獎卹，並特賞銀兩，以昭激勸之處。伏乞代奏，請旨施行。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內閣發河南布政使倪嗣冲電旨

奉旨：內閣代遞倪嗣冲電奏初十、十一兩日激戰情形。此次革軍進攻潁州，勢甚兇悍。該司督

率將士出城抵禦，血戰兩晝夜，以少勝多，摧其精銳，奪獲利器及全部輜重。覽奏曷勝嘉慰。倪嗣冲著賞給頭品頂戴。其尤爲出力之副將馬聯甲著以總兵記名簡放並賞戴花翎。參將周茂冬著以副將留直儘先補用並賞戴花翎。遊擊邱昌錦著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賞給總兵銜。其餘出力將士及傷亡弁兵，准其奏請從優獎卹。並著賞給銀一萬兩，交倪嗣冲分別犒賞。該衙門知道。欽此。宮中雷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咸電悉。已添派礮隊限期赴渦合攻。琳。諫。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電

倪方伯諫電：「革軍大隊已到正陽，亟須預備。惟冲兵力本單，兼以傷亡太多，斷難支持。」等因。除電飭豫軍速往援豫，並電催張中丞將派援之十營即日開拔，段制軍飭于協星速前往。請加電分催段張兩軍，暨商之郵部即速備車，以便張軍南下。至盼。琳。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穎州告急，段軍張軍應援之兵，請分電催以即日赴穎，至爲感盼。敵近勢迫，誠恐緩不濟急，非自危也。乞諒煩瀆。敬請鈞裁。琳。嘯。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電

渦陽王巨投降，江防李紹臣已帶由鐵山回徐。縱（？）地廣兵單，李鎮台所部應即回防。擬請韓統領全部駐渦，仍可防剿。除分電外，謹此電聞。琳。敬。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月□日安徽巡撫朱家寶奏摺

安徵巡撫臣朱家寶跪奏，爲省垣失守，微臣貽誤地方，懇恩罷斥治罪，以示嚴懲，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皖省當長江之衝，地瘠民貧，連年災祲，本年秋季間武昌變起，黃州九江相繼淪陷，皖之英霍一帶毘連鄂省，人心浮動，竊發時虞。九月初九初十兩日，皖省砲營標營相繼叛變。當於十一日將兵變擊退情形電奏在案。十三日奉電傳諭旨：「此次該省兵變，經該撫預爲戒備，立即擊散，克保危城，洵屬布置有方，深堪嘉尙。仍著該撫嚴密防守，毋稍疏虞。所有在事出力員弁，俟事定後准其擇尤保獎。」欽此。臣遵即督同在城各官竭力籌防。而諮議局及各士紳僉以沿江各省會俱宣告獨立，皖不獨立，則上下夾攻，民生塗炭，性命財產勢將不保。兩次具呈來署環求，情詞激迫。正在切實籌商，以保治安。突有九江兵偵知皖省江防兩營因南京吃緊業已開回江寧，省防空虛，遂即馳抵城外江岸，猝於二十五日蜂擁入城，焚擊各署，並在各街市大肆殺掠。是時士紳脅於淫威，亦不能阻止，頓失其自保之初念。變起倉卒，無兵可以抵禦。此皖省城垣失事之實在情形也。

自九月十三日以後，皖電已不能通，所有省城失事情形致稽奏陳，久勞宸廑，悚惶實深。臣待罪皖，疊膺變故，仰賴威福，幸就救平。此次鄂贛蘇浙先後失陷，皖處各省之中，腹背受敵，而餉絀兵單，較他省爲尤甚。迭經臣三次電請部撥餉項，迄無絲毫的款，未能添募一兵，以致束手無策，坐視薄兵之蹂躪，疾首痛心，莫可言狀。至臣不能保全省垣，有負聖明倚畀，罪無可辭，惟有據實奏明，懇恩罷黜治罪，以謝天下。

所有皖省失事情形，暨懇請罷黜治罪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奉旨：失守地方本屬咎有應得，惟近年安徽屢次變亂，均經該撫立即撲滅，不爲無功；此次悉力防守，卒以餉絀兵單，省城失陷，情尙可原。著開缺聽候查辦。欽此。

內閣總理大臣臣袁世凱。軍機處摺包檔

廣 西

廣西光復

鄒 魯

九月十六日，廣西光復。

紀元前十年、九年間，柳州股匪蔓延，黨員李德三欲聯絡之，冀得乘機而動。時岑春煊督兩廣，適因東省善堂左麟書以招撫請，岑乃命左協同德三赴柳辦理。諸匪首陸阿發等俱願聽德三指揮，已就撫，將各股匪改編成軍。德三方竊自負，候機而動。不意爲官吏所疑，聞有勒令繳械解散消息，德三乃潛歸里，各首領亦復其綠林舊態。紀元前八年（甲辰），龍岸紳商，議辦民團，公推德三管帶。土匪以素有聯絡，相戒不敢侵犯。是年冬，清忠字營統領黃忠浩，患土匪猖獗，命德三設法招撫。德三應命往，陰說以大義，令入革命黨，而表面陽爲官軍，免爲民害。於是匪首謝源安、歐正光、歐華周等皆願就撫。黃即委德三爲先鋒幫帶。未幾，黃聞德三有隱謀，收德三於獄，數月始出。至紀元前四年（戊申），德三與同志張鐵臣、陳曉峯等在濟軍當差，時竊出大宗軍械子彈，積數十萬，密儲於柳州樟腦公司。并開華熙客棧，實欲借此爲機關，接納志士以謀大舉。嘗與同志登鯉峯，測量柳州城地圖，以備舉義之用。後爲清吏所覺，遁去。劉古香、周放年、王獅靈、劉震

寰等亦在廣西進行革命。震寰復在桂林創辦民鐸日報，鼓吹民族主義。紀元前一年（辛亥）正月初二日，南寧城新舊軍人約同起義。時舊軍駐青山塔，去城三十里，有一哨官不肯同謀，衆斃之。擬於夜間同時佔軍械局，入宣化縣監獄，放同志劉瑞堂、劉捷三二人出獄，然後起義。是夜標營武裝同志，槍擊營長鄭開文，不中，以致舉事不成。提督龍濟光方悉黨人希圖大舉，即派親軍大行搜捕。被捕去黨員五人。嚴訊畢，偕劉瑞堂等共七人，押赴北門斬首。新舊軍人，因是潛逃者數十人，餘悉繳械，事遂敗。及武昌舉義，劉古香、王獅靈、劉震寰、周毅軍、柯連城、王冠三等各就地方舉義。清巡撫沈秉堃見狀，知大勢已去，乃於九月十六日，與布政使王芝祥、諮議局長秦步衢議決獨立。十八日，復以沈秉堃、王芝祥、陸榮廷名義，電各府縣獨立。二十日夜，陸以防營第二十四、二十五兩隊暴動，先劫藩庫，次占諮議局、電報局。沈於是萌退意，藉口北伐，解印綬，去湖南，陸榮廷遂爲都督。至十月初九日，陸見黨軍甚多，乃與商定四事：（一）民軍編爲北伐隊。（二）取消專制官廳，革除弊政。（三）就南寧組織廣西臨時軍政府，實行改革。（四）清理全省財政，以濟軍需。及陸榮廷赴桂林，譚浩明繼其事，以黃大培爲佐，即取銷原議，厲行專制。各路民軍大憤，將發難。毅軍恐一旦決裂，糜爛地方，設不幸損害外人資產，更召外患，牽動大局。冀與譚浩明面解一切，浩明拒而不見。繼以函達，致拂其意，竟與黃大培及管帶商聚金等謀殺毅軍，而毅軍死矣！時紀元前一年（辛亥）十一月初七日。當時黨軍散在外府，廣西政權，乃入於陸榮廷之手。

（節錄增訂版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三篇光復之役中之一節）

廣西光復記

郭孝成

桂林自得武昌警耗，官場恐慌異常，而人民之希望民軍，頗有時雨之切。沈撫秉堃以茲事體大，未敢孟浪宣布獨立。迨九月十六日，連接各省獨立之電，知大局已難支持，廣西一隅，何能違衆，遂密召藩司王芝祥到轅計議。時副議長秦步衢自長沙歸，亦即晚集全體議獨立一事。王藩司自撫署歸，已將四更，飭人繕寫獨立黃旗數百面，大書「大漢廣西全省國民軍恭請沈都督宣布獨立，廣西前途萬歲！」二十四字，分暨城廂內外各街巷。十七日早間，全城皆見漢旗。諮議局多數贊成，公推沈督秉堃爲桂省都督。午間沈到諮議局開會，派往永州之混成協新軍，亦折回到局前站隊。是日到會紳學軍界甚衆，沈都督演說詞如下：

今日爲廣西獨立之日，廣西國民前途幸福，以今日爲起點，鄙人不勝慶賀，請與諸公三呼廣西國民萬歲。廣西地方，乃廣西人之土地，本應由廣西人主持，現在組織伊始，必欲鄙人權代主持，同爲漢族，亦屬義不容辭。但鄙人才識淺薄，不嫻軍事，擬請王鐵珊、陸幹卿兩先生共同擔任，諸公當以爲然。據鄙人愚見，目前辦法（一）先改巡撫衙門爲軍政府，改諮議局爲議院，添設臨時議員，由官紳學三界人才內選充。所有一切法制，概由議院議決施行。（二）凡在廣西境內各省人民，一律認爲廣西國民，不分畛域。服制暫仍其舊，辮髮任人自由。（三）華洋商人及教堂教士教民，一律嚴加保護。（四）各行政機關及稅制，暫仍其舊，而固餉源。各地方添設參事會，限一月內成立。（五）廣西原有軍隊，一律改爲廣西國民軍。（六）各行政人員，有不勝其任者，由議

院及地方參事會糾發。並即推選長於軍政、財政、教育、警察、實業各項人才，從速更換。（七）急派得力軍隊直趨漢口，聯合鄂軍，進規中原。（八）聯合各省軍政府，警告各省督撫，促令同時獨立，共謀組織臨時政府，以對外人。以上各條，不過鄙人愚見。目前權宜辦法，仍望議院議定法制，俾共遵守。至都督一席，鄙人祇可暫時承認，仍望公舉偉人，及早接替，不勝跂盼。

沈都督演說畢，遂由各團致頌詞。各界均大呼獨立萬歲！廣西萬歲！聲震如雷，旋散會。是日所到官場，除現任司道首府縣外，餘供差候補各員，均避匿寓所。即日諮議局揭示云：現由官發起獨立，已宣布。所有獨立之進行，請紳軍商學各界，公推代表到局會議等語。沈都督定於十八日集司道紳士，在軍政府開大會議。

九月十八日，大會畢，即由沈秉堃、王芝祥、陸榮廷聯名電致梧州府州縣，並電飭梧州關道，照會英領事，力任保護外人。其餘各屬，亦應從速反正，以圖統一進行。

大局既定，沈都督以南方粗獷，北虜方張，極願擔任北伐，遂於十月初解都督任。臨行時留別桂省父老書，略云：「善化沈秉堃，敬告紳商學各界父老兄弟。秉堃自本年二月來撫是邦，自愧一官悠忽，未遑與我父老兄弟，共謀休養。迨宣布獨立後，勉從諸父老兄弟之請，權攝都督。才輕任重，略無新知識，足以餉諸國民，久恐措置乖方，反致阻礙進行，貽羞當世。今幸規模粗定，陸都督計日前來，王都督重念土地人民，慨然暫許擔任。以堃孱軀，亟當回里養病，敬避賢路，聽驪駒之引唱，益銷魂之黯然。特留一言，以當臨歧之贈，諸君子其不我遐棄也耶？自來人類之振，必賴合羣，二人同心，斷金有利。廣西山水奇麗，人物英瑰，爲中國二十二行省之特出。然而民貧地瘠，

工商不興，凡夫行政之費，軍餉之需，並賴隣邦接濟。獨立之旗既矗，進行之務尤多，非臥薪嘗膽，萬衆一心，幸福雖基，隱憂未艾。倘人思自利，不相合謀，家家撞自由之鐘，人人揚獨立之幟，爭攘不已，必致相攻，流血之禍，其何能免。此則秉堃所爲借箸以籌，而不勝杞人之慮者矣。今我父老兄弟，於秉堃之去，同深依戀之情，但能裨益絲毫，詎忍忽然舍去。無如心雖有餘，力實不逮。我父老兄弟，其亦共鑒此苦衷，而無負秉堃之厚望也乎！離悰萬縷，不能遍佈，即此代辭，並惟亮鑒。秉堃告。」

沈都督自桂回湘，桂林北伐之師亦同時出發，公推北伐總司令。及至湘，湘軍正在遣行北伐隊，與桂軍聯編北上，遂公推沈都督湘桂總司令，而廣西內部之事，則屬王陸二君，即以爲正副都督。（中國革命紀事本末）

廣東

廣東光復

鄒魯

九月十九日，廣東光復。

廣東自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失敗後，各省黨員，多回各省進行。即本省黨員，向在內地者，亦不能立足，紛往海外或港、澳。一時未能爲大舉進行，乃從事暗殺。迨四川鐵路風潮起，黨員漸集。及武漢起義，黨員乃急進行發難。時分部籌畫，期於同歸。朱執信、胡漢民等，計畫廣州起義。另一部，計畫省外起義。省外分爲四軍：東江爲第一軍，陳炯明任之；北江爲第二軍，徐維揚任之；西江爲第三軍，蘇慎初任之；韓江爲第四軍，屬之姚雨平，姚未回。各人分地進行，而鄒魯則居香港籌策各方。九月初四日，鳳山被炸，清吏震動。九月十一日，陳炯明及王和順等起義於東江，疊與清陸路提督秦炳直苦戰。嗣附省及省外各屬，如何堯夫、黃明堂、高劍父、莫紀彭、任鶴年、陸蘭清、李福林、王興中、周之貞等，亦紛紛舉義。紳商各界，集議文瀾書院，議獨立，並豎旗燃炮。清總督張鳴岐初有允意，後聞武漢方面有小挫訊，乃令龍濟光捕人。至是義軍範圍益廣，各地均紛紛起義。李準先通款於本黨，而謝良牧等尤力逼李氏投誠，李降，張鳴岐等更無能爲力。十八

日，紳商集諮議局，再議獨立。十九日，決議辦法十條：

- (一) 歡迎民黨組織共和政府臨時機關。
- (二) 宣布共和獨立。電告各省及各國。
- (三) 所有向日官吏，願爲新政府服務者聽，惟必宣誓忠於中華民國。
- (四) 所有旗滿人，一律看待。
- (五) 調新軍回省，一律給還槍彈，併將退伍兵士，概行徵回。所有巡警防營，仍舊服務。
- (六) 所有士農工商各界，各安常業，新政府擔任保護。
- (七) 管理財政局，向日該管人員不得擅離職守，俟新政府派員接收。
- (八) 釋放罪囚，許其改過自新。
- (九) 對於省會及各處會黨，以前所犯，一切不問。自新政府宣布之後，不得有擾害地方治安行爲。

(十) 練民團。

並舉張鳴岐爲都督，龍濟光爲副都督，協統蔣尊簋爲軍事部長。即舉陳景華、祥康、黃謙三人爲代表，資印信公文於張鳴岐。張得總理獻城歸降之勸，又怯於黨人之勢，匿沙面。各司道一府兩臬，均於十八晚先後逃去，龍濟光亦拒副都督職。乃再開會，舉胡漢民爲都督，胡未到省，舉蔣尊簋爲臨時都督。衆歡欣鼓舞，即時懸中華民國國旗於諮議局之上。三十日，胡漢民偕港紳十餘人至，開大會，胡漢民就都督職焉。廣州定，而惠州及各屬亦紛紛光復。

廣州光復之後，都督胡漢民即令組織北伐軍，以姚雨平爲總司令，中堅同志，多集中焉。林震、鄒魯、羅熾揚、李濟深、馮祝萬、吳雨蒼、陳銘樞等，其著者也。軍械亦選至精者充之，餉項亦至充裕。將強、兵精、械良、餉足，實當時各省北伐軍之最精者。另有華僑敢死隊，女子北伐隊等。女子北伐隊爲徐慕蘭、宋銘黃、鄧務芬、黃芙蓉、許劍魂、許漢英、陳秉卿、譚錦蓉、梁英顏、黎興漢、賴軍華、陳振權、梁國體、嚴淑姬、梁雪君、劉偉朋、陳漢興、梁荃芳、湯蓮、黃志德等二十餘人。

廣州光復之日，同日潮汕亦光復。潮汕自黃岡之役失敗後，人心震恐，清吏肆威。黨員雖有同盟分會之組織，卒以時機未至，不敢輕舉。紀元前一年（辛亥）三月，同盟分會改爲會團組織，以張立村爲會長，謝魯選、黃虞石、許無畏、徐淑希、吳煒光、孫丹涯、方次石、蕭公溥、邱立庭、王翌黃、陳勵吾、蕭敏吾、盧青海等，次皆有職掌。武漢起義，消息傳至潮汕，潮汕同志，莫不興奮。除張立村之同盟分會外，梁金鰲設機關於美華洋行爲一派，劉任臣、何子因爲一派，張玉堂爲一派，各統所屬以圖大舉。

九月初旬，訛傳省城獨立，汕頭居民，亟思自保，統收巡警財政之權，舉高繩之，曾幸存主財政，黃虞石、魏潛之主軍政，葉楚僉、吳子壽主機關部，高繩之更創商團以增實力。清潮州知府陳兆棠聞而解散之。

十九日，廣州獨立。張立村、梁金鰲、郭典三、王翌黃、陳勵吾諸人，各以所屬起義。孫丹涯等亦挾槍彈而起，招收降卒，遣散防兵。汕頭略定，遂組織粵省第四軍，以張立村爲司令長。克汕

之翌日，蕭公溥徇潮陽，黃虞石徇澄海，方雲藻率學生數十人入黃岡。朱世熙因在黃岡軍中製彈，爆發，死之。蔡德亦率所屬與龍驤戰，龍驤敗走。方次石略普寧，郭典三略揭陽，與防兵戰，死之，防兵亦散。何子因、劉任臣遂以所屬駐揭陽，各立民政長。此外豐順、長樂、大埔、嘉應各屬，亦各逐宰令而自立。大埔光復後，同志公推李長忠爲民軍司令，入閩南，會合當地同志，於九月二十八日光復永定。十月初四日光復上杭。初十日光復汀洲，駐汀清軍已投降，我軍曲徇商民之請求，未將之繳械，竟反被襲擊，同志死者有涂弼垣、郭震珊、劉藹士等三十餘人。

二十二日，簡師入潮安。張立村率兵先行，陸宴如徇庵埠，合孫丹涯、方次石師，直迫府署。清知府陳兆棠，佯獨立，一面陳兵相見。丹涯、次石索繳械，兆棠佯許之，陰實備戰。清總兵趙國賢欲逃，爲張壯飛所阻，縊死署中。梁金鰲部巡市禁賭，與兆棠部衝突，唐鐵魂因率兵彈壓，被擊傷，死焉。二十八日，張則通率汕兵二百至，合張立村、孫丹涯、謝魯選、陳勵吾、陸宴如、方雲藻、王翌黃、黃作舟之衆以擊兆棠，兆棠兵敗，被執，戮之。潮汕光復。

（節錄增訂版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三篇光復之役中之一節）

廣東光復記

郭孝成

廣東三月二十九日轟燬督署以後，繼以陳敬嶽謀炸李準，人心惶惑，一日數驚。武昌起義，黨人旦夕籌謀進戰廣州，爲各省之後援。官場人人自危，而張鳴岐尙欲以含糊手段，爲保全領土之計，識者早知其將有炸彈發現也。

九月初四日，廣州將軍鳳山來粵登岸，各官均赴天字碼頭迎迓。鳳山路經倉前直街，突有黨人施放炸彈，鳳山當被炸斃，登即顛仆道旁，左右店戶，被燬八間，鳳山壓於瓦礫之下。并斃轎班三名，衛隊四名，戈什四名，跟丁三名，被傷者三十四人，以衛隊戈什爲多。經消防隊將火救熄，警道及海番縣聞警，即帶兵役到場彈壓，督率土工，於餘燼內檢出尸骸，血肉狼藉，不可辨識。鳳山家丁到場，始認定尸首，身穿行裝單圍花馬褂，有班指鼻煙壺爲證，頭已焦黑，兩手緊握，左脚已炸去，右腳骨無肉，用帆布床將鳳山尸駭移去八旗會館安置。其餘各屍，由番禺縣驗明，先行影相存案，藩司即派榮助及陶永成料理喪事，初五日已時入殮矣。

查此次黨人謀炸鳳山，於事前五日，在倉前直街開一洋貨店，預伏炸彈於店內。是晨派敢死黨數人先伏於該店瓦面，當鳳山經過，即從瓦面擲下炸彈一枚，故能炸及多人云。

鳳山年五十二歲，京中尙有老父，此次來粵，祇帶一妾，四齡幼女。當乘寶璧督省，駛至虎門，不見礮台升礮，即傳寶璧吳管駕詰問：「這是什麼地方？」吳以虎門礮台對。鳳云：「何以不見鳴礮？」吳以近日黨人之亂，民心驚惶，本官船未有升旗，故礮台未鳴礮。鳳山云：「黨人來祇管來，怕甚麼。」大有不豫之色，孰知黨人竟來也。

黨人當從瓦面擲炸彈時，未及趨避，當被鳳山衛隊向瓦面轟擊三槍，負傷墜地。即由偵緝拿至大營，訊係開平人岑亞貞，年二十二歲，向在南洋，此次暗尾鳳山到省，實行暗殺。即晚因傷斃命。

鳳山炸斃之日，文瀾書院會議宣布獨立。是會雖以鄧華熙、梁鼎芬主席，實則由清鄉總辦江孔

般爲綫索。江言於張鳴岐，謂非與黨人聯絡，請其勿擾粵垣不可。張鳴岐信之，故是日議案，在獨立非獨立之間，措詞極爲含混。香港共和黨人對於江孔殷，已不深信，嗣謠言日甚，有商人譚民之陳惠普，謂此等政策，斷不濟事，遂有於初八日集議之舉。

九月初八日，九善堂七十二行總商會在愛育善堂集議，應承認專制政體，抑承認共和政體。經公決承認共和政體，旋議定用正式公文呈告總督。一面舉辦商團，一面公舉代表至港，向黨人總機關宣達意旨。下午各團體又集文瀾書院，會議融和滿漢事。忽有人持白旗大書「廣東民團獨立」字樣，豎立該院門口，放鞭爆數萬響。城廂內外各鋪戶，亦懸旗張燈，放鞭爆相慶賀。張鳴岐聞之，急派人將旗燈扯去，并出示禁止，力斥獨立之非。是日沙面各領事聞信，電詢張鳴岐是否承認人民之舉動，並令兵船戒嚴，如臨大敵。

九月初九日，全城罷市。老城各門，除大南門外，一律關閉。

九月初十日，勸業道及諮議局總商會分別勸告居民安居樂業，店家照常貿易。巡警道又出示禁止開會演說，於是粵人連日謀佈獨立之事，竟成泡影。然人心已傾向共和，又何能久於遏抑乎。

九月十八日，省中各善團行商在總商會集議後，即刊傳單，聯合各界，舉派代表，再赴諮議局議事。軍商工學各界，到者凡千餘人。胡鳴盤代表張鳴岐，祥康等八人代表滿漢八旗赴會。兩點鐘開議，衆舉主席愛育代表黃雲軒，八旗代表余順卿，宣布莫任衡、書記羅少翹、凌子雲。先宣佈開會理由，大意謂現在大局危急，各團體以議局爲全省言論機關，在此集議。政治革命實中外所同認，

廣東全省人民極表同情。今爲第一次集議組織新政府，有兩問題：一爲議事機關，（甲）指定諮議局爲辦事所。（乙）舉人擔任，作爲臨時辦事人。先由省城及港澳各團體舉出至少每團五人，一面通函各府州縣，趕緊舉人來省。凡被舉代表，每日均須到辦事所，不得放棄，將來開辦正式選舉，即退居選民。未舉定以前，由議局長議員擔任，衆贊成；二爲行政機關，經衆舉定張鳴岐爲臨時都督，龍濟光爲副都督。用正式呈文，俟接收後，由都督分別咨移各省都督。其餘行政官廳及軍隊防營，暫由臨時都督主持。再宣佈是早總商會議案提出三問題：（一）新軍防營應由臨時都督負完全管轄責任，衆贊成。（二）旗滿軍民，先請旗滿代表陳述意見，主張人道主義，不分滿漢，一律看待，衆贊成。（三）土匪，經衆再三討論，未經表決，下次再議。隨決定十九日八點鐘在議局大會議，宣佈呈文。表決後，連同關防送呈軍政府臨時都督開用。請即正式公佈，一律懸豎獨立旗，以定衆志，遂搖鈴散會。旋由張鳴岐出示安民，略云：「兩廣督院示：國勢日危，大局岌岌，多數人民，主張獨立。現正籌議，完全組織，官紳商民同心協力，不日議妥，宣佈在即。定期豎旗，以昭正式。凡我軍民，同心愛國，切勿暴動，共保大局，特示。」

各處革命軍本約定即日到省，居民異常驚疑，其企望獨立，真有刻不能待之勢。及見議案及張督示，全省欣然。各鋪即時開門貿易者，不計其數。初時各人尙歡呼喧嚷，及憂心已息，全省肅然。自三月念九至今，無有如此日之怡然者，蓋如釋重負也。

廣東既決定獨立，所有礮樓營盤城樓各處，已一律撤去防備，原有大礮，俱即日取下。并下令各營局各營隊，遇有真正革黨，如非擾民，不許妄拿。其桂軍各營，擬要求新政府發恩餉三月，派

員送令回籍。防綠旗滿各營，暫仍其舊。

粵人既決定宣佈獨立，政界即日在各軍衣店定製民國新旗三千六百面，預備十九日懸掛。李水提且於十八早，已飭寶和製定新旗七十面。其餘公地及各鋪戶自行製造者，不計其數。粵漢各車站及離省稍遠之村落，未知樹旂時日，急不及待，先已紛懸新旂，可見人心之趨向矣。

粵省自十八日宣布獨立，定十九早再在諮議局會議，將都督印信送交張督。是日到會數千人，舉陳景華主席。先與港商意見逐條宣佈，衆均贊成。定議張鳴岐爲大都督，龍濟光爲副都督，協統蔣尊簋爲軍事部長。即舉陳景華、祥康、黃謙三人代表，將印信公文賁往，各人仍在會場聽候回覆。詎是早四點鐘時，張督已逃往沙面躲避，各司道一府兩縣，亦已於十八晚先後逃去。送印之人到署後，始知其事，即轉往龍濟光處，與張督電商數次，仍不得要領。龍亦不允爲副督，各代表回來，會場非常譁憤，頗現有驚惶痛恨之色。

當時各人提議，都督現既無人，不如即時另行推舉。當再開會舉定胡漢民爲都督，因胡未到省，又舉蔣尊簋爲臨時都督，陳景華爲民政部長。即時將中華民國國旗掛於諮議局屋頂之上，各人歡呼鼓舞，壁瓦俱震，拍掌之聲不絕。

都督既舉定，即出示安民，并通告各局所。又派人到軍械局九廣巡警局點收碼子，發給各新軍應用。又派人到增步軍械局管理。

都督既舉定，十二點鐘，先由長堤水師公所高懸中華民國國旗軍旗，鳴礮誌賀。各兵船衙署局所，一律同時升旗鳴礮。繼而城廂內外各商店，均高揭三色國旗。有書「中華民國萬歲」者，有書

「新漢萬歲」者，有書「民國軍萬歲」者。爆竹如雷，歡聲響動，翦髮者尤衆。入夜四城大開，各安其業。龍驤兵輪，是夜以電燈結成「民國萬歲」字樣。東堤鹿角酒店，亦以三色電燈結成國旗形式。其餘各商店，亦多以電燈結成「恭祝」字樣，五羊城中，煥然一新世界矣。

龍濟光初既力辭副督，至下午散會後，接其總統李某函，謂龍已允任，可將印信送去。各人不敢作主，旋復開大會，遂決定仍請龍、李兩提照舊擔任。

是夜有義軍代表數人到會，言部下二千餘人本定今夜行事，已分佈西關河南各處，現大功已成，可無再事破壞。彼黨宗旨：第一反對張鳴岐。今既改舉蔣尊簋，最爲合意。因面請蔣發給命令，以便部勒各衆，蔣遂發命令一紙，并「鎮靜」二字口號。

其時城內外謠言頗多，又因桂軍間有搶掠督練公所銀物，紛紛落船。各人以訛傳訛謠言更甚。因派新軍巡行城內，並由八旗代表通知旗滿各兵，維持城內治安。水提所部各營，亦力任彈壓保護，而謠言始息。

九月二十日早，胡漢民已偕港商十餘人上省，旋集衆再開大會，蔣尊簋佈告：現在胡君已到，彼應將代理臨時都督之責任解除，已將印信交回胡君管理。演畢，胡漢民君登壇，略謂：去國數年，今日得見此盛會，甚爲快慰。都督一席，本不敢擔任，惟蔣君力辭，不得不勉從衆意。旋請再舉各行政官，衆以此事應歸都督委任，不必由會場推舉。又議定龍、李兩提，照舊擔任。是日會議，俱以極簡捷之詞表決，故僅半點鐘而事畢。

軍政府既成立，第一重要爲財政。即日由總商會通知當押行，在官帑項下，先提款數千金以應

零用。九善堂總商會七十二行商，皆各允竭力籌募。土絲行認軍餉十萬金，并有某殷商擔任代募二十萬。其港商機關部定今日匯大幫現銀上省，藩庫約存三十餘萬。張督先期運往龍提營存貯，今日可以提用。其餘男女各界報效者，異常踴躍。

第二重要爲軍政。全省防線旗滿新舊各軍隊，已分別通飭一律照常辦事。凡已改民國旗者，不准別人勒令繳槍。城內治安，由桂軍旗軍擔任；城外治安，由新軍水提擔任。其軍餉應發者日內當有發給，蔣軍政部長所部新軍，尤爲精神可愛。

第三重要爲外交。昨日已備正式公文，照會領袖領事，力任保護。因張鳴岐臨去時，已照會領袖領事，聲明卸責，而新政府不能不即任保護也。是日又剴知稅務司，請其照常辦理，收入餉項，暫存貯匯豐銀行，聽候撥用。

第四重要爲安集。是日各處義軍到省者四五千，多順德、樂從、佛山、河南各處民黨，頗能恪守秩序，共保治安。到時暫在諮議局門前憩息，購辦餅食款待。入夜分往新軍營房講武堂東關學堂住宿。聞尙有多數未至，即派人前往止截。

九月二十七日，總商會因接到軍政府函，傳知各界集議行政綱要。胡都督派出代表杜貢石、葉兢生到會，各界團體代表，咸集會商。洗謝兩坐辦主席，杜、葉兩代表提出議案三條：（一）宣佈擬舉臨時副都督參都督。說明理由：現當軍政府時代，臨時正都督業經人民舉定，照章副參兩都督仍須宣佈承認，乃能任事。經各團體代表再三討論，咸以惠軍司令部長陳炯明，高州新軍參謀黃士龍，久著人望，堪以推舉，舉座歡呼贊成，遂決議。（二）宣佈軍政府分部辦事。現擬委任蔣

尊篋爲軍政部長，魏邦平爲副。財政部李郁堂、廖仲凱。民政部黎國廉、伍耕槃。司法部王寵惠、汪祖澤。外交部伍廷芳、陳少白。交通部梁如浩（副未定）。實業部王寵祐、利寅。教育部丘倉海。（即邱仙根，因邱字係雍正間始加邑旁，現經丘函知更正。）總顧問官何啓、韋玉。樞密處（不設長）朱執信、李君佩、李杞堂、廖仲凱、黃世仲、陳少白、李茂之、杜應坤、陳協之、李海雲、劉古香、胡毅生、謝魯倩、姚雨平、謝良牧、謝適羣、毛文明。宣畢，各團體代表咸謂都督選用人員，足孚人望，應請刻日蒞事，安定大局。至此次推舉各部，均係臨時所定，統俟將來各事已妥，再行定期正式選舉。衆極贊成，遂決議。（三）宣佈安置現成民軍，截止續招民軍。由各界獻議，列出條文十條，呈由杜、葉兩代表，轉呈都督採擇施行，衆均贊成。各團體提出廣東省城籌餉局辦理公債，現已成立，羣情踴躍。惟勸募冊須有章程，請代表杜、葉兩君，要求都督即日核定，發交到局，經兩代表力允。旋有鹽商致函各界，提議整頓鹽務。衆議由鹽務各行預備條議，趕速與軍政府直接。又南海縣邱令宣佈徵糧要件，討論移時乃散。

李準去粵原因頗多，尤要者粵省未獨立之前，胡漢民、陳炯明等意在率兵攻城，苦無槍械，故當日募兵之法，如攜槍應募，則給槍價百數十元，另月餉十元，以期踴躍。迨九月十九日，既得和平獨立，所募民軍，紛紛入城，竟有分向衙門局所及各鄉團掠取槍枝，以爲博取現洋計。亦有冒稱民軍，恣意搶掠者，中以志成公司石錦泉一軍爲最騷擾。二十七早，竟逼踞水師行臺，並將大礮掠去。軍政府下令勒其遷出，亦不之理。李水提憤其無理，本擬飭兵輪預備攻擊，繼見民團萬人圍集省垣，未知其意向何在，恐釀成大禍，貽害全省，故決然捨去以避之。臨行致函軍政府，其文如

下：

敬啓者，昨上蕪函，諒邀青覽。所陳危險情狀，弟雖不言，諸公當已見及。前日之所以不忍輕去者，以張督既已宣佈獨立，弟不能不與龍子澄軍門維持治安，以免生靈塗炭。詎數日以來，凡足以痛哭流涕之事，層見迭出。揆之始願，實不及此，即欲勉爲其難，徐圖補救，無如權力不及，徒喚奈何。若再坐誤事機，恐即粉弟一人之身，亦無以謝全粵，再四思之，祇有毅然捨去，不敢復留。惟愿粵東父老，外師泰西組織政黨之法，以補助新建政府；內籌永久安治之方，以保衛性命財產。使民國之基，安于磐石，則弟身雖去粵，心亦安慰矣。臨別贈言，依依不盡，知我諒我，是在明公。專此告別，敬頌公安。弟李準頓。

十月十五日，胡、陳、黃三都督在總商會召集各界代表，開臨時大會。到者約六百餘人，一點鐘開會，三都督主席。胡都督先言：「今日爲軍政府成立後第一次大會，得與父老昆弟相見，甚幸。意所欲言，擬傾吐之，但時間無多，擇要陳告。茲會關係全局，竊有要求。（一）弟勉任臨時都督原委，迭經陳告再三。現在政治未得完全，不特無以對人，且無以對己。自問能力不足，勉強擔任，恐於大局有礙。現專制已破，定爲共和，自當速定規模，全體人民，同負責任，勿視都督爲萬能。（二）前舉陳、黃兩君爲副參都督，不過名義上事，必須兩君實行擔任。」說至此，同盟會代表盧梭魂言：「胡都督爲粵人公舉，先由美洲華僑，繼由省港，有應留者三：對於數萬民軍，係都督組織，對於華僑，係革命本部；對於交涉，經外人信仰。次司徒百熙申證各洋官承認數語。」軍界代表劉思復言：「胡都督未辭，何必言留。」胡都督接言：「弟實欲辭，此心可誓，願任北

伐。」言後，各人頗有爭論。莫任衡因起言：「今日三都督召集會議，應提出議題，何者可以救國，何者可以救粵。都督去留，係個人事，不應糾纏。」衆大鼓掌。劉思復申言：「今日不應說出留字，反致逼動都督告辭。」胡都督聞言欲再陳說，黃參督曰：「莫君所言甚是，應將我輩意見申出，至去留另一問題。」並對衆言：「昨會經申明弟與胡、陳兩君誠心謀粵治安，諸君可諒胡都督言。小弟日思救粵，總在粵人同負責任耳。」莫任衡再言：「都督方責望衆人，而已則卸責，何以對大衆？請勿再提。」香軍參謀林君復言：「頃胡都督言，陳、黃兩君能否擔任，尙未解決。」陳副督起言：「粵事經胡君苦心經營，事出草創，非一二日可了。現外人又已承認交涉，萬萬不能搖動。若胡君一動，則全局將動矣。胡君有功於國，爲最難得之人才，即有不逮之處，彼此亦應協助。前弟來省，擬領餉率隊北伐。到後，見粵事尙多待理，不能不幫忙。現在廣東尙非純是軍政府性質，應謀政治進行，須先定一省制，各部行政官方有統系。又須組織臨時議會，諸事經議會議決，由都督執行，然後乃有司法、立法、行政三機關，始符共和政體。至統一軍政，爲目前急務，應速設軍政司。」云云。當時陳副督係操正音，胡都督恐衆人不能盡懂，隨由江俠菴略爲譯述，並代宣佈陳督政見書。宣畢，有姚某君起問：「今軍政府，抑民政府？如屬民政府，應由人民條議；如屬軍政府，應由胡都督條議。」譚荔垣言：「既云條議，須由衆表決，乃能實行。不獨副都督可發言，人人皆可發言也。」說畢，胡都督亦起解釋之，某始無言。次某君言：「現在粵事極危，恐有糜爛，宜速籌善法。」莫任衡言：「應由三都督先提出重要問題，若得衆意贊同，再由軍政府草議議案，開列條件，召集下次臨時會表決，請三都督勿相推諉。」於是三都督互相表示同心合力謀粵

治安數語。黃參督乃提出軍政統一問題，並述己志願：向當軍事參謀，於軍情頗能熟悉，如新軍一部分得有胡、陳兩君命令，無不効力，以盡己責云云。林君復言：「胡都督頃言要求陳、黃兩君負責，兩君似須表示。」何惠農言：「三都督均關係全粵大局，應全負責任。」胡都督問分負耶？抑同負耶？衆頗有紛論，糾察搖鈴止之。既而黃參督復再申己說，「並提出陳副督所條議組織臨時議會，應否並舉？或急則治標，先謀軍事統一之法，得衆承認，乃可研究。」何惠農主張速行統一，譚某君亦主先統一軍隊，恐俟議會成立，致有貽誤。華僑炸彈隊周某君起言：「現所議軍政統一，又無辦法。滿清軍政何嘗不統一，事事中央集權，卒以致敗，若妄行贊成，直盲從耳。都督何以不能搖動，有何理由？今其人才能勝全粵之人耶？」說未畢，座上竊議。譚某君言：「議會未成，都督動搖，恐啓爭端，則大局危矣。」忽有某君力陳籌款之法，以粵人三千萬，每人月捐五毫，可得數千萬，絮絮不休。周某君悻然起去，黃參督乃離坐以手掖周某君登臺，請畢其說。周某君操正音，黃代譯之，解釋意見，隨後衆復請三都督實力擔任。譚民三解釋臨時都督責任，請先表決統一軍政議題。黃參督請衆舉手表決，全體舉手。次陸某君提議北伐不可遲，議會由團體擇交通便利處設立機關，限日成立。黃參督提請表決設立議會總機關，全體舉手贊成；并提出舉員擔任組織臨時議會章程起草，工團代表黃煥庭舉杜賁石，黃參督舉陳炯明，衆均贊成。限期兩日，將稿交出，七日成立，衆贊成。黃參督再請表決軍政統一與議會同時並舉，衆贊成。何惠農問統一軍政期限，黃參督答言由軍團協會酌議期限。胡都督亦申明手續與事實異，不能附期限，但當從速爲之耳。謝恩祿問三都督今已允肩任，自當宣示，俾衆安心。胡都督先言如得陳、黃兩君允許連帶責任，弟當犧

牲生命以報粵人耳。衆大鼓掌。陳副督言必俟軍事統一及議會成立後，乃敢言去，諸君可放心也。黃參督言弟願任軍事，即負責任，願諸君放心。最後譚民三向衆宣：三都督合力同心，謀粵幸福，大局可定。遂布告散會。

胡漢民都督。在粵部署一切，粵人正資倚賴，乃以組織臨時政府，不得不離粵。茲錄其電文如下：

臨時省會諸公鑒：漢民謬承我粵士商同志，公推肩任都督。就職以來，夙夜兢兢，務求粵省奠安，商民無擾。即使歷艱難，茹辛苦，亦未敢稍萌退志。迺者疊接上海黃大元帥暨各代表來電，催促赴滬組織臨時政府。漢民亦以本省獨立未久，事體方繁，兼以桑梓情殷，不忍忽然捨去，固辭不往。昨應孫逸仙先生密電，招往會晤，抵掌而談。以爲中央政府乃目前切要之着，此事一就，則財政問題立可剖決，而外交內政，亦因之迎刃而解。堅囑偕行，襄理一切。漢民自維既受諸父老昆弟之托，荷此鉅大責成，際茲粗有頭緒之時，本不便離粵他去。然審事端之輕重，則宜先顧中央，以爲民國根本，故不得已從孫先生赴滬。惟都督一席，任重事繁，不可一刻或闕。副都督陳競存先生，才大如海，衆所共欽。且各國先例，無論何級官長，正者去位，無不以副者繼補。倘荷贊成，堅請陳競存先生勉承其乏，吾粵幸甚，大局幸甚。謹布區區，諸惟亮察。廣東軍政府都督胡漢民。

陳競存都督志切北伐，惟以胡都督既已赴滬，不得不勉從其請。茲錄其蒞任布告如下：

爲布告事：照得本司令長才疎德薄，謬蒙我伯叔兄弟諸姊妹舉任副都督，辭不獲命，又蒙胡

大都督委任北伐總司令。竊以義旗雖舉，而虜酋未除，整我戎行，滅彼朝食，此誠素志。是以捧檄之後，即簡練軍實，籌備糧餉，以期大舉，掃清燕雲。而鎮撫之略，建設之才，原非素裕。殊胡君刻又因公赴滬，粵省紛亂，百端待舉，危迫情狀，千鈞一髮。而我伯叔兄弟諸姑姊妹，又不以炯明爲不肖，由臨時省會、軍團協會、同盟等會各舉代表，舉炯明代理大都督事。惟是匈奴未滅，黃禍正恐滋長，桑梓糜爛，捫心尤深憂戚。當此進退兩難之際，不得已勉循衆意，約期代理，願我各界協力補助，共籌治安，免至他變。一面電催汪公兆銘，迅歸任事，屆期俾炯明馮蘊長江，飲馬黃河，犁庭掃穴，爲我同胞洗清二百六十年之腥穢，則我伯叔兄弟諸姑姊妹其有厚貺於炯明多矣。區區微忱，用申布告。

廣東臨時省會既成立，開會日出席代議士八十二人。書記長宣佈本日提議各件，一議場秩序；二旁聽規則；三警察守衛章程；四審查員分股辦事章程。宣佈畢，書記長朗誦所議各條件，各代議士逐條討論修正，經衆表決。八十九號代議士鄧慕韓登台發言：鄙人因孫中山先生蒞港時親往歡迎，其時港商百餘人暨港中英官，特在中環蘭室內開歡迎會。鄙人得親聆孫先生演說，據說：「自武漢起義以來，我粵與各省聞風響應，不匝月而反正十餘省。就我粵而論，大局雖屬粗安，惟理財實爲急務。前聞北京擬借外債，各國資本家會商之外國政府，彼政府已不擔承。嗣袁世凱四出運動，聞近日頗有轉機。現各國雖無應允借據，惟日後不可不防，蓋彼借債無非將本國歲入之款抵押，經手者只顧個人私益，利息之多寡及將來之損失，均所不計。且彼之最急者爲軍款，是其借債，實爲與我對敵而來。鄙意以爲與其彼借，不如我借。在各通人均以爲借債足以亡國，就鄙見而論，

似不盡然。查各國因借外債，辦理要政，整頓內治，因雄長全球者，所在多有。我國若能借得一宗鉅款，以爲練兵築路開荒各項要政之用，根本既固，交通利便，即各省荒地亦可逐漸開墾。至我粵民軍，素稱勁旅，查江南地方極廣，且爲軍地要區，該處實可安放三十餘萬人。鄙意將來必須設法將我粵民軍，全數移調該地，以固要區。現在急於赴滬，已約胡漢民都督。即日同往，所有粵省大都督。已商請陳副都督暫行擔任。將來正都督一席，承乏實難其人，查汪君精衛，學問最深，素孚衆望，不特我同志交相稱許，即平素反對革命者亦欽仰不置，似宜請其承乏。」云云。言畢，滿座鼓掌贊成。慕韓因此事關係全粵大局，故亟爲宣佈，於是衆議至都督府問明，即行議決認可云。

汪精衛既被舉爲都督，同人多促其即日蒞任服務，汪君乃電辭。其文如下：

臨時省會香港公民協贊社番邑工商公所：來電敬悉，兆銘平日非畏難避事之人，惟夙苦心期，以爲當同志甚少之時，遇有當爲之事，即自知力有未及，亦奮然任之而無所辭。但當時時存心，遇有相當之材，即宜退讓，而自盡其所能盡者。今者我粵光復，人材蔚起，都督之任，宜擇望孚中外之人當之。如必欲兆銘回粵，俟舉定都督之後，在都督府效奔走之勞，如是則既盡義務，亦無負初心。區區愚忱，尙乞鑒諸，汪兆銘叩。虞印。

陳競存代理粵都督，原定陰歷正月十五日爲限期。嗣以汪君不肯任職，胡漢民已受總統府秘書長職任，孫大總統薦馮自由諸人亦未蒞任，遂議決仍留陳都督矣。

廣東獨立後，地方治安雖經軍政府極力維持，而積弊難革，且各屬尤有鞭長莫及之患，故當時警報頻聞，大貽當局者之慮。茲將各處要電之發表及事實之見於報章者，彙錄於下，以見一

斑。

化州告急之電 都督省會報界公會八屬學會鑒：青日，化州十三營李吐蘭帶兵下鄉，路經官橋，被彭炳楫誤會爲匪，率鄉團槍斃李吐蘭及兵士十一名。灰日，該營率隊圍攻官橋各村，慘殺數十命，刦牛百餘頭，並將附近各村及祠宅，焚毀一空，尙未息心，擬再圍攻新安焚殺。然官橋、新安二處，彭族人口萬餘，盧魏江楊等姓亦萬餘，因一人而波累如此，慘無天理，乞速設法維持，免遭酷屠。化州新安官橋彭時彭紹邦楨盧吉第楊阿雁各姓合族叩。

又電云，分送陳都督報界公會鈞鑒：齊日，防軍督隊官李中柱帶軍二棚，前往中洞墟防守。暮抵鴨母窠堡旁，被土匪彭某等糾黨數百，將中柱及軍士十四人擄回堡內，行李槍枝，搶奪一空。逃軍連夜馳報，當日即派隊救援，未至而匪竟將中柱等悉先槍斃，又召集附近土匪，抗拒對仗，將援軍圍擊，勢甚危急。州屬原駐新軍一隊，除分援各處外，駐城已屬無多，萬難兼顧，迫懇電促龍統制刻趕抵化，嚴剿匪逆，以靖地方。化州民軍財政局。印真。

瓊崖內訌之電 胡、黃、陳三都督、報界公會、總商會、各屬學會公鑒：茲經都督委趙君士槐爲瓊崖安撫使，趙君奉命回瓊，詎料瓊山縣范雲梯圖謀不軌，於趙君將入城時，忽開礮亂擊，城樓上彈下如雨，趙君所率衛兵，人數過少，不能應戰，遂尋路逃命。無如范令於附近各處先伏兵，同時掩擊，幸趙君之衛兵奮死衝突，趙君僅以身免。現趙君兵力單薄，不能保持治安，事勢萬分危急，地方糜爛即在目前，乞都督火速派兵救援。若稍遲延，瓊崖不得爲軍政府所有也。瓊崖商學界邢穀花同叩。

又一電云：陳都督、臨時省會、報界公會、報業公社鈞鑒：瓊崖劉道離城，軍商各界公舉范令雲梯爲統領，地方賴安。而營私輩以權非屬己，大肆謠言，謂范爲私竊兵權，慝惑趙士槐勒著民商團繳出軍械，商民已爲滋懼。又議次日拔隊上城攻范，商民勸止，卒不恤。翌日又叩馬諫，亦不聽。彼竟執意孤行，直令兵士荷槍回軍而進。防勇見來勢太兇，恐其報復，還閉拒之，請先舉代表，免至衝突。趙竟先擲炸彈攻城，防勇回槍相擊，斃及無辜數十。城中一帶房屋，多被炸壞，生靈塗炭，哭聲震地。趙見不敵，遂帶兵退據海口，所有城門柵口，均不准人出入，並據電報局，致使消息不通。刻下防勇乏糧將潰，海口商行欲爲資助，又被趙等威嚇阻止，以致府城民食，亦因之而絕，百萬饑民，嗷嗷待哺。凡此慘象，均係趙等躁妄所致，乞將范、趙撤任，另委外府能員，來瓊接辦，自可無事，幸勿臨以重兵。倘偏聽一面之詞，再與趙士槐以事權，不獨地方糜爛，且恐惹起交涉。所陳種種，均有外人作證，非商等個人之言，幸爲亮察。海口五行衆商由港轉叩。

英德之九屍十命電 分送粵省軍政府大都督九大善堂暨報界公會鈞鑒：英德縣屬白石前村於十月初八晚，全村被劫，匪徒百餘，勢甚猖獗，遂至放火焚斃九屍十命。理合電稟，懇請速派民軍緝兇嚴辦，以維治安，企候示覆。英德沙口紳商學界暨苦主傅永光、陳祥興等泣叩稟。禱

惠州請救兵電 陳都督、報界公會、總商會、九善堂鑒：惠屬土匪，冒充民軍，水陸恣劫，交通絕，民食困。各渡船失貨傷人，紛紛停擺。坪潭藍塘派尾七女湖等處，幾劫全墟，口城屢遭擄劫。全屬恐慌，禍機洩發，未收幸福，已受實害。惠城民軍厚集，惟餉械兩缺，久未分佈，商民待救，情急勢迫，乞速派兵赴援，遲更糜爛，愈難收拾，切盼電覆。惠州全體商民陳祝勳、龍祝南、

陳璧衡等泣叩。真。

佛崗請救兵電 報界公會轉陳大都督鑒：土匪連日焚劫數十村，廳屬民團兵單，萬分危急，乞火速調兵剿撫，免糜爛。佛崗廳民政長張恆湘、管帶鐵字前營劉口田同叩。

悅城報匪亂電 陳都督、總商會、報會鈞鑒：悅城上下水陸盜匪，日夜搶劫，懇速委劉穗選、鄭詩、陳大瓜招撫，以重公安。聯稟後呈，悅城商會叩。江。

北江之浩劫 北江一帶反正後，劫掠益劇。口月十一日，翁英行商公和祥發南記等號百餘客，自英德搭英利輪，拖駛至英屬王城口河面，突被悍匪數十，開槍轟擊。該商因未雇團勇，且未攜槍自衛，遂被搜掠一空，約失賊至十萬餘金之多。聞該商因水陸阻梗，坐困日久，此次聯幫來省，原欲採辦年貨，乃復遭浩劫，不啻奄奄待斃。經即聯請陳都督，電飭分巡北路統領黃耀光馳往緝捕，並懇給護照，俾此後到省辦貨，自由攜槍保捍云。

四會披猖之浩劫 四會盜賊遍地，劫掠頻聞。口月中旬，永安堡鹿城村被劫數家，失去耕牛數只。二十四晚上林羅湖張姓，被劫十餘家，失賊甚巨。二十八晚岡上洗某家，遇劫一空。二十九晚縣屬地荳墟，遇匪百餘人，通劫荳壠商店。又廣寧交界江谷龍灣等處，匪患亦無虛夕。口月初九晚三打鐘，姚沙黃姓遇匪圖劫，幸鄉民察覺，合力抵禦始散。前民軍緝獲行劫羅湖案內匪徒三名，何某乃誤拿已釋，其蘇姓兩匪，賊供確實，茲該縣李蔚卿忽行釋放，聞受運動所致。又連日紛紛搜捕，初六日獲翁某洗某二人，其洗某已認案云。

番屬古填之浩劫 口月十二日早，番禺沙角沙，慘被匪四百餘名假冒民軍攻劫。斃農民七八

名，傷十餘名，擄三四名，搶去穀粒二三千擔，所有耕寮農具，及牛隻小艇雞鴨等，焚劫一空。

佛山民軍現象 佛山民軍二千餘人，除大魁堂霍漢興之軍隊係屬陸蘭清部下，其餘各隊，均歸林張統帶。前因該軍違律，往聖堂繳械，被霍軍拘拿二十人，解省究辦，遂生惡感，并遷怒於保安局，迭與局商爲難。嗣由胡都督特諭，林張部下民軍統由蘭字營管帶。十月十一日，陸蘭清特命伊弟漢輝帶勇百餘名來禪，在萬善堂發給各軍餉項，報名分別遣留。經有二三營遵守命令，惟駐紮大基尾之總機關部并分署都司各營，多方留難，不甘服從，徧布兵勇，握守各路口，預備與陸軍開戰。商民大恐，全鎮騷然。十二日，由省特調何字營民軍二百名，附搭火車來禪，以資彈壓。但兩軍相持不下，終爲地方之憂，旋由務滋善堂特派董事親至該軍機關部，力爲調處，該軍始願共守和平，不再暴動。

委陸蘭清赴各屬貼示安撫 軍政府因廣屬仇殺之風日盛，聯羣結黨，四出騷擾，言之深堪髮指，特委任陸統領蘭清，統屬省河至三水清遠一帶地方，妥爲安撫，不許暴動。陸統領已刻日乘坐兵輪前往，沿途遍貼告示安撫矣。

龍濟光致香港華僑函。敬啓者，濟光率軍駐粵，事定屢欲言歸，辱承諸君子推誠招待，維繫情殷，常經商妥暫留，並復書答謝，諒蒙鑒察。茲准胡大都督照會，以欽廉高雷瓊崖各屬，地居邊境，遠在海隅，土匪出沒無常，地方頗形不靖。兼以邊防交涉，胥關重要，照請濟光督辦廉欽等屬安撫綏靖事，兼理邊防交涉兩務，所有各屬軍隊及安撫使所部，悉歸節制等由。准此，竊念濟光率師留粵，原爲維持公安起見，同爲地方服務，自無省外之分。今廉欽等屬，均爲邊防要地，現在土

匪不靖，內訌堪虞，誠恐擾害治安，外交亦爲牽動。既准胡大都督商請前往安撫，師出有名，義難坐視。現在省垣大局已定，軍事民事復得三位都督分任維持，又承列位紳商或擔任財政捐助軍需，或獻納嘉謨顧全公益，安寧秩序，指日可期。北伐義師，次第出發。濟光自可率師前赴邊要，耕效微勞，冀盡天職。惟遠行在即，迴憶諸君子雅愛挽留，言猶在耳，一旦分襟，殊難爲別。茲謹將出省情由，並感戀鄙忱，馳書奉告。其有未盡之言，已託方君壽年代達縷縷。至於所部各軍，久駐省垣，保護間有未周，情意或有未洽，此則濟光內省諸心，所爲負疚者耳。伏望諸君子恕其疏略，鑒察愚誠，幸甚。廣東全省新舊陸軍統制龍濟光頓首。（中國革命紀事本末）

光復廣東始末記（節錄）

李準

編者按：李準清末在廣東與革命黨人爲敵，黨人欲得而甘心。武昌起義後，李改變態度，廣東反正首先響應。又刊光復粵垣記一書，列舉當時與胡漢民等往還文電，無非欲圖晚蓋，以洗刷前此反革命的罪惡。這裏爲了說明廣東光復時情況，選用了一部分。

前清失政，革命起義於武昌，東南相率響應。清廷念大勢已失，因遜位，而五大民族之共和民國遂以成立，猗歟盛矣！中山倡義，項城善成，黎、黃、胡、汪諸公，或首舉義旗衝鋒陷陣；或贊襄和議，去舊布新。大義忠誠，直壯宇宙而振山河，不亦偉哉！湖粵垣之光復也，時準任前清廣東水師提督。先於辛亥三月廿九日，黨人倉猝起事，敗於準部。然食祿忠事，無可議也。雖遭狙擊，不變初衷。厥後武漢起義，準默察天心，俯窺人事，知民心思漢，大勢所趨，非人力所能維持，縱

報私恩，徒傷公義，無裨於國，貽禍生靈。利害相權，宜審輕重，於是應乎天而順乎人，立意反正廣東，藉消兵禍。但當時部署情狀，局外恐未盡知，謹記其實，貢諸海內。準自反正之念發生，因困於職守，莫由與黨人通誠。黨人謝良牧等冀準內援，因與胡漢民商，使李柏存因謝質我通信于準，約與連合。九月初四日，準遇謝質我於虎門，謝以黨人屬意告，許之。準既輸誠革命，遂忠告粵督張鳴岐，曉以時機，責以大義，張竟不諒，忌準益甚。旋僞布獨立，粵人知其詐。準乃遣胞弟次武赴港，往謁韋寶珊君，因識李杞堂君而通誠意。次武還告，準修書致機關部，交次武復之港。見南方支部長胡漢民暨謝良牧等於韋寶珊家，達準力圖反正原因，爲粵民生命財產計。胡、謝等密授機宜，並覆準書。次武受盟後，專輪回省。時漢民在港候信，往還磋商，事甫就緒。準復用關防親爲密約，授次武及黎鳳翔謝質我爲代表，抵港，與胡謝諸君商議獨立條件。一面派周子文、陳了明等往說龍濟光，動以至誠，使知一啓兵禍，殃及生靈。龍遂感動，願表同情。準復遣水師營務處劉冠雄君往見張督，告以準決意反正，勸其勿戀虛榮，貽害地方。張仍猶豫，欲窺各省成敗，不肯早決。準以龍既歸心，新軍均表同情，遂傳諭所部水陸各軍，沿海砲台，由吳宗禹吳占高督飭各營隊約期同舉義旗，各部悉受命令，其時兵艦已先期調集省河受命。布置妥洽，電約機關部，定期十九日反正，不從者討之。其時民軍已光復香山、新安等縣。陳競存君在惠與秦提搏戰甚劇，準屢次函電並專輪赴惠，勸秦提止戰。時商會舉張鳴岐爲都督，而僑商函電交責，張知不容於衆，遂於十八夜潛逃。迨十九晨，準即下令各砲台軍艦，一律升國民軍旗，並電邀胡漢民君暨黨衆上省，舉胡漢民爲都督。十九夜，漢民偕同志謝良牧、李君佩等上省，準率部歡迎。相見後，胡欲將準反正事

實宣布，準力辭之，蓋前事盡職於清廷，今日効忠於民國，皆應盡之責，何敢言功。今大局已定，時過境遷，論粵事者，或有不察，抑揚毀譽多失其真，用敢紀其始末，以質天下。民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鄰水李準記。

附 南京宣佈反正時情形

胡漢民

粵東省城九月反正，以李直繩軍之功爲最。粵中同志多知之，在港同志則有韋寶珊、李杞堂兄弟，杜醫生、姚雨平、朱執信、胡毅生、謝良牧、李君佩俱與聞其事。先是李直繩君受黨人林、陳兩君所刺傷，則手書致張鳴岐，戒勿害陳君，勿與黨獄。以後關於黨事嫌疑者，直繩俱不問，然無由與黨通也。武昌首義，各省繼之，張鳴岐僞佈獨立，粵人知其詐。至九月初旬，直繩君使人訪黨人機關於港，謝良牧君知之，作書致其幕友謝質我。質我來言，直繩君有意反正，特無緣與黨人通誠。良牧以告漢民，漢民未敢遽信，則作書致直繩君，正告之以大義，略謂：吾黨與子爲敵，非敵個人，敵助滿洲政府之有勢力人耳。君能翻然改圖，舍昔日之助滿政府者而助民國，則去敵而爲友，黨人當知此義。謝質我於是上省，適張鳴岐忌直繩君甚，已裁其節制中路巡防營兵權，復使收去前中路砲台撞針。直繩既決心，而恐爲張鳴岐所弄，再使其八弟親奉書至韋寶珊君所。寶珊君以語李杞堂，杞堂取其書示漢民，則對香港中國同盟會總機關約以虎門反正之書也。漢民察其書爲直繩親筆，遂付杞堂以答書，許以如能踐約，黨人當保全直繩君及其所部之名譽財產。即於十七晚見其弟於韋寶珊所，先使寶珊軍喬梓及李弟受盟。續開談判，約以新安民軍取虎門直繩則盡獻虎門要

寨內所有軍實，而讓民軍佔領。李八弟無疑詞，即於翌晨僱專輪報直繩君。漢民在港，亦待李之歸報。翌日，直繩君再用關防親爲密約，授黎鳳翔及其弟，言當盡力民國，力之所到，不止虎門一隅，可直取省城，張鳴岐不足慮云云。旋又得李準飛電，定期十九反正，言兵艦已集省河，所部亦已悉受命令。是日已聞張鳴岐之屬亦定期十九宣佈獨立，漢民仍慮急切，李準之力不足制張鳴岐。而其時民軍已光復香山、新安，其在惠州者，則陳競存君已進與秦炳直搏戰甚劇。廣屬各路民軍，則大半由朱執信胡毅生約期發動，餘者均爭發難。漢民因電戒直繩審勢而動，若張鳴岐不可猝制，子則宜先退黃埔或虎門，待民軍之合力。惟直繩君知張鳴岐易制，先約龍統制子誠君秘密談判。龍君亦表同情，直繩乃由電話威脅張鳴岐，使從速反正。張鳴岐問之龍子誠君，子誠表示無可反對民軍之理由。張鳴岐熟視久之，知無能爲，因再宣佈十九獨立。此一日內之計畫，由直繩君於十八夜重派其弟來港告知者。張鳴岐雖受脅迫及勉徇輿論，其宣佈猶言擇日豎旗，意懷觀望。至十九晨，直繩君果下令各砲台軍艦一律升民國軍旗，嚴兵以待。張鳴岐乃辭都督之任，潛逃到港。直繩君以電速邀漢民上省，諮議局及各界亦取消張鳴岐督粵之議，而舉漢民爲都督。漢民以十九夜輪偕數同志上省，直繩盡列所部，首先歡迎。既與相見，漢民即欲宣布直繩君反正之事實，直繩力辭，謂非爲一人之功，若遽專其名，將有不安於心者。漢民頷之，蓋心服其讓，且能爲大局計也。然雖未正式宣布，而廣屬民軍統領陸蘭清、李福林、譚義、陸領、鄧江等，則皆經告語。獨有少數民軍，猶未知各種事實，揚言將以暗殺對待，且有誘致其部下者。如是數日，直繩君白其事，漢民親往慰之，舟中共話達旦。直繩君欲辭職而行，漢民以爲軍政府新創，當共支艱難，不可以最少人

之意見，而有所遷避。直繩君乃嗚咽言曰：「吾知君真能推誠相待，吾尙欲爲粵効力，更企有所藉手，還救我桑梓蜀人。區區本懷，此時不能家喻而戶曉。我一身何足惜，特徒死無益，且於粵亦必致有擾攘。我所以求去，異日民國用我，我猶不敢辭也。」因約非至真有危險不可留，則決不去。及漢民由諮議局遷至督署，直繩君走書辭行，急往止之，而直繩君已往港矣。聞此兩日，謠言益多，竟有挾彈傍舟相尋者，直繩君故不能不去。去時猶切諭所部，嚴奉都督府命令。其後滿政府諭授梁鼎芬三品卿銜，使與直繩窺粵。直繩即使韋寶珊相告，問所以應之者，謂如僞許之，或可得款增軍火，然恐益爲天下所疑，則將拒之。漢民言清廷已窘，此不過以空言相抵，即許之亦無所獲，徒增口實，直繩於是力却之。直繩君雖離粵，是非尙未大白，漢民屢致書慰問，日請其意，欲爲宣佈，直繩君猶不忍居功。中山先生舟行過港，僅半日，漢民在港亦未逗留。今度得電，知直繩君已允將其事實宣佈，故謹出前後約書於此，非以慰直繩也，事之真相，不可不明。隱善沒功，何以昭民國大信於天下。直繩君謙讓於始，當日固有所保全。漢民以直繩君有大功猶且不屈，若必急遽言之，人且疑漢民之自炫。避此小嫌，久久緘默，使直繩君之心迹行事，尙未昭示於人人，漢民之過也。有所紀述，雖僅大略，然敢矢言無半字虛美。同志韋寶珊、李杞堂兄弟、杜醫生、姚雨平、朱執信、胡毅生、謝良牧、李君佩。俱可爲證。省中人亦共見直繩君十九日首先豎旗薙髮之事，與夫直繩君十七日之約書，尙存韋寶珊處，將來民國信史，所必采也。

漢民識

廣州光復與周劍公

馬小進

周劍公，原名宗洛，一字劍庵。雲南大理人也。其先世在明代爲望族，國變後，族人死節者，實繁有徒。故累葉以來，隱懷世讎，種族觀念，儼若家寶，相傳勿替。至劍公，及乃弟宗瑩、宗麟，生際亂離，尤深激刺。因是昆季父子，平居皆與世違。迨武漢起義，咸奮發慷慨，各有建樹。宗瑩、宗麟，則力贊榆軍，光復大理；其季子毅軍，盡瘁革命，成仁廣西。劍公以幡然一老，當四郊烽火，粵垣人心徬徨之日，挺身而出，竭聰盡智，弗憚艱險，卒令鎮防萬餘之猛將悍兵，解甲投誠，舉璀璨繁華之廣州，不遺一矢而獻諸民國，審機精警，規畫周密，故其成功也亦遂能穩決而無顛越。

劍公幼遭亂離，長於兵間，飽經憂患，能任艱劬。少有嗜好，旣壯，蒿目時艱，勵志彌苦，以吾國苟無宏達沈毅之才，安足使力任艱鉅。故熱心教育，求才若渴，在本省及鄰封各地，創設男女學校多間，隱以開通民智，宣傳革命爲主旨，立論正大，故輒與有司及地方敗類忤。其治學遂於輿地、政治二門，餘事爲詩，亦矯健可喜。嘗自題小影云：「斫地哀歌二十年，涓埃未補雪盈顛；風雲已劇獅仍睡，一顧神州一涕漣。」又自策云：「有懷常不釋，百慮苦縈思；日吹羣情熱，期將阨運持。千行憂國淚，五夜扣鐔時；於世界無補，我生亦何爲。」復曾自撰楹帖曰：「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期於天下事，略補涓埃。」吾人讀此，亦可知劍公志之所持矣。

丙午（公元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在香港結識香山（今改中山）鄭貫公（時貫公與同志

十餘人在港辦一小報曰「有所謂」，復顏以「唯一趣報」四字，提倡革命，持論甚烈。陳樹人先生及余，亦曾共事於此。後與趙伯先（即趙聲先生）締交，思想益進。劍公在惠州陸路提督署主幕政時，兩廣總督岑春萱曾急電提督，謂據星嘉坡總領事左秉隆報稱，有革命黨鄧子瑜潛回博羅起事，亟密捕拿，毋使漏網倖脫。劍公閱電，即先秘函香港少年，循環等報，宣揚此事，使鄧君知機趨避，翌日方札知博羅防營。其在粵多年，護持黨人，大都類此；且於報界之主張革命者，保衛尤力。而當日提倡革命諸書如民報、人道、醒世良言、革命真理、猛回頭、救苦救難等集，莫不設法購寄，廣爲傳播。當潘君達微檢埋七十二烈士遺骸葬於黃花岡時，劍公亦曾捐貲交國民報主筆姚易三代轉潘君，爲彼時人士之難能僅有也。

辛亥九月初八日，劍公遷居光雅里（在廣州西關），是晚廣州之西關河南皆樹義旗，宣告獨立。惟粵督張鳴岐不允，飭統制龍濟光派隊捕人，將旗燈搶去，並出示禁止，嚴斥獨立之非。初九日，老城各門關閉，城內外全體罷市，居民數十萬，紛紛遷徙，巡警亦逃，街巷蕭條，閤然無人。時水師提督李準駐虎門，與張鳴岐久生意見。但省垣軍隊皆在龍濟光掌握，濟光雖狡滑，而識陋才疏，非鳴岐敵，故常爲傀儡，且頑固特甚。

初十日，城門啓，劍公自歸德門入，經孚通、朝觀、衛邊等街，皆未遇一人。至督署右統制行台，晤濟光，略談時事，濟光曰：自己受恩深重，時局如此，只有盡心竭力以報答聖主而已。且謂其兵精糧足，似這般烏合之匪，雖有十萬，亦不足畏。頗具自大偏強之意。劍公曰：「此番來者不盡是土匪；即是土匪，今以響應武漢推翻專制建立民國爲名義，人民亦歡迎之。現在天下事，非得

民意者不能有成；且其數不惟不止十萬，且亦不止百萬，戰端一啓，恐盡人皆與政府戰。若與戰，是甘爲人民之公敵，矧現今之與廣東政府作敵者，不僅外來明來，居內而暗助者，可料也！君其思之。」而濟光麻木不仁，於所言全無感覺。

十一日，劍公復訪濟光，進言無效。又因賓客甚多，不暇再爲詳說，日暮遂歸。

翌日，再至統制行台，指陳局勢，譬曉利害，百般解說，龍仍不悟；復勸將張鳴岐關禁看守，銷毀滿清印符，宣告獨立，仍推舉張爲都督，使秉粵政；若不從，則將彼及家屬送港。可謂仁至義盡矣。然語未畢，龍震驚失措，不歡而去。

十三日，劍公仍詣龍處剴切詳言，再四請求，亦不獲允；且飛檄至潯梧一帶，催調兵勇，每日皆到數百，晝夜修戰備弗懈。劍公因探悉張鳴岐曾對人言，謂我固無所不可，其決計主戰而誓死勿去者實龍軍門耳。時粵人皆恨龍刺骨，劍公借此諷之，龍慨歎淚下，因喻以代爲作書，登報廣告，表明意見，以免惡感日深，後來無立足地，龍諾之。是晚軍隊有賓州義士二人謀刺龍，事洩被殺。龍以與劍公初十日所云居內作應之言照合，極致疑於劍公。但劍公猶未知也。

十四日，劍公代龍作敬告廣東父老書，親自送交十八甫新街報界公會，請發通稿，廣爲刊布，並即另錄一稿寄龍。龍閱後，亟以電話止報界公會，不得登載，旋將書中要語刪改，越一日始送會發刊。時國民報刊載此書，於其後加以批語云：此書與龍軍門同周劍菴先生十四日送來之稿大同小異，惟將「自今以後，但願諸君甯加持重，毋涉孟浪，無論如何，總以保全吾粵三千萬同胞之生命財產爲重」數語刪去，不知是何意見云云。觀此即可知龍彼時心理奚若。又因十三晚謀刺一事，憤

甚，決作殊死戰。

十五日，劍公乘肩輿赴榨粉街訪梁節菴先生鼎芬，二次不見，至東門外諮議局訪邱仙根先生逢甲，又不遇（時邱爲廣東諮議局議長）。復至兩廣方言學堂，始獲與邱晤，勸其出任韓旋，顧全地方。邱以省中紳士盡逃往香港澳門，孤掌難鳴辭，並謂須有張鳴岐之召，方能出而任事云。劍公遂赴粵秀山上三君祠襲得勝營。蓋此數日間，龍部各將領如李萬祥、龔得勝、張子祥、馬有發等二十餘人，皆被劍公說服，是晚復商定由李萬祥召集會議，再申意見，決定如三日內龍仍執迷不悟，十八日即牽起與抗。

十六日晨，劍公遣其子汝誠赴香港，查探消息，已仍詣龍寓，而龍猶以效死勿去爲言。劍公慨然曰：公嘗言貴部諸將士與公皆一心一德生死不二者，但須知今日世界開通，共和專制，孰優孰劣，何去何從，雖婦孺亦通曉，軍人不盡愚昧，知此義者甚多。隨翹二指以示之曰：其心現在有如此者已不少矣。龍憤極，躍起，力握劍公之臂而厲聲曰：我全軍在此者不下萬人，爾言如是，其人爲誰，爾須指出。劍公笑而答之曰：公今日以此等舉動加之於我，予果即因是而畏懼，又何敢當此全城騷動之時，一人獨往獨來，不計艱危，預聞此大計耶？深念粵垣戶口百萬，爲南省都會首區，今當此千鈞一髮之際，謀之善則瓦全，不善則灰燼。現軍事全權在公掌握，自忖予之獻議獨立，必能得公允許，使此邦億兆生靈，幸免塗炭。即爲公個人計，若眼前，若將來，皆屬有福利而無禍害也。時乎不再，千載罕逢，望公速決，勿更遲疑。語至是，龍悽然淚下，移座近前曰：可否稍緩數日，再行定議。劍公曰：事急矣，一刻不容緩也！龍曰：然則必如何而後可？劍公答以只是「從今

天斷絕滿洲關繫」九字而已。公果能公認否？龍曰：公認便可公認，只恐張不允何？劍公曰：最好由足下帶我去見他面言，我因無辮髮，衛兵不容進衙；並請公先搜檢吾身，可免却多方疑慮。龍不允，劍公索紙急書七箋，封函上張，遣家人沙某送往。至夜深一時三十分鐘，始得復命，云明日派員到龍軍門處定議。

十七日黎明，劍公之子汝誠自香港歸，言昨晚香港接上海電訊云：「京陷帝奔」。全港華僑，歡聲雷動，舉市若狂，競燃爆竹，英國警察，不能制止。劍公喜極，即奔至龍處，報信稱慶，龍黯然。膳後，黃培松、志琮承張鳴岐命先後至，交談無甚違言，惟堅稱昨晚有電，報漢口官軍迭獲大勝，武昌收復在指顧間。劍公聞言大憤，折之曰：昨日京陷帝奔之電到香港，外人亦歡呼稱慶，（查京陷帝奔之四字電，當時係出自黨軍宣傳，並非實事。）自來官場輒以此類慣技，偽傳捷報，欺騙民衆。時至今日，事已至此，不應再作偽，否則徒自欺取辱耳。在在亟宜籌定穩健之策，布置妥協，始能顧全地方，勿使有所破壞，才是正當辦法。黃志二人，以此議復張，往返兩次，乃決定光復。

十八日，張鳴岐派秘書胡銘盤代表，至總商會，早九時集劍公偕雲南李仲德赴會與議，約二百餘人，皆七十二行商人也。胡銘盤代張宣布意見畢，並謂張不願再負責任，即將廣東地方交還廣東人云云。劍公詢胡曰：張爲此言，是否故作推辭，借此規望，抑或立意捨棄政權？胡曰：張公決意要去。劍公私計張去後龍氏決不能肩此重任，亟歸修書致陳炯明，促其選精兵三百，火速來省，大隊隨後而至。書成，派急足至惠州投遞。嗣接陳氏復書，始知石龍以上路阻，二十一日始達。但當

寄書時，尙未推舉胡漢民爲都督也。

十九日，張鳴岐逃，民軍紛紛到省，夜八時，龍以電話約劍公，云要事相商。劍公因夜深未往，翌晨始晤龍，見面即曰：人人言反正獨立好，現在便被人驅逐，不容立足矣。劍公詳詢原委，得悉觀音山（即粵壽山）及軍械局，皆被民軍前往挑衅，意在奪械。劍公因即赴諮議局謁胡都督，陳述斯事，懇請彈壓禁止，不行。二十一日又往謁，備言利害甚詳，仍無效。蓋當時民軍，毫無紀律，文化機關，亦多被其摧殘；不但對龍氏軍隊爲然也。吾人讀黃晦聞（節）先生兼葭樓詩，壬子（民國元年）題廣雅書院之什有句云「曾見講堂屯馬隊」，可以知矣。劍公見民軍蠻橫而政府又不能制止，昕夕痛恨，悲憤不已；故於執政諸公，日見疏遠，即其同鄉龍濟光，亦絕少往還，今更不知何處去矣？龍濟光於十年前貧死北京，無以爲殮；陳炯明埋骨西湖（惠州之西湖），墓木已拱；展堂又喪於棋下，其他諸氏，或存或亡，皆成過去人物。粵秀山亦闢作公園，惟三君祠猶屹立山右，若魯殿靈光也。

（民國廿五年越風社編辛亥革命紀念特刊三十二至三十四頁）

廣東起義前後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宣統三年閏六月十四日內閣總協理大臣寄兩廣總督張鳴岐上諭

內閣總理大臣協理大臣字寄兩廣總督張。宣統三年閏六月十四日奉上諭：都察院代遞，廣東京

官韓寅斗等以瓊州水陸交訐，戕官毒民等語呈一件，並條擬治匪辦法清單一件。廣東盜風素熾，亟宜嚴拿懲辦。著張鳴岐按照所呈各節，嚴飭所屬迅即查拏，認真究辦。所有單開治匪辦法，並著酌核辦理。原呈單均著鈔給閱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奕、臣那、臣徐。廷寄檔

宣統三年閏六月二十一日兩廣總督張鳴岐致內閣電

廣東自省城佛山兩次亂後，各屬土匪同時盪起。前經奏准酌添營隊大舉清鄉。數月以來，水陸營隊分投剿捕，殆無虛日。雖時有斬擒，而匪勢迄未少衰。加以革黨到處煽誘，亂民乘間竊發。聚衆抗捐，藉名毀搶之案，層見迭出。兵力僅有此數，既不能處處設防，祇能隨時因應。將士已疲於奔命，而地方仍日就危棘。各屬官紳士民皆以匪熾兵單迫切呼援，警電沓來，日不暇給。統計全省，除惠州廉州欽州略稱安靖，此外各屬無不匪蹤遍境，尤以高州韶州及廣州等爲甚。高州與廣州灣租界毗連，革黨倚爲窟穴，日與內地土匪勾結響應，紳民多半逆匪。現雖添派新軍兩營會同原有營隊，合力剿捕。迭據稟報，匪勢過盛，兵力仍虞單薄，地方岌岌可危。韶州則素爲會匪淵藪，不特民間大半拜會，即衙役勇丁亦多有入會。歷任文武但期苟安自了，隱忍不敢舉發。自省城亂後，一經蠢動，不可復遏。該府所屬各州縣，無不報有成股之匪四出竄擾。雖經陸續添派營隊馳往剿辦，能否得手，亦尙毫無把握。廣州則順德、香山、新會、新甯等縣，匪勢皆極盛。省城自從三月二十九日之變，謠言無日不有。五月間因粵路收歸國有，亂黨藉此煽動，幾釀巨變。居民驚心忪目，草木皆兵，十室九徙，廬市蕭索。經鳴岐督勵文武，聯絡紳商，勉爲鎮定。前月二十九日復於

香港進口輪船查獲炸彈等件。初三日香港又有革黨潛運炸彈失手碰發之事。人心更因之大震。又經鳴岐輕減騎從，親出巡視，示以安閒，數日之間，奔者漸定，走者復集。又以粵省精華全在商務，地方之安危與商務之盛衰關係至切。自經變亂，銀根大緊，貨物壅滯，市面既減，隱患愈深。正義由官設法維持，冀復市面，乃復有水師提督被匪炸傷之事。經此意外變故，風鶴之驚，皆成事實。人心將以何術而定，商務將以何術而復，真有不堪設想者。蓋粵省亂象醞釀已深，禍機四伏，偶觸即發，皆由數年來百事廢弛，官吏則日趨頹惰，民氣則日即囂張，致成今日燎原之勢。論目前兵力雖尙勉可支持，然已勢窮力絀。而事變之來，仍難逆料。一旦再有意外，即恐猝無以應。一隅之失，皆足牽動全局，潰裂愈甚，補救愈難。惟有仰懇天恩，准予再行添勇十營，約二千四百人，專備全省策應，始可緩急有恃，徐圖挽救。明知庫款奇絀，然事勢至此，不敢不據實上陳。務乞聖明力賜主持，不勝惶悚待命。抑更有請者：鳴岐自督粵以來，曾未數月，事會所值，禍變迭生，焦爛之餘，猶復冒死治事。原以受恩深重，冀爲國家保此危疆，事勢但有轉機，萬不敢張大其詞，上塵宵旰。是以數月以來，雖日在困頓之中，從未奏陳，致煩聖慮。乃百計經營，曾無效果，內則禍機四伏，外則羣盜縱橫。實由智慮短淺，才力竭蹶。論人臣致身之義，原不當以多難而生退阻之心。然若貽誤封疆，則糜軀亦不足以自贖。現當智盡能索之餘，自當援古人陳力就列之義。今日之粵，必有威望卓著，才力過人之重臣，使任疆寄，庶足拯其萬一。如鳴岐者，雖百倍亦無所補。合併據實陳明，請旨請另簡賢員，迅予接替，以保危疆，而全大局。並治鳴岐以不舉職之罪，以爲濫尸高位者戒。鳴岐在任一日，仍當盡一日之心力，勉資鎮懾，不敢稍涉畏避。乞代奏。鳴岐謹肅。效。

附 僚陳

故宮檔案館

宣統三年七月初六日給事中陳慶桂奏摺

給事中臣陳慶桂跪奏，爲廣東局勢危迫，民心驚惶，請特簡疆臣，設法維持，以冀閭閻而弭禍患，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維地方之治忽繫乎民心，民心之安危，視乎疆吏，疆吏得人則民心安，而地方自治。廣東本年三月二十九日革黨肇釁，閩境倉皇，數日之內，營勇四出，藉搜捕爲名，肆行搶掠。凡總督衙署、水師行臺鄰近街道，槍彈橫飛，行人裹足。嗣是之後，偵探時作危言，或云某日革黨起事，或云某處私藏炸藥。官民遷避，十室九空，幾無安堵之日。似此景象，實兆危機。

自禁賭議起，祇知籌款以彌補帑項，未先設法以安頓賭徒。粵省藉賭餬口者十餘萬人，一旦失此利權，革黨遂乘機以相煽惑，無不爲之効命。此可危者一也。

廣東財賦迥不如前，再經此變，富戶不能安居，商人亦多歇業，銀根短絀，市面蕭條，工作之徒無從謀食，流而爲匪，不可勝防。此可危者二也。

前歲新軍構亂，視防勇爲仇讐，日思報復。又新調廣西九營駐紮觀音山一帶。粵垣人煙稠密，有巡警，有防營，有新軍，又有客兵，聚於一隅，猝然生變，其禍較革黨爲烈。此可危者三也。

夫官吏者紳民所屬目也，地方有事必須從容鎮靜，衆志自安。乃滋事僅百數十人，官眷先逃，闔城紳民自必奔走恐後。且設兵所以衛民，而所調勇營環守督署，祇知自衛。布置乖方，難逃聖鑒。

督臣張鳴岐年壯才明，勤求吏治。惟資望較淺，遇事不免張皇，人心即易浮動。辦理四月之久，內亂卒不能平，若再勉強支持，萬一猝中奸謀，釀成大禍，既非保全之道，亦貽宵旰之憂。應請特簡疆臣，爲粵人所信服者妥爲辦理。藉其威望以資坐鎮，則亂黨可散，民心可安，地方自治矣。臣乞假回粵，目覩情形，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宣統三年七月初六日。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七月初九日御史溫肅奏摺

掌湖北道監察御史臣溫肅跪奏，爲廣東亂機四伏，宜急籌消弭善法，敬陳管見，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廣東自三月以後，逆黨雖被懲創，仍日思乘機肆擾。紳民紛紛遷徙，時懷大亂將至之心。臣適請假回籍，觀此情景，憂心如焚，密察詳詢，頗悉此中情狀。竊以逆黨受此大創，元氣既傷，一時諒無大舉。惟密布刺客以塞當事之心，勾結土匪以爲響應之勢，以演說煽惑愚民，以報紙淆亂輿論。務使市面搖動，人心疑阻，官兵彈壓防堵，疲於奔命，然後一齊竊發。其取勢頗遠，其蓄謀甚狡。倘廣東不靖，各行省亦將隨之，此非一隅之憂，乃大局之患。非往時土匪比也。督臣張鳴岐才

略素優，肆應是其所長。惟世變日新，防備之法亦加倍艱難，當邀聖明洞鑒。臣不揣愚陋，謹擬治粵辦法數條，敬爲皇上陳之：

一、免苛細雜捐。查逆黨演說，動以苛捐激動愚民。其實聖諭煌煌，三令五申，深以此爲厲禁。無如疆臣籌款計絀，喜其不勞而獲，遂輒犯之。不知此等款項，公家所得有限，經手人層層侵蝕，民怨所以愈深。應請再行剴切曉諭，責官吏以不能奉行之過，俾疲民無所藉口，則誤會者少矣。

一、嚴拿演說革命。近來逆黨分赴各屬，動以演說招人入黨，謂之播種子。雖有巡警官勇，亦伴爲弗聞而過。尙復成何體統乎？應請飭下各省，凡地方官及鄉紳見有此等匪類而不嚴行驅逐，即坐以縱庇之罪。倘匪徒抗拒，則格殺勿論。其刊售逆書及逆報者，亦同。蓋近來風氣，凡與此輩爲難者，時論必詆毀之。官吏苟存愛好之心，便不敢得罪時論。明係逆黨而美其名曰民黨。其被戮也，反爲之裝點粉飾，慷慨激昂，尊爲志士。順逆不明，天下安得而靖。此亟宜嚴禁者也。

一、維持市面。廣東銀根奇絀，專賴紙幣爲流通。前日藉爭鐵路爲詞，相率不用紙幣，亦逆黨煽之也。近日謠言未息，民間爭蓄現銀，商人不敢放手投資，市面已形奇窘。又每年屆七八月之際，凡放出之銀多於此時滿期，更異常震動。苟無大宗官款爲之轉輸，則市面傾倒，而官銀錢局亦倒。姦民乘之，誠有不堪設想者。應請飭度支部速行設法接濟，以救燃眉。顧廣東即以顧大局，倘不幸而用兵，則糜費更甚於此也。

一、舉行團練。近日地方因籌辦一切新政，羅掘殆遍。議員紳董多不得人，正派紳士不與鄉事，土匪所以日多也。應請飭令各屬，就地籌款，移不急之務以辦鄉團，採公正有夙望之紳士加以

委任。鄉團雖未必便能殺賊，但使正論稍伸，莠民便將斂迹。况通官民之情，聯守望之助，於事未嘗無濟也。

一、整頓緝捕。近日大舉清鄉，本屬正辦，而衆論反多訾議者，爲其紀律不明也。據六月間廣州清鄉總辦詳報，營勇下鄉搶掠正法者二人，管帶革職，衆詫爲僅見，則平日之縱弛可知。然其大弊猶不在此。以臣所目擊，如順德縣龍山捕賊一役，官勇甫拔隊而賊已潛知，從容逸去數小時，而官兵始至。則營中必有爲賊作偵探者。似此情形，安望其能緝獲。應請飭令速行整頓。恩信不可不結，而紀律不可不明，是在統兵者審度於其間也。

一、優懸賞格以購匪。查逆黨之結土匪，買兇手，皆啗以重利。而官勇獲匪，縱有賞賚，爲數亦微，宜不能得其死力也。應飭令各督撫將歷次供開之匪黨列名購緝，榜諸通衢，自千兩至萬兩十萬兩不等，或明拿，或暗斃，務使其足迹一涉內地，人人皆思甘心之，自然畏憚。再令人往海外離其黨羽，使自相荼毒。曉諭華僑宣布德意，斷其接濟。彼將窮蹙走死，尙何能爲患。此宜密令疆臣行之者也。

以上數條，以釜底抽薪之計，爲標本並治之謀，輒貢其縷縷愚誠，稍紓朝廷南顧之憂。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軍機處摺包檔

御史溫肅奏摺附片

再：將帥輯睦，斯能協力禦侮。兩廣總督張鳴岐，廣東水師提督李準，靖亂迅速，功誠可嘉。

惟數月以來，督臣與提臣意見殊多相左。其故由於逆黨圍攻督署時，李準部下統帶防營候補道吳宗禹乘勢搶掠，署內爲之一空。張鳴岐憤防營紀律之不嚴，事平之後將防營分隸廣州協副將黃培松統轄。李準驟被裁抑，心常抑鬱，意見遂生。其實吳宗禹、黃培松均非將材。吳以搶掠著聞。前年勦洗英德苦瓜村良民一案，輿論譁然。今年妄擊斃良澗村鄉人二名，賠卹千金。又藉捕匪爲名，肆掠龍山鄉良家數十，皆有案可稽。即李準對臣言，亦謂從前親軍數營皆親自訓練，邇來軍事倥偬，不訓練者已數年於茲。據其所言，何怪日久玩生，部將驕縱。至黃培松之爲人，亦非正大。前兩廣總督岑春煊因廣西軍費不能報銷，黃培松爲之增提賭規數十萬，藉以彌縫。在廣州協任內，倚劣弁佛山都司黃士平庇賭收規，經人指攻。又佛山鬧酒捐事起，該副將擁兵不救，致富民被損失數十萬。紳民皆怨之。此二人者若不去，則互相構煽，督臣與提臣嫌怨愈深，恐非地方之福。應請旨將廣東候補道吳宗禹、廣州協副將黃培松分別懲處。諭飭張鳴岐、李準戮力同心，顧全大局，勿生意見。廣東幸甚。謹附片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軍機處摺包權

宣統三年七月初九日資政院副總裁李家駒等奏摺

臣李家駒等跪奏，爲粵省兵擾民遷，局危事迫，籲請電飭粵督速籌挽救，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養兵所以衛民。廣東水陸防營共一百零四營，設備不爲不多，而新軍與巡警尙不在內。平日鎮撫地方並不得力。防營主客混雜，降盜亦多，故其騷擾地方特甚。本年三月，革黨起釁，亂匪無多。防營倉猝抵禦，特功驕縱，先將督署眷屬幕僚衣物搶掠一空，復以搜索革黨爲名，分往民

居，肆行劫擾。乃督臣張鳴岐寢而不究。一面奏調龍濟光統領桂軍八營駐紮廣州。此其布置，不無藉資牽制之意。惟以革黨百餘人肇亂，強半文弱，且多他省之人，言語不同，本易發覺。假使先事防維，何至坐聽其起事。乃徵調及於兩省，勞師至於萬衆，事後保獎員弁又將百十。民間輒以爲巨變將臨，極形洵懼。加以桂軍初次移駐，風土人情皆不相習，動形齟齬。本省防營因恃生驕，猜嫌日甚。而新軍巡警之與防營，亦復不相浹洽。四者同駐一隅，各懷意見。縱無匪徒起事，固已岌岌可虞。上年軍警交闕之變，可爲殷鑒。故人心皇皇，無論官民日謀遷徙，香港澳門等處皆患人滿，財產悉移寄洋行。近來，復聞防營桂軍屢次滋擾。督臣張鳴岐、提臣李準及司道等家屬紛紛離省，民益驚疑，以致遷者愈衆，十室九空。商業蕭條，金融停滯，較三月間擾亂情形尤甚。況省城駐兵如許，而目前復有匪徒狙擊提臣之舉，可見亂黨之視防營殆如無物。設再有外來革黨勾結大股匪徒而起，未知何以禦之。現又大舉清鄉，四出騷擾，良民受累甚多，人心日形解體。省城一有動搖，必至全局俱墮。督臣專恃搜戮以彌亂變，而不知民擾之適爲亂階；欲藉牽制以遏梟雄，而不悟兵多之反爲禍本。臣等念及桑梓，實爲寒心。惟有籲懇電旨飭下該督，迅速統籌全局，痛湔積弊，將恢復省城治安秩序辦法，奏明辦理，以安民業而遏亂源。並嚴飭李準、龍濟光等，約束所部，如再有滋擾情事，從重治罪。庶稍紓目前之禍。

抑臣等更有請者。國家編制軍鎮，雖以對外爲主義，而實兼有衛戍地方之責。粵省新軍，聞不日即將成鎮，而屯聚無所事事，一切皆倚任防營。防營既有積重難返之虞，新軍復有相形見絀之感，似非國家振勵戎行之道。擬請飭下軍諮府，先將廣東地方劃定衛戍區域，畀新軍以衛戍之責，令其

擇要駐紮。平時緝捕，不歸所屬，遇有大股匪徒嘯聚起事，即行相機剿辦。似此，一面練習軍事，一面綏靖地方。既可免防營逼處之猜嫌，又可堅民情信倚之基礎。似於軍政民政均有裨益。是否有當？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資政院副總裁內閣法制院院使臣李家駒，海軍副大臣海軍副都統臣譚學衡，宗人府府丞臣許秉琦，度支部左參議臣曾習經，郵傳部左參謀臣梁士詒，海軍部司長記名副都統海軍正參領臣曹汝英，海軍部司長海軍正參領臣伍光建，軍諮府廳長陸軍副參領臣馮耿光，翰林院撰文臣商衍鑾，翰林院秘書郎臣商衍瀛，京畿道監察御史臣麥秩嚴。軍機處摺包檔

資政院副總裁李家駒等奏摺附片

再：粵省盜賊素多，歷任疆臣亦曾以治盜爲務。然數十年來民生愈困，伏莽愈滋，盜卒不可得而治者，何也？由於向來治盜，以清鄉爲唯一之策。而所謂清鄉之法，又極慘酷離奇。名爲治盜，實則殃民。故頻年殺戮無算，糜費無算，卒莫收絲毫之效。而所最堪切齒者，莫如濫押紳耆，勒繳花紅一事。蓋每遇清鄉，營縣連檣列隊，徧地搜查。巨盜早已聞風遠颺。營縣利賊之逃，責令紳耆網交，不獲則誣以庇匪，拘押凌虐。紳耆無兵無餉，且虞報復，勢必無從網交，則聽其勒繳花紅，苟求脫累。花紅既繳，營縣侵吞挪用，遂不復以捕盜爲事，又顧而之他。甚或巨盜既逃，無所弋獲，因搜索鄉曲，妄拿良懦，鼠偷狗竊，嚴行拷訊，傳以就地正法之罪，以詭其清鄉之功。而兵勇所至，雞犬一空。鄉民不服，稍與爭執，輒加以拒捕之名，用大礮將全鄉轟洗，慘無人理。至平日

誤拿枉殺，以及索賄不遂羈押瘦斃者，不知凡幾。故人民之畏清鄉，尤甚於畏盜賊。此粵民所椎心泣血隱忍而無所控訴者也。粵省盜賊，夜聚曉散，密邇港澳，逃竄尤便，勢必不盤踞巢穴，株守待縛，清鄉營勇又不能久駐一隅，此搜彼竄，兵去匪還，永無捕獲之日，盜風因以愈熾。故歷辦清鄉，除濫押紳耆勒繳花紅外，別無所事。近日督臣亦稍知其弊，故拘押親屬及勒繳花紅，均經先後禁革。粵人以爲盜雖如故，然清鄉之禍幸得稍減，民困可以略蘇。

不料，本年地方不靖，一二劣弁劣紳欲復借清鄉名目以冒功歛財。督臣不察其奸，率行奏請舉辦。臣等比接家鄉親友函電，迭言此次清鄉，仍用舊法，委任非人，騷擾暴虐尤甚於前。民心皇皇，不可終日。營勇駐紮之區，相隔數里，盜賊劫掠如故。水師提督李準遣隊赴順德縣屬廿竹等處清鄉，縱勇劫掠至十餘家，並放開花礮數百響，轟擊龍山沙鏟鄉村。有張鳴岐批牘及廣州清鄉總辦江孔殷稟帖可證。此外縱勇搶掠之案尚多。又將奏明停止之花紅費，私易名目，改爲購綫費，勒令鄉人呈繳。致紳富紛紛逃避。蓋購綫暗查費用多少，莫可究詰，比花紅費尤便侵蝕也。又聞潮州府等處辦理清鄉，亦日以濫殺平民爲事，株連之況，慘不忍聞。現因流毒過深，省紳已籌設清鄉善後所。然病根不去，補救終難。等語。夫除暴所以安良。粵省近日民窮財盡，加以外來革黨迭次滋擾，地方良善久已困苦不堪。今復藉衛民之舉轉而殃民，民間退有匪徒之蹂躪，進有官軍之苛虐，勢不敵之爲盜不止。粵中盜賊將永無清息之日，即地方良善永無安枕之時。且省城近因兵賊交擾，居民業已十室九空。若各鄉復以畏清鄉之故相率流移，全局可立形瓦解。所關實非細故。夫刑亂用重，本暫時不得已之所爲。然必所行者確足安民，所辦者確爲盜賊，始能取濟一時。若徒殘民以逞，恐

非朝廷愛育黎元、綏靖地方之意。且尤虞爲亂黨及外人所藉口，禍患將無已時。應請嚴飭粵督迅速另行妥籌治盜辦法，並慎選委員辦理。凡劣紳劣弁聲名素惡，爲人指目者，概不得率行委用，以消隱患而順輿情。大局幸甚。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七月初九日內閣總協理大臣寄軍諮府陸軍部兩廣總督張鳴岐上諭

內閣總理大臣協理大臣字寄軍諮府、陸軍部、兩廣總督張。宣統三年七月初九日奉上諭：廣東京官李家駒等奏，粵省兵擾民遷，局危勢迫，請飭速籌補救一摺。據稱廣東防營主客混雜，騷擾地方特甚，新軍巡警又復不相浹洽，省城官民紛紛遷徙，十室九空，商業蕭條，金融停滯，大局岌岌可危；現復大舉清鄉，四出騷擾，人心愈形搖動等語。廣東地方緊要，人心不靖，似此肆行蹂躪，後患何堪設想。著張鳴岐迅即統籌全局，痛湔積弊，將恢復省城治安秩序辦法，奏明辦理。並分飭李準龍濟光等約束所部，如再有滋擾情事，從重治罪。至所稱先將廣東地方劃定衛戍區域俾新軍擇要駐紮一節。著該衙門議奏。又奏清鄉之法慘酷離奇，請飭迅速另行妥籌治盜辦法，並慎選委員辦理一片。著張鳴岐一併妥籌辦理，以安良善而靖地方。原摺片分別鈔給閱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奕、臣那、臣徐。廷寄檔

宣統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內閣總理奕劻等奏摺

內閣總理大臣和碩慶親王臣奕劻等跪奏，爲遵旨議奏，恭摺仰祈聖鑒事：

宣統三年閏六月二十二日奉旨：「張鳴岐電奏，廣東匪蹤徧境，岌岌可危，兵力仍虞單薄，請再添勇十營，專備全省策應等語。著內閣會議具奏。」等因。欽此。據原電內稱：廣東自省城佛山兩次亂後，各屬土匪同時蠶起，前經奏准酌添營隊，大舉清鄉。數月以來，水陸營隊分投剿捕，殆無虛日。而匪勢迄未少衰。兵力僅有此數，既不能處處設防，祇能隨時因應，將士已疲於奔命，而地方仍日就危棘。各屬官紳士民皆以匪熾兵單迫切呼援，而警電咨來日不暇給。高州則土匪革黨勾結響應，雖添派新軍兩營會同原有營隊合力剿撲，迭據稟報，匪勢過盛，兵力仍虞單薄。韶州則素爲會匪淵藪，自省城亂後，一經蠢動，不可復遏。該府所屬各州縣竟有成股股匪肆出竄擾，雖經陸續添派營隊馳往剿辦，能否得手，亦尙無把握。廣州各屬則匪勢極盛，目前兵力雖尙勉可支持，而事變之來仍難逆料。一隅之失皆足牽動全局。惟有仰懇天恩，准予再行添勇十營，約二千四百人，專備全省策應，等語。臣等正在遵擬辦法。復於七月十二日奉旨：「張鳴岐電奏，前因廣東匪蹤遍地，請添募巡防隊十營。近日高州匪勢益加猖獗，已先挑募三營，開赴高州，其餘各營亦陸續添募，懇准立案，等語。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臣等查陸軍部奏定巡防隊章程摺內聲明，此項章程乃一時權宜，總須新軍日增，舊營日減，方屬合宜。又陸軍部奏擬分年籌備事宜清單內開，宣統三年以次續行裁撤綠營，歸併防營，至宣統七年，綠營防營一律裁撤，改編陸軍。上年資政院亦經提議，裁減防綠營，騰節餉項，專供改練新軍之用。是各省巡防營隊祇宜漸議減裁，乃爲正當辦法。惟粵省匪蹤徧地，情形危迫，與尋常究有不同。目前兵力雖尙可勉強支持，仍非有游擊之師來往策應，不足以弭事變。自應略予變通，照准辦

理。但向來勇營招募，概不問其來歷資格，游民逃勇皆可涵迹其中，流弊至不可勝言。該省今既奏准添募巡防隊十營，務當按照前練兵處奏定招募陸軍格式，選擇土著、身家清白、體質合格、粗識文字者充補。毋任隱混，致滋弊端。且此項營隊本係專備策應，自與零星散處者不同，其訓練操法並可仿照新軍，以爲將來改編地步。庶於權宜變通之中，仍寓慎重戎政之意。至所需餉項，現值庫款支絀，該督臣前奏留龍濟光一軍，支餉已鉅，現又擬添十營，約計餉款，更需鉅數。應由該督臣通盤籌畫，騰挪勻撥，先其所急，俾資要需，而重軍實。

所有遵議緣由，謹恭摺具陳，伏祈皇上聖鑒。謹奏。

內閣總理大臣和碩慶親王臣奕劻，內閣協理大臣大學士臣那桐，內閣協理大臣大學士臣徐世昌，貝子銜奉恩鎮國公度支大臣臣載澤，陸軍大臣臣蔭昌。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八月初五日御史麥秩嚴奏摺

京畿道監察御史臣麥秩嚴跪奏，爲廣東革黨窺伺，請嚴治盜賊，以防勾結而靖地方，敬陳辦法，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廣東自三月以來，革黨肇釁，未逞厥志。聞其蓄謀甚狡，動以謠言煽惑，勾結土匪，倚爲聲援。當督署被焚時，順德樂從墟有匪徒千餘人進攻佛山，一敗而散。事定後，官兵四出撈捕。又在附城河南地方撈出炸彈洋槍甚多，皆書有土匪姓名爲記，證據顯然。夫革黨不過百十成羣，暗中布置。但得巡警嚴密偵探，便能發覺，不至成事。若各鄉盜匪，黨羽衆多，蔓延全境，一經聯合，爲

患更大。然則欲防革黨，在先清盜賊，必然而無疑者。現在大舉清鄉，各屬已陸續開辦。惟是廣東地方，水陸交錯。省城以北，萬山重疊，賊巢潛伏，秘密難知。其東西南三路，臨河濱海，港汊紛歧，盜賊出沒最爲便利。而清鄉營勇隨時移紮，不能常駐一隅，往往兵來賊散，兵去賊還。匪黨無從捕擊，鄉民徒受滋擾，非計之得也。

爲今之計，莫如多派兵勇，除酌留若干營防衛省城外，其餘調往各府州縣，擇多盜之區，適中之地，扼要駐紮，常川躡緝。至每段駐勇若干名，各按其地段之廣狹，盜匪之多寡，由該管官體察情形，妥籌辦理。但使賊蹤所可到之處，即兵力所常及之處。伏莽雖多，廓而清之不難矣。顧或謂省城防務吃緊，抽調則兵力難分，添募則餉需不足。不知粵省以治盜爲最急，即騰出別項經費以爲添募之資，亦事所難已。況現查廣東水陸防營共一百零四營，近復另招十營，此外新軍巡警爲數亦復不少，何患不敷分布。況以百餘人革黨，竟致勞師數萬，磨聚一處，不特虛糜餉項，抑且搖動人心，措置似爲失當。若以之抽調各屬，鄉閭既藉資緝捕，省垣亦可免驚惶，未始非一舉而兩得也。或又疑舊日綠營分駐，汛兵緝捕，未嘗得力，今仍用舊法，恐成效難期，此因噎廢食之論也。夫綠營之所以不得力者，不在乎布置之疏，而在乎將弁之庸劣，兵勇之寡少。近日盜賊繁多，比前尤甚。而營汛多已被裁。兵少賊多，勢固不敵。加以將弁意存推諉，功罪又復混淆，捕務廢弛固其宜矣。今明定賞罰以勵戎行，多招兵勇以厚勢力，責任既無所旁貸，調遣又無慮不敷。比之清鄉辦法東擊西竄，其成效必有遠出其上者。

方今時事日棘，災祲迭臻，歲饑民流，盜賊四起，中原大勢岌岌可虞。粵省扼水陸咽喉，爲東

南門戶，地勢險要，奸宄垂涎。幸前此革黨屢經失敗耳。然其中不乏梟桀之徒，邪謀仍復未已。若任其勾串土匪，必至羽翼衆盛，縱橫四出，南據嶺表，東擾閩中，西掠鬱梧，北連湘贛。長江一帶隳梟會匪從亂如歸，勢將潰決而不可收拾。況現在川禍未已，人心惶惶，乘此危機，連旗西向，其爲禍更有不堪設想者。大局所關，固非獨廣東一省之足憂也。語有之：「燄燄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塞，終爲江河。」自來盜賊之興，其始僅擾及閩閩，其後乃禍貽家國，關係實非淺鮮。相應請旨飭下兩廣督臣，督率各屬，抽調勁兵，分駐要地，多方購綫，常川緝拏，毋騷擾，毋枉縱，務使盜匪悉數弋獲，一律肅清。斯革黨孤立無援，勢將消滅。粵民幸甚，天下幸甚。

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八月初五日內閣總協理大臣寄兩廣總督張鳴岐上諭

內閣總理大臣協理大臣字寄兩廣總督張。宣統三年八月初五日奉上諭：御史麥秩嚴奏，廣東革黨窺伺，請嚴治盜賊，以防勾結一摺。著張鳴岐按照所奏各節，體察情形，酌派兵隊扼要分紮，嚴行緝捕，毋任勾結，以靖地方。並將辦理情形據實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臣奕、臣那、臣徐。廷寄檔

宣統三年九月初六日上諭

宣統三年九月初六日內閣奉上諭：張鳴岐電奏，新任廣州將軍鳳山由滬來粵，初四日辰刻登

岸，行至南門外，突有炸彈轟發，轟倒道旁民屋牆壁，鳳山所乘肩輿亦被摧壓，隨經將火撲滅，搜出鳳山屍身，懇恩賜卹，等語。廣州將軍鳳山，由京旗章京荐升副都統，訓練近畿各鎮，簡任荊州將軍，調補廣州將軍，宣力有年，克勤厥職。茲因赴任，甫經到粵，猝遭慘害，深堪憫惻。著加恩予諡，追贈太子少保銜，照將軍陣亡例從優議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靈柩回旗時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准其入城治喪，並著該旗將該將軍子嗣查明具奏，候旨施恩。欽此。臣奕、臣那、臣徐。軍機處現月權。

宣統三年十月十四日香港探電

李準仍在香港。軍機處電報權

宣統三年十月十六日廣東陸路提督秦炳直呈

具呈頭品頂戴廣東陸路提督秦炳直呈，爲黨禍披猖，紳商解體，戰雖屢勝，城未能守，謹請奏明事：

竊提督駐於廣東惠州，與香港水陸交通，更便於省。自革黨構變，最注意其地。因提督防堵周密，部伍整嚴，久未得逞。迨川鄂亂後，有黨首陳炯明、鄧鏗在港廣集徒衆，潛運軍火。九月十三日，廣集淡水墟，劫奪勇械。提督先據探報，已調兵備豫城守，至此乃益戒嚴。十五日，四路大股來犯。府城及歸善縣城，衆號數萬。提督調集之水陸各營僅二千人，不敷策應。因抽出勁旅，先禦最

悍之馬鞍一股，戰十數合，驅回蠻頭嶺外，傷斃以千計，並擒斬其先鋒將領蘇和。十七日，復拒之於大石橋，甫摧撼其前隊，即飛奔遁逃。實已塞其膽而奪其氣。曾將大致情形，電達兩廣總督張鳴岐請爲代奏在案。

不意另股圍攻博羅縣城，管帶何培清竭力守禦，苦戰一晝夜，縣令蔡國英與紳商開城迎入，兵遂潰而城陷。府城即歸善縣城紳商原通革黨，至是乃益合謀歡迎。提督正詞力拒，皆面從心違。十八日晡，歸城紳商竟有迎革軍以入，匪勢滋益浩大。提督比因府縣防兵均屬單簿，遂將縣防之勇調回府城欽守。十九日，一面飭營開礮轟擊歸城之匪，一面派隊扼截西江小河，堵匪來撲府城。傷斃無算。而城外洪兆麟一營忽然叛變。其餘城內外各營，雖軍心甚固，亦因省餉久未解到一錢，粒米皆不可得，殊亦饑不能振。總督張鳴岐所派援兵四營，復於中途逗留不進。適聞省城業已獨立，張鳴岐亦經離省。所部裨將見事無可爲，再四向提督痛哭相勸出城暫避。提督誓以死守。而紳商又於二十日黎明開府城合迎革軍。其炸彈敢死隊直抵提署，環列以伺。提督亟欲一死以報朝廷。乃革黨欲留提督任事，不惟不加戕害，轉益多方防護，無隙自裁。轉脫幾費苦心，昨始由粵抵滬。

既經久不得死所，因思苟延殘喘，暫歸湘潭原籍，一省八旬老母。自維才幹任重，正值瓦解土崩，力竭伎窮，辜恩溺職。惟有跽伏里門，以待朝命，從嚴治罪。不勝憤悲慙惶之至。

再管帶守備何培清，歸善縣人，忠勇素著，在博羅縣守城苦戰，爲匪鎗斃。幕友優附生何承鑫，湘潭縣人，學博品高，義理精熟，府城將陷自縊而殞。均堪憫惻。應懇天恩，優予卹典，以慰忠魂。統乞代爲奏明，請旨欽遵辦理。謹呈。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內閣寄開缺廣東陸路提督秦炳直電旨

奉旨：內閣代遞秦炳直呈稱，戰雖屢勝，城不能守，請從嚴治罪等語。廣東陸路提督秦炳直，素秉公忠，勤勞久著。此次變生意外，地方不守，原係咎有應得。惟該提督志向堅定，始終不渝，輾轉脫離，束身歸罪，尙屬情有可原。著開缺，加恩免其治罪。並著迅即來京，以備任使。至所稱管帶守備何培清在博羅縣守城苦戰中鎗身死，幕友優附生何承彝府城將陷自縊而殞，均屬忠義可嘉，著該衙門查例從優議卹。欽此。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調署廣東北海鎮總兵陸建章呈

廣東高州鎮總兵調署北海鎮總兵陸建章爲呈請事

竊職鎮於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蒙恩簡授廣東高州鎮總兵，二年三月到粵，奉前粵督憲袁檄調署北海鎮缺，兼統廉防五營，六月到廉任事。欽廉巡防原有二十營，向爲署欽廉道郭人漳兼統。此次撥出五營歸職鎮兼統，郭人漳因此頗存意見。職鎮以同寅協恭，極意聯絡。一面認真操防，整飭營規，嚴禁騷擾，商民大悅。郭人漳因忌生妬，更不浹洽。適張督憲到任，郭人漳揚言與督憲當日同在岑制軍幕中，極爲相契，分出防營不難歸回。果於本年八月間奉檄將職鎮所統五營分三營交楊尊任分統，歸郭節制。職鎮所留二營，其一營之管帶歐陽鴻亦係郭之私人，初尙服從，繼因有恃，頗形跋扈。只有第二十四營坐營尙能用命。職鎮當以事多棘手，即擬乞退。乃因警信頻傳，跡近規

避，未敢上陳。惟有黽勉從公，力圖補救，冀獲公安。

九月廣東宣告獨立，設軍政府，胡都督電信到廉，當會同府縣集紳會議，曉以大義，並告以欽廉軍隊合郭人漳所統尚有二十營，只須人心堅固，再辦團防，足與軍政府立對待地位，彼此各不相擾，足以保地方治安。倘彼有意來犯，而欽廉軍隊力足相抗，韋雖不勇，願爲前驅。廉人均合掌贊成，交口稱頌大清萬歲，廉州萬歲不置。人心大定。職鎮一面按照此意電復軍政府，並函商郭人漳，推誠布公，以期和衷共濟。孰料郭人漳悍然不顧，置之不答，以行政長官公然反背朝廷，自立爲大都督，來電稱廉欽軍政府，於九月二十四日成立，以楊尊任爲廉州軍政分府，府、直隸州、州縣、佐雜改爲二等、三等、四等行政官，征收稅銀雜項一律解繳欽州，以資薪餉及行政之用，限旬日儘數解繳一次。並責以保護外人的生命財產，云云。聞之駭異萬分，無可措手。職鎮忝爲武職大員，斷無服從僞令之理。若欲與之相抗，職鎮犧牲一身原不足惜，惟衆寡旣屬懸殊，人民能無波及，且更恐貽禍外人釀成交涉，獲戾更深。思維再四，只好潔身而退。當將九月分餉銀由縣墊發清楚，交楊尊任接帶。並將總兵關防札交中軍遊擊李廣學護理。職鎮即於二十六日離廉航海北上，待罪京門。

建章奉職無狀，咎無可辭，惟有瀝血陳情，自請嚴議。仰祈宮太保垂察，謹請據情代奏。臨顯不勝恐懼悚惶待命之至。職鎮建章謹呈。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旨

奉旨：內閣代遞，廣東高州鎮總兵陸建章呈稱，自請嚴議等語。該總兵不肯附和獨立，尙知大體，惟擅離職守，究屬不合。廣東高州鎮總兵陸建章著開缺聽候查辦。欽此。內閣總理大臣臣袁、署海軍大臣臣譚學衡。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初五日內閣總理袁世凱等奏摺

內閣總理大臣臣袁世凱等謹奏，爲奏聞請旨事：

據已故花翎記名提督廣東潮州鎮總兵趙國賢之子趙玉堂呈稱：伊父於本年八月間，因武漢革命軍起，恐有聞風響應之事，當即傳集兵民，曉以大義。至九月間，江浙閩等省起事，廣州旋亦失陷。突於十九日有黨首梁姓等率匪來潮。原欲決一死戰，而兵民紛紛降匪，立逼隨順，舉爲臨時都督。伊父誓死不允，全家遂被圍困。伊父聲言受國厚恩，未報萬一，猝遭奇變，無法挽回，惟有一死以報朝廷。至二十二日黎明自縊身死。呈請代奏，等語。

查該故員由行伍歷保花翎記名提督，補授廣東潮州鎮總兵，充宿衛營統領、陸軍第六鎮統制官。頻年訓練士卒，宿衛宮禁，頗著勤勞。宣統二年到潮州鎮總兵任。茲因城陷殉難，實屬忠烈可風。應如何從優賜卹以勵臣節之處，出自逾格恩施。再查該故員有子四人：趙玉堂年十四歲，趙安堂年八歲，趙肯堂年六歲，趙鶴堂年四歲，合併陳明。

所有據呈代奏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宣統三年十一月初五日內閣總理大臣臣袁世凱、陸軍大臣臣王士珍。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月□□日新授廣州將軍春祿呈

廣州將軍春祿謹呈，爲懇請內閣總理大臣代奏廣州失守請罪事：

竊維廣州自本年三月間突有警耗，變故環生。自武昌肇亂，各省響應，革黨之窺伺粵省者已非一日。職等雖嚴密籌防，藉平積怨，以期徐圖轉機而消禍患。職復蒙簡放廣州將軍，尙未接印任事，倏於九月十八日，省城紳商士民就諮議局開會決議舉行宣告獨立。該革黨兵力甚厚，本城駐防新軍兵勢甚單，以致變起倉猝，消弭無術。職不勝迫切待罪之至。懇請總理大臣據情代奏，伏乞鈞

鑒。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內閣收到 軍機處摺包檔

福建

福建光復

鄭魯

九月二十一日，福建光復。

自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後，各省有志革命之士，紛紛加入。福建最初加盟者，有林文等十餘人。迨取緝風潮發生，罷學歸國，乃於福州成立中國同盟會支部，創辦建言日報於城外梅塢嶺，是爲支部之機關。分遣黃光弼、林師肇、施明、許卓然往建安、莆田、泉州、廈門設立機關，擴充會務。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事先由同盟會本部召集黨員，赴粵首義。福建黨員，除由東京直接赴粵者外，並由吳適、劉元棟擔任招募連江、閩侯之有志並富膂力者四十餘人，率以赴港。是役結果，除黨員死難者外，其臨時招募之四十餘同志中，死難者亦十餘人。

滿清季世，國內革命風潮，亦漸湧起。福建內地，有志者曾秘密合組愛國社，其進行事業，分爲三部。連結會黨，預備實行，則以彭壽松主之；宣傳宗旨，結合青年，則以黃展雲所辦之侯官學校爲中心；聯絡社團，反抗秕政，以激發民氣，則以林斯琛等所辦之社會辦事處爲中心。又紀元前五年（丁未）清廷令各省編練新軍，並開辦武練學堂，養成軍事人才。當時福建軍隊，因自咸、同

時代左宗棠率兵入閩以來，所有官兵，類多湘籍；且以入哥老會者爲多，均富於排滿扶漢思想及冒險性質。時孫道仁奉命練兵福建，於紀元前四年（戊申），成立常備軍左右兩鎮。後二年，開辦講武堂，延日本士官學校第三期卒業之許崇智爲幫辦，兼總教習。許富於革命思想，年齡最輕，而天才開展，決心極快。既主持校務，遂於教授軍事學術之餘，灌輸各學生以革命思想及理論。又教授陶駿保等，亦於校中從事鼓吹，自是革命種子，遂廣漫播散於福建軍隊中。此實爲後來福建革命成功之主因。

紀元前一年（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失敗後，同盟會本部，改變方略，決於長江方面起事，並通令各省支部，積極籌備響應。福建支部接到通令後，乃由彭壽松另組機關於城內，專任介紹軍警人員加盟，定名爲福建軍警同盟會。運動各部目兵，漸及下級官長，以張祖漢、彭蔭祥主其事。時許崇智已就任清常備軍第二十協協統，因公晉京。迨返閩後，鑒於時機之迫切，乃召集各部高級軍官及未加入之下級軍官，一體加入同盟會，共同從事於革命倒滿之工作。時清總督松壽，將軍樸壽，均爲滿人。武昌事起，樸壽即將槍彈運入旗人街。旗人街且置巨砲，凡十三歲以上男子，給槍一挺，彈幾顆，女子給小刀一口，誓看革軍起，即與戰。九月十七日，謠言繁興。謂旗兵攻新軍；新軍多革命，爲旗人敵。是日午後，諮議局與民衆議決立新政府。十八日，致書松壽，求交回政權，並以四款要樸壽。（一）旗人全部服從新政府命令。（二）旗兵所有械彈，交新政府。（三）裁撤漢滿區域。（四）旗人俸祿，照舊發給。松壽以事勢至此，不能挽回，從之。樸壽獨曰不可。許崇智時任第二十協統，乃就革命軍總司令職，攻旗人。

時加盟革命之軍隊駐在省垣者，僅一旅左右，不及清將樸壽等所部之兵力。惟武漢舉義消息傳到，人心興奮，官兵敵愾之心甚強。事前分配任務，推定彭壽松爲同盟會會長，孫道仁爲都督，王麒爲司令，林肇民、許崇智爲參謀。至軍事佈置，因彭不知兵，孫等知兵而膽小，遂以全權付諸許崇智主持。當時佈置大略如下：（一）以蔣國斌一營駐北庫。該庫在福州城內屏山下，爲旗營火藥庫。時我軍各營子彈最缺，自蔣營駐後，日夜由各營官佐私取子彈。一日爲管庫員旗人某察覺，蔣氏即以威嚇手段，迫其加入同盟會，隨以金錢周其困乏，該員迄不敢舉發，各營子彈藉此補充。（二）以賀能斌砲兵營駐于山。于山亦在福州城內，對於旗兵駐所，及將軍都統總督各衙門，均能居高臨下，控制一切，爲最重要之砲兵陣地。革命發動後，敵人壘以重兵猛撲該山，均被擊退。敵因未能奪回該山，終至不支。（三）固結賀澤遠以挽回徐鏡清。當時清將樸壽等，以革命風聲日緊，電調其親信之延建巡防統領徐鏡清率帶一團入省，以厚兵力。該部抵洪山橋時，適爲九月十八日。許氏素知賀統帶澤遠與徐同鄉交厚，彼此所部官兵，又均是湘籍。遂親自請賀前往勸導徐加入革命。徐感於將軍樸壽等知遇，又迫於孫統制道仁與賀氏交情，且諗己部官兵，傾向革命，不得已涕泣允之。入城後，遂與革命軍一致動作，向敵攻擊。

初本定九月二十日，行總攻擊，不意未至期，已爲清將樸壽等所知。乃提前於十九日晨拂曉攻擊。雙方接戰，火力極猛，旗兵因生死關頭，抵抗甚力。許接旅長杜特電話，知戰況緊急，乃親赴于山陣地，激厲官兵，指揮猛攻。迨至是日下午，敵漸不支。未幾，遂豎白旗表示降服，松壽自殺。二十日晨，旗人去白旗，行反攻，占井樓門，許率軍與再戰，敗之。樸壽陣亡，清都統勝恩被

擒。旗兵繳械降，大局定。福州全城遂入革命軍之手。當由各軍公推孫道仁爲大都督，許崇智爲福建海陸軍總司令。孫於二十一日就任，傳檄各府州縣駐軍，尅日反正。駐軍聞風響應，不旬日而全省完全光復。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許氏奉委爲陸軍第十四師師長。就職後，以北伐自任，極力主張即日進行。而彭壽松等，志在苟安，不以爲然。卒因許一再力爭，彭等無以難，議始定。乃於一月間雨雪載塗之際，許以福建北伐軍總司令名義，率師北上，由上海以至煙台。正揮戈北指間，適南北和議告成，遂奉命班師返閩。

（節錄增訂版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三篇光復之役中之一節）

福建光復記

郭孝成

自湖北起義後，閩省將軍樸壽，對於該省新軍，加意防範。藥庫子彈，悉行搬入旗界。凡十三歲以上男子，均發給洋槍一桿，子彈三百顆；婦女則發給小刀一柄，以備與漢兵決戰。且於旗界內安放大砲，埋伏地雷，宣言必致全城漢民同歸於盡。居民聞之，無不皇皇，均遷徙城外。九月十七日，復喧傳旗兵將圍攻第十鎮統制孫道仁公館，搶奪陸軍小學堂軍械，焚燒各處居民，謠言四起，人民益恐怖異常。是日下午諮議局開會，先由副議長劉崇佑具案提出，反復討論，全體一致，始行議決，所有福建之政務，此後由新政府施行。

九月十八日照會閩前清督松壽，要求一切政務悉歸新政府。一面對清將軍樸壽提出四件，求其

承認：（一）所有滿人宜服從新政府之命令。（二）旗軍宜將所有軍械火藥，繳出新政府。（三）此後漢滿宜不分區別。（四）滿人之俸祿，仍照舊支給。松壽樸壽接照會，即開會議。松壽知勢不可挽，已有意允其要求。惟樸壽固執不聽，反令其部下捷勝軍整頓戰備。斯時民軍尙望和平了結，極力向樸壽勸勉，樸壽仍堅持不悟，民軍遂亦整理戰械。是夜始演出流血之慘狀。

九月十八夜，民軍推二十協統領許崇智爲總司令官。當起事之先，旗人知勢已迫，將附近旗地之漢族，多處放火，沿燒居民，以爲彼此俱亡之慘劇。放火之方法，係用撲滿將火藥裝滿，外用洋油所浸之棉花插入，並用洋油安入水龍向外噴發，故火勢甚烈。毗連旗界之地點，如津門樓、鼇峯坊、軍門前、鐵打巷、河漕等處，均被其禍。民軍益抱不平，出師督戰。幸民軍所至，勢若發蒙，旗兵約二百人，又向于山搶奪大砲，及佔據其地，以圖制勝。民軍前隊被轟斃者二三十人，而後隊奮勇冒死繼進，旗兵死者以百計，旗兵退。

九月十九夜遂高懸白旗，乞和於民軍。滿總督松壽自盡。詎二十日早旗兵百餘人向漢界攻擊，圖佔奪井樓門之大樓，幸民軍有備，始相率來降。滿將軍樸壽被殺，都統勝恩被擒，旗兵軍械，始悉數繳出。所有俘虜，我軍仍以文明對待，拘留數時，即遣歸家。並給洋銀一元，米一斗，爲安家之用，且許以每日酌給糧食。至負傷各旗兵，均由赤十字會昇入醫院療治。其死亡者亦復分別掩埋，以示寬大。被擒之清吏，亦派人護送出境。由是人心稍定。城內商民，一時白旗遍懸戶外。遂公舉新軍統領孫道仁爲大都督。二十一日，戰勝軍由南臺排列慶祝大戰勝旗十數對，衣服上遍插菊花，整隊入城。至半路，遇長門徵兵，兩軍相映，極形壯勇。市上人民，歡聲雷動，拍掌公祝，極

一時之盛。孫都督遍貼示諭，一面致謝各團體犒師之勞，一面維持市面之秩序。略謂本都督十九日起義弔民伐罪，光復漢土，用兵之際，幸賴各團體同心協力，箝食犒師，深紉公誼。當茲大局已定，用特鳴謝至情，並以告慰。又以整理伊始，而各商戶畏懼紛擾，遠避未回，於商務民生，實有妨害。此實妄自驚疑之過。自示之後，爾等務宜一律行用錢票，切勿懷疑，自致擾亂。本政府以超救同胞爲目的，斷不至損害人民權利。

省垣既已大定，孫都督以閩省全屬同苦滿政，非亟行馳文勸導，難免無一二無識之徒，橫生梗議。遂特行文佈告，俾得速行反正，早脫專制之藩籬，同享共和之幸福。其佈告略云：「我福建伯叔兄弟，受滿洲之殘虐，於今二百餘年矣。縱虎狼之官吏，以掠我貲財；定苛細之法律，以殘我身命；朘削民財，僞行新政，天下騷動，人無以聊生。本都督奉中華民國軍政府之命，倡舉義旗，救民於水火，不及三日，望風歸順。本都督德薄能淺，其何以堪。惟有革除弊政，啓導新機，以副我同胞伯叔兄弟之仰望而已。自今日始，如釐金及宣統二年前舊欠錢糧，均予悉數豁免，雜捐亦擬陸續議除。本都督所希望者，惟留地丁錢糧鹽課關稅四項，以期減民擔負。滿州政府所設審判（按審判二字中華民國史料引作官制）制度，另行改正。民間訴訟暫時仍由地方長官管理。凡百政事，有益於民者，當次第實行，力祛因循粉飾之弊。嗚呼！我同胞伯叔兄弟，尙其振爾精神，新爾道德，究當今之大勢，求知識於世界，以作共和政治之準備，植我中華民國無疆之基，則本都督所深望也。」此文通行後，各屬望風歸順，旬日之間，閩省又大定矣。

附錄 福建之外交文件

照會領袖領事查照，確守中立。並乞承認本軍隊爲戰鬥團，轉達在閩之各國領事，請其一律辦理，並懇賜覆。

照會領袖領事，通飭各府州縣教士，及游歷人士，即日返省，暫就倉前山居住，以便保護。並通知在閩各國領事，一體知照辦理。

照會領袖領事，所有閩口新常各海關，應暫由本都督府監督，並飭行稅務司割稿照送，轉知閩口各國領事，請其一體查照。

照會英美法日荷各國領事官，現已組織臨時省政府，按部派員分理，請煩查照。

照會領袖領事，爲本都督已按部派員分理，外交部長劄任陳龍光，副部長劄任林長民，所有應負責任，及其他關係事件，概歸外交部長副部長辦理，請煩查照。並希移照駐紮福州各國領事，一律辦理。

照會英領，應將教堂公產住址并物件賠償，詳細造冊，極少須繕三分存案。并明白指示，來文所叙住屋一事，係何條約所允許，即日照覆到府，以便飭屬一體保護。（中國革命紀事本末）

汀江流域革命史

太平洋報

汀江流域，上自長汀，下至大埔，各邑之地勢人情，風俗語言，大概相同，關係最爲密切。自

丁未以後，有同盟會員張俞人、郭守毅、林菊秋、林諤厂、丘巨川、丘星五、賴子齡、涂演凡、蘇星鑾、郭震珊、何季武、張蔚然、丘澄星諸君在該處極力運動，與粵部機關聯絡一致，共圖大舉。繼見各次首義，多以勢孤無援，一蹶遂難復振，非處處響應不爲功，乃變計而謀就地布置，以圖響應。去歲六月遂借體育之名，開一軍事研究所於杭永之間，復設一鄉團模範社于大埔，以爲辦事機關，以養成軍事之人材，而求進行之一致。並籌編設鄉團以習兵事，以待時響應，光復汀江流域爲目的。及武漢事起，即集同志編練成軍（多數爲體育研究所及鄉團模範教練所畢業者），於九月末分赴潮汕大埔永定上杭等處，陸續光復。義旗所指，萬衆歡迎。當未光復以前，土匪到處嘯聚，咸思暴動。及民軍抵□抗（按當作上杭），捕斬匪首溫開元等之後，各處土匪遂皆聞風解散，地方以安，紳商百姓爭以酒肉犒師。時因汀州有朱守□鎮，俱爲旗人，仇漢行爲素所昭著，擬即北上掃□以清嶺表，且□汀而贛並可以出長江而援武漢。適報汀州□死鎮逃，地方無主，樊匪竄入，（樊名彪，本舊裁勇，在汀杭峯市各地作堂子班主多年。此次事起，遂假冒民軍，到上杭武平各邑，騙取槍砲，搜劫財物，大擾治安，無人不知其劣迹者。）亂勢洶洶，糜爛在即。該處自治公所紳乃商同駐汀機關支部特派代表到機關本部請派民軍赴汀鎮壓。當時民軍愈（按當作愈）以舉義響應，本思驅胡虜而保公安，脫有秩序混亂，必致糜爛地方；或且釀成外交問題，更爲民國之累；遂應其請而分軍赴汀。詎意到汀之後，樊匪竟誘結防勇及各地匪徒，思與民軍抵抗，民軍中派差遣員涂弼垣敢死隊長賴涼廣二君前往匪營演說，招令附降。豈該匪遽殺二君而襲圍民軍營。時因匪數驟增，防營皆爲所用，民軍衆寡不敵。又以司令李長忠調度失宜，竟被圍困於永定公所中。民軍死力拒戰，四日

後，江振華等督率極力，自舊曆十月十四日至十七日，糧盡彈乏援絕，滴水不可得，乃突圍而出，是（？）駐上杭大埔各地。計是役民軍陣亡者凡四十六人。自十四日以後，樊匪公然懸賞斬獲剪辮革軍一人者，給銀五十元，故凡剪髮粵商，多被枉殺；本地紳學各界之剪髮者多走避數百里外。民黨被殺者如涂賴二君及軍需長郭君震珊，汀州民政長劉君藹士，華僑炸彈隊張君準等，皆被支解而食其心及其頭血（截掛人頭於轅門，每匪過必吮其血云），備極野蠻。有德國教士數人，目睹慘狀，倉皇走避，極爲危險。自後汀城商富被樊匪搜劫迨盡，秩序大亂，各處土匪見民軍敗而無援，亦遂輕視民軍，故復有十月二十八日杭城之變。上杭城內風氣本最閉塞，又有多數劣紳把持其間，凡自治教育商會諸新□，皆爭盤踞其中以攬權漁利，敲詐商民；凡開花捐包賭博等□地方以肥私囊之事，無所不至。民軍到杭後，悉除所有弊□，諸劣紳權勢一時頓失；而嚴申賭禁，尤爲諸劣紳賭徒所深嫉。時因臨時民政長徐演凡，參謀□鴻逵相繼辭職，遂集城鄉紳耆代表於十月廿八日到城會議，行正式選舉。諸劣紳恐民黨協同各鄉紳耆組織鞏固完善政治機關，則彼輩之權勢永失，遂激成政治革命之反動力，串同積匪土棍賭徒人等，僞造一謠，謂民軍將徇義倉而食積穀（因民軍欲破商民之請，提十二石充公之米以爲軍食，劣紳不肯，遂借此造謠。），以鼓動無知愚民。竟聚衆千人奪守城軍械，殺散各門民軍，誘殺司令長童國珍，復率衆圍營，焚會議場，劫財政處。民軍因禍起蕭牆，變出意外，倉皇無主，不得不開槍拒敵冲出，而西門又來大股匪徒截殺，在杭民軍，遂全覆沒。計是役民軍司令童國珍，列長丘景福丘師柳，收支員丘鳳鏞，敢死隊長高啓棠等被殺者凡四十七人，被捕者又六十二人。一時秩序大亂，凡剪髮者多被殘殺，商富謝萬萬等各家均被毀搶，高等

小學亦被焚燬。官紳各界前經民軍到時強迫剪髮者，至是乃各戴假辮，前清□□復集三班六房，排衙點卯，以示克復之意。並徧張告示，指民軍爲土匪，懸賞購拿。（其捕獲之民軍，則出示勒贖，每人千數百元至數十元不等，最少者亦須二元）。四鄉人□均謂此次民軍起義，力保治安，毫未擾亂。乃官紳如此殘殺，慘無人理，大動公憤。特開追悼大會，組織四鄉自治總公所於白茆附設高等小學，公舉代表詣省陳訴。後有福州都督派往安撫之民管帶到場捕拿匪首鄭傳出及黃莫郭等四人，將鄭正法，並令杭城諸劣紳賠銀一萬五千元，以撫卹死義之民軍。並建專祠，充□修墓。集官紳學商各界復開追悼大會。惟龔僞令對於民黨尙存極大惡感，竟派員圍自治總局，毀公學校，捕局董董表楷之子，復起釁端，事尙未了。統計汀江流域一軍，一敗於涂（按當作汀）州，再敗於上杭，皆以勢力太孤，又以所辦軍械阻隔不到，籌足款項爲資本家所耽擱之故。致燼餘軍隊，僅得歸併潮汕及廣東北伐軍，革命之流血亦慘矣哉。

（見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二、十三、十六日太平洋報）

福建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宣統三年九月二十七日福建漳州道何成浩等致內閣電

京內閣鈞鑒：福州二十日失。漳州二十晚被逼暫避。道印帶，廳印存典簿所。因電報不通，由香港轉發。漳州道何成浩、廳丞梁冠澄稟。軍機處電報稿

蒙古

蒙古獨立記

郭孝成

庫倫地勢，實包有買賣城一帶，北蒙喀爾喀之首都也。距俄界恰克圖，只三百俄里。四面山巒，形如窪釜，界於圖拉河塞爾必川兩流域之中心，可以四通八達。境內共分三區域：（一）寺領區，大喇嘛所居之地也。（二）喇嘛區，僧教所居之地。（三）買賣城，與圖拉河岸相隔三里許，平原南北有十三俄里，東西三十餘俄里，平曠無際，地質膏腴。居民喇嘛一萬五六千人，蒙古人與歐洲人共有一萬四五百人，俄人居此五百餘人，設有領事館教堂醫院學校，經營此地，不遺餘力。俄人在北滿洲之勢力，受日本牽制，遂一變方針，注意於蒙古新疆，由恰克圖經買賣城直達庫倫，開闢大道，通行無礙。並經營固爾札喀什俄爾迺化塔爾巴哈臺等處，大市街置領事館，俄國民居，總有數萬餘人，與中國競爭，著著得勢。庫倫大喇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全蒙之教長也，爲蒙古諸王之盟主，其威權實凌駕將軍及辦事大臣之上。清理藩部對於蒙古問題，既無正當之處置，三多對於蒙古，又純以壓制爲政策，喇嘛遂生獨立之心，欲脫離中國羈絆。杭達親王與三音諾汗那木薩公二人，密謀獨立，聯合喀爾喀四部落爲一小聯邦，舉杭達親王爲代表，赴俄國密訂協約，懇乞保

護，遂於十月十二日，逐三多出境，宣告獨立。

客有自庫倫歸者云：三多自到庫以來，辦事極其昏謬，惟招權納賄，具特別能力。且與諸活佛極端反對，諸活佛銜之入骨。今年七月間，與活佛大起風潮，三多又用極野蠻手段鎮壓之，而活佛獨立之思想，遂漸發生。至十月十二日，活佛又親至三多署內，謂之曰：「現在中國內地，紛紛獨立，國勢孤危，恐難保衛外藩，庫倫莫如先行獨立，公以爲何如？」三多當時聞活佛之言，既無駁詰之辭，又無安撫之語，默然者久之。待活佛甫告辭出署，三多立時敦促家人，收拾署內財物，裝置數箱，並將原賣金砂稅之俄國鈔票六十餘萬，一併卷入私囊，帶同平日最寵信之私人蘇都哩及家眷等，同逃至俄領事署內。三多既逃，庫倫全市，立時大亂。活佛見三多已逃，始宣布獨立，派蒙兵赴各衙署及各官住所驅逐所有官員，衆官員亦均逃至俄領事署，俄領事拒而不納。至十四日，三多見蒙人無加害之意，始由領事館雇車數輛，逃至恰克圖。恰克圖署任章京見三多至，再三挽留，不令其去，三多堅執不從，遂乘俄國火車，逃歸至奉天，旋又潛逃至津。恐清政府之加罪也，不敢至京，先遣蘇都哩挾巨資進京，運動達壽及袁內閣幕府諸人，希圖免罪。而彼得坐擁六十餘萬俄國鈔票，退歸作富家翁云。

茲錄庫倫獨立後告示一通，亦可知其獨立之真相。

喀爾喀庫倫地方暫行總理一切事宜盟長鎮國公祭署盟長那王棍郡王車公爵那參贊貝子棍達喇嘛車，爲出示曉諭事：查有清國駐劄庫倫滿漢大臣官員等，擅自謬法，擾害地方，甚之大爲藐視佛教，是以將該大臣官員兵丁，逐令回籍。本喀爾喀蒙古擬定自行立國，其庫倫及買賣城衆商民，自

與蒙衆和平交易，甚屬有益。現在該滿漢大臣官員等，起程回籍時，仍恐衆商民人等，心生疑懼，不能互相貿易，致失利益，所以未經商辦政務編定法律之前，自應保護商家。今本王公等揀派熟悉公事通曉漢文之蒙員等，分往庫倫及買賣城地方，專司保護商民事宜，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衆商民人等一體知悉，務當各安本分，守業照常，安靜貿易。自示之後，倘有無知人民，不守本分，膽敢滋生事端，即嚴拿按本國例從重懲處，毋違，切切。特示。

蒙古自宣告獨立後，各部落因權位問題，大起紛爭。嗣經外人調停，外蒙古東北部西北部東南部，分而爲三大王國，東北部推戴達賴活佛爲國王，西北部推戴客汗高度活佛爲國王，東南部附近烏里亞蘇臺之楚都科部落，已舉與達賴最有密切關係之禪尼司勒王爲國王。又該處因政治風潮劇烈，土人昧于時勢，一般富紳大賈，深恐危害及其財產，率多遷避庫倫俄國界內，或將金銀蓄藏於外國銀行，小民生活，因金融梗塞之故，益形困難。加之活佛所派各路軍事長官，半係向來擾害地方之巨盜，故生活上安寧，早已蕩然。

活佛自獨立後，庫倫情形，甚爲紛亂。活佛及駐庫之各蒙王，意見不一，各有主張。有主張獨立，而以俄人爲後援者；有主張仍勸活佛尊戴清室者。其意以蒙古若受俄國保護，將來必至主權盡失，而活佛之意，則擬實行獨立，並以自己失明，將來可將君位傳之於子，故兩派均不贊成。主張尊戴清室之綑楚克車林，活佛已不認其爲蒙古大臣，所有一切公務，暫歸勸活佛獨立之杭達親王辦理。其旅居北京之子爵培鈺，及此次赴蒙之多郡王，與清參贊大臣及綑貝子等，則均致書勸蒙旗舉兵勤王，以推戴清國云。

庫倫既已獨立，活佛遂派大股蒙古暴民，侵襲海拉爾，向呼倫道要求，於二日內將該城讓出。並向駐紮該城之俄國官吏，預告砲攻該城，請速撤退。至十月二十六日，果侵入城中，遂佔據之。城中清兵，以力單未能抵禦，呼倫道及其餘官吏，均避入俄國租界內。聞該蒙人係由庫倫活佛所調遣者，約計八百人，佔城後即先放獄囚，一時商店閉歇，郵政停辦。

呼倫道黃士福，初傳避匿俄車站佔用地，後知仍在交涉局避難。呼倫廳翟文選自失城後，即時赴車站，以羌洋一千五百元包專車二輛，用頭號火車頭載之南遁。

呼倫貝爾城被蒙軍佔據後，各衙署局所，推選卸任旗員程疙耳答爲總管，以被撤之蒙旗股長榮殿卿爲副總管，前充視學員之程潤澤爲外交員，城內駐蒙兵三百名，城外駐一百餘名。

自庫倫獨立後，蒙回各部影響所及，人心思動，頗有岌岌可危之勢，於是內外蒙古及新疆回部各王公，擬出維持蒙藏意見書，呈遞清內閣。略謂此次庫倫獨立，並非違抗朝廷，實因各處辦事大臣，皆以陞官貪財爲目的，到任後種種劣迹，不堪筆述。理藩部亦通同作弊，毫無整頓之策。現在人心思動，若不亟圖整頓，將繼庫倫而起，甚爲可危。條陳甚長，袁內閣頗爲贊成，即交理藩部查照施行。呈遞時內蒙古署名者十一人，由阿穆爾靈圭領銜，外蒙古署名者十二人，由岡達多爾濟領銜，回部尚有若干人云。

蒙古王公忱於外界之風潮，鑒於大衆之趨勢，深知今後蒙古，非合滿漢蒙藏，建設一共和大國，不足以圖存，遂由那王喀喇沁王博公等數十人，發起一蒙古同鄉聯合會。其表面雖以保存黃教爲名，而其內容，實聯絡內外蒙古百數十旗，對於共和政體，爲一致之結合。蓋深知共和成立，人

人對於國家，有應盡之義務，即人人對於國家，有應享之權利，決不欲以建設偉績，讓他人猛着先鞭，致將來所享權利，或致稍形軒輊。茲會之設，其識見誠超出尋常萬萬，外間盛傳蒙古各王，力主保存君主，未爲盡確，蓋係少數人受滿族之煽惑也。

當蒙古同鄉聯合會成合時，即已電致伍秩庸代表，茲將伍代表覆電錄下：

內蒙古六盟四十九旗圖什圖王達爾汗王卓里克圖王等外蒙古喀爾喀四部落八十六旗圖什業圖汗車臣什札薩克圖汗三音諾彥王等均鑒：來電敬悉。軍民起義之目的，欲合漢滿蒙回藏，爲一大共和國，此舉並非爲漢人之自私自利起見，乃欲與滿蒙回藏，同脫專制奴僕之苦，而享共和兄弟之樂，此與滿人大有利益。即如今日滿人不能貿易自由等弊，將來民國，何致有此制度。至於蒙古，若能除去苛政，同享平權，其爲利益，更不待言。故共和者，非僅漢人之利，漢滿蒙回藏所同利也。今諸王公何以於專制之滿清，尙思擁戴，於共和之民國，反不贊同，此誠本代表所未喻。頗聞京中有人佈散流言，謂民軍所持民族主義，至爲狹隘，想諸王公聞之，致生疑慮，故有此言。若以本代表所聞，民國成立，漢滿蒙回藏一律平等，確無疑義。其滿蒙回藏原有之王公爵俸及旗丁口糧等，必爲謀相當之位置，決不使稍有向隅。且國民平權，將來之大總統，漢滿蒙回藏人，皆得被舉，政治上之權利，決無偏畸。此皆本代表所敢爲諸王公明告者，幸同扶人道，同衛中國，毋惑浮言，自相疑貳，是所深望。民國議和全權代表伍廷芳。鑒。

（中國革命紀事本末）

蒙古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宣統三年十月初八日庫倫辦事大臣三多致內閣電

蒙人識淺，聞謠易驚。請飭在京蒙王公發電宣慰，保安衆心。多叩，庚。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一日兼署察哈爾都統黃懋澄致內閣電

頃據庫倫楊管帶電稱：庫獨立，兩營拔回。振烈，眞，等因。懋澄，軫。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二日駐京庫倫文報局呈庫倫辦事大臣三多電

密探，杭達隱佛處歌乞退，未允，蒙調兵，俄助械，擬效自立。恐口舌無功。即設法密陳閣，立罷斥，派蒙大臣兼署，或可挽救。至急。庚，多。

庚電諒轉陳。事機急迫，非外交難挽回，已與俄領密商保治安，伊允向蒙古阻調兵。明日再邀各王公面談，如何？續電。速代稟。多。

庚青兩電諒轉陳。國是如此，謀益狡，革黨到，俄蒙合，外交難恃，留益招忌。請速簡綳大臣掌印，即可紓眉急。遲恐官電不通。印房諸員已紛請假，以後文件寄印房，勿附函。蒸，多。軍機

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二日庫倫電報局員呈郵傳部電

庫倫活佛定十三日獨立，掌印大臣等帶印進口，金廠閒人數逾兩萬，市面大慌。電局界官商之間，蒙人尚未過問。且到處搶劫，脚力大昂，欲歸亦苦無路，祇得暫時支持。恆稟。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三日庫倫華商致內閣資政院外務部農工商部電

庫倫活佛督衆宣告獨立，竟將國家所簡放庫恰官員驅逐回籍。現在情形，既無官員統率彈壓，商民無主，大相驚異。已電求活佛，飭蒙衆保護。尤恐不足懾服，致貽奇禍。實屬岌岌危險。公舉電局委員顧保恆爲總理，藉資保護。第該員聲稱，職微望淺，不諳公法，祇能暫時照料。務乞政府速派幹練大員，來庫保護。並求就近照會駐京俄使，轉飭駐庫俄領事，暨直接電致活佛，飭即保護華商生命財產，是爲至要。切懇切禱，求速電示遵。衆華商民公叩。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三日直隸總督陳夔龍致內閣電

據宣化黃鎮電稱：派駐庫倫之楊管帶振烈真電稟，庫獨立，全營撤回，等語。特聞。龍，元。

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六日直隸總督陳夔龍致內閣外務部理藩部電

接察哈爾黃署都統電，據庫倫楊管帶電稱：「庫獨立，欽憲已走，俄干預蒙，逼營交械，事急，求電示，」等語。除電令轉電楊管帶速拔全營離庫外。特此奉聞，即望卓籌。龍，諫。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月十六日庫倫電局委員顧保恆致軍諮府郵傳部電

三大臣於十四日被逼起程，由恰入都。現在市面時有搶奪，有俄兵百餘名晝夜巡查，不致大亂。庫恰商民數逾十萬，張皇無措，公舉委員爲商界總董，聯絡衆情，籌資保護。委員會各商董，分謁盟長等，均不見。青東營子、西庫倫各派蒙員二人，恰克圖蒙員一人，蒙兵五十名，以保護商界爲詞，委員等均未承認。屢開談判，詰以如何保護商衆，則茫無以對。並聞活佛獨立，西盟暨商卓特巴多未畫押。活佛左右尙無一辦筆墨之人，豈是俱係口傳。此時各國如未承認活佛獨立，請轉達政府，先與俄國開議，保護市面，事後酬謝；此外，無論何事，不得干預。定議之後，請派大員來庫招撫，並宣布酌帶兵隊，接替俄兵，彈壓市面。如果蒙衆恐惶，准以後之事頗有希望。至蒙古雖有調兵四千之說，蒙地徵兵，千難萬難，餉尤難集。傳聞活佛略有積蓄，然不過數百萬兩，除此一項，即欲湊十萬金，亦非易事；且雖却商人，更苦無從籌畫。此等烏合之衆，十不及華兵之一，不足慮也。竝恐外人暗中助力，則非愚慮所及，須由政府大展蓋籌也。委員年老才疏，不堪大事，祇可暫時照料。目下，塞地無處尋覓幫手，事無巨細，必須躬親，精力、力苦不給。如政府派員來庫，但有所知，無不忠告。各項公事中，更不可提及委員姓名，恐遭外人疑忌，奪取電局也。再塞地各局，蒙人尙未議及，已於會議保商事，便請行文各旗，凡屬華人，嚴禁蒙民騷擾，合並申明。

顧保恆，叩。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九日德華報

自北京至庫倫暨自庫倫至伊爾庫次克之電綫，因蒙古電綫被毀，現均不通。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察哈爾都統黃懋澄由張家口發電

庫倫電新通，當電詢近狀。據楊營官振烈來電，業已逼交，頃復逼降，全營誓死不從，等語。應如何復電？請示遵。懋澄叩，漾印。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庫倫電局發電

貴一千四百三十九號官電前已照送，活佛因此疑其通內，與商卓特巴均已罷職，現不問事，送電不收，報存局。庫叩。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庫倫商會顧保恆等致外務部電

蒙古獨立，現無端緒。刻雖尙安，奈拾刦頻仍，謠言四起，庫倫無兵，所以衆華商民異常驚懼。懇請咨會駐京俄領事轉飭庫俄領事。念在銷（？）無論如何爲難，酌籌現款，暫救危急。是爲切要。庫會顧保恆、衆商覆。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初一日駐俄公使陸徵祥致外務部電

探聞呼圖克圖擬本月初十日稱王，並有陳請事件，屆時派人來俄。惟俄已預拒，並告以派人亦無益云。祥，東。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初一日辦理各盟蒙旗事宜阿穆爾靈圭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致內閣電

阿穆爾靈圭奉命到東與爾巽會商蒙旗辦法。現在時局未定，衆心浮動，又有庫倫獨立之事，自以聯絡內蒙各旗，宣布朝廷德意，爲入手要策。惟地方遼遠，擬即日先派科爾沁輔國公那遜阿拉畢吉呼星夜馳赴西二盟，躬費文件，廣爲曉諭。其東四盟，擬由阿穆爾靈圭於哲里木一盟擇定適中之地，咨行木盟各王公，定期會集，面爲誥誡。其餘三盟，即由各該王公分頭頒布文諭，以取便捷。仍隨時斟酌情形，續行派員前往。至各蒙旗應如何布置整頓，俟熟籌辦法，再請施行。惟旣頒布文件，應請刊木質關防，文曰：「欽命辦理各盟蒙旗事宜關防」以昭信用。並陳。阿穆爾靈圭、趙爾巽同呈，東。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庫倫電局委員願保恆致郵傳部轉內閣電

有電敬悉。庫地情形迭經稟部，諒呈洞鑒。現市面安靖，查街俄兵均已撤回。惟北路種地字號多被搶劫，已照會蒙古派兵百名，續派俄兵三十四名前往，足資鎮懾。查口外種地字號爲全庫養命

之源，麵車數日不進蒙口，復嚴勒麵店不准抬價。加以大清分行現又擠票，無款應付，經華蒙俄會議，庫市現銀行紙幣擬暫時通用，明年四月照付現銀。第該行紙幣已失信用，萬難通行。而金廠開人滿萬，手持紙幣不能起買食用，其無衣無食不能自活者，復數千人。若不設法維持，勢必大亂。更恐波及俄商，必爲交涉之巨累。擬請速飭北京總行，趕備銀二十萬兩，遇庫行匯京之款立時應付，俾該分行紙幣暫可流通。並另籌銀二萬兩，發交庫倫商會，由委員督飭辦賑，以救窮黎。當可保年內之治安。至蒙古一方面，活佛雙目失明，夜郎自大。助逆王公仍係赴俄納降之將軍親王二副拉珪爲酋南無薩賴公，金廠出在該旗，貪利助逆。達賴貝子無知駭童。兩盟長旅進旅退，茫無主張。此外尙無甘心從逆之人。所調蒙兵四千，尙無齊集之期，餉項尤無所出。委員已暗囑商人，不准代爲籌墊。此時國家應有諭旨，直寄蒙古新政府，嚴辭詰責，諭令悔過自新。不聽，則明春遴派大員出口，帶精兵五六百名，隨帶機關砲數尊，多備餉械，並先匯庫現銀三萬兩，另由庫招募壯丁數百名，俟派出大員到庫，委員帥壯丁迎接，既有精兵五六百名，而新招壯丁亦有接濟之利器，不必大戰即可光復。舊藩衆論僉同，非委員一人之私言也。惟其中應慮者約有二事：第一、與北京俄使約，庫領事有兵三百名，足敷保衛地方，不得添調，此時暫行彈壓市面，俟有華兵接替，即予撤回，嚴定中立。第二、蒙人聞有大員帶兵來庫，計無復之，恐不免搶掠殺害，爲遠竄之計。目下提倡商團，尙慮活佛起疑，先擾治安，未敢輕舉，時機一至，立即聚集。第商人電衆苦無器械，自衛尙虞不足，斷難助威耳。再蒙派撫輯委員，應有關防，就庫刊刻，蒙人不信。擬請賞發，交郵局寄下，以便照會蒙團、新政府，如蓋承認，委員借可進步，或於大局不無裨益。合併呈明。委員願保

宣統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庫倫電報局委員顧保恆致郵傳部轉內閣電

郵傳部轉呈內閣大人鈞鑒：昨上電稟，計邀憲察。活佛獨立，原議自備蒙兵八千，並借外兵五千，以期必達目的。前月檄調蒙兵四千，三札兩盟未忍從逆，兩不應調。圖車兩盟從違各半。所來之兵性極蠻野，實不能軍。借兵之議又成畫餅。而活佛狂悖如故，擬本月初九日偽竊勒人慶賀。每遇正人開陳利害，非打即革。甚至自備汽車快馬，爲逃避之計。逆謀不肯少止。新政處叻逆王公屢詢內地消息，是否安靜，似已漸涉驚惶。加以外路搶案迭出，兵不應手，益苦無法布置。而我華商人，慮蒙人見事不成，殺掠遠竄，欲集商團，苦乏器械，晝夜籌議，惶懼異常。委員勉爲鎮靜。現僅有馬槍七十餘枝，尙須兩處分用，暗令巡警相助，嚴守以固人心。上月二十九，新政處向大清分行逼取蒙人借款之約據，不准推諉。經該行報知委員，當飭商會派人會同該分行，隨帶俄語通事，請俄領事詰問索取借據之緣因。據稱：欲對號數有無錯誤。經俄領定議，如擬查對借約號數，須由俄領學生二人會同到銀行檢查核對，未經還款以前，不准逼取約據。該王公等始不敢再索。昨日庫商等電請外部轉懇駐京俄使飭庫倫領事保護華商，實出俄領事之意。查該領始意助蒙，並許助兵，今喜轉助華商，於蒙古一方面難於措詞，且爲異日要求酬報地步，故有此舉。應否照准？伏冀鈞酌。再前蒙派充撫輯委員，當以事務甚繁，懇請添用文案、差遣等員暨蒙俄通事，業經恩准在案。塞外官紳爲蒙人逼走殆盡，而地遠且險，人有歸心，應用各員，必須優給薪水，方能招致。核實開

支，文案一員，差遣二員，通事二名，每月共需銀二百三十兩。至委員應用人役、馬匹、紙燭等項，不敢擬數，懇求酌賜經費，以資辦公。謹稟。委員顧保恒叩，冬。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旨

奉旨：內閣請派大員前往庫倫查辦事件。前因蒙佛宣布獨立，三多率官兵出境，當將三多革職聽候查辦，派綢楚克車林掌庫倫辦事大臣印信。究未得該處實在情形，朝廷殊深慮系。著派車臣汗部落盟長札薩克多羅郡王多爾濟帕拉穆、科布多辦事大臣桂芳作爲查辦大臣，迅速前往庫倫，將該處詳細情形查明電奏，並將蒙衆商民妥籌撫輯，設法維持，以保大局。欽此。內閣總理大臣袁、理藩部大臣達壽。軍機處現月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初五日程大業自買賣城致郵傳部電

郵傳部堂憲鈞鑒：蒙古傳諭商華，本月初九活佛登寶，凡屬蒙界均著懸彩，備禮慶賀，等語。觀此情形，蒙佛目下正在潛心獨立，若以儒人勸導，實非易易。察其內容，政權暗操俄人掌握。欲挽回大局，若俄人不干預外，非用兵事，勢難開導也。特此奉聞。程大業叩，微。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一月初七日蒙古代表及那彥圖等致內閣袁世凱函

蒙古全體代表資政院議員喀爾喀親王那彥圖、喀拉沁郡王貢桑諾爾布、喀爾喀郡王多爾濟帕拉

穆、科爾沁輔國公博迪蘇等謹頓首拜問宮太保大人閣下：比以武漢稱兵，勢牽全國，分崩雲擾，莫築所終。得我公隻手擎天，折釐奠鼎，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始得保其鋒鏑餘生，免沈淪異類之慘。是再造中國四萬萬生靈者，非我公其誰與歸。惟值此南北相持日久，和戰未決之際，代表等憂心如焚，剝膚痛切，有不能已於言，不能不求我宮太保大人鈞示者，即此後和議局定，畢竟何所適歸也？代表等世居朔漠，久濯王靈，於大皇帝無貳心，於強鄰無異志。第自南方紛擾，鄰國乘時日偏，岌岌憂危，不可終日。是以翹望平和，有如飢渴。側聞，此次唐大臣赴滬議和，南中士論，多挾持共和之說，以相脅迫。私衷疑慮，莫由索解。代表等自束髮總角，雖各地其地，各子其民，亦惟是率其土地人民以受統一於大皇帝，不知其他也。近以江南各省紛倡獨立，全蒙幾見噬於強鄰，庫倫幾淪於異類。故代表等痛心疾首，期復舊觀。儻從共和之請，代表等恐蹈庫倫之績。寸心百結，望我公詳示就裏，以釋羣疑。且前此庫倫所以宣言獨立者，非叛大皇帝，亦非深識共和之義意爲何物也。實以改爲民主之訛傳，恐失其統於一尊之效。復以內外蒙古各盟旗向來困於弊政，滋擾時間。外蒙台站供給等差，尤爲苛重。且從前政府凡關於整頓蒙古，多不注意。更兼對於理藩部官員及各路將軍大臣並地方官吏等，體制懸殊，感情遂惡。故朝廷雖云優待，而部員與疆吏實際對於蒙部與苛待無殊。是以庫倫之變，代表等雖欲勸告苦無憑藉，則言不見聽。擬請諮詢理藩部，凡該部及各路將軍大臣等對於各蒙古盟旗，有不甚合於君主立憲政體者，擇要先行掃除，並將舊時積弊陸續廓清。並代表等前在宮太保台前呈遞之條件說帖，如蒙採納，即祈早日施行。總期聯絡感情，日加敦睦，然後責成各蒙古盟旗，自行認真整理各項政務，使其深知朝廷實行優待蒙藩，從此不分

軫域，破除階級，尊重人格。則代表等即據此意通告內外各蒙藩，俾識德意，咸生愛戴。庶於贊成君主立憲之微忱，稍紓綿薄。肅書拜問，敬候鵠音。私心懸懸，不勝待命之至。敬請助安，伏乞鈞鑒。宣統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內蒙古哲里木盟十旗代表科爾沁親王阿穆爾靈圭、科爾沁郡王棍楚克蘇隆，卓索圖盟五旗代表圖默特郡王銜貝勒色丹凌那木濟勒旺保、喀拉沁貝勒熙凌阿，昭烏達盟十二旗代表敖漢郡王棍布扎布、奈曼郡王蘇珠克巴圖爾，西林郭勒盟十旗代表烏珠穆沁親王索諾木喇布坦、浩濟特郡王色隆托濟勒，烏蘭察布盟六旗代表四子部落郡王勒旺諾爾布、喀爾喀貝勒蘊端旺楚克，伊克昭盟七旗代表鄂爾多斯郡王特古斯阿勒坦呼雅克圖、鄂爾多斯貝子阿爾賓巴雅爾；外蒙古圖什業圖汗部落二十旗代表喀爾喀親王剛達多爾濟、喀爾喀貝子綑楚克車林，車臣汗部落二十三旗代表喀爾喀車臣汗阿克旺那林、喀爾喀貝子銜公車林呢瑪，扎薩克圖汗部落十九旗代表喀爾喀扎薩克圖汗兼郡王索特納木拉布坦、喀爾喀輔國公巴彥濟爾噶勒，三音諾彥部落二十四旗代表喀爾喀三音諾彥親王那木囊蘇倫、喀爾喀郡王銜貝勒登索諾木；伊犁圖爾扈特十三旗代表舊圖爾扈特郡王帕拉塔；科布多杜爾伯特十六旗代表杜爾伯特親王索特那木扎木柴；青海霍碩特二十九旗代表青海霍碩特親王韓克濟爾噶朗；新疆回部全體各旗代表哈密回子親王沙木胡索特。軍機處函件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內閣奏片

查哲布尊丹巴在庫倫宣告獨立，前經派多爾濟帕拉木桂芳前往查辦。竊思哲布尊丹巴等世受國恩，二百餘年從無攜貳。此次雖因各省多事，從而生心，亦難保非受人誘惑。亟宜設法羈縻，免生

枝節，擬請特沛溫綸，並請賞給先朝遺念，以結其心。謹擬諭旨一道進呈。如蒙俞允，請發下譯繕蒙文，再行進呈，請用御寶。並將賞項一併發交該查辦大臣，敬謹齋往。是否有當？謹奏。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俄駐京代辦世清致外務部函

十一月十五日外務部接俄國駐京代辦使臣世清函稱：蒙古西部宣告獨立，以札薩克圖汗爲會長。該處甚形危急，如貴政府電飭奎將軍請俄領調停，或逕請協助，庶可免意外之虞。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外務部復俄國駐京代辦世清函

逕復者：接准十一月十五日函稱：「接烏里雅蘇台俄領電稱，蒙古西部宣告獨立，甚形危迫。請電奎將軍酌商俄領設法調停，」等語。除將所致奎將軍電文密碼轉請貴大臣代電考薩格特地方轉遞奎將軍外，應請貴署大臣電達該處俄領，就近與奎將軍接洽調停，藉保治安。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外務部擬發烏里雅蘇台將軍奎芳電

接俄代辦函稱：「據烏里雅蘇台俄領電稱，蒙古西部宣告獨立，以扎薩克圖汗爲會長，請奎將軍於五日內退出該城，將軍未允所請，該城甚形危迫。俄領署可薩克兵甚少，只能於附近地段維持秩序。如貴政府電飭奎將軍請俄領調停，或不得已逕請協助，庶可免意外之虞。」等語。現在情形

究竟如何？如果吃緊，希迅即酌商俄領設法維持。總以不失主權，免滋流弊爲主。並將辦法電復核辦。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定邊左副將軍兼烏里雅蘇台將軍奎芳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恩致內閣請代奏電

接急報：庫倫於十月初十日突生大變。因大臣三多舉辦新政，激動公憤，驅官撤驛，倡言自立。三多已由恰克圖鐵路潛逃。芳等聞報，非常焦灼。烏城兵單餉缺，言守則坐困孤城，言撫則驛撤不通。現與蒙參贊商酌，行文呼圖克圖，請其設驛，由芳往庫會商，罷行新政，悉照舊章。但恐未能照允。有懇請朝廷迅派大員，星夜赴庫宣慰，或可挽回大局。烏城危急萬分。並聞有調兵來烏，驅逐官長。沙漠萬里，束手無策。懇請指授機宜，俾有遵循。現在驛路已斷，此件係由俄領事處轉電。謹請代奏。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定邊左副將軍兼烏里雅蘇台將軍奎芳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恩致內閣請代奏電

前因庫倫變起倉猝，驅官撤驛，倡言自立，當由俄郵轉請代奏在案。不意十一月初一日，准喀爾喀八十六旗札薩克王公貝子尙卓特巴等咨稱：「查四部遵奉天時，已共戴哲布尊丹巴爲主。所有滿洲官員應全驅逐回旗，庫倫業經遵辦。烏城將軍大臣部員筆帖式等，限於初七日內，將倉庫銀緞

軍裝等項一律交蒙參贊接收，自備資斧回籍。現已派兵前來保護地方。儻敢遲延，即是自取其累。臣等接咨，驚駭異常。烏城戍防兵不過二百餘員名，除出差外，在防者僅百員名以外。查此變雖由新政，實因圖盟迫逼胡圖克圖而成。餘盟皆係被動。請速由京派員赴庫重定章程，或可挽回大局。烏城已危急萬分。謹請代奏。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內閣發定邊左副將軍奎芳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恩電旨

奉旨：內閣代遞奎芳等兩次電奏，均悉。已派多爾濟帕勒木、桂芳前往庫倫查辦，並宣布朝廷德意，以示懷柔，藉消反側。喀爾喀四部復被煽動希圖肇亂。著該將軍等開誠布公，將朝廷保護蒙旗之意相機開導。如有困苦及不便蒙旗之各項新政，准其盡情呈明，由該將軍等代爲奏明，朝廷必優加體恤，立予施行。欽此。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旨

奉旨：我朝崇奉黃教，信仰保護，二百餘年矣。爾哲布尊丹巴歷輩以來，承先朝之寵遇，受蒙古之皈依，實由朝廷撫綏藩屬，令其自由信教，故得以無量資財締善緣而供香火。是爾等喇嘛僧衆所享利益，皆國家之所賜也。乃聞昌言獨立，殊堪駭異。爾哲布尊丹巴坐牀已久，精通佛理，洞達安危，諒不至以一念貪嗔輕開殺戒，或係被人播弄，爾受其禍，人得其利，甚非爾等之福。前曾降旨宣慰，並更換庫倫掌印大臣，以慰爾等。尤恐未能深悉實情。茲特派郡王多爾濟帕拉木、科布

多參贊大臣桂芳等爲查辦大臣，親往宣慰。爾哲布尊丹巴及喀爾喀四部人衆，如有疾痛困苦，當爲爾拯救之；如有政治不良，當爲爾改革之。朝廷慈悲爲念，寬大爲懷，凡爾有衆，偶因一時好事，被迫脅從，一經痛改前非，無不曲予矜全，恩施格外。並賜爾以先朝遺念珊瑚念珠一盤，帶膝貂挂一件，白玉煙壺一箇，翠玉搬指一箇，交該大臣齎往，以表示朝廷優禮黃教，終始成全之意。爾其敬聽焉。欽此。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理藩大臣達壽。軍機處現月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辦理蒙旗事宜阿穆爾靈圭致內閣電

元電當達覽。南北協議是否有成？國會何時可開？聞庫倫喇嘛僭號，內蒙搖動堪虞。除派員宣慰，復譚發蒙文示諭，多方曉諭。現查東盟蒙情尙稱安靖。前經定於十二月初一日會集東盟各王公面宣德意，並謂保國之策，俟蒞會再行電聞。惟鈞閣政策所在暨現勢如何？務請電示，俾便遵依酌辦。頃東督電請備戰。阿穆爾靈圭查本旂蒙兵乘先進親王遺教，尙皆樸勇可用，夙爲鬻匪所畏，如蒙得益，必可效死無貳。竊謂乾坤鼎沸，仰賴轉旋，無論和戰，似宜厚集兵力，以壯聲威。謹候鈞令。阿穆爾靈圭，宥。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黑龍江巡撫周樹模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理藩部電

昨據呼倫道馮電稱：「近密探，轄境蒙旗接庫倫來文勸告隨同獨立，一時人心浮動。經傳集呼倫廳暨紳商各界詳加勸諭。僉稱，皆未潛謀獨立。聞係匪人鼓惑。當出示曉諭城鄉，並嚴飭防緝，

均極安靜。」頃據宥沁電稱：「二十六日晚，蒙兵已聚千人，購有槍五百杆，派人到防營，聲言二十七日晨八鐘攻城，軍隊商民各掛白旗，否則全行攻殺。經道廳迭日勸諭，迄未解散，其勢益熾。駐倫防兵極少，請撥兵救援。」等情。除由省調隊馳往彈壓外。先此電聞。樹模，沁。

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黑龍江巡撫周樹模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理藩部電

沁一電計達。頃據呼倫道廳電稱：「蒙兵今晨八鐘全數入城，均持俄槍，力迫驅逐華官，兵警過少，實難抵禦。商民求勿據，免遭塗炭。外人亦要挾，不得入站界，釀生交涉。職道同知只得暫行出署，退至商會。祈速派兵剿辦。」等情。並據該蒙旗電稱：「革命起事，各省附合，仇殺旗人，將覆大清。我呼倫貝爾旗人亦係滿清之一小部分，世受國恩，自應盡一分臣子之義，故大眾議定，起大清帝國義軍，保守疆土，決不承認共和，亦不受漢官管制。營業商民絲毫不犯，加意保護。」呼倫貝爾旗屬官兵等全體電呈。等情。查該處蒙旗獨立係庫倫活佛行文勸告，乃以大清帝國義軍爲名，揆厥情理，自應以大義利害諭令解散。且該城逼近車站，交戰恐啓交涉。除派員馳往勸解外。特聞。樹模，沁二。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庫倫蒙古共和會致外務部轉那親王多郡王等電

來電已悉。外蒙四部此次義舉，本爲保種、保教、保全領土起見，並非謀位苟祿者可得而喻。

現在衆志成城，大局已定。休言人羣敗類，即有善於品簫者騰空而來，亦難解散。且與多桂二使不惟無事可議，並不容其來庫。特此。庫倫蒙古共和會電覆。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東三省總督趙爾巽電

呼倫事已由江撫派熟悉蒙情之員前往勸諭，詳加調查。據呼倫道電稱，此次起事，總管勝福爲首，同知成德、佐領榮陞主謀，佔據道署，迫令交代。察其情形似由排漢而起。已囑江撫，如果祇不受漢官節制，則揀素洽蒙情旗員接署，一面整備兵隊馳往鎮壓。但俄領照會江撫，有俄守中立，鐵路界內華兵不得與蒙人衝突，鐵路運兵，非俄政府特別允許不能照辦，等情。殊屬誤會。此係蒙人與地方官不洽致滋事端，既名大清之軍，並非革黨，亦非反叛，何能以交戰團體看待？我國派隊前往，無非爲鎮壓弭亂之計，非俄所應干預，亦不能藉口不運華兵。請由外部與俄使切實交涉，覆到尙乞賜示。巽，卅，印。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三日黑龍江巡撫周樹模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理藩部外務部電

頃據前往呼倫勸諭委員杜蔭田、于家銘電稱：「本日未刻，各蒙旂總管請委員等入城，宣布公認取銷獨立，仍守朝命。請通電以安人心。善後辦法另電。」冬第四。等語。特此奉聞，用紓廬系。樹模，江。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黑龍江巡撫周樹模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外務部電

頃據赴倫委員歌電稱：「勸撫蒙旗，屢允屢變。今日試以道廳全准蒙員接替，亦不任受。窺其所爲，證以現狀，絕意向外。且俄官亦若明出干涉。對待方針，須另籌畫。」等情。蒙情反覆，外人暗助，又不能運兵往剿，除撫更無別法。究應如何對待之處？請速示機宜。樹模。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六日黑龍江巡撫周樹模致內閣軍諮府外務部電

頃據呼倫勸撫委員杜丞稟稱：「初一日蒙人取銷獨立後，今又反覆，撫仍無效。頃在路界騎馬持槍驅逐漢人，俄人並不阻止。並准俄外部官言，路界亦不容留道廳官吏居住，限期迫令出站。」等情。查此次蒙人變亂，事先非俄人暗助萬不至此，今乃顯然干預，收拾益難。除加派協領慶善、驍騎校景明前往勸解外，謹請指示。樹模。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六日黑龍江巡撫周樹模致內閣軍諮府電

頃據臚濱府電稱，接蒙官函稱，已派蒙兵四百攻取該府。已購糧備戰，決計固守。請由省派兵救援。等情。查呼倫蒙旗之變係由俄人暗助。該處孤懸絕徼，又偏近車站，祇有防兵一營，火車又不肯運兵前往，戰守均難。已電飭該守嚴爲守備，蒙兵如到，仍行勸解。倘至萬不得已，可否飭該守將兵械運回省城，徐圖收撫？請迅示機宜。樹模。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六日查辦庫倫事件大臣多爾濟帕拉穆等奏摺

查辦庫倫事件大臣臣多爾濟帕拉穆、臣桂芳跪奏，爲查辦庫倫事件，斟酌情形，先籌入手辦法，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臣等奉命前赴庫倫查辦事件，曾經具摺陳明，原擬於上月二十八日起程。乃正在豫備就途之際，准理藩部函知，據有庫倫來電一通，係共和會具名，其電文內有：「外蒙四盟此次倡義，本爲保種、保教、保全領土起見，現衆志成城，大局已定，查辦大臣不惟無事可議，並不容其來庫，」等語。措詞甚爲逆理。臣等准理藩部函知後，籌度再四。竊以庫倫事件，猝往查辦，急切未能有效。伏查蒙古地處邊陲，逼近俄國。俄人覬覦蒙地利權，匪伊朝夕。前據駐京俄使要求在蒙建築鐵路各端，經外務部駁復，未能遂其所欲。俄使旋又來言，前請各節中國如能承認，則庫倫事件俄國能相助辦結。否則，前往查辦亦難措手。又上月二十五日，外務部准駐俄使臣陸徵祥電告，據俄外部意，不欲中國在蒙古駐兵殖民，並內治事宜歸蒙自理。以上三款，如中國應允，請給俄證據，以昭鄭重。各等語。

臣等默察種種情形，安知庫倫之事非有俄人在內陰行操縱之計。且據庫倫來電，已顯有悖叛之迹。若臣等前往，申說大義，揆諸事勢，恐非口舌所能勝。目下計畫，不如一面先探蒙地實情，一面與俄使妥協商訂，免致干涉。臣等現經酌定，臣多爾濟帕拉穆擬即請假，帶同隨員圖什業圖汗部落三等台吉西爾寧達木登先回蒙古，偵察情形，隨時知照。臣桂芳暫行留京，以便得信後籌畫辦

法。如遇俄使重要請，更可探其意嚮所在，再會同外務部設法與之磋商。總期，相機迎拒，勿使俄人干與蒙事爲要著。俟辦法安定，臣等再到庫會齊，諸事協同辦理。現在時艱孔亟，而蒙古地方對內對外措置尤難。似此從長畫策，庶事前先有把握，臨時免費周章。

所有查辦庫倫事件斟酌情形籌擬入手辦法各緣由，謹恭摺具陳，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八日駐俄公使陸徵祥致外務部電

陽電遵商，彼堅執中立主義。詰以合同條款，則稱現在情形不合。再與婉商，直聳肩弗答。惟路界不容官吏居住一議，則稱彼非不允居住，不過居住界內不能發號施令而已。祥。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八日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致內閣軍諮府外務部電

頃准江撫轉據臚濱守電稱：「知府備戰情形，屢電聞。茲接札，始知俄人不給運兵，是援斷。今又據俄云，如臚開戰，俄隊即把住站界，是糧絕。俄既明助，我勝蒙歸俄，我敗惡感更甚，大局更壞。剿既有害大局，而撫務不聽，兵單、糧絕、援斷，又無法守，知府等應如何遵行。理諭鎮壓、均屬空言，現惟有剿、不剿二法，請示決定，即懇速示。」復據電稱：「今勝車（編者按：勝車當作勝福）總管派蒙員同俄人到滿站，派蒙人依俄兵知會知府帶兵回籍，並云兵已到呼倫湖，訂明早會晤。餘續稟。」各等情。查俄人助蒙煽亂，形格勢衆，力無所施。除飭該守與蒙員會晤，相

機因應，必不得已全師回省外。請轉查照。等因。乞查核示遵。爾巽。庚。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八日黑龍江巡撫周樹模致內閣軍諮府外務部電

陽電敬悉，現仍主撫。頃據呼倫黃道電稱，俄外部官不許該道在站內居住，限以四日爲期。蒙兵荷槍在站，並不阻止。復據臚濱張守電稱，蒙兵來臚，恃蠻索槍，均由俄人暗助，等情。查東省蒙旗與外蒙有別，倫旗尤向歸政府直接管轄。此次俄人暗助肇亂，大違公理。風聞駐哈美領派員調查後，擬出干涉。英德亦有訪事人在倫。應請速向俄使詰問，飭令在倫俄官勿得意存破壞。否即將俄情通告各國，以遏野心而維邊局。乞酌奪辦理，與俄使議准運兵，即盼覆示。樹模。庚。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十日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致內閣外務部電

接江撫來電如下：「頃據呼倫鐵路交涉局何委員如銘，勸撫委員杜蔭田電稱：『俄鐵路會審委員倭羅果夫向何如銘力逼黃道出局甚急，理論交至，允限二日。可否即電札慶協領善暫護道篆，俟商允勝福肯認道缺，即由慶移交，以爲預杜外人藉詞無官，並俾慶遇事好與俄外部接洽。慶與勝福現甫晤面，能否洽商，再電。』等情。當即電委慶善暫行接護呼倫道篆，並飭黃道回省，以杜外人藉口。請轉閣部。』模。初十日。等語。請核示。巽。卦。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黑龍江巡撫周樹模致內閣外務部電

頃據護理呼倫道慶善、勸諭委員杜蔭田、于家銘、鐵路交涉局委員何如銘等真電稱：「蒙旗不敢受撫，悉迫於外人逼脅。如昨日已悔，允阻兵攻臚，今早忽添兵前往，並不容善住署。訪查皆外人主使者。俄兵更整軍，明言華城無官，應即定亂。委員等會商，須先謀對外，內患不足慮矣。已刻、得委電，善即以道銜照會俄外部官吳薩諦，言本道入城接印，以杜其口。遂復過拜，該外部官託詞拒絕。家銘即刻進城，借託市房，同善移住。對蒙言須歇幾天，對外言係道台行館。未刻、由景明強挈蒙員成德乘火車赴滿，截阻攻臚蒙兵。申刻、吳外部官又遣其繙譯請如銘，謂蒙官來文，言慶道八鐘接印，十二鐘已走。銘遂領該繙譯進城，看慶適在寓，回告吳，若失機然。即定明日十鐘請見慶。明日何如相機對之，另稟。以此判論，撫蒙易，對外宜急。可否飛電外部與俄使交涉，並電哈領令其通告吳外部官不得干涉，並飛調李道家整或李守鴻謨星夜來倫，助善與吳一會即回，彼視我尙有人，即不敢明來干預。蒙人安心受撫，大局可定。」等情。並疊據臚濱府電稱，蒙兵攻臚，實係俄人暗助，各情。查呼倫貝爾地隸黑龍江，與其他蒙古地方不同。該處人民有達呼爾、索倫、巴爾虎、額魯特、新巴爾虎各種，均隸旗籍，官制有總管、副管、佐領、驍騎校，純然滿州兵制，與其他蒙人不同。此次變起，其宣告書明言大清帝國義軍，不受漢官節制。是其志在仇漢，與他處獨立不同。且於本月初四日據蒙旗總管勝福來電，情願受撫。統核以上情形，顯係變亂驅官，不得視爲交戰團體，何有於中立。然俄既宣告中立矣，何以又助蒙人。謂非乘危攫取，其誰信之。

除飭李守鴻謀赴海，會同慶道委辦外，應請向俄使交涉，令飭駐海拉爾外部官吳薩諦毋得再行干涉，以顧邦交。樹模。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庫倫探電

一、蒙人獨立，外人允助槍二萬枝，日前運到頭批約四千枝，悉係前膛，且已鏽廢，蒙人不知用法，亦未擦拭，實不足爲利器。近又聞每槍索價二十五兩，蒙人無銀應付，頗形焦急。

一、活佛每盟徵兵一千，應調來庫者僅及四分之一，僞立之日不敷護衛，將近庫間人及小本商販除喇嘛外悉令充兵站隊，以壯觀瞻。蒙人當兵向無糧餉，各商販肩槍貿易，所在皆是。

一、鬍匪托克托呼上年逃入外國，活佛調回庫倫，借以自衛。又慮其有異志，不敢授以兵柄。近擬派管地方事件，經外力阻始止。現仍在庫間住。

一、蒙古新政處接駐京王公電報，且聞內地漸就平靖，會商數次，多願取消獨立。惟汗達親王、達喇麻、圖什公、達賴貝子不允，亦不復電。近日所商多係聚斂之事，且議設法傾騙衆華商帳目，藉以療貧。

一、活佛兩次派人赴烏城，逼迫各官帶印回京，風聞該處已有戒備，半途折回，祇將文件寄去。因久不見回信，又嚴派蒙員前往，務達目的。惟前寄文件謊稱八十餘旗簽押蓋印，公舉活佛僞立，各官見之，全蒙皆叛，未免心驚。且蒙役馬匹全數撤去，各官呼應不靈，現均遷入廟宇民房，有明春回京之說。未知確否。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五日黑龍江巡撫周樹模致內閣外務部電

頃據滿洲里鐵路交涉局卡委員電稱：「十五日早五鐘蒙人由車站界內出隊進攻臚濱府，業已開戰，請速派兵救援」，等情。查東清鐵路藉口嚴守中立，不肯爲我運兵，乃蒙人出隊竟在站界以內，是俄人安心助蒙，已屬悍然不顧。該處孤懸絕徼，後援旣斷，戰守均難持久。已電飭護理呼倫道慶善與蒙員磋商，迅即停戰。即令臚濱府張守帶隊回省，以免地方糜爛，或致橫生交涉。然蒙員能否聽從？火車能否裝運？尙不可知。請與俄使交涉，或電陸使向俄政府質問，轉飭各該處俄員勿得助蒙阻我。不勝盼禱，樹模。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黑龍江巡撫周樹模致外務部電

頃接護理呼倫道慶善電稱：「善接護道篆，與俄外部官吳薩諦質明並不干涉後，遂去赴臚濱。二十五日卯刻，正與張守、韓蔚統商議蒙事，忽聞槍聲，始知俄兵在署北、蒙兵在署東夾擊。許久逼近，我始開槍。至八鐘蒙俄兵退走。計斃助攻俄武官一名，經海關史稅務司係德國人同交涉局卡令驗明，將槍留證。計死俄官一名，蒙兵二十餘名。戰後經史稅務司質問，俄提督誘爲不知。又聞滿站租界何以蒙兵荷槍隨便出入，該提督始宣禁令。」等情。查俄人助蒙攻我臚濱，顯違中立，確有證據。除逕電陸使向俄政府切實交涉外，並請鈞部向俄使詰問，暨電陸使查照辦理。樹模。銑

二。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駐俄公使陸徵祥致外務部電

十四日電遵商。據格股長稱，情形稍異。前黃道因亂擬居路界請護，經俄官告以極願保護，但界內不能施行職務，黃旋去。現慶護道往謁吳薩諦，初雖辭拒，繼仍接見。但所告情形與告黃道相同，並非阻其入城接印，不過施行職務與避居路界二事不能渾合。至助蒙一層，彼力辯其無。

祥。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七日黑龍江巡撫周樹模致外務部電

頃據臚濱府張守壽增電稱：「十四日早蒙兵攻臚，彼先開槍，我不得不抵。兩下傷死人數，前另電稟。是夜攻臚，夜五點鐘，暗有俄西比利亞十五號隊武官姥喀普林四基帶俄兵，均改裝蒙服，帶領蒙兵攻擊臚濱。該俄武官被我兵擊死在臚境內沙堆旁。十五，知府赴俄西比利亞十五號隊統領處詰問，爲何俄人官兵蒙服領蒙兵攻我，且蒙兵住鐵路界內，非蒙攻我，實俄攻我，是何理由。俄統領答：『蒙兵住鐵路界內，於十五早我已將蒙兵槍械卸去。至於俄武官幫蒙兵，實該武官自己之意，非我之命令。並無俄兵。』等語。該俄官蒙服陣亡臚境，無人不知，是爲俄攻我實據。除將俄官之槍留下，並將俄官來臚實情請全滿觀戰中外各國人立一證據送省外，請速電政府向俄政府詰問，並通告各國。」等情。請核辦。並盼電示。樹模。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駐俄公使陸徵祥致外務部電

臚濱事，遵電迭商，逐層詳述。彼一味強詞，謂近接各處電皆稱確守中立，決無助蒙之事，並指爲華官造謠卸責。詰以華官如可造謠，安知俄官不可造謠。彼稱所接來電，係各領事、鐵路及軍隊並北京不止一處。且前令人界蒙兵卸去戎裝，尤爲中立證據。又詰以前被擊斃之俄官身著蒙服，是何證據。彼稱此事未經查明，尙不能信。請其電飭在滿俄軍。彼仍稱本守中立，於事無需。再四詰商，彼仍堅執。查近來此間情形一味逞強，殆無情理可喻。不勝憤懣。再祥奉職無狀。且今冬寒氣更劇，酬應數次，胃病輒發，夜不成寐，先已月餘，近日稍受感冒，精力益憊，醫者屢勸離森速養。時事方艱，犧牲何惜，惟辦事全賴精神，否則適以誤事。務懇奏請另簡賢能，迅速來俄，免誤要公。並懇先賞假，暫派鄭參贊延禧令辦使事。感切禱切。祥。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黑龍江巡撫周樹模致內閣外務部電

頃據鐵路交涉局李守鴻謨呈稱，詳查蒙兵進攻臚濱府，俄人幫兵助攻，確實情形，顯然共見。曾取具觀戰員滿關稅務司幫辦德人司根德、稅關驗貨英人狄高、英人蘇足雲等簽字證書。並將戰地繪圖呈報前來。已飭趕速照抄，另文呈核。頃據濱江關李道電稱：「連日催詰俄領，據稱『已電俄京暨駐海拉爾俄外部官切實查辦。現已飭兵隊嚴守中立，不准蒙兵在路界再肆蚌端』」等語。駐哈各境領事得臚濱情形，均紛譯報駐京公使。」等情。並據海拉爾交涉分局電稱，總管勝福等連日與

吳薩諦密議，並聞有在道勝銀行借款情事。查呼倫、臚濱係滿洲土地，該處蒙人純然滿洲兵制，與其他蒙藩迥然有別。俄人此舉乃係滿洲問題，並非蒙古問題，關係至爲重大。除飭該處交涉分局將俄蒙今後情形隨時詳查報告外，應請鈞部主持，設法交涉，並轉電陸使查照。謹電。樹模。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黑龍江巡撫宋小濂致內閣電

頃聞呼倫蒙旗亂後有向道勝銀行借款購械練兵情事，想必不虛。如果借款，必有抵押，將來收拾益難。應請轉電陸使向俄政府聲明阻止，如或借給款項，事定後中政府決不承認，以遏其勢。小濂。敬。軍機處電報檔

山東

山東舉義

鄒魯

十月二十二日，舉義煙台。

同盟會在日本成立，海內外山東籍學生加入者，有劉冠三、徐鏡心、蔣衍升、謝鴻燾、鄒秉綬、陳幹、邱丕振、于洪起、丁惟汾、王朝俊等，秘密運動革命，並創辦宣傳機關。蔣衍升、丁惟汾在日本創晨鐘報，邱丕振創利羣社，王訥在濟南創白話報，李鳳五在煙台創渤海日報，均鼓吹革命甚力。時山東純爲革命而設立學校，有劉冠三、劉東侯在濟南辦山左公學，謝鴻燾、鄒秉綬、李星齋在煙台辦東牟公學，鄧西園、李卓峯、魏顯廷在即墨辦膠萊公學，邱丕振、邱砥之在萊州辦掖西中學，王朝俊、彭青岑在曹州辦普通中學，王謝陳、閻受青在惠民辦棗州公學，王露等在諸城辦東武公學，所招學生均加入同盟會。至官立青州、曹州兩中學，學生亦三分之二加入同盟會。數年之間，革命空氣瀰漫全省。迨紀元前四年（戊申），山左公學爲清廷破壞，遂由陳幹、劉冠三改創震旦公學於青島，爲山東黨人之重要機關，由陶成章、韓蔚齋任國學教育及宣傳，呂秀文、商震、王鳴雙任軍事教育，呂子人、李佩蘭、趙錫九、王虎韜、王汝仁等任軍事行動，臧耀西、鍾孝先、李

次元、高彭年、曹國華、劉鴻文、牟省三任募款項，聯合黨員。嗣爲清吏所忌，借陳幹與德人爭礦事，嗾使德人將公學封閉，各學校亦被遣散，或停辦。然革命思想，已普及一般青年。其後劉冠三往豫、陝、晉各省游歷，以事宣傳，徐鏡心、陳幹、呂子人赴關外，運動舉義。至紀元前一年（辛亥），留日學生發起軍國民會，設總會於上海，各省設分會，以期結合同志，預備大舉。時蔣衍升被推爲全國總代表，丁惟汾亦回魯組設分會。

及八月武昌倡義，各省羣起響應，山東黨人均紛紛歸來，積極活動。又聞清廷向德國借巨款，以山東全省土地作抵，羣情益形憤慨。遂於九月十五日在諮議局開會，預備獨立。惟以當時羣衆多數爲學生，思想幼稚，而丁世嶧提出向清廷要求八項，如不答覆，即宣告獨立，衆無異議，遂獲通過。嗣京官夏繼泉等回省，結合黨人謝鴻濤、侯延爽、王訥、丁惟汾、丁世峯、周樹標等，改組爲保安會。至二十一日公舉清巡撫孫寶琦爲臨時都督，宣佈獨立，夏繼泉任巡警道。惟山東駐軍第五鎮爲北洋軍隊，其協統賈某贊助革命，但懦弱無能力，袁世凱得以乘機破壞，密派皖人張廣建、吳炳湘來東運動，取消獨立。目的既達，張被任爲布政使，吳任巡警道，搜捕黨人，不遺餘力，故黨人多逃往商埠。有宜春軒者，乃黨人所設之秘密機關，有于連三夫婦（雪岑）、劉溥霖、藍玉昌等秘謀起事，爲張、吳偵悉，派兵抄捕，藍玉昌死，劉溥霖、王鳴雙受重傷，臧文、孫紹周等均下監獄。於是黨人大憤，有劉梅五、徐炳炎、王毓芬、姜華庭等，謀以炸彈先斃吳炳湘，以便起事。不幸未中，僅斃其衛從，徐、姜均負重傷。袁黨大憤，搜捕倍甚。黨人乃散在各處，仍繼續進行不衰。至十月二十二日乃有煙台之舉義。

煙台一埠，處山東半島之中樞，爲津、沽之門戶，南北要道，交通四達。在黨人運動時代，往來各地，無不經此。迨武漢起義，寄居海外者，紛紛回國，雲集於煙之機關部，謀所以響應之策。事前由同志等對於本地海陸軍警，早有運動。東山有清警衛隊二營，海軍練勇一營，海防一營，除警衛隊統帶鄭汝成不表贊同外，餘均秘密加入。十月二十二日晚，羣聚渤海報館，由王耀東、李鳳梧、宮仁山、宮錫恩、宮錫德、楊新亭、張彥臣、丁訓初、李士元、李旭堂、田芝貴、蕭什生、王錫之、孫嘏臣等公同議決，由玉皇頂直撲海防營。該營長董保泰事前預爲表示歡迎，遂將所部點齊，放槍兩排，直攻入清道署。道員徐世光聞聲逃避某外人家，黨員再用電話招集東西砲台警衛隊等，整隊進街。二十三日，鄭汝成逃。黎明各商戶同時易幟。大清銀行存有現銀八萬元，紙幣十餘萬，提出發各軍警餉一個月。時崛起一隅，環境極危，適有舞鳳兵艦王傳炯由天津開來，同志以未諳軍事者居多，公舉傳炯爲司令。傳炯本非黨人，大權入握，即與孫寶琦暗通聲氣，意圖反側。以黨衆紛聚，未敢一逞。而同志意見不同，情勢益趨險劣，遂公推王耀東、欒星壑、劉琴堂赴滬請兵。一方面迫傳炯出兵西進。詎於某日晚，全體黨人在毓才學堂開會，傳炯及警察總辦趙英漢等欲爲一網打盡計，邀功於清室，遂率軍警圍攻一夜，天曉始由外人保護出險，避入日本旅館。時孫寶琦之假獨立已取消，袁氏派張廣建撫東，砲兵標統張樹元爲膠東兵備道，帶兵東攻。滬上得電，遂開同鄉會，公推丁惟汾、蔣洗凡、王耀東、欒星壑等，請滬督陳其美火速派兵，當允撥滬軍三千，以劉基炎統帶前往。政府並派胡瑛爲魯軍都督，時瑛方爲南京議和代表，不能即往，乃派杜潛爲代理都督，帶兵先行，載以商船六艘。又派海軍海籌、海容、建威、豫章、通濟等艦，護送北上。杜

潛於元年正月（以下用新歷）抵煙，局勢爲之一變。王傳炯於事前逃往北京。先是，在煙黨人被攻脫險後，徐鏡心、邱丕振、連紹先等先後克復登郡、黃縣等處，於是革命基礎漸臻穩固。未幾，胡瑛到埠，以虞克昌爲警備隊統帶，以補鄭汝成之缺。次日軍府重行改組，委張學濟爲秘書長，王培煦爲民政司長，李惺齋爲財政司長，邱倫璋爲交通司長，欒星壑爲司法司長，蔣冕爲南山軍務司長，連紹先爲魯軍司令。是役也，由京、津派來之同志張煊、張競生等，亦與有力焉。

煙埠光復之後，徐鏡心、邱丕振等組織北方革命急進會，爲北方革命大規模之運動，其總部即設於煙台。及被王傳炯圍攻脫險，乃移總部於大連。時方困於經濟，未克大舉。邱丕振及其諸弟與周紹庭等，各捐其產，得數十萬金，購械募兵，於元年一月四日，邱丕振爲北伐軍司令，並設民政軍事財政庶務參謀各部，柳仲乘、孫丹林、邱典五、邱子厚、邱紹尹、張彥臣、吳振夫、李鳳梧、李文鄉分任正副各部長。七日，邱典五、邱子厚、丁紀常以數騎襲取黃縣，俘敵管帶穆廣勝。時清總兵葉長勝率左路巡防來犯，激戰於黃縣之西北馬間三晝夜，始將敵擊退。旣而敵得第五鎮之援隊反攻，適我滬軍北伐隊先鋒司令劉基炎，率部數千由海路亦至，又擊退之，共斃敵三百餘，俘敵百餘。而左雨農率隊循路東路，佔領文登、榮城各縣之捷繼至，於是山東半島略定，王傳炯潛逃。胡瑛抵煙，首謀內部之改組與統一，乃移登州軍政府於煙台，連紹先改任司令，邱丕振改任登州軍政分府司令。敵乘我改組之際，又得新援，復攻我黃縣。守軍單弱，力戰五日，二月十四日卒陷於敵，死傷者六百餘人。最得力黨員黃縣民政長王忠和等，亦殉於是役。尋內部之整理已畢，與滬軍聯合進攻，再奪回黃縣。正擬乘勝西進，而清帝退位，共和告成，南京政府停止軍事行動之命令至

矣。

自濟南獨立取消，黨人均亡命膠東、青島一帶，密謀舉事。鄧天一、王長慶、周蜀江、張魯泉、趙象闕、李佩蘭、劉梅五、莊秉真等，在青島議定先設法混入青州滿城，將旗兵擊散，利用其械，再分取各縣。謀定，由趙象闕率領潛至青州附近。爲旗營覺察，預爲戒備，伏兵中途，截擊黨人，象闕陣亡，餘均敗退安邱境，推王長慶爲司令，進攻諸城。並命周蜀江、鄧天一、賈次堯、張文卿、朱學海、王明槐在安邱獨立，張魯泉、班麟書、莊秉真、邵麟勛、吳鳴岐、王麟閣、張節堂、馬海嶠、蔡自聲、劉星台在高密獨立，趙孝五、趙省三、李鴻鈞、趙文達、趙子登在景芝鎮獨立，周敦恂、宋兆麟、孫毓坦在即墨獨立。運動丈嶺鎮駐軍哨官劉懋德率隊反正既熟，謀洩，被殺，由許卓林集合劉懋德反正部隊從王長慶於元年二月五日進抵諸城北之五里堡。該地已在高密、安邱、景芝鎮獨立之黨人手中，周蜀江、張魯泉、莊秉真、馬海嶠、蔡自聲等均已繼續到達，惟在即墨獨立者爲敵人所阻，不克如期會齊。諸城縣官吳助城、防營督辦丁昌燕聞知，既令駐軍前往迎戰，而邑紳臧漢臣、王鳳翥從中運動，使清兵退走，並有黨人臧文山、王竹鈞、劉伯泉、劉仲永、王心葵、劉鴻文、鍾孝先、台正齋在城內聯合壯丁密謀響應。吳助城見勢不利，匿居天主教堂。王長慶遂於八日拂曉攻入城內，組織山東軍政分府，命吳大洲率一部進泊鎮。並以臧漢臣爲民政長，大事招募，臧文山、婁會綽等組織學生軍，趕急訓練。臧少梅募集大宗款項，帶往青島購械，以備大舉。吳助城偵知黨軍器械不充，與天主教堂神父顧恩得會電駐沂州之清兵報告虛實，請乘機出兵。十日，清兵進至城數十里，城內劣紳祝清芳、王少船等勾結清兵，先以運送柴草暗藏軍械輸入

城內。十一日黃昏，清兵迫近城下，戰數小時，敵伏在城內縱火，黨軍不支，王長慶率十餘人突圍出。十二日拂曉城陷，清兵搶掠全城殆盡，俘殺臧漢臣、賈次堯等三百餘人。死難之多，洵爲吾黨革命以來之慘劇云。

（節錄增訂版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三篇光復之役中之一節）

山東獨立狀況

郭孝成

山東自聞鄂省起事，秦晉響應，各界紳士，以事機緊迫，各處風鶴頻驚。又聞政府以軍餉浩繁，向德國借款三百萬，以山東全省土地作抵，遂於九月十五日，在諮議局開全體大會，公舉汪紳懋珉、丁君佛言等，向孫撫寶琦懇請代奏政府，要求八條：（一）政府不得借外債充軍餉，以殺戮我同胞。（二）政府須即速宣布罷戰書，無論南軍要求何件，不得不允許。（三）現駐山東境內之新軍，不得調遣出境。（四）現在山東應解協款餉及節省項下，暫停協解，概留本省練兵振荒之用。（五）憲法須註明中國爲聯邦政體。（六）外官制，地方稅，皆由本省自定，政府不得干涉。（七）諮議局章程，即爲本省憲法，得自由改定之。（八）本省有練兵保衛地方兵隊之自由。以上各條，如三日不答覆，即宣告獨立，孫撫即允爲電達政府。

九月十六日，又行開會，要求獨立。後舉孫撫爲交涉長，孫謂我係清國官吏，滿政府一日不倒，我即須爲之盡一日之責任。且山東兵力財力，皆不充足，以言獨立，恐難如願。是日紳士等，又發傳單，開會於山西會館，議積穀及辦民團各手續。

九月十九日，得內閣覆電，謂東省紳商學界代表請願條件，已經資政院議決，奉旨允准。其第一條外債，已交資政院公決緩議，確無以山東土地作抵之說，決不作爲軍餉之用。第二條，朝廷已宣布罷戰。至所稱南軍要求一節，俟將來提有條件，再行徵集各省意見，如意見相同，即可照准。第三條，已有電諭停止調遣。第四條，協餉准其暫停。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應在憲法中規定。資政院業經提出協商修改諮議局章程，確認諮議局爲各省長官對待機關，將來編纂憲法及局章官制稅法，各省事同一律，自應徵集各省意見，公同議決。第八條，係爲保衛地方治安起見，自應照准云。

九月二十日，各界又行續議，以要求各條，政府既經允許，則本省所有一切辦法，應即協議。當即決議改組保安會，舉定夏君樸齊爲正會長，于君溥元爲副會長。

九月二十一日，山東省城紳商學界，開聯合保安會，創議獨立，以保安人民爲宗旨。即由孫寶琦電達北京。電文略云：近日東省紳商學界，盛倡獨立之說，集衆會議，洶洶不可遏抑，迭舉代表來署環求，語多要挾，苦口曉諭，始終不解。若不稍示變更，深恐激成暴動，擾及全境，牽連外交，一潰不可收拾。寶琦負保守疆土之責，萬不得已，擬即組織臨時政府，凡用人行政調兵理財，暫由本省自行主決，不復拘守部章。力保本境秩序，不預戰事。一俟大局定後，中央政府完全無缺，即行撤銷。仰懇天恩俯念事出非常，准其便宜行事，不爲遙制，俾免另生變端。再第五鎮軍隊，應即歸寶琦節制調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請內閣代奏。孫寶琦。嘯。

九月二十三日，山東共舉義旗，宣告獨立，公舉孫寶琦爲大都督，賈賓卿爲副都督。

孫寶琦宣誓文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山東都督孫謹將以下三條，宣誓於我父老之前曰：（一）山東全省人民，自今對於清朝，斷絕一切之關係。（二）以山東全省，加入中華民國軍政府。（三）關於本省內部之組織，分爲議決行政軍政各部，和衷共濟，俟大局定後，共和政體完全成立，再行變更云云。

山東獨立後，孫寶琦電奏清廷，略言山東人民，宣告獨立，選舉都督，寶琦得票最多。以臣受國厚恩，今爲都督，形同□□。惟東省全體公舉，只得暫認維持，電尾並有臣罪當萬死之語。

清巡警道辭職，紳商學界，公舉臨時會會長夏繼泉（本省人）爲巡警道。

九月二十六日，省城各官，如提學使提法使濟東泰武臨道濟南府均辭職，孫都督乃以孔某爲提學使，龔某爲提法使，余則達爲濟東泰武臨道，何承燾爲勸業道，周安康爲濟南府。

山東都督孫電 除天津、盛京、吉林、齊齊哈爾、開封外各省都督府鑒：建設共和政體，原爲國民要求幸福，同類相殘，大非初志。近者南北意見，兩無歸宿之途，深恐停滯日久，戰禍方長，萬一牽及外交，爲患更劇。前因清廷召集各省代表，曾經電達鄙意，請聯名公電袁世凱，首先提議共和，不知此電已否照發，有無覆音。頃順直諮議局，欲另擇地點，速開臨時議會，解決危局，此實最良。而組織議會最簡便之法，尤莫如仿德國聯邦參事會之制，先立上院，以爲國權基礎。其會員由各都督府派代表人充當，若未經獨立省分，則招令各諮議局派員與會。其會地即宜於京津指定一處，使北方易於加入。凡團體政體問題，皆可於此議決。如此則議會兼有臨時政府之作用，外交易於締結，而會員兼收未獨立各省在內，異日以全國意見，要求遜位，可無兵戈而收勝利，較之武

力從事，保全實多，且亦非常榮譽。庸懦之談，或不能盡快人意，惟義軍之起，爲真理非爲血氣，謹効忠告，倘蒙採納，會商實行，民國幸甚，孫寶琦。江。

孫寶琦雖承認獨立，然未正式宣布，其致各處電文，頗多含混之詞。而又援引平日之私人，分布要地，聯合會本已疑其心跡不固，又無力以處置之，遂有後日之變局。當九月二十三日大會議決獨立之時，大衆向孫寶琦質問，我山東軍學紳商各界，均已決計獨立，大帥如贊成，即推大帥爲都督，否則我東民即另舉都督。言次有多數聲色俱厲，孫知當時無法壓制，乃詐言大衆既如此熱心，兄弟極爲贊成。惟諸公舉我爲都督，我須向大家要求三事，必大家認可，兄弟方能担承都督之任。大衆即問三事爲何？孫謂即舉我爲都督，（一）所有政權軍權財權，均由我一人主持，他人不得過問。（二）東省司道各官，兄弟無一當意者，向日特迫於專制之朝命，不便更換，兄弟擬一一改用得力人員，大家不得掣肘。（三）財政支絀，須到會諸君担任籌款等語。時紳商軍學各界，不料其有詐，一律承認，當場認捐者共二十餘萬兩。並舉第五鎮統領賈德懋即賈賓卿爲副都督。孫既獨操大權，次日即將司道鎮協之附和民黨者，悉改派彼之心腹張某等接事。又以賈德懋充副都督，不便兼充統領，亦改委其心腹接統。又將庫款捐款軍火，皆移入署內，派其心腹帶兵把守。復派人離間新軍，使上下互生意見。更託言無款，各處請餉者，概不支發。尤有深心者，凡省城內外，有報土匪擾亂，乘機搶掠者，悉置不問。並暗令其衛隊在外搶劫，以灰商民獨立之熱心。一面密電北京政府，派兵往援，而將五鎮之新兵（除前已開往前敵者現僅餘六營）最激烈之兩營，誘往北京。其餘則均受孫之鼓惑，不復援助民黨。布置既定，乃欲設法拿辦諮議局各議員，及學界爲首諸君，並

賈副都督。幸其近侍中將此信洩出，於是諮議局議長及各議員、賈副都督、學界諸君暨各學生等，均連夜逃出省城，孫乃復改大都督爲巡撫。十月初四日，遂偏貼宣統三年之告示，而將黃帝四千餘年之告示一律刷去。

山東獨立取消後，凡前此提倡獨立之人，孫寶琦概不與晤面，惟日與反對黨首吳鼎元等，籌排除異己之策。賈賓卿辭統制差，張承治、黃佐平、胡季方等，皆棄差棄養而逃。此外軍界紳界，逃者甚衆。（吳鼎元係步二十標統帶，步賈後塵，連升至統制。）

吳鼎元所遺步二十標統帶一缺，先委該標管帶劉若澤升充，嗣因劉曾附和賈賓卿，復追回札委，另委方玉普升充統帶。劉心不能平，頗極力聯絡下等軍官，爲反正之舉。

步隊第二十標軍官，與張承治感情甚厚，當未獨立之前，附和張者實繁有徒。取消獨立後，此輩亦深見疑忌，不安於位，躍躍有暴動之意。（張任二十標教練最久，與部下感情甚洽。）

孫寶琦因取消獨立，致山東省城聯合會書，具錄如下：

啓者，自川鄂事起，鄙人爲保全土地人民起見，一面担任保護外人商業，一面添募兵隊，預防內匪，力持鎮靜。有九月十五日之事，知不可遏，始議組織臨時政府，以順輿情，而維大局。迨聯合會成，二十三日邀鄙人蒞會，諸君昌言獨立，鄙人力言山東之不能獨立，與獨立後之危難，並辭都督之席，當爲大衆所共見共聞。聯合會以五鎮爲護符，鄙人亦疑五鎮全軍，果有變志，倘禍生肘腋，必至塗炭生靈，是以從權承認。不意五鎮僅三五人主持，事後竟全軍反對，遂有今日之現象。聯合會與鎮將士如何聯合，想會中人當自知之。鄙人今日陷於危難，自慚無識，尙復何尤！然當時

之委曲順從，實迫於諸君之要求。乃諸君不自引咎，反以咎鄙人，揆之事理，寧可謂平！鄙人之權宜承認獨立，原爲保全一時和平。早知必不能持久，曾說明宣告獨立之後，指日恐成戰場，假使北京立遣問罪之師，省城必將糜爛，爲患何堪設想。今獨立雖無效，而不見干戈之擾，居民依然安堵，已屬萬幸。若果無意識之徒，必欲犧牲東省人民以爲快，或甘心獻媚於白種，則非吾所敢知矣。鄙人在政界二十年，閱盡滄桑，七月兩疏乞退，世所共知，今此當可遂我初衷。居此三年，愧無以對山東之父老子弟。自維賦性寬柔，無嚴毅之果力，斷不宜於今日。吾所願規於山東父老子弟者，毋挾私見而害公益，毋驚虛名而受實禍，毋侮弄長官，毋煽誘後生，總以遵守法律保守治安爲要義，是則鄙人所殷殷盼禱者也。專此奉布，不盡欲言，惟希亮察，孫寶琦頓首。

孫寶琦自取消獨立後，已成贅瘤，一切政事，均由藩司張廣建、首道聶憲藩（聶士成之子）、警道吳炳湘協議而行，（三人皆袁世凱之黨類。）孫撫不能過問。其後捕拿黨人，均由聶吳等主持。孫寶琦以時事艱危，措置匪易，屢次上疏乞休，經東省慕炎趨勢之惡劣紳商，一再挽留，已有留連任之電。嗣以肺疾復發，加之勞心焦慮，病益增劇，始請給賞假，繼請開缺，並經內閣允准。惟明明對於山東之父老子弟，再以巧計牢籠之，臨行有上內閣一極長條陳，皆係善後本省辦法，共列二十條，其中最狡狴處，即係分別先行蠲免瑣細稅務，以收民心云云。

山東自取消獨立後，紳民受官府之壓制，較前專制時更加萬倍，拿捕黨人，取締學生，近來發現之事，較前更甚，無論開會禁止，即同鄉會亦威逼解散，並事務所亦不令存在。徧設偵探，凡剪髮之人，幾無一不有偵探隨其後。十月十二日，有士紳湯張二人，由北洋差次告假回籍奔喪，路過

省垣，暫宿旅店，除帶有銀洋千餘元外，並無絲毫違禁之物。偽警道吳炳湘，因其剪去髮辮，拿至警署拘留，擬予重辦。住省新界士紳，該道皆恨入骨髓，欲置之死地，而無從著手。其尤中該道之疑忌者，則莫甚於諮議局之書記長張漢章。因該道甫到山東，取消獨立時，入諮議局解散聯合會，他人俱躲避，獨張漢章與之見面，抵抗不屈。是以該道疑其爲革黨首領。當即派出警兵多名，駐守諮議局，監視行動，其不能自由，已可想見。至十四日，因北京同鄉官來電，通知各團體，商議選舉赴滬代表辦法，並無多人，僅諮議局書記長張漢章、會計張駿烈、常駐議員王學錦、朱承恩四人，外有士紳八九人。午後二時，在該局聚談，吳炳湘先派區官前往監視，繼派科長帶兵來局搜查，言語微有衝突。該道聞知，親自率兵一百餘名，各持鎗械，如臨大敵，闖入該局，逢人拿搜，將書記長張漢章等十餘人，全行解衣搜索，凌辱不堪。又令總務、衛生、司法三科科長，皆來該局，大開審判。張漢章等諸人，理直氣壯，該道不能屈，第云三人以上聚談，即應干涉。至夜深十一鐘，始率兵出局。該道即赴撫署捏稟張漢章等皆係革黨，有起事確據云云。近局居民，見此蠻橫行爲，恐被殃及，紛紛遷徙；紳商學各界，均不能忍。然處於野蠻專制權力之下，無可如何，惟有痛恨而已。

十月二十日早，聶道派巡防步隊第二營管帶薛葆筠，在宜春軒共捕獲十餘人，劉溥霖、孫鍾濂、蕭蘭池、劉澎霖、劉湛霖、李鍾霖、趙顯琦、臧庚文、王玉珂、馬振青、李漢光、曹在璋、朱效曾、紀正錫、紀叔璋、紀廷璋、侯義成、魏學海，並宜春軒之鋪夥數人。當場由薛開槍擊斃一人，名藍玉昌，傷二人。並將一人用刀穿臂，貫以鐵鎖而行，一併交執法營務處。宜春軒中所有銀

洋衣服等，均被防兵搶掠一空。各大紳聞知，即由毛稚雲、莊心如、石俊青、王默軒各紳同見聶道，請援汪兆銘例開釋。聶堅言此係土匪，實非革黨。各紳退後，乃往見宣慰使柯劭懋，懇其與聶道交涉。柯乃見孫撫要求，令聶道將各志士送檢廳，由檢察廳訊明劉溥霖（字季占）、孫鍾濂（字紹周）、蕭蘭池（字湘坡）三人爲共和黨，（其餘或非共和黨，或自認共和黨，而檢察廳不認爲共和黨。）暫行留廳，俟大理分院組織成後，再行審判，其餘十五人均釋放。

此次山東捕拿黨人，見小褂之無領者，則曰凡洋學生小褂安有不帶領者，此非搶劫之贓物而何，即掠去。拷問時，凡無辯者過三堂，有辯過一堂或兩堂者不等。每堂問官二，而審者止一人。一上即喝跪甚厲，審問之辭，大抵不離乎土匪者近是。王玉德受嚴刑上壓扛兩次，即逼其供認土匪也。

孫寶琦既去，胡建樞洩撫任，出特別告示一通，大致謂本部院推愛士卒，出於至誠，深知將兵之苦心，不願妄加苛懲。爾軍士人等所犯之罪，但情有可原，無不予以寬免。惟人類衆多，良莠不齊，其或有不知自愛者，亦必按律懲治。現值時勢恐慌，各將卒尤宜勤慎趨公，一俟大局少定，定必論功叙賞，勿爲無意識之舉動云云。蓋由於防營之不同意於撤營官，而陸軍又不同意於防營之舉動故也。

自濟南商埠捕人後，士紳稍知大義者，深恨聶憲藩之殘殺同胞，多方要求，乃將聶記過，首事之營官等，分別撤差。而防營又大不滿意，開會反對。士紳等亦籌備對待方法，尤不欲聶之署提法使。既聶自辭署理，兩方乃少息。而胡建樞乃出於陽奉陰違之調停，忽又令署鹽運使之余則達署提

法使，即以聶署驛運使，而以候補道丁道津署首道。士紳等乃更爲不平，不但恨防營，恨聶憲藩，並胡建樞亦深恨之。防營則恨士紳，亦恨胡建樞。外象尙若少安，暗機旣動，衝突在所不免。而當此之時，一般飢民，又不時搶擄市上之食物，居民乃更爲震動。濟寧有王某率衆三千，在豐縣一帶起事，或云民軍，或云土匪，莫衷一是。濟寧居民，紛紛逃避，食物銀價，因之飛漲，各商店幾有罷市之舉。東平之綠林某，聲勢頗大，於某日進攻崔家套張家套夏雪水城各莊，又復焚燬李家屯，及附近十三莊，乃踞肥城西南鄉之演馬莊，從者日衆，其勢洶洶。往肥城城內避禍者絡繹不絕，房價爲之陡漲。平度州亦有綠林百餘人舉事，已踞離城十一里之龍莊，一有本州之門丁捕役經過，即拿獲撲殺云。

煙臺民軍，於九月二十二日晚起事，徐道開變，乘間逃出，即登龍裕輪船赴青島。福山縣令易某，即大開城門，高懸白旗，投降民軍，民軍遂用投票法選舉官員，其被選者如左：

總司令官王傳炯 民政官萬坤山 李星軒 財政官孫文山 張誠卿 澹臺玉田 軍務科科長虞克昌 董寶太 交涉科科長倪顯庭 孫嘏臣 文案科科長（中文）李鍾英 唐用珍（洋文）江文臣 王耀東

選舉後，即電致省垣孫都督，報告獨立情形。九月二十四日晚，接孫來電云：軍政分府王，來電已悉，承賀敬謝。煙埠係中外觀瞻，甚賴執事維持秩序，以靖地方，即派員前往接洽一切云云。軍政分府接此，當即回電遵辦。旋又接孫電，煙埠通商口岸，加嚴保守，不要派兵內地云云。軍政分府亦覆電照辦。

十一月杪，關外大都督藍天蔚率北伐艦隊抵煙臺，宣言云：余此次所率領之軍艦三艦，僅係先鋒，此外尙有三四艦，日內當可到此參加。陸上戰鬥員先後輸運，約可達三師團之譜，就中大半派赴東三省攻略各地，以期尅日光復該省，其餘在魯省登岸進擊。又云：昨接南京陸軍部來電，此次又復續展停戰期限，北伐艦隊，亦須暫在芝罘停泊，靜候和議如何了結云云。時芝罘西山基督教會學校學生剪髮者數十名，擬赴碼頭歡迎北伐艦隊，排隊經過巡防營門前，被該營兵數人開槍狙擊。此事旋爲北伐軍聞知，祖某排長深恐禍及其身，於十一月二十八日晚間，率領兵丁三百人，往西脫逃。按該逃兵等或在途中與登州急進黨衝突，或繞道前往萊州投入官軍，均不可定。藍都督恐商民惶恐，秩序壞亂，特頒布告示，以安民心。其大致謂北虜未滅，舊京未破，正是吾人民枕戈待旦時。吾人民當急急存亡之秋，宜萬衆一心，洞明大義，以計永遠之幸福，億兆之安寧。本都督奉大總統之命，統率北伐軍隊，道經煙臺，忽聞槍聲發於南面，似有擾亂舉動，於是特爲曉諭。蓋如此則確悖民國起義之初志，無論軍民紳商，假私害公，擾亂治安者，均應視爲國民之公敵。各界人士，宜致好意，維持大局云。

急進黨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早三句半鐘，由登州抵黃縣。該縣本已宣布獨立，舉王叔鶴爲司令。（或云劉縣令爲正司令，王係副司令。）是日該司令將急進黨歡迎至西關財神廟存駐，該縣農務會會長鄒耀廷與梁子庚等，因急進黨將至，預爲募集捐款一千餘吊，已交該黨收領。正擬進行，詎清總兵葉某聞登州被佔，已於二十九日派兵四百名由萊州拔隊東來，十二月初三日抵黃縣。該縣早將四門關閉，該兵隊立時圍城，開槍直向裏攻入，城牆上有急進黨站守，被兵打死兩名，嗣連放排

槍，天色將晚，終未攻破城池。後該兵聞北伐隊將到，且勢難攻破，遂退守北馬駐紮。

先是魯撫胡建樞由濟南調兵數百往即墨，因聞南軍北伐隊已至煙臺，故先事防備。及聞登州反正消息，即調該兵隊開往濰縣防堵，而該兵等均不願往，並謂已經兩月餘未領糧餉，開至即墨，已是勉強上車，若再他往，誓死不從，如以壓力脅迫，則必用最後之手段對付。其長官無可如何，遂由濟南另調兵往濰縣，然僅得五百人，亦足見清軍之渙散矣。

滬軍北伐隊於十二月初五日抵登州，因黃縣危急，特派司令官劉先鋒隊長唐提兵星夜馳赴。惟蓬萊與黃縣相去六十里，均係崎嶇山路，行軍異常困難，兼係夜間急行，將士之辛苦，概可想見。是夜抵黃，暫駐城西二里許之海晏寺，臨村松嵐公會預備鋪地草四車，葦席百張。初六日約同松嵐呂鎮馬家三村之鄉長十餘人，赴營慰勞歡迎，備極地主之誼。

滬軍既抵黃，暫休養士卒。十二月初六日黎明，本城魯軍三百餘人，由姜司令統率，前赴北馬鎮迎敵，不意爲伏賊所敗。兼之賊多我少，衆寡不敵，均致小挫。當夜即更換崔君代姜充司令之職。初七日魯滬兩軍，合兵開赴北馬迎敵，賊先在北馬西南空地，埋伏大礮數尊，及我兵到時，由北馬東張家莊地方接戰。不數刻，賊詐敗誘敵，向埋礮處敗走。我軍尾追，比及空處，伏礮齊鳴，我軍急退。忽有由龍口開來之賊兵三百餘名，突起迎擊。時已薄暮，我軍遂退扼殷家店子村少歇，以備再戰。旋兩軍晚餐畢，復以礮火相見，戰至夜分，賊猶負固未退，我軍伴收兵歇息。時賊亦疲極，以我軍真退不備。一時許，我軍傳令夜襲，時我軍以賊兵頑梗，憤怒已極，莫不思一擊之下，聚殲醜虜，前進時士氣百倍，各屏聲息，輕裝疾走。抵賊營，賊方酣臥，我軍大呼馳入，一以當千，

賊兵驚潰，殺傷無算。賊兵遂退守黃山驛。生擒悍賊五人，悉斬以徇。此前小敗而後大勝之情形也。

山東即墨，始經光復，即遭清軍荼毒，此光復史中一大恨事，與灤州之事，同爲惋惜不置者。當該縣籌備光復時，先由會中人苦心孤詣，慘濟經營，派人運動軍學兩界。兩界中人，均經大表同情，暗中籌款出資，遣人到申購買軍火。迨諸事齊備，隨即宣告獨立，河山光復，人民安堵，方共慶幸。不意德人突派馬隊一百三十餘人，直馳抵城，向會中人云：「此城與外交極有關係，載在清德條約中，不能駐兵。即防務吃緊，不能不預備萬一，亦不能攜快槍過五十支，迫令遵守此言，旋即退去。」又由青島發電通知濟南清撫，詳告一切內情，並囑其從速派兵，奪取即墨。清撫接電後，即派清兵四百人來城，閉城搜殺。當清兵將至時，城中人尙未知，以不能如是之速。不意德人飛電，遂爾破壞義舉。及兵臨城，人始恐慌，倉皇四出，各思逃避。有招兵清冊一本，爲清兵奪去，遂按名捉殺，當殘害會中人三十餘名，排戶搜查，無一得免。入家則肆行劫掠，窮極兇惡，續捕去二百餘人，皆本城兵丁。城西小村，約有二十餘戶，悉數燒劫，慘不忍言。此隊清兵，旋於□日赴高密，爲漢奸高密人鐵路巡弁魏某引導，捕獲民黨二人，不問，殺之。尙復搜捕不已，見無辯者恨之尤甚。高密商舖，被劫者不少，均係鐵路守備兵及鐵路巡警所爲，糜爛情形，可爲浩歎。

青島居民，甚主張脫離滿清關係，與東南民軍政府，聯爲一氣。惟以在租界內，德人謂爲有礙中立，多方阻止。曾有民黨十七人（均山東籍），在順源客棧，因攜帶子彈違禁，被德政廳捕拿。當釋十四人，將李錫五、鍾蓬山、丁丹輔三人拘留。後經陰石卿及侯延爽二君保釋。又鄭帥道君（嘉興人）因發起聯絡齊燕公所、三江公所、廣東會館、及商務總會各團體開會，脫離滿洲政府羈

絆，並歡祝孫大總統之就任，亦被捕去。經鄭君與德總捕韋爾遲辯駁，無可加罪，故亦釋放。惟開會一層，德人謂現在駐德使臣，尚係清廷所派，故在租界內，民黨不得升旗開會，有礙中立云云。茲將各團體與德國青島提督來往函件，照錄如下：

致青島提督函 敬啓者，工商等留居青島租界，承貴國文明保護，得公理公法範圍內之自由。至清政府，工商等不過徒効納稅義務，毫無保護感情，言之慟心，不堪回首。今幸孫中山君熱誠提倡，及同胞協力奮興，改造國度，今已天下公舉孫君爲中華大總統，業經任職，上海香港各租界內同胞，均已紛紛開會歡迎。工商等居留此間，南人以家鄉生命財產，受保護之益，北人以通商南省，無危險之虞。現擇於十四號二十四點鐘內在三江會館升旗放鞭，開會歡迎，恭伸愛敬。素慕貴提督大人爲立憲國大臣，洞明公理，必表同情，增人羣之幸福，示世界之大同，惟貴提督贊成之，並請派捕保護會場，更爲感泐。齊燕公所三江會館廣東會館商務總會同具。

青島德提督覆函 敬覆者，頃接公函，閱悉一切。惟本大臣未便照准開此大會，並升旗放鞭。因本政廳素抱嚴守中立之主意，事事俱要遵守，趁此機會，切爲指示。當時設立貴會館，其宗旨係專爲經紀起見而立，所以現在亦須懇切囑咐貴會館，不得改作辦理關係國際之事務機關。若不聽命，本政廳必行干預。既負責會之意，因此再爲切切勸導貴會，將來務須謹慎，按照本分範圍，而遠離國際之實行，是爲至要。專此佈覆，並頌日祉。

再致青島提督函 敬再啓者，昨奉覆示，得聆貴提督大人事事嚴守中立，足見文明政治，培國度以日增，謀人羣之幸福。惟工商等蒙賜訓辭，有不能已於言者，用向貴提督直陳之。一、承認本

會館爲經紀宗旨而立，惟此次歡迎本國總統，爲愛國之慶典，係全球國民同有之天職，至本會館一切經紀，當以愛國爲本分根據。如清政府早已失其保護效力，吾中華民國總統既早經任職，貴提督若不准升旗放爆竹，開會歡迎，豈不顯視工商等爲無國之民乎！傷心述此，血與淚迸。二、以本會館開會慶祝本國總統，謂改作辦理關係國際之事務機關，有妨中立，實有不解。在工商等只知開會歡迎，慶祝本國總統，以立國民根本，保生命財產幸福，別有未知。以公法言，在中立租界，兩無違背。貴提督必行干預一語，未識根據何條法律而行，尙祈示諭遵守，爲更欽佩。三、叨蒙賜教照本分範圍，遠離國際之實行，讀之刺心，不勝感慨。想人生世界，不知愛國，不得爲人，不得爲人，即不能成業，不能成業，則會館經紀之說，從何而來。是以本會館經紀宗旨，以愛中國認總統爲第一義。照全球公理，萬無無國籍之人，能作經紀也。故吾國刻下四萬萬同胞，不但以熱血和炸彈，爲本國國民謀幸福，亦爲全球同胞增進人格之代價。諒貴提督素愛人道和平，深明世界人羣之進化公理，必邀俯准工商等作法律範圍內開會之自由。一俟擇定會期，再行申明，請捕監臨會場，保護一切，是爲至禱。

此次山東各屬之戰，南北軍人，均以停戰期滿，未免誤會，以爲和議決裂，故有黃縣等地之劇門。嗣以清帝退位之旨已下，兩方即相率弭兵。惟民軍政府，根據煙臺，久已舉定胡君瑛爲都督，清廷所簡巡撫胡廷樞，尙在濟南，故於南北統一之中，不免少有衝突，然已派代表接洽，自可和平解決矣。

東魯開化最早，文明獨先，山河鍾毓，代生聖哲，民俗強悍，習於戰鬥。太公小白，先後用之以成霸業，光耀歷史，彰彰在人耳目。降及明季，政失其紀，四方多故，三桂引賊入室，遂使黑水建夷，宰制我天下。貴省密邇燕雲，首當其衝，屠戮之慘，剛刻之酷，無異嘉定揚州。遺聞匪遙，至今思之，猶令人心痛。嗚呼！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滿清以氍毹遺孽，犬羊賤種，一旦臨我華胄，心實內媿，故不惜極力摧殘，以爲長治久安之計。三百年來，暴令苛政，罄竹難書。至於今日，則蓄之愈險，出之愈刻，日日言籌備立憲，而專制實甚，日日言融化滿漢，而防漢實深。乳臭黃口，則委之以兵權；行屍白髮，則寄之以政柄。猶恐不足以制吾族死命也，於是橫征苛斂，供其饕餮，賈路獻礦，取憐外人。吾族起而與爭，則曰民氣囂張，曰格殺勿論。嗟嗟！誰無天良，誰無廉恥，忍令錦繡山河，淪於夷狄，文明貴胤，降在輿臺，而不思掃除胡虜，以雪國恥乎！本都督心切思漢，義重復仇，白麾一舉，武漢克復，湘粵寧贛，亦同時響應，東南半壁，得以重見天日。東邦爲孔教發源之地，攘夷大義，服膺最久。曷勿及時奮興，共襄大業，以紹炎黃之墜緒，而衍洙泗之真傳乎。況滿奴常挾寧贈友邦之術，故不惜棄我如遺。膠州之租，威海之割，奴隸之奴隸，諒我青兗秦岱諸同胞，當亦羞且痛也。復九世仇，春秋大之，趁此速舉義旗，右我鄂軍，西發臨清，扼南北之咽喉，北出渤海，攻塘沽之險隘。水陸並進，直搗巢穴，復漢官之威儀，建共和之民國，我列祖在天之靈，實式憑之！嗟呼！陟泰山之巔，揮吾漢幟，決黃河之水，滌彼胡氛，東魯同胞，應

多俊傑，請盡先驅之義，勿貽後至之羞。此檄。

（滿夷狩夏始末記八編滅亡迅速記五十九頁）

山東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宣統三年九月十八日資政院總裁李家駒等奏摺

資政院總裁內閣法制院院使臣李家駒等跪奏，爲遵旨議決覆奏事：

宣統三年九月十七日奉旨：「孫寶琦兩次電奏，據東省紳商學界代表請願八條。著交資政院迅速核議」。欽此。當由臣院議員即日會議，逐細審查，擬就答覆條件。謹另繕清單，恭呈御覽。請旨電飭該撫切實宣示，以安衆心。臣院公會會議，意見相同。謹恭摺奏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宣統三年九月十八日，資政院總裁內閣法制院院使臣李家駒、資政院副總裁理藩部左侍郎臣達壽。軍機處摺包檔

附 清單

謹將擬就答覆東省紳商學界代表請願條件，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第一條，外債已交資政公決緩議，確無以山東土地作抵之說，決不作爲軍餉之用。

第二條，朝廷已宣布罷戰。至所稱南軍要求一節，俟將來提有條件，再行徵集各省意見，如意

見相同，即可照准。第三條，已有電諭停止調遣。第四條，協餉請准其暫停。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應在憲法中規定。資政院業經提出協商修改諮議局章程，確認諮議局爲各省長官對待機關，將來編纂憲法及局章官制稅法，各省事同一律，自應徵集各省意見，公同議決。第八條，係爲保衛地方治安起見，應請照准。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山東巡撫孫寶琦致內閣總理袁世凱電

北京袁宮太保：東密，各省現象，祇爲共和問題，確係政治革命，並無種族之見，故各省仍極力保護滿人，與迭次朝旨並不相悖。各省派代表來京，必要求達其目的而後止。與其待下要求，何如特降綸音，使海內感頌公天下之盛德，早息爭端，免致外人干預。宣慰使必無效。若恃兵力征服十餘省，財力必不支。且以後暗殺日多，禍仍未已，非國家之福。公握重權，天下安危，懸公之手。昨接蘇浙電，合數省之軍往攻南京，佔領後即北上。又議在滬組織臨時政府，招孫汶回等語。東省承認獨立後，人心稍定，毫無暴動。五鎮亦漸安靖，兵未進城。琦遵旨保衛民生，力爲維持，勉撐危局。可否？請代奏。孫寶琦。沁。印。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初六日滌南居士致內閣總理袁世凱函

內閣總理大臣鈞鑒：山東獨立字樣既已取消，省城各官及曹州鎮已次第安置，具見璧畫周密。惟煙台道未見明文，似屬缺點。當時煙台失守，並非南方革軍踰海來據，不過附近三五少年戲以書

信郵寄道署，大言恐喝，該道竟畏之而逃，逃後數日，此三五少年始入署懸旗，並占大清分行，此失守時實在情形也。現在，大清分行所存現銀，已經爲彼等所罄，僅餘道庫存銀數萬，彼三五少年已瓜分囊括而去。目下，煙台地面無官無賊，若貴大臣及時奏簡一道員，迅速赴任，則不煩一兵，唾手成功。而該處亦免土匪之擾。否則，長此棄置，萬一革軍來佔，異日另圖收復，豈不費力！且煙台爲天津門戶，京師屏藩，關係頗重要。機會不易得，敢冒昧上陳，幸貴大臣留意察納。藉請大安不另。濰南居士上言。十月初六日晚六鐘。軍機處函件檔

宣統三年十月初九日內閣致山東巡撫孫寶琦電

聞煙台革黨已散，道員業經出走。該處地方緊要，未便無人主持。希迅速遴保妥員，請旨辦理。內閣，佳。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初十日路透電

據路透柏林訪事電稱，膠州政府已奉命，即速派兵二百名前往天津。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初十日山東巡撫孫寶琦致內閣電

佳電悉。現傳炯昨日有電來，尙未答。伊前因琦詰責，孟浪通電各屬，憤欲辭職。姑示羈縻，另派孫熙澤前往宣慰，冀其反正。日內計到。擬即電告省城，取消獨立，囑其照辦。並擬電委孫熙

澤署登州府，俾可接洽。至關道一缺，即日具摺入奏，酌保人員。另函詳。摺延十二准到京。琦，
卦。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一日山東巡撫孫寶琦致內閣電

煙台之變，徐道逃匿，衆商始推王傳炯主持，地方幸以安謐。實非所願。日前已電請辭職。今日琦省城取銷獨立，電囑照辦。所派孫熙澤已到，派署登州府，俾可接洽一切。請覓與王相熟者，速電准其反正，並嘉其維持之功，許以優擢，必可服從。至盼爲禱。寶琦，軫。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三日山東巡撫孫寶琦致內閣總理袁世凱電

北京袁宮太保：東密，十一電致王傳炯，得復電如下：「真電敬悉。黎黨與政府有和平解決君主民主之說，極慰。煙埠所以獨立，都督知其詳細情形否？所謂原有起義之十八人，業已盡行解散，都督得知否？炯之所以抱病竭力維持煙埠者，亦正如都督所謂，若使民兵激變仇殺，惹動外人干預，不獨煙埠首遭糜爛，勢必斷送山東全省，中國大局何堪設想。炯若一味坐視，奈天理良心何。況亦絕非我海軍人保國保民之原意。故炯於連日推辭不得後，始終以鎮壓地面、保護中外人民、嚴防匪徒等等爲宗旨。煙埠獨立之與不獨立，實際上本絕無絲毫差別，不過徒經此十八人之一番擾亂而已。今奏銷東省獨立，自係都督婉轉求全之至意。炯當爲東省人民慶幸。及至煙台所有一切事，似可仍行照舊辦理，少一番更動，即少一番擾亂，一俟大局定後，全國自有統一制度。都督

若以炯意爲然，炯當暫勉竭心力，保持煙埠治安。否則，炯決不敢過問此間事。至若炯事，一身祇求告無罪於國民足矣，功名利祿非所敢知。迫切復陳，不勝待命」云。應否暫時聽之，抑如何對待？乞示遵。琦。元。印。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月十四日山東巡撫孫寶琦奏摺

山東巡撫臣孫寶琦跪奏，爲叩謝天恩，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臣於宣統三年十月初十日內閣電傳，恭奉諭旨：「內閣代奏，孫寶琦三次電奏，請罷黜治罪，並取銷獨立，撤銷臨時政府，各等語。現在朝廷頒布憲法信條，實行改革政治，與民更新。該撫未能仰體此意，熟權利害，徒事張皇，於理殊爲非是，本應加以嚴譴。惟念該撫世受國恩，不應荒謬至此，自係被人迫脅，並非出自本心。近日以來，該省已取銷獨立名目，地方各事亦漸就緒，是該撫尙知愧奮，亟圖補救，姑予寬容，仍着留任効力。務須守定宗旨，毋再爲浮言所惑，並迅即督飭地方官紳，悉心布置，保衛治安。該撫自當激發忠誠，力圖報稱，以維大局而贖前愆。等因。欽此。欽遵。跪聽之下，感愧莫名。當即叩謝天恩，電請內閣代奏在案。

伏念臣世受國恩，疊膺殊遇。自維才智短淺，何堪疆寄久膺。本年七月間，兩次具疏陳請開缺，未蒙俞允，方擬勉竭駑駘，希圖報稱。不料此次變生倉猝，未能持以堅定，徒事張皇，上煩宸慮。撫心自問，雖加以斧鉞，詎足蔽辜。乃蒙聖慈責以効力贖愆，勗以忠誠激發，不追既往，責其將來。臣具有天良，能無愧奮，惟有懷遵諭旨，督飭地方官紳，悉心布置，保衛治安。總期內匪不

作，外患不生，以仰副聖主保境安民之至意。

所有微臣感悚下忱，理合恭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宣統三年十月十八日奉旨：知道了。欽此。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五日山東巡撫孫寶琦致內閣電

頃接署登州府孫熙澤來電云：王傳炯絕無反對省城取銷獨立之事，更不慮驚擾內地。惟俄美增兵輪四艘，迫欲派兵登岸。設法止阻，始退。又南軍有信派兵輪來煙。等語。已遵電示，飭令維持現象矣。琦，翰。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山東巡撫孫寶琦致內閣總理袁世凱電

北京袁宮太保：東密，恩准開缺，出自逾格成全，感銘無既。胡撫可否電飭毋庸陛見，俾即接篆。聶道因巡防隊緝捕黨人，搶掠一空，在營復私刑拷訊，與緝匪同，並大干物議，慮有暴動。伊既不敢升署，並懇辭署首道、解兵柄，情詞甚摯。可否另簡法司，商詢法部，擇諳練中外法律者以孚衆望。並飭速來。濟東道擬請以候補道吳煜署理。中路防營容與胡撫妥商遴委接統。聶道少年英雋，將來恩植之日正長，暫令韜晦，亦是玉成之道。是否？乞賜復。德州調回陸軍，遵留省防。寶琦，勘，印。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日山東巡撫胡建樞致內閣總理袁世凱稟

宮太保鈞鑒：敬稟者：連奉鈞電，辱獎勉逾恆，感媿無似。舊屬才識謏陋，猥承厚植，畀以疆寄。時危任重，以代代楹，其何能勝。惟高厚生成，不敢自外；見危授命，昔所服膺。雖棉力不足匡時，而愚忱總期自效。已於初二日向闕謝恩，接篆視事。自念東邦下吏，才具平庸，蒙公逾格鴻施，有加無已，由牧令拔至疆臣，未出省門一步。如斯恩遇，肺腑銘鑄，驚馬有知，亦當感奮。伏查東省界隣江皖，地近海隅。伏莽孔多，人心未靖。撫綏匪易，時用悚惶。溯前次事起之始，由聯合會運動軍隊釀成此變。其中公正紳民亦多反對。迄聞宮太保抵京，軍心回向。東省爲公舊治，威惠霑浹，深入人心，稍有知識者亦皆奉令恐後。當其初反正時，自宜雷厲風行，示以不可侵犯之概。及事平以後，亦宜分別良莠，德威兼施。其對於黨人也，非嚴密防範，實力稽查，震之以威力，不足以戢其煽惑之謀。其對於紳民也，非宣布德意，開誠布公，綏之以德惠，不足以堅其內向之志。語曰：「民爲邦本」，又曰：「攻心爲上」，此意大可思矣。舊屬當此危局，忝撫是邦。不敢操切圖功，使斯民重足而立；亦不敢稍涉柔懦，以姑息爲養奸之媒。總期於秋肅之中，寓春溫之惠。一面扶植軍界，以揚威棧；一面綏輯人民，以消疑貳。冀仰副宮太保寬猛並濟，建威消萌之至意。北風嚴肅，國事殷繁，務乞節勞，爲時自衛。肅此，敬請鈞安，伏乞垂鑒。舊屬建樞謹稟。

敬再稟者：此次，聶道以緝擊黨案不協輿論。其實，黨人既儲備軍械以圖一逞，理應立爲擊辦。惟其兵丁往捕時稍越範圍，未免有傷人及掠物情事。以至紳民羣起不平，即向之反對黨人者亦

皆譁憤。是以慕帥商令聶道辭去差缺，以免別生事端。舊屬豔電亦以司法事繁，防務責重，恐有顧此失彼之虞，欲其辭法司仍留原差原缺，以求兩全。嗣見聶道方當英年，志在上進，未便拘泥前議，因復有後次各電。現遵示附片具奏，請互調署。此事再三周折，重瀆鈞聰，至深惶悚。但其中委曲求全之意，諒在我公洞鑒之中。張藩司人極熱誠，留心政要，足爲幹濟之才。吳警道亦英氣勃發，勇於任事，可與有爲。與舊屬均共粉鄉，遇事和衷商辦。總期剛柔相劑，共濟時艱，以無負我公委託之重。附肅，再請鈞安。舊屬建樞謹又稟。軍機處函件檔

山東民清軍交戰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宣統三年九月二十一日開缺內閣總協理大臣寄山東巡撫孫寶琦上諭

開缺內閣總理大臣開缺內閣協理大臣字寄山東巡撫孫。宣統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奉上諭：學部國子丞徐坊等奏，山東土匪滋熾，關係全局，請速派本省紳士回籍舉辦鄉團一摺。山東南控江淮，北拱畿輔，當此危急之秋，亟應辦治鄉團，以資保衛。前貴州提學使、學部丞參上行走柯劭忞著以三四品京堂候補，御史王寶田著賞給四品卿銜，均著回籍辦理鄉團，准其專摺奏事。並著孫寶琦傳知候補道前廣東廉州府知府李經野、江蘇候補知府夏繼泉會同辦理。其就地籌款一節，著隨時札飭地方官吏悉力贊助，不得稍有阻撓。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密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奕、臣那、臣徐。廷寄檔

宣統三年十月初九日山東巡撫孫寶琦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頃據沂州府李守于錯魚電稱，初三海州失守，距沂甚近，新募沂防營，恐不足恃。可否飭派陸軍前往，防邊助剿，乞速示。琦。佳。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一日德華日報

濟南現甚安謐。吳鼎元業已接統第五鎮。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六日內閣致山東宣慰使柯劭忞等電旨

奏旨：內閣代遞柯劭忞等電奏，十二日馳抵濟南，聯合會黨已全行解散，不致再有暴動，等語。覽奏甚慰。即著悉心妥籌，保衛治安。欽此。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八日山東巡撫孫寶琦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五鎮昨日調步隊一營、馬二隊、砲工各一隊赴韓莊防剿。頃接德領事照會稱，沂州費嶧各處，安慶幫匪甚盛，有執持洋槍者數十人，旗幟有保清滅洋字樣，與庚子拳匪大勢相同。德國教士產業，無論受何損害，定責賠償。教士有意外之虞，恐有甚於責問。如迅籌預防之法，朴領事以爲非調第五鎮兵數百前往駐紮，力挽治安不可。查沂屬幫匪素盛，近屢有仇教之事，已屢電防營協緝，

但兵單恐難得力。可否添調五鎮兵隊往剿，以免釀成交涉，乞速賜復，並電吳統制遵照。寶琦。
嘯。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直隸總督陳夔龍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頃接魯撫電稱：閣部效電悉。遵即行致吳統制。惟沂屬地廣，前撥各隊太單，昨與吳統制商擬，將駐守德州機器局一營撤回，請赴費縣，添配馬隊一隊。因省城所存隊伍無多，不敢再抽調，應請北洋速派防營前往接防。等語。查德州機器局關係重要，自未便稍分畛域，惟防營現無大枝可撥，擬派委員率領新軍步隊一營前往接防，以昭慎重。特聞。龍。馬。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山東布政使張廣建電

王紳寶田等鄉望不孚，舉辦團練，恐更增患。現已一再函令司庫代籌開辦經費兩萬，因庫空如洗，先撥三竿。查曹屬一帶民多強悍，赤手空拳時多搶劫，重以會黨雖散，尚有餘燼，一旦授之以柄，深恐一發難收，爲患尤烈。不如保以道府外放，暗消此害。是否？伏候鈞奪。廣建稟。有。

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山東巡撫孫寶琦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敬電悉。商之吳統制，韓莊爲南路門戶，兼顧沂州，開赴各隊萬不可撤。德州局北洋派隊接

防，抽出一營，二十三回省，擬即開往曹單防剿，候示遵行。中路派巡防一營，明日開赴魚台、金鄉防剿，並以奉聞。寶琦。徑。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山東督辦鄒團柯劭忞等致內閣請代奏電

濟南民心安靜，軍氣尤固。劭忞等加意聯絡，皆極款洽。刻聞兗沂曹一帶土匪日衆，擬二十八日馳往，審察情形，整頓團防，再至登萊。乞奏。柯劭忞、王寶田。宥。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內閣致山東宣慰使柯劭忞等電旨

奉旨：內閣代遞柯劭忞等電奏悉。現在人心浮動，伏莽潛滋，舉辦團防亦應慎防流弊，前已有旨各省辦團由官督察，著即懷遵，商明地方官妥籌辦法，以保治安而防隱患。欽此。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一月□日柯劭忞等致內閣袁世凱手摺

袁宮太保鈞鑒：劭忞等前月二十八日至兗州。連日調查地方情形：西則單縣、嘉祥、魚臺，東則滕、嶧、蘭山、郟城，皆多土匪會匪。竊以兗州爲南北襟喉，滕嶧是其門戶，徐州則又門戶之外蔽。現在徐州已有重兵，韓莊亦紮鎮軍。革軍若不得逞，必煽結海邳土匪，沿山潛闖嶧縣，正抄兩軍後路。鳳、潁、豐、碭等匪，道嘉魚以北竄，則兗濟皆震。停戰期內，設防尤急。兗州田鎮所部太單，分防各屬實不敷調遣。一旦有警，獨立難支。非添籌一枝活兵，相機赴援，不足以固邊

圍。然恐目下難得此勁旅。似宜添練土軍，騰出防軍，作爲游擊之師。庶於大局較有裨益。芻蕘之見，伏乞鈞裁。柯劭忞、王寶田謹叩。軍機處函件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山東巡撫胡建樞致內閣電

奉示並鈔件均悉。查東平泰安土匪，前據尹祚焯等來函並地方官稟報，當即電飭兗州鎮泰安巡防營分投迅剿，並函復尹議員等。昨據東平州牧及泰安分統電稟，東平匪已聞風逃散，泰安萊蕪擒獲匪黨數名，現仍隨時巡緝，地方尙安靖。餘詳函復。特電聞。建樞。文。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山東巡撫胡建樞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三十日電悉。當即轉飭軍隊小心子藥，嚴拏奸細，力保軌路、軍械、機器等局。建樞。冬。

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署理山東巡撫張廣建致外務部電

鹽電悉。即墨於本月初九日忽被革軍佔據。誠恐蔓延，致擾治安。當即電明德署麥大臣，並派張參議樹元率隊前往，相機剿辦，並加兵保護鐵路。今晨接據電稱，即城已經克復。嗣後但能於疆界內無革軍，我軍自應悉數撤回。用特奉聞。張廣建。咸。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署理山東巡撫張廣建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即墨失陷後，膠高迭次報警。高方被佔，嗣經張參議樹元率隊將即墨克服，餘匪竄入高密，勢欲復熾。方經電飭張參議移師往剿。頃據電稱，已到高密，獲匪甚夥，餘另稟，等情。謹先電聞。容俟接據報到詳情，再電陳。廣建。巧。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山東巡撫張廣建致內閣總理袁世凱電

北京內閣宮太保鈞鑒：甫密，竊以東省地居衝要。現在大局未定，民軍違約，南逼固鎮，東佔登黃，兩方軍事同時吃緊。南路尚有徐巡大枝官軍屏蔽於外。東路則煙台登州民軍兵力甚厚，掣我左臂，僅恃登州鎮總兵葉長盛督師抵禦，孤立堪虞。查有軍事參議官十協統領張樹元，才識敏捷，膽略兼優，已令帶隊馳往東路會同葉長盛籌辦軍事。前次即墨縣城被土匪佔據，經張樹元督飭將士一日撲滅，城內居民安堵無驚，辦理甚屬妥協。與葉長盛尤能和衷共濟。所有東路一切防守機宜，應責成葉長盛、張樹元妥籌規畫，俾免貽誤。請代懇天恩將軍事參議官十協統領張樹元以正參領候補，賞加協都統銜，會同登州鎮總兵葉長盛專任東路防務，以崇體制而壯聲援。於軍事必有裨益。可否之處？謹請代奏，候旨施行。張廣建叩。巧。軍機處電報檔

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山東巡撫張廣建致內閣總理袁世凱電

北京宮太保鈞鑒：洪密，昨日共和未宣布之前，據報迭克北馬、黃縣，業將大概情形電陳在案。茲據葉鎮李標統繼先復電稱：本月二十夜克北馬，布署進攻，於二十三早六鐘攻克黃縣。臨陣擊斬悍匪數十名，生擒十餘名，奮獲快炮三尊，炮彈餘百枚，及槍子與槍炸彈多件。傷亡官兵十餘名。我軍奮勇登城，異常勞苦，擬請分別獎卹，以示激勸。當飭縣令晉署辦理善後。又葉鎮電稱，諸城亦於二十四日克復。各等情。竊查停戰期內，土匪乘機擾亂邊邑，四境騷然，諸將士努力同心，一克險要，連復二城，核其時期，乃在此宣布共和之日。洵屬克勤厥職，未便沒其微勞。除此次出力弁兵、傷亡士卒，由廣建查明先行分別給予外獎，頒發卹賞銀兩外。所有異常出力之官長，擬懇俯准擇尤保獎，以勵士氣而正人心。謹請代奏施行。廣建叩。宥，印。軍機處電報檔

河南

河南舉義

鄒魯

十一月初三日，張鍾端等謀舉義於河南省城，不成，死之。

紀元前十二年（庚子），清廷會試改在開封，一時文士聚會，實爲新文化輸入河南之始。南書店街，有分設開明書店者，販賣各種報章，如政藝通報、時務報、新中國白話報、清議報等，及新書如日本三十年維新史、法蘭西革命史等。嗣該書店停業，由沈實甫接收其貨底，續辦開封派報處。由此河南人民知識大啓，始有種族革命之思想。

河南最初主張革命者，有車鉞（字翰如）、王梅溪、王鍾遠、蔣立（字秋搏）、劉積學（字羣士）、朱奮吾、安沼白等，創立一半日學堂，以爲革命之秘密機關。除教授普通課程外，兼宣傳革命思想。而車鉞、蔣立對於革命理論，多精到，亦最熱心，故担任功課爲獨多。逾年車鉞、朱奮吾、安沼白留學日本，王梅溪、王鍾遠等經劉積學之介紹，往新蔡縣任縣立高小學校教員，劉積學則就學於開封武備學堂。原有半日學堂，由蔣立獨立支持。比一年半，第一班學生畢業，而蔣竟以勞瘁卒，半日學堂停辦。由是革命之秘密機關，移至武備學堂。堂內學生若閻子固、劉醒吾、李子

儀、段厚甫、潘印佛、陳伯昂、南玉笙、王治軍、李綱齋等十餘人，日與劉積學密商革命計劃。議定畢業後共投清袁世廉翼長部下（時袁世廉作河南陸軍翼長，兼武備學堂督辦。）充下級軍官，聯合各部隊，實行革命。未幾，閻子固因信件不密，爲人告發，事連劉積學等。幸清撫陳夔龍遇事寬大，僅革去閻子固。並徇學生請求，派遣武備學堂學生赴日本留學。河南革命精神，遂因之以增長。

初，同盟會成立於日本東京，河南留日學生加入者，有曾昭文（字可樓）、朱奮吾、杜潛、車鉞等。紀元前六年春（丙午），河南武備學堂派遣學生五十名赴日留學。抵日後，加入同盟會者，又有劉積學、潘印佛、楊曾蔚（字少石）、劉醒吾、陳伯昂等。是年三月同盟會庶務黃興因事赴南洋羣島，朱奮吾代理其職。朱日手民報數十冊，往各下宿屋中國留學生處求售，以故留日學生革命思潮突盛。同時同盟會總部命留日各省同志分組同盟會支部，時留日河南同盟會支部同志，公推曾昭文爲河南支部長，劉積學等分任書記庶務等職。曾昭文畢業歸國後，公推劉積學繼之。

萍鄉革命之役，車鉞殉焉。當車之未赴萍鄉也，曾致書河南留日同鄉會，凡萬餘言，極言革命之不可稍緩。留日河南學生大爲感動，遂集資創辦豫報，以爲宣傳機關。車復有留別劉積學書，沈痛言革命事。河南留日同鄉會，方擬開大會爲車送行，車已先一日返國。比抵開封，在家小住三日，遂與其妻子及安沼白灑淚而別，當時人頗怪之。未幾，江西萍鄉事起，清廷調數省大兵撲滅之。同盟會同志死者數十人，車與焉。車嘗曰：「吾願作無名之革命家」。果如其言。

河南留日學生雖曾辦有豫報鼓吹革命，然社中份子過於複雜，有保皇黨人參加其中，同盟會黨

員極感不便，因將豫報停版。適同盟會總部，因民報被清廷查禁，不能向內地輸入，議決令留日各省同盟會支部分途籌設言論機關，以傳播革命種子。於是河南同志遂決定創辦河南雜誌及女界雜誌二種；並派人往河南省設立書局，以便售報及代銷新書之用。書局名大河書社，總局設開封，共推張鍾端（字毓厚）爲河南雜誌總經理，劉積學爲總編輯，余誠、潘印佛、曾昭文、陳伯昂、王傳琳等分任編輯發行等事。朱奮吾爲女界雜誌總經理，燕斌女士、劉青霞女士等分任編輯發行等事。李綱齋爲大河書社總經理，劉醒吾、羅殿卿副之。當是時各省留日學生辦報章鼓吹革命者，蔚然而起，如湖北之漢聲，浙江之浙江潮，江蘇之江蘇雜誌，河南之河南雜誌，山、陝等省亦各有雜誌。一時革命之聲，勃然布滿國內外。而河南雜誌持論最爲激烈，關於種族革命及政治革命，抉發透徹，內地銷行亦廣，每期售至萬份以上。河南知識界革命思想愈益開發，殆等於南方諸省矣。河南雜誌出版至第十期，日本警署受清廷駐日公使之請求，勒令停刊，並將所存報章，盡行押收。總經理張鍾端被拘留數日，使館據此電清學部停止張之官費。女界雜誌因著論鼓吹婦女革命應以暗殺爲手段，出版至第六期，亦被日警勒令停刊。大河書社未幾被當道查封，並通緝副經理劉醒吾等。

紀元前三年（己酉），同盟會總部議決，由留日各省同盟會支部，派人歸國辦理同盟會分部，收集內地革命份子，以便內外聯絡，將由言論時期，進入實行時期。於是河南同盟會支部派定杜潛等密赴開封組織河南同盟會分部。杜潛等至開封，密約楊漢光（名定西）、暴式彬（字質夫）、韓立綸（字警亞）、楊源懋（字勉齋）、劉芬佛、李心梅、劉純仁、王庚先、張宗周等，會商設立機關及收集同盟會會員等事。當時議定暫設秘密機關於開封南關中州公學。因楊源懋爲該校校長，

暴式彬爲教務長，楊漢光等均爲教職員，故得此莫大之便。當時陸續加入同盟會者二百餘人，中州公學學生幾全部加入。逮值年假，學生各返本縣，又復轉相介紹。因此各縣加入者俱不乏人，而以新蔡縣爲獨多。新蔡縣又特設一秘密機關於劉芬佛私塾。該縣閻子固、劉純仁、任芝銘等，日相與籌商傳播革命思想之方法。山東人劉冠三因有排滿嫌疑，被通緝；直隸人商震亦因在東三省運動革命失敗，均避難於此。朝鮮人金某亦聞風至。劉之門生甚衆，相從問業者，年恆數十人，盡加入同盟會。其中優秀者，如楊英彥、王龍韜、崔石菴、馬順甫、單希古、鍾警亞、金遐齡等十餘人。時有袁某因作官心熱，持支那革命之運動及三十三年落花夢二書，向當局告密，當局以書內蓋有劉圖章，遂由省派隊至縣捕拿劉等。劉等因得報告，均先期逃散，未被捕獲。其後閻子固在汝陽縣被捕。比開審，縣聚同志數十人，將閻當堂奪出。閻出投綠林馮甲嶺、展友亮夥中爲革命運動。

自辛亥廣東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失敗之訊傳至日本，東京同盟會諸同志，愈益奮厲。總部議決由留日各省同盟會支部派人分赴內地密圖舉事，互相策應，以矯過去各省起義勢單易摧之弊。於是留日各省支部，紛紛各派同志若干人，密往各省會相機進行。留日河南支部，因派劉積學赴開封，與當地黨員實行團結，並傳達東京總部之決議。當集會數次，議決黨員分途聯絡軍隊綠林外，復辦兩種日報。一國是日報，設開封；一國維日報，設北京；俱推劉籌辦之。未幾，武漢起義，各省多響應。清河南巡撫賈芬大恐，欲逃。開封黨員急電劉自北京還主持，初設立機關於開封北土街和合堂，繼移至優級師範學堂。當是時河南諮議局議員等，亦加入運動。河南陸軍協統應龍翔，因與黎元洪有戚舊關係，亦亟謀舉事。於是同盟會員與非同盟會員遂爲半公開的大聯合。未幾南京光

復，黃興、宋教仁等在上海，河南諮議局會與往還電報十餘次。當時因有河南諮議局獨立之謠。寶芬因誘應龍翔至撫署，謂將以汴事交龍翔，而自行攜眷去。龍翔不疑，至則爲寶押鎖衛隊室，而另易一人統帶河南陸軍；一面致電清廷，請速派新撫來汴接替。於是河南省會革命，生一大頓挫。同盟會黨員乃改變方針，決定分赴四道，由各面集合同志，就地起義，齊向省城會攻。

西路由楊漢光、楊源懋、劉純仁等担任。楊等赴豫西聯合王天縱，由嵩縣進攻洛陽。時冉效賽、劉鎮華、張仲琴等亦聯絡綠林與王合。清河南府知府啓綏，據城固守，卒被攻入，啓綏踰城逃。清廷震駭，急命袁世凱派周輔麟、趙倜等率隊反攻。楊漢光等主先派人說趙降，因派劉純仁偕紀宗義往，竟被趙個捕殺。於是王天縱及諸同志大憤，因即迎擊。相持月餘，卒因衆寡不敵，退往陝境。先是寄居陝西之河南人張鳳翽、張鈞等，當辛亥時，同爲陝西新軍軍官，陰結納當地革命份子，並聯絡西安陸軍中學學生及哥老會頭目張雲山等，約於九月初一舉事，響應武漢。是日值星期，新軍兵士陸軍學生均離營校入城，二張依照預定計劃，先佔軍械局，人人取得武器。一日之內，即將撫藩重要機關次第佔領。滿城駐防將軍某，倉皇失措，集旗兵老弱，亟繕守禦。因民軍氣勢浩壯，銳不可當，未三日遂將滿城攻下。一切措置，尙未就緒，得楊漢光及王天縱等告急電，知清廷已派軍自河南西進。張鳳翽自居中策應，張鈞以東征都督名義，統民軍出潼關抵禦之。於是王天縱等與張鈞連爲一氣，聲勢復振。趙倜等雖數犯潼關，張等奮勇痛擊，卒能以少勝衆。嗣趙倜等退守灑洛。

南路由劉積學、海廷璧、孫豪、趙伯階、段厚甫、魏士駉等担任。劉先至葉縣，設機關於城北

焦文齋家。焦有槍數十支，足以資用。議定由魏以辦民團名義，往開封購槍百餘支，運到南陽，約期佔據縣城，衝入南陽鎮署，繳其械，暫組織軍政分府，以資號召。孫豪、海廷壁西出魯山以作聲援。未幾鎗購成，運過葉縣，爲南陽縣縣令偵悉。運鎗車抵城下，即被奪去。劉積學因計畫失敗，遂與海廷壁等赴襄、密、新、鄭等縣，聯絡綠林，另圖進行。旋劉應汴中同志之召赴汴，一切由孫豪主持。孫與趙伯階等往來魯、鄭、寶等縣，深入山窟，集合槍枝，苦心經營者四十餘日，卒成立一大部隊，孫豪爲統帶，趙伯階爲參謀。於是督隊圍攻魯山縣城。縣令以城小難拒守，因計託縣紳十餘人縋城往說孫，聞縣令某亦擬加入革命，請進城商條件，紳等願以身家担保。孫信之，大喜，以爲不傷一卒得一重要縣城，以作根據。因與諸紳士相借入城，竟被縣令槍殺，並懸首城上。趙伯階憤極，急督隊攻城，不能下。會清南陽鎮總兵謝寶勝率援兵至，內外夾擊，趙部下彈糧俱盡，大敗潰，趙陣亡。

東路由劉榮棠、李銳五、謝鵬翰等担任。劉等往商邱、睢州等州縣聯絡仁義會，聚衆萬餘，約期舉義。內有敢死隊若干人，乘天未曉，襲入開封曹門內，被清軍覺察，擊退，城外大部遂各逃散。

北路由暴式彬、韓立綸等担任。暴等重大任務，在破壞黃河鐵橋。因清軍守備嚴密，無從著手。嗣在滑縣、新鄉各處聯絡會數百人，由溫、孟渡河而南，併入西路。省城同盟會諸同志，原定計畫擬由外而內，會攻省垣。然清廷是時正集全力反攻武漢，京漢道上，節節屯駐重兵，革命軍之小部隊，均被壓迫，不能達到原定目的。於是議決，省會中心仍不可放棄，同時並須派人赴他省請

求援助，當共推定劉積學赴上海求援。一面仍在開封優級師範學堂、公立法政學堂及南關中州公學三處，分設機關。公推張鍾端爲河南革命軍總司令，王庚先副之。王天傑爲敢死隊隊長，李幹公副之。各界加入者甚衆。教育界有李古民、王月波等，諮議局有張嘉謀、方貞等。軍隊方面由王庚先、張兆發担任聯絡。時清軍河南巡防營統領爲柴得貴，舊與張兆發同事，因張介紹與張鍾端、王庚先等秘密接洽，似有端緒。省垣風聲日緊，寶芬果攜眷逃，清廷以齊耀琳繼寶撫豫。於是諸同志以齊初到，有隙可乘，遂約期於十一月初三日夜間舉事。詎柴得貴爲奸告密，奉齊之命，臨時突以軍警包圍師範學堂。時張鍾端等數十人，正在內部署一切，事出不意，無從抵禦。除劉榮棠、李銳五等數人，踰垣逃走外，計當時被逮者有張鍾端等二十一人。齊耀琳派員會審，張鍾端枷鎖瑯瑤，備受慘刑。張因慷慨向問官言曰：「我忝爲河南革命軍總司令，不能驅逐滿虜，以報二百餘年來漢人宿仇，今反落於漢奸之手，我死固其宜也。願爾等顧念漢族同胞，盡釋餘人。」問官等不省。因將張鍾端、王天傑、李幹公、張兆發、劉鳳樓、張得成、馮廣才、徐洪祿、王盤銘、徐振源、單明晏等十一人處死。行刑之際，雪風怒號，天地黯黯。當時輓詩有「白沙盈赤血，飛雪冪橫尸。」之句，蓋記實也。張等尸首暴諸城外多日，後由黨員沈竹白以慈善名義，斂葬於開封南關義地。張自爲一墓，其餘十人因尸首不全，不能辨認，共爲一墓。此外同案之周維展、王子傑等十人，俱被保釋。

劉積學抵滬後，即將河南同盟會之乞援書，送達陳其美等，請求籌撥槍枝，組織河南北伐隊。陳許之，當提撥毛瑟槍百二十枝，子彈五萬顆，炸藥六箱。復由陸軍部撥給馬槍百餘枝。所需款項

數萬元，則由蘇州、湖州兩地河南同鄉會及旅滬河南商人捐助。兵士三百餘人，則係由閻子固、劉芬佛、陳伯英、馮甲嶺等陸續由河南暗中集合帶來，其中青年學生居其大半。當由劉積學約定潘印佛、楊曾蔚、陳景南、劉基敬等，協同編制訓練。於是河南北伐隊之基本隊，遂以成立。先是武漢起義後，留日士官學生，大半潛行歸國。河南人潘印佛、張國威、李愨、劉基炎、田璧臣、王書雲、夏述唐、陳冠羣等，皆先後內渡，抵上海。值陳其美正謀攻上海製造局，遂參與焉。是役各省同志雖多，而以河南人最爲勇猛。如張國威等，各以梃棒衝鋒，解除守兵之武裝。佔領上海後，公推陳爲都督。都督府計分四科：潘印佛爲軍事科科长，李愨爲軍械科科长，劉基炎爲軍務科科长。旋又組織威武軍，以張國威爲司令，其軍官自團長以下，大半河南人也。劉積學等既成立河南北伐隊，即急思帶赴河南以圖光復本省。劉基炎、潘印佛、張國威等以河南人關係，亦有同情。適陳其美軍事計劃亦定，因命劉基炎統帶步兵三營，由海道自烟台登岸，攻入內地。一面命張國威等統威武軍經由皖境側攻河南。於是河南北伐隊及威武軍協同動作，遂出發。至蕪湖，嗣因他種問題，改道赴黃州、陽羅，進展至河南光山縣境。當是時東聯絡淮上軍，西結合奮勇軍，三路互相策應，齊向河南推進。淮上軍者，安徽人張匯韜實主持之，閻子固、劉芬佛、陳伯英等亦參加焉。匯韜命閻子固率步兵一營，兼攜大砲數尊，由三河尖進攻河南新蔡縣，佔據縣東南三岔口。激戰十餘日，清軍不支，正擬乘勝進取，適倪嗣冲由潁州抄襲後方，閻子固奉命回軍援救，遂撤退。繼又整軍再出，佔領固始、商城等縣。奮勇軍則河南人在武漢組織之北伐軍也。武漢舉義，河南人在各軍中充當下級軍官及兵士者甚衆，因集會於中州會館，組織奮勇軍爲二千餘人，當其推代表查光復、馬雲

卿、魯鴻賓與黎元洪接洽。黎派人點驗後，任命馬雲卿爲該軍標統，而以荆、襄、鄖、陸招討使李雨霖協助之。時清軍復退出漢陽、漢口，奮勇軍遂由西路出發，進至河南新野縣，參謀王治軍被該縣縣令某誘入縣署鎗殺，奮勇軍遂攻入縣城。繼下鄧州、南陽等縣，擊斃清南陽鎮總兵謝寶勝。蓋距魯山孫豪、趙伯階之失敗，僅兩閱月耳。維時三路革命軍取半包圍式，一齊攻入河南地域，進行極順。未幾南北和議成，寧、漢兩方各有電報，制止所有各軍一切軍事行動，於是此次河南之革命，劃然中止。

（節錄增訂版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三篇光復之役中之一節）

河南革命慘史

郭孝成

河南學界，自武昌光復後，見北軍南下，民軍死傷極多，即極力運動駐省陸軍各營，巡警五區，及撫署衛隊，亟圖反正，以扼要衝，不使南北生靈塗炭，定於九月二十一日獨立。詎料憲政黨陳國祥（貴州人）賀紹璋（浙江人）張登雲等，附會藩司道署各官界，揚言巡撫寶芬，情愿卸任北上，許以獨立，不必再用兵力。學界信以爲實。及二十一日陳賀張暨各衙署僞立一愛國會名目，以爲自欺欺人之舉。時寶芬探知此中情由，急將陸軍各營及本署衛隊，分調外縣，將巡警子彈收回。又調柴得貴所統巡防十三營，盡入城中，以資保衛。學界由此大憤。繼見漢口潼關失敗，北軍任意燒殺淫掠，益痛河南如果早日獨立，何至演出如此慘劇。乃本省既爲防營防守，不易舉事；而其中又盡係匪徒，目不識丁，礙難曉以大義。於是分投外縣，運動各民團首領，暨駐紮之陸軍。月餘之

間，頗著成效。然民氣雖盛，而軍械難得。學界諸君以爲若能各縣蜂起，省城所有防營，必調兵外出；當省城不設備時，急由城外陸軍兩營，城中巡警一千三百名，暨附近之民團二千人，宣告獨立，自易易耳。計畫已定，如約而行。後巡防果調至外縣，城中僅餘兩營（每營二百四十名）。外縣如王天縱、曹金川各首領，亦相約秋毫無犯，同時應援。學界以省中既無防備，即行密議布置。城外陸軍暨巡警五區，各舉代表一人，赴會籌商。即附近省城各州縣，亦有民團代表在會。議決進行方針，共舉張鍾端君爲司令長，督練公所何伯龍爲參議長，其他陸軍學生六十名爲敢死隊，司法巡警五十名爲先發隊。巡警公所衛隊百名，協同陸軍馬隊一營，攻撫署；步隊礮隊共一營，敵防營；巡警以三百名保藩庫及大清銀行官錢局，以一千名保市面。印有安民告示檄文通告書，各數千張。又沿京漢鐵道各州縣民團，毀鐵道以斷南北清兵來路。布置已妥，時以和議期限未滿，不敢遽發。至十月二十九日，爲防營總稽查張光順漢奸江玉山探知，串通張建周託人介紹，願攻前敵。學界多不信任，伊等夜間焚香發誓，且歃雞血爲盟，以明無他意。屈指十一月初四日，和議期滿，又開業已決裂，於是定初四日上午兩點鐘舉事。及至初三日夜，學界軍界警界，集議於優級師範西一排齋舍，待時舉火爲號。漢奸江玉山亦在彼，陽爲計畫，以飾耳目。屆十一點鐘，柴得貴統防營數十名突入學堂，捕獲十餘人，器具衣服銀錢，盡行搜去。又到公立法政學堂，教員管理員急去，遂將齋夫九名逮捕，衣服銀錢一空。次日嚴閉城門，凡高等學堂及堂外學生之寓處，任意搜掠，共抓獲五十餘人。其非刑拷逼，使自認爲土匪，及槍斃監禁諸慘象，目不忍視。遂於初五日槍斃七人。嗚呼！河南自九月以後，各界志士，奔走號呼，急謀獨立，一以河南爲南北東西各省要衝，豫省反

正，大局可定。一以南軍北伐，河南定爲戰場，生命財產，糜爛在所不免。況素日受滿廷大吏之壓制，各縣虎狼官吏之敲剝，惟河南較他省爲尤甚。但地處腹心，軍火無從接濟，是以各處民團，旋起旋撲。據各處調查，如陝西民兵，由潼關抵陝州，所經道路，民間歡迎供濟，且在山上推挽巨石以助戰。後以趙倜所統毅軍五營，抵禦陝州，民團即迎接王天縱之義兵，佔據宜陽永寧等縣，以斷毅軍後路。陝州以東，如河南府所轄之洛陽、孟津、偃師、鞏縣、嵩縣各屬，亦於十月初十日前後起義，被清河南府知府啓綬、洛陽縣知縣陶炯照，斬首三十餘級，懸掛府城南門，此人所共見共知者也。他如歸德、永城之兵變，夏邑、柘城、考城之民團，已聚有衆萬餘，乃以槍械缺乏，時聚時散。汝寧府屬之新蔡、正陽、遂平等處，閻君子固領民團三千餘人，起義未成，遂帶義兵千人投効安徽民軍。又如南陽、葉縣、鄧州、新野一帶民團，亦皆秣馬礪兵，以待時機。河南衛輝、湯陰、滑縣各屬，現亦聚衆三五千人不等，盼望北伐隊到時，即行拆毀鐵道，斷北軍後路。又開封府屬之杞縣、陳留、通許、鄆陵等處，學界姚君、曹君，團聚六千餘人，揭竿起義，被省城防營槍斃五百餘人，掠馬三百餘匹，歸以報功。通許知縣毛任親率隊勇，抄洗數村，擊斃人民無算，此十月二十七八日事也。噫嘻！慘矣！

秦軍駐潼關之招討使張鈞，本豫省新安縣西之鐵門鎮人。方毅軍至潼，張君以毅軍皆河南人，不忍自相殘殺。且又在停戰期內，因退至臨潼。詎毅軍以民軍爲畏怯，復追至臨潼，聲言非直抵長安不可。張君怒其無理，因與之戰，毅軍大敗，喪其士卒之半。後軍輸送礮彈至閿鄉之西，復爲王天縱要擊，大敗之，盡獲其軍火。先是毅軍赴潼防堵，沿途搶劫，鄉民恨之刺骨。至是敗軍過境，

鄉民即聚衆擊之。殘卒自知不爲輿論所容，反羞爲怒，至陝州，即搶掠衙署。知州岳某逃去，闔城大擾。適太原民軍自平陸渡河，與王天縱軍合。毅軍聞風東竄，民軍即光復陝州，入城安民。毅軍至澠池，仍復搶劫，澠池知縣逃去。至新安亦如之。新安知縣曾某，亦逃至河南府。於是自洛以西，均爲民軍占領，全洛震動。清政府遂將漢口之軍，全數調赴洛陽。洛西已化爲大戰場云。

當毅軍敗歸，至閩鄉、靈寶一帶，雖爲鄉民所要擊，然鄉民死傷者，實繁有徒。蓋鄉民並無軍火，皆袒臂奮呼，赤手前搏。雖死傷遍野，卒不畏怯。恨毅軍甚深，故要擊甚力；其望民軍如望歲焉。乃該省京官，不念故鄉人民疾苦，竟致聯銜呈請，將諮議局解散，亦大冤矣。

汴省諮議局之解散，由於該省京官作祟，要求袁世凱辦理。聞其原因，實由於該局曾糾舉河南營務處祥符商作霖之違法，擅斃革黨多人，故有此卑劣舉動。又該局曾有電指責資政院之反對和議爲無理，（因資政院有電，令該局電致上海，取消前派代表。）且謂該院清廷欽選議員，實占多數，無代表國民資格云云。故資政院議長，亦獻解散之策於袁氏。茲將袁致齊耀琳之電錄下：

開封齊撫臺。辰。頃據汴省京官趙大臣秉鈞等三十八人聯名函稱：汴議局自議長杜殿、副議長楊凌閣辭職後，議員諸人，舉止離奇，多方煽惑，致釀成本月初三日之變。其行事尤駭聽聞者，一清軍漢陽之捷，該局暗助南軍，飛電指責內閣，且密電黎元洪，洩露消息。二陝匪殘殺，慘無人理，清軍進駐潼關，保全豫境。乃該局電詰內閣，指爲不應防剿。即如土匪王天縱等三十餘起，聚衆搶殺，乃該局竟一一電認作民軍，不知何故？三汴議局係本君憲而立，乃該局密電上海，實已占領全省，容俟北伐。陸續又電內閣，誓與朝廷斷絕關係，寧死不納租稅等語。按諮議局章程四十八

條，議員所決事件，有輕蔑朝廷情形，妨害國家治安者，督撫得奏請解散等語。今該局既有如許違法情事，不得不據實上陳，懇飭汴撫將該局立予照章解散等因。希即查照辦理。內閣。效印。

河南此次發難情形，其詳俱見於諸義士供詞中。茲錄於左：

張鍾端，字裕厚，年三十一歲，河南許州人，留日本中央大學法科畢業。十一月初三日晚九點鐘，在優級師範學堂，籌畫光復河南，被柴得貴率巡防營掩捕之。送至撫署營務處，由該處參謀商作霖、巡警道鄒道沂、開封府知府呂耀卿、祥符縣知縣舒林基審問。張君供稱予等今年由日回國，適值武昌起義，光復漢業，建立共和。黎都督欲留予襄辦義務，轉念河南地勢，京漢鐵道，貫徹中心，滿清苟存，武漢受禍，悉由於此。相持日久，恐招瓜分，歎我桑梓，天日何在！先與同志，分路運動各州縣民軍，作爲響應。繼由歸德回省，即在公立法政學堂，聯絡同志，共圖大舉。且各處民軍四起，省城空虛，同志四百人，民軍三千五百名，定於十一月初三日夜三點鐘，先由城內兩千民軍發難。以一千五百名，分兩路進攻撫署；派六十名敢死隊，放火爲號，以作聲援；以三百名民軍，挾制滿營，以二百名民軍，保護司令部；以四十名敢死隊督隊，以二十名暗殺黨刺殺齊耀琳與柴得貴、劉鴻順、張錫元。由陸軍工程營礮隊一營，礮隊二營，陸軍學生，接濟子彈，入城援民軍。即由本城巡警，保守秩序。成則促虜廷之命，敗則爲共和之魂。問官曰：「你們引匪聚衆，放火暴動，若不承認，以大刑處之。」張君堅不承認，酷打四十手板，以軍棍繼之。張君曰：「汝爲何等，即何等，日後自有公論。」又問：「汝是何職務？」答云：「河南軍政府參謀長。」又問同黨共有幾人？答云：「滿奴漢奸外，皆是同黨。」又問頭目爲誰？答云：「即我也。」遇害

時與王天傑沿途大呼共和萬歲！革命萬歲！

王子瑞，即王天傑，字超凡，河南河南府鞏縣人，上海中國工學畢業，開封中州圖書公司經理人王搏沙之猶子也，年二十三歲。供係河南革命軍本部敢死隊隊長。問官曰：「敢死隊作何事？」答云：「殺盡漢奸，保全同胞，建立共和民國。不幸爲汝等拿獲，惟有一死以報河南。」王君被捕及審訊時，大罵不已，語尤激烈。

張照發，字建周，山東濟寧州人。供稱曾受清廷游擊。此次舉義，担任聯絡巡防發難民軍會黨，同時並進。同志者推予爲民軍丁部五六營管帶。此事失敗，係予介紹巡防營張光順，此人原與予同盟，且承認以身家財物作保，始敢收用。不料爲其所賣，自恨無知人之明，使同胞遇害，願速死以謝同胞。

劉鳳樓，字子修，河南襄城縣人，年三十餘歲，第二師範學堂完全科學生。供稱係民軍督隊長，誅鋤滿奴，恢復完全漢業。

周維屏，字凌卓，年二十七歲，河南商城縣人，日本明治大學法科畢業。供稱予回國後，曾在山東天津等處，徧播革命學說，以共和政治爲目的。現在世界各國，民主發達，君主減少。吾國因君主專制，胡臭握柄，賄賂公行，一般滿奴漢奸，爲社會之黴菌，若不急速改革破壞，建立民國，則神州陸沈，轉瞬即至。幸武昌起義，各省響應。吾河南開通最早，文化獨先，爲黃帝發源之地，所恨者，地當四衝，未能先事預防，致令虜廷狗將，把持京漢汴洛鐵路，漢口潼關，致遭屠焚。是我河南爲全國之公敵，受萬載之唾罵也。予此次舉事，實欲斷北軍後路，爲秦鄂聲援，聯絡北伐，

稍洗河南之恥耳。事已無成，願還我自由魂也。問官云：「引通土匪，汝知之否？」答曰：「不知。」又問：「汝係何職？」答曰：「參謀兼秘書官。」又問：「汝黨共有幾人？」答曰：「三千餘人，此外十六省皆是。」又問：「汝黨何人爲首？」答曰：「不知，但知個人義務耳。」問官曰：「汝等皆是土匪。」答曰：「滿奴以我爲土匪固宜，彼秦晉民軍，汝等何嘗不以爲土匪乎？」又問：「現在停戰期內，汝等何敢暴動？」答曰：「河南不在戰爭之內。此次停戰，確係虜廷狡計，惟民軍墮其術中。汝等但知爲滿奴，不知虜廷若以河南直隸二省，押賣於外人，汝等何處作官耶？」問官曰：「全是胡說。」周君本在槍斃之列，後改爲監禁，於十一月十四日解回原籍。同志送之郊關，猶言和議恐終是詐術，願速進行，不可爲敵人所誤云。

張得成，長安人，供稱係河南軍政府民軍，聚衆發難，恢復漢業，謀爲獨立。

馮廣才，字配三，二十七歲，河南永城縣人，保定馬醫學堂畢業，供稱係河南軍政府執事官。

徐洪祿，字受百，直隸正定府人，年十八歲，係保定陸軍馬醫學堂畢業。供稱此次聯絡陸軍，發難響應，充城內交通員。

王盤銘，字新三，年二十四歲，河南舞陽縣人，河南巡警學堂畢業。供稱係充河南軍政府敢死隊，保護司令部。

徐振泉，河南河內縣人。

單朋晏，河南祥符縣人，回民籍，年二十餘歲。此次舉事之放火人。

原按：自武漢舉義以來，大江南北，羣歸光復，而北方於秦晉而外，奮起者蓋寡。觀於河南諸烈士舉義失敗，可知黃

河流域人民，未嘗不心存祖國，不過逼於勢而無如之何耳！（中國革命紀事本末第二編二四七至二五四頁）

檄河南文

鄂軍政府

豫州古稱文明中區，三王以來，迭爲都會，先祖先宗之典章文教，萃聚於茲。其人質直樸厚，有太古之風。自明之亡，每有會黨揭竿起義。近今革命事發，人人視死如歸。豫省民氣，勇悍若斯，而大梁又爲四戰之地，京漢鐵路，交軌於湖北，倘能與我同心協力，趁此時機，河南守其樞紐，湖北壯其聲援，西則陝西，北則山西，東則山東安徽，不難一鼓而應也。夫十八行省，誰非炎黄之子孫，汴豫開化尤早，想能憶先聖哲王之化。且地處中區，尤當知夷夏之大防。昔者陸渾寄居，伊民猶深戒懼，矧茲滿奴，盜我國土，宰我人民，亂我冠裳，決非陸渾之比，而可坦然置之！嗟乎！同胞止於何所，試登嵩嶽之頂，俯瞰黃河，履箕山潁水之鄉，懷思古人，能勿怒焉心傷乎！所願念先哲之遺化，思亡國之宿恥，右助湖北，共成義舉，斯則我漢族萬萬世之幸也。不然，義軍北發，必道出豫境，彼時款誠，不有後至之羞乎！願我同胞，速定大計，勿貽後悔！

（滿夷滯夏始末記八編滅亡迅速記五十八頁至五十九頁）

王天縱

佚名

王天縱，年三十四歲，河南嵩縣人。少讀書未能有成，及長，喜結納，得聆諸志士革命緒論。由是種族觀念橫於胸中。學演槍砲思欲有所藉手頗有所得，鄉遠近謬以神砲呼之。於是大招滿清官

吏之忌，不得已，棲身礪山。數年以來，時受攻擊，瀕於危者屢矣。乃於上年東渡日本，至橫濱，返道上海天津等處游歷，以廣見聞而事聯絡。自外歸，憤風氣之不開，即在山設學堂，興牧畜，墾荒成熟，以爲培人才固根本之計。去年三月，有湖南志士劉承烈來言奉中山、克強兩先生之命，到此運動，願從海外運槍械子彈來，作爲起事機關地。縱聞之喜甚，慨然許諾。至七月，清豫撫寶棻電奏清政府，以縱不早除，後將滋蔓難圖。於是清政府有南北兩鎮會勦之命。南陽鎮總兵謝寶勝於八月六日率衆圍攻，縱與連戰四次，清兵前後死者數百人，餘潰而遁。未幾，武昌起義，各省響應，即擬率隊南下，聽候指揮。適河南學界諸同志秘密開會，舉縱爲臨時丁部大將軍，並送來公文旗幟，約暫留豫省，遙爲聲援。即率兵把持黃河橋，堵截北兵南下。縱審其計畫甚善。遂於十月初九日先占田湖要塞。該處駐有巡防一營，聞風歸附。是晚至鳴皋，與營官高玉中開仗。玉中以衆降，兩次合得精兵數百人，均攜有槍械子彈，軍威益振。初十日，大隊開往白楊鎮。營官馮殿甲、姜永祥、吳占元等以次降。即分兵進攻洛陽之白沙彭坡等鎮，遇有清兵巡防兩哨，戰二次亦降。清營務處羅其祥懼，潛逃，所得火器子彈甚多。十一日率隊直攻洛陽，至龍門，進逼洛水南岸，光復在即。而陝督張鳳翽統領丁同昇、郭金榮、吳世昌、陳殿卿、劉世傑、張坊新某等專人報告，清兵數十營連戰數日，其勢甚烈，懇縱電速赴援。縱以志切同仇，即轉而西。至盧氏，聞潼關已失守，前列清兵數十營，隔絕不得進。乃分兵兩路，一路令部將走道口決州勦清兵後路，自率張治功、縱弟王天佑、陶福榮、黨朝臣、高玉中等繞道雞頭關，越秦嶺。時風雪交加，天寒甚，將士皆勇往直前，無稍退志。十一月初五日至華州，與西軍合。清兵聞縱兩路夾攻，即時竄走。縱乘機恢復。

關，清兵退據靈寶。十三日，縱統兵追之，駐丑桑，至函谷關隔建河列陣。次日，率步隊渡河猛攻，連戰三晝夜。部將陶福榮以偏師橫衝直入，得占優勝。至十五，清兵夜遁。縱率兵追至大字營。又遣縱弟天佑及張治功進攻陝州至南關，清兵由東門遁。十七日遂復陝州。又追敵至磁中。十九日復張卯。二十日復峽池。二十一日復觀音堂。我軍英濠，清兵退據澗池。我軍乘夜猛攻，清兵又退走千秋鎮。適清兵援軍大至，縱相與血戰數日。人不及食，嚼雪解渴，北風酷寒，行臥冰地，諸將士見義勇爲，奮不顧身，射擊設伏，終無懈容。正相持間，奉到南北停戰議和電。有志士劉粹軒、姬宗義、郭雄信、劉建中及護兵徐興漢等六人願代表冒險赴敵營，開陳大義，冀伊反正。詎敵肆其蠻橫，六人同時遇害，傷已！清兵殺我代表，復逞詭計，以白布纏臂，僞謂投降，出不備，傷我兵士二千餘人。時十一月二十五六兩日事也。二十八至潼關，與清兵鏖戰數日，因子彈缺乏，退至華州。縱受此巨創，暫休養於龍駒寨，不日又復成軍。連接秦豫重要函電，謂和議破裂，着縱即日率軍撻通宛洛孔道，以開南軍援陝北伐之路。一面規復河南獨立。縱視事緊急，於陰曆正月初一日再行東下，沿途光復荆關、浙川、內鄉、鎮平等處。至南陽，又與謝鎮之潰兵任福元等烈戰數次。未幾，清帝退位，共和成立，南北已成一家，不得復有戰爭之電至。縱乃集內部參謀高錫齡、張文超、龔邦彥、南雲臺、李殿楹、楊瀚章、姬肇豐、田易疇、郭平、孫緒昌、凌清潔、沈兆慶及將士馬文德、王天佑、陶福榮、黨朝臣、高玉中、詹憲章、趙連城、王治才、孫廣田等，大開軍事會議。諸同志咸謂共和宣布，我輩之目的已達，如再意氣用事，即冒天下之不韙，爲同胞之公敵。當此之時，總宜顧全大局，萬不可出無名之師，置中國於危險地位。惟能將軍隊設法遣散，即可以

對天下之同胞。縱以詢謀僉同，即派員與兵士演說，曉以大義，並許日後獎給勳章。各兵士幸皆繳械歸農，相安無事。縱即於五月一號由宛駐浙。適奉

大總統電召進京，乃同參謀數人輕舟赴鄂，由鄂到京。蒙

大總統優待，現委爲京師一帶稽查長云。

（見王天縱刊本）

河南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宣統三年九月初五日內閣總協理大臣寄河南巡撫寶棻上諭

內閣總理大臣協理大臣字寄河南巡撫寶。宣統三年九月初五日奉上諭：御史麥秩嚴奏，豫省爲京鄂樞紐，亟宜清土匪以遏亂萌一摺。著寶棻按照所奏各節，切實防範，認真搜捕，以靖地方。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奕、臣那、臣徐。廷寄檔

宣統三年十月初六日河南巡撫寶棻奏摺

河南巡撫兼管河工事務臣寶棻跪奏，爲豫省籌防，添招軍隊，籌備餉械，需款較多，懇恩勅部立案，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豫省巡防隊改編四十營，分紮百餘州縣，兵力本屬不厚，是以每遇匪擾，或鄰省寇警，即派

陸軍出省協防。自上年皖省水災，饑民滋事，迭經調撥陸軍出防沈邱、鹿邑、周家口以及裕州、葉縣並修武福公司煤礦，均經電咨府部有案。此次鄂軍肇事，變起倉卒，徵調不及，軍事異常緊迫。而陝亂皖匪繼之。豫省中處其間，窮於因應。不得已乃調陸軍步隊一營，飭五十八標統帶官張錫元督率，星夜駛赴澠口扼守。又調步隊一營、馬隊二隊、礮隊一隊赴武勝關扼紮。嗣後大軍南下，前敵稍有可恃。遂調步隊二營、馬隊一營、礮隊一隊除五十七標統帶官王鈺錦督率赴援潼關。其五路防營之分紮者，亦陸續調撥得力隊伍。豫南則扼堵襄樊一路。豫西則援應陝州一路。以及守橋梁、護鐵路、防漳河、巡山洞，在在需人。掣調過多，致各屬地方頓覺空虛，不得不添招新兵填紮。計河北鎮總兵馬金叙招募兵隊四營、馬隊一哨，防守彰德以南信陽以北鐵路及地面。南陽鎮總兵謝寶勝招募步隊兩營，專顧信陽以西南陽後路。署歸德鎮總兵張君棟招募步隊兩營，扼守東邊。右路添招兩營、礮隊一哨，分防嵩洛。後路添招步隊一營，兼巡彰衛沿河一帶。嗣又在省招募五營，以兩營駐守信陽以東光山、羅山等縣，以防鄂匪之竄逸。以三營駐省訓練，以備游擊之師。計新練巡防游擊隊共添十六營，仍照奏定巡防隊章程編制，以歸畫一。此外邊防各府州添練城防兵隊，衝要各州縣雇募鄉勇團丁，均經陸續稟報，尙未定有確數。此添募營隊分布防守之大略情形也。

軍行之際，糧秣爲先。自九月二十日軍隊初次出發，嗣後大軍南行，節經在鄭州信陽二處設立籌備軍需局，又以陝州所屬距省太遠，復於河南府及陝州添設二局，以備供應。遴派道府大員綜理其事。分選員司四出採買，以顧軍食。至豫省舊存槍枝子彈本屬無多，且多損壞。幸經陸軍部及直隸督臣協濟槍彈，復在青島德商捷成洋行訂購快槍三千枝，計日可到，以之分發各營，約可足用。

其舊式槍枝，悉發各府州縣爲城防團勇巡緝之資。此又設立局所籌備餉械之大略情形也。

現值軍事未平，大局未定，經費則困難萬狀，用款則日益發生，自顧非材，時深惶恐。惟臨時軍費用費，匝月以來爲數已鉅，理合將添練防軍營數及調撥籌備情形，據實上陳，仰懇天恩先行敕部立案，以重庫款。除分咨府部查照外。謹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宣統三年十月十三日奉旨：該部知道。欽此。臣袁世凱、臣紹英、臣王士珍。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十月初九日河南巡撫寶棻致內閣電

魚電敬悉。查豫省原有毅軍中左右七營，張相秦統中左兩營，改編巡隊時編爲右路第一、第六等營。現此三營八月即往陝州防剿，已飭歸馬鎮節制調遣。其郭殿邦統右營，原駐南陽，後改編巡防前路第二等營，現在南陽屬駐紮，未便抽調。除電告馬鎮外，理合電覆。棻。佳。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初九日河南巡撫寶棻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豫中自獨立未成，今聞激烈派有勾土匪在省外豎白旗起事之說。今日連接河南府電告警，匪王天縱勾通西匪，分四股，各領六七百人，專斷姜軍後路，現距洛陽城二三十里，建白旗甚多，請派兵救援，等語。豫省西路陸防各軍尚在函谷一帶，一時不及抽兵。此外各軍，因四面分布，無大隊可調。此股匪徒，若不及早撲滅，姜軍必致兩面受敵。再四籌思。聞鄭州已到宮保新募四營。務乞將駐守黃河橋之第一鎮兩營刻速開往洛陽勦辦。黃河橋暫令駐鄭新營防守，較爲簡易。風聞激烈派

正在各處勾引土匪，恐繼起者尙多。務乞加派重兵來豫，分段防守，以免擾亂大局。是所至禱。
棗，佳。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初十日河南巡撫寶棻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昨電計已達覽。頃又接河南府急電，今晚務派防營到洛，否則自盡，等語。細核語意，恐別有變故。洛陽左近無可靠大隊防軍。務懇即照昨請，火速飛調駐守黃河橋之第一鎮兩營，星夜開赴洛陽。黃河橋即交宮保新營防守。如能加派宮保駐鄭新軍一二營兼往，更妙。敵處一面仍當從速設法。事機甚緊，千萬勿誤是懇。並乞先行電示。棗，蒸。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初十日河南巡撫寶棻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兩電所請，調第五鎮守橋兩營並加派駐鄭新營開赴洛陽，望刻速電飭開拔。事機愈緊，務望今晚到洛，遲恐不守。棗，蒸。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一日河南巡撫寶棻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真電悉。洛陽，敵處昨晚開往旗兵兩營，又續右路巡防兩營，日內恐難到齊。此外已無可調之兵。河南府城，今日雖尙無恙。頃接來電，匪近萬人，離城祇十里。已到祇旗兵兩營，並原駐該處之防軍二百名，深恐不能支持。務懇電飭洪統領先行抽隊，星夜往助；一面速催六鎮第一標立即開

往，勿遲是禱。棗。眞。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一日河南巡撫寶棗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蒸電均悉。東西兩路均蒙派兵防剿，感謝無極。西路昨接前敵報告，防陸軍在函谷與匪苦戰三日夜，並未却退，幸姜軍已先後到靈寶，當可接上，不致再有他虞。惟豫省陸軍，前次攻克潼關，不免有搜取財物情事。在軍隊以爲得之匪手，官紳則張大其詞。前日因運載換下槍彈回汴，有大車多輛拖載箱件，與姜軍相遇，指爲潰兵擄搶逃回，沿途衝突，頗有死傷。彼此意見過深，難期融洽。軍隊所到，秋毫無犯，本非易事。此時，正值多故，鄙人又豈敢追究此事。況此次，前敵各軍，孤立無援，堅持如許日期，亦慮不宜再以此苦責。祇有俟姜軍到齊，將豫軍陸續調開，以免再生枝節。至洛陽昨晚開赴豫兵兩營，先令堅守府城。今日聞府城尙無恙。惟此股土匪數頗不少，離府亦不遠，恐難支持。還乞速飭所派一軍，即日開往，爲懇。棗。眞。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一日河南巡撫寶棗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頃據河南府電稱：「巨匪聲勢甚大。頃羅其祥自宜陽來，面稱：王匪奪嵩縣之鳴皋鎮，宜陽之白楊鎮，奪獲我槍彈甚多，其勢猖獗實甚，有匪馬隊三四百名，步隊在萬數。而洛陽之南十餘里，匪亦在萬數外。非重兵不可救援。知府現與馬步巡防，嚴密防守。請飛電袁宮保，叩懇迅派勁兵速剿，遲則蔓延愈多。永寧、嵩縣文報不通。容再詳探電稟。」等語。謹聞。棗。眞。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三日開缺河南巡撫寶棻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西路匪勢日益猖獗。頃接電告，鞏縣、偃師一帶汴洛鐵路，到處均有聚匪，有今夜搶防軍軍械，毀鐵路之說。敵處無可抽之兵。周統領兵隊至今未到。勢難坐待。聞駐鄭洪統領處尚有一營可開，不得已，頃已電懇洪統領務於今夜乘火車開往鞏偃一帶，暫行護路，一面電達彰德營務處轉飭，務懇俯允所請，飛飭暫先開往應急。俟周統領兵到，再行抽回。至東西兩路均盼兵甚急，並乞再行飛催周統領、倪司長刻速督隊南下。事機甚迫，幸勿再延。千萬懇禱，並候電示。棻，元。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月十三日內閣奏片

查河南巡撫寶棻前因病電奏敦請開缺。奉旨：「著俟齊耀琳到任後，再行降旨。」欽此。齊耀琳現已據報到汴。擬請將寶棻開缺，即以齊耀琳補授河南巡撫。所遺河南布政使一缺，查有開復前黑龍江民政使倪嗣冲，現正派往河南剿匪，擬即以該員補授河南布政使，並幫辦河南軍務。是否有當？謹奏。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三日調署河北鎮總兵馬金敘致內閣軍諮府電

職鎮初三到洛，與趙統領側面商，側帶隊進剿，職回懷酌帶兵隊，到洛防護後路。初五甫行到懷，即奉宮保電諭，將毅軍三營撥歸節制調遣，協助趙統領向西攻剿，等因。當即抄錄電諭，電

請豫撫指撥，以便帶赴前敵防剿。詎意豫撫始雖允撥兩營，並未指明隊在何處。無奈遂於十二起程，擬俟到洛，再電請豫撫指撥。行抵孟縣，接豫撫電開：「現在洛陽土匪聚衆甚多，勢將攻撲府城，以斷我軍後路，情形甚急，一時無兵可調，已飭張連山親自督率現在函谷關兩營，即日開拔彭婆鎮一帶剿辦。事出無奈，不能不移緩就急。前擬將此兩營撥給尊處，祇可暫時取銷，俟匪平再作計議。諸乞鑒原是幸。」藁文印。等因。似此情形，未便再爲電請。祇得由孟星夜回懷，將留懷防守之新軍三哨，酌帶兩哨，於十三馳赴洛陽，以顧目前危急。惟新兵舊械，殊無把握。然時勢所迫，舍此實別無良策。伏乞俯念黃河南北爲畿疆屏蔽，迅撥兵隊接濟，爲叩。馬金叙。元。

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四日新授河南藩司倪嗣冲致內閣軍諮府電

頃接曹統制電，石家莊馬一隊、炮一隊今午開拔。冲擬今晚十二時即赴周口，略爲布置。俟馬炮到齊，即督同各隊，節節縶索，進攻太和。沈、項戒嚴。復接豫撫急電云，皖豫昆連各州縣，紛紛告急。冲所調兵力既單，已形不敷分剿。而一營之中退伍不足三分之一。新兵射擊，恐難得力。查湖北巡防後路左營周管帶茂冬營內有退伍兵三百餘名，擬調赴周口，由沈、項巡緝，約期到潁會剿。庶皖豫接壤等處，期可早日蕩平。漯河有劉統領全標駐守，可保無虞。請釋鈞念。嗣冲叩稟。

鹽。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五日汴洛路局發電

汴洛西路鞏偃洛陽一帶，土匪已有鼓動，且有毀路搶站之謠。在路員司居民人等均極惶震。日昨司員乘票車馳往洛陽，察看沿路情形，安慰衆心，並與啓守綏會商團練事宜。據啓守談及，該府西南一帶，刀匪會匪甚衆，沿軌各地方，實係不靖，由陝州至鄭州電綫阻隔不通，頃已由車站代打電報，情形甚爲可慮，等語。查前由豫撫派中路一營沿路分紮，仍嫌單薄，設遇大股，深虞難以鎮懾。西路爲開、鄭門戶，路通則機關皆靈，所繫尤重。惟盼大兵早到，庶免意外之虞。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月十五日開缺河南巡撫寶棻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鹽電悉。周倪兩軍均已開拔，敵處亦已得報。現在洛、鞏、登、汝、沈、項、商邱各處，雖據紛紛告急，均未失陷。匪由紳勾結而起，大約專事豎白旗，聚伙搶少數防軍之軍火。苦於本省兵力四散，不足鎮懾耳。大軍到後，或可不致釀事。容續探確情，再當奉達。棻，咸。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月十六日開缺河南巡撫寶棻新授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洛陽股匪以王天從爲首領。現在周統領大隊陸續開到，本不難指日盪平。但該匪異常刁狡，聲氣靈通，兵至則散，兵去復來，是其慣技。目前兵力既足，難保不聞風潛匿。如果僅顧目前，豫省終留一巨害，援陝後路亦在在均需嚴防，決非上策。除一面嚴飭本省防軍遵照外。務懇轉飭周統

領，將該匪首設法擒拏，餘匪分別剿散。趁此兵力，絕其根株，萬勿稍留餘孽，遺患將來。千萬懇禱。棗、琳、銑。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六日新授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竊洛陽一帶匪勢猖獗，前因周統領兵到需時，當即派委城守尉德啓督率旗營練軍兩營，馳赴河南府城防剿。茲據該城守尉會同河南府呈報前來後，先將城內嚴防。十四五更，該城守尉率管帶永祥、七十一，督隊過渡至關帝塚，匪已潛逃，祇遇二匪，當即格斃。追至龍門地方，匪衆開槍相拒，我軍奮勇進攻，力戰四小時，斃匪三四十名，擒獲十三名，已就地懲辦，奪獲快槍二支，馬騾二匹，大小僞旗多杆。等語。此次，係城守尉德啓、旗營管帶永祥、七十一，會同防營管帶羅其祥、巡緝隊管帶王忠良，協力剿辦，尤以馬隊管帶松濤爲得力。餘容探明，再行續陳。耀琳。銑。

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七日開缺河南巡撫寶棗新授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迭據歸德鎮、夏邑縣先後電稟：駐防永、夏撫標親軍兩營，被殲匪王金妮裹脅，兩營全隨，槍彈開花砲全爲匪得，請速撥兵救援，等語。歸德鎮屬兵力本單，省城無兵可撥。倪方伯現在周口一帶，頃雖電達，能否撥兵前往，尙無把握。除一面令張鎮移緩就急，暫抽就近防軍堵衛外。可否由鈞處另行撥兵一隊，前往剿辦，以免滋蔓，乞速酌辦示復。棗、琳、篠。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九日新授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倪藩司來電，言即赴皖，如歸德急，府部不派兵來，即當由毫援永，等語。現電請其援永，不知何時可到？省中兵單，無可抽撥。不得已，懇請飭王汝賢將駐新鄉之兵即日移至省中訓練，俾可由省酌撥防營速赴歸德協防。事機緊急，務乞仍允所請爲幸。再此次在永境被匪脅之營，原係楊樹德管帶，頗有感情。後因病請假，委人代理，不如楊之得力。今兵爲匪脅，殊難辦理。聞楊樹德投効宮保麾下，可否請飭該員來豫，帶隊赴歸德招撫被脅之兵？並乞電示。琳叩，效。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日河南諮議局致內閣電

豫省各屬不靖，滋蔓勢成，愈剿愈激，深恐生靈塗炭，靡有孑遺。且不靖者不能盡目爲匪，一概用剿，玉石俱焚，亦與撫鄂及宣慰各獨立省分之意，顯以強弱而分異同。祈同電令齊撫設法招撫。並飭屬勿得於疑似之人，妄事殺戮。鄉誼攸關，公理具在，幸垂鑒焉！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號電悉。王汝賢所部既難分撥，自應另候調隊來省，俾便抽隊赴永協防。頃據張鎮來電，賊兵已退，勢往夏竄，今早已督隊赴夏堵剿。又倪藩司自紙店來電，已飭李統領先行帶隊回毫，會同張鎮防剿，伊侯克潁州後，即由蒙、渦進趨永、夏。謹並電聞。琳。簡。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請代奏電

竊查豫省自鄂中變起，大受影響，潰兵土匪日益披猖，現在東西南三面警報紛來，大有籌顧難周之懼。當此軍情吃緊，一切機要差務在在需人，擬即揀調數員來豫，以資臂助。查有直隸存記道沈銘昌、候補道胡嗣瑗、奉天存記道張光鼐、直隸候補知縣趙國瑯、試用府經歷龐作藩、邱祖德等六員，或係知之有素，或係會試要差，均可期其得力。可否懇恩允予調豫差委，俾收指臂之效，出自聖裁。乞代奏。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據河南府啓守電，據宜陽傅令繩志探稱：聞永寧於二十二日被匪趙忠等將城攻破，匪有移攻宜陽之說，現正防堵，等因。除已由啓守派馬步一營馳往援救，並由琳飛電馬鎮金叙迅速抽隊往剿外。惟郡城兵隊現已無多，深恐不足濟事，望迅飭洪統領即日拔隊赴洛，或能酌調可戰之兵前往協助，俾免蔓延。尤所盼禱。謹先電陳。琳。有。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請代奏電

豫省自鄰疆告變，內地土匪紛起，嘯聚動至千百，河陝汝一帶，輒有大股攻城，勢尤猖獗。當此亂機勃發，民命呼吸之際，非將平日縱盜溺職及現在防禦得力之員分別擇尤勸懲，實無以靖地方

而維危局。查有署葉縣知縣原武縣知縣溫紹樑，治盜最嚴，近來時有大股悍匪竄擾縣境，皆爲該員躬督隊勇實力剿除。署南召縣知縣太康縣知縣徐家璘，此次由泌陽赴任，正值匪黨麇聚城鄉，四出搶劫，該員預飭守望社協力防剿，嚴懲首要，匪黨懾其威望，繳票至五千餘張，子彈火藥悉數獻出，四境頓爲一清。署新蔡縣知縣劉宜，預辦守望，擒獲匪首，解散脅從，民無疑懼。扶溝縣知縣武培元，署鄆陵縣知縣試用知縣曹蘊鍵，境內有仁義會匪一千餘人約期起事，試員等一面稟報，一面即親率團警直搗匪巢，或將匪黨奮力衝散，或斃傷要匪多名，起獲偽印旗幟兵器多件，辦理至爲敏速。以上五員均屬異常得力。溫紹樑、徐家璘、武培元應請在任以直隸州知州遇缺即補，劉宜、曹蘊鍵應請俟補缺後以直隸州知州補用，以示鼓勵。至河陝汝道胡祖謙，到任有年，毫無振作，以致匪首王天從等積年盤踞勾結，釀成今日之患，縱盜殃民，實屬咎有難辭。試員已經調省，應請旨即行革職，以示儆戒而勵其餘。除隨時將吏治防務認真整理外，所有查明地方官吏防禦得力及泄沓釀亂之員分別奏請勸懲緣由，謹先電陳。請代奏。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豔電敬悉。潼急，自應加派重兵往援。惟嵩、宜匪雖暫時竄伏，周軍去，則匪必復來，且永寧尚未克復，他處響應，尤可危慮。今日毅軍馬步各營已由汴赴洛，前往援應。請電飭周協統酌撥軍隊續往，該協統仍留嵩宜剿匪，俾免蔓延腹地，而顧西軍後路。不勝切盼。琳。豔一。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豔電以嵩、永、宜一帶匪勢甚熾，請飭周協統暫留剿辦，計蒙鈞察。茲據宜陽縣專稟，該處兵隊均赴永寧，而伏莽遍於全境，危在眉睫，等語。除已電屬馬鎮設法調兵填紮外，所有豫西一帶關係陝軍後路，宜嵩土匪必須先清，以防陝洛梗阻，務懇查照前電，酌留周軍剿辦。是所切盼。琳。

豔二。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初四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電

汴垣近日兵隊多出剿匪。土匪內外勾結，謠言四起。昨晚在城關各處拿獲匪黨多人，並軍械等件，訊據供認，訂期初三夜分起事，不諱。內有學界中人。現正覆訊核辦。省垣尙平靜。琳，支印。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初五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請代奏電

豫省近因土匪紛擾，派兵四出剿辦，兵力日單，早有內匪勾結乘機起事之謠。初三據探匪首張鍾端、李幹功等業已約定於夜分起事。當經飭令巡警道鄒道沂、陸軍協統張錫元、後路統領劉洪順，探明匪等約會地點，酌帶得力兵警，隨同眼綫前往搜捕。其時，城內見有火光數處，因早已探係該匪等所爲，立即救滅。張錫元在城外拏獲李幹功等六名，鄒道沂、柴得貴、劉洪順在城內臬署左近

之萬壽寺等處拏獲張鍾端等三十六名，均經起獲槍械多件。訊據張鍾端等各供蓄意糾合外匪乘機起事，約定於初三夜半，城內外放火開槍爲號，先攻鐵塔寺之子彈庫，燒勸業商場，一面搶劫藩庫官錢局，再行焚搶衙署。考城太廟及朱仙鎮等處均已約有一二千人以爲援應。並拆毀鐵道、拉斷電綫。再三究詰，矢口不移。當查此案張鍾端、李幹功等，糾結匪黨，意圖焚劫，夥至數千人之多，若非明正典刑，何以弭大亂而申國法。即將該犯張鍾端等十一名，按照陣前辦法，立時處死。一面出示曉諭，決不稍事株連，以靖人心而杜誣陷。其餘附從被脅各犯分別監禁保釋外。謹肅電陳。請代表。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內閣發河南巡撫齊耀琳電旨

奉旨：內閣代遞齊耀琳電奏，初三日夜分有匪徒在省城內外分頭放火糾約起事，經先期探聞，分派兵警嚴密防範，當於起火地方拏獲匪首張鍾端等多名，訊據供稱糾黨一二千人，約期放火搶劫衙署局庫，供詞確鑿，已將匪首張鍾端等按軍法懲治，等語。辦理尙屬迅速。齊耀琳傳旨嘉獎。仍應加意嚴防，以靖地方。欽此。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一月初七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請代奏電

竊查豫西地方，自匪擾潼關後，洛郡土匪乘間竊發，迭擾洛嵩宜永登伊等處，右路各營已撥三營赴援陸州，餘營不敷分撥，孟縣匪擾，岌岌可危。上月初旬，匪滿洛境，防軍僅能專顧府城。迨

十二協統領周符麟到洛，親督兵隊援嵩，城圍始解。周軍追匪入山後，永寧被竄匪數百人圍攻縣城，因告急文件爲匪截毀，是以省府未及遣援。永寧令石作械待援不至，先期帶印赴府請兵，匪遂乘虛襲破縣城，焚毀衙署，開放獄囚，肆行搶掠。嗣據宜陽縣傅繩志、管帶羅其祥專稟到府。當由該府派巡檢張仰文前往哨探，一面商同河北鎮馬金叙、中路統領劉洪順、右路統領張連山派右路管帶羅其祥、中路管帶王忠良、督隊官李金才、哨官高凌漢、哨長王茂山等率隊赴永，陸續前進。二十八日，我軍四面進攻，匪衆一股守城，一股出城抗拒，各營奮勇猛攻，斃匪及格傷約百餘人，匪勢不支，紛紛棄城四竄，我軍即日克復縣城。現由府派員代理縣篆，安撫居民。並飭兩管帶摻捕餘匪，俟永境稍平，再往宜陽剿匪。所有此次攻匪復城異常出力之副將銜遊擊羅其祥，請免補遊擊以參將儘先補用；千總王忠良，請免補千總以守備儘先補用；四品銜守備李金才，請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巡檢張仰文，請免補巡檢以主簿仍留原省補用。河北鎮總兵馬金叙、中路統領副將劉洪順、右路統領副將張連山調度有方，暨在事出力各員弁，容俟查明，分別奏咨請獎。至永寧縣知縣石作械不能堅守城池，咎無可辭，惟被圍多日，文報不通，隻身冒險赴府請兵，尙屬情有可原，應請即行革職隨營効力，以示懲儆而觀後效。謹電請代奏。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內閣發河南巡撫齊耀琳電

奉旨：內閣代遞齊耀琳電奏，竄匪襲破永寧縣城，派河北鎮馬金叙等率隊赴援，二十八日克復縣城，請將異常出力之遊擊羅其祥等先行給獎，並將永寧縣知縣石作械革職，隨營効力等語。著照

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電

姜軍現又派兩營赴陝，西路前方兵力似已不薄。洛西王天從實爲秦軍指使，若不痛加剿除，終爲肘腋之患。現商周協統酌留數營協同剿辦，務絕根株。可否？尙祈電示，並電飭周協統遵辦。

琳。翰。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六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光商邊界一帶，有革軍進佔情形，已經詳電。現在日形緊急，不得不將馬鎮新練駐路之第四五兩營就近調赴光商，扼要堵剿。除分電段芝帥暨馬鎮及該兩管帶外，敬電聞。琳。魚。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六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請代奏電

自武昌事變，豫省商業阻滯，土匪蠶起，錢漕稅釐入款銳減。而增兵增餉，並接濟潁州新收潰兵、亳州防營、徐州張軍各餉，數逾鉅萬。而墊解南西兩路大兵軍需，更屬不貲。皆係刻不容緩之支出。庫儲已罄，羅掘無從。事機危迫。前經節次電請度支部籌撥四十萬，實係萬不得已。伏懇俯念豫省餉項告竭，勢將不支，飭部迅務籌撥，以濟眉急。無任翹禱。乞代奏。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八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倪方伯豪電昨已轉電台端。敵人預備完全。我則潁州孤危，光蔡空虛。豫省陸軍僅勉應一路，而有兩營用七密里口徑槍枝，每槍子彈僅存六七十顆，與空拳何異。倘一旦決裂，敵人分路來攻，勢將不支。段軍後路亦復岌岌可危。琳屢電陳明，知鈞處以紕於財力，未能撥兵籌援。琳言之則涉於煩瀆，不言則難於坐視，事關大局，不敢緘默。敬乞鈞籌，切懇切盼。琳。霽。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據光山楊令稟：「城紳稱，新集紳董函，民軍羅協統在麻城所部已進界嶺，各路均有二三營不等，連日向北偵者不絕於途，北伐之局已成。當據派探稱，邊界之南軍大隊密駐各處，人心驚惶，請速派兵防守。」各等因。查光商同湖北黃麻毗連，我僅駐防營一營，彼已布置重兵，儻其乘虛，殊無以禦。敬請籌示。琳。軫。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接南陽府縣飛稟：「巨匪王添從由嵩窺宛，三千餘人，佔踞南召境馬市坪，聲言受革軍之撫，假道攻南陽府。南召裕州岌岌可危。懇速即派兵援剿。」等情。查前奉巧電即轉告各軍隊。想伍代表亦已分電各民軍，鄂軍似無北犯之理，恐係土匪假託革軍。但宛屬兵單匪衆，亦殊可慮。除電飭

謝鎮督兵援剿，並飭派員就近與黃仁棻接洽外。擬懇囑段制軍電黎阻止，並酌撥營隊赴援，以防意外。伏候鈞裁。琳。箇一。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信陽州蘇牧馬電稱：「羅山失守，民軍將至，信陽危急。」等因。除飭儘力抵禦外。敬聞。

琳。箇二。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信陽于道養電稱：「頃探革軍西進，距中九十里。又有光羅並進汝寧之說。光州電已不通。」

等語。敬聞。琳。禡。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署理直隸總督張鎮芳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頃接豫撫馬電開：「信陽蘇牧電稱：『羅山失守，民軍將至，信陽危急。』等語。守者愈退，攻者愈進，共和結果可想而知。張軍若來數營，剿匪禦革，實於大局有裨。特恐緩不濟急耳。請覆。」等因。查直省已撥巡防十營援徐，實無他隊再行援豫。務請另行籌撥軍隊赴援，以期豫省完固。鎮芳。禡。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署理直隸總督張鎮芳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頃接豫撫馬電開：「據信陽蘇牧電稱：『羅山失守，民軍將至，信陽危急。』」等語。守者愈退，攻者愈進。張軍若來數營，剿匪禦革，實於大局有裨。特恐緩不濟急耳。請覆。」等因。查直省援徐軍隊不日開拔，防務已形單弱，無力再行援豫，非另籌勁旅不可。查禁衛軍兵力完足，程度優勝，擬請編混成一協，即日出發赴援。候示。鎮芳。禡。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署理直隸總督張鎮芳致內閣電

援豫關係大局，羅山失守，信陽吃緊，鐵路稍有疏虞，武勝關軍隊即無退路。前電所陳，禁衛軍如不能抽撥，請飭駐紮鄭州清化武衛右軍就近馳援。其防務責歸洛潼軍隊。必不得已，或由保定鮑協抽編混成支隊赴豫援應。統候鈞裁。鎮芳。禡二。軍機處電報稿

東三省

東三省起義

鄒魯

九月二十二日，奉天黨人謀獨立不成，各地黨人起義，亦相繼失敗。

東三省革命之首倡者爲張榕。榕年二十二歲，入京師大學堂。日俄戰時，憤國勢衰弱，棄學回遼東，毀家募兵，謀東三省獨立，一時附者數萬。旋以事洩，出逃。錢拯爰、商震因繼張旗鼓，鼓吹中下級社會。然張榕既逃亡在外，錢拯爰利用馮麟閣兵力，又不得手，革命之勢遂挫。越三年，柏文蔚因孫毓筠下江寧獄，以避嫌至；張樹侯因謀皖失敗，亦以避禍至。又四年，吳祿貞爲延邊督辦，引用同志，熊成基之徒如高宜權、孫師武等，均由哈爾濱至吉林。既而徐鏡心、張繼亦繼至鼓吹，革命之勢轉盛。然無統一之機關，難期步驟之一致。張根仁等於政學各界，曾有組織，而勢仍渙散。及武昌事起，黨人雲集奉天省垣，謀運用政治手腕，實現東三省革命。乃就藍天蔚、吳景濂謀，擬由景濂以奉天省諮議局局長名義，召集省城各界領袖會議，以維持治安爲名，成立奉天全省保安會，逼清督趙爾巽出走；然後舉天蔚爲關外都督，景濂爲奉天省民政長，宣布獨立，則東三省革命可不血刃而成功。東北大局既定，繼進兵關內，會師燕郊，直搗虜穴。景濂依黨人計議，於九

月二十二日，召開保安大會，紳商各界到者二百餘人。趙爾巽亦至，挾張作霖、袁金鎧以自重。會場空氣，緊張異常，黨人慷慨發言不稍屈。張、袁承趙意，出武器威嚇；場外則陳重兵，會議遂無結果而散。趙爾巽尋命其爪牙，重組保安會，自任會長。黨人意欲挾保安會以制趙，今反爲其所制，殊非初料所及。

和平獨立之謀既敗，藍天蔚、吳景濂先後離奉，分赴寧、滬。而黨人又各自爲謀，步驟不一致。張榕是時已回省，見狀大懼，乃與張根仁、柳大年等謀組一總機關，以資提挈。衆贊同，遂成立急進會。自是各界爭先入會，公推張榕爲會長，柳大年爲副會長，密謀起義。詎料事機不慎，爲趙爾巽偵悉，派警拘去多人；又嗾張作霖暗殺張榕；柳大年、張根仁等在寧遠州，亦同時被逮下獄；餘各紛紛避去，另作他圖。

奉天省垣起義計劃既不成，各地黨人陸續發難者，亦先後失敗。然已使關外清軍疲於奔命，無暇顧及關內矣。茲舉重要諸役略述之：

一曰莊河、復縣之役。莊河黨人顧人宜、顧振邦，復縣黨人楊大寶，聞省城獨立計劃失敗，遂於十一月中旬在莊河、復縣同時起義。餉械一切，由本黨大連機關部接濟；居間奔走聯絡者，爲黨人張璧。革命軍與清軍防營數次惡戰，相持不下。藍天蔚復自上海募集學生軍千餘人，由海道運來相助，軍威益振。支持數月，直至清帝退位，和議成立，始奉命撤至山東之煙台。

一曰鳳凰城、安東之役。顧、楊發難甫旬日，黨人劉雍、鮑化南、寧武等即在鳳凰城起事。事前清軍右路巡防營管帶邵兆中約爲內應，不料事爲統領馬龍潭所察覺，嚴加防範，致無隙可乘。劉

雍等因內應失期，擬分兵往取安東，別立形勢。適黨人郎惠和被任爲安奉路警察局長，認爲機會巧合，於是繞道至安東集合。時邵兆中率所部巡防營一營反正失敗，亦脫險至，遂被推爲東邊討虜軍總司令，指揮作戰。卒以援軍未至而敗，黨人分走煙台、大連。

一曰遼陽之役。十一月杪，黨人商震、郭斗升、石磊、祁耿寰、徐景清、張東旭等集學生軍及警察民團數百人，發難於遼陽境內之高麗門。原定計劃，擬以全力進攻遼陽州城。嗣以祁耿寰爲仇家纏擾，出兵愆期，高麗門革命軍爲清軍防營所襲，不能立足，全軍瓦解。郭斗升等十餘人殉難，商震、程起陸等幸免，祁耿寰奔山東。

一曰海城之役。十一月間，黨人趙中鵠謀在海城起義，以大石橋藥王山爲根據地，密遣學生數百人潛伏縣城，屆時起爲內應。不意事機洩露，縣吏先發制人，調兵進擊，中鵠命王煥章率學生軍百餘迎戰，爲清軍所敗，傷亡十餘人。同時潛伏城內之學生亦被捕下獄。京、津黨人聞訊，派崔震華、王永慶等前往營救，卒將縣獄炸開，全部救出。

一曰鐵嶺之役。十一月杪，黨人孫祥夫、劉紫瑤、徐曉航、馬海龍等率黨軍百餘人，至鐵嶺縣城，說知縣李某反正。嗣因縣警事前多未預謀，頗有異心。及至省城派巡防營來攻，縣警遂與清軍取一致行動。革命軍以衆寡懸殊，難與之敵，乃全部退出。此役自發難至失敗，爲時未滿旬日。

一曰昌圖、長春、開原之役。十月中旬，黨人段右軍謀在昌圖起義，乃暗懷手槍，並以白布裹水菓，僞稱炸彈，直奔縣署，逼令知縣即時反正。知縣因畏懼炸彈，不敢違抗，佯允之，請段回寓暫息，俟召集地方團體代表開會，即派人歡迎出席指導。段以爲實，回寓候信。不意知縣竟派警前

來圍捕。段見事敗，乃高舉白布包假炸彈突圍而出，警不敢近前，從容逸去。段復復隨朱霽青至長春，與楊子厚等謀在長春起事，機洩而敗。又轉赴開原，於十二月一日在開原發難，卒以敵我衆寡懸殊，亦不終朝即告失敗。

（節錄增訂版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三篇光復之役中之一節）

東三省革命紀事

郭孝成

第一節 奉天革命潮

奉天諮議局，於九月二十二日，以保安會準備之名義開會，第三十九標統領伍祥楨及司道等均列席。衆議以個人資格，推舉趙爾巽充會長。民政使張元奇答稱須先叩趙之意見，方可定局，旋即散會。至晚情形，頗爲危險，步騎兵二十大隊，在督署一帶及諮議局附近巡行，藉以示威。至午後八時再開會，決以行政權歸於保安會之手，以便維持奉天治安，定名爲奉天國民保安會。趙始不肯就任會長，意謂國民二字不妥。後知無可挽回，亦即承諾。副會長爲諮議局議長吳景濂，及張紹會部下之第三十九標標統伍祥楨。午後十時散會。翌日午後二時，在諮議局舉行開會式，是日稱爲奉天國民保安會成立紀念日，所謂平和的革命。是時兵士皆攜帶白布，並以諮議局爲保安會參謀本部，各司道俱照常辦事，一切費用，俱由度支使籌辦。諮議局門前，懸掛黃色旗，中書奉天國民保安會字樣。保安會離北京政府。施行行政事宜，議決大綱十二條。會長一，副會長二，分外交軍政財政內政教育勸業交通七部。各地方分設支部，支部長以舊有之地方官充之，保護地方安寧，不分

漢滿回蒙。現在居住之外人，盡力保護。一切形式，悉做廣東。趙會長後又宣言：余爲漢人，承國民之公舉，推任會長，保護生命財產，維持安寧秩序，余願以身命當之。保安上之陳說，請直言無隱；各處之聯絡，當即實行。

此種主動，原官場塗飾耳目之計，欲藉以牢籠黨人，使其不致暴動。其實較孫寶琦之於山東獨立，尤爲無謂。於是奉天各派黨人，又有聯合急進會之組織。會長張榕，以會中所抱之宗旨，原爲保持人道，並無何等之激烈性質。無如會成以後，頗招趙督之疑忌，以致進行手續，毫無效果。兼之會中人員，連日被防營捕去者，已指不勝屈。嗣又將副會長張柳二會員捕去羈禁，該會黨員等，均有侷促不安之勢。正會長張榕君，自知勢力已孤，遂於某日潛避云。

柳君大年在寧遠州圖謀舉義事，爲清州牧史某探悉，即於十月十八日電東督，謂柳大年等在州西煽惑，聚集民衆千餘人，持有軍器，盤踞安樂山，聲稱革命，請示辦法云云。旋十九日得趙爾巽復電，謂柳大年等不過空言迫脅，着嚴拿不必游疑，由王牧（新任知州）自行懲辦可也。王得電，即於二十日密電調錦州駐紮之陸軍馬隊一隊，並派該州駐紮之步隊一隊，帶同巡警及邱姓隊官往捕。（邱姓隊官，與柳君本素識，因賭負八元之私憤，遂竭力報怨。）由州步行八十餘里，抵團山子。二十二日晨，訪得柳君住所，乃圍圍該棧，柳君等尙未起身，陸軍蜂擁而進，即就炕上捕獲。柳君一躍而下，身穿衛生衣一套，並未穿襪，用腿將巡警跌倒一名，陸軍兵士，即舉手槍，被柳君一手擒住，即以口咬該兵士之手，指斷，槍落柳君之手。邱姓隊官，即在柳君身後，將柳右手腕向上一曲，以防開擊。然柳君當時竟未能開放者，以此槍係十響自來得而司忒式，有保險鈕橫置

於槍尾之右角，形如筆筒，圓徑五米里，長一生的，向上推即開，往下扣即關，柳君不知保險鈕之所在，故未能開放，束手被逮。一班狼虎賊兵，即將柳君之衛生衣及小衣剝下，僅給還皮襖褲一雙，綑綁而去。所有一切物件，皆被搶掠無存。同時尚有張韓初劉成二人亦被逮。行至街市，行人甚多，柳君即云，爾等莫驚，每月着人送餉來，速即傳知同人爲要。又在途中與衆兵云，你們不可如此野蠻，稍放文明。衆兵答以昔充警務處總辦時，則當恭敬，現在既係罪犯，不可同年而語云。到寧遠州，即收押盜賊監獄內，並加鐐銬。新州牧王玉泉，本柳君舊吏，柳君既入獄，即着辦事人，向之道歉。然柳君欲請見，則終不得。王又將趙爾巽之來電示柳，以表明此次舉動，均來電之意。王在柳君大皮包內，搜出東三省民軍大都督之印一顆，白玉圖章數方，均柳君自刻。又新軍規則行軍方略暨餉章軍官委札等數百張，其委札上書東三省民軍總司令官柳字樣。外有黃楊木煙嘴二個，上刻山水人物篆書甚精細，亦柳君自鑄。另有小皮包一個，係陳姓者，檢其信札有東三省大都督札陳再生字樣。陳本楚人，充政治偵探，初寓寧遠州衙署隔壁客棧中。尚有余姓，楚人，無髮辮，年四十左右，有鬚者與之同居。余於二十二日聞風先走，據云往滬。陳再生亦於是日下午逃避，故未被陷。二十三上午九句鐘，遂由京奉車將柳君解往省城。

按陳君再生名撫，去年在長春，隨黨人熊成基（易名張麗齋）遭險後，易名甯，潛至奉垣，入報界，鼓吹革命。自武昌起義，遂到處運動。十月二十一日，陳君由安樂山赴寧遠州署，寓西邊郝家店，偵察政界消息。先是團山子民變，聚衆三千餘人，有同志通知柳陳兩君云，已與民衆聯絡。柳君等特往寧遠，欲乘機光復遼西一帶，俟兵力充足，就近入關援助南軍，攻擊

袁黨。因函招余蘭溪等至，以便教練兵士乘時舉義。適有殷得仁等帶有多人投誠我軍，並云邊外有人若干，快鎗若干，是早柳君與張劉兩君，均各單身赴邊外，點驗鎗械人數。旋將民衆遷入安樂山，陳君即攜楊姓小使赴寧城偵探。抵城後，偵知雙城有人聯絡秘密黨人，暗成團圍馬隊一千五百餘人，槍械充足。遂致信柳君，請示動令。其函被民賊獲去，以致機關洩漏。當日午後，聞知民賊州牧王玉泉密派索警長景清巡防丁哨官佐臣，帶領馬隊五十餘人，嚴行搜索等情，陳君即派楊使連夜報告柳君，以便趨避。陳君往謁王州牧詰問派兵之由，兩次不見。二十日該店門首，有警兵看守，陳君密囑余君等搭車他避。陳君不肯避去，恐失友朋義氣，黨人膽識。迨至六鐘，聞柳君等細綁進城，四門皆閉，內外派警巡邏，並派警赴郝家店搜捕陳君。店夥驚皇以報，陳君從容以言支吾店夥他去，易服跳牆，由小街沿城走至南城根，設法下城，躍下城外，將左膀跌腫，幸未損傷。巡城警兵，聞知往捕，陳君負疼趨十餘步，有傾欹之短牆數堵，遂匿身其下。該警追過，連放數鎗。及其遠去，陳君起由車站順軌步行百里，至錦州。將身畔之小皮靴，作價三元，搭車赴奉天租界。即託同志爲柳君運動，一面託教會某牧師關說，故柳君未遭賊牧之毒手。

柳大年君既被解至省，趙督親訊云：「你得良弼介紹於我，本要借重，誰料鬧出此事，你知罪否？」柳曰：「我實行政治革命，並非個人主義。」訊畢，送入監獄。次晨巡防統領馬賊張作霖堅持正法之說，趙爾巽以陳再生君在寧遠，恐其起事復仇，是以未果。

藍天蔚君富於革命思想，當趙爾巽調赴灤州，藍已將一切布置周妥。茲將起義時照會各人條

件，錄之於下。

關外大都督蓋爲照會事，本都督奉軍政府命，籌謀恢復關東一帶，已經一月有餘。一切布置，均臻完備，兵力到處，足以保護本國外國人民一切生命財產。故武昌起事之後，全國響應，義師到處，行動文明，各友邦外交團，均先後宣告中立。本都督爲聯合同胞，恢復關東三省，共圖推倒清政府，輔助軍政府，建立共和民國；同時對於外交各友邦，重敦睦誼，期以維持世界之和平，增進人類之幸福。所有民國軍對外行動，先時知照，免致誤會。

- 一 所有清政府前此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
- 一 所有外債，照舊担任，由各省按期攤還。
- 一 在軍政府占領地域內居留之各國人民及其財產教堂，均一律保護。
- 一 各國之既得權利，一律保護。
- 一 此次照會後，清政府再與各國訂結條約所許之權利，所借之國債，概不承認。
- 一 各國如助清政府妨害軍政府，軍政府當以敵人相待。
- 一 各國如供給戰事物品於清政府，查出悉數沒收。

以上七條，除通知各友邦外，特知照諸義士。對於外交事宜，極力維持，務使友邦均知我軍爲義舉，絕無排外性質攙雜其間。貴義士其各依據此文，以便施行。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十年十月初六日。

東三省自藍天蔚起義以來，大局極爲震動，馬傑之歸順藍軍者，已及四萬餘人。器械充足，訓

練精銳，其堅忍耐寒，實占天時地利之宜。聞清軍駐東軍隊，如礮隊管帶劉躍龍，步隊管帶鄭及春、劉文衡，及隊官蔡文藻、包恭德、金鴻恩等，均爲藍天蔚遣使說通，准約期反正，以期共搗燕京。又駐東第二協統聶汝清，本安徽合肥人，前因皖省民軍，令其家屬致書，勸聶投誠，聶已復書家中，允以乘機爲之，蓋恐其下級軍官反對也。

鳳凰廳屬之雪裏店，拿獲民黨何宗齊，立時被害。當何被拿時，在其身搜出委任狀一紙，其原文錄之於下。

中華民國軍政府臨時關東大都督藍爲提倡大義，恢復中原事。查有何秀齋，心志堅實，長於外交，堪以委任外交事宜。委任狀到，務期勤謹從公，俾軍政府得資臂助之效力，同胞享太平之幸福。切勿荒廢厥職，致負所望，須至任者。右委任辦理外交事宜何秀齋收執。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華民國關東大都督印東字第十九號。

榆樹台左近，聚有數百人，乃係鬍匪而受革軍運動者。有本地紳士某等，亦曾籌畫於其間。計共有民勇五百餘人，軍火充足。其向各糧戶借用槍彈，均各發給證據，毫不強迫。該軍本與北部密約南攻，既佔據榆樹台、昌圖各屬，莫不異常惶恐。又莊河樸冠山，係綠林中最著名者，前被革黨運動，毅然投誠，亦聚二百餘人，奉關外大都督藍天蔚委爲協將軍。

奉天民團致各省都督公函云：溯自武昌倡義，所至之處，如摧枯拉朽；方冀一鼓作氣，掃滅虜氛，從此不蜷伏滿奴勢力範圍之內。乃不獲我心，雙方停戰，復延長限期。孰知我東三省人民於此停戰期中，受滅門殺身淫污擄掠之禍者，不知幾千百數。昔巨盜今統領之張作霖，率帶黨羽三百餘

賊，每夜分投燒搶慘殺，凡剪髮易服之人，無一倖免，陳屍累累，慘不忍觀。住戶被其持槍勒指者，指不勝屈，皆擊擊有據。以故人民犬不敢令吠，兒不敢夜啼，寢不安枕，一夜數驚。查我奉天人士，爲共和謀進步，於義師表同情，呼號奔走，紛紛若狂，以此狀其生籍其家者，不知凡幾。諒諸公早有所聞，曷不我肯顧也。我東三省人民，亦皆黃帝之子孫，忍令倒懸以死耶！惟有籲懇倡義諸公，早出奇兵，克復遼瀋，誅此窮兇，解我倒懸。此我東三省人民所香花頂祝者也。並有多數健兒，忍辱埋頭，願從諸公之後者，義師所至，必有響應。務望速發，臨穎涕泣，書不盡言。奉天民團公叩。

營口清關道袁祚廣，□月二十日，被商學各界約到東商務公所，大開談判，詰以營口道標隊，僅有五百名，巡警僅有三百名，能否拒敵革命軍？袁道云：「以南省若大之兵力，尙不能拒，況區區少數軍警，斷難支持！」當經各界要求將標兵警兵，改爲保安隊，並官商紳學各界，組織一保安會，以保公安爲目的。如民軍到時，各保公共治安，絕不抵抗。除辦土匪而外，不准妄用兵力，並殺戮等事。當時議決，各表同情。即晚由袁道親到兵營安慰兵士，略云：「本道絕不敢令吾衆將，以同胞攻同胞，自相殘殺，妄自流血，擾亂治安。但兵士亦不得妄起別項貪念，致犯公共法律。倘有違犯，定當究治等語。」

第二節 吉林革命潮

吉省於九月二十五日，公署因接到奉天總督電函，召集政紳商學軍警各界，定二十六日下午二

鐘，齊至公署，會議組織保安會，以保衛地面。是日各界到者約一百五十餘人，先由陳撫發詞，大致謂本會以維持地方公安爲目的，不問本省人民，不分滿蒙回漢與各省客民，以及外國人民之生命財產，均在本會保護範圍之內。本會成立後，內患既可弭於無形，外禍亦無隙而乘，帖然鎮靜，井然有備，此本會之宗旨也。次諮議局議長發詞，大致謂組織保安會，紳界極贊成。當此時局危迫，瞬息萬變，非急爲組織，實無術以救危亡。會長一席，更宜即今日推舉，不能稍事遷延。舉定會長，則各部支配，始可接遞云云。次學界某君主張宣布獨立，以定危局。保安會學界絕不贊成，假使列頸流血之禍，即在眉睫，非學界之所畏也。此時某生氣色慘變，聲若洪雷，觀者滿座。繼勸學所總董登台勸導，以剖釋保安會之意義，確非獨立，不過暫行看守門戶，以徐觀動靜，再決從違而已。倘直然宣布獨立，兩強環伺，對待無方，必有喧賓奪主之禍，此時又將何如。次自治總董演說，大致謂凡事貴敏速，則精神不至頹靡，而偉業始可建立。今日因循，明日因循，一年有幾許之今日，一年有幾許之明日。部署瑣事，尙不可，況與大團體謀幸福乎！處於常尙不可，況值大局將傾時乎！今各界既表同情，請即由今日推舉會長。但會長按保安會章程（此章程係奉天原來章程），應舉大帥爲臨時會長，未知各界諸君子意云何。此時歡呼之聲，震動屋瓦。比及散會，天已昏黑。至保安會各部人員，原訂翌日（即二十七日）各界推舉代表，每日到公署會商進行方法，以期有利無弊。二十七日下午二鐘，各界齊集農務會，公舉代表，事均就緒。（此日學界未到場）即日將各代表姓名，由各界分送公署。二十八日早，公署函知各界，下午二鐘在公署共同研究保安會章程。各界代表，因保安會章程關係甚大，故先於本日十鐘，邀集各界到諮議局，將訂纂草章宣布

周知。聲甫歎，而學界中人，已相率登臺，宣示其反對之意。大致謂保安會學界萬不贊成，實非保安，非獨立不可！口如懸河，詞同鋒利，純由法理指抉而陳，由熱誠流露而出，斷非無理取鬧之舉。故議員中表同意者甚多，紳界亦默示承認。公署研究保安會之約定時間，遂因此尼阻。議者咸謂學界既極力主持獨立，目的一日不達，其心一日不甘，吉林之風雲，將由學界起矣。

王君少石等，以時局岌岌，人各有責，何以關於吉省大局，每逢開會，只有到會之權，而無參議之力。遂聯合同志多人，成立一會，名曰國民協議會，以便討議救亡之法。即稟請陳撫立案。諮議局以輿論代表，惟有諮議局一處，誠恐協議會成立，以致權勢旁落。更發佈公啓，通知各團體，組織地方團體聯合會。大意謂時局危迫，日甚一日，現雖停戰議和，而前途茫然，正不知結果奚若。吉林爲二十二行省之一，此後對內對外，一切事務，均不能度外置之。當此政體存亡一髮之秋，似非先由本省人組合極大團體，共同維持，萬不能以應世變而保治安。然個人結合，其勢弱而易渙；機關結合，其力厚而效多；同人等有鑒及此，乃組織地方團體聯合會，共謀進行。機關有統一之地，人心自無渙散之虞。將來由地方團體，聯合個人，務使駐在本城之吉林士紳，均得入會，結爲一團體，羣策羣力，集思廣益。會議縱有辯駁之嫌，表決自收一致之效，從前彼此猜忌意見紛歧之弊，不期化而自化矣。遂於十一月初三日假諮議局開成立大會。按此會實爲對待協議會而設，兩會之意見，未必果能融洽。大抵吉林士紳，心如散沙，遇事毫無所主，而先各存意見，又何怪乎各省紛紛齊張獨立旗，而吉林省徒落人之後塵也。

十一月二十九日早，吉林各街巷，忽發現民黨揭貼多紙。當經巡警查知，報告總局，遍查黏貼

之人。是夜又多派崗警巡邏，仍不知貼從何來。其揭貼原文，題爲同胞請看。文曰：現今大勢，不同往昔，凡我同胞，須知轉機。政府官人，暗無天日，上下相蒙，難與處矣。重征加捐，猶未盈欲，藉端借債，國本作抵，賣我命脈，濟其私益，危亡痛禍，咸基於是。革命新局，不得不立，勿將革命，誤會其意。推倒政府，罷黜污吏，性命犧牲，毫不顧忌。除弊興利，改革政體，爲公起見，別無希冀。民主立憲，是其宗旨，種族排擠，豈其主義。謂爲排滿，尤屬無稽！滿蒙回藏，咸與漢一，排滿謠傳，官忌所致。有心肝人，誰能信此！民族盛舉，響應不急；身家性命，保護不易；倘仍醉夢，徘徊異歧，坐昧先機，誅貽後至。爾時返悔，又將何及！同志人士，南北漢旗，軍學紳商，不分畛域，共結團體，聯爲一氣。妖孽誓清，敢死矢志，共和目的，期達而已。南省聯軍，指日來吉，此間志士，五百有奇，正事佈置，相機而起。君主威福，有朝無夕，同胞同胞，豈可執迷！信口泣告，應盡天職，切禱切盼，勿河漢斯！民黨白。

第三節 黑龍江革命潮

黑龍江省人士，因腹地各省，均倡獨立，惟東三省尙未明示宣布；雖設保安會，仍是舊日之行政官，擔任會事，將來恐不足以資捍衛。且生命財產，均係重要，亟應設一保全之法，以爲保護之計。十月二十七日，由該省中學堂學生等發起，散布傳單，每學堂公舉代表二人，組織一國民聯合會。二十八日，即用全體名義，要求黑撫周樹模宣告獨立，並傳知軍界贊成。二十九日，即開第二次會議，並擬定通告書，及聯合會簡章，決計實行，無稍假借。其通告書及簡章列後：

通告書 武漢事起，各省響應，南北爭戰，風鶴驚心。江省地處極邊，內有種族之猜疑，外有強鄰之逼處；設有不慎，禍亂突興，而鬚匪乘之，而飢民乘之，而俄日乘之，則大禍立至矣。雖保安會成立，然困在下魁一隅，難期遠效。中央政府，自謀不暇，遑能東顧。吾人處此，誠不能不籌自全之策矣。爲今之計，急宜合滿漢回蒙及索倫達呼哩各族，化除私見，共矢公忠，要請巡撫，馳電郡國，宣告獨立。而後改良內政，罷不急之新務，儲有用之餽糈，拯垂死之飢黎，招剽悍之鬚匪，畫疆自守，以待時清。雲南廣東江蘇山東之獨立，要皆由人民請求之也，而督撫從之，而朝廷從之，而革軍安之，而列強相與承認之，而人民之生命財產遂得保全之。此無他，蓋由以人道主義爲重，絕無絲毫意見存於其間也。若因循隱忍，徘徊觀望，則秦晉官兵之衝突，甘肅回漢之爭鬥，漢口焚殺之慘，南京屠戮之禍，吾知必再見也。況江省地勢之危險，尤有百倍於彼者哉！愛國同胞，當必有見於此矣。

簡章 (一) 定名 本會暫由學界發起，擬即聯合官紳軍商及滿漢回蒙各界，名曰黑龍江國民聯合會。(二) 宗旨 各省獨立，均出於人民要求，本省即以聯合各界，呈請撫憲，宣告獨立，改良政治，保全永久公安爲宗旨。(三) 會場 借諮議局爲會場。(四) 會期 俟各界均表同情後，即定會期通知。(中國革命紀事本末)

關東革命始末記

張根仁

東三省革命，輸入濫觴於北洋學界。吳樾首推其波，錢拯助其瀾，商震默張旗鼓吹中下社會。

繼吳越同楊篤生製炸彈於新民，張榕隨之入都，錢拯時利用馮麟閣、胡廣義兵力不得手，革命生機大挫。越三年，柏文蔚以孫毓筠下江寧獄，避嫌走關東，會張樹侯謀皖失敗，各率同盟會員數十奔走奉吉，以灌輸南洋潮流，風氣賴之轉紐。又四年，吳祿貞督辦延邊，專事引用革命鉅子。而熊成基之從者高宜權、孫師武，由哈趨吉，暗潮日增。社會習以爲慣，莫成之疑。及至武昌起義，各黨志士，陰事部勒賓客。仁之十年於政學各界，舊有組合，其勢散漫，多不得力。吳景濂隱助民軍，召號各屬議紳，意謀獨立。張榕負清廷逸犯，主持激烈，被吳約入諮議局，通其意，成保安會，事類中立，公推趙爾巽爲會長。革黨大譁潰，以不能與清廷斷絕也。九月初，南軍各代表錢拯等，謀營未熟，來省會仁組合同盟會支部。當時輿論專注張紹曾，充奉都督，由吳景濂、錢拯同仁等各致書請李德瑚去約張，張以外交爲辭，不果行。而藍天蔚亦負重望，又以事泄出境。各黨競立機關，多於毛羽，張榕怒焉憂之，約仁同吳景濂、柳大年諸人聯合各黨成一總團，曰急進黨，與日俄領事磋商交涉，各界代表爭先入附，是爲本會勢力強大時代。開會五次，議決張榕居省調護，吳景濂代表關東赴滬，入臨時會議，楊大實至莊河同顧人宜編成三千勁旅，趙元壽以組分會名義赴吉游說。他如趙中鵠至海城，陳青州至營及黑，張亞馨至長春京津一帶，皆爲分會作用。其身臨大敵，敢行發難如商震、祁星辰之於遼陽，鮑化南之於鳳凰城，劉藝舟、何秀齋、左雨農之於安東，劉寶書之於東平，均能不顧生死，摧鋒前敵，革命中重要人物也。仁復恐牽動交涉，而奉天輸運軍火將作京師後援，故率淮軍舊校十數，同柳大年先後會集遼西軍事部長辜天保，首先派人炸斷京奉路綫，奉直因之阻隔。及至仁困當陽，柳大年率劉成斬關而入，救仁於槍林彈雨中，身受數彈，仆而

不中。終以衆寡不敵，束首就縛。入獄三月，獨羈閤室，不知人間有治亂事。幸而天佑民國，共和早定，仁得孫袁黎黃暨各都督諸先生疊電，挽救出獄，始知藍天蔚都督關東，率師牽制北軍，而張榕與諸烈士慘死於國。一日太息十二回，幾不知涕泗之淋浪也。

（朝野新譚丙丁編六四頁至六六頁）

辛亥招募革命騎兵記（節錄）

張西曼

辛亥革命回憶錄

我於辛亥（一九一一）正月來到俄屬海參崴，經華商總會（在阿列烏特斯卡牙街）坐辦諸維錦（汾泊）的介紹，寄居在對面的德義成商號宋掌櫃處。那時的精力集中在以京師大學堂肄業生的資格轉入該城惟一最高學府的俄帝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後改東方大學）研究政治經濟等科目。同時企圖着設法和那些所謂「虛無黨」的人士發生密切的聯繫，以便將來中俄兩國革命黨相互扶助推翻專制，建立民主的工作。關於第一目標，我彷彿記得那時的校長是官僚派的切列司且科。（譯音）他雖然贊助了我編級聽講的請求，但是發覺了我是個新從中國來的惟一不帶髮辮的青年，認爲至少是與秘密社團有關，所以時常套問着我關於中國革命的活動情形。我呢，當然爲保持個人安全起見，不願向他說出我的使命。關於第二目標祇因爲我在北京任革命同盟會秘密工作的時候，先後接觸了許多從日本傳來的風說和記載，關於震驚全世界的俄國革命運動中一切英勇犧牲的刺殺暴君污

吏案件都籠統歸功於所謂「虛無黨人」。遠在民國紀元前八年（一九〇四俄日戰爭中）十月中國革命先烈萬福華謀刺桂撫王之春於上海，更倡導了長江下游對於滿清亡國君臣直接行動的先聲，激發了一般革命青年殺身成仁的志氣。這種直接行動，却不是繼續那古世紀被人收買利用的「游俠」作風，反而是多少感受了俄國革命個人英雄的影響。我那時也就警覺到中俄革命前途上的互相觀摩和助力要比由那狹隘野心的日本「黑龍會」支持來得道義可靠些。不過現在一與俄國現實發生接觸，纔了解俄國實際上並沒有所謂「虛無黨」。它原來是由俄國文豪屠格涅夫名著「父與子」（一八六二）中的「Nihilism」一字衍變過來的。屠氏的「父與子」說明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一種前進的社會思潮，在激烈的否定一切貴族階級文化的原則和傳統。然而這個名辭落到當時的頑固保守的反動份子的口裏，就變成了輕蔑譏誚詛咒一切反對宗教、反對私產、不滿現狀的革命人物的工具。所以反動的日本社會也就有意無意的將這名辭展轉傳到我們不求甚解的中國社會來。

我在海參崴住了數月之久，就共同感到了絕無自由民主的保障。當時帝俄遠東（濱海區）總督關達基將軍是個有名的壓迫民衆和中國僑商的暴吏。他創設了許多苛例限制華人的進口。他不僅具有幟幘上奏之權，而且在宰制人民和摧殘革命的鷹犬職責上很顯出非常毒辣的鐵腕。他有時夾在哥薩克鐵騎的呼擁中高車駟馬招搖過市，不幸的軍民就得趕快奔避或者肅立道旁。有時他竟便裝的略帶幾個隨從步行街頭，對於非人生活的士兵的衣帽不整每加以嚴厲的斥責。一天下午我由市立圖書館出來，手中夾着幾本參考書，經過斯越特浪斯卡牙大街向華商總會走去，恰巧在一個交叉地點關面遇着他。我經常一副衣冠楚楚和少年活潑的神氣出現街頭，就是路遇的日本僑商也都誤認爲是

他們的貴族而脫帽行禮。這次，我也不幸引起關達基將軍的注意。他居然阻止了我的脚步，好奇的問道：

請問你是那一國人？

我是中國人。

那麼你爲什麼不帶髮辮呢？

因爲去年大病把頭髮脫落了，所以沒有再留。

你在此地貴幹呢？

我是到貴國來留學的。——於是將學校登記證拿出來給他看。

好！少年人用功讀書要緊，就是不要變成了犯上作亂的「虛無黨」。上帝保佑你！

告別時我祇好報以一種不自然的鄙笑。九年（一九二〇）以後聽說這位驕橫不可一世的關達基將軍已被偉大十月革命狂潮所掃蕩，逃到那最後掙扎的盤踞在中東路綫的霍爾瓦特中將的反動政權之下屈尊地當上一名「地畝處處長」來苟延殘喘了。

那時滿清政府派駐在海參崴的是鑲黃旗的長袍豚尾的（畢）桂芳。他數次派人約我到總領事館（在普式金街）談話，我却藉詞避免會面。他後來官運亨通，被調爲庫倫辦事大臣，在民初居然當過一任黑龍江的省長，以後他就沒沒無聞以死。

一九一一年的海參崴，據說，人口二十萬，其中的五分之三却是華僑。他們大半來自山東省，而且其中富商大半是在二三十年前以「高麗措」或小挑子起家的。有名的雙合盛號大股東張某

也是出身寒微，祇因爲他的身材魁梧熱心公益，被推爲華僑總會的會長，而他以後的經濟勢力更伸展到中東路一帶。凡是海外每個外表繁榮的中國殖民地的角落裏必定有那些傳統的、純粹民族型的飯館戲館娼家煙館賭場之類。這裏自然也一切應運而生。而在這一整個複雜的層層剝削的社會裏，也有「紅鬍子」混跡其中，時常大胆出來犯案。俄國的軍警對於一般藍衫長辮的商人和工人中分辨不出甚麼良莠，後來祇好由華商總會呈請當地官廳的批准設置門警數人。主要的工作即在護伴該會的會計員按月到各會員商家去收月捐，或是便衣巡緝中國匪類，或是協同俄國軍警緝查那與「紅鬍子」有關的大小盜案。最初門警中的一名小頭目就是日後善變投機獵高位綽號「狗肉將軍」的張宗昌。他身長多力，原由小幫鬍匪洗手，自從與俄國軍警接觸日久，也從通事淺薄教導之下學得少不規則的俄國話。他是個善於逢迎勾結、揮霍不吝的人。就因爲他和俄國軍警的親密合作，所以當地的一般小商人走販之類都來不時孝敬，託庇於他的手下。不久他就形成了海參崴一帶中國「下流」社會中炙手可熱的驕子。他在包娼、包賭、包庇一切戲園、煙館，似乎是可以使他們免除一切外來的突然發生的威脅、迫害。但是日久弊生，他竟自擅威作福起來，戲園中的好座要酌量留給他了。新到的妓女也要使他享受「初夜權」了。一切走私和非法生利的小本營業，他可以抽頭分紅了。他的俄國朋友們當然也在這些途徑上朋比爲奸，平分春色。

張宗昌既有偌大的場面，而替他搖筆桿的人祇有華商總會的年輕書記孫某（？）。經常孫某向我訴述失業之苦。我除拏古今中外苦學成名的人物來作鼓勵外，還時常替他解除許多文字上的困難。他和張宗昌成了酒肉患難之交，每逢分得某日好戲的前排座票總是萬分誠懇的挽我同去觀戲。

我約了些好奇的俄國朋友看中國舊戲時，他也必替我代訂好座。他極感激我的熱情好意助成了他學問上的進步，終究在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張作霖、張宗昌入關「討赤」的摧殘革命的黑暗時代，排除一切困難，暗地裏保護我。以後情勢一天比一天的險惡，他更營救我出險南來武漢革命政府的首都。這時僅在北京一地遭反革命毒手的先後有：邵飄萍、林白水、李大釗、高仁山等數百有為的青年。我是民八五四運動中與萬福華先烈蔡子民校長，李大釗（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等在北京創立「社會主義研究會」和向孫中山建議「三大政策」促進中國國民黨統一領導的一人。並且在民十四年創辦了「國立中俄大學」，很遭反動勢力的忌嫉，具備了這些資格和條件，所以我在反動的「黑名單」上當然也名列前茅。（後當有記）

我在海參崴的活動中時常被幾個思想前進的俄國朋友邀往山林中打獵，或是到海邊游泳、釣魚。就藉野餐休憩的時候偷看「禁書」，彼此縱談中俄兩國的革命理想和事蹟。因之馬克斯、孫逸仙、列寧、蒲列汗諾夫等大師名字不絕於耳口。

因為山林打獵的機會較多，張宗昌就好意勸過我，要嚴密提防被「鬍匪」綁票勒贖的危險。一時衝動，託他替我代買一支手槍以為防身之用。一天，就由張宗昌的部下，某在華商總會的四樓小室中看貨。原來是一隻三號勃浪寧式手槍，雖然玲瓏可愛，却沒有保險機的裝置。幾個參加鑑定的朋友都主張要帶保險機的，免得大意的走火出險。我初意頗不捨。那門警最後看到不能成交，也祇得將槍插入褲袋內快快地下樓。我們剛剛掩門就座，猛聽得轟然作響，趕緊開門伸頭一望，就見那門警倒在三樓扶梯旁抱膝呻吟。大家急忙湊過去一問，那知他居然失神，指觸扳機被彈穿了右足

趾。他被張宗昌責罵了幾句，立刻被擡送入醫院救治。我心裏覺得很歉然，就送給他五十盧布的藥費，這約等於當年兩隻三號勃浪寧的代價。這算是俗語所謂「沒吃着羊肉，反弄上一身膻」了。

海參崴的僑胞百分之九十五不識「之無」，頭腦非常頑舊。縱有後來狀況稍好，資遣子弟在俄國中小學就讀者，也多強迫他們在西服革履之外，長垂豚尾。（祇有冬季可以盤在帽內）所以常爲俄國學生所嘲弄，祇好泰然。他們都是鷄鳴而起，孳孳爲利，對於國家大事，向來漠不關心。就是當年三月二十九日震動世界的圍攻廣州督署的革命事蹟，對於他們不過等於古井微波，轉瞬即逝。他們是失掉國家的保障而自力生存的一羣。弱國的使（當時是胡惟德）領（當時駐海參崴的先後有李家整、桂芳、陸是元等）祇是友好和通商條約上註定的配備工具，很少有代表國家僑民利益的能力表現。

到了十月十日的武漢起義後，俄國報紙不斷報導着中國革命的消息。於是海參崴一帶僑胞的醉生夢死的「不管國事」的氛圍中也不知不覺地以推翻滿清專制爲閒談的題材。不數日家兄仲鈞先烈特別從東三省趕來會面說：「黃克強、宋遜初、陳英士等大批同志在號召全國各地大興義師，即將在南方成立革命政府，積極準備北伐。可是北伐一事，騎兵不能偏廢，應設法由東三省秘密招募馬賊南下，以便編練勁旅。惟趙賊（爾巽東三省總督）防範甚嚴，著手不易。現已派人往南中說明關外困難之點，並請迅派幹員前來歲地，與弟協同招募。祇須一處得手，亦可不誤時機。……」我正在密切注意南方革命發展之際，而受了家兄仲鈞先烈的親來指示機宜。就在企圖和那北距海參崴二百里的一帶大山中指揮各股共有一二萬人的鬍匪首領劉彈子（玉雙）發生聯繫。最初是苦於不得

綫索，祇好托詞試挽張宗昌介紹和劉彈子結交。

——呀！這可不是好玩的。你想在俄國鬧革命嗎？——張宗昌開着玩笑，同時打發得力人去牽綫。

到了十二月初，在上海光復以後，黃（克強）、陳（英士）兩先生密派了李徵五和臧士新由滬搭輪來到海參崴接洽。我將他們安置在華商總會右邊斜對面的街口某家商店樓上的「金角」旅館中。我們的秘密會所總在華商總會的四樓小室裏。當時我們的惟一目標就是大名鼎鼎而橫行中俄邊境大山中的劉彈子。張作霖之流在那時尚屬無名之輩。不過，因為那向與俄國特務勾結的張宗昌之派人牽綫，反使那老成持重的劉彈子誤認為埋阱設誘他就捕的陰謀，此法宣告失敗。在嚴密考慮之下，公推我代表上山拜會劉彈子，轉致革命政府借重之意。過了幾天，劉彈子方面派人表示歡迎。

某日晦之深夜，我化裝苦力，派同山中派來頭目搭乘貨車在漫漫的冰雪中北進。車中兩頭燃燭，光綫如豆，咫尺之外，不辨彼此。車行軋軋甚緩，逢站就停，一停就有人上下。寒風吹入鐵箱中激起一陣騷動。動的時候正像所謂鬼影幢幢，靜的時候就鼾聲四起，加上煙葱的臭味中人欲嘔。車掌來查票時，手提燈逼射人面，如同盤緝逃入。有沒購票的人就得拿相當數目的盧布來賄，不然，就被巨掌挾頰，或是扭牛推下火車。我只慨嘆苦人的行路難了。

約莫有四點光景，車停在一小站，不到一分鐘又向前開動，我被同伴攙扶下車，轉回頭來，在深雪中爬跌地前進。行約半里折入森林地帶。又行數十步，忽聽得大聲「止步！」同伴就高揚雙手重拍兩下，說聲門裏人。突然有五個人從樹林中歡跳出來，兩人抬著一架由杉條和麻袋做成的便轎

請我乘坐。我略一推辭，來迎的頭目堅稱「奉令迎接代表」。我祇得稱謝上轎，雙目隨即被他們用手巾遮紮，足證他們隨時隨地戒備的週密。我們在林中小道穿行，枯枝冰葉，撲面生痛；足下積雪，淙淙作響；四週對我陡成黑漆一團，茫無所見。我玩味到一個「肥肉票」被綁時的情況，也不過如是之被人優待。然而今天我却是代表革命來說服一方的綠林豪傑率部南下援助北伐的惟一使者。假使我不能完成這個重要的使命，我將有何面目再從事革命呢？這時侷促在狹窄的轎上，心中思潮起伏，百慮橫生。又想到滿清即使被推翻，如果黨人的革命認識不堅定，或是政治修養有所不足，必然前功盡棄，流為私人權利的爭奪，勢必釀成再度三度的流血。我希望大家至少有華盛頓、林肯的偉大存心，中國前途纔有光明的實現……。

——「張先生，前面有光的茅棚就是我們臨時指定的招待所了。」步行護送的頭目在前面提醒着。

登時我的腦海裏浮映出一所水滸傳梁山泊的「忠義堂」來，內中不免聲勢浩大，也許同樣具備所謂百零八個天罡地煞之類。那知轎停到門口，一陣犬吠，我的雙目纔被解放，祇見有三數人應聲出來迎接。大家掀帘入門。一座寶蓋燈光之下看到正房的熱坑上鋪好了整潔的被褥，旁邊桌上已經擺好了茶點，並且有人打過熱手巾把。頭目介見過瘦長的金師爺，他轉致了「劉老總」因有事在他山溝不及趕來歡迎的歉意，和準定明午過來拜會的話。並且認為我已長途勞頓，勸我早點從事充分休息，以便明午的暢談。我略用茶點後，已是破曉了。烏鴉成羣地的噪起，飛往人烟寥落之區覓食。金師爺率餘人道安退出。我就和衣內和而臥，略一合眼，不覺日上三竿。我身體仍然疲乏，然而心裏有

事，不能再睡。正待翻身起牀，發覺身上已被人加蓋了一條俄毛毯。

——張先生，怠慢了！——一種粗豪的聲音打入耳鼓。

——劉老總來看貴賓哩。——金師爺站在後緊接着說。

——劉老總，久仰久仰！我祇有感謝你的盛情——我急忙地作答。

這時我已趕緊地掀開毛毯，由坑上跳起身來，一面和站在我面前的老頭握手稱謝。一面定睛細看着，他至多不過五十多歲。他那花白的頭髮，未剃的兜顛鬍子，紅銅色的橢圓面孔和結構堅實的中等身材，無形中烘托出一種叱咤風雲的英雄氣概。我不覺暗暗歡喜。心想：果然名不虛傳。他霎時間也將我打量一下，隨着滿臉堆笑地拱手請我上坐。初次會面略談彼此經過中劉似乎沉默寡言，大半由金代他發問。我洗盥畢，金師爺招扶開飯。不久饅頭、稀粥和山鷄、醃兔炒蛋之類陳列滿桌。我們邊吃邊談。他們問到孫黃各先生的身世，革命運動的過程和這次起義軍火的來源等等，我都一一解答。最後，劉懷疑着，革命軍似爲一時烏合之衆，如何能抵抗袁世凱久練的雄師。對於這一點，我堅決的使他相信，駐紮各處的新軍都有我們黨人在內活動，時機一到，就可舉事。何況南方各省的革命民衆和青年都在紛紛的響應呢！最近南京的克復（十二月十二日）就將成立統一全國的革命政府號召中外，積極準備北伐了。我的談鋒直接涉到了北伐的軍事準備，除步礮有充分把握外，北越長江的平原戰勢非借助於得力的騎兵不可。於是我就懇切的請求劉彈子慷慨地來擔任補救此項闕陷，率隊南下協助完成北伐的使命。「以劉先生這種忠勇蓋世，設滿清政府能重用賢能，豈不能及時爲國効力。無如異族專制，姦佞滿朝，造成了今日政治社會上種種黑暗和失敗。先生能參

加救國的革命工作，必能建立功業，爲民除暴，那不比逃亡異域受制外人的爲強呢？」結果，他被我誠懇語言所說服，感動了。進一步就提出了幾個相當重要的條件，我答應回城和李臧代表會商後再作具體的答覆。

——你認爲這次革命不得失敗嗎？——劉彈子期期的發問。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是明末遺賢顧亭林的名訓。今天我們中國人民都覺悟到非革命不可，大家同心僂力，不顧個人的利害，那有不成功的道理呢？——我很堅決自信的折服了他那最後的懷疑。

飯後決定今晚派金師爺等陪我搭車回巖接洽條件，後晚仍回此地會商。城中很欣幸我的使命初步成功，決定加派臧士新一同上山作覆。遇必要時，就邀劉彈子秘密來巖作最後決定。並將由我們主要四人合攝一影派人攜同密件帶往上海，分送黃克強陳英士兩先生核准追認。我們一行三人仍在晚間搭車遵原路乘轎上山，雙睛却許自由觀看了，但是天地祇形成一片灰暗之色，徒增單調寂寞之情。這一次和彈子方面五重要頭目交換意見更有進步。最後邀劉彈子下山來巖詳商一切辦法的時候就有人力勸劉要萬分慎重，免得被人暗算，後悔不及。

——你們各位頭如果對我們有懷疑的話，祇要劉先生同意進城，我就可以留在山中作質。——我拍拍胸膛爽直表示着。

大家驚奇却仍鎮靜地互望了一下。

——你們看，連張兄弟都這樣赤誠相待，我們還用着疑心嗎？我相信革命黨是講信義的。不用

張兄弟留在山中作質，我一定同他進城去當面決定一個妥善的辦法。——劉彈子的坦白態度結束了今天正式的會談。

我同臧君在餐後又休息了三四小時。午後劉彈子和金師爺來約我們去遊玩野景。臧君是個圓臉的胖子，驟至山林風雪中行動頗不自然。好容易爬上一座高坡，地勢有相當軒敞，我忽然發生奇想，提議請劉表演絕技。大家拍掌贊同。

——我年紀老了，眼花手顫，恐怕射擊不準，反使你們貴賓們見笑了。——劉很歉遜的推辭着。

——就請你隨便一顯身手，飽我們的眼福吧。——臧君也很高興地催着。

——沒有法子你就答應好了。不過先要照看一下，外面可有打熊獵人或是老毛子（俗稱俄國人）軍隊經過沒有。——金師爺在旁說得老總點頭同意後，就招扶另幾個嘍囉分頭攀登高樹巔向遠近仔細瞭望。

周圍的情勢倒很順利。我們讓出一個地盤，指定要擊斷那往東距離約二百碼的一顆老樹上倒折的枯枝。劉彈子喊聲「着」！縱身一個箭步，順手拔出那支頭號左輪，略一揮手，碰的一聲響處，祇見那枯枝搖搖欲墜，上面的積雪被震四濺。我們不覺同聲叫「好」！

——你們要考考我嗎！儘你們隨意——老頭興高采烈地說着似乎願再顯一次好身手。

——那就對不起，再要請教一下了。我說着，就拾起一枚手掌大的石塊鼓勢盡力地向上一拋。即刻聽到颼的一聲，空中火花突發，碎塊紛紛落地。我們祇有歡喜讚嘆這個綠林英雄的「神乎其技」不期而然的起了幻想；假使他能夠將這種絕技教練一支新軍，不就替我們革命軍造就了無敵

的「神槍隊」嗎？

這一度的放心盤桓，盡情談笑，不覺夕陽在山，嫣紅在地，老鴉帶着舒暢的勝利的鳴聲成陣飛歸舊巢。我們也祇得踏着初來的雪泥足印，奔向原來的根據地。進門休息一會，同進豐盛的晚餐。桌中特有一大瓦盆紅燉鬚子肉。這種不凡的野味，是都市生活中難以享受到的。劉金二人殷勤勸酒，預祝革命的勝利。我因為不慣飲酒，却狂於情面，也同乾了兩小杯，紅潮泛到面上，已是醺醺有醉意。我的談吐驟健，古今中外，都集中一席話間。劉探知我有詩的癖好，便要求我在燈下行吟以留紀念。即席得句云：

義氣威名重綠林，滿腔熱血感人深。安良除暴已足貴，揭地掀天應有心。蒿目民生哀疾苦，效忠革命見衷襟。識時豪傑爭投袂，豈願泥塗待死臨！

劉得詩大喜，立刻表示參加革命的決心，斷無反悔。

延留到相當時刻，金師爺分別替我們備了四乘便轎，一同出發，另有幾個頭目分帶幹練的嘍囉穿林護送。到了離鐵路小站不遠僻靜無人之地，轎夫才歇肩。我同臧君久居城市，那慣在山林積雪中坎坷不平的小徑上黑夜摸行呢？幸而下轎後，就有兩個粗力大漢貼過身來攙着我們勝臂蹣跚前進。走到路綫上的平地頭目們鄭重道別時，劉彈子當然向他們叮囑了許多必要的話。

黎明時到了最終的目的地。我們四人很幸運的在半路擠上一輪得得而行的敞馬車來到城裏的熟旅館，個別叫開那化名預定的房間從事休息。

這一天午前十時左右我們六人——劉彈子、李徵五、臧士新、金師爺和我，不意又加上狡獵的

張宗昌。——選擇了一家略形偏僻的飯館，就在它三樓的獨間中秘密會商。因為兩方的開誠佈公，意見極容易調協，在一頓大譏會之後，就將條件議妥，其要點如下：

(一) 中央革命政府先授劉玉雙君以騎兵團團長名義，以後或擴充成旅成師，儘先任劉統率之。

(二) 劉部應先選精銳八百人搭輪南下，其餘待命補充。

(三) 爲牽制清軍後路起見，應準備就地編成勁旅，並策動各方友軍在東三省各地起義，響應中央革命政府。

(四) 此間一切南下旅費，遣散恩餉等均由中央革命政府籌撥。……

我深幸這次革命的任務完成。不過，對於流氓出身的張宗昌的突然得以參加機密，心中極形不滿，而且預期着將來的不良影響。就因爲他的思想卑劣叵測，早爲我所鄙視。在這種純粹勢利結合動機之下，誰又敢保證他的將來不投機變節呢？而農工出身的劉彈子就非其比了，他的忠實信義早已昭著江湖。不然的話，他怎能在中國東北和俄國遠東一帶有着偉大的號召力量呢？劉能毅然放棄優越地盤，受召南下，不但表示他贊襄革命大業的決心，而且可以忠實地接受我政府的命令、節制，——假如吾黨能夠始終重用他的話。那時我就將先機的顧慮向李臧二君一再說明，堅決的反對挾張宗昌同時南下。但因爲張宗昌已經半途運動參加了此次機密，如果不允許他同去的要求，就未免要懷恨報復，有向那對中國革命已宣告嚴守中立的俄方告密的危險。如此，我們全體就有立刻被那虎狼似的帝俄官吏一網打盡和鐐鑕入獄的可能。如果有這不幸的逆轉，不但要癱麻了華北方面革

命的活動，甚至惡劣嚴重的影響到那對北洋軍閥已相形見绌的整個北伐的實力。

一時人爲的錯誤和障礙粉碎了我的忠告，張宗昌不但要南下看看風頭，而且央求我來疏通華商總會張會長和諸坐辦准許由他請假兩月，並派人代理。那曉得他已暗地拜了李徵五爲師，滿想到上海後得到李的吹噓汲引獵取權位。要是南方革命無成功的希望，他就馬上回頭，重整舊業。這種進退自如的打算，就是他所憧憬的政治投機的買賣了。

經過了幾天多方面的積極準備，李徵五劉彈子等率同大隊部屬安全地分批搭輪南開上海了。我在海輪碼頭上預祝他們的「一帆風順」之後，獨留在歲地清理其他未了各事。一天突被兩名俄國密探堵在華商總會的四樓小室內盤查那「招兵買馬」的底細。幸而我身邊絕無引人生疑之點，我又在堅決否認一切，總算馬虎的敷衍了事。以後據友人告訴我，俄國遠東總督以下正深幸劉彈子率部離巢南下，認爲無形中消除了一方多年棘手隱患。除下令嚴防他們的捲土重來外，自然不願多所追究株連。

那知過了半個月後，劉彈子忽然專人帶來一封信，加上那人特補充的口信，內容不外是深深責備我們不顧信義，將他欺騙下山，投効南方，結果是團長一席被張宗昌陰謀奪去了，他反要被編爲營長了。他表示絕對不肯甘心屈就，以免受辱於「無名小子」的張宗昌。他和部下均不服這種無理編排的編排，現在要設法北上，偷回原有的山寨了。……來人憤憤不平的報告宛如半空中響了一個霹靂，究竟爲什麼起了這種萬想不到的違反初衷的變化呢？遠在異國的我，真是莫明其妙。我祇有對劉彈子的代表道歉、認錯，並且仍托他帶着覆信趕回上海，力勸劉顧全大局，相忍一時，以靜待良

機。理由是分途北伐中，勢必要騎兵甚多，絕非投機取巧的張宗昌一團之力所能勝任。並且我已力促革命當局保留他一個新團長或旅長的位置。至於偷回原地一節，在實際上已不可能，因為俄國官廳已早下令各港口嚴密防備此着了。同時我又託其致函黃陳諸先生力促對劉合理處置的實現，萬一不幸引起內部的衝突和分裂，適足爲北方強敵所乘，況有違反諾言之嫌，將來何以昭信於天下。……

我的覆信似乎片面有效地制止了劉彈子的異動，並且使他腦中產生了新的希望，一時不至發生彷徨。聽說張宗昌等以後開到江北淮安一帶受兵法的部勒了。他們又設法由蘇北魯南一帶勾扯了許多人馬來作補充。又聽說這支騎兵團暫行編入革命軍第三師（冷遜）的部下了。……但是北伐始終未得實現。一世英名的劉彈子也逼得忍氣吞聲，有同失水蛟龍挫折以死。

（民國六年五月寫稿，三十三年十月整理發表於陪都文史雜誌等。）

東三省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奏摺

欽差大臣尙書銜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奉天巡撫事臣趙爾巽跪奏，爲具報剿辦莊復一帶匪亂，及地方安靖各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查奉天南境莊河復州一帶，民氣素稱強悍。光緒三十二年，臣在將軍任內，建設莊河廳治，

意在藉圖整理。而地方匪徒仍不免時有聚衆抗官情事。尤以莊河之潘永忠，及復州之高不儒，稔惡最著。屢經飭拏未獲。本年七月間，潘永忠以抗納警學各捐爲名，捏造新加十八道捐之說，號召亡命，煽脅愚民，於七月初四日擁衆闖入城街，圍署鳴槍，搗毀自治議事會所，裹脅日衆，人心惶恐。臣聞警後，當派營務處會辦王安中，右路巡防統領馬龍潭，督同管帶張從雲、李萬勝等，前往相機剿辦。並調淮軍馬隊一營，陸軍砲隊一隊，分布策應。該員等先後馳抵莊河，以嚴拏首要，解散脅從爲入手辦法。詎該匪等到處傳牌，迫脅入會，有不從者焚燒殺掠，無所不至。逼脅既衆，愈肆藐抗，竟將遣往勸導之人殺害，負險設伏，於七月十八日分股截我後路，襲攻官兵。不得已乃以兵力從事。然其時匪衆勾結愈廣，大股二三千人，小股亦數百十人，勢甚洶洶。鳳凰、岫巖各屬，人心亦均搖動。我軍勢力單薄，又兼起事地方毗連金州隙地，布置未周，萬一敗匪竄入租界，即不能免牽動交涉。該員等商定分路進剿之策，並先斷其逃竄租界之路。自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連戰皆捷，擒獲甚衆，良民被脅者概予釋放，兇悍拒敵者正法數人。渠魁潘永忠勢蹙就擒。其手下悍匪連次接仗擊斃甚多。於是，屯會瓦解，爭願出結繳槍，計共奪獲及查繳各色槍砲四百五十餘桿。旋將潘永忠及續獲助逆匪目隋雲朋、劉中林、宋國中等一併訊明正法。其復州匪首高不儒，當潘匪起事之時，亦即乘時起會，暗爲響應。幸預加防範，竭力解散，未得大逞。而該匪實爲復境匪魁，爲害地方已歷數年。此次擒獲潘匪後，不動聲色，將其誘擒正法。並飭弁兵乘夜渡河，格殺其黨徐吉慶、曲學陞等，查獲快槍七十九桿。莊復兩屬匪患遂已肅清。人民皆爲額慶。現在人心大定，商民復業。復飭該地方官按屯查視，妥辦善後。此剿辦莊復一帶匪亂之一切情形也。

臣查莊河變起倉猝，勢甚蔓延，加以調撥軍隊須從南滿軌道運輸，諸形窒滯，戰地逼近租界，尤有竄擾之虞，稍一不慎，不獨貽害地方，且恐外人藉口。茲幸未及旬日一律救平，辦理尙稱得手。禍患不至旁滋，實足仰紓宸廑。在事人員迅赴事機，籌慮周密，實非尋常勞績可比。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尤爲出力之花翎二品銜分省試用道王安中，擬請交開存記；花翎補用游擊世襲雲騎尉馬龍潭，擬請以參將補用，並加副將銜；補千總後守備用李萬勝，擬請免補千總守備各本班，以都司補用；游擊職銜世襲雲騎尉張從雲，擬請以守備補用，並賞戴花翎；三品銜正任雙城府知府金永，擬請以道員在任候補；出自逾格鴻施。其餘在事出力各員弁，並請查明分別異常、尋常，開單奏請獎叙，以資鼓舞而勵將來。至行軍費用，爲本年預算所無。應請准其特別追加，核實報銷。

除督飭各營及地方官嚴拏逸匪，妥加輯撫外。所有剿辦莊復一帶匪亂並現在地方安靖各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宣統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奉硃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九月十九日郵傳部致內閣那桐函

敬肅者：頃據京奉局電稱：「據瀋陽站長電稱：『接藍天蔚統領電話，擬今日入京，屬備頭二等車各一輛，隨帶隨員十餘名，約下午一鐘開車起行，』等情。請示前來。查藍統領軍隊，昨奉電諭，已由軍諮府電請東督憲阻止，等因。當電飭瀋站遵照，毋庸備車在案。茲據前情。該統領隻身前來，勢難阻止。除一面飭瀋站備車外，請速咨軍諮府查照。』等情，前來。當由電話通知軍諮

府，商請辦法。旋准復稱：「准其來京」等因。合亟函達，希即督照爲荷。專肅，敬請勛綏。郵傳部啓。十九日。軍機處函件檔

宣統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致袁世凱電

頃聞鉞節到京。旋乾轉坤，維持大局，惟公是賴。無任仰企。此間於日前創設保安公會，情勢洶洶，內容極爲危迫。幸第二協標統聶汝清、劉恩鴻等仗義執言，竟挽狂瀾於既倒。今日本會成立，舉爾巽爲會長，秩序尙無騷動。該軍人等平日皆受鈞座教育，故能忠義激發，轉危爲安。惟協統藍天蔚與兩標素不相洽。今則全協皆不聽其命令，彼亦自危。公有何策？祈密示。此軍即令聶汝清暫兼協統，並留奉防，可保目前治安。祈鈞酌。巽。漾，印。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致內閣電

加急，京內閣鈞鑒：辰，前因保安公會成立，曾將會中組織大概電陳。嗣與會員開議，仍將舊機關一律存立，各司道並未辭職，所舉部長皆以行政官兼充，間有因事請假者，派員代理，一如其舊，與另設臨時政府，迥不相同。前電係屬誤發不用之稿，業已飛電聲明作廢。總之，時事迫切，只可隨時默與轉移，現勢稍定，應懇仍將前電作廢，勿爲宣布。謹請代奏。爾巽叩。宥，印。軍機

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初二日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冬敬悉。奉省革黨徧布，日有警報。現調張作霖等來省助防，稍資鎮懾。連日復州告急，遼西有截奪軍械之舉，奉之急更甚於晉，實屬無可移就。謹復。巽。冬。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初七日外務部發駐日本大使汪大燮電

東督電稱：「東省情形日危。革黨潛往日本車站附屬地，購械招兵，運藏炸彈。聞日本有發給鐵路免票之事。藍天蔚在大連，自稱關東臨時都督，散布偽札招兵，已勾結起事者，有復州、莊河、鳳凰廳、遼中等處，又勾在山海關外溝幫子等處伺截軍火，轟擊鐵路。此外，革黨鬍匪在省屬集，不下十數起，屢報起事，皆經鎮壓幸免。頃聞，已發槍械甚多，勢將暴動。早間密告日領：一、請其協同擊匪、搜查彈械；二、如有暴動，我任保護，請勿派兵干涉；三、聞事皆鬍匪假充革黨，勿認爲國事犯。」等語。希本此意，密商日外務，迅飭日領照辦。並將所商情形電復。外務部。初七日。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初七日外務部發東三省總督趙爾巽電

頃由曹副大臣照來電各節切商伊使，據稱：「屢接日領來電，亦稱地方有不靖情狀，惟大都仍係謠言，未可盡信。業經電飭領事防範。日本政府決無助革黨之意。革黨勾串馬賊，難保必無。惟

東省日軍約有三萬，北面又有俄軍，革黨諒難放手起事。此時，總督宜堅持鎮定，所駐各軍宜團結鞏固，或有小變，宜不爲所搖，切勿自餒，授匪以間。當照來意轉電本國政府，必加意協助。至匪在鐵路附屬地內購械招兵等情，如有其事，日領必竭力搜查。藍天蔚現在大連，據新聞載，自稱養病，同住四五人，諒亦無甚作爲，當飭日官隨時偵察，」云云。特此密達。外務部。初七日。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月初七日外務部辦事摘要

據東三省總督來電，奉省情形日危，革黨潛往日本車站附近購械招兵，已密告日領，請其協同擊匪搜械云云。本日已由曹副大臣向日本伊使交涉。一面電駐日汪大臣，敦商外務，迅飭日領照辦。並由周左丞自齊將情形密告駐京美德兩使，請其主張公論，暗中維持。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月初八日外務部辦事摘要

十月初七日，左丞周自齊赴德美兩館，晤德哈使、美嘉使，告以藍天蔚在大連舉動，及日人接濟協助等事，並囑其電告政府，以爲對待地步。德美兩使均允即電達。並謂，中國儘可面告日本伊集院使，託其切實禁阻，如果有此事，亦可伐彼詭謀等語。當告以總理大臣已專人往告日使矣。

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月初十日調補第二十鎮統制潘矩楹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矩楹由京抵灤。因聞奉省近有革黨勾匪，暗中煽惑，意圖起事，職鎮留守軍隊尚有八營分駐奉天、錦州、新民三處，矩楹前往各防地查閱，併與趙次帥接洽，商辦回防各營事宜。於初七日由奉回永。現正督同蕭統領遵奉命令，計畫輸送各事。所有職鎮接管開補官長銜名，已咨呈趙督帥轉請給委，特此報告。矩楹叩，蒸。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初十日外務部發東三省總督趙爾巽電

頃據日使函送日外部復電：「藍事正在飭查，如在我管轄地爲政治運動，政府萬不能承認，萬一果有此事，當嚴重取締。」等語。特聞。外務部，蒸。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一日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致內閣總理袁世凱電

萬急，北京內閣袁大臣鈞鑒：動，奉況仍未安帖，藍與革黨各處煽動，致鬚匪四起，已分別派隊嚴剿。日使雖說得冠冕，實行却不然。仍祈迫令踐言爲懇。有前統領胡殿甲亦在黨內，爲其鼓惑。頃聞胡到京叩謁，乞留意。武昌日來可復否？盼切。巽，印。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三日外務部發東三省總督趙爾巽電

文電悉。當晚即知照伊使。本早晤商。據稱：日領亦來電，當即電令將助匪日人並王國柱概行驅逐出界。一面調大連日警總監到奉，嚴行取締。由日領今日面謁台端，詳陳一切。當切請其將王國柱交辦，或加圍禁。伊云：他國租界多有革黨藏匿，此層實難照辦。各等語。現由本部正式照會該使，錄稿函達。外務部，元。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五日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致外務部電

頃據大連關稅務司立花政樹稟稱，本關稽查協日警在貔子窩拏獲山炮、日刀、炸彈等件，已函謝大島都督暨日領矣。特聞。巽，咸。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月十七日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致內閣電

頃據吉林電稱，吉省參議官王道庶力主獨立，軍界不免爲其所惑，簡帥因病告退，等語。現值時事多艱，人心未定，萬不可因王庶之言，稍變秩序。應請將簡帥挽留。一面調王道往京，菊相與王道感情極好，或由菊相電調亦可。巽，篠。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致內閣電

效電敬悉。已轉藩統制派營赴葫蘆島擇要防紮。巽，效。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致內閣電

聞有革船三隻向連山。已飭防。望飭關內兵隊探明接應。海綫甚長，殊難兼顧。祈籌示。巽，
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致內閣外務部電

據駐莊河防營報稱，革艦在花園口外停輪，用民船卸運炮彈多件，由尖山口高力城子上岸。又據立花稅務司電稱，係海容帶運船三艘，十一日在尖山子有十餘人上岸。餘略同。查所指地點皆在中立地內。迭向日領交涉，總謂斷不准其在中立地登岸。今竟如此。而於我添營助援，則置而不復。除飭營防剿外。請向日使嚴重交涉。乞復。巽。十三日。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通永鎮總兵王懷慶致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電

北京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鈞鑒：通密，頃據奉軍馬統領龍潭電稱：「據報，莊境尖山口，初十午後，革艦五艘，運下大砲十餘尊，子彈炸彈多箱，革黨三百餘名，內有日人三十餘名。本地土匪亦皆附入。其他位安置宋家坎、墩台後、玉皇廟、尖山口四處，逼向我軍。潭十三日帶隊馳赴莊河，誓與決戰。一面電督與日領交涉，並派砲隊接應。嗣後有何情形，續電。」潭。刪。等情，前來。

謹此電稟。懷慶叩。刪，印。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德華日報

民軍二百名已在滿洲之大孤山登岸。大孤山在大連灣之東北，相距二百啓羅邁當。日本將設法保護日人權利。軍機處電報稿

新 疆

新疆伊犁舉義

鄒 魯

紀元元年一月七日，黨人舉義於新疆伊犁。

清末，伊犁將軍長庚，其人頗有遠略，興學校，辦工廠，闢道路，通汽車，安設電燈電話，設立講武堂。又先後由南北洋調去軍官兵士數百名，編練陸軍模範營。凡開辦新政人材，多由內地調用，或由日本聘請。黨人馮特民（即馮一）、馮大樹、李輔黃、郝可權、李克果、李夢彪、方孝慈等，因乘機出關，分佈於新疆伊犁間，暗結同志，密圖西北革命運動。辛亥武昌起義後，武漢黨人曾拍一密電，由上海陳都督其美轉俄國，以達馮特民，約起爲響應。時特民僅任模範營協統楊纘緒部書記，勢力未充，未敢發動，乃約李夢彪運動陝派軍人，已則運動鄂派軍人。均無效。此八月間事也。會清廷有以杭州將軍志銳與伊犁將軍廣福（長庚調任陝、甘總督後，由廣福繼任伊犁將軍。廣爲蒙古人。）互調訊。黨人聞之，謂時機已至。蓋始之不成，以廣福待人厚，軍心未散故也。其時各官長入黨者頗多，相約分頭運動模範營及游勇，而厚予游勇以餉金，令其散布謠言，搖動軍心。然以廣福尚未去任，仍不敢發難。未幾志銳履任。協統楊纘緒派參謀郝可權至精河縣迎迓。可

權身懷手槍，意在乘機行刺，爲楊所覺，將其調回，改派執事官李輔黃前往。可權亦偵知其調回之意，恐志銳到任於己不利，乃辭職離新城（即將軍所居之城）。而之綏定縣，從事秘密運動。志銳到日，長江各省形勢已變，消息傳來，人心浮動，風聲緊急，不可終日。環顧伊犁軍隊，俱由南北洋調來，疑慮日深，於是將協統楊纘緒及各團營軍官士兵全行解散，並擬將各軍官遣回關內，以絕根株；另謀編練滿營旗兵，厚植勢力。蓋志銳經蘭州時，曾與陝、甘總督長庚密商，萬一清廷危急，當聯絡新、甘、蒙古爲一氣，擁溥儀西遷，再圖恢復也。迺解散後，遲遲不發川資，各官兵貧怨交集，益以黨人從中煽動，遂全體加入革命團體。是時有黃立中者，管理南庫軍火，亦暗中加入革命，軍心爲之一壯。每晚集議於李輔黃家，並組織機關。公推馮特民、李輔黃爲幹事，仍分由李輔黃聯絡軍界，李夢彪聯絡商界，馬凌霄聯絡回教，譚玉書聯絡哥老會。原定一月十二日起義。以未到期而謠言盪起，羣情惶急。乃於七日在南門外砲營會議，到者六十餘人，決定組織鐵血團，於當晚十二時發動。因會場有滿兵二名，由水溝逃出，恐事洩敗，乃改於九時起事。臨時推舉郝可權攻將軍署，馮特民攻北庫，李輔黃爲總指揮，佔領東門，指揮城外軍隊入城策應。當黨人圖謀起事時，有春竹銘者，向志銳告密。志以城內外俱屬蒙兵，又有軍標五十餘，鎮攝有餘，不事防範。迨潛逃之滿兵及軍標協陳甲福、都司馬雲亭先後入告，志銳始加防備，一面向城內各旗兵發槍，一面商之陳甲福，令其轉告各官兵，許以厚發薪餉。不期轉瞬之間，砲聲四起，李輔黃先行佔領東門，隊伍陸續入城。各軍紛至南庫領取子彈，實力充足。郝可權率衆攻將軍署，衛兵不敵，直入二堂。志銳始由後花園越牆遁入東街烏協領衙門。軍標及各防營知大勢已去，乃相約保護市街，各不侵

犯，惟北庫係在新滿營正藍旗協領蒙庫泰範圍內，不肯交出。憑踞柵欄，開槍抵抗，革命軍不能得手。時伊犁城內多屬旗民，城外多屬纏回及索倫、額魯特、錫伯、察哈爾四部人民。纏回固不了解革命意義，旗民則處於反對地位，若受志銳利用，各起反抗，則革命形勢殊危。於是黨人乃集議於商會，決定請卸任將軍廣福出任調停。廣平日頗得軍心，新滿營聞廣出，即停止抵抗，願聽繳械。於是組織臨時都督府，即推廣福爲臨時都督，楊纘緒爲總司令部部长，馮特民爲外交部部長。獲志銳於烏協領衙門大堂東夾道內，殺之。而大局遂定。

時清新疆巡撫袁大化，仍效忠滿廷，與伊犁革命軍爲敵，相持於精河、西湖之間，鏖戰屢月。直至四月間，雙方始休戰言和。

（節錄增訂版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三篇革命之役）

辛亥新疆伊犁亂事本末

張開枚

編者按：張開枚、鍾廣生所述新疆伊犁事，係爲袁大化頌功而作，其反對革命，立場至爲明顯。因記新疆的書不多，故仍收入，當分別觀之。

宣統三年辛亥秋，渦陽袁公大化巡撫新疆。到任甫三閱月，東南各省革命軍起，川楚秦相繼失陷，人心動搖，奸宄乘間思發。新疆孤懸萬里，外信強鄰，內雜藩部，餉源斷絕，軍事腐敗，勢岌岌不可終日。有湘人劉先俊者，持某君書來投効，委差不就，給資弗歸，到處煽誘，圖謀不軌。十一月初九日，在迪化省垣，勾結協營軍警會匪突起變端。始撲撫署東營，繼入陸軍炮隊，終擾巡警一

區，均未得手。竄回城守協營，負隅抗拒。公挑調陸軍圍而攻之，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一日夜聞剿平。正在清理善後，撫定人心。十九日夜三鼓，伊犁電局馮生作棟由機語告變，稱二更後軍署被焚，炮聲四起，同人紛逃，再開已寂，莫知亂之所由起也。公聞報立電精河參將劉志玉偵探實情，約同附近馬步隊先堵果子溝口，扼要據守，以防內擾。二十日黎明，派張承緒帶陸軍馬隊一營馳赴大河沿駐紮，以爲聲援。時省城定亂甫十日，新伊相距一千六百餘里，大軍遠去，省防單虛。爰電檄哈密協周得金、駐塔羌游擊李策勝，各帶馬隊一營星夜來省，相機進討。二十一日，得伊犁確耗，蓋亂黨勾結無賴，煽誘陸軍，焚劫軍庫，立前將軍廣福爲都督獨立，伊犁知府賀家棟爲之謀主，報館生馮超爲之煽誘，已撤陸軍協統楊纘緒爲之爪牙，搜將軍志銳於廟間以槍擊斃，伊塔道潘震逃居俄界，脅總兵周玉魁破產助軍，勒派商指數十萬兩，添製官票百萬，以馬廠質俄銀行爲流通計，嚴防果子溝口，不聽商民外徙，道路梗塞，天怒民嗟。而廣福、賀家棟、楊纘緒等先後電報則宣布志將軍罪狀，以爲陸軍因志久不發餉，又紛紛裁撤，不給川資，人心怨叛，各界同情，及聞志被戕，迎廣獨立，軍士商民，齊呼萬歲等語。又稱貴撫身爲大員，職司撫字，欲居此位，廣即相讓，如欲効忠清廷，捐軀赴敵，伊犁民智大開，士氣甚銳，新以兵來，伊以兵往，勝負未可逆料。又稱宣統出京，大局已定，實爲斯民之幸，主固難忘，權亦宜達云云。張皇悖逆，肆無忌憚。廣福者本碌碌庸才，目不能識丁字，賀等利其孱懦，奉爲都督，爲號召蒙哈計，非心服也。賀家棟者，湘人，當長將軍庚鎮伊時，繼其父某爲軍府幕僚。長督陝甘廣福繼任賀復總司軍政，兼督度支，積年虧耗公款，不下數十萬金。是秋志銳以杭州將軍與廣福對調，九月抵任，即揚言清查歷年交代，責

賀賠償。時賀已奉檄調守溫宿，志銳扣留不令去。馮超者在伊設白話報館牟利，小有才幹，譏彈時事，語涉誕謬，志至封閉之。楊纘緒者，鄂人，本長督由湖北調來軍官，廣福任以陸軍協統，志銳查其虧累公款九千餘金，撤差勒繳。三人者，計無復之，值川陝兩湖亂起，以革命爲名，私相簧鼓，將軍志銳遂及於難。論者謂志銳實激成之，有以也。公以中原多故，時事方艱，外患內憂，迄無寧日，深欲和平解決，免事兵戎。電致蘭州長督，塔城額參贊曰：「廣將軍通電想已接閱，廣係國家重臣，何忍出此。聞此次兵變，焚攻軍都領隊各署，與新滿營格鬪竟夜，互有傷亡。天明廣出調停，遂停戰宣布獨立，舉廣爲大都督，逕照俄領事請守中立，俟佔領固爾扎後，照常交涉。領事不認，未肯收受。並調馬隊來寧保商，敵處頭起馬隊已發，茲接來電云云。廣不識字，必爲亂黨所愚，借廣爲名，號召旂兵，不致相攻，方好專力東向，擾我治安。此時惟有兵戎相見，請公電廣，先取銷獨立都督名號，以將軍蒞任，上對國家，下服人民，亦可和平了局，吾輩尚可公保。請速定挽回大計，示知遵行。」不復。二十一日電奏云：「頃接將軍廣福通電：『伊犁陸軍因志銳到任後，久未發餉，又多裁撤，十一月十九日夜二更全協官兵羣起反對，先攻軍器庫，奪取彈藥，分撲將軍都統署，均被焚。黎明尙與新滿營相持。福雖交卸，因事機緊迫，難以坐視，出爲排解，幸即停戰。查兩回共傷斃三十餘人，志銳已被戕，中外商民，均未擾。此次並無種族意見，旗營僅抵禦時傷亡數人。嗣後各界公議要求福爲主持，並欲贊成共和，各旂官長，自都統領隊下以東三省及蒙盟均獨立，伊犁亦可仿辦。福德薄能淺，懼弗克勝，但地迫強鄰，旣虞干涉，種類雜處，又慮紛爭，爲疆土民計，刻不容緩。何術兩全？尙祈賜教。』等語。查廣福庸愚，向以伊犁知府賀家棟爲謀

主，協統楊纘緒爲爪牙，此次必爲楊賀所愚，借廣爲名目，號召旗兵，免致相攻，方得專力東向，擾我治安。已電長督額參贊轉致廣福，請取銷獨立都督名號，和平了局，恐難辦到。並密飭文武各官毋爲所惑，調集各軍，聽候攻討。如何？乞內閣代奏。」二十五日奉旨：「伊犁密邇俄疆，關係重要，著長庚額勒渾袁大化迅速會商辦法。如能和平了結，固屬甚善；倘不聽勸導，即著派隊馳往，剿撫兼施，以保治安，而清反側。欽此。」於是宣布朝廷德意，電告廣福曰：「伊事之起，原因略有所聞，志將軍本有取禍之道。但事已至此，難以收局，不得不作此重大問題，舉公爲大都督，亦懼禍之心所迫而成耳。化與額大臣兩次電勸，以將軍維持邊局，亂軍概不追究，文武均可照舊，此亦極平極和之辦法。來電毫無取銷獨立之意，是以不便再請。至於獨立一層，不但伊犁不能，即全疆亦做不到。內地如齊粵諸省，皆以土匪滋擾，力不能支，紛紛取銷獨立，共剿土匪。伊犁一隅，論地、論人、論餉、論械，何者可以獨立，勢必出而擾累，害我治安。化有守土之責，不能聽其糜爛。此端開自何人，麾下自能洞悉。至云生靈塗炭，外人損失賠償，言之甚爲有理。公旣以此勸我，還祈以此自勸。現奉電旨，著長庚、額勒渾、袁大化迅速會商辦法，如能和平了結，固屬甚善；倘不聽勸導，即著派隊馳往，剿撫兼施。朝廷寬大之恩，不可多得。望公轉諭各界，一體凜遵，共保和平。前電自云不敢忘君，此時愈當熟思審處。」廣福不聽。二十六日，遂電請以塔城參贊大臣額勒渾兼署伊犁將軍，以便號召蒙哈各部，俾有統率。二十八日奉旨，伊犁將軍著額勒渾兼署。蒙古各部王貝勒察哈爾左右翼總管，知朝廷已簡重臣，咸有歸向。前經廣福僞文調發，或拘囚來使，或嚴守牧地，靜候大軍進討，四面兜擊。十二月，派陸軍協統王佩蘭率陸軍馬步砲五營陸續

開赴烏蘇西九十里之四棵樹駐紮。四棵樹距精河三百餘里，中皆沙漠，無水草糧料。藩司陳際唐總度支，僱車三百乘，駱駝千餘匹，自省垣昌吉綏來以達烏蘇四棵樹大營，委員司分站經理。八百里間，糧運往來，無擾無缺。初三日，奉旨周得金著署伊犁鎮總兵。旋率哈密防軍馬隊到省，兼帶李策勝一營，陸續西發。哈密回親王沙木胡索特選纏騎槍隊兩營助戰，均歸周得金節制。其塔城通伊之博羅塔拉，阿克蘇通伊之冰達坂，焉耆通伊之巴音布魯克，皆飛檄嚴兵扼守，以防分竄。初七日，伊軍聞大軍未集，楊纘緒帥馬步砲五營，敢死軍兩隊，夜犯五台。劉志玉先派防卡，各兵多楚人，與伊軍舊識，半爲誘脅，餘衆潰散。初八日，遂犯大河沿，相去五里。張承緒以兩隊改馬爲步，潛伏草間，奮勇截擊，自辰至申，伊軍三却，擊斃七十餘人，我軍死傷兩名。伊軍旋以開花砲轟燒民房，火光四起，承緒以衆寡不敵，約後隊保輜重子彈車先退，收隊回守精河。公以精河四面沙漠，本窮瘠小邑，城垣坍塌，宿無守具。而城防百人，既皆先潰，兵單餉絀，後援無繼，困守孤城，徒多損失。電令退駐四棵樹，以待大軍。十六日協統王佩蘭大軍抵四棵樹。瀕行時，公諭以此等烏合痛擊必敗，窮追必散。伊軍既得精河，自恃兵衆，復調馬隊數營來精，長驅東犯，以爲新省唾手可得，聲言必至省城度歲。道路喧謠，人心皇惑。二十三日，標統吳文燦禦之於古爾圖，傷伊軍二十餘人，獲馬三匹，擒斬一名，我軍傷亡六名。伊衆大集，文燦少却。二十四日，五鼓，王佩蘭進軍腰站。未至七里許，伊軍方架砲瞄準，伺擊我軍。佩蘭素有神砲名，登高測視，見隱隱搖動，似樹似人，用克魯布大砲量準發機，中其砲位，轟殺其砲營官左右兵目多人，砲軍奪氣。我軍乘勢進擊，兩軍交綏。伊軍恃衆不少退，我軍揜拳露臂，奮擊四時之久，斬其僞司令長李仁同，擊

斃五百餘名，生擒一百三十七名，奪獲毛瑟步槍一百五十一桿，開花子彈八十二顆。伊軍大潰。追擊至古爾圖，敵悉燒燬帳房糧草夜遁。計我軍陣亡官兵十三名，傷三十一名，均厚加撫卹。時冰雪在途，兵士苦寒，恐無水草糧食，未能窮追，仍收隊回駐四棵樹。二十五日，周得金率馬隊四營抵烏蘇。二十六日，四棵樹郡王巴雅爾助糧百石，先以牛酒犒師，派馬隊五十名聽候調遣，縛送奸細四名，勸降蒙文四角解省。二十九日，王佩蘭、周得金相繼進兵古爾圖。

壬子正月初三日，伊軍將領錢廣漢、蔡樂善、王占鰲、李益順、王永興等先後率所部馬步三營來歸。廣漢等之來也，詎稱我軍已敗，回烏蘇，令速統大軍至托多以爲後繼。楊纘緒信之，至托多即派參謀高某、賈鴻鈞、吳炳乾至錢營議事，廣漢縛送大營斬之。初五日我軍至塔橋，廣漢率馬隊先進，未至托多數十里，皆深溝叢莽，我軍遇伏少創不得前。佩蘭以巨砲怒擊叢莽間，縱橫數百顆，伏兵盡殲。楊率敗兵逃退精河，我軍亦退。廣漢本長督舊部，素忠實。伊事之起，長督函電密諭歸誠，先期間達，力保無他。至是皆來省驗看，公親歷行閱，勉以忠義，分別咨補都司守備千總等官，皆泣涕願効死。仍發往前敵効力。二十四日，接郵傳部電開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諭旨，皇帝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皇帝遜位，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以全權總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宣布共和，新疆文武，遵旨承認。二十七日，大總統電令改巡撫爲都督，公立以病體難支，電請解職。文曰：「西北各省，惟新疆孤懸萬里，逼近強鄰，漢人極少土著，皆纏回蒙哈，各有部落酋長，頑固不堪。處處以靜道處之，尙恐蠢動；曲爲羈縻，庶可稍安。前因伊犁以都督起事，徵調蒙回王公多有協助駝馬槍手同仇禦侮者，該族心目中止有將軍督撫，遽改巡撫爲都督，與伊何殊，必相視驚

駭，牽動全疆。湘楚人多到處煽誘，皂白難分，勢必以仇伊者轉而仇新。幅員兩萬餘里，兵力財力，皆不足以制之。財賦多在南疆，入英俄籍者，不計其數，時常以征收滋事，但相率不完糧稅，即成坐困。外人乘間生心，勢所必至。目下伊匪未平，若再加以各處煽動，全體瓦解，禍何可言。妨害治安，貽漁人利，莫此爲甚！斷難保全領土！新疆有失，西北全局，不堪復相（？）知而不言，問心難忍。化在漠河八年，積受寒毒，腿痛歲常數發。近因軍務吃緊，常夜不眠，觸發舊恙，不能下牀，萬難支此危局。務期速派賢員接替，以保邊陲，實於西事有裨，無任盼切。」政府溫電慰留，以爲電告各節，想見艱辛支持，諸費盡籌。現值四方多故，新伊僻在邊陲，偏近強鄰，種類雜錯，一有搖動，必至瓦解。中央政府相距萬里，遙制爲難，執事應變才長，尙望體察情形，鑒觀大勢，相機辦理。總期保全領土，勿貽漁利。務望以大局爲重，暫爲緩行；俟事局稍定，即聽東歸，俾遂初志。總之邊事日棘，賢者之去就，即爲治亂所關；想能眷恤生靈不忍置大局於度外。」云云。因伊亂未平，相持亟，遽而卸肩，則全疆立見糜爛。不得已，遂勉力經營，激勵將士。二十七日，錢廣漢等進軍六子廟四季卡，掘井得泉，以待後軍。二十八日，王佩蘭、周得金大軍進至托多。二月初二日，進駐龍王廟。初三日五鼓，進攻沙泉。周得金、錢廣漢率馬隊在右爲右約，張承緒率馬隊在左約，嚴保清率步隊隨右約，攻賊之前；韓起鳳率步隊隨左約，攻賊之背；張永勝率砲隊居後轟擊。蔣松林督右隊抄行至右門，遇敵大隊，伊軍伏馬步三營鋼砲六尊於涉嶺後以誘我軍。自辰至未，三面圍攻，擊斃二百餘人，生擒百餘人，獲槍械百餘件。追至沙泉四十餘里。其馬步營領隊李邱邵三人皆授首。伊軍退守黑山。我軍回沙泉稍息，營柵未立，伊有回將馬大鼻子者率小教數營來

奪沙泉，鏖戰至昏黑，標統張承緒率馬隊先退，伊軍乘勢來襲，我軍退守塔橋。王佩蘭遂歸罪於承緒，擅殺之。承緒素驍勇，性驕悍，醉後多陵上，公屢戒不悛，故及，公甚悼惜之。初九日，廣漢電塔城額將軍及迪化三司乞爲講解。時共和宣布，甘陝罷兵，新伊一隅，勢同鷓蚌。政府電令速停戰事。公遂約定退兵界限，各遣代表至塔城議和。當戰事之方亟也，人知伊犁之必滅，阿克蘇道陳正源、溫宿守王乃發，奉檄嚴備冰達坂，通使厄魯特蒙部左翼，以塞其南通之路。焉耆守張銳設防巴音布魯克，聯絡蒙汗，以絕其通焉之路。南疆湘人雖素與賀楊通聲氣，力無所施，各懷觀望。及戰事既停，人知伊犁之必不能滅，賀復遷延會期，乘間派人四出煽誘。二十六日夜，陳正源、王乃發同時遇害。阿鎮查春華通伊犁，實主之，遂同前署道彭緒瞻以民軍起義報。喀什解省銀餉二十萬兩過阿，扣留不遣。至是伊阿之路通矣，賀乃誘惑喀什湘人電舉袁道鴻祐爲都督，冀以牽掣新疆。政府駁斥，電過迪局，公閱之慨然曰，新疆協餉，全資南疆挹注，若更立都督，餉源無著，勢成坐困，中央萬里，能禁鴻祐之自立乎。保鴻祐，即以保餉源保新疆也。爰電舉袁鴻祐爲新疆都督。命令既下，鴻祐將啓行，賀輩知新喀統一，仍是全局，難以破壞，三月二十一日，復嗾亂黨魏得禱邊有福等戕殺袁鴻祐夫婦及疏附縣張秉鐸，逕電求免究。新喀相距五十四站，知兵力難達，復僞造提督焦大聚署道王炳堃合電與公絕，藩司陳際唐力求去。公乃電請以鎮迪道兼提法使楊增新爲新疆都督，主持伊犁和議。先是三月初九日，焉耆守張銳及委員馬鴻賓被戕。未數日，庫車州毛英畏被戕。又數日，輪台縣李華嵩被戕。皆籌防山口者也。時王道學曾帶興殖銀行紙幣四十萬兩往南疆開設分行，將至輪台，聞阿克蘇之變，驅車返焉。參將吳首懷設筵招飲，亂匪勾結營兵轟入，殺張銳

於座，中書馬鴻賓罵賊死，學曾避廐中得免。守備安益元，回將也，公所甄拔，有馬隊一營駐城外，開變，入問匪衆將何爲？衆謂官不良，殺之另舉。安曰，莫如王公善，遂擁學曾至府署，自率百人同居爲衛。且宣言曰：「汝等本無叛意，宜速送紙幣出境以自解。」又陽爲電叙諸匪定亂功績，衆信之。越日，與首懷定計懲惡渠魁二人賀新守任，伏甲擒斬之。總兵出擊，匪首八人盡殲，無漏網者，餘衆各鳥獸散。公先電檄廖守備正科撤回回焉，又派馬致和營會同益元剿辦，及至亂已定，遂留益元鎮焉。正科致和馳往輪台剿匪，中途獲輪台匪首三人，將至，亂黨望風潰。又獲匪首數人，悉送焉正法。阿庫亂黨內懼，各擒斬數匪以說，並電請前留喀餉二十萬俟道平解省，地方一律安靜。公命回營駐輪台，旋獲奸細蘇得明，據供停戰後伊即派匪首劉啓明，帶三十一人，專以煽誘狀官爲事，省防嚴，無隙可乘。焉者事畢，又帶二十餘人由吐魯番分赴奇台等處以擾東路，公已電飭各路戒嚴。未幾，巴里坤事起，鎮西廳張在仁被戕，亂首周福成等巡電政府，舉巴里坤鎮易盛富爲鎮西都督，自爲都司，勾結天山纏民，教之叛亂。易鎮行過南山口，復爲叛纏戕害，奪其槍馬，纏勢益橫，哈密大震。回親王沙木胡索特哈密廳黃高霖泣求救援，公遣駐鄯善陸軍馬隊營官劉雨沛先往鎮懾，人心稍安。是時公已受剿撫南疆命令，交卸撫篆。南疆粗定，遂請督師清理後路，就近入關就醫。以錢廣漢署哈密協副將率所部馬步砲三營先行，復派蔡樂善、劉榮升兩營往平鎮西亂黨，以知縣曾坤楨參與其事，面授機宜，以協統王佩蘭署巴里坤鎮，駐紮古城兼顧迪鎮哈三路。公自統衛隊及巡防馬隊沙親王纏隊繼進，定期四月二十日起行。初商民及軍界聞公辭職，合電政府乞留，既不得請，漢纏二百餘人伏轅門求保護。公慰諭之曰，吾之去新，正以愛護吾民耳。新伊嫌隙既

成，邪正異趣，雖經停戰，彼仍專事暗殺，擾害南疆；我即推誠，彼終無信；我不去任，伊不放心；長此隔閡，新疆終無寧日。楊督與伊無忤，彼能接洽，爾等亦可暫安矣。衆知公意堅，泣拜以去。而陸軍之征伊還者，咸以公去無所依倚；又與伊戰久，結怨深，楊督復外視之，另招回隊多營自衛，軍士愈疑。有點者欲藉留公爲名，煽陸軍生變，攻殺楊督，俾公不得去。時蔡樂善馬隊整軍待發，十八夜二鼓，全營譁諫，乘馬繞城，大呼開槍，勾城裏陸軍內應。幸公紀律嚴，且得衆心，無敢出者。公飛飭蔡樂善諭衆曰：「我知爾非反，恐我去無人作主耳，各自回營安分，概不追究。」並諭曹標統用愚等約束城內各營，有敢從亂者，立正軍法。至五鼓，始定。然蔡營已逃潰過半矣。樂善來署請死，公善言撫諭，令速追集逃亡。遲明東發，而楊督忽添募回民千人，發快槍千桿，陸軍尤憤，謠言沸騰，全城洶懼。商民有暗約以老弱婦孺橫臥街道城門間以阻公行，公聞之慨然曰：「吾不速去，增新且不保，禍至無日矣！」遂於二十日黎明出城，令王佩蘭督各軍後發，宣教勸勉，軍民以安。五月初八日抵哈密，先遣總兵六名入山開導，其鎮西叛黨來哈煽誘者，悉就擒伏法。鎮西聞大軍至，周福成先期逃往伊犁，商民指縛首要十餘人送營正法。以蔡樂善署鎮西游擊，劉榮升署都司。潰兵麇聚松樹塘二百餘人，仍收回歸伍，令由天山廟夾攻纏匪自贖。軍民歡忭，鎮西肅清。哈密叛纏終以戕殺大員罪重，不敢就撫。復遣其海子阿洪譯手諭往勸，不從，遂派錢廣漢率馬砲各營進紮西北六十里之石城子，相機進剿。廣漢不加意，令馬隊高貴發砲隊王永興兩營先行，誤入南山口，即易鎮受創處也。纏匪登山下擊，斃數人，巨砲轟擊，始得出口。貴發王永興均連夜帶隊歸，未至，公傳諭嚴斥，令反石城子聽命。次晨，廣漢以兩軍失約，往偵南山口，見砲箱

車馬跡，謂我軍已得勢進山矣。書記某兩人素有煙癖，發昏臥車中，率糧彈三車先入。甫入店，賊斃之，廣漢亦退回，僅一車免。公聞報大怒，手諭切責。廣漢懼，請方略。公命乘夜出師，伏叢莽間，向晨以十數人至山下誘之，賊果率百餘人來掩，離山稍遠，伏起痛擊，殪數十人，兩戰皆捷。賊大創，堅匿不復出，遂分派各營嚴堵山口，絕其糧運。天山立秋即雪，困守數月不降，亦凍餓死矣。又飭蔡樂善等分駐天山廟，得間即從後山攻入。部署既定，公將啓行，哈密商民百餘人環跪乞留，沙親王執手泣涕以請。公諭曰：「予去任，非新疆官，終不能爲若守；現既籌布萬全，決無他慮。纏民頑懦，困久必降，但事定之後，酌減徭役，庶不致爲奸人播弄耳。今匪懼罪負險，諸君山徑不熟，猛進傷人必多，如必欲速了，君等可招集路熟奮勇百人引導入山，大軍隨之，得一山頭，匪必內潰，三日可集事，予行矣。」沙親王捐賞四千金，商民招募得二十餘人，各營應選者復數十人。公遂於六月初十日戒途。甫抵馬蓮井，得錢廣漢報告，叛纏織械就撫，送出易鎮屍棺，山內大致肅清。公之駐哈也，踰一月，凡調度軍事三電新督楊增新，皆未答，新伊和約亦密不以聞。且密保賀家棟爲新疆民政長，楊續緒署哈什提督。錢廣漢、蔡樂善皆自伊來歸者，議約列爲公敵，新疆陸軍，公所訓練勁旅也，增新以會與伊爲敵，悉出居外屬，募回兵數營自衛。增新本無才識，雖受公提拔督新，實欲自外於公，以交歡賀楊輩，爲自固祿位計。且知公不出境，賀必不敢進省，復附於統一會，肆言謠詠，謂公擾亂治安。嗚呼！亦足悲已。某時在幕中，襄文牘，歸則同歸，故詳知伊事顛末。至劉先俊等倡亂省垣，鍾鏞著有辛亥定變紀略，不復詳載。

論曰：時之爲義大矣哉！新疆幅員二萬餘里，荒礦工牧，甲於環球。公初入境，凡遇草木豐茂，

山川奇兀，水必窮其源，山必竟其委，見夫煤露於山，土棄於地，惻然念民生之不易，實邊之有爲也。抵哈密，與沙親王約定各出數千金開渠百里，溉地萬頃，漢纏各分其半。辛亥五月十三日抵阜康接印，即日論奏中西鐵路之利，足以控扼全球，收償損失，計工籌餉，皆鑿鑿可據，文載公集。到迪甫一月，設墾礦局。迪化數百里間，開渠數道，放荒二千餘頃，悉成膏腴。各屬呈報開渠放荒者，不下萬頃。調查礦產五金悉備，其煤油石蠟鹽塊玉石，自然流露於山谷間者，尤不可勝數。設勸工廠，開風氣，軍服悉取給於茲。戈壁苦之水，公過輒相度泉脈，堆石爲記，委弁掘井十餘處，水皆甘美，行人便之。推廣馬牛羊駝牧羣，凡利民之政，知無不爲，兢兢業業，以安邊自任。無何鄂陝事起，餉源中絕，公乃奏停虐民新政，歲增正餉百四十萬兩，以充兵食，四境乂安。省垣亂黨滋事，立時撲滅，而伊犁知府賀家棟等乘間戕害將軍，挾廣福獨立，兵力始達，清帝遜位，於是與革軍爲難者，皆目爲共和之公敵，伊人遂得肆意戕殺道府以下十餘員，全疆震駭，卒賴公次第戡定之。公以壬子四月辭職歸。嗚呼！公之撫新也，天若啓之，又若靳之；不然，何去任之速也！抑天地菁英發洩有未可以人力爭歟？吾思其故而不可得矣！

（新調伊犁亂事本末）

辛亥新疆定變紀略

鍾廣生

新疆蕃漢錯處，五方幅湊，多游勇流氓，哥弟會匪，習性桀梟；往往乘內地有事，則黨聚醜合，相煽爲亂。己庚之歲，一關於紅山嘴，再關於王高升，一夫攘臂，應者四起，三十載塵市菁華

之地，燬爲灰燼。蓋羣不軌之徒，居恆蓄意快志，舍金帛外，無他圖；焚掠外，無他事。街巷偶語，輒以甘心八大家爲詞，明目張膽，惟求一逞，安全秩序，非所計也。辛亥九月，西安難作，警報稠至，省城大震，伏莽伺隙蹈瑕，蠢蠢思動。於是有一月初九之變。先是湘人劉先俊者，自稱留東陸軍學生，因其戚某觀察薦書謁袁中丞於汴梁，已厚贖之而辭卻之矣。至是先俊忽來新投効，然志望奢甚，委以督練處教練官不受，堅辭求去；復予之贖，又不受，而請給驛馬馳傳東歸。時兵事方棘，秦隴道梗，且慮其假官符生事也，乃謝勿與。當是時，東南革命軍起，各省獨立之檄，喧傳道路，訛言繁興，民間惴惴憂恐，以爲變在旦夕，特不省變之所從起。有密告者，中丞一鎮之以靜，以爲新疆邊徼之地，密邇強鄰，兵單財匱，無一足以自立；且人民知識程度，不逮內地什一，宜保土安人，以觀其變；不宜張空名，召實旤；敢有暴動者，是亂民也，殺無赦。蓋承數亂之後，懲於聯撫之姑息貽害，又民間瘡痍新復，設更揚薪導沸，以火濟火，其傷實多。故所措置，壹以保境寧人爲旨。然自是以來，流言四布，居民數驚。督練公所門前得匿名揭帖，聲言將以某日起事。城中商民，頻更禍亂，叛鉅痛深，懼蹈往歲覆轍，乃首先告變，謂劉先俊實主其謀，時十一月朔間事已。於時官府戒嚴，上下驛騷。獨中丞夷然不動，以爲其亂未形，則其禍猶可弭。先俊萬里投我，不能用，又抵以法，先俊不足惜，何以對薦先俊者。且事未果發，殺之無名，不如遣之使去，因而解散脅從，所全滋多。乃授意馬隊營官劉雨沛密偵先俊蹤跡，迫令出境，并許給川資二百金。雨沛奔走三日，偵騎四出，竟不能得，而禍機日迫矣。初七初八兩日，哄傳亂事將起，民間持錢帖向店肆易取現緡者，途爲之塞。津商八大家門首，擁擠尤甚。蓋亂黨播惑，欲以乘機取

覺，幸兵警分布彈壓，暫遏其謀。初九日有黨人某某來轅投首，呈名單一紙，大半皆哥弟會中人，而先俊實爲之魁，潛通標營，散放票布，羽翼已成，無解散理。中丞不動聲色，召集衛隊，嚴裝以待。部署既定，先捕獲僞總統唐小雲，僞幫統陳光模等，訊明正法。時已薄暮，先俊知謀洩，突率暴徒百餘人左臂纏白布，各持槍械，若僞爲巡夜狀者，撲犯撫署東營。營兵之小部欲爲內應，經幫帶某竭力鎮壓，手刃數人，始懼伏不敢動。衛隊隊官王學斌督兵拒戰於督練公所東牆外，奮勇襲擊，殲賊數人，而學斌亦受傷。旋竄撲陸軍砲營，已斬官直入矣。督隊官鄧玉山躍登短垣用手指揮，爲流彈所中，立殞。適有砲兵三十名將荷槍出巡，遇諸門外，攔頭迎擊，屢進屢卻。賊知有備，始返奔。復竄至警察第一區，值會辦道員宋敬熙自內出，相遇於屏門間，被賊揮刀砍傷頭部，幾殆。幸區官柱瑞麟督警察救護，開槍拒敵，賊終不得逞，氣爲之懾。乃紛紛潰退，入踞協營衙署爲負固計。時已飛檄陸軍馬步隊入城，環協署四隅，分扼要隘。先俊知事不可爲，易服潛遁，顧不能出。黎明，與其死黨數人竄匿劉猛將軍祠後豕圈中，爲營官韓起鳳捕得付鞫。承審官問：「爾來幾日矣？」曰：「兩月。」問：「爾宗旨在革命乎？」曰：「然。」「爾知新疆不適宜於革命乎？」曰：「不知。」問：「爾兩月中所糾合者何人乎？」曰：「哥老會。」問：「會匪亦知革命乎？能保全秩序乎？設姦搆焚掠爾能禁止乎？」皆曰：「不暇審計。」因指諸囚俘而詰之曰：「若輩皆市井無賴，能助成大事乎？」則曰：「此大失著，固知其無能爲役也。」又問：「爾計劃奈何？」曰：「謀先攻砲營，奪砲登城，轟擊各官署及軍械局。」承審官作色曰：「果如爾志，全城齏粉矣！」當訊供時，觀者如堵，萬目睽睽，咸切齒於先俊之暴動，破壞治安；且罪狀昭著，萬無保全

理，乃真諸法。然中丞之意，極不願多所誅，命以軍令收東營軍械，罪止首要，餘皆釋不問。傳令至協署，不納，槍彈數從門隙飛出。又頒示手諭，矢以大信，猶死抗不受，擾攘終宵，至於翌晨，迄未就範。副將徐積誠因校閱往吐魯番，先時公出，其眷屬悉在署中，四隣民居稠密，頗慮殃及。有請以大砲轟毀聚而殲旂者，中丞惻然不忍。相持至中午，始命陸軍協統王佩蘭置砲位於東城樓，以王擅神砲名，瞄測極準，不致誤落民屋，傷害無辜。且戒不得用開花炸藥。連發三彈，皆命中，斃一人，餘果震慄請繳械，縛首逆以獻。是役也，先後捕誅黨魁劉先俊、唐小雲、陳光模、陳菊芳四人，陣斃十數人，訊係會匪棄市者數十人。惟著名匪目劉海江在逃未獲。其附從省釋者至二三百人。百姓騷呼，賈不遷市，民不易業，閱二日而事大定。方暴徒之踞協署也，徐副將闔眷驚逸，家人星散，旬日徐歸，怒甚。縛從亂者數十人將駢誅之。中丞聞之，急命軍施諭，乃止。因慰謝曰：「吾以昭信也。」於是籌善後之法：凡協營及東營兵願歸農者，撥迪屬荒地，給以恩餉，至來年可耕之日爲止。其願充兵役者，解送南疆，補營卡空額。計遣散二百餘人，仁惠義洽，反側大安，軍民悅服。有楚人賈鴻鈞者，曾充督練處隨員，初九鞠供時，該黨辭連鴻鈞，中丞不欲牽坐，遣人示意，密予五十金，縱之遠颺。及伊犁搆兵，鴻鈞竟爲敵前驅，卒爲我軍所獲，誅死。

論曰：善競者譬若弈棋，競一角而中邊不應，弗競也，況不免於多殺傷以求逞邪？新疆之於中國，特一角耳，非大局必爭之地，而先俊欲以逆取之，愚矣！徒使奸暴得恣，而良懦蒙殃，哀哀邊民，何以堪此！天褫其魄，亡不旋踵，宜哉！

新疆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宣統三年十一月初九日開缺科布多辦事大臣忠瑞致內閣請代奏電

伊犁將軍志銳前以邊軍協餉斷濟，請撥阿修城之十九萬兩。忠瑞以阿營常年京餉均須秋冬方能到營，賴有此款墊發，並非間款可比，萬難挪動情形，奏奉電旨：「著毋庸撥借」，等因。欽此。合屬軍民同聲歡感，人心賴以稍安。乃志銳又奏請撥借。奉部電令與志銳和商勻撥。際此時事多艱，更何敢屢煩聖慮。不得已，通盤計畫，據報部冊內本年已修城工暨墊採軍糧各銀數，至多祇能勉力遵勻二三萬兩，實不能再□，於阿營或不致大受影響。業經電請部臣主持核示，並電知志銳在案。

部電未覆。接准志銳電開：「事有緩急，邊重險要，伊較阿重，不待煩言。部給既非正餉，例應存儲，擅挪干禁。至墊軍糧，阿軍有限，糧亦無多，况屯穫即爲軍食，焉事多採。阿事不實，盡人能道，因人受過，竊不謂然。」等因。

如謂「事有緩急。」忠瑞在邊三十餘年，素知地方肥瘠。以全疆而論，南八城爲最富。次則伊犁。蓋伊犁建治多年，尙有封存各款，有錢局成本，學產，牲畜可以變價，及官菴餘利，幫伊塔兩屬地丁糧稅，急切時均可挪用。阿營則皆無也。伊犁官兵多係土著。阿營初創，調募官兵多係客籍，無餉則亂，禍在眉睫。以伊較阿，孰緩孰急，不待贅陳。

至謂「邊務險要，伊較阿重。」查阿營東翼烏科，西接伊塔，南爲新疆屏障。現在陝甘路梗，儻阿營不能自保，則新疆伊塔各城咽喉阻扼，勢成孤立。前經據實奏奉電旨：「所奏自係實在情形。」是阿營尤宜注重，已在聖明燭照。

至謂「既非正餉，例應存儲，擅挪干禁。」不知部臣籌款維艱，阿營常年半年京餉均不能先期解到，不得不計出權宜。歷經報部有案，不得謂之擅挪。

至謂「阿軍有限，糧亦無多，屯穫即爲軍食，焉事多採。」查阿營軍民率多生長內地，白米實爲日用大宗，若僅仗屯穫，萬不敷用。況屯穫小麥亦須發價入倉。比來食指日繁，糧石必須遠道採運，實非多採不可。

至謂「阿事不實，盡人能道，因人受過，竊不謂然。」讀之尤深詫異。揣其意不在借款，徒欲尋衅。或因前大臣錫恆前後據控糾參科塔參贊瑞洵、扎拉豐阿。志銳與瑞洵係屬至親，與扎拉豐阿又爲密友，故蓄意報復。現既得所藉手，乃以缺餉爲由，乘忠瑞開缺，桂芳未到之時，搖動人心，破壞阿事，爲一網打盡之計，未可知也。

忠瑞受國厚恩，現雖開缺，然在阿一日必盡一日之心，詎敢阿好大僚，置阿事大局於不顧。念阿營從前僅一荒山，錫恆銜命締造，備嘗艱難，竭盡心血，方克粗具規模。卒以虛勞捐軀，已爲可憫。今志銳如欲媒孽其短，可爲寒心。然錫恆所交款項果有不實，忠瑞何敢孟浪接收。且轉瞬交卸，又將何以交付桂芳。其爲危詞挾嚇，不辯自明。

同日又准志銳電稱：「邊軍待餉甚迫，因饑譁潰，志銳一人不敢當此重咎，乞速如數早撥，」

等語。現在各軍隊皆以明年無餉爲懼，謠言蜂起，難保不釀成事端。伊犁尙有存款，志銳猶不敢當此重谷。儻阿營因懼生變，忠瑞豈獨敢當。萬一事起倉卒，必與陝甘內外相乘，西北沿邊尙可問乎。忠瑞一身不足惜，其如國家之邊事何。迫切下情，不敢壅於宸聽。所有阿營此款再難多撥各情形，理合電乞代奏。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新疆巡撫袁大化致內閣電

前聞匪首劉先俊等，因內地多事，特來趁此謀亂，人心甚爲惶惑。旋據商民稟告，隨即擊獲僞總統唐小雲、僞幫統陳光模等，皆隨僞元帥劉先俊約期起事，以左臂白布爲記，旗用黃紅等色，大書悖逆字樣。正在訊辦間。初九晚突有匪徒百餘人闖入城守協營，奪取槍械，裹脅營兵，撲犯撫署東營。經哨官王學斌督兵擊竄。哨官亦受傷。遂撲陸軍礮營，志在奪礮登城，轟擊各署，全城同受其害。經督隊官鄧玉山督兵擊斃數名，始退。鄧玉山及副兵溫新合戰亡。又入警察第一區。被警兵擊走。會辦道員宋敬熙受重傷，警察兵郝殿生戰亡。匪因三處皆未得手，又竄回協營。先已飛調陸軍協標統王佩蘭、曹用愚等挑帶步隊圍攻協營。天曙，一面曉諭，一面礮擊，遂繳械受命。分別內脅外匪辦結。商民絲毫未擾。匪酋劉先俊、唐小雲、陳光模、陳菊芳均擊獲正法。地方一律平靜。死事鄧玉山、溫新合、郝殿生，擬懇恩優恤。協統王佩蘭、標統曹用愚等，可否酌給獎叙以示鼓勵。乞代奏。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內閣發新疆巡撫袁大化電

奉旨：內閣代遞袁大化電奏悉。匪首劉先俊等乘內地多事，約集匪黨，闖入城守協營，奪取槍械，裹脅營兵，撲犯撫署，並撲陸軍礮營，志在奪礮，登城轟擊各署，經該撫督飭兵警奮力攻擊，擊獲匪首劉先俊等正法，地方一律平靖。辦理甚爲迅速，殊堪嘉尚。所有死事之鄧玉山、溫新合、郝殿生均著該衙門查例從優議卹。出力之協統王佩蘭等著即奏明請獎。欽此。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伊犁將軍志銳致內閣請代奏電

前因伊犁錢票盡歸外人，曾電奏乞援。奉旨交度支迅籌，至今無耗。年關將近，餉債交逼，萬無緩法。明知內事危急，何敢瀆煩。惟昨因新省匪亂，伊更無援，現在能保一處安全，即爲幸事。伊雖無擾，然坐困待斃，亦勢將屬人。萬分急迫，特冒斧鉞，乞速救拯。請代奏。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調任杭州將軍廣福致內閣電

伊犁陸軍，因志銳到任後久未發餉，又紛紛裁撤，邊地天寒，窘迫無計，於十一月十九夜二更後全協多數庫兵羣起反對，先攻軍器庫奪取彈藥，分撲將軍副都統署，均被焚，時黎明尙與新滿營相持。廣福雖已交卸請假，因事機緊迫，萬難坐視，出爲排解，幸即停戰。查兩方共傷斃三十人。志銳已被戕，印信遺失。中外國商民均未擾及，現正籌商善後方法。惟待餉般迫，懇飭部由道勝銀

行撥二十萬濟急。廣福，廿。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新疆巡撫袁大化致內閣請代奏電

十九日夜，據伊犁電生馮作棟機稟：「二更後火便大起，礮聲不絕，軍署及都統、四領隊署均燒，餘電生一人，火至不能出局。」等語。當囑省局電問細情，即無人應。已電飭精河參將飛速探報，並派陸軍馬隊一營前往偵探，俟得確耗再派全隊往援。但兵少餉絕，省城空虛，若有變端，不堪設想。能否速撥數十萬金，添招數營填紮，以支危局，全疆幸甚。乞代奏。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內閣發新疆巡撫袁大化電旨

奉旨：內閣代遞袁大化電奏悉。伊犁將軍各署同時火起，亂象已成。著即迅速探明詳細情形，據實電奏，並多派營隊馳往救援。至請撥款添營一節，現在部庫竭蹶異常，萬難兼顧，著該撫勉爲其難，先行就地籌措，暫救目前之急，一面電商長庚設法陸續接濟。欽此。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新疆巡撫袁大化致內閣請代奏電

頃據伊塔道潘震由俄轉來電稱：「十九日夜，惠遠陸軍變，焚攻將軍、都統、領隊各署，與新滿營鬥竟夜，各有傷損。天明，廣將軍出面調停，當即停戰，宣布獨立，舉廣爲大都督。頃已逕照領事，請守中立，並有佔領固爾扎後照常交涉之語。領事未肯收受。云已調馬隊一營不日來甯保商。」

震仍會營保衛地方。」等語。查惠遠陸軍，旗多於漢。廣既能出調停，即知其無能爲。獨立之說，借廣爲招牌，滿兵必不認。餉械無出，豈能久。已電潘震轉告領事勿聽。現派大兵往援，頭起馬隊已發。並囑授意伊犁府賀家棟轉致廣福，作爲旗漢兵互鬥，燒及各署，概不追究，各回營安分，從寬辦結，後再設法，尙可速了。否則，大兵雲集，必聚而殲旂。一面查訪志銳等下落。密囑潘震糾合四面旗兵准備。不知能否辦到？乞代奏。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內閣發新疆巡撫袁大化電旨

奉旨：內閣代遞袁大化電奏悉。伊犁兵變，宣布獨立。該撫所擬辦法甚屬妥協。著即相機因應，妥爲開導，俾早就救平。並將辦理情形隨時電奏。欽此。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額勒渾致內閣請代奏電

伊塔相距二十餘站，聲息全憑電綫交通。忽於十九日即不通電，殊深詫異。立急由俄綫電詢伊犁。旋於二十一日據該處復稱：「十九日夜二更後，陸軍兵變，先攻軍械庫，奪取子藥，復將將軍都統衙署焚毀。志銳被戕。滿營官兵相與鬩擊，互有損傷。次日廣福出爲調停，遂即罷戰。並及（？）街市俄商人等未受擾害。」等語。除電商陝甘新疆督撫臣趕籌補救辦法，並俟查明詳細情形再行電奏外。現在塔城軍民相安，地方照常安靜，仰慰宸廑。所有伊犁兵變大概情形，乞代奏。

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新疆巡撫袁大化電

廣獨立，長與廣至厚，請囑長密勸廣以將軍辦事，諸事概不追究。甘境肅清，由甘涼速派大軍一枝出關以壯聲援，廣福必就範圍。否則，四出煽誘，必有響應者。化勢孤援絕，餉兵皆缺，新必糜爛，一身不足惜，如西北大局何。乞速定大計爲要。化肅廿三日。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新疆巡撫袁大化致內閣請代奏電

頃據將軍廣福通電云：「伊犁陸軍因志銳到任後久未發餉，又因裁撤，十一月十九日夜二更，全協官兵羣起反對，先攻軍器庫，奪取彈藥，分撲將軍都統署，均被焚，黎明時尙與新滿營相持。福雖交卸，因事緊迫，難以坐視，即爲排解，幸即停戰。查兩面共傷斃三十餘人。志銳已被戕。中外商民均未擾。此次並無種族意見，旗營僅抵禦時亡數人。事後各界公議，要求福爲主持，並欲贊成共和。各旗官長，自都統領隊下，以東三省及蒙盟均獨立，伊犁亦可仿辦。福德薄能淺，懼弗克勝。但地迫強鄰，既虞干涉，種類雜處，又慮分爭。爲疆土人民計，刻不容緩，乏術兩全，尙祈賜教。福。」等語。查廣福庸愚，向以伊犁府賀家棟爲謀主，楊標統爲爪牙。此次必爲賀楊所愚，借廣福爲名目，號召旗兵，免致相攻，方得專力東向，擾我治安。已電陝甘總督長庚、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額勒渾請取銷獨立都督名號。和平了局，恐難辦到。並密飭文武各官毋爲所惑。調集各軍，聽候攻討。如何？乞代奏。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內閣發陝甘總督長庚新疆巡撫袁大化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額勒渾電旨

奉旨：內閣代遞袁大化電奏，伊犁兵變，志銳被戕，已電長督、額參贊請取銷獨立都督名號等語。伊犁密邇俄疆，關係重要。著長庚、額勒渾、袁大化迅速會商辦法。如能和平了結固屬甚善。倘不服勸導，即著派隊馳往，剿撫兼施，以保治安而消反側。並將志銳被戕詳細情形查明電奏。欽此。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新疆巡撫袁大化致內閣請代奏電

頃接伊塔道潘震電稟：「頃俄領事接彼政府令，業已收文承認。新城旂兵已降，軍械全繳。各游牧蒙兵均受撫。革黨已派馬步八十駐薄甯城。現在各界均已心離。震孤掌難鳴，惟有潔身以去。」等語。請速照俄使，廣福爲亂兵所立，爲大漢鎮守伊犁大都督，俄國暫毋接文承認。並速飭甘肅得勝之兵出關，以壯聲援，方能挽回危局。乞代奏。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內閣發新疆巡撫袁大化電旨

奉旨：內閣代遞袁大化電奏，廣福爲伊犁亂兵立爲大都督，請速照會俄使暫毋接文承認等語。著外務部迅速酌核辦理。並著該撫設法儘力維持，相機因應，以挽危局。欽此。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額勒渾致內閣請代表電

前因塔城改練巡防隊伍購買器械等事，需用款項，請旨飭撥。當奉電旨，准由阿爾泰山修城銀兩內，著電商志銳勻撥，以應急需。欽遵之下，即電商志銳。據稱：俟將此項銀兩由阿解到，即行遵旨分撥，等語。現在伊犁兵變獨立，未便解敵人之手。況塔城本年協餉無著，官兵待餉孔急，防練等事，塔急於用款。請旨飭下忠瑞將前撥伊犁銀三萬兩，徑行如數撥解塔城，以濟急需。可否之處？請代奏。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內閣發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額勒渾開缺科布多辦事大臣忠瑞

電旨

奉旨：內閣代遞額勒渾電奏，伊犁兵變，塔城待餉孔急，請飭忠瑞將阿爾泰山前撥伊犁銀三萬兩，徑行如數撥解塔城，等語。著忠瑞迅將前撥伊犁之款撥解塔城，毋庸解赴伊犁。欽此。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陝甘總督長庚致內閣請代表電

准卸任伊犁將軍廣福電稱：「伊犁陸軍因久未發餉於十九夜全協官兵羣起反對，先攻軍器庫奪取子藥，將軍副都統署被焚，黎明尙與新滿營相持。廣福出爲排解，幸即停戰。查兩方共傷三十餘

人。志銳被戕。中外商民未擾。」等語。伊犁存亡關係極重，將軍員缺請旨迅賜簡放，並先派員署理，秉公查辦。該協鄂籍無幾，伊犁滿蒙各營力能制之。且新疆撫臣已派隊偵探往援。望朝廷勿爲浮議所搖。乞代奏。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新疆巡撫袁大化致內閣請代奏電

二十四日電遵悉。已轉長庚、額勒渾安商辦法。惟化與額勒渾兩次電囑廣福取銷獨立都督字樣，以將軍主持伊犁，諸事俱可和平了局。復電迄無退讓。化意似非口舌所能爭。蒙哈各部向歸伊犁將軍，志銳既經被戕，無人管理，恐爲匪黨收用，爲患非淺。塔城參贊大臣額勒渾謀略優長，兼識大體。可否請旨即派兼署伊犁將軍，以便號召蒙哈各部，免致被匪收羅爲患。冰達坂、果子溝南北兩路現正派兵駐守，俾免糜擾。俟兵力稍厚，再商定進取。乞代奏。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開缺科布多辦事大臣忠瑞致內閣請代奏電

阿撥伊餉三萬兩出庫起解日期，均經忠瑞電請代奏在案。乃昨據解餉委員聯恩來營稟稱：「伊新一帶道路不靖，賴有弁兵護送，尙可節節防維。惟探聞伊犁現在有變故，是以折回請示。」等情。當即電詢新撫袁大化。接覆：伊電不通，由甯遠俄綫得電，始悉革黨作亂，志銳被戕。現已飭守伊屬果子溝等處要口，俾免竄擾。俟集兵力方能進討。並商忠瑞撥兵進紮綏來，阿撥伊餉三萬兩，擬暫奏明留借，以該急需。等因。查新阿唇齒相依，況伊塔阿三屬皆蒙哈雜處之區，蒙古多疲

敵不振，哈薩克復狡悍性成，伊犁獨立，哈薩克若一旦受賊誘脅，強悍者則引賊東向，懦小者亦避賊東趨，擾我游牧，西北邊局何堪設想。思維再四，焦灼莫名。第阿營境界遼闊，西北兩面與俄接壤，頭頭是道，祇有馬隊三營、砲隊一隊，平日從事巡匪，扼要駐紮，及保護各國游歷洋人，已屬不敷調遣。若邊抽隊遠出，兵力愈形單薄。現擬竭力勻撥兵隊，遴委第一營管帶官朱仕清管帶進紮塔新交界之烏納木河一帶，加意偵探防守。並電知塔城參贊額勒渾轉飭舊土爾扈特親王，派令蒙兵加防烏納木河迤南至綏來一帶，保護土部游牧。藉固阿營西南門戶，復壯新省聲援。仍一面將阿屬各要隘分別派隊妥爲布置，不敢稍有疏虞。至伊借阿餉三萬兩，本係經部商允勻撥之款，所有勢處萬難，不能再多下忱，前所瀆陳，業邀聖明洞鑒。現在伊犁既生變故，而新撫復擬留用。此項銀兩，究應如何辦理？忠瑞未敢擅便。除飭餉員聯恩暫將餉銀繳庫，並電覆新撫外。理合將阿營布置情形，及伊餉應如何存撥之處？電乞代奏，候諭遵行。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三十日開缺科布多辦事大臣忠瑞致內閣請代奏電

伊犁事起，阿撥伊餉折回繳庫，暨新撫袁大化電商截留阿撥伊餉三萬兩，並阿營布置之情形，均已電請內閣代奏在案。尚未奉覆。茲忽接准塔城參贊額勒渾電傳諭旨：「內閣代遞額勒渾電奏，伊犁兵變，塔城待餉孔急，請飭忠瑞將阿爾泰山前撥伊犁銀三萬兩，徑行如數撥解塔城等語。著忠瑞迅將前撥伊犁之款撥解塔城，毋庸解赴伊犁。」欽此。自應欽遵辦理。惟查此款會准新撫電商截留濟急在前，忠瑞業已奏明。本日復准該撫電開：「截留之三萬兩，業已專電奏咨，請解至黃羊泉，以

便派兵接解。」等因。第現在關外協餉久絕，各處待濟孔急情形如出一轍。而阿營經部商勻濟伊之三萬兩，原屬勉力籌解，聲明實難再多也。准各前因，所有此項撥款，究應解濟何處？仍乞代奏，請旨遵行。邊局如斯，無任迫切待命之至。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二日新疆巡撫袁大化致內閣請代奏電

伊犁鎮周玉魁陷於匪中，信電全無，想被脅從。現調哈密協副將周得金前往剿撫，應請即委署理伊犁鎮總兵，以繫人心而資調遣。乞代奏。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內閣致塔爾巴台參贊大臣額勒渾電旨

奉旨：內閣代遞額勒渾電奏，懇請收回成命等語。伊犁兵變，邊局危急，是以諭令該大臣兼署將軍，以便就近規畫，迅赴事機。所請收回成命之處，著毋庸議。欽此。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內閣奏片

據監生海昆呈稱，伊父伊犁將軍志銳，因伊犁新軍要求獨立，不服勸導，於十一月十九日被戕身故。呈報前來。查該將軍効命邊陲，死事情形至爲慘烈。自應優予賜卹，以慰忠魂。謹擬旨一道進呈，是否有當？謹奏。軍機處摺包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額勒渾致內閣請代奏電

竊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承准內閣電開：「奉旨：內閣代遞袁大化電奏，伊犁兵變，志銳被戕，已電長督、額參贊取銷獨立都督名號，等語。伊犁密彌俄疆，關係重要。著長庚、額勒渾、袁大化迅速會商辦法。如能和平了結，固屬甚喜。儻不服勸導，即著派隊馳往，剿撫兼施，以保安而消反側。並將志銳被戕詳細情形查明電奏。」欽此。仰見朝廷威德兼施至意。欽佩莫名。臣聞變後，即經專電廣福取銷獨立，大義危言，不憚反覆開導。新疆撫臣袁大化亦曾數電廣福，置不一答。恐非名義所能爭。塔城與伊犁爲唇齒。自伊犁事起，人心浮動，地方最爲吃緊。當飭塔城協標副將楊金榜、管帶馬隊守備謝澤龍、中營馬步各隊都司高文德等，滿蒙練兵營總奇蘭，整頓各隊，嚴密防守。復飭塔城廳由商界招募防團二百二十名，委員管帶，以期相助而保安。惟念伊犁地居險要，出入皆屬山路，以果子溝、登努斯口、冰達板、博羅塔拉等處爲最要。必須節節設防，以遏竄擾之路，乃有著手。業與撫臣袁大化飛飭各路巡防暨塔城蒙古練兵分別前往駐守防堵。並照會舊吐爾扈特親王鄂羅勒莫札普派兵防守，以備徵調。一面照會各盟王公貝勒等派兵協同相助，以期周密而壯聲勢。並繕備滿蒙文函，設法分往密投伊犁所轄四愛曼總管等，鼓其忠愛。並曉諭各哈薩克人等咸知此意。庶不爲該匪黨所誘。此近日籌防守之實在情形也。一面電商督臣長庚、撫臣袁大化，趕緊會籌辦法，相機剿撫，俾免曠日持久，致誤事機，以仰副朝廷注重邊疆至意。除志銳被戕情形俟詳細查明稟報到日另行電奏外。所有籌防大致情形，謹請代奏。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七日內閣發陝甘總督長庚新疆巡撫袁大化塔爾巴克台參贊大臣額勒渾電旨

奉旨：內閣代遞額勒渾電奏悉。所陳籌畫防守情形，尙屬妥協。仍著會商長庚、袁大化隨時設法，妥速辦理。欽此。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七日陝甘總督長庚致內閣請代奏電

伊犁兵變，業經電奏在案。茲連接新疆巡撫袁大化電稱：「廣福被逼，皆賀家棟楊纘緒所爲。借廣福爲名目，號召旂兵，不致相攻，方得專力東向，擾我治安，」等語。查賀家棟係伊犁參謀處總辦，楊纘緒係伊犁陸軍協統，皆身受國恩，爲人表率。乃趁此風潮，竟敢明目張膽，旣戕害志銳，又迫脅廣福。似此情形，萬難寬縱。若不迅速撲滅，有恐其擾及鄰疆，轉滋多事。除已電商袁大化先行選派大員前往查辦。一面派重兵駐紮精河，分兵扼守大河沿，並登努斯克要口，以堵其東竄；另選得力兵隊由登努斯取徑，直赴伊犁雷遠城保護俄商。一面由庚電商額勒渾，令其密派委員持檄分遞伊犁錫伯營總管愛新泰、索倫營總管伊勒噶春，飭各嚴申戒備。並密告錫伯營領隊大臣富勒祜倫暨軍標副將陳嘗福，相機設計擒拏賀家棟楊纘緒二逆，以收速效。庚復慮其擒拏如不得力，或彼黨有敢抗拒者，已電知袁大化即飭精河隊伍由大河沿直趨伊犁綏定城，與伊犁鎮總兵周玉魁合力兜剿。並由庚電知額勒渾，檄飭伊犁察哈爾、額魯特、沙畢納爾等部落，各派練軍馬隊，以爲援應。

彼黨爲數無多，當不難於撲滅。但該匪黨爲首之人一經挫敗，勢必由俄路潛逃。又電知袁大化先行札飭伊塔道，凡由伊請票假俄東旋者，概不給票，以免潛回內地爲害。惟念廣福素不識字，被人愚弄，且恐不能自保。則伊犁將軍員缺緊要，不可一日無人。可否請旨飭令現辦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事務伊犁副都統額勒渾帶兵前往署理。至塔城篆務，查有新授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文琦可以暫行署理，伏候聖裁。至電商檄飭伊犁錫伯、索倫兩營總管而未行文兩營領隊大臣者，緣該兩營領隊皆駐將軍城內，音信難通，該兩營總管皆係屯居，環列遠郊，故得先爲告知也。合併陳明。乞代表。

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內閣發陝甘總督長庚署理伊犁將軍額勒渾電旨

奉旨：內閣代遞長庚電奏悉。所陳派兵防堵及密檄錫伯、索倫兩營總管嚴申戒備各節，尙合機宜。伊犁將軍員缺，前已諭令額勒渾兼署，著即改爲署理，帶兵赴伊，與長庚、袁大化互相會商，妥速籌辦。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著文琦暫行署理。欽此。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八日新疆巡撫袁大化致內閣請代表電

遵旨與長庚、額勒渾屢電開導廣福，皆爲賀家棟楊續緒所持，堅不聽從。現聞匪將廣福及弁兵貨財搜羅殆盡，並勒總兵周玉魁繳餉廿萬，大商月捐三百，中小貿易以次遞捐，集款招匪，不問老幼纏回，擬湊足一鎮。軍械無多，勢難持久。河南錫伯步營尙未順從。已請額勒渾飛電號召蒙哈

索錫各旗，各自練兵防守，無爲所誘。匪黨不和，密派間諜從中解散，止辦賀楊二逆，如能反正，均可奏請從寬。南路冰達坂通伊要口，已飭阿克蘇鎮道派兵防堵。庫車焉耆山徑，電飭地方文武聯絡蒙王，設卡駐防。北路果子溝要道，現派協統王佩蘭督軍嚴守。署伊犁鎮周得金初十日可到，即派往登努斯酬會同王佩蘭相機剿撫。並飭蒙古巴郡王、諾貝勒及察哈爾兩翼總管各練馬隊協助。只要困守數月，賊必內潰，大軍乘之，較爲省事，現雪深道塞，賊守果子溝西口，必不易出，我亦難進。昨聞匪派錢匪帶馬步三營欲出巢東犯松樹頭號召等處。不知是否屬實。已飛飭先到馬隊設法防堵，以待大軍。並電請額勒渾飛飭蒙旗卡兵相助。乞代奏。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額勒渾致內閣總理袁世凱電

北京內閣總理大臣袁宮保鈞鑒：洪，前因塔城一切情形，專電奉聞，想邀鈞覽。查伊犁之變，並非革黨。起於挾忿。一知府賀守棟，一統領楊纘緒，皆係升任將軍長制台調來，素可重用之人。廣福接任後，尤爲寵信。迨志將軍蒞任，將此二人無情無面。由此懷恨在心，遂有十九日之事。彼時人本無多，祇數百耳。我處廣將軍尚在城內，副都統、領隊、總兵、副將、都司以及總管、協領人等，爲數亦不少。臨時廣將軍等招諸人，不難立即撲滅。何至遽稱獨立之勢。此一大誤也。城內糧餉器械皆爲變兵所有，聲勢大張，遂將文武各官脅逼服從，市井人等皆豎白旂，不擾地方，不殺害人民，以安人心而固巢穴。揆諸其意，以視內省大局如何定耳。今若先以兵臨之，人心驚懼，誠恐兵未到而伊犁即亂，伊犁亂而塔城新疆均牽動矣。則將來如何收拾？所有長制台擬請勒渾帶兵前

往署篆，言之必易，並未籌及各種爲難。况塔城素無軍隊，雖有旂綠各營及滿蒙各兵，僅可保守城池，且並不能征戰。即現行招募，亦緩不濟急。又無餉，又無械，如此情形，何以措手？姑且無論文領隊尙未到任，無人接辦。以目下論之，以變亂之伊犁而忽完全之塔城，非計之得也。再四思維，勒渾有守土之責，情勢迫切，惟有據實陳明宮保之前，懇請詳爲籌畫，顧全大局。或仍令長制台、袁撫台務籌萬全之策，切勿激起不了之事。則伊犁幸甚，西疆幸甚。是勒渾晝夜不安所深慮者也。謹布愚忱。敬請福安。伏乞鈞鑒。額勒渾叩。庚，印。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兼署伊犁將軍額勒渾致內閣請代奏電

竊本月初二日承准內閣電開：「奉旨：內閣代遞額勒渾電奏，懇請收回成命等語。伊犁兵變，邊局危急，是以諭令該大臣兼署將軍，以便就近規畫，迅赴事機。所請收回成命之處，著勿庸議。」欽此。臣跪讀之餘，莫名感悚。聖恩高厚，何敢再事瀆辭，謹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即日任事。伏查，自伊犁兵變，塔城風鶴頻警，兼之種類屢雜，謠誑紛起，此息彼煽，以致人心浮動，憂患日深。雖作亂僅止一隅，關繫西陲甚大。塔城與伊犁爲唇齒，最爲吃緊。欲圖剿撫，須先有兵力以制之。但邊地遼闊，防範難周，餉缺兵單，籌布不易。如臣^{情味}，深懼弗勝。惟有懷遵前次諭旨，隨事電商陝甘督臣長庚、新疆撫臣袁大化，籌畫機宜，通力合作，以仰副聖主垂廬邊陲至意。所有臣感激下忱，謹先電陳，叩謝天恩。伏乞聖鑒。請代奏。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十日新疆巡撫袁大化致內閣總理袁世凱電

北京內閣總理大臣宮保鈞鑒：申，頃聞巴郡王之子帕勒塔放阿爾泰辦事大臣。查阿爾泰與科布多係一部，勢居新省上游，緊靠塔城，東連烏台庫倫多事之地，西接該郡王喀土庫爾喀喇烏蘇。再西即伊犁。伊匪現正猖獗，出巢東犯，距迪千餘里，援兵未到精河，孤城難守。帕勒塔曾游學東洋，性情未定，若乃心王室，固屬有益。倘稍慕獨立，大局愈難設想。事關安危，不得不密陳鈞前，伏希密加裁酌，爲叩。大化謹稟。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兼署伊犁將軍額勒渾致內閣請代奏電

竊伊犁變後，塔城一帶防守情形，前曾恭電奏報在案。頃據派委密探報稱：伊犁匪黨已有拔隊竄擾之信。雖扼要各隘口，經勒渾與新疆巡撫袁大化往復電商，節節派隊前往防堵。而塔屬地方曠衍，深虞兵力單弱。現除照會舊土爾扈特親王趕挑精壯數百名備編調遣外。查阿爾泰山，於光緒三十三年前任辦事大臣錫恆，曾在塔屬額魯特十蘇木內借練蒙兵二百名，歸阿編練。刻下塔城防務吃緊，阿距伊犁較遠。相應請旨飭下開缺辦事大臣忠瑞，迅將前項蒙兵隨帶槍械如數撥回塔城，以資分布。是否有當？謹請代奏。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內閣發兼署伊犁將軍額勒渾開缺科布多辦事大臣忠瑞電旨

奉旨：內閣代遞額勒渾電奏，伊犁匪黨已有拔隊竄擾之信，塔城地曠兵單，請飭忠瑞迅將光緒三十二年借歸阿城編練之塔屬額魯特十蘇木內蒙兵二百名，隨帶槍械，如數撥回，等語。塔城防務吃緊，著忠瑞迅速撥回，以資分布，毋稍延緩。欽此。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新疆巡撫袁大化致內閣請代奏電

伊犁陷於匪中，將軍連印皆無，兵於何有。前請簡額勒渾以參贊兼署將軍，正以塔城爲根據地，尙有千數蒙兵可以護衛，居中號召蒙哈索錫各旗，以孤匪勢，藉保塔城。若令交卸參贊，帶兵赴伊。空手前往，不能出城一步。如將蒙兵千人全數帶去，不但無益於戰，塔城先有疏虞。電奏消息不通，關係非淺。匪特出巢東犯，若再失塔，愈難收拾。可否速飭長庚撥兵數千，交額勒渾攜帶前往，俟兵到再令交卸參贊，較爲兩益。乞代奏。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內閣發新疆巡撫袁大化陝甘總督長庚兼署伊犁將軍額勒渾電旨奉旨：內閣代遞袁大化電奏悉。伊犁塔城均關緊要，著袁大化會商長庚、額勒渾，妥籌兼顧，以資聯絡而固邊陲。欽此。宮中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開缺科布多辦事大臣忠瑞致內閣請代奏電

旨飭將阿練蒙兵二百名撥回塔城，等因，欽此。當此時局危急，果能勉任其難，敢不凜遵辦

理。况阿塔輔軍相依，更何敢稍分畛域。惟查塔城現有馬步砲五營旗，協標兵丁尙不在內，兵力原較阿厚。阿營三十二年開辦時，奏經部議准由科塔兩城調募蒙丁編練，並非借用。到營額魯特實係百名。阿屬地大兵單，祇有火砲三營一隊，分防哈巴河等處要隘，已有顧此失彼之虞。前此奏撥兵隊進紮新塔交界之烏納木河，即係竭力抽調，代防塔城邊界，兼顧阿營門戶。乃自撥隊遠出後，地方邊形空虛，人心驚恐，獷哈尤難攝服。一旦又冒昧外援，勢必突生內亂。加以新設俄領，保護亦關緊要。仍請代懇，飭額勒渾速另設法調集，以免牽誤。現計忠瑞駐所儘兵不及一營，尙須設法添募數十人，藉以稍資自衛。多則人財兩絀。所有阿營自顧不暇萬難再分兵力暨原募蒙丁委非借用各情形，理合電乞代奏，請旨遵行。富中電報稿

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署伊犁將軍額勒渾自塔爾巴哈台致內閣電

頃據駐紮博羅塔拉塔城練軍營總奇蘭報稱：「探得二十四日早八鐘，新疆陸軍協統王佩蘭督軍在四棵樹迤西古爾圖地方與伊犁賊匪接仗，官軍異常奮勇，戰約四時，斃賊數百，傷賊無數，生擒百餘，奪獲槍械馬匹甚多，擒獲偽東進支隊司令長李仁同，正法梟示，窮追數十里，餘賊潰竄，天黑收隊，官軍傷亡不多。嗣又探聞新疆袁撫台電飭王協統督隊前進，隨帶糧草餉械，節節進戰。塔城練軍管帶楊金彩並隨同進剿。」各等情。查自伊匪出巢撲攻精河後，近日見仗，我軍業經大獲全勝。並准該撫電咨前因，經彼復電商擬，俟陸軍抵精，如該匪竄回伊巢，即飭周鎮帶隊取登却斯口，王貞帶隊取果子溝，並飭塔城松總奇蘭會同察哈爾左右兩翼總管就近奪取三四台松樹頭等處，

取由頭台山徑，三路並進。仍飛飭伊犁、錫伯、索倫各營，以及四愛蕩總管屆時趁勢伺隙夾攻，期早除滅。所有近日軍事順利情形，謹肅電，仰紓靈懷。恭請鈞安。額勒渾叩。沁。軍機處電報稿

辛亥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新疆巡撫袁大化自迪化致內閣電

前因大隊未到，遷率馬步礮營出戰三台大河沿等處，僅先到之陸軍馬隊管帶張承緒以馬改步，與賊苦戰經日，斃賊六十餘，我兵陣亡數名。比以孤軍難支，囑令退回烏蘇廳西百里之四棵樹，伏待援軍。協統王佩蘭旋即督軍趕到，屢經小戰，互有傷損。本月二十四日早八鐘起與匪大戰四時，斃匪數百，傷匪無算，生擒一百三十餘名，奪獲槍馬甚多，窮追數十里，擒獲偽東進支隊司令長李仁同，正法梟示，餘賊竄去。現飭王佩蘭乘勝進剿。署伊犁鎮周得金軍亦趕到。俟過精河，再令周得金出登却斯口，王佩蘭出果子溝，察哈爾兩翼及額勒渾兵出頭台山路，三路進攻，賊必內潰。錫伯八營本未從逆，又密約匪招回隊作內應。逆首賀家棟、楊纘緒不逃必成擒。預請飭下外部照會俄使，賀楊二逆俄國不得收留，餘可從寬。袁大化謹肅。二十八日。軍機處電報稿

西藏

西藏起義清方檔案

故宮檔案館

宣統三年十月初十日亞東稅司致總稅司電

現在，駐藏大臣拘禁在拉薩，絕不能有所動作，全藏情形極爲危險。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初六日駐藏辦事大臣聯豫等致內閣電

初八日電、敬悉。藏中兵變粗定，一切焚如。豫病實不支，前已奏請開缺，委鍾穎代辦，未奉電旨。況藏與內地不同，所有應辦事宜，擬仿英待屬地之例，逐漸開放，隨時請示辦理。豫、穎叩。初六日。軍機處電報檔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駐藏辦事大臣聯豫致內閣請代奏電

豫體素多病，在藏數年，日益增劇。祇以受恩深重，時局艱危，竭力撐持，未敢稍萌退志。不意，此次藏兵變亂，劫豫到營，數日之間，求死不得，憤悶焦急，日日嘔血。雖經統領鍾穎百計經

營，設法救出。而心神俱瘁，已成怔忡，腦筋作痛，終日偃臥。似此情形，萬難辦事。但藏居重要，一日非人經理，難保不滋貽誤。現在左參贊駐兵波密，右參贊先時請假，祇有委統領鍾穎暫行代理，以固軍心而安反側。再豫病勢沈重，擬懇恩開缺，俾得回旌醫治。若非迫不得已，斷不敢妄請也。謹乞代奏。宮中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初四日駐藏辦事大臣聯豫等致內閣電

右參贊錢錫寶因赴江孜辦理夷務，關防交靖西馬同知，竟行出關。江孜監督馬吉筭關防交於商務委員，亦離職守。現在時局艱危，藏內大員及商埠要任皆棄職遠避，將來紛紛效尤，前途何堪設想。應如何之處？懇請核奪。豫、穎、支。軍機處電報稿

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駐藏參贊錢錫寶致袁世凱

敬稟者：竊錫寶在靖西由八幕綫肅呈一電，未識曾登籤掌否？西藏於九月廿三，兵隊忽爾變動，劫軍火，劫庫儲，劫欵差。幸衆心不齊，互相仇殺，統領鍾穎得以乘間恐嚇解散。十月初一，將駐藏辦事大臣聯豫送歸。錫寶晝夜不眠，目疾大作，因向聯豫乞退，聯豫已允，遲遲未及代奏。而江孜兵警又變。初入，聯豫得信，急避入布資綉寺，命以鍾穎代理。初九，江孜亂兵抵藏，幸與鍾穎感情尚好，聞聯豫已避，即未暴動。從此，闔藏官吏兵士，不分晝夜，狂賭狂喫，尋仇、詐財、劫殺之事無日無之。鍾穎無法彈壓，惟有敷衍將順。長此不變，恐有大亂在後。十一月初一，聞波

密各營亦潰散回藏。左參贊羅長禱治軍素嚴，至是爲軍人報復，凌辱備至，剃鬚折臂，逼充火夫，行至鹿馬嶺，仍復將其殺斃。其家在藏，早爲亂兵搶劫一空，妾且被污。鍾穎無如何也。傳聞，波軍回藏，將奉錫寶獨立。錫寶聞信，懇商鍾穎，藉故成行。錫寶自問：撥亂反正，旣愧無才，同流合污，又非所願。幸平時投閒置散，各兵知無財賄可貪，始免於難。適值目疾大作，不得已電請開缺就醫。前電諒早上達。茲再錄呈原電，寄由胞姪天津大清銀行總辦宗瀚寄呈。並附陳藏中近日實情。專肅寸稟，恭叩鈞安，伏維霽鑒。錢錫寶謹稟。十二月十四日恭呈電稿。

內閣總理鈞鑒：錫寶因目疾請假，欽使聯豫已准。適鍾穎代理，留助兩月。藏亂雖平，軍心未定，敷衍將順，持久恐難。錫寶濟變無才，同流非願。現目疾增劇，赴印就醫，乞代奏懇恩開缺。

錢錫寶稟。儉。軍機處函件檔

海軍

海軍反正

鄒魯

九、十月間（舊曆），海軍在漢口、九江、鎮江、上海等處，陸續反正。

八月十九日武昌舉義，連克武漢三鎮，清廷震懼，急派陸軍部大臣蔭昌督兵赴鄂，海軍提督薩鎮冰率海軍軍艦赴援。二十六日，蔭昌行抵信陽州。軍隊陸續到漢，薩鎮冰乘楚有艦亦至。所統建威、江元、楚豫、楚泰、楚謙各砲艦，湖鷹、湖阜、湖鶚及辰字、宿字各電艇，咸開駛漢口江心下碇。時清軍猛攻漢口，然海軍各艦多表同情於革命軍，絕少開砲助戰。即不得已而發砲，亦不多瞄準。尋且紛紛樹白旗，歸附革命軍焉。

在長江下游，海軍艦隊之停泊於上海高昌廟、楊樹浦二處者，有軍艦建安、策電、飛鯨等三艘，運輸艦登瀛洲一艘，魚雷艇湖鵬、列字等數艘，迨上海光復，各艦艇均欣然歸附。

九月十八日，林述慶在鎮江宣布獨立，有南洋海軍軍艦十二艘，由上游開駛來鎮，恐受象山、焦山等處砲台轟擊，不敢前進，停泊江心。海軍將領多粵閩籍，統領宋文翹爲廣東香山人，與黨人許崇灝有戚誼。崇灝銜述慶命，親自登艦，說以利害，曉以大義，文翹首先表示服從。其餘閩籍將

領，因與述慶爲同鄉，且多林姓，亦一致贊同歸服。於是革命軍未費一彈，竟得軍艦十餘，計兵艦鏡清、保民、芝觀、聯鯨、江元、江亨、建弼、通濟、楚同、楚泰、楚謙、飛鷹等十二艘，魚雷艇張字號一艘，遂以宋文瀾爲海軍司令，吳振南爲都督府海軍處長。

同時復有海籌、海容、海琛三艦在九江歸附。清海軍艦隊中以海圻、海籌、海容、海琛四巡洋艦稱巨擘。武昌舉義時，海圻正由程璧光駕坐遊歐未歸，海籌、海容、海琛三艦奉薩鎮冰命開漢，泊於陽邏。時清軍攻革命軍方急，令三艦發砲助戰。然三艦官員，頗多同情革命，砲發而多不中。九月下旬，因秋深水涸，薩鎮冰統率三艦及湖鷹、湖鷄等魚雷艇，離武漢下駛。二十五日至九江，原思駛往上海，嗣見金鷄坡炮台有備，且馬當三台，尤難飛越，乃夜泊九江。而薩鎮冰匿於漁船，過潯先遁。九江軍政府聞訊，欲說之反正，乃派林森、吳鐵城、蔣萃、龔永等爲代表，在招商局開歡迎會，請各艦艇官員上岸聯歡。獨海容艦長某旗人不至，夜半投江死。歡迎會中，林森等力說各艦艇官員合作。一面又由軍政府派兵赴各艦卸下炮門。黎明會散，始送各艦艇官員回船，並犒水手以羊酒。翌晨，忽發覺各艦起旋移動，我砲台發砲擊其船尾，始止。是役，黨人葉匡奉黎元洪命運動海軍反正，亦與有力焉。

此外，如南琛、鈞和、楚豫、建威、建武、江利、江貞、江平、湖隼、虎威、舞鳳、甘泉各艦艇，亦先後來歸。嗣由鄂軍政府委任黃鍾瑛爲海軍司令部長，吳應科（原任清署理巡洋艦隊統領）爲海軍總司令官，以一事權，而專責成。

（節錄增訂版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三篇光復之役中一節）

辛亥海軍舉義記

張懌伯

清運替，革命興，首先舉義者，厥惟陸軍。陸軍中多徵兵，青年有爲，富有思想；又得教育刷新訓練，書報輸灌腦筋，以故革命思潮，風起雲涌。有發難者，趨之若水就下，火炎上耳。海軍則不然，老成持重之人多，冒險急進之人少。清政不綱，未嘗不知；革命風潮，徧布全國，未嘗不聞；其中激烈分子，未嘗不思乘時而起，奮發有爲；徒以責任重大，少數人之意旨，未得全體同情，憤事有餘，成事不足，遲回審慎，靜待時機。而未料雲起龍驤，竟讓陸軍爲先鞭之著，識者憾焉。雖然，陸軍義師之起，苟不得海軍響應，則沿江沿海各省，掣肘之處正多。論當日情勢，仍以海軍繼起，可得一莫大助力。是亦全局所急需要，何可忽視。余給事海琛巡洋艦，民族革命意識，與生俱來；事不遂意，幽然自傷，無可爲力。忽因武昌起義，清廷調近畿陸軍南下，並檄海軍赴鄂，余心又竊喜，以爲可藉手有爲。艦中同志，駕駛二副楊慶貞，三副高幼欽，見習士官陽明，各抒胸臆，合若符契。當艦過九江，旋見城上改建白旗，蓋已不血刃而光復矣。與海琛同行上駛者，有楚豫、楚同、江貞三砲艦；其在陽邏相遇者，有建安、楚泰、楚有三砲艦，湖鷹湖隼兩魚雷艇。中國較大之艦，以海圻、海籌、海容、海琛四巡洋艦著稱。海圻遊歐未返，海琛抵陽邏後，海容、海籌，亦相繼至。統率全軍者，爲薩統制鎮冰，沈幫統壽堃。薩駐楚有，繼移海容；沈駐楚豫，繼移我艦。先是當局本不欲輕啓釁端，及見巨艦畢集，迺議進攻革軍，心知其非，不敢言也。海琛艦長榮績，滿人也。高幼欽忽與余商，欲以謀殺榮某，阻其與革軍戰。余以事前未有準備，倉卒之

間，操切從事，不能成功，轉多反應，不如姑遼緩之。先從分工合作，聯絡我艦員兵；然後再向各艦運動使同歸一致，共舉義旗；較之殺一艦長，得失蓋不可道里計，其謀乃止。於是海琛移至平漢鐵路江岸側，遙見南下清軍，已與革軍交戰於漢口東北方。海琛亦開砲二十七發，革軍還砲，亦有擊中我艦者。惟以彈徑小，且未爆炸，少損傷。戰未久，海琛即下駛，泊陽邏，暫無動作。是役也，由於清廷之使命，統制之率從，軍令森嚴，莫之能易。顧余由懷喪而得稍慰藉者，則以分工合作，此時已大有可爲。軍中舉事，必先與士卒相要結，方能得手；而海軍士卒，以閩人魯人佔大多數。閩人與薩統制同籍，薩無舉動，士卒亦隨之；魯人守舊，革命非所知，欲其贊同，難乎其難。顧事非固定，在人圖謀之何如耳。我艦有水手頭目李春清者，籍屬山東，服務海軍久，曾與中日甲午戰役。又有一等水手劉文才，亦魯人。之二人者，頭腦獨不顛預。余既數與聯絡，頗肆余言。茲更促其與魯籍水手溝通，亦允從中力助。又有皖人號手王春山，及其他數人，皆能心心相印。此在本艦之鼓吹，已得一部分之奏功。所憾者，艦與艦之往來，尙少密切，未能積極進行。幸海籌之正電官何渭生，海容之正電官金瑒章，均與余同學；傾覆滿清，乃彼等素志。及見武昌起義，各人以廁身軍中，莫不視與千載一時，機不可失。又稔余爲意志堅定之人。何某爰於海籌小輪因公來我艦時，託水手齋密函一，抵余，啓視之，則臨時編訂之英文密碼十二種，備我應用。於是三艦音問無阻滯，且可秘密通訊，此又艦與艦之互通聲氣一部分之奏功也。余嘗謂凡事之成，必經百折千艱，始克應手。而經時累月，所得進展之程度，又祇小成，而未蔚大觀。矧事情萬變，恆有危機乘間而至，勢禁力格，既有不能，觀望徘徊，亦非心許。觀於上述，本艦他艦之奏功，吾人

方慰渴望之誠。何圖無情砲火，又將攻擊武昌青山。念革軍在彼，抵抗之力如何，所不敢知。要以戰端既開，難保無若干英勇健兒，畢命於猛烈砲火之下，豈不可惜！余計無所出，惟急電金何二君，囑納交於員兵，砲擊武漢，勿瞄準，非射向天，即射江中。何某以之商於海籌鎗砲二副沙訓齡，敦練官余振興。至海容之槍砲副陳世英，亦經金某議洽。僉謂事屬可行，對於操權之正副砲首，不可以命令行之；但僅以言辭聳動，恐又索解人不得；乃說以人道主義，動其惻隱之心。果得同意，彼此通電。正在急迫間，而沈幫統立前望台，聞無綫電火花聲，疑有故，令止拍，肩閉電室，且下鍵，尙未知密電已遞畢，亦幸事矣。青山之戰，由午後三時許起，至四時止，三刻鐘間，琛容籌三巡洋艦共發砲七百餘發，殷殷隆隆，震天蔽江。砲口徑十至十五生的，三艦左舷邊砲及首尾大砲，共二十有一尊，論其威力所至，損失必甚鉅大。武漢爲軍事根據地，自亦岌岌可危，而戰後訪查，革軍殊少死傷，此中秘史，祇三五主動者，及各艦正副砲首，隱知其事，他人所未詳也。當道以砲彈耗費既多，遂不再戰。我艦亦駛返一百號浮標，僅監視往來船隻而已。停戰以後，余以志願未畢，仍繼續行其游說工作。我艦士官，除楊慶貞、高幼欽、陽明等，既已相契外，餘如幫帶林永謨，輪機長王齊辰，亦暗相助。舉義之謀已具，乃製圓形簽名單，作爲盟約，凡贊成者，皆密簽名於上。此時所苦者，即與外間隔絕，艦與艦不通往來；清廷大勢，更所不知。俄而海容移他所，肩閉之電室復啓，三艦復通音問。某日午後，薩統制忽以密電致海籌艦長，譯爲淞滬失守，防宿字來攻。宿字者，魚雷艇也，泊高昌廟。淞滬既反正，宿字雷艇當易幟，故防其來襲。余等得斯電，乃以告王齊辰，及其他各人，莫不喜形於色。是知海內波蕩風靡，清室勢孤，人心思漢，向以

舉義爲可驚可愕之事，顧慮不前，至是得稍稍改其意向，而一德一心，抑亦佳朕兆也。駐漢軍艦，以海籌、海容、海琛三巡洋艦爲最巨，其他砲艦，惟三巡洋艦馬首是瞻。海琛、海容艦長乃滿人，海籌艦長爲漢人。海籌殊有可爲，而彼將士宗旨，則未嘗表見。軍中戒嚴，艦員非有公務，不得往來過艦，要盟更觸軍中禁令。但舉義運動，余實主謀，乃密往海籌。由值更官高幼欽，巡視艙面，掩護余抵海籌。余以海琛艦簽名單，交由何君轉示艦員，陳述意旨，並請何君辦理與海琛同樣之簽名。時惟沙訓齡余振興應允，餘則謂茲事體大，宜先徵艦長意。由何人進言，相顧有難色。沙某以海籌運動係何接洽，因舉何某要說艦長黃鍾瑛，黃即默許。於是海籌將士，莫不簽名。爲雙方徵信計，海籌簽名密件，當仍送至海琛。時海籌在劉家廟附近，海琛泊下游，禁令森嚴，鮮通往來。何君乃藉口電機損壞，須往海琛借機，黃艦長亦明知其作用，下令派某魚雷艇送何往海琛，遂其計謀，助力尤多。由是艦與艦相要結，全軍舉義之謀，又得進一步之告成焉。然南下清軍，佔領漢口，日日以砲轟擊漢陽，我海軍駐漢者，迄未有所作爲，軍心漸有渙散之勢，余甚憂之。而薩統制更召我艦楊慶貞往江貞聽訓，出示袁世凱電，文爲黎元洪有就撫意，前請艦攻某地，姑緩謀之。薩以黎尙就撫，光復未必成，海軍宜持重不發。不知黎無此事，袁逞狡猾，以紿薩統制，薩又以恐艦員。各艦員當此時，已知革命風潮，行將爆發，豈以一紙電文爲所動者。海籌、海容、海琛三艦及江貞楚豫等艦，皆自動離陽邏而駛滄。當離陽邏前夕落旗時，我艦見習士官陽明，取龍旗而擲棄之。越晨，即以管旗頭目密製之巨幅白旗，於離陽邏十餘里後，首先懸掛於我艦尾。餘艦繼之。於是事爲薩統制聞知，海琛海容兩滿人艦長，亦知大勢已去，不可挽回，不司號令，令副艦長代理，

日惟匿處艙中，不輕外出，隱然有棄職意。而飛鷹艦幫帶滿人吉升，復投水死。全軍悉舉義，實自此始。關海軍空前之記錄，樹海內遯聽之風聲，極一時之盛事矣。惟海軍雖已舉義，而事前與陸軍未有密約，易生猜貳。適革命鉅子林森、吳鐵城二公，駐節九江，以海軍到潯，彼此晤商，應有接洽，當日即持刺登艦請謁。代海琛艦長林永謨，以海軍舉義，余主其事，又稔余與林森有一面雅，介與相見，縱談甚歡。而陸軍有戈克安者，原任海容三軍，以艦員多閩人，時分畛域，因而積怨，去就陸軍之職，任金雞坡砲台司令。適海容抵潯次日，水急移錨，戈竟以私憤，誣爲私逃，發砲射擊，此亦事之不可解者。溯海軍到九江時，清軍佔領漢口漢陽，革軍未甚得手。自得海軍來歸，革軍聲勢，遂一大振。林吳二公，更以我海軍全部歸心，明白大義，喜出望外。余俟砲擊稍停，盡以舉義文卷，送招商局呈林森閱看，林又以交李烈鈞同閱。林李洞明內容，益對戈克安之鹵莽行爲，深致不滿。是夕各艦將士，潯地軍政要人，張宴於招商局，余亦與焉。戈克安後至，遽向李伐其能。余憤甚，欲與爭，李及其副官曳余出，得無事。旋復入席，林森起立陳詞，謂海陸軍顛覆滿清，宜協力同心，勿生疑忌，致誤大局。言次，痛哭失聲。余即繼起，代表黃鍾瑛而言曰：「海軍舉義，經險阻艱難，不知若干次矣。今茲成功，殆非偶然。時局尙未底定，武漢戰事，勢復危急，我海軍絕無疑忌，摧敗大局。願枕戈待命，效前驅，之死矢靡他」。語未竟，在座諸海軍將士，多悲憤，泣不可仰。李烈鈞恐席散失歡，乃倡爲長夜之飲，笙歌四起，達旦方止。李亦解人矣哉！方是時，海軍復離潯上駛漢口，籌艦黃某升任爲總司令，奉命攻三道橋。見有南下馮國璋之兵車，開砲擊之。其駐漢口漢陽之軍隊，復由海容海籌併力猛擊，員兵咸用命，殺敵致果，英勇奮發。視在

青山之戰，革命軍，彈不瞄準，蓋大不相侔。結果，馮軍受創甚，我三艦亦頗有死傷。海琛中數彈，傷十一人，彈落硫黃起火，幸在魚雷船上數寸，否則魚雷爆炸，全船危矣。初冬將盡，江水日涸，三艦吃水深，戰時船身移動，時有擱淺之虞。三艦皆駛滬。我海琛艦則開煙台，協助北伐軍，並去白旗，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今日之國旗，在彼時爲海軍旗，而國旗則五色也。綜計我艦運動革命，實始於陰曆八月下旬，奉令赴漢入援時，初從下級工作做起，繼及上級官佐，又繼而至艦長，各得同意。至清帝遜位，改用陽曆，歷時不及四月，已觀厥成，可稱迅疾。而同時最出力之人，我艦則有林永謨、王齊辰、楊慶貞、高幼欽、陽明、葉東偉、李春清、劉文才、王春山，他艦則有黃鍾瑛、沙訓齡、余振興、陳世英、何渭生、金瑒章，是又宜大書直書，留備後世修史家采輯者也。

民國二十八年三月鎮江張懌伯追記於樊川客次。

後記

余之圖謀革命，開始在遜清之季，鼓吹革命之書報寢多，余讀之勃然起種族之思。其後我艦遊歷南洋羣島，撫慰華僑，過檳榔嶼，華僑交三民主義印品巨束，囑余攜歸艦上。彼時殊干法禁，余亦竟收取之。時年二十有八，年少氣盛，不顧艱險，一意孤行。幸革命成功，清室覆滅；不然，余在叛逆之列，其能免重典乎。方余攜文卷晤林森也，金雞坡砲台，發砲甫息，軍心大憤。我前艙士卒譁，謂不應懸白旗，致招恥辱，因而集怨於主謀者。余乃爲衆矢之的，將得余而甘心。余僕爲魯人，與魯籍水手通聲氣，而水手頭目李春清，及一等水兵劉文才，均關心余之安全，勸余戒備。又得副

電官葉東偉，暗護余，臥室鐵門，時加扃閉，以防萬一。其後風波漸息，余始出險。自以不死於革命奔走之時，而能死於革命已成之日，問心亦已無憾。然而卒不死者，特偶邀天幸耳。今垂垂老矣，當日情形，宛然在目。猶憶光復後，陰曆壬子夏，海琛艦泊南京，時馮自由主持稽勳局事，派員至我艦訪查舉義事蹟，艦長林永謨，召余述其實。是年終，余以病假離艦，未曾再往。民國史上，於海軍舉義，余亦難於追叙。蓋以全案文卷，送呈林李閱看後，迄未交還。民國二年，海軍部中人，函余索上項文卷，備考證之需。時李氏離贛，無從接洽。至民國十六年，李氏在南京，余亟去函索取，未得答復，想年久已遺失矣。回念當年海軍舉義，實出各人維護民族之誠，無爭取祿位思想，雜乎其中。故於舉義前，凡商洽談判，要求條件等事，概未曾有。此種純潔高尚氣概，豈尋常人所能及。而或者猶以海軍力屈來歸中傷之。余恐後人撰史，誤采聽聞，淆亂是非，爰將當日事實，覩縷並舉，揭明真相；而又苦無文件，可供參考；僅憑個人記憶，筆之於書，漏略在所不免。此稿成後，曾就正於同學何渭生、葉東偉，共同審閱。以何葉二君，均爲與聞其事之人，當日情形，最爲洞悉也。若黃鍾瑛、林永謨、王齊辰、杜錫珪等，均早下世。楊慶貞嗣任軍衡司長，高幼欽、陽明、不知任何職。自七七戰事起後，俱不知其蹤跡，無從就正，不禁感慨係之！（刊本）

附錄

民國各團體之組織

郭孝成

第一節 慈善家之踴躍

上海南市上海醫院，自武漢事起，即行組織赤十字會，以院長張竹君爲會長。九月三日，由會長率同第一隊赴漢口，繼復分隊駐漢陽。計兩月中，兩處治療受傷戰士一千三百餘人。事務殷繁，常至不遑寢食。兩軍戰酣時，每出入鎗林彈雨之中，親見傷者至病院。耐勞冒險，中外人皆稱道不置，西人至屢載報章，以頌揚之。九月二十九日，該醫院續發第二隊赴鎮江，旋即隨先鋒隊入南京，所治療亦千餘人，其勤勞亦爲中外人所贊嘆。第一隊在漢口，漢口俄領事擬組織俄國醫院，欲以委託該會會長張竹君，而武昌軍政府亦欲設立醫院於武昌城中，極力邀致張，該會之爲人所歡迎可知已。

武漢風雲，戰務日緊，兩軍之受傷者，肉薄血飛，誠天下之最慘酷者。上海紅十字會於九月初三大會後，亟行成立醫隊，分甲乙丙三隊，延英人柯師醫生爲領隊，及丹醫峨利生、英醫班納、德林冬、西醫王培元、楊智生、日醫勳七鹽谷鐵綱等十一人，學生楊九如等二十六人，女看護四人、

日看護婦一人，並攜帶藥料器械餼糧食物一百數十件，乘襄陽丸起程。日清公司允作半價，大菜間每客洋二十元。滬上紳、商、軍、學、報界，歡送者途爲之塞。理事總長沈仲禮觀察，登舟送別，遍致訓詞，略謂鄙人迫於衆議爲籌捐布置等事，不能與諸君同行，深爲歉仄，務祈諸君子有進無退，普救同胞。並謂諸君既盡義務，凡一切川資用度旅費乾糧，悉於捐款墊款項下提用，預計用費，日需數萬。幸中外慈善家源源樂助，不致困乏，請諸君放手進行。臨時交柯師醫生正金銀行匯票三千元，採辦藥料器具約三千數百元。該會理事江趨丹君，檢交箱件行李等物，並囑以後需用藥物，陸續輪運。各醫士學生等欣然就道，俟三隊到漢後，再行相機續發丁戌各隊云。

上海紅十字會自出發甲乙丙三醫隊到漢後，旋由無線電報至滬會，謂初六七日大戰，軍士居民，死傷遍野，醫員看護，不敷分布，所帶藥物器具，祇敷旬日之需，迅即接濟等語。該理事總長沈仲禮觀察，一面趕辦藥物，並擬續發別隊醫士。即妥訂試辦章程，徵集中外男女會員，按照萬國紅十字會條約，除公推名譽經理員外，並廣徵特別會員、正會員兩項。馳電歐洲，趕製佩章。惟戰務方興，會員願入會者，紛至沓來，不得已，先將醫隊及事務職員所置之金銀佩章，暫行假用，以資佩帶，到滬再行倒換。凡報名者先覓一介紹人，或同會會員介紹入會，納足會費，即行贈予佩章。俟會員成數後，再行開會續發醫隊。救護人員悉於會員中公推，一時報名甚衆，而捐款亦尙踴躍云。

中國赤十字會之成立也，於上海設事務所兩處：一在南市上海醫院，一在北市寰球中國學生會。會員自留滬辦事及募捐者外，男會員六十九人，內醫生二十六人、看護四十人、書記二人、會

計一人。女會員五十四人，內醫生十四人，看護四十人。此外又雇用男女役人數人。會員資斧，皆係各人自備，每人約需七十元，爲出發後四十五天之用。此外一切藥料物品等費用，由會長張竹君女士，籌得二千五百元。至應用物件，有向上海醫院及防疫醫院兩處借用者，有會員捐助者。當出發前開職員會時，張女士宣言，凡出發之人，惟男女役人係出錢雇用，男工每月八元，女工每月六元。然因會中經費毫無，並不發給安家費。如出發至戰地受傷而死，則由會中撫恤二百元。醫生或不幸受傷隕命，則由會撫恤二萬元，學生五千元。惟因違背本會章程因致斃者，不在此例云。

中國赤十字會第二團女子協會廣告

人生天地間，爲圓顛，爲方趾，有個人之担負，即有公共之維持，義務所在，無可推諉。男子固當如是，女界亦應如是。當此兵凶戰危之秋，所有受傷軍兵，顛臥戰綫，咻噢呻吟，慘不忍觀。若任其存亡生滅，不施救護，固非人道之主義，亦非公共維持之初心，此上海士夫所以有赤十字會第二救傷團之組織也。惟是前敵救護裹創扶傷，本屬男子較長。但病院之看護，經費之勸募，與及病人所需被褥衣履之縫紉，湯藥之供給，女子皆可分男子之責；且性情柔淑，操作耐勞，更較男子爲勝，此爲女界赤十字會第二團協助會所由發起者也。此會之設，以補助赤十字會第二團爲宗旨。我父老子弟諸姊妹，其亦有聞而興起者乎。能者助力，富者捐金，凡力之所及，有裨益赤十字會第二團者，無分厚薄，一律歡迎，以盡國民一分之義務。昔汲黯、卜式輸財助邊，千載後猶稱其賢。瑞士博愛家安里、鳩南二氏，發起赤十字會，救治軍人病傷，萬國利賴至今。想我女界同胞，痾瘵

在抱，具有天良，寧使獨讓專美於前乎。責任所在，義不容辭，我知同志者必不乏人。如願入會，則請移玉至本會事務所，接洽一切是幸。新墟坂橋北首北長康里赤十字會第二團女界協助會事務所。敝會敬登發起人芳名：張善甫夫人、何蕙培夫人、梁鍊伯夫人、孫藹人夫人、蘇荔裳夫人、馮仰山夫人、何榮西女士、孔慶璠女士、田思平女士、江桐士女士、瞿志爭女士。

豫晉秦隴紅十字募捐分會公啓

武漢軍興，戰雲如沸，暴骨草野者，不知日幾何人；裹傷呻吟者，更不知日幾何人。海內外慈善之士，怒焉傷之，於是有組織紅十字會之舉。分赴戰地，盡心救濟，拯此日之瘡痍，即以弭他年之疾癘。艱險之鉅，願力之宏，誠有非平時種種慈善諸事業所可同日而語者也。今漢皋白下以至江北之浦口維揚，皆有中外會員，跋涉馳驅，不辭况瘁，扶傷掩死，成效卓著。獨河南、山西、陝西三省，自戰事既起以來，遠者已匝兩月，近者亦閱數旬，焚燬殺戮之烈，曾不亞於武漢金陵。而絀於交通阻絕之故，雖有纓冠被髮之懷，而無從施援溺救焚之計，此則仁人志士所爲北望傷心，不啻已飢已溺者矣。同人等當目鄉國，寢饋難安，爰亟發起紅十字會分會。遵照定章，糾合同志，廣聘名醫，分赴豫晉秦隴各戰地，從事救護，以稍盡國民之天職。惟是需費浩繁，籌集非易，仰諗海內外諸君子博施有術，胞與爲懷。當此風雲慘澹之辰，孰無廣廈大裘之願，所望慨輸巨款，潤澤焦枯，豈唯本社所禱求，抑亦同胞之幸福也。

中國紅十字會留日醫藥界紅十字團章程

第一章 定名及宗旨

第一條 本團由留日醫藥界組織而成，定名爲留日醫藥界紅十字團。

第二條 本團以博愛爲宗旨，凡軍人及因公服務於軍隊之人員，有負傷或罹病者，不問其爲南軍北軍，悉殷勤救護。

第二章 本團與萬國紅十字會條約上之關係

第三條 萬國紅十字條約，有可適用於本會者，悉行遵守。

第四條 本團援萬國紅十字條約，得用白地紅十字徽章旗幟。

第五條 本團出發隊，至交戰地後，務與各國及中國各紅十字團爲一致之行動。

第三章 本團對於南北兩軍之地位

第六條 本團對於南北兩軍，皆毫無偏袒行爲。

第七條 本團出發隊，至交戰地後，即通知南北兩軍。並援萬國紅十字條約第三章第九條，請求其對於本團人員，與各國紅十字人員加同等之保護。

第八條 本團出發隊，在交戰場內所收容之受傷人及罹病人，遵萬國紅十字條約第一章第四條，於南北兩軍之死傷者及傷病者之人數及人名，俟本團查明後，即行通告南北兩軍。

第九條 本團出發隊在交戰地，以救護受傷軍士爲責任。如南北兩軍，有以罹病軍士，囑託本

團療治者，本團當隨時斟酌辦理。

第十條 無論南北兩軍，有以衛生材料及捐款寄贈本團者，本團皆可領受。

第十一條 本團所有之衛生器械藥品固定營造物，及一切應用物品，得援萬國紅十字會條約第二章第三條，請求南北兩軍悉行尊重保護。

第四章 徽章之佩用

第十二條 本團人員，遵萬國紅十字會條約，悉於左腕備用白地紅十字臂章，在胸備中國紅十字總會徽章，並持本會證明書。

第十三條 本團之衛生器械藥品固定營造物及應用物，遵萬國紅十字會條約，悉附紅十字旗章。

附則 本團人員所持腕章旗章，均蓋有紅十字總會印章。其所持證書，除總會蓋印外，並蓋有團長及該隊長之印爲憑。

第五章 出發隊

第十四條 本團出發隊皆本團團員，但本團人員缺乏時，得酌量以本國或外國人（聘用）補充。

第六章 經費

第十五條 本團一切經費，除已承各慈善家直接寄贈本團外，均由總會担任。

第十六條 各出發隊應用經費，由各隊會計每月作決算表，報告總會。

中國赤十字會捐啓

川鄂事起，戰狀至慘。同人等惻焉憫之，爰約同志，發起赤十字會，擬前往救護。幸藉上海醫院、女子醫校之協贊，四方仁人義士之匡助，得以成立。既集合一隊，於九月三日出發赴漢。惟是同人等願宏力薄，傷痍者之待拯孔亟，出發地之需用至繁，而經費未充，至令隊員皆自備資斧，當爲世界所共矜矣。然藥料械具，多未籌給，而戰事非數日可了。創痍在目，羈旅動心，況同胞乎。伏望海內外大君子大善人，本惻隱之懷，發慈惠之願，慷慨輸助，俾底於成，則不特本會之幸，抑亦同胞之福也。敬啓。

第二節 黨社之紛起

中國數千年來黨禍之見諸歷史者，慘不忍觀，故士人以結黨爲畏途。蓋當束髮受書，講師即援漢黨錮，明東林以爲鑑戒，斯其故安在哉？曰專制之國，戢黨以私其國而已。習之既久，以戰國學術極盛時代，後人竟斥爲異端爭鳴，百家謠詠，抑云冤矣。歐美各國，黨社林立，相提唱，相維持，故能新智日開，治理日精。今中國共和立國，有志之士，羣起相倣效。或維持社會，或引導民智，或監察政府，日異月新，其進步豈有涯涘耶。

竊宗堯十年以來，盡瘁於祖國外交界。常以內力不競，以致未能置吾國於優勝之地，引爲深憂。今隨起義諸公之後，得與聞民國建設之大業，滿清舊治，掃蕩殆盡，共和新制，基礎已存，豈獨宗堯一人私心竊喜，當亦全國人民所共慶者也。惟管環顧全國，南北大局尙未底定；蒙藏獨立今又見告；而此後新國家興革之端，又難更僕數，則以爲吾全國人民所當從事者，大有在矣。夫近世各國之爲治，或曰立憲制，或曰代議制，或曰大臣責任，或曰政黨內閣，自宗堯觀之，同爲國民政治而已。蓋民國所施行之政令，雖出於一二人，實則爲國民心思才力所構成。世界列國之政治，所以萬有不齊，各不能相越者，其原因在此。今者萬衆一心，人人爭欲得共和，而共和之局以定。抑知天下事得之也難，守之尤不易。從此以往，非合全國人民之心思才力，羣趨於共和一途，則國家萬年不拔之基，尤不易建樹。宗堯懷此志者非一日，徒以軍書旁午，力有未逮。而國民協會，適以是時發生於海上。承諸君厚愛，委以幹事總長之職，宗堯不才，何足以及此。所以忘其固陋，忝膺斯席者，則以共和之基礎在國民，而所以固共和之用者，在政黨。國民協會既以共和號召天下，又以求共和精神之實現而組織政黨；微獨宗堯應盡棉力，凡我全國同胞，皆當樂與贊成者也。夫近世國家，不論民主、爲君主，所以不能無政黨者，其道果安在哉？曰：近世之政治，形體雖有不同，其爲多數政治則一。夫既爲多數政治，凡爲國民者，不可不具政治上之常識，與抉擇政策善惡是非之能力。而以此常識與能力灌輸於國民者，厥惟政黨。此政黨之妙用一也。立憲國中政治策之行也，不能不重輿論，而輿論之爲物，廣泛無定，未易推求。有政黨以標示政綱，爲全國人民商榷，則其贊成反對之數，視其對於國中黨派之贊成反對而知之，而輿論因以實現。此政黨之妙用二也。

凡一國人民，雖同處於國家之下，或以宗教，或以地域，或以種族，常有不能統一之憾。而政黨則以主義相結合，以政綱相號召，故種族地域宗教雖不同，而未嘗不可以相合。及夫相處既久，可以使國家觀念益形發達，而因收同化之效。此政黨之妙用三也。嗚呼！曠觀歷國，其所謂政黨者多矣，然求其與此三事相合者，未易多覯，矧夫吾國今日。然必樹此三義，以爲進行之標幟者，則以政黨之天職在此。同人等欲以此自相策勵，更欲與我海內同志共勉之也。前既言之，政黨以主義相結合，以政綱相號召。本會同人，既以政黨相期許，尤不敢不以主義政綱與天下共見。今者戎馬倥偬，大局未定，凡關於外交教育實業，以及一切大政，今尙未遑多及。同人等所認爲目前急務，欲以求同情於天下者，則有三事焉：（一）統一國權，（二）培養元氣，（三）發達民力。今世爲進取主義之世，不有備於內，無以競於外。而外患紛乘，國家危象，尤有難言。同人以爲凡吾國民，皆當消融意見，合羣策羣力，以圖統一南北。國本雖固，無使本部先自分崩。蒙藏分立，已在發端，當一意撫慰，庶五大民族不至自行離貳。此外漢人與藩屬同化之政策，各省與中央權限之分配，在在與主權有關，宜求一至當之方，以期不至偏頗，所謂統一國權者此也。自武漢起義以來，已歷四月。此數月間，士輟誦，農輟耕，工商輟業，全國人士，悽悽皇皇，不知所措。尤以金融緊迫，謀生者強半失所依恃。軍餉浩繁，南北歲入盡供此不生產之用。一言以蔽之曰，生計上，財政上觀之，全國上下，成一涸魚之肆而已。夫當此軍興之際，一切行政，盡以軍事爲歸，固爲不易之理。今後善後之圖，實在生計與財政。全國金融機關應如何救濟，然後不至有恐慌之起，國家財政應如何整理，然後可以應此無藝之支出。下至失業之民，遣散之兵，亦應令其各安生業，庶生命財

產各得安固，而社會各業因以發達，所謂培養元氣者此也。今日共和之說，人人能言之，而欲求其和精神之實現者，知之者蓋鮮，此則國家病根所伏，不容忽視者也。夫凡屬共和國，操主權者實爲國民，故欲求政事之善良，非人人具有判斷政治之常識不爲功。其進也，國民自起而當政治之衝，又非人人具有主持政策之能力不爲功。凡若此者，所以養成而促進之，固在政黨，而尤不能不賴國家注重政治教育，使國民法政智識益趨發達，確立地方自治，使國民爲政治上之練習，因以養成其政治上之良習慣。誠如此，國民政治未有不能實現，而英美成效，又何難追蹤，所謂發達民力者此也。嗚呼！國家改革之大業，豈易言哉！前人啓其端，不能不賴後人竟其緒。不然，經營締造之艱，且墮於中途。而今者警電迭來，聞已有外人乘吾之亂，挾強力以相臨，吾國民所遭遇之困難，蓋未有若斯之甚者也。同人以爲民主政治，爲國民多數之政治，則今後欲措吾國於盛強者，其責任實在全體之國民。衰亡也在我，勃興也在我，所爲兢兢業業，不敢怠忽者此也。抑又有言者，國民協會以區區少數之人相結合，凡吾五大族中先達之彥，後起之秀，其富有政治上之熱心與經驗者，多未與聞。深望惠然不棄，加入本會，使於最近之將來，得伍於國家的大黨之林，同人之幸，何以加之。

國民協會爲提議組織國民參事院與全國同胞商推意見書

竊惟夫立國大地之上，必有強固之政府，始足以謀戰守之道。今北方行政，操於一人，軍隊調遣，唯其所使，有臂指之效。而南方則軍府林立，雖羣策羣力，無閤隔之弊，然函電籌商，動稽時

日。而軍事規劃，尤宜統籌全局，佈置分配，必皆有成謀預計，依次進行，庶足達期望而成大功。即其他各種行政，亦必有統一之辦法，使行者勵戰術上之策略，居者展政治上之經猷，此組織臨時政府所爲不可一日或緩者也。今南京既下，職事久停，而臨時政府迄未能成立。正副元帥雖經舉定，而黃元帥獨遲遲未發，謙讓不遑者，豈非以無強大之民力爲之勸進而擁護之者乎。

夫政府者，國民之冠冕，國民者，政府之後盾。國必有強固之政府，國民始有依託；政府必得國民之信仰，法令始有效力。今國民無正當機關，代表一致之言論，而專諉其責於軍政府；軍政府又無以覘民心之趨向，以定行政之方針，而袁世凱遂得挾其邪說，厚誣國民以三成贊成共和，七成贊成君主立憲。嗚呼！是誰之過也歟？是誰之過也歟？蓋冒死發難，固藉軍府諸公，爲起義之先聲。而締造新邦，實賴全國人民任扶植之後援。今軍府與人民，意志未盡溝通，調兵及徵稅諸大端未能統一。各省雖未至各出意見，而進行未能一致。況行政立法，俱爲政府之要素。立法機關未備，則行政必窒礙難通。立法機關，不由人民之公推，則志意必閼隔難達。同人等斟酌今古，揆度時勢，謂宜令各省國民，選舉代表，組織國民參事院，以匡政府之不逮。蓋共和要旨，在令人民奮發興起，共負責任。而必令無懷疑未達之情，隔閼不通之志，然後能心知其意，化私爲公，而負此責任也。今軍政府之組織，以軍事爲重，一般人民，雖有意見，而未得正當機關爲之發表，則難免無趨趨審慎畏縮不前之人，爲軍政財政之障礙。且行政各事，國民同意之多寡，既未有明確之徵見，則行政官亦失所依據，而乏猛厲直前之氣概，其於前途，影響甚鉅。今由國民公選參事院員，則全國人民之意見，得以發舒，而無壅塞之弊。此參事院可以代表國民之志意，所爲必要者一也。吾國

地廣人衆，各省分立，風俗習慣，既已各殊，貧富肥瘠，復非一致。嚮時行政，亦多因地制宜，各有慣例。利害所繫，參異至多，或有彼此衝突，或有彼此不相謀者。舉錯或失，一省寒心，則全國解體。今由各省國民代表組織參事院，統籌全國，爲至當之協商，既無顧此失彼之虞，自足收共同進行之效。此參事院可以代表各省之利益，所爲必要者二也。今本以上二大原則，參酌美國元老院、法國上院、德國聯邦參事院之制，而定一折衷之方。其選舉法，宜採法國代表人民主義，以省內公法人若省議會、縣議會、市會等，組織一選舉會，以爲選舉之機關。而既爲各省所選出，則自能代表各省之利益，略合美國上院代表地方之意。抑其權限所存，則宜以德國爲師法。考德國聯邦參事院中，其常任委員共分六部，若者理軍事，若者理稅法，若者理商務。今日此院之設立，蓋爲臨時議事之機關，爲聯合政府人民之樞紐，其位置非僅如將來憲法確定時兩院制中之上院已也。宜將所選出之參事員，分爲若干部。凡重要行政問題，必得其同意而後行，則於聯絡各省，尤有裨益。政府實力，必加鞏固。此制而行也，則其大利有可得而言者。

一兵權統一也。夫行政萬端，皆以統一爲要。矧兵事者，瞬息萬變，作戰防堵，必有一定之方略，謀定而動，則功無不成。今調遣兵隊，既得參事院之協贊，則行動指揮，必無參商之虞。而大元帥得統籌全局，早贊北伐之助。二稅權統一也。今者餉糈缺乏，籌措維艱，雖募捐踴躍，而繼續爲難。今可由參事院議決徵稅統一之法，俾臨時政府，依以執行，則餉源可以維持，而國體亦昭尊重。三主權統一也。主權者立國之要素也，軍府分峙，各發本省之號令，是一國有十數主權也。今召集國民參事院，則臨時政府有完全鞏固之基，發號施令，全國奉行，主權歸一，而國是定矣。夫

調兵徵稅，既歸統一，主權大定，國體自尊。各國知我民扶持政府之實出於多數也，必生畏憚敬禮之心，斯對外有健全之態度。夫如是，則國本固而大業定。此本會所由創組織國民參事院之議，使扶持臨時政府，以建強固國家之旨也。或者謂現臨時政府已有參議院之設，無庸再設參事院，干預中央行政之權。不知現設之參議院，其議員由都督委任，僅爲各省行政機關之代表。而本會請設之參事院，其議員由國民公舉，乃爲全國議事機關之代表。況行政機關組織之參議院，既不能代表國民之意思，即不能得國民之後援。本會有見於此，故於參議院而外，主張另設參事院。但求得一分之民力，即可擁護中央之主權。用敢發表意見，聯合各團體，請求正副元帥及各省都督，預定選舉法，從速實行。諒吾同胞諸公，必有見及乎此，而共表同情也。

國民協會爲議和問題與全國同胞商推意見書

竊維武漢起義，舉國響應，不一月間，漢土之光復者垂十餘省。今且募兵籌餉，北擣燕京，爲還我舊都之計。此蓋去惡去根，一勞永逸，凡屬血氣，誰不奮起。顧考夫一月以來，效命疆場者，死傷枕藉，漕輓轉輸者，日嗟仰屋。於是各省軍政當局，俯念民生之窘，物力之艱，於某月日與北方政府會議媾和。竊謂此次議和之局，凡大宗旨之所存，斷不能絲毫讓步，而條目之間，不妨稍從寬大。謹本斯旨，聊陳愚慮，與吾全國同胞商推之。第一、議和之商推。今日天下大勢，人知人心之已去，滿廷之必亡，而此後南北兩方之競爭，乃時日遲早之問題，非能不能之問題。各省軍政當局，明知如此，而猶出於和議者，凡以顧全大局耳。蓋今日凡百大事，皆不必慮。所最可慮者，近

一二年水旱偏災，徧於國中。起事以來，死傷者相望於道，謀生者流離四方。使戰禍延長，則不逞者鋌而走險，伏莽乘之，因而竊發。當此時也，所謂文明秩序者，安能長保，而塗炭之禍，必有不堪言者，此對內之可慮者一。近日外報所傳，北京外交團爲外債利息及庚子賠款之担保計，已決議設國際委員會，管理海關財政，且聲言以全國秩序恢復爲止。其立言雖若光明，而外人干涉財政之漸，已隱伏於茲。埃及前車，可爲殷鑒，此對外之可慮者一。凡此二者，以戰爭爲因，而自爲其果，故戰爭一日不停，則此二果一日不止。今次軍政當局諸公之所以出於議和者，其果以此乎？其果不以此乎？吾不敢知。要之竊願諸公於起義之大宗旨，堅持勿懈，尤願於此二者稍垂察焉。所欲與吾同胞商榷者此其一。第二、議和之先決問題。今南北兩方，各遣代表於上海會議媾和事件。自表面觀之，南北已立於平等，而吾南方之地位，若甚固焉者。然衡以嚴格之定義，竊不敢附和此說。何也？革命爲國內法上之行爲，交戰爲國際法上之行爲。今我南方人，知其爲革命團體，而其已取得交戰團體之地位與否，蓋不能無疑。自武漢事起，南北接仗之地凡二：曰漢口、南京。在漢口則有漢口領事聲言中立，在上海則有上海領事聲言中立。吾國民見外國領事之行動若此，以爲已承認吾爲交戰團體，嚴守中立矣。不知中立與戰爭相對待，爲國家之態度，故其宣告之者，當出於外交機關。今漢口領事聲言於先，上海繼起於後，可知其所宣告者，效力止及於漢口上海租界，而非各國國家之態度。然而各國袖手旁觀，於南北兩無偏袒者，則探國際法上不干涉之原則而已。今日如公海上拿捕問題，如北方海口封鎖問題，皆未發生，故欲證各國是否已守中立，其道甚難。一言蔽之，謂爲不干涉則可，謂爲中立，不免過早。所謂不能無疑者此其一。凡革命團體，經人認爲交

戰團體後，不論對第三國與舊政府，皆得適用戰時國際法之原則：如民軍被捕者，當視同俘虜；民軍權力下地方，不得任意侵入。此皆承認後當然應有之義，然而民軍受俘虜待遇之說，杳無所聞，固已不容深論。即停戰條件方定，而袁世凱且攻取娘子關，復分道進兵皖省，其侵犯吾之權利甚明，要之未受承認爲交戰團體實爲之也，所謂不能無疑者此其二。夫世界革命團體之進爲國家也，類無不經交戰團體之一級。其所以須經此階級者，則其在戰爭期中，對於舊政府與第三國，已有種種權利義務關係。當其取得此地位後，則其權力益形強固，而其去成立國家之日，彌見其不遠。今各省軍政當局，以此次議和爲能解決此問題乎？抑以爲不能乎？如曰能解決，吾復何言。如曰不能，則於所以鞏固其地位之道，不知講求，此吾所大不解也。竊謂今日議和之先，凡百條件，皆在其次，其應先解決者，則要求北方政府明發通告，承認我爲交戰團體。此著而行之，其大利有三：第一、承認後可發布海上緝獲法，遣兵艦巡緝洋面，使外商之私售軍火者，無所施其技。第二、可畫定戰綫，凡在雙方權力下者，彼此不得侵入，則停戰期內，北軍不得爲攻取之計。第三、南北兩方軍隊，皆得受俘虜待遇，使人道主義益形確立。凡若此者，非真以戰爭爲樂事，而希望其延長也。今日政法上之大問題，謂經此議和後即能解決，稍有識者不敢深信。爲民軍者，處此地位，安可不籌一進可戰退可守之法，則交戰團體之承認，其第一要務矣。所欲與吾同胞商榷者此其二。第三、議和之條件。今日議和之局，有可以一言盡者，有不可一言盡者。可以一言盡者，則民主君主問題是已；有不可以一言盡者，則憲法上之條件是已。民主者，以大統領爲國家元首，數年一任，由國民公選。君主者，以君主爲元首，世世相承。此二者極易分辨，毋庸喋喋。乃今者南北兩方，

咸知大勢所趨，非民主不可。而燕京未破，舊主猶存，於是欲以雙方之協議，處置此皇位。其具體的提案，局外人未由窺見，要以奉戴君主之民主國體之說爲近是。則同人所欲忠告南北兩方者，有二言焉。凡國體爲一國具瞻所繫，貴單一而不可雜糅。吾南方於民主君主二者，早有抉擇，萬不可爲袁世凱此種非驢非馬之國體所愚。大本所在，不容忽視，此南方之所當知者一也。世凱受滿廷餒養，急於保存舊主，聞擬畀以國主稱號，與大統領並存，自政治上觀之，固已名存實亡。不知吾國民之敵愾同仇，懷之已久，國主之名，斷非南方所認。如欲爲滿廷稍留餘地，計其條款中，應曰：大清皇帝自行遜位，俟民國成立後，由國會公同議決，與以相當位置。如是則國民追念平和禪讓之恩，或不至加以薄待。此北方所當知者又一也。至於憲法上之條件，千端萬緒，不容殫述，約略言之，則有二焉：一曰中國宜爲聯邦國乎？吾國夙號大一統，受治於一王之下，與德之各邦，美之各州，本爲獨立者，迥乎不同。特幅員廣漠，一中央政府之力，恐鞭長莫及。且自今日現狀觀之，各省之宣告獨立，又各自爲主，故說者謂不如剖爲聯邦，較易圖治。竊謂今日誠欲採聯邦制，則其應注意者有數端：第一、中央與各省之權限，應規定於憲法中，而權限之分配，應取法英屬加拿大之中央對各省之列舉主義，不可採北美合衆國之各州對中央之列舉主義。第二、各省之長官，由中央委任，待之他日，再以選舉制代之。如是則於聯邦之中，仍不失其爲統一，去數千年政治上之習慣，尙不遠甚。二曰行政部之組織，當效美制乎？效法制乎？如美制，則大統領爲行政部長，國會爲主權體，二者絕對分離，不相聯絡。其所長在行政部得保持其獨立地位，惟不相統屬。立法者不達行政細情，不無扞格之患。如法制，則大統領之下，有總理大臣，大臣對議會而負責任，因政策之賢

否，而隨時更迭。其所長在大統領不負責任，超然於政府議會之上，常保持其平衡態度。政府由多數黨組織，於養成國民政治能力，大有裨益。今欲於二國之制，定其取舍從違，則以法制爲宜。蓋美制大統領不對國會負責任，一旦政府不爲人民信任，舍革命外無由易之。法制不然，政府受國會監督，國會而不贊成政府焉，去之易於反掌。試以吾國今日國情，較之法美，云乎土地之廣，則似美；云乎統一之局，又類法。故聯邦制可以效美，而中央政府之組織，宜於師法，所謂憲法上之條件如是。要之君主民主，已屬不能討論之問題，惟民主國體下之組織，則大有研究，故敢略貢其一得之愚。所欲與吾同胞商榷者此其三。嗚呼！各省起義之諸公乎，今反正之業已遍東南，所未收功者，獨爲北五省。而諸公不欲以力征經營，乃先以折衝樽俎，此真仁人君子之用心，極可欽佩者也。蓋革命本國內之政治問題，然其影響所及，常極遠大，外之則外人之干涉，內之則各藩之分立。此其事今方發軔，使再兵連禍結，後患之長，恐有不堪言者。故同人等希望議和當局，凡一言一語，常以國家大局爲心，事事出以交讓之精神，雖不中當亦不遠，此其要義一焉。議和當局，既以國家大局爲心，而猶不免於決裂，則同人等希望雙方以委曲求全之心，布告國民，則國民中當有出而主持公論；更望以議事始末，布告世界，各國中諒無以兵力財力助南北兩方，則戰爭尤易終局，此其要義二焉。夫天下事，成於公而敗於私，成於真而敗於僞，試問諸公今日國家全局之利害，是否與和局相一致？又試問諸公所以出於和議者，其真意安在？我知諸公所以應付此和局者，必有術矣！必有術矣！同人等學淺才謏，愧無補益，且身處局外，原不容有所獻替。惟聞昔人有以一言而排難解紛者，同人等同屬國民，處此絕續之交，身受切膚之痛，又安能默無一言！此是篇之

所由作也。

中華共和促進會上名譽會長伍廷芳書

秩庸先生大人鈞鑒：竊比者袁世凱派唐紹儀蒞滬，從事和議，國人以公負天下重望，羣論與議，推公主持一切。誠以決漢族存亡生死於樽俎談笑之頃者，非公莫屬。而公亦慨然欲以慈仁惻之懷，拯吾數百兆困離庶民於泥塗，而登之衽席。其所以深全國之信仰，重漢族之倚任者至盛，歡舞歌詠，舍公其誰。況更何敢奮其隘聞，妄瀆尊聽。顧靜察默省，自停戰以來，清廷之所以詐我者，實滋疑懼。本會爲促進共和之後援，既有所曉，於義不能嘿然。竊比附土壤細流之說，爲略呈之。夫自起義以還，外人確守中立，動遵公法，固昭昭然，承認我爲交戰團體矣。由此益進，其認我爲永久之國家也，固意中事。惟清廷驕慢性成，民軍舉動，輒循禮法，彼猶妄以亂黨漫稱。今幸悔悟，遣使求和，卑辭曲議，動人憫憐，雖無正式之公布，而冥冥中固亦已默認我爲交戰團體矣。既默認我爲交戰團體，則一切舉措，自宜恪守公法。迺觀於實際，殊有不然者。娘子關既被攻陷，臨淮又爲襲擊，而奉天京津等處，愛國義士，更遭捕逮。停戰期內，有此舉動，揆諸公法，寧可謂當。今宜用正式通告，其已侵各地，即期返還；進攻各地，亦即停戰。至所捕殺民黨，及一切損失，應責令賠償，庶有以徵彼誠慶議和之心，且以警戒方來。不然者長鎗短戈，健兒雲集，持斯武力，固有以制彼之死命。若徒周旋無謂之和議，而遂彼近攻遠交變詐無當之毒計，大局糜沸，伊何止境，此不能不陳告於公者一。共和政體，國人既羣議僉同，自應終始堅持，萬折不撓。唐紹儀

既挾和議南下，於吾根本重鍵，允當剴切宣示，迅圖解決，而後枝葉細節，始得以從事計議。不然，縱彼游移濡緩之策，而姑爲遷就稽延，則海內生命，塗炭日久，市面商務，紊亂日極。誠恐游食餓殍，鋌起嘯聚；袁黨藉口勦匪，恣毒攻屠；而外人更飾詞保護，羣起干涉。危機一發，靡可收拾。故今日之計，議和議戰，必以雷馳電掣之力，收指顧救平之效。若唐使承認民主耶，則國人目的已達，和議即可告成，自餘節目，不妨量爲俯就。若不承認民主耶，則彼此所持，既隔雲淵，則他計議，亟宜概從斷絕，尅期宣戰，龍躍虎騰，建瓴北伐，庶兵事早靖，吾民亦得安事生業，雍容禮法。此和議之成否，應早決斷，力戒稽遲，所不能不爲陳於公者二。嗟乎！靈霧密布，黯然銷魂，瞻顧慨歎，悲喜填膺。公以一身拄撐天下，國人之倒懸，賴公解之；國人之困苦，賴公蘇之。公之所負責於國人者既甚重，國人之所仰望於公尤綦深。公而使和議速了一日，則國人即速一日而甦生，而異日國人之所以美公頌公，馨香社稷公者，天荒地老，永曷涯際。肅此，敬頌助安。

金山急進共濟會宣言書

龍蛇起山澤，鷹隼出風塵，一騰躍，一搏擊，江海爲之上沸，日月爲之鼓盪。今日轟轟烈烈之好男兒，排妖虜，掃胡塵，非我國民進取之表徵乎。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興亡一瞬，責在匹夫。同舟相觀望，滅頂之殃，俱罹於盡。金山一海墘衝邑，自光復後奄忽月餘，內政不修，險象暴著。其醉生夢死，寢饋於聲色貨利者，無論矣！號稱縉紳先生，窟穴於法團，廁足於時政，亦惟以退讓爲和平，不辦事爲靜鎮，畏勞避怨爲識大體。踐纖芥之荆棘，痛裂肝腸；蒙虛僞之謗謠，驟失魂

魄。狐疑狼顧，縮首露尾，日取悅於一般無意識之社會，以爲旦夕苟安，舍是別無奇策。佞佞倪倪，恬不知羞，地方事魚爛靡遺矣。嗚呼！諸公苟自問無決心、無耐力，曷不戡爾影，鍵爾居，擁抱爾妻孥，優游於一室之天地，飽享庸人倖福；而必濫竽政席，掬此不寒不煖之一滴血，果何爲者耶？同人外丁世界之惡潮，內撫梓鄉而長涕，汲修綆淺，負負徒呼。惟念砮矟賤石，迭經磨琢以生光；驚駘下駟，臨以鞭箠，亦足以致遠。衣冠士夫，平日之氣，詎皆亡盡，殆無良導師以督進之，以荒以嬉，釀成一痿痺無聊之現象。爰創斯會，藉振頑痾。凡我鄉人志士，挾同一目的以進行，冥思孤往，不避湯火，此急進之說也。相提相挈，團合羣魂，乘茲急流，登彼坦岸，此共濟之說也。西儒佛蘭克令之言曰：從事一業，先決其志，志決則亟行之。訥爾遜曰：吾未見所謂可畏者，吾不識畏之爲何物也。吾漢族同胞，際此生死呼吸千鈞一髮之秋，猶自遲迴瞻顧，甘喪厥志，恐畏難而難事紛乘，畏死而死期愈迫，苟非大愚，亮不蹈此。揚革命之旗，痛滌冥頑心理；造共和之福，先樹政黨雛形。柘水湯湯，蔚起賢良，各據願力，來共贊襄。

共和統一會意見書

蓋大亂之極，必盾之以持繁理亂之術，而後得羸維大局，不致分離迸裂之患，此不可不亟亟注意者也。當其倓伏專制政體之下，爲淫虐積威所鈐制，重足側目，屏息潛聲，患在不能紊亂其秩序。及誅伐既起，海內騷動，脫離羈絆，民權驟伸，獨立自治之聲盈耳。人皆自由，家可平等，橫生怒發，樊然並起，斯既不患不能紊亂，而患在不能爲秩序之恢復矣。夫居今日之世界，尙不能爲

無政府，愚者蓋知也。一紊不復，其或久亂不治，紛擾相尋，必致陷於無政府之狀態，是共和改造時代之殷憂巨患也。夫吾民之所以斷脰戡胸，喪元血戰，不惜極神州爲大墓，偕行偕作，同穴共盡，續法蘭西美利堅人歷史上之烽火者，豈非爲高尚圓滿優美健全之政治而然也邪？蓋憤舊政府之不良，政體之不善，積弱積侮之偏撓，內憂外患之交侵，歷年改革之無成，舊政府之無望。與其橫暴頑強，不可理喻，而危亡情急，迫不皇待，始羣謀衆策，不得不起而應時代之要求。冀出一大擾亂，以控訴於彈丸，解決於礮火，奪以自爲，取而自代。則革命戰爭之爲撲滅不良政府，繼受其政權，以代負其責任，以組織比較善良之政治，以企國體之鞏固，國度之隆盛，毋庸俟論。則繼自今，吾國民責任之無窮極，遺大投艱，任重道遠，非惟不宜妄自菲薄，抑亦事實之責無旁貸者也。如負疴然，憤養疽之貽患，害及周支，一旦奮然挾去，奏之刀圭，斯創巨痛深，涉及生命，不急起而醫治之，鮮有不潰敗決裂者。天下無無政治之民衆，斯無無責任之自由。爲自由戰，即爲責任戰，二者相因相注，不可不詳察者也。自武漢舉義以來，不旬月間，天下響應，東西南朔，聯翩建義，禹域版圖，殆全歸漢有。昔青兗冀據中國三分有二，爲紂固守，尙不能維持殷祚，文武卒成革命，以今日較之，夫豈文王與紂之事邪？昔法蘭西美利堅人，以同族專制，相呼革命，卒易君主爲民主，專制爲共和，則民主政體之決非種族革命，愚者可知也。即如近日葡萄牙之事，亦由君主而進共和，事才一歲，孩提皆見者也。蓋時代要求，隨歷史國情而互易，苟起應之非宜，主張之失當，將爲時勢潮流所淘汰，茲不可不爲豫防思患者。故如中國今日所際之情形，及世界現時政治趨向之大勢，雖在夏后、殷、周、嬴秦、劉漢、若炎黃五帝之苗裔，而君臨九州，爲其共主，亦當迫

之禪讓，俾遜於荒，列於邦人平等，以濟生靈，以應世運。儻其怙恃不悛，貪婪無厭，不識急流勇退之義，亦惟有訴之兵戈，決於最後，顛覆解除，奪其寵位。夫豈同種專制，即可姑息養奸，坐視人民之塗炭，國度之凌遲，覆亡之徧至。則改造共和建立民主之爲政治革命，而略不含有種族問題之性質，蓋毫未有曖昧者也。然則共和政體之當應運成立，雖歷艱涉險，不容返顧。恢宏國人氣，以期達吾人健全之政治希望。此共和政體之所爲必務在期成，而本會以之標爲任務者也。

今日列國之對於軍興，尙未干涉也，固也。今不干涉之果否可恃，可否持久，智者能測而知也。居今之世，各國人民之食於工商業者，蓋殆及強半也。戰禍糾結，貿易阻滯，諸國人民之失業，不可億計，斯戰禍之不得延長也明矣。法蘭西閱世興戎，美利堅八年血戰，此可行之於曩世紀，而不得適用於今日者也。即如葡萄牙墨西哥之事，皆不月或不數月而大定，此干涉之所以無自而興也。蓋國際之關係殷繁，不能久停滯而不進，蓋今昔之勢異也久矣。彼今之尙未實行干涉者：（一）則戰禍之爲日淺也。久亂不治，斯干涉繼之矣。再則曰爲自由戰，重在人道。夫人道必自小己之利害起，己國民衆失業，工商待哺，則它人之人道不皇顧矣。（二）則列國利害相權，尙在觀望，步調未齊，計畫未整。一曰權利均衡，紛議判決，則莽然並起矣。夫干涉之事，絕非可預爲宣告，刻日而進者。譬彼鼎鑊相煎，沸羹在旋踵之際。使不預爲布置，一旦干涉提出，而軍國之步調亂矣。時假令爲平和之干涉提出，尙容有躊躇計畫之餘地。儻其若三國還遼之役，強制服從，懸一標的，繼以兵力，出師與提案共進，當應之以如何之方策，斯則國人所當日夕思維，不容漠置，不容自諱者也。夫欲免列國之干涉，莫利於速期革命之成功。欲革命成功，莫急於破壞舊政府之中央

機關。欲破壞此機關，莫善於速計進取。如牢守一隅，雖金城鐵砦，不能坐亡北京政府。方今山陝軍隊，掣其右臂，彼北京政府對於南軍，則爲正式之和議，而於晉軍則刻期約降，一意主剿。豈非以晉軍爲鹵肘腋之患，故先憑空弄態，眩簧和議之說，以緩南軍之北進，待克復兩河，芟平大難，而後得專力南下。計畫深刻，策謀譎詐，茲不可不留神聽也。方今時屆隆冬，北京政府必不慮南軍之北上，掩其不備，斯則其時。如曰軍資艱窘，則坐以待食，亦須耗出師三分之一。拮据經營，聚三月之需，爲一月之用，則師出可期矣。坐待軍資之充裕，恐其期至爲難待。時能假我，亦能假寇，如春水方生，則敵人之防禦亦固。兼之秦晉之軍相持既久，軍需無從接濟，其勢亦將坐困。倘失此一牽制之師，則此事全去，其失計豈復人事所能償哉！若是，則敵人據全國三分之二，建瓴臨下，斯真不知茲事之所終矣。今欲刻期大舉北伐，非惟南北睽隔，諸軍步調不一；即同在一隅，而各幕府步伐，亦缺一止齊之致。倘以寡數深入輕進，或前軍後援無繼，皆孤注致敗之道。故或聯軍、或並進、或牽制、或犄角、咸當舉國同規，謀所以同紀一律，有條不紊之術。此宜籌軍國步伐之統一一也。東北諸郡，滿政府中央所盤踞，形格勢禁，驟難反正，是也。然同處一郡之中，相須如左右手者，或則倡義，或則仇視自由，爲專制戰，逼處牽制，其爲義師成功之阻力也大矣。即舉義諸郡，南北遙遙，遠於萬里，情實隔閡，兼滿軍橫巨其間，相持不下。日月若積，禍亂延長，無所底定。一旦狂熱驟落，人心厭亂，民氣遂不可用，前途險象，不忍言狀。此宜謀南北之統一二也。倡義之初，事變倉卒，臨時開幕，各自爲主。方今幕府林立，軍機滿地，正同心同力矢志殲敵之秋。一國三公，難爲統率，一有不慎，或致內訌，中道闕牆，貽誤大計。此其轉捩，正賴陳列

大義，調和其間，以弭隱患。則維持幕府意見之統一三也。方事之般，地方各自爲治，無畫一之致。自外人視之，無從認其何者爲主體，茲猶後也。倘或劃分畛域，支節饒多，利害衝突，各競權利，內治不齊，外交亦因之而掣肘。則宜謀地方民政之統一四也。今日吾人心目中之懸以爲的者，民主共和是也。夫以中國之疆土寥闊，廣袤逾於萬國，共和統一之制，可尅期成立與否，是一疑問也。不然，則聯邦政體之主義生矣。矧各郡幕府分峙，皆握有重兵，倘一行動失宜，或至流爲有唐末造之藩鎮，欲爲美善之聯邦，或不可得，茲不可不預爲斟酌者也。且聯邦政體之團結，常生於外力之偏摻，而後乃能牢固。否則汗漫分離，恆難統率，此日耳曼列邦結合之所以維艱也。方今軍事倥傯，謀及政體之統一，雖比較爲後。然不發表一正式之國是，宣布一正式之憲典，自我爲之，則曰志在共和；自彼外人觀之，又安知其不欲爲一二野心者之少數開明專制。此對於列邦政府信用之所以艱於成立也。軍興殆及兩月，正式交戰團體之承認，不爲未晚，豈非以內部蒙茸，軍政府遍地，與人以無所適從之道。由是以推，所謂新國家之承認，又在何時？則國是及政體之宜謀統一五也。夫欲維持中國今日之分割，不得不以維持領土爲第一要義。而此後領土之果能爲健全的維持與否，此共和改造時代，政治家拼心血絞腦筋之一問題也。世之論者，或曰：滿、藏、蒙盟，語言不同，文字亦異，不適於同一共和政體之下。斯爲謬論，固也。微論世界共和諸國，不必皆同文同種。而法蘭西美利堅二國，於共和建設之後，乃始取有絕大之領土，蓋共和國亦自有共和之大國家主義，非得以其和故而反縮小其國家擴張之範圍也。夫吾人之所謂爲共和主義者，非誰某一族一姓之共和主義，仍合全國之二十二行省，及蒙盟藏衛而爲一大共和國。要以言之，即統漢、滿、回、

蒙、藏之五種人，而納之一共和政體之下者也。僮領土不能保全，即本部亦不免割裂之患。蓋滿、蒙、藏衛爲日俄英之勢力範圍也久矣。一旦折入，則列國效尤，德法亦將自齊滇而進，遂至牽及本部，不可收拾。勢有固然，無容隱諱者也。夫吾民之所以汲汲於革命事業者，豈非以舊政府之昏庸闕茸，致中國積弱至是乎？夫舊政府不肖，尙能維持數部之領土至今。而吾人希望之新事業成立，忽焉措置違宜，其結果或出於舊政府之下，是不可不夜悸朝怵，預爲籌畫者也。此宜謀領土之統一六也。中國近來情形之危迫，蓋瀕陷於瓜分之慘境焉，然所以尙未即於覆亡者，以中國實象，蓋如綴紙而爲虎豹，雖中毫無一有，然爪牙宛具也。今則並此模型而破壞之矣。積數十年之兵力財力武器，一旦全耗於內亂，元氣罄盡。使共和而成，列強尙容俾予以建設之餘地；使遂不成立焉，斯中國前途，真不知其何所底至矣。今者北寇未殲，軍事倥傯，新政未理，萬事尤待更張。舉今後之國是政體，軍民財政，南北之聯絡，藩屬之羈縻，及一切關係共和建設之事，皆需一正當卓識之輿論，以相維相繫，而後乃不致爲盲論所聳惑貽誤。此輿論之宜謀統一者七也。綜上諸節，即始謀諸幕府行動之統一，而畫一其意見；繼謀疏通南北之形格勢禁，而統一其進行。與夫民政之劃一，政體之發布，藩服領土之經營貫注，概以言之，即設一共和政治進行時代有力之樞機，而期成一鞏固健全之大共和國家者，此本會唯一之天職也。爰設機關，招納共志，同氣相求，共肩茲任。海內君子，祈注意焉。發起人 伍廷芳 張謇 唐文治 溫宗堯 陳其美 馬君武 胡瑛 汪兆銘 趙鳳昌 鈕永建 王寵惠 于右任 朱葆康 景耀月

同盟會本部宣言書

維我黃祖，桓桓武烈，戡定禍亂，實肇中邦，以遺孫子。有明之世，遭家不造，觀此閔凶，最爾建虜，包藏禍心，乘間窺隙，盜竊神器。淪衣冠於豕鹿，夷華胄爲輿臺。徧綠水青山，盡獸蹏鳥跡。蓋吾族之不獲見天日者，二百六十餘年。故老遺民，如史可法、黃道周、倪元璐、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諸人，嚴春秋夷夏之防，抱冠帶沈淪之隱。孤軍一旅，修戈矛於同仇；下筆千言，傳楮墨於來世。雖遭屠殺，或被焚燬，中心未遂，先後殞落，而義聲激越，流播人間，父老遺傳，簡在耳目。自延平以底金田，吾伯叔昆季諸姑姊妹，奉先烈遺志，報九世之仇，爲爭自由爭人道而死者，實一千二百萬人。於戲烈矣！吾等生當斯世，願瞻身影，紆軫中相，潛然雪涕。謹承先志，弗敢隕越，用是馳驟四方，以求同德，持民族民權民生三大旨，期實行其志。設同盟本部於日本東京，設支部於各省，及歐洲、美洲、斐洲、澳洲、安南、暹羅、南洋羣島等處。湊其智能，以圖大舉，輦路藍縷，於今八年。或刊報紙以揚漢風，或遣偏師以塞虜膽。而惠州之役、萍鄉之役、鎮南之役、廣州之役，良材駿雄，前仆後繼，斷頭決腸，維繫牢獄，輾轉人間，漂淪絕域者，何可指數。以死者愈繁，益用自勵，日居月諸，走無停足。誠欲於頽波橫流之中，拯同胞於沈溺；鐵騎金槍之下，返大漢之山河。此物此志，寧有他哉。念昔天亡索虜，人心思漢，朔風變楚，天下響應。智勇之士，其會如林，旬月之間，戡定東南大局。上而士夫，下而嬰媿，皆知凌厲蹕發，以求其友，雲氣飛揚，日月再現。雖將帥努力，士卒知方，而黃祖之靈，吾伯叔昆季諸姑姊妹克念舊烈，

實深賴之。惟元兇尚在，中夏未清，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有同胞未離鬼趣，悵燕南實慘人痾。吾等罔敢自弛，以逸時會，憂惕之念，造次不衰。蓋懼馬首徘徊，雄師已老，江山黯淡，汗血生涼。輒願策其至愚，隨伯叔昆季諸姑姊妹之後，長驅河朔，犁庭掃穴，以復我舊邦，建立民國，期得竟其始志。或者不察，妄事猜貳，用事謠諑，謂將矜伐舊績，傲睨羣倫，大執政權而家天下。心有所蔽，故言失其道，說者蓋未嘗觀遠西歷史者也。歐洲諸邦，無論政治革命、種族革命，當伏處之時，無不有少數愚夫，懷抱辛痛，集會結社，爲之秘畫。密雲不雨，伏藥遍地，迅雷乘之，乃易爆發，其理勢使然。功成事遂，則散處朝市，或悠悠林野，各得其所，不聞有私政之事。蓋天下公器，人權式尊，政之所繇，民實畀之。大道之行，不可以界，天命惟民，古訓是則，東西寧有異哉？嗟乎！自建虜入關，禮樂淪失，羶羶之氣，播被華夏，吾民熏習已久，斲失本性，神智駢儻，大陸國風，所含已薄；而卑隘險譎嫉忮齷齪諸惡德，彌紘錯紜，盤鬱膠著於腦間，至不可脫拔，尙流染於神明苗裔。是東胡之罪，而吾民亟當湔洗者也。方今民氣昭蘇，天心祚漢，逆胡摧滅，近在崇朝，與子同袍，能口口口。大風捲水，是旗門斬將之辰；清冽吹寒，正雪夜擒王之會。寶刀灼角，騎大隊而渡臨洮；旗鼓縱橫，驅胡雛而還長白。夜半惟聞刁斗，軍中之號令森嚴；戰場怒放奇葩，朔北之風雲慘澹。此正志士鷹揚之日，雄夫振臂之時。佇看雪磧風高，飲馬長城之窟；不管天山草白，放牛戈壁之原。卸甲臨風，飲八斗而不醉；行歌攜手，同仇昵而無猜。流令聞於無窮，巍巍者銅像；揚大聲於塵海，泱泱乎大風。人道保其均衡，世宙增其福祉。樂天依命，德以之和；平等自由，法爲之界。融融洩洩，其樂無極。吾伯叔昆季諸姑姊妹，賦氣清明，宅

志仁愷者，其亦動悽愴之感，捐其乖迕，而生同共舟濟之念乎？用假文辭，謹宣其意如此。皇天后土，實共鑒之。

四川共和協會上蜀中軍政府書

頃聞吾蜀完全獨立，凡屬旅外川人，無不額手慶幸。蓋吾蜀倒懸已久，今幸得大力，俾安枉席，快何如也。然猶竊有所慮者，吾蜀之獨立也，較各省爲難，其望秩序之回復也，亦較各省爲切，偶一不慎，何堪再誤。敢就管見所及，爲左右一陳之：

一、宜速謀全省之統一也。大抵共和國之通患，不在不能分治，而在不能統一。然欲謀全國之統一，必先以一省之統一爲始。吾國初遭大變，各省分治之現象已成，而其最甚者，莫過於一省之中，復自爲分裂，不相統屬。例如東南各省，省城獨立，其各郡縣相繼起，而皆各立一軍政府，不相統轄，幾成四分五裂之形。幸其後互相推讓，多改爲軍政分府，隸於省會，事權始漸劃一。近日以來，東南各省，能遇事協商，撐持大局，以建設臨時政府者，皆此謀統一之效爲之也。

一、宜消除黨見也。中國數年以前，本有所謂立憲革命各黨名目。然究其實，皆以救國爲前提，不過方法各殊耳。且其所謂黨者，實對待清廷專制也。今已改定共和政體，則前此所謂各黨，俱不適用，即無可援此以強爲分別之理。故在今日，亟宜屏除成見，凡爲國事而來者，均當開誠延納，量材器使而已。庶能收羣策羣力之效，而國事乃有可爲。

一、宜排斥個人主義也。我輩之以救國自命者，非爲功名，實責任也。乃近日以來，頗有視此

革命爲個人攘奪名利之舉，甚則所求不遂，槍彈隨之。故前此以之對異族者，今則施之同志矣。如皖贛之都督數易，莫定一尊，雖固由任事者之不臧，然實受私權競爭之影響者不少也。質言之，知有權利，不知責任；知有個人，不知國家。竊以爲此等劣根不除，無論生息於何種政體之下，俱歸劣敗，而共和國，尤萬萬不宜有此也。

一、宜定財政上之計劃也。各省之倡獨立也，恆取各種雜稅而悉蠲之，此爲一時收拾人心之計，或亦不得不然。然始則輕免，繼則重斂，以致財政上生莫大阻力者，亦即此種政策爲之也。竊以爲吾蜀初倡獨立，現時之宜整理，與將來之宜擴張者，無一不仰給於財政。故凡現時之租稅收入，似不應輕變。即事實爲惡稅，只宜與民豫約，大局定後，即行罷免，庶事可舉而民不病也。

以上均爲各省經過之實跡，同人等旅居於外，目擊得失，故敢略陳以告。尙希鑒察詳審而擇處之，不特吾蜀之幸，抑亦全國之福也。

國民聯合會宣言書

自鄂事初起，訖今甫匝月，而各省無不宣告獨立，亦莫不以實行政法革命，而一躍以躋於世界最文明最鞏固最大幸福共和國之地位爲目的。此心此理，自聰明才智英俊特出之士，以至田父野老婦人孺子，靡不翕然嚮風。其機一發，沛然若決江河，孰能禦之？試借鑑於往歲葡萄牙之革命，蓋猶逾十日而後成。葡之疆土，不及我國一省，而今茲以二十倍於葡以上之大國，僅一月間，而全國之革命已成。我全國人民之勇猛精進，實爲世界列強所驚歎，而又深爲嘉許，又復默示歡迎者也。

惟舊國一日尙存，新國一日不立，尤不可以小不忍而亂大謀。我同胞尙其始終抱此惟一之宗旨，以獲最後之勝利，慎勿稍矜自足，而爲他說所搖，以致移步換形，一切皆成虛幻。此則本會所爲大聲疾呼，以敬告我同胞者也。自二十世紀以來，專制國必無再存之理，即君主立憲國，亦必在淘汰之列，而趨於大同共和之化。蓋民主立憲，乃人民自爲主治，其理至公，其勢至順，其事亦至易。彼猶持君主立憲之說，以誤我同胞者，猶有奴隸之遺傳性，既不足以弭目前之兵禍，復不能免將來之革命。與其耗天下之財，竭國民之力，以建設此終不能保存之君主立憲政體，使我國民重累而不可復振，何如發生一少年之共和國，百度維新，萬事更始，爲美利堅第二之爲一變而至於道哉。顧美國當日，僅求脫英國之羈絆而止，而我國今日之困苦艱難，殆十倍之。而且勝利之中，尙有危險之境在。何以言之？夫各省獨立，固已爲同聲之應矣，然匝月以來，究未聞聯合之計畫，有若何之規定者。中央政府一日不立，則號稱獨立者，其勢已渙。萬一日久而有異同，兼之總機關未設，則賠款問題，國債問題，以及貿易交通種種問題，皆將相因而起。試問獨立者，抑知三觀之說乎？何謂三觀？一曰對內關係，首在兵力。問量敵慮勝，能進取乎？抑自守也。省會而外，勢勝之地，津要之所，財富之區，亦嘗兼營而並進乎？內亂之起，何以定之？叛兵之過，何以驅之？子彈幾何？有何來源？軍械何似？兵與器相習否？次則財力。問經常收入幾何？無增損乎？不良之稅，能蠲除乎？良好之稅，能試行否？關稅管理何人？得無有扣留備抵賠款之事。金融機關，無恐慌乎？軍用鈔票，是否能行？預算若何？平日之受協於他省者，今何如矣？次自治力。問地方治安，何以保之？民團之力若何？土匪之蠢動者，已撲滅否？人民生命財產，無危險乎？此對內之問題也。一曰

相互關係。問全國共同關係若何，利害關係孰多，若何互爲救助。孰當其衝，孰爲後援，攻守同盟之條件若何。此相互之問題也。一曰對外關係，問若何而求他國之承認，若何而派使締約，更宜若何開放全國，予以交通自由、貿易自由、居住自由、生命財產之確實保護。革命前賠款國債，宜若何担任，若何償還，而應付之。此對外之問題也。凡此皆宜審思熟慮，奮起急追，而不可一日怠忽者。非不謂我同胞計之已深，籌之已熟，而當局者迷，智者千慮，不無一失。此又本會所欲爲我同胞一爲借箸者也。況當此危急存亡之秋，以各省之獨立，謀全國之共和，則本省人之對於本省，尤有當盡之義務。人人能盡力於本省，庶幾人人能通力合作於全國。是以本會即以各省志士爲主體，而以各赴本省贊助聯合之事爲作用。茲當本會開幕之始，用特敬布告我同胞如此。

國民聯合會簡章（一）本會以維持共和國之成立爲宗旨。（二）本會以天津爲發起本會之事務所，以上海爲總會，各省自由設立支部。（三）本會以宗旨相同之志士組織之。（四）以本會名義，派遣會員，各赴本省，維持聯合之事。（五）本會附設中華日報社，爲鼓吹聯合之機關。（六）本會設幹事，每省五人。（七）入會者，由發起人或會員介紹，應抱純一之宗旨，以宣誓共守信義。（八）發起人泊會員，量力捐助本會基本金。本會事務所現設天津日界壽街四十五號。

共和建設會大會紀事

共和建設會假座張園安壇第，開成立大會。到會者一千餘人，並有女賓二十餘人。公推丁榕君主席演說，略言今日到會者如此踴躍，足見吾民趨共和之心理。惟欲享共和國民之權利，必先盡共

和國民之義務，故今日預備建設，爲吾民人人應盡之責。今日此會，將合全國人民，組成一靈活強大之團體云云。次解釋會章，會場頗有種種詰問，主席言今係草創，自難完善，以後諸君如有意見，儘可公議修改。次北伐隊代表朱芸君演說，略謂今日滿廷未倒，破壞建設，固宜雙方並進。但鄙人有血淚數語，爲辦事諸君告。第一、不爭意見，第二、不爭省界，第三、不尙空言。言時慷慨激昂，聲淚俱下。次滬軍都督代表黃英白君演說，略謂現在南京雖復，西援北伐，在在吃緊。上海一隅，担接濟全國軍餉之責，今日尙望建設會諸君，注重軍事餉源。言次，當有唐六琴女士、張俠女士，各脫金釧一副，捐助軍餉，於是投資者踵接。當經主席宣言，今日本會尙有選舉事宜，手續繁多，不及代收，請熱心諸君，徑向各機關投繳。次投票選舉會長副會長各職員，公推徐維祺李毓兩君監視開票，以一票以上者爲初選當選，下次開會復選。計得票及格者，爲王河屏等三十八人云。

共和建設會上清議和使唐少川函

少川使者閣下：公漢人也，又嘗留美，歷有年所。美固共和國也，久居共和之邦，薰陶乎共和之政治，公殆早抱共和之思想矣。清廷講和之重任，不以畀他人，而以畀公，我國民幸福哉。嗟乎！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武漢一呼，四海響應，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天心人事，已略可知。我四百兆同胞，生命有所不惜，敗衄有所不挫，誓之誓之，不達共和目的不止。公獨以此時持節南來，真千載一時之機會也。誠以此時順民之志，主張共和，使我同胞無須再塗肝腦，大局即由此而

定。將來歷史上，必謂中華之共和，成於公一人之手。英風奕奕，銅像巍巍，爲中華共和鼻祖，較諸華盛頓林肯諸公，猶覺彼勞而我逸也，豈不懿哉！豈不偉哉！苟其不然，主張君主之謬說，阻我共和之進行，則是公漢人自忘爲漢人也；則是公自棄其祖宗，自忘其根本也。我四百兆同胞，將人人與公爲敵，恐公亦不能安然受庇於滿清政府之下矣。孰利孰害，孰從孰違，當熟圖之。

中國佛教協進會宣言書

法界虛空界，不可說，不可說。世界中有世界，曰娑婆。凡百億萬恆星，百億萬大地，無量無數衆生，爰自法界主釋迦牟尼氏出現，慈雲鬘鬘，沛然同潤，莫不證入自性之本來光明，自性之本來淳清，自性之本來常滿，自性之本來通平。悟萬法萬理萬事萬物，皆具造乎一心，緣起乎八識，而寂照其慧觀。不變隨緣其體用，永捐一切癡想妄惑，無復馳驚於生死苦樂之場，顛倒于有無色空之域，以同遊乎大圓覺事事無礙嚴密之藏。無人我、無生滅、無垢淨、無憎愛、無是非、無有無，蕩蕩然，熙熙然。虛空不足以方其廣大，造化不足以方其自在，不亦大解脫哉！不亦大圓滿哉！顧獨此區區一閭浮提洲陸，置之三千大千世界，若太倉之一粟；置之蓮華藏海世界，若太空之一塵者，竟乃聚數十萬萬人類，千萬億兆之衆生。親承佛化，遺傳其真理真德，幾三千載于茲，猶榛榛狉狉，夢夢噩噩，相噬相吞，相殺相害，謂非大怪事耶？抑吾于人類，尤深怪之。蓋彼毛羽鱗介之族，業強慧弱，佛雖有教無類，能潛啓其神。無如彼無文字語言，以傳遠遺久，未易返其性善之性，猶有可原；而號稱戰勝天演，獨秀乎庶物之人類，立我我所，限彼彼界，于虛空中，橫生畛域，家

之國之，族之黨之。憑富貴以凌貧賤，藉智強以虐愚弱，悅耳目以恣聲色，貪口腹以肆烹殺，伎求忿爭，哀樂憎愛，逐逐終日，悠悠窮年。唯以鼓動淫殺之機，製造淫殺之具爲專業，以淫殺爲其第二天性，蔽滅清明平常之本性，不復知有真正純潔之人道，不其愈可哀乎！不其愈可哀乎！夫復天性，明人道，固我佛救世主義之圓滿究竟者也。然習非成俗，積久難返，有情之墮于迷妄，由來尚矣。非利用四悉檀法，因時地，因人根，因病患，因理諦，隨宜以說，殆莫從奏功。是所以更有戒善因果苦空無常諸法門，醒其迷倒，證其誠想，除其習氣，厲其天良，以漸進萬有于高明廣大之境也。夫佛之設教，信如是確切精全也。顧於閻浮提衆生，影響闕如，効功無覩，其故何在哉？蓋南部泥於粗迹，而失於精意；東部局爲方外，而歧爲異端；二種阻力，實爲之原因也。此二種阻力，久久不能衝決者，良由學於佛者，研究之未善，傳播之未力耳。降及今茲，佛教與人間世之關係，固將月深日切，而方進未艾。同人有鑒于此，因誓矯其未善未力者，以融化精粗外異之見，而昌明之。昌明之之法維何？不外召集同志，組織一統一機關，竭其心力，宏其學識，改造僧界。破除家族制度，實行共產主義，普及教育，振興實業，經營一切慈善事業。一方面研究其理，一方面傳播其說，不拘形迹，不滯儀式，人人任佛之任，大聲疾呼，以醒世覺民爲當盡之責務。增進社會道德，使人類達到真自由真平等真大同之地點，速底世界於究竟安樂而已矣。若然者，庶幾積習可返，厄運可挽，大地衆生，皆成正覺，而妙證圓性之法界乎。嗚呼！此佛教協進會之所以建設也。莽莽神州，荒荒大陸，有度盡衆生之誓願者，盍興乎來。

義旗一舉，國魂來歸，大好河山，光復過半，非吾同胞之赤血所爭耶？槍礮林立，子藥山積，坐不憂款，行不乏糧，非吾同胞之金錢所購耶？籌運帷幄，決勝千里，百不失一，卒告成功，非吾同胞之學識所經營耶？不計其小，獨全其大，不拘其近，獨慮其遠，此以見我共和國民之資格，而尤爲我共和國之榮光焉。同人九死餘生，一身如寄，從戎莫遂，徒勞班筆之投，解囊滋慚，自笑阮囊之澀。惟見吾同胞之犧牲性命，則欲傾身拜之；見吾同胞之犧牲財產，則欲泥首謝之；見吾同胞之犧牲學識，則尤心悅而誠服之。固知其所犧牲者一，不犧牲者萬，所犧牲者暫，不犧牲者永。爰於無可犧牲無足犧牲之中，聊犧牲其口舌，以爲種種犧牲者之助，吾同胞當不哂其怯，而必諒其愚也。吾請揭其宗旨，定其方針，而爲吾同胞正告之曰：政府初成，萬端草創，由破壞以求建設，由專制而改共和，除三百年韃虜餘腥，與四百兆人民更始。苦心孤詣，慘淡經營，縱胥爲強國之圖，難保無駭俗之舉，苟有未喻，安望其行。此本團之必維持共和者一。我國素由君主，不尙民權，徒知元首是尊，放棄公民之責。除家庭之外無權利，除服從之外無天職，除起居飲食之外無自由，除出租納稅之外無義務。此實時勢所造，究於國民何尤。惟今日既爲共和之民，吾人當祛專體之習。須知民爲邦本，存亡休戚相關，自來國以民成，上下軍民一體，責無旁貸。權不外移，民力內充，國基永奠。此本團之必陶鑄心理者二。夫偃武修文，自稱郅治，然務農教戰，亦具深謀。乃自弭兵之議起，右文之說興，而民賊獨夫，輒持爲弱民之具。鄙儒賤士，遂引爲自詡之談，流毒

於今，積弱愈甚。殊不知鐵血爲障，公理斯存，彈肉相搏，國魂所託。捐軀壳以築干城，輸頸血以洗淨土，則其有利於國也無窮，其造福於民也何極。吾人雖計一己，亦當思保衛之功，如接其人，能不生崇拜之意。此本團之必尊崇軍人者三。語有之，兵、凶器也，戰、危機也。雖血戰玄黃，不免玉石俱焚之患；然救民水火，宜存溺飢由己之懷。故惟暴是除，良善則必安撫；惟逆是討，脅從予以自新。毋藉搜奸細而擾亂治安，毋藉辦餉需而肆行羅掘，毋以深刻爲智，毋以慘殺爲功。菩薩心腸，英雄肝膽，人心所向，天命攸歸。此本團之必主張人道者四。戰事久停，和局無望，政府粗立，人心未安。各省雖表同情，間或有土匪騷動之耗，外人雖守中立，猶未宣正式承認之書。如此等等，豈有他哉。誠以京津未下，北方尙可苟安，滿賊僅存，全國猶未統一。若不速揮白刃，直搗黃龍，則坐失時機，一去不可再至，虛糜餉項，千金豈必復來。況乎養癰於前，噬臍無及，不特爲天下所笑，且恐生意外之虞。此本團之必鼓吹北伐者五。以上所述，綜計五端，要皆爲近日所急需，餘且俟將來之推廣。所幸中華共和立國，盡人有自由言論之權。總統大公爲懷，夙昔具廣益集思之德。欣逢盛世，聊獻芻蕘，尙冀同胞，不遺葑菲。或苦心以紓讜論，或虛懷以納善言，庶幾人民進化，社會改良，贊四千年未有之隆規，謀億萬衆無疆之幸福。他日東夷西狄，齊觀上國之光，天下一家，共躋大同之治。是則國家之慶，世界之福，亦即本團收功之一日也。本團同人將熙熙皞皞，洩洩融融，置身於無事之天，涉足於極樂之國矣。猗歟休哉，夫復何言，發起人胡頤伯、余恨海。

自武漢軍興，兩月以來，響應者十五省。河山締造，偉業垂成，喁喁向化之倫，羣欲乘景運之維新，洗冠裳之陋制。於是剪髮而效西裝者，有束髮而復漢裝者，靡然從風，恥瀚曳尾，誠盛舉也。惟髮辮既去，而易服之說，因之朋興。當此甲兵未洗之秋，衣冠文物之章稱，新政府尙未暇規定，而急趨風氣者，遂不免崇尚西裝。不知西衣多用呢絨，中華毛織之品，工廠絕少成立，以秦人而嗜越貨，金錢億萬，勢將輸灌鄰疆；華產絲綢，生計行將日窒。嗟我邦族，貧困至此，其何以堪？同人等心焉憂之，爰糾同志，發起斯會，冀保中國之利源，爲同胞之忠告。惟願愛國志士，協力維持。其喜易新裝者，無論禮服常服，務以國貨製造，勿借助於他山。其愛惜物力者，原有平時便服，何妨舊貫是仍，藉以資其適體。社會樹茲模範，草野奉爲準繩，庶於中國財政前途，大有裨益。謹述緣起，列之簡端，凡我同胞，贊成是望。

附中華國貨維持會簡章

- 一 定名 中華國貨維持會。
- 二 組織 由綢緞縐業衣業典質業共八公所組織而成。他業有同志者，陸續入會。
- 三 宗旨 以保全商業，疏通已成之貨，並研究新品，進求發達，藉杜漏卮爲宗旨。
- 四 選舉 由各公所每舉代表四人，即作爲議董。由議董中公舉正會長一人，副會長二人，即

以爲正副議長，皆義務。

五 職務 義務起草員三人，由公舉。速記一人，庶務兼會計一人，由正會長委任。此外應盡

之職務，由正副會長担完全之責任。凡入會之議董，均應分担責任。

六 經費 由入會各公所派認。

七 權限 正會長有邀集議董提議之權，議決後即歸正會長執行。正會長或有他事，以副會長代之。議董會議，多數取決，可否各半，籤抽決定。

八 會所 設立上海英租界中旺街錢江會館，通信處拋球場二馬路轉角老九和綢緞莊。

附則 詳章由正會長及各議董再行公定。

廣西共和協進會章程

第一章 總 綱

第一條 本會係廣西同人爲謀協進共和政治起見，故定名廣西共和協進會。

第二條 本會以協進本省內一切政治，及本省對於中央政府一切事宜爲宗旨。

第三條 本會會員，凡本省同胞，品行端正，有普通學識者，由本會會員二人介紹，經會長或各科職員多數認可，方爲合格。

第二章 機 關

第四條 本會總機關部暫設上海。

第五條 凡本省同鄉，贊成本會宗旨者，在各處均可設立分機關。

第三章 職員及權限

第六條 本會職員，除特務員外，概由全體大會投票公選。特務員由職員公推有名譽者當之。

第七條 本會職員，以半年為限。

第八條 本會職員如有要事中途辭職，須經職員會議決認可，交代清楚，方能辭職。

第九條 凡職員有中途辭職者，其補員由職員會選舉代理。

第十條 各職員及其職掌。（略）

第四章 事務

第十一條 本會對於本省議院都督府及中央政府，凡關於一切政治問題，應盡力協助，或條陳意見。

第十二條 本會俟經費充實，應設立報館，以促進民化。

第五、第六章（略）

第七章 戒約

第十八條 凡本會會員，不得以私人意見，妄自代表本會。

第十九條 凡本會會員，不得以本會名義，謀私人利益。

第二十條 凡本會會員，如有違犯章程，敗壞本會名譽者，由開職員會議決除名。

第二十一條 本會章程如有應改良之處，當開全體大會，或職員會議決，不得以私意妄自修改。

發起人 王秉瑞 蘇明藻 黎庶從 曾鏞 羅經 刁兆柱 方宏蒸 陳郁瑞 黎滋符

全皖共和急進會簡章

(一) 民國初建，百端待舉，凡事皆應以速力行之，不可因循玩忽，費寶貴之時間，誤締造之大計，故本會定名曰共和急進會。

(二) 本會以謀民國之利益，促政治之進步爲宗旨。

(三) 凡願入本會者，得會員之介紹，許其入會。

(四) 有左列之一者，不許入會。(甲) 年齡十五歲以下者。(乙) 文理不通者。(但軍界商界不在此限。)(丙) 社會上失信用者。(丁) 有神經病者。(戊) 有嗜好者。(己) 營業不正者。以上各款，均以現時論。

(五) 本會事務所，暫設農工學堂。

(六) 本會辦事員，均盡義務，永遠不支薪水。

(七) 本會職務，分爲兩科：

(甲) 內治科。研究現行政治應興應革，忠告行政機關，請其進行，以期達其目的。

(乙) 軍事科。組織軍團，練習兵操戰術，以實行北伐。其職員另定之。

(八) 本會設會長一員，副會長一員，均以名望卓著者舉充之。內治科長一員，秘書員、庶務員、會計員、籌款員、調查員，隨時酌定員額。

(九) (十) (十一) 略

- (十二) 會員均應保全名譽，以道德相尚，不得存個人利益之心。
- (十三) 凡捐助本會經費，或贊成本會成立者，認爲本會名譽員。
- (十四) 凡品學優粹，聲望夙著，匡助本會之不逮者，認爲評議員。
- (十五) 本簡章自本會成立之日施行，但認爲有缺點時，得隨時提議改正或增益之。
- (十六) 本會組織共和急進報，以開發人民之智識，鼓吹社會之文明。

僑商統一聯合會章程

一 會 名

中華民國僑商統一聯合會。

二 宗 旨

- 一 本會以聯絡同人維持商務爲目的。
- 一 中華商務，漢口浦江南京一帶，自經馮國璋張勳等輩之破壞，已達極點。凡我商界，不能不急請求民國速立新政府，以保商務。
- 一 中國自武漢起事，金融機關久已滯塞，現民國軍政府既經組織中華銀行，凡我僑商，不得不竭力維持，以蘇商困。
- 一 僑商急於請求民國速立新政府者，係爲愛國保商起見。凡同胞務宜親睦友邦，以符中華民國之宗旨，而與內外之一切商務。

三 組 織

一 公舉會長一員。

一 公舉副會長二員。

一 會董應由會長選派。（下略）

四 會 所

一 總會在神阪中華會館。

一 事務所在三江公所。

五 責 任

一 本會爲全埠總機關，担任綦重，同人務守會章，以保團體。

一 會長係由全體公推。凡我同人，既經承認爲全體代表，各事須當秉承，俾得專任其責，於會務進行，可期完備。

一 職員既允担責任，即應各盡心力，協贊會務，不得藉詞諉卸，遇事退後。將來須分別功過，由會長報告新政府，實行獎罰。

一 會長有實行整頓會務，保全公益，興利維商之權力。（略）

一 如有個人破壞本會愛國宗旨，以及損害商家權利者，會長必須出爲聲理公罰。

六 經 費

一 經費應由個人担承，各盡其力。本會發出收照爲據，預算兩個月，每人自十六歲以上，每月承

認以一元起，迄十元止。

七 辦 法

- 一 通電各省民國軍政府，及各埠華僑，一體照行。
- 一 通電未獨立各省，請速聯合一體組織。
- 一 通電北京內閣總理，速立民國。
- 一 通電及發函，均聯合橫濱長崎函館，以廣聲氣。橫濱長崎，已有函電到來，一體聯合矣。此外如大阪各埠，俟再函往聯合定奪。
- 一 本會宗旨，宜明登載中華各報，以廣聯合。
- 一 每月末星期開大會一次，報告各要事。
- 一 聯合各埠，定名立會，則各埠均有担任會務之責。凡特別緊要大事，須於五天以前，電召各埠到會集議。倘各埠未能派人赴會，即由該埠電知會長，應聽本會決議。
- 一 清商名目，此後改稱華商。
- 一 龍旗暫不懸掛，逢日本祝賀期日，華商概不掛旗。待新政府成立，頒發國旗，另行宣布。
- 一 不掛龍旗一事，誠恐外間誤會，或有干涉清領事館掛龍旗之事，宜即商明官商兩界，不相干涉，以保和平。
- 一 紀年用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 一 辦事處在三江公所借座，一切費用，公酌津貼。

一 凡我華僑熱心同胞，有願當兵回國效力者，應請來本會，填寫志願書。

一 職員逐日辦事時間，上午九時起，下午五時止。所收捐款，當即送往會長加印，轉交理財處彙存。

一 調查本埠華僑戶口人數，仰熱心同胞，即將實數告知，俾新政府成立時，可以造冊送呈，收實力保護之利益。擬下禮拜再開會議宣布。

一 資送投軍定額二百名，額滿只給介紹書。其軍人以十八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身體強壯者為合格。

八 期 限

一 俟新政府成立之後，應由會長報告，可將本會解散。

民社規約

第一章 總 綱

第一條 本社對於統一共和政治，持進步主義，以謀國利民福。

第二章 社 員

第二條 本社社員，須中華民國年滿二十歲以上，有公民權，具普通常識者。由社員一人以上之介紹，經評議部審查後，得為本社社員。

第三條 凡社員入社時，須繳入社金二元，常年社費六元，分正六兩月繳納。有逾一年未繳者，銷

除社員資格。

第四條 社員有違背本社規約，或敗壞本社名譽者，經評議部議決，由社長宣布除名。

第五條 本社本部及各支部社員，其權利義務，一切均等，有相互維繫之責任。

第三章 職 員

第六條 本社設社長一員，總理本社一切事務。副社長一員，協助社長，率同各幹事評議員，執行任務。社長不在本社，及因事故不能任務時，由副社長代為執行。社長副社長均二年一任，投票選舉得連任。

第七條 本社幹事部，設總幹事一員，幹事若干員，分任書記、會計、庶務、招待各事宜。其辦事職任權限，另以細則定之。

第八條 本社評議部，設評議員若干員，每社員二十人，選舉評議員一人。評議員有五人以上，即得組織評議會。其議事職任權限，另以細則定之。

第九條 幹事部各員，由評議會選舉任之。幹事有缺額，及因事故不能任務時，由評議會臨時選補，須得社長之認可。

第十條 本社幹事及評議員，均一年一任，改選時亦得連任，但不得繼續連至三任。

第四章 經 費

第十一條 本社經費，以社員常捐及特別捐充之。

第十二條 本社經費每月收入支出，須於下月第一星期內，由會計員造具報告冊，交評議部審查決

定，由社長公布之。

第五章 會 期

第十三條 本社會期，計分五種如下：

- 一 大會 每年秋季，開大會一次。其日期須兩月以前，登報布告，支部社員，得一體與會。
- 一 特別大會 凡重大問題發生，經社員三分之一以上之要求，由社長臨時登報召集，開特別大會。

一 職員常會 每月第二星期六日午後二時，合職員全體開常會一次。如臨時發生事件，得由總幹事通知，開職員談話會。

一 幹事會 每星期六午後二時，由幹事員開幹事會一次。如臨時發生事件，得由總幹事通知，開臨時幹事會。

一 評議會 每月第一星期六日午後二時，由評議員開評議會一次。其特別事故發生，經評議員三分之一以上之要求，得由總幹事通知開評議會。開評議會時，幹事員得到會陳述意見，但不加入議決之數。

第六章 附 則

第十四條 本社先在上海設立本部，各省地方以次設立支部。各職員未經正式選舉時，由發起人先行推定，分任職務。

第十五條 本社先就上海組織民聲日報，爲發表言論機關。

第十六條 本社規約有應行修改者，於開大會時，經多數社員之同意，得提議修改。

第十七條 本社事務所暫設上海江西路A字五十號，四明銀行間壁。

發起人黎元洪、藍天蔚、譚延闓、王正廷、王鴻猷、李登輝、孫武、朱瑞、張振武、吳敬恆、楊曾蔚、劉成禺、項驥、寧調元、孫發緒、周恢、張伯烈、汪彭年、高正中、朱立剛、徐偉、高彤墀、郭健霄、何震。

中華民國宣講會章程

定名 本會爲宣講共和政體之組織，及人民權利義務之關係，聯合同志，廣爲宣講，喚起全國國民，具有政治思想，以期建立中華民國永久之基礎，故名爲中華民國宣講會。

編制 本會先設事務所於上海，漸次推廣，至布立分會於全國爲止。

事務 演說及發行機關報雜誌，編譯關於共和政體之一切書籍。

職員 本會設理事長理事員各一員，庶務、書記、會計各二員，演說員無定額，各予徽章。待各分會成立後，公舉會長。

資格 凡志願入本會者，須具有下列各項之資格：

(甲) 年在二十歲以上者。

(乙) 身家清白，素無煙癖者。

(丙) 無精神病者。

(丁) 曾受普通教育者。

經費 暫由同人担任，如具有廣長舌者，酌助川資，以便游說。倘有熱心同志，贊助經費者，推

爲名譽贊成員。有下列各項之權利，及享受全體之名譽證書。

權利 凡爲本會之會員者，具有下列各項之權利：

(甲) 選舉本會職員權。

(乙) 被選爲本會職員之權。

(丙) 有享受本會名譽勳章及證書之權利。

告退 凡會員有特別事故，至不能担任本會義務者，申明理由，准其將徽章繳消，勳章證書不必交還。

凡本會會員有在外招搖撞騙，損壞本會名譽者，查有確實證據，立即除任，交該地方民政司法部，按律懲治。

事務所 一在上海老北門內季家弄三十八號門牌。

招待所 在上海北市麥家圈尙仁里春江旅館，臨時職員理事長俞惠民。

民黨進行社通告書

燬火彌天，殺聲動地，蟄處亞東久擁大帝國之徽號，如我中華者，今忽孟晉突飛於揚子黃河流域之間。黃鶴樓頭，白旗飄颺，僅一越月，光復至十餘行省。進步之速，實爲世界革命史上關一

新紀元，黃族威靈，於斯起點。雖然，吾民承專制之毒，垂數千年，其間虜騎憑陵，腥羶狼籍，人心風俗，陷溺久矣。一旦脫離羈勒，組織共和，還吾民以種種自由，祛虐政之煩苛，臻文明之幸福。所慮開創伊始，手續殷繁，斷非少數議員可以建設，必得全國人民協贊，始可享真正圓滿之幸福，此環球之通例也。且彼臨時議會成立之時，即我共和政體締造之日。際此程度不齊，政黨基礎茫乎未立，稍有疏忽，歷萬劫而莫回。苟再放任，不亟設一健全正確之監視機關，以盾其後，則議會不必專橫，法典不必悖謬，即此渙散無繫之原質，不負責任之心理，已足使友邦騰譁，阻文明進步而有餘。是一摧鋤之惡劣政府方去，而一萌芽之朽腐機體又來。吾人瀝腦汁，濺頸血，犧牲一切生命財產所博得之代價，果胡爲也哉？夫美利堅之得成爲完全共和國也，曰有剛健不屈之民黨故。民黨之得以勃興鞏固其勢力也，曰人人不放棄責任，能尽全力以監督議會故。必人人知此義，而後能成一大共和國，必人人能實行此義，而後始不失爲共和國。同人等志在進行，寧敢自棄，爲此通告全省，以期與諸同胞共商推此問題，負擔此天職焉。爰立民黨進行社，以爲光復諸行省倡。吾親愛之漢族同胞，儻亦爭自濯磨，樂表同情也乎？發起人陸志恢、張偉、黃強、馬行健、汪順年，贊成者張謹齋等四十三人。

社會黨之宣言

江亢虎君函告云：中國社會黨成立三閱月間，得黨員四五千人，支部三十餘起。日昨聯合大會，各部代表公議修改規章，均經通過。惟關於全黨職員率先者之名稱，有主張用領袖者，有主張

用總代表者，有主張用主任幹事者，持論各歧，未衷一是。而全體公意，悉以責難於鄙人。自顧非才，至深惶悚。鄙人自發起本黨以來，夙以傳布本黨宗旨，維持本黨進行，爲唯一之天。初不待我黨員之推舉而然，亦無取此名稱紛紜，徒亂人意，轉悖社會主義之精神。繼今以往，本黨對內對外各責任，力所能逮，誼無可辭。惟義務平等，既不敢受特別之嘉名，而流動鼓吹，亦不能就固定之職事。我行我素，我盡我能，呼牛呼馬，聽之天下，惟我黨員鑒諒之。

南京社會黨記事

元月六日（舊歷冬月十八日）午后一時，社會黨南京部，開成立會於毘盧寺。到會者男女約千七八百人，女子北伐隊亦戎服列隊而至。先由上海本部長江亢虎君報告，今日南京社會黨成立，衆宜起立鼓掌致賀，一時掌聲如雷動。繼而江君演說，謂今日演說，宜略分數段：（一）社會主義之起源。大意謂因人類感現世之不真不美不善，而生有至真至美至善之觀念，且希望之於將來。惟宗教家謂此境在死後，只靈魂能享有之。社會主義，則信此境在生前，而肉體能享有之。以爲在死後，故重在無爲；在生前，故重改造。又現世界一切如具體的如衣食住器械等，抽象的如禮、樂、政、刑、進而仁、義、道德等，舉皆專爲保障少數有權勢者而設，而多數人實供其犧牲。故不自根本掀翻之，則雖至文明愈進化，制度愈嚴密，而多數之幸福，終屬無望。（二）詳述近世各國社會主義之學說及其現況。（三）述本黨之宗旨及其方法。大意注重鼓吹入手，而以實行團爲試驗模範。（四）個人倡導社會主義，及本黨成立之略史。江君自述思想之來由，個人之倡導，及現今團體之

進行。(五)社會主義在今日之中國，爲必要的，爲易行的，謂一爲歷史民族風俗習慣之關係。就消極的方面言：國勢之陵夷，君權之無限，家庭之壓制，民生之凋敝；積極的方面言：人民生活程度不甚懸殊，無大資本家、大地主家。一爲此次事變之關係，及孫大總統之同情。(六)告誡入黨者，謂未了解本黨宗旨者，勿入黨。不十分贊同者，勿入黨。以入黨爲手段，而於黨外別有目的者，勿入黨。並論個人生計，以客觀言則農工商賈，無一不可爲；以主觀言，則大總統亦不可爲。一大總統僅能服從輿論，爲被動的，而本黨則能造成輿論，爲主動的。又謂凡共和國民，皆當研究社會主義，因共和國之國之精神，在自由平等親愛。而欲求真正的絕對的自由平等親愛，則必研究社會主義，故曰凡共和國民，皆當研究社會主義云云。一時聽者鼓掌不絕。次駐寧幹事報告開辦情形，次選舉部長及常駐各員，仍舉江君爲臨時部長。繼提議繼故黨員陳君樹三遺志，籌辦日報，當場招股得三千餘金。次由黨員林女士宗素，報告面謁孫大總統，贊成女子參政同志會事，並演說此會之必要。繼黨員及來賓演說，六時頃散會。

第三節 學生軍之振奮

組織學生隊宣言書

當仁不讓，見義勇爲，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噫嘻悲哉！吾漢族今日之學生，徒作窗下之書而已，不能持干戈，攘夷狄，建共和之政府，啓漢族之光榮，豈非千古莫大之恨事也耶？此

生軍之不能一日緩也。夫吾漢族之學生非自號開通者乎？非自號文明者乎？非自號三育兼備者乎？然何畏怯不前，以至於此。彼胡狄之學生，猶且結敢死團、暗殺隊，駭駭乎有殺盡漢人而後已之意。而吾漢族之學生，則無聲無臭，猶寄生蟲焉。深夜長思，有不悲痛交集者乎！吾竊爲漢族之學生羞且恨也。今者組織漢族學生軍於滬濱，誓必渡黃河，搗幽燕，殺滿奴，興漢族而後已。吾漢族之學生，有不投袂而起，慷慨從戎者，則婦人孺子，非丈夫也！

學生北伐隊宣告文

風起矣，水湧矣，蟄雷一聲，天地震動。三楚健兒，傾其心血頸血腦血，以組織莊嚴優美之中華民國於方城漢水之間，此吾同胞所馨香而祝頌者也。然非種固爲必鋤，而除惡尤須務盡。今者羣醜雖殲，而元兇未戮。犬羊異族之酋，猶發政施令於北方，是亦吾同胞所當引爲深恥者也。是以同人聯合學界青年，組成一隊，誓期北伐，犁其庭，掃其穴，使神州大陸，永絕腥膻。想我愛國健兒，必有投袂而起者矣！嗚呼！三戶亡秦，廿年興越，我江東八千子弟，詎不足以滅彼賊奴乎？同人當厲吾兵，秣吾馬，以與我學界青年相見於五色旗下。

中華民國學生軍團暫定章程

定名 中華民國學生軍團。

宗旨 以掃除專制，造成共和，並除去凡爲共和之障礙，而保持世界之和平爲宗旨。

(甲) 組織法

(一) 機關 本軍團設立軍團本部，爲全軍之總機關部。(得於各省分設支部。)

(二) 資格 以中國學生，身體健全，志趣高尚，識力強毅，曾受中等以上之教育者爲合格。

(三) 編制 暫照陸軍通行制度以編制之，額設千八名，足二營之制。(得聯合全國純粹之學生軍，爲共同作戰之計畫。)

(四) 範圍 編習成軍時，即受本軍軍務部命令。在平時純爲獨立體，至出發時，聽本國最高級之軍事機關調遣。

(五) 進行 本軍教練期一月爲限，練成後即行出赴戰地。如教練一月未能完全作戰者，展期教練。(在未出發以前，暫假上海斜橋永錫堂及潮州會館等處，教授野戰地理及軍士上應有之智識。)

(乙) 事務所

(六) 徵才處設西門江蘇教育總會，軍團本部設永錫堂。

(丙) 軍用

(七) 全國社會對於本軍團有應盡之義務，本軍團有責任各軍政府協助之權利。

(八) 本軍團之軍裝，由各人集資，交由軍需部代製，以期統一。(如力有不足，募資補助。)槍械等需，則由協濟各款購備。

(丁) 職務

(九) 本軍團各項職員，必由公舉。設軍團總長一人，參謀員兩人。法制科長一人，科員一人，其他職員若干人。軍務部長一人，教練員一人，經理員一人，營隊排長若干人。交際部長一人，職員若干人。軍需部長一人，籌餉科長一人，科員若干人。採辦科長一人，科員若干人。軍務部長以下各員，軍團總長有委任權。

(十) 軍團總長爲全軍之總機關。

(十一) 軍務部長有指揮教練長以下之權力，受軍團總長監督，但軍團總長不能侵其權限。

(十二) 軍士必須服從管教各員之命令。

(戊)附 則

(十三) 本軍團以中華共和制度完全成立後，即退歸社會原位。對於共和制度有障礙，得隨時徵集，以求達最初之目的。

(十四) 本軍團軍士皆高尚熱心之學生，純爲担負社會進行之責任，全係義務性質。俟目的達到之日，除受全國社會之名譽獎勵外，概不受權利獎勵，以符初志。

(十五) 凡關於本軍全體重大事件，以多數同意爲決定。

沈劍侯佈告學生軍文

且夫兵易動而難靜者也。易動而箝不使動者，法紀也；難靜則鎮之使靜者，學識也。軍隊愈高，則法紀愈嚴；程度愈深，則學識愈富。故大總統祝諸君萬歲，陸軍部許成績甚優，是足爲諸君榮矣。

雖然，是皆虛聲之誇譽耳，劍侯不佞，請轉一說，爲諸君略陳。

帝國之兵，爲帝王作鷹犬，一人之私物耳，利用愚。民國之兵，爲社會作犧牲，同胞之公物也，利用智。惟智可言勇，惟勇可言仁。如其智，如其勇，如其仁，而後可謂完全無缺之學生軍。夫中國之軍隊亦多矣，初皆隸彼清政府也。何一入我民軍，其暴行立革，位勢之變遷異，公私之效用別耳。然卒以舊染深入，教育淺鮮，紀律或失其效，故間有不滿於人意者。不然，同一軍也，又何貴乎學生。

職是而言，學生軍者，今之模範軍也。高矣美矣，巍乎不可幾及矣。曰否，前不言乎民國之軍乎，後之來者七年教育，三年訓練，十年之後，吾中華民國不皆以學生負軍人之義務乎。今諸君爲之初基，天假以滅滿之因，而發生於世界。

夫滿清一少數之醜虜也，以吾國之大，吾族之衆，公義相結，一舉手投足間，足以殲夷其族。黃龍痛飲，僅我諸君小可之快意舉耳。諸君之重任，是在國是定後。曰國是既定，舊軍奈何，用之則不適於國，養之則徒重民負，散之則蹈前清長江兩粵裁兵之流弊。此則尤吾諸君所當賈北搗之餘勇，更進一層而担負之責任也。藏、新、川、滇，廣袤萬里，寶藏富饒，森林蒼鬱，地曠而人稀，爲吾祖發祥崑崙最近之地。宗江源河，環置□種，爲吾族享有。三代以降，漸海而阻，及私家爭帝，遂鹿中原，遂忘西顧。推東球之勢，藏其隆準。故自英吞印割港，握長江下流之無形地權，法即踵起而割越窺滇，分據長江上流之勢，與英頡頏。英復由緬而滇，共法均勢。俄覺而插足伊犁，眈視青海新疆，英遂岸然投資撥甲於藏海，以圖中樞矣。強隣眈眈，實逼處此。嗟乎！亞東盛衰，藏其樞

紐。得藏則建行健，失藏則國不立。（暇日當著藏海殖民略論以餉吾民族）即不立亡，而東南人滿，將何圖存，危乎殆哉！

吾中華將來之國族耶，幸餘絲未斷，一息尙存。諸君諸君！毋忘毋忘！我祖之榮光，吾國族之興喪。及今之勢，天與之會，若不早圖，噬臍無及。由是而觀，爲之奈何，是則可假因革沿替之軍隊，因勢而利導之矣。前不言夫舊軍沿替之難於位置乎，若輩皆吾可尊敬愛憐之骨肉也，無室家者居其半，無恆業者復居其半。沿替以後，僅恃獎金，（滿清稱爲恩餉）給多則財力未復，國不支，給少則謀生不逮，人不支。於是吾學生軍所宜帶領而管教之中華民國殖民軍，遂發現於世界。

泱泱乎大國民，軍事爲之精神，實業爲之魂魄，河岳爲之室家，澤壤爲之儲藏。諸君諸君！毋忘毋忘！爾所得諸歐美之學術也，爾所畢業之中等高等學也，爾所習之實業也，爾所操之法政也，爾所勵之師範也，爾所習嫻之種種專門學也，用有時矣。責綦重乎！諸君諸君！其銷滅纖芥之意見，牢守嚴重之紀律，砥礪攻守之學術，鎮定粗豪之氣勢，磨練吾北搗之精神，竟吾目前之快舉，而達將來之龐大目的乎。爲利耶，均吾民以富。爲權耶，挈全球而舞。爲名譽耶，安吾中華民族於最高之位置。於是劍侯踴躍三百，與諸君上頌萬歲。

組織學生北伐團序

風塵瀕洞，天地坵墟，吾人呻吟於專制虐政之下，久於滿清二百六十餘年之中，更爲慘酷。幸有先機遠蹠之志士豪傑，謂非革命不足綿中國之世運，謀人民之獨立。由是犧牲其知識，犧牲其生

命，武昌起義，天下影響。一國之存亡，視民氣之盛衰，所謂天下事，有人爲而無天命。立志既堅，山岳可徙，至誠所感，金石爲開，是此後之中國，必以革命而獲救無疑矣。凡屬國民分子，咸有天下興亡之責。吾儕平昔之志願，嘗以知識臻國上治，當此千鈞一髮艱難之運會，若安坐以待死亡，清談以消時日，與涼血動物，相去幾希。爰特聯合全體學生，組織北伐團，驅除滿虜，恢復神京。苟不達到吾同胞盡得自由之目的，我儕所抱之宗旨，雖死不變。願我同胞悉力玉成，匡所不逮，則吾儕以鐵血博萬民之幸福，猶等無上快樂。嗚呼！與漢賊不兩立，古有其言，滅匈奴以朝食，今行其事。試觀此後之域中，還我漢家之天下。

國民軍北伐團簡章

一 宗旨 本團由同志學生發起，聯合各小團體，而成一大團體，以速行進軍克復南北兩京爲宗旨。

二 組織 本團分爲兩部，一由同志學生招募而成者，曰學生隊。一則聯絡原已編成者，曰敢死隊。

三 資格 學生隊須具有以下之資格方能與選：

(甲) 身體健全，須無目疾者。

(乙) 須具有普通學識者。

(丙) 年齡在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

四 經費 由熱心紳董籌集。

五 軍械 稟請軍政府由製造局發給。

六 進行 本團編成後，即擬聯絡他軍北伐。

七 旌恤 隊員如有死傷情事，得請軍政府從優旌恤。

八 酬勞 凱旋後，查明出力之紳董及隊員，悉由軍政府授以應得之職位。

詳細各節，臨時公議。

發起人 周觀魯 孫信琪

贊成員 張承樵 任錫藩 蘇楚楓 李徵五 何永亨 廖佩賢 梁少文 何企岳

如蒙愛國同胞願助軍需者，不拘多寡，請到滬寧鐵路車站慶祥里中國醫院內，與孫君信琪接洽。留名領收軍需，隨付收條簽印，以昭信實，並即列名登報鳴謝。

創辦學生守衛團意見書

本埠各學堂諸君公鑒：竊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吾儕學生，素以將來之主人翁自命。主人之名義固尊榮，主人之担負亦繁重。近頃銅山東倒，洛鐘西應，自武漢起事以來，僅僅兩旬，風潮已及上海。投筆從戎，儒林佳話，抑亦人人分內之事。披讀報章，見有學生軍之設，則我人之趨向從違，不待躊躇，當能立決。然而鄙人管見，以為學生軍之外，尚應有學生守衛團之設。蓋學生軍意在進攻，關於戰事；衛團意在保守，屬於治安。當此海內多事之秋，設使治安不能保守，雖有勇武

之士，奮不顧身，趨赴前敵，而連年水旱頻災，吾民之困苦已甚，一旦防務空虛，難免無搶劫騷擾之事。果爾，則凱歌未奏，而家室已無，行者何能安於心；秩序紛亂，盜賊橫行，居者何能樂其業。由是而觀，組織守衛團，即所以行吾輩平日之志，亦即所以贊助學生軍之成功。不寧惟是，家庭之意見，胆量之大小，與夫武事之嫻熟與否，身體強弱何如，人各不同。自量資格足以從軍，從軍固極妙事。設若不能，則入團守衛，實惟吾輩勉盡義務之唯一方法。語云：兵凶戰危，足見戰爭時代，實屬至危極險，舉凡一切平日不堪遭際意思以外之事，此時或將出現。吾人之家屬，寄寓本埠者居多，此刻若不未雨綢繆，他日禍起倉卒，始覺行之不急，所謂坐以待斃者何異。即使遠道負笈而來，雖與上海之關係較輕，然上海爲我國第一大埠，於經濟上、教育上、實業上、一切其他種種方面，與將來全國之發達，俱有莫大之關係，萬不能使之處於危險之地位。譬之財產，上海爲一家最重要之產物，凡遇事變，人孰有不先保其重要者。諸君不見南北市之商團乎？彼非人人有職業者乎？彼固未曾久事詩書，非若我輩之自命明理。彼固有父母妻子，仰事俯畜，不可一日或缺。而竟毅然舍車馬，荷槍械，於月黑風狂更深人靜之際，飽嘗勞苦，而眉宇間咸欣欣然有喜色，亦若何幸得此也者。則我輩又焉可妄自菲薄，而不勉力附驥，以遺後日之譏。且此事在本埠，並非創舉，龍門師範於未起事前，久已出隊巡邏，則我人此刻僅須連絡擴充，即可成事。閩北巡士，多已調往重要地點防守，商團幫同巡邏，人數向嫌不敷。友人黃君將鄙人創辦本團之事，告彼局中，亦甚以爲然。可知此事實屬刻不容緩。爲此特將創辦學生守衛團意見書，通告全埠。愚者千慮，果有一得，即請賜函指示，以便定期集議，共籌進行方法。居民幸甚，上海幸甚，中國幸甚。青年會學生卞公毅謹啓。

辦法列後：

- 一 定名 學生守衛團。
- 二 職務 巡守地方，稽查宵小，以補巡警商團之不及。至於戰事，決不干預。
- 三 額數 本團暫不定額。
- 四 資格 年在十七歲以上，身體健全，能耐勞苦，有家庭許可證據者，均得入團。
- 五 經費 操衣火食等費，各人能自備者。其他公費，上書官長巡警局請其協助。
- 六 地點 辦公處及操場，或租或借，臨時集議商訂。

廣東學生隊宣言書

自川鄂起義，天下雲集響應，不匝月而恢復十餘省。壯矣哉！非我同胞之熱血，而能成此非常之事業乎？夫綠林豪傑，猶肯從戎；紅粉佳人，亦知殺敵。矧文明開通，三育兼備之學生，寧能伏案咕嗶，以槁死於三尺蒿下，爲綠林紅粉所竊笑耶？而況鄂滬學子，既發起於前；各省同人，亦奮興於後。吾粵聞知，竊爲羞之。吾願一般有志之士，投筆奮袂而起也。行矣勉之！驅除滿虜，唾手燕雲，還我河山，復我自由。振大漢之天聲，成共和之政府，將於今日基之矣。發起人吳潔己、李壯吾、李懷新、雷崑山、李廣馨、杜書魁、陳文鈺、林叔穗、徐韻泉、王家駒、鄰鴻光、張衡、黃紹培、劉奮、許振民、孔君煉、吳祝池、李自芳。其簡章如下：

一 緣起 文明國民，皆有當兵義務。際茲大局未定，尤不可無明達勇武出於至誠之學生，從

戎殺敵，以助軍力。他省已然，吾粵豈可落人後。

二 部分 幽燕未下，國基尙未大定，我粵各屬現象猶未盡一。本隊應依此情勢，分爲兩隊：一曰北伐隊，一曰分巡隊。

三 責任 北伐隊以戡定中原，恢復神京爲宗旨。應否會同本省軍隊或他省學生隊同往，俟成立時定之。分巡隊則以本省不靖之各屬，出而鎮靜之。

四 資格 本隊純由學生編成，除籍貫不拘外，復有限制。（甲）國文明達，具有普通智識者。（乙）年在十六歲以上，強壯耐勞者。

五 軍需 兩隊之器械糧餉服裝及軍需等，概由粵軍政府發給，但不給薪。

六 卹典 或以戰傷成廢疾者，由粵軍政府養其終身，並酌贍其父母。戰死者養其父母妻終身。其不願受卹者，可於報名時填明。

七 待遇 本隊應與普通軍隊同一服從軍律，但得有參議之權。大局平定後，軍政府論功行賞，應授以相宜之位置。

八 報名 現借雙門底方言學堂爲辦事處，如有合格之同志，可親至該處報名。至願入何隊，即於此時注明。

九 附則 （甲）右僅具簡章，尙有未盡事宜，俟召集時再行增訂。（乙）右章已由發起人，於二十六日親呈軍政府核准，尙未答覆。俟核准後，再行宣佈召集日期。

第四節 女子軍之躍起

女子北伐隊緣起

竊思中華古國，東亞主人，乾德發揚，奇男輩出，坤靈孕育，傑女代生。是以羲帝開基，賴有女媧之佐；武王撥亂，實資姜后之賢。此在三代以前，不乏璇閨淑媛。迨至兩漢以後，且多巾幗英雄。木蘭女替父從軍，裙釵氣壯；梁夫人助夫破敵，桴鼓聲喧。可知東閣有偉人，不似宵娘纖弱；倘非南宋主和議，豈容金寇猖狂。然而古人不作，徒切懷思，時局多艱，安能坐視。湖白唐堯建極，四千年漢裔相延；痛夫滿奴入關，二百載胡氛不靖。屠揚州、戮嘉定、萬家之餘痛未忘；嚴駐防、苛捐輸、九世之深仇何忍。況復奸邪用事，甘取滿歡，親貴爭權，叢招漢怨。此即君主立憲，公憤已深，何待商路歸官，義師始起也。故夫鄂軍一怒，禹域皆歸。胡運將終，袁某何濟。惟是東南半壁，光復已成，須知西北一隅，沉淪可憫。枕戈待旦，健男兒既奏宏猷；市鞍從軍，衆姊妹宜申義憤。不見夫法蘭西牧羊少女，力却英兵；吳宮中學戰美人，氣吞楚國。從可知奮身不顧，小娘子無讓鬚眉，乘盾爲榮，大國民休輕脂粉。於是傾奩倒篋，大集軍資，掃穴犁庭，共除虜虐。乃看革命功成，克奏羅蘭偉業；待到共和局定，聊慰秋瑾幽魂。斯誠吾漢族之光榮，豈第女同胞之幸福也哉！

吳芝瑛復女子北伐陳司令書

貴重之也。月陳先生麾下：景行清芬者久矣，每於新聞紙親炙志行，知先生哀民生之愁激，悼女界之沈淪，投筆從戎，倡義北伐，一洗數千年來女子味弱之習，如撥雲霧而見青天。吾界之泰山北斗，微先生誰與歸也。頃辱華簡，三復驚歎，實慰平生。自維庸陋寡學，詎有以忝女豪之知，故聞命震慚，不知所以爲答。先生倘許陪侍玉台乎，芝瑛買綵絲繡之矣。秋烈女曩曾相識，撫影增慟，當有同情。顧前蹟後興，卒達共和目的，先烈英靈，亦可告慰。其成功若是之速，中外歷史所未有也。昨聞清使撤回，和議已歸無效，兩方面爲極端反對，又將以兵戎相見。項城不得總統，居常鞅，故爲此孤注之一擲。雄師北伐，痛飲黃龍，此其夙願。惟同國推刃，自相磨敵，久而不解，兩虎之噬，恐利卞莊之刺，項城之肉，其足食乎。秋烈士墓表原石，存吾悲秋閣中，茲檢奉搦本一紙，書畫墨迹，尙在寄塵徐先生處。他日黃河橋上，築凱旋之門，勒石紀功，芝瑛當濡墨以待。請以此書爲左券，何如？此報。敬頌慶福，並賀新元，吾子之至友吳芝瑛謹啓。

女子軍事團簡章

- (一) 定名 本團專爲軍事而設，故定名軍事團。
- (二) 宗旨 本團以驅攘殘惡，救助同胞爲宗旨。
- (三) 組織 本團分二大部。
 - (甲) 戰鬥部。
 - (乙) 軍醫部。(療救戰地之民軍)

(四) 職員 團長一人，幹事員二人，書記二人，會計二人。甲乙二部，各舉部長一人。招待無定額，先舉招待長一人。

(五) 資格 年在十六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身體健全，能耐勞苦者。

(六) 經費 本團經費，由軍政府給發。

(七) 規則 一切規則，另詳細章。

附則一 如有宏才鉅識，志在救國者，或能解囊助餉者，請協助本團，共謀義舉。

附則二 本團暫定簡章，諸多草率，當逐漸修改，以副同志者熱望。

辦事處 暫借愛文義路新巡捕房斜對門五十九號。

報名處 本辦事處。愛而近路均益里兩等女校。西門外黃家闕路十二號徐宅。

同盟女子經武練習隊宣言書

問今日吾女界同胞，有平等之幸福乎？無論男婦老幼，必爭起而應之曰否；有自由之權利乎？無論男婦老幼，必爭起而應之曰否否。嗟夫！天賦人權，吾女同胞何不幸淪喪，而久困於陽九百六之會也。竊嘗計之，反對黨之辯護者曰：女子薄弱，此狃於門閥之見也。不觀彼中下之家，多藉吾女同胞奔走操作，以足衣食者乎？抑曰：女性柔緩，此囿於風土之說也。不觀彼西南諸省，吾女同胞，多樸質剛勁，遠勝鬚眉者乎？嗟夫！吾女同胞盍不思之，而甘讓彼男子獨享盛名，以有千古也。木蘭等自渡東後，慨祖國之沉淪，見時機之成熟，以諸先覺，不我遐棄，引入同盟，共商進止。號

呼流徙，於茲數年，本此寸丹，思團圓是，不敢謂有功也。邇者川人發難，鄂省乘之，遂以成事。一旦龍蛇起陸，雷雨滿盈，不匝月間，中華舊壤，光復十九。木蘭等或自投紅會之內，或編列戰陣之間，聊行吾志，仍不敢謂有功也。乃見日來衆志不齊，擾攘紛爭，莫衷一是。如組織臨時政府，以最關緊要之手續，經十四省之代表，費一月餘之時間，訖未成立。嗟夫！此何時乎？此何事乎？而可仍聽彼等男子攘權利，爭意見，以僞亂真，飽食煖衣，從容坐論，以貽我同胞後日無窮之戚乎？況乎北虜銳意南侵，皖北山西，迭見淪沒。武昌之危機已迫，江北之寇禍日深。設有不幸，根據全失，彼等男子之肉，其足食乎？嗟夫！失敗失敗，雖不可知，而心所謂危，不敢不勉。語云：前者仆，後者繼。今日吾女同胞，正彼等失敗男子之後援也。木蘭等自歸國時，即移設女子同盟會於滬上，規定章程，計分五部，廣徵同志，以謀進行。惟斟酌乎時機，須崇尙夫武略。現由本會發起一經武練習隊，即以會員遴選組成，求達本會進行目的。軍國民主義，不讓男兒，教育家恆言，務求女學。嗟夫！吾女同胞，須知黃帝紀元四千餘年之中，中華民國四萬萬人以內，最高尙純潔者，吾女子之精神也；最靈活敏妙者，吾女子之心志也；最強固堅韌者，吾女子之能力也。視彼男子，殆千百中不一見也。時方多難，人盡口口，欲圖久安，先謀自立；吾女同胞盍歸乎來。

同盟女子經武練習隊簡章

一 名稱 本隊定名爲同盟女子經武練習隊。

二 宗旨 本隊以練習武學，扶助民國爲宗旨。

三 隊員 非女子同盟會會員不得爲本隊隊員。

四 職務 本隊爲女子同盟會調查執行兩部之預備，俟練習已成，即服調查執行之職務。

五 科目 分列如下。

甲 講演。

乙 補習。

丙 操法。

細目別定之。

六 師資 不論男女，均聘請有真確之學識，及富於經驗者。

七 教程 甲乙丙三課，按日排定，各二小時，總計六小時，星期日仍輟課。

八 員額 本隊暫置隊長一人，隊員八十人。

九 經費 本隊一切用款，均由女子同盟會担任。

十 俸給 隊長每月給俸十二元，隊員十元。

十一 預誡 隊員須認定宗旨，自重自愛，不得稍有毀損本隊名譽及不規則之行爲。

十二 檢查 本隊照軍律，取絕對服從主義。凡隊員一切行爲及來往書函，由糾察部檢查員隨時報告，如發見違犯事項，即由本隊分別輕重，認真懲戒。

十三 駐所 本隊現駐上海西門內曹家橋。

十四 罰則 處罰隊員違章，均由本隊隊長，稟承女子同盟會會長，協同評議部辦理。

十五 規則 本隊創辦之初，所有一切詳細規則，再爲別定。

女子後援會北伐軍救濟隊簡章

第一章 名 稱

本會專爲北伐軍而設，隨赴戰地，醫救受傷兵士，故定名爲北伐軍救濟隊。

第二章 宗 旨

本會以醫救受傷民軍爲宗旨。俟此次戰事終局，即改爲赤十字會，並設醫院，造就女界醫學人材，以爲世界慈善事業之預備。

第三章 辦 法

本隊職員，概由本會推舉，分担義務。

延聘外國高等醫師二名，高等看護二名，本國西醫畢業醫師二名。

延請本國看護共六十名，男二十名，女四十名。

第四章 職員及其職務

本會舉理事長正副各一人，庶務一人，會計一人，書記二人，招待四人，看護長四人。（下略）

第五章 醫師及其職務

外國醫師，專醫治病人。

本國醫師，主任醫藥科，襄助外醫治病，兼充繙譯事宜。

第六章 看護員職務

外國看護，專指揮本國看護員招扶病人方法事宜。

女看護，專招扶病人湯藥飲食衣服一切事宜。

男看護，專隨戰地扶救負傷兵。

第七章 徽章

本隊之徽章，職員用白布條，醫師用白菊花，看護員概用白地黑字銅章。

第八章 衣服被褥

職員衣服，青色布料。醫師衣服，黃色布料。女看護衣服，白色布料。男看護衣服，藍色布料。

病人衣褲，白色絨料，棉衣藍色布料。

本隊被褥，一律白色。

第九章 職員規約

不得妄動公款，及營私自利。不得藉本會名義，在外招搖。不得詈辱同事，不得無故告假，中途廢職。

第十章 醫師及看護條約

外國醫師如就本會延聘者，當遵守本會條約。如有被敵軍傷斃者，本會認撫恤金二萬元，本國醫師一萬元。

看護員就本會雇聘者，當遵守本會條約。如被敵軍傷斃者，本會認撫恤金一千元。

惟天生民，各有天職，雖賦性有殊，而人權則一。況同是國民之一分子，則是艱鉅之任，興亡之責，女子不能推諉之。國事之贊襄，公民之權利，女子尤不應放棄之。輒近民智愈昌，羣治愈進，歐美各國之女子，遂得與聞政治。其所以盡天職，享人權者，乃日盛月新，駸駸乎達完全之域，此社會進步之明徵，而吾女界之所馨香而禱祝之者也。吾國女子，久因於黑暗社會之中，罔所表見。數年以來，教育益溥，女界雖漸放光明，而擴張職權，尙無端倪。今者民國初建，政體革新，大起宏規，掃除舊習。黃族人民，咸思奮發鼓勵，以襄助最良之政治，組織鞏固之國家。吾女界同胞所當急起直追，各抒智能，各盡心力，順自然之趨向，發天賦之權能，以遂我參與政治之希望，此蓋最好之機會，刻不容緩者。願欲言任事，首重智識，欲得參政之權，必須知政治之綱要，明法律之原理。夫然後出而應用，進而發言，始能措施裕如，無所於愧。則政治上之智識，吾女界必須先事研究，蓋已彰彰無疑義矣。惟是燕京未復，僞主猶存，非義師北伐，傾覆滿廷，則神州之境域未完，民國之基礎未固。凡我女子，更當講求軍事上之智識，以備從戎。同人等有鑒於此，爰擬設中華女子競進會，以研究政治軍事二大端，藉以啓迪智能，磨鍊體魄。戰爭未息，則進而荷戈於軍隊之間；共和告成，則進而効力於政客之列。生命何足惜，要當爲國捐軀；權利所應爭，自是當仁不讓。將見女權日擴，女智日昌，揚平等之休風，享共和之幸福，庶於天職人權，兩無缺憾焉。嗟我同胞，盍歸乎來！

中華女子競進會簡章

- 一 定名 本會定名曰中華女子競進會。
 - 二 宗旨 研求政治上及軍事上之智識，以期養成人材，發達女權。
 - 三 組織 本會分爲二部。
 - (一) 政治部 研究中外政法綱要，以爲將來參政之地步。
 - (二) 軍事部 研究普通軍事學識，以爲從戎之備。
 - 四 會員 年在十六歲以上，身體健全者，皆得爲本會會員。
 - 五 會費 入會會員，須納入會費洋一元。入會後願寄宿會內者，每人每月，須納膳費洋三元。如日後本會經費充足，酌量減少。
 - 六 職員 本會職員，設正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每部設正副部長各一人，書記員二人，招待員二人，監察員二人。各職員均由會中舉定，每半年更舉一次，連舉者連任。
 - 七 經費 本會開辦費，由發起人担任，至常年經費，另行設法籌募。
 - 八 會所 本會事務所，暫設於北南林里三十六號。入會諸君，請逕至該處報名。
- 附則 此係本會簡章，以後當逐漸增訂。

吳芝瑛復女子北伐隊邵君書

貴重之心綺邵先生英鑒：昨承賜答，如挹芳徽，旬月積思，爲之一慰。今日全國人心，爲革命風潮所鼓動，如水赴壑，不可遏制。兒女英雄，乘時崛起，或輸金錢而助餉，或投班筆以從戎，萬衆一心，卒造成我民國共和新政府。聞先生氣體素弱，而熱血滿腔，猶是騰沸，有一拳打碎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之概。壯哉此行！直爲蒼莽神州，放一異采，不獨爲女界光也。陳司令風懷磊落，平時教育，以提倡民貴爲宗旨。往年曾與吾友秋君，抵掌談天下事，引爲同志。今者河山錦繡，還我太平，恨吾友齋志以歿，不及見大功之成，與先生等痛飲黃龍，一雪二百六十餘年之恥，撫今追昔，能不泫然。芝瑛於新舊學問，一不通曉，又體弱不振，自甘廢棄於世。展誦書詞，重荷褒寵，至悚不能卒讀。然相見恨晚之情，則惟日深劇，不知西窗剪燭，樽酒論文，何日得一償夙願也。率報，敬賀共和新喜。霜寒惟加衛鼎茵，以慰遐想。吾子之至友吳芝瑛謹啓。

第五節 募餉會之熱誠

勸助軍餉啓

自鄂軍起義以來，各省紛紛響應，不匝月而湘淮定，山陝平，以及江、浙、皖、贛、閩、粵、滇、黔等省，亦乘機先後獨立。萬衆一心，萬目一的，誠千古以來，未有如此之盛也。惟是戰爭未息，內禍方殷，金陵雖已下，而幽燕尙未復。戰事愈急，需餉愈多，萬一軍餉告罄，事敗垂成，斯時吾四百兆同胞受禍，其慘酷情形，非吾所能言狀。故不得不勸吾同胞竭力助餉，俾大局得以早

定。況夫揚州嘉定之屠城，殷鑒不遠；漢口南京之焚掠，現象已昭，吾同胞其可漠然視之乎！昔卜式輸財助邊，子文毀家紓難，卒達其望治之目的。古人既擅美於前，吾人何不步塵於後耶？或曰：今日所需之款，如此其鉅，吾人所助之餉，如此其微，杯水車薪，究有何濟哉？不知積塵可以成山，滴水可以成河，此自然之勢也。況吾同胞，號稱四萬萬，以四萬萬人分任之，人各出一金，則已有四萬萬金。每人所捐之費無多，而前途所獲之效，正未可限量，又烏容觀望而不前乎！苟或不然，甘作守錢之奴，不願慳囊之破，視吾同胞之休戚榮辱，若秦與越之不相關，風馬牛之不相及，忍令熱血志士，東奔西走，而終苦於籌措無方。是彼等能犧牲此身，而不能犧牲身外之財物，自問於心，安乎？否乎？顧亭林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拿破崙曰：難之一字，惟愚人字典中有之。彼軍界同胞，既不惜一死，吾又何惜此阿堵之物，但期各盡厥心，各盡厥責焉耳。嗚呼！巾幗尚知募款，何況鬚眉；華僑尙樂捐輸，何況內地。苟吾全國同胞上下一心，力圖補救，破產傾囊所不惜。節衣縮食所不辭，鉅萬軍需，咄嗟立致，俾北伐之師，可以早出。則彼異族雖有奸謀，不能轉萬衆之人心；北兵雖多利器，豈能敵仁義之大師。乾坤可轉，日月復明，快何如之，樂何如之。不然，亡國之苦痛，正恐與時俱來也。吾同胞即不爲國計，獨不爲一家一身計乎？吾知吾同胞必不然矣，是爲啓。

中華民國軍協濟總會簡章

第一目的 本會合全國同胞，謀設籌餉統一機關，專籌北伐經費，以期準備軍需，而作民軍後援爲

目的。

第二名義 本會稟承各省都督，專爲協濟各省北伐軍隊餉糈起見，故定名曰中華民軍協濟總會。

第三組織 先設總機關於上海。其支部則勸內地各省熱心同胞，隨地組織，惟須先與本部接洽，以期一致進行。

第四職務 本會職員無定額，酌度各處情形，選定職員，陸續出發勸募。對於各捐戶捐數，隨時報告本會，由本會登報聲明，以昭大信。如有特別捐數，本人願交總會者，由勸捐員介紹，直接交付。

第五權限 本會職員勸募捐款，以持有本會捐票者爲限。其派委各府州縣時，如關於各捐項，有特別事故發生時，非該職員權限所能及者，應報告本地民政長協同辦理。

第六獎勵 視捐款之多寡，定獎勵之輕重。其如何獎勵，俟各省都督府議定後，照章舉行。

第七附則 以上簡章，祇就捐募一方而言。其詳細會規，及接濟方法，應俟大會成立後，開會決議，再行刊印宣布。

女子勸捐會原啓

天下之事，非一二人之所能爲，必人人同心盡力，奮身散財，然後可幾於成功。今男子之效命疆場者踵相接，而女子之能挺身以圖大事者，無聞焉。吾神州女同胞，素以慷慨俠烈聞天下，寧之急公好義之人，特欲自效而無路耳。今程都督夫人首倡義舉，慨捐鉅款，仁風所播，遐邇同欽。吾

知吾女同胞必有不吝私財，共襄大義者矣。他日神州戡定，還我河山，爲文明國民，享自由幸福，共造大譽，垂之無窮，不亦休乎！時至今日，不協力以扶助國家，寧復有自全之餘地。印度波蘭之民，生命且不保，況財產乎！與其爲守財虜，孰若慷慨濟餉。昔日俄交戰，日本國勢未若我國今日之危也，而國內婦女，莫不罄所有以餉軍，卒獲大勝。區區島民尙如此，況我慷慨俠烈之女同胞乎！蘭言等今集同志數人，發起勸捐會，分投各處，出隊勸捐。務望海內熱心女士，開解私囊，慨助軍餉，急切之至。

謹將本會規數條列後

- 一 宗旨 連合女同志，分隊捐集銀財急助餉需爲宗旨。
- 一 會長 本會推蘇督夫人爲正會長。
- 一 司令長 本會公推閔範言爲司令長，以匡正會長不逮。
- 一 書記 暫舉閔範言柴峯兩女士担任。
- 一 會員 本會會員無定額。
- 一 資格 體質強健，能耐勞，曾受教育者爲合格。
- 一 會計 暫舉朱永基徐德慧二女士担任。
- 一 保護 凡本隊員出發勸捐，先由正會長行文各地民政長，會同紳商學界，竭力保護。
- 一 供應 本隊員到地，所有一切供應，均由該地民政長照料。
- 一 捐法 開會演說，按戶勸捐。自投捐款，本會尤爲歡迎。

一 捐項 凡蒙熱心捐助者，本會自當登諸報端，以揚仁風。

一 制服 各員衣服。均須自備，本會定有式樣，如欲本會代辦亦可，惟費須由該員預先繳出。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 閱蘭言、閱範言、陸世留、朱永基、柴峯、徐德慧同識。

學生游藝募餉團簡章

一 宗旨 糾合民國備普通智識之熱誠志士，練習新舊等劇，出發演唱，專事開通民智，協助軍餉。一俟滿廷掃除，共和統一而後止。

二 組織 今因北伐難緩，軍餉孔亟，危急存亡，間不容髮，故特糾合熱血志士，組織斯團，以期達到目的而後已。

三 義務 入團同志，必當相須以濟，戮力同心，勿生意見，勿圖私利，俾得推廣募餉為主義。

四 職員 暫分總理、協理、會計、書記、幹事、招待等員。凡被選舉者，即認爲公僕，必當勤勤盡職，不得因循誤事。一俟規模完備，再行正式公舉。

五 會期 暫分臨時特別二種。惟特別會須於三四日前即行函告，凡屬團員，不得託故不到。至於開會秩序，當臨時再爲布告。

六 報名 報名入團者，須有確實介紹人，並保證書，開明姓名籍貫住址，方能入團，否則不錄。

七 團址 暫借福佑門內福佑路紙業公所爲事務所，俟逐漸推廣，再行另租。

八 效果 互相切磋，保全名譽，俾得與文明各國並駕齊驅，以收共和之效果。

中華民國軍政府募集軍事公債章程

- 一 此次募集公債，專爲充現時軍事之用，故名爲中華民國軍政府軍事公債。
- 一 本公債總額銀二千萬元，每元合純金百分之七十五格蘭姆。
- 一 本公債券額面，每張十元。
- 一 本公債週息五釐，各處自收到次日起算。於每年中歷六月，在各募集處支付息金。
- 一 本公債募集後，存置五年，自第六年起，限十年內分四次償還，並可依本軍政府之便宜，得隨時用抽籤法償還之。但隨時償還時，六個月以前，新聞紙廣告之。
- 一 第一次償還期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十五年六月。
- 一 第二次償還期 四千六百十七年六月。
- 一 第三次償還期 四千六百十九年六月。
- 一 第四次償還期 四千六百二十一年六月。
- 一 本公債收入，須一次交清。
- 一 本公債以湖北漢陽鐵廠、武昌紗布絲麻四局、毡呢廠、造紙廠、紅磚廠、漢口針釘廠、漢口後湖地方十處作抵。
- 一 本公債券，由外洋各埠殷實商家銀行經理發行。
- 一 本公債券由鄂軍政府都督黎元洪及武漢商務總會簽名蓋印後，始能發行。

一 本公債證券統用無記名公債證券，無論何國人，均可流通買賣。

一 本公債募集價格，均照額面所定。

一 本公債章程，自發布之日，即有施行效力。

計開

一 漢陽鐵廠 湖北省公有資本銀五百萬兩。

二 武昌紡紗局 資本銀

三 武昌織布局 資本銀

四 武昌繅絲局 資本銀 共二百五十萬兩。

五 武昌製蘆局 資本銀

六 造紙廠 資本銀三十萬兩。

七 毡呢廠 資本銀四十萬兩。

八 紅磚廠 資本銀二十五萬兩。

九 針釘廠 資本銀四十萬兩。

十 漢口後湖地皮 價值本銀一千五百萬兩。

共計十項，值銀二千三百八十五萬兩。

○月○日，旅滬廣幫，在廣肇公所開大會議。到者約千數百人，公推溫君宗堯爲臨時主席，登壇宣布開會宗旨。略謂目今時局危急，所恃者惟鐵血二字。所謂血者，我大漢新國民之血也。所謂鐵者，我大漢新國民之血所恃以防衛之槍礮也。使徒有血而無鐵，雖人人流血，於事無益，且不獨流我一身之血，即我世世子孫之血，亦必不保。爲今之計，我國民之有勇者，固應策馬從戎，而有錢者，尤應竭力捐助，俾得購辦最新式之槍礮，以謀戰事之勝利。如是而大漢可興，民國可成，而善良之新政府，必能爲我四萬萬同胞，謀無窮之幸福。是則出錢以買鐵，非獨可保己身之血，且可保我世世子孫之血也。我旅滬粵商，不下十七八萬人，苟能人人捐助，不難立集鉅款，諸君亦何樂而不爲哉。

次由王君寵惠演說，謂僕於日前出京，見清政府異常惶恐，不久必自潰亂。迨至上海，見我國民心志齊一，團體堅固，相形之下，知我大漢民國之新國徽，得與列強並立於二十世紀，必在指顧間矣。雖然，戰事方殷，軍需孔急，若不設法籌濟，非獨民軍流血無益，且我國民之生命財產，勢必不保。要知現在之接濟民軍，即與保衛己身無異云云。

演說畢，大衆贊成籌款。當由各業認定，自本月起，凡有家眷及開行號者，如月須開支百元，則以十元助餉。各業夥友及出店僕役人等，概以每月入款捐助十分之一，按月彙送，源源不絕，以捐至軍事停罷爲止。定議後，遂搖鈴散會。

（中國革命紀事本末第三編）